

# 集部第七六冊目次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一)

〔明〕張翥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一)

〔明〕張鼎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寶日堂初集叙

東郡葺翁許維新

叟也賸而侯盲而圃今少宰  
世調公侯時所收士也守初  
入郡世調以文贊奇而進之

許序一

重刊於夫利

曰春闈中文宜簡直是吾厚  
望子矣侯故望世調侯愧未  
盡望世調世調今且為大臣  
何春闈之足云哉憶曩日二  
事侯頗望世調厚也世調家

赤貧下鄉磽确田拾畝裁糊

其口隣而豪者百計撈取之  
世調單不能支而訟于府侯  
獨慰世調捐田而訟息時世  
調無立錫地也郡比里社世

許序二

調內舉其親弟以應侯召試  
竟補諸生至再舉其從游弟  
子指弗稱也仍謝去世調喜  
而謝過感余意終身二事皆  
末世交道中未有世調過索

夜半共宿舉此以謝侯教余  
曰自省望世調厚者此也世  
調即諸生間乎嶽嶽頭角廉  
脩砥名行居常讀書自重有  
穆然之思迨入中秘口誦手

許序三

批不捨寒暑其立言引義務  
求有用不肯摹擬當世名人  
其立朝卓然自信行其所安  
決不肯尋聲逐影寄居人籬  
落下故當路頗弗喜之

喜廟時天變陳言八事末言  
慎宮闈大拂乳媪逆璫指旋  
廢家居未幾褫削衣冠者五  
年

天子新運訪落遺佚仍起于

許序四

家晉少宰揔

纂修記注事瀕行哀次其生  
平所著述而付其弟子汪生  
維寬乃問序故侯侯圃矣盲  
矣昔能識公諸生文今安能



讀公為館閣大臣文抑侯知  
世調務求有用而行於文章  
者夫學求明道文期適用不  
會此意未許讀世調文夫世  
調名滿天下天下人自能讀

許序五

之若叟也盲止憶望世調厚  
乃世調真不負余以幸附于  
世調之伯牙是初集也刻于  
崇禎己巳嗣後當有續刻叟  
年八十題

許序六



叙

大臣可以無技而不可以無學技為世用而學以用世者也國朝於文學侍從臣特以備爰立宜乎學術遠過漢唐宋萬萬而其文字語言俱足

夏序一

黃閣詔叙其時

為百代雄然而前賢之作誠多一似有抑焉而不樂以所長示者豈盡其才之故哉文章之用所以剗異同剖鑿似寫難明之意而樹不可搖易之準繩此行文之所便而行

古之所不便也方將起而相天下則必雍容養默以俟乎時之莫吾閑而已過而示其所然不然則天下舉得而意之或有非其所快焉者矣故以括囊之道用諸文章亦若

夏序二

時使然焉夫士君子之於吾君也泊然其無所迎而未嘗無所期也其於天下也憮然其無所恃而未嘗無所立也端其質誠其言曉露諸筆墨未用則懷以獨存其是而用

則操之以前此亦暴質就材之理宜然也而一以韶光掄銳之說持之可乎管大夫始勉其君以王無已而退入於霸商君三進而三遷其說彼惟口吻談說故可遷就以曲

夏序三

私其所欲言使其著之於書又豈有前後相悖在頃刻間者乎則文章之不立怨亦非相學所誠宜也韓魏公為司諫不久上七十餘疏范文正公在天聖中為萬言書上宰

相及執政悉行其所言兩公固相業之寡偉者也而不難以其言預見之天下則天下之讀侗翁先生稿者當亦欣然想見其用世之學矣數十年以來天下之事莫大於遼

夏序四

則翁首疏籌遼天下之難莫慘于璫則翁有言戢璫而他文之所曉露無不挾雷動風行之致以振起一世之頑懦其寬大雍容之氣又盎然詞外使人樂容而有餘地雖游

戲所及片詞偶綴無不係乎  
世教之大端斷乎若將進  
之吾君而曰所期必如是也  
見之天下而曰所立必如是  
也翁方出而相天下而其所  
然不然不忍過慎而添韜之

夏序五

翁之為天下者誠切而亦豈  
不知所以自慎耶三代而下  
必以諸葛武侯為第一人而  
其受知先主與其所自許惟  
曰謹慎而已其抱膝隆中也  
澹然一無所懷而規取荆蜀

畫定三分卓焉自負而不少  
遜是其隱居謹慎之言也其  
相蜀也處初附之衆斷之以  
法限之以爵不少假借開誠  
布公而赫然以混一為期是  
其相國謹慎之業也則由翁

夏序六

之言以想見翁之業即謂翁  
之謹慎正在是可也

晚學夏允彝謹述



寶日堂初集

校文姓氏

門人汪維寬

仲敷

汪維信

叔與

汪維正

元直

汪維丕

仲謨

汪維奎

叔聚

汪以策

君可

汪以震

起仲

汪 苧

靈五

俱休寧人校刻

後學周秉緒

嗣服

華亭人

范廷芝

瑞明

休寧人

周 源

泉侯

華亭人校閱

婿

徐念祖

無念

男

張載徵

德興

同校

寶日堂初集

總目

第一卷

詔諭

第二卷

奏疏

第三卷

奏疏

第四卷

表

箋

附經筵講章

寶日堂初集總目

第五卷

議

狀

揭

第六卷

說

解

辨

對

考

第七卷

書

第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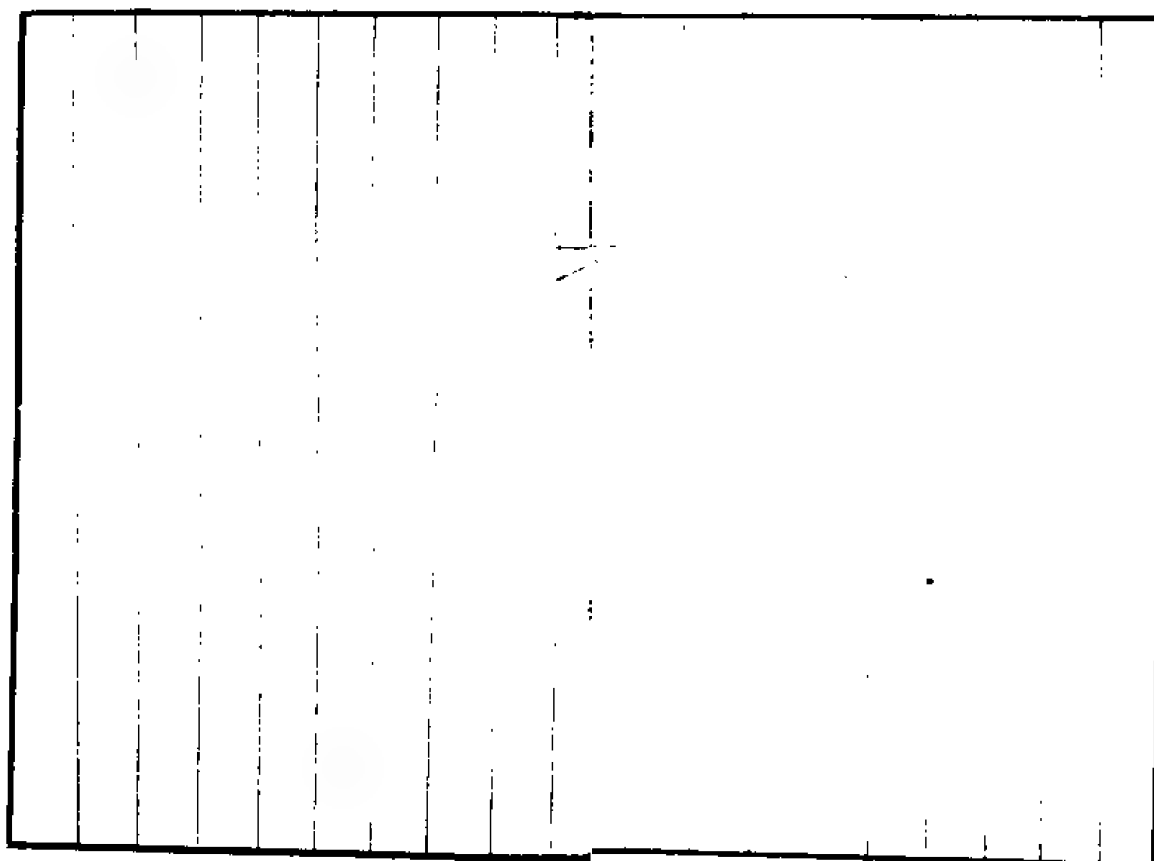
書

啓

論

策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目錄

擬詔諭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開試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代已未開革一月

詔諭遼東將士軍民人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告諭西虜朵顏三衛屬夷人等

詔諭天下軍民并遼東將士人等 庚申二月代內開革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目錄

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

擬詔諭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開試

華亭張鼎世調父著

詔曰蓋聞聖王應時而度事輯衆而規利是以動

而無悔民用滋殖朕奉宗廟三十餘年享有蕃威

不明不德喜功嗜戰越先帝之度間者誤聽貳師

將軍廣利言絕幕以求單于師尋覆敗廣利降虜

醜莫大焉夫絕域之事豈美計威靈所克定哉迺

搜粟都尉丞相言設三校尉合騎卒田輪臺久駐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

一

金華野史續編卷一

師以圖西域朕聞輪臺以西為捷技渠犂故國地耕種禾黍土宜或未可知又師聚而待食食不給必取餉內郡餉遠必勞驅內地赤子暴露黃沙積日累月疲傷必多師老易疲又久殘夷主我客衆其後度必危人聚而不散兵危于前糧竭于後御之失制為亂甚易古之禦夷治其內而求之豈久勞師以要必得哉夫海內雕耗流離痛苦不務計所為富安休息戢亂慕獎良民求力田孝弟三老講教化之原而第信好事之口實疲衆以窮年月



朕即不能望孝文皇帝之仁儉何至今大漠之澤自朕絕之朕心俱焉朕嘗有言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變茂朕鑒前失而圖後新斯亦變之候已自今諸屯田輪臺騎卒悉罷之第謹烽火修馬復令利安元元為務無勤塞外不亟之事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已未十一月內閣草

朕嗣祖宗丕基多歷年所期與海內共享仁壽之福承平滋久不戒于邊賊未蠲而國用久虛兵不詰而民力轉弱乃者奴夷小醜肆逆東方忘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二

百年覆載之恩悖予一人長養之德闖入邊地勾我叛人更逆顏行反戕大帥士女慘于屠戮城堡任其蹂躪神人共仇國法無赦朕惟疆場之重剪鋤必及於封狐更憐赤子之危捷伐宜張于雄虺厲我兵甲簡畀信臣軍興于茲亦已彌歲卒伍不尼丁男而多方召募糗糧靡克裕寬而設法徵加膏脂須出民間鋒鏑皆我百姓念朕不德既不能輕徭蠲稅于平時憐爾何辜乃欲其勤事奉公于今日興言至此良疚于心惟急公者庶民之情而

恤下者 朝廷之德告爾衆庶仰體 皇恩有謀

畧者抱策而遠投有勇力者荷戈而先應簡用俱聽撫院調遣各有行糧無之內顧安家有司自宜周恤至于各項錢糧起運以及郡縣存積有餘當此空虛各宜清解若爾百姓畝稅之額原係一時設處豈忍久累編氓況國家苟非軍興亦何樂科歛至此朕方散財發帑用濟邊急以為爾先務令食足兵精守固戰克蕩掃一隅之憑陵永奠萬方之安堵朕聞君民憂樂一體共之今日與師舉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三

而藉爾兵其憂日後事已兵休而豈不與爾同其樂其奴酋平定之後朕當寬卹大赦爾爾百姓決不忍爾百姓久困兵間共衍壽考之鴻圖長沐太平之膏澤豈不休哉別有恩典待事定施行故茲詔示

詔諭遼東將士軍民人等

惟爾全遼屬夷拱衛邊塵不驚垂二百餘年既安極而變生乃備疎而夷訐邇者奴賊背恩狂噬啓釁東睡糾我叛人妄圖蠶食朕我大帥益肆狼貪

至于焚劫邊城憑陵重鎮捆載錙書屠戮生靈萬民痛心天地不赦朕憂勤晝夜剝膚經臣凱飭戎行一新號令急爾遵師失事祗緣備禦無策付託非人將帥各自為心而行陣失和兵民震非其所而主客不協士枵腹于浚剝由于賄賂之滋章持袖手于逗遛本自紀綱之不肅師四出而未有成策城孤立而不設于極至于謀不知情烽多失堠總因治軍無律以至邊氣愈弛惟爾將領官員從征軍士各懲積弊共勉新功朕戰守悉聽之軍中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四

而賞罰必準於功過至於爾遠居民人等各奮忠義共保室家或應募出効戎行或團結自行練習無令妻子坐罹白刃務期醜類不返隻輪有級必酬有功必錄朕當節用減費所有金幣大倉之賦不惜蠲以濟遼其各府州縣加徵設處錢糧已着戶部上緊催解陸續調發仍命餉臣查核出納寔數以清乾浚務飽邊軍其經臣以下能擒奴醜雪國仇即析爵分圭朕所弗靳若來不能禦攻不能守去不能追將帥辜負功名遼民自傷性命朕三

尺不貸爾其無悔欽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爾等祖父世守忠順衛我全遼朝廷念爾勤勞每加護恤不容奴賊併吞爾土奴賊侵犯國家亦為不得逞志於爾矣奏愾恨今奴賊節次攻陷邊鎮不獨國家疆場告急爾地亦屬孤危且其內犯猖狂今中國勞于扞禦便思長驅北擣併爾部落今特觀釁未動正爾整兵秣馬之時爾宜益加砥飭協同備禦徐俟相機併力捷伐即今朝廷新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五

用經畧大臣軍令一新旌旗改色天下調募雄兵四集食足馬肥料此奴賊如魚將釜爾其盡心無二仰報國家努力自強無墮爾祖父之業再念奴賊素行強暴如南關凡刺灰扒等漸次殘滅以及于爾爾若不能自存則迤西諸夷保爾親戚故舊俱不可保爾當遣使一一聯屬協力剪除毋信彼賊甘言厚幣自貽後患朕于屬國興滅扶危如昔年之待朝鮮近歲之待爾亦諸夷所知也事大得福黨逆取禍將奚擇焉如爾及各營能全軍獨克

取奴首來獻者即以奴賊土地界之朕不食言故諭

告諭西虜朵顏三衛屬夷人等

爾等世受國恩護我邊境中國頻年撫賞優厚爾安享犒賜畜牧不驚念朝廷待爾有體有恩決不因爾橫行便多賞給亦不因爾帖服反失報酬奴賊背恩侵犯哄誘爾等與彼同逆殺傷士馬奴不與其危除革歲賞奴不損其利坐觀爾等擁衆擾邊奴因乘間益誑中國且奴性無親奴情甚謫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六

今日誘爾內犯令其得志長驅他日乘勢併吞不復更有爾等惟誤墮其術中遂甘越我化外今朝廷徵兵百萬已集遼東食足兵精徐張捷伐料奴恠毒狂悖天地不容似釜游魚偷生有幾爾其感念國恩協心勸逆有能斬獲奴首來獻者即以奴土地界之永為世藩凡在今日爾等各有所應得歲賞朕決不吝其或爾等乘機構釁託言討賞搶掠地方朕戒軍士督兵大創永革當齊惟爾助奴賊之虐自取危亡失中國之歡坐捐歲額其于剪

逆內附長享世恩利害孰多爾其自擇無忽朕言故諭

詔諭天下軍民并遼東將士人等

庚申二月內閣華

朕撫御華夷脩文飭武夙夜無怠于茲有年乃者東夷犯順蹂我邊疆人民流散將士傷殘朕痛切于心故簡用經畧大臣督兵防禦用申捷伐又調募四方壯勇出關協力戰守徵派各郡縣地畝銀兩以充兵餉夫兵非得已止期狡夷平靖則赤子安全武備朕不敢弛民力朕不敢竭乃兵興連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七

東方將吏暴露勞苦加以兵調遣而轉弱餉添加而愈窮調無已時加無定額生靈幾何堪此重因朕奉天慈愛未嘗輕徇一人與民便安未嘗妄興一役惟此不得已之故爾臣民當共諒之其天下軍民人等有謀勇應募者朕當超格簡用有捐貲助邊者朕當賜級褒嘉郡縣有司各宜檢括存積以佐軍興閭閻小民各宜輸納額稅以充國計事平之後兵休于野餉還于民大赦寬恤朕不爾吝其遼東將士人等各奮忠義共保邊疆戰必先回

守之防守必時為戰之地兵集而練則兵漸彊屯久而耕則屯益壯繕甲脩堡復已棄之城他據險乘高塞賊來之隘口使賊地之間諜不入則我兵之烽火時通料賊彈丸之食必窮困獸之力易竭來且殲之寧上去亦斃之釜中至於迤西諸夷受我戎索既能輸款便當撫綏使賊黨既孤則我戰自克所賴將帥拊循行伍軍士稟奉軍機協力同心永清遺孽朕有功必錄有級必酬一應軍前本色折色及諸犒賚着該司星速催赴其經臣以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

八

能擒奴醜雪國恥者即析爵分圭朕弗靳焉夫憂樂本自相關君民原屬一體今日與爾同其勞瘁他日與爾共享太平惟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正爾中外臣民各自盡心之日勉圖報効無負朕懷欽哉故諭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錄

奏疏

威德竝用疏

備邊急務疏

再論遼事請發經畧視兵疏

四論遼事請發金錢疏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太學進君臣責難講章疏

敬陳太學六論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錄

一

辭監印疏

再辭監印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奏疏

華亭張 鼎世調父著

威德竝用疏

奏為敬陳威德竝用之策以裨邊政事臣聞用兵猶置棋也置棋者置之活着則全局贏矣若其不然則全局輸矣今日遼左事是也遼左之急募兵徵兵議餉議將事事皆實着也至于精神款祭之處廷臣未言本兵未籌然而聯絡天下之大勢成天下之大事者實係乎此自非 皇上莫能用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一

臣竊觀今日朝常之壞者由我 皇上奮勵之神威不振也今日邊疆之壞者由我 皇上浩蕩之德意不宣也夫天子一怒而萬物伏一喜而萬物奮惟其出于天子故中朝四夷之人不覺其鼓舞而震動焉其威象如雷霆之起勢而破睡其德象如和風之扇體而蘇肌邇者東師敗衄謂宜 皇上赫然奮勵 召見廷臣誅責局中之將帥蒐求格外之賢才而臣伏覩德諭和平寬書後效雖發帑徵調運將使能日煩 宵旰而盈庭無成盡當

事無勝着人心泄泄如昔者患在乾威之不奮也一奮勵而廷臣稟奉威光戮力籌畫者出矣皇上拱默而諸臣眈處堂之燕雀皇上包荒而諸臣闢穴中之鼠鼯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唇扞戎伏之門而一室怒臂在當局之大臣且縮手憂讒在旁觀之小臣亦痛哭無益以臣觀之其偷旦夕而無危亂者幸也夫幸可為常哉然人心孰無忠義惟經年不覩天顏故無以發揚其志氣耳皇上奈何不赫然振作朝見羣臣下一明詔示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二

以朝廷紀綱使賢者速進邪者速退有功必賞有罪必誅以磨礪廷臣精華之氣而一洗其庸懦雷同之習乎及今不早申飭恐舉朝之人皆勇私闕而怯公戰且置虜奴于不暇問者禍亂未有已時也臣又聞天子之德澤天下之喜氣也臣見近日畿內按臣王象恒蠲三輔之稅以蘇民困而效汲黯發粟故事以請心甚快服之如皇上一下其疏則皇上之德意光矣三輔之歡聲不可謂非全邊之兵氣也且皇上亦何藉此秋毫為哉

夫振遼左之金鼓莫大于發忠魂壯全遼之藩籬莫急于獎屬國今者部題捐十萬金以卹陣亡將士之妻孥矣然則所卹獨主兵也而南兵浙兵及各邊兵之赴調而沒于陣者其妻孥安在倘亦宜移文各省直原籍吊其父兄卹其孤寡而慰萬里死事之魂乎杜松渡渾河遇伏而陷力窮夫盡而死劉綎轉戰克十五寨手刃虜級無算後不至而與劉招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為偏帥而死潘宗顏董爾礪以監督文臣而死夫死人所難言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三

況肝腦塗地手而坐視者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復有人心者哉臣願皇上速下詔令設二大帥及死事諸將位于都城郊外特遣大臣諭祭而文武百官皆拜而奠之又勅立廟遼陽塑兩大帥像以諸死事並配血食仍賜諭祭令經略大臣以下車三軍哭祭如都下儀夫天上之玉音人間之廟貌令戰陣之士知兩大帥之忠魂千古可以不死夫誰不激憤烈而效死命者乎朝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萬親至義州欲

以助中國而殲小醜此其忠于國家殊可獎也  
皇上何不捐三四萬金遣官褒諭國王吊問覆沒  
將士并頒賚其元帥頭目以下及從征軍士示以  
賞格令其整兵境上為搗虛牽制之勢乎北闕世  
受我恩依我為命金台失等即未前進殺賊而勢  
必不反戈為奴虜助何不捐萬金頒勞其部曲亦  
示以賞格如獲虜級與中國戰功等而令其近屯  
塞下張捷伐之助乎夫中國調兵而費不貲也募  
兵而費不貲也今朝鮮北闕各自餉其兵以助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四

而我何惜數萬犒兵之費以犒之而夷心感  
激有百倍于中國烏集之衆者矣此皆臣所謂布  
活著而收全局也以臣計之國家調兵各邊而兵  
不至膽喪之餘將謂驅之死地勢必易為變且既  
無死心調亦何用不若以本部所議各邊調兵之  
幣銀照近日開原道兵餉餘事韓原善所陳令遼  
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  
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既易為  
統領各道既易為撫恤安插有方給餉有法足為

遼東長城而又精揀遼中見存之兵收散亡起瘡  
痍核實以補其虛伍優厚以結其感激為目前中  
禦計則數十萬內帑可省為五道募兵之用而兵  
亦可以無擾于九邊若東樹朝鮮北聯北闕之雄  
援則是謂以蠻夷制蠻夷計無善于此即今廷議  
遣閱視科臣便當以此委之料理不過再捐皇  
上十萬金夫十萬金有百萬金之用焉何惜而不  
為之第此種德音若行之臣下則為羈縻故事未  
足鼓動人心若出之皇上明詔則如日月之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五

雨露之施草木應時向榮山谷應時普照所謂聯  
絡中國外夷之精神而成天下之大勢者此也夫  
舉朝怠緩驚張患在紀綱不立臣敢以奮發之威  
進皇上邊疆頽廢渙散患在德澤不宣臣敢以  
優卹之德進皇上夫中國之戰勝在廟堂天子  
子之守在四夷而其磨礪鼓舞則全仗聖明反  
掌間妙用臣近見熊廷弼之疏牘進而宣諭之  
旨旋下韓原善六難四易之疏真切痛快而屢旨  
報聞然則今日非皇上不能揀擇廷臣也臣昨

因廷議進一言于兵部大臣有曰如書生之求科第蚤夜揣摩如訟家之遇對頭時刻算計今日之救遼決宜如此然非皇上威德之兼用亦安能飭勵羣臣收拾百姓措危邊于泰山之安哉臣本儒生未諳軍旅但目擊心痛輒陳樽俎間一得伏乞聖明採擇臣不勝戰兢之至

備邊急務疏

奏為目擊時危敬陳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臣伏見邇者奴賊長驅開原再陷舉朝皇急請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六

命叩閭臣聞禍亂之興天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則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再至而仍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決無復可怡然之理矣曩者東師既衄大將覆沒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兵如救燎于眉發不旋踵此時咎在廷臣奉行遲悞補救無方而旬日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訖皇上東啓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能速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上執彌堅下爭彌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羣臣抑且枝節生疑顧私

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縱橫蹂躪夫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孤而廣寧易圖至于山海存亡遂係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廷文武大吏誰有能慷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發機為一人鮮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勵氣治兵不避矢石多方應敵為郊原作扞衛者乎誰有能與國同休彈壓輦下總理三軍督率九門為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禁庭出和行陣大事取旨小事專決為呼吸守便宜者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二

乎四者皆社稷寄命之人吾君吾相胸中當有灼知百爾臣工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對無人平居既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至于較量門戶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恩避怨極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鼎而先設染指之疑以致人材淪埋不現天子但謂臣下無可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皇上不一報聞萬請而萬無濟終年泄泄一旦張皇假令張皇而及早改圖尚類焦頭之能救火至于泄泄而仍



前束手頗同絕粒之欲回生臣于今日言敢不盡  
夫京師者祖宗二百餘年居重御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憑託焉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  
山京師動搖則海內危于累卵故長治之策先  
固京師況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城  
修備儲餉核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今神京兵  
精食足堪守堪戰即享太平無事亦且有備萬年  
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任其百無一  
備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展布良難鼎鉉助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八

危難御局旁之掣肘尚多此在中朝決宜有患  
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之一人夫安  
危不在經略又不在遠左而直繫之朝廷此何  
可無懼也大耕奴織婢各有分守惟在大臣則但  
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即宜籌餉何從來司農會  
計即宜想兵何以足如人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  
奴決非坐食同為主入算計不分兩項支持今調  
兵博沙而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纖嗇而不顧伍竟  
空虛循職掌為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臣未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九

多則調和易効皇上付閣臣于廷推亦不妨  
出特簡于宸斷而胡寢閣不下視為可有可  
無之官令元輔計盡能索而皇上肝食焦心殊  
非自為社稷計又經略新更欲以先聲奪敵氣  
然正惟先聲倚仗而不可以孤注試之今熊廷弼  
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御將乎而將何在非  
以其長于治兵乎而兵何在非以其長于發縱指  
示乎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  
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賚何在其他行陣之跋

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遠人坐視而待寇遼將秦賊  
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則攘之無  
功則笑之而其故之也則以為快若乃遼將方以  
退縮全軍為有恩于地方而結人心以固其兵柄  
而專其世將之權將來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  
興言及此益願朝廷加之意而毋以經略為孤  
注矣臣師儒無遠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直言  
無諱以附于叩閣之後惟皇上詳覽而賜施  
行 宗社幸甚

再論遼事請發經略視兵疏

奏為 朝論日紛 國事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  
以救危邊事臣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者必待飄  
遲之頃刻失將不救故曰時至不旋踵者機也遼  
東之事日壞一日者患在不能赴其機去年以空  
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以輕出寡謀而 王師  
衄矣乃者又以廷臣補救無方坐譚束手而開原  
破矣職伏見 皇上速下經略能廷弼而催令星  
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

能即去者議兵兵不至議餉餉不給也夫廷臣急  
之而 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乃 皇  
上急之而廷臣緩之于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  
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餉未  
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聲實喪于害  
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于草創之場為廷弼  
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 特簡仰慰 聖衷  
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也固廷弼分也職則以為  
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心其一身蓋 社稷

同安危而舉 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成畫而  
聽其浪然一出哉失大將擁百萬之衆而制鍾鼓  
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衛誠尊外以威敵  
人而內以齊耳目故為今日計先當于之帳下親  
兵而令有所擁護乃者間謀獲而聞賊且以船入  
犯也則是曩者但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  
前者止聞戰于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  
應右保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  
頓備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雖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

七

裴度韓琦亦不能臣願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  
京營提督恭寧侯陳良弼速同熊廷弼于大教場  
內點閱選鋒揀其三千名為經略帳下親兵而統  
以叅將分以把總等官其三千人安家則于太倉  
內支米或半年或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且米有  
用而銀不費又命戶部即多方那借數萬金付熊  
廷弼為三千人口糧之費以壯其行色使人皆知  
有從軍之樂而忘其出塞之苦且 天子親軍而  
通之經略則權重于賜劍兵士屬帳下調度則又

非驅之危地而鼓舞于道途使四方聽召聽募者聞風而知新經略之兵有安家有口糧有犒賞將人人樂赴而集轅門也夫然後經略可以發號施令展盡其壯猷戶兵兩部亦且速以兵餉應遼急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今日第一急者也第此着戶兵大臣皆不能主張而惟皇上能獨主張之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而擊匈奴唐以神策而征藩逆此古來舊事可行也經略既有頭緒出關而後固京師重根本皇上可以次第議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十三

行矣抑臣更有進焉皇上四海華夷所慕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魁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願必每事即顯然與諸臣共見之與諸臣共見之而喜可勸怒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朝廷則天下治夫然後為諸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小羣以汲引人材合大羣以扶助天子而天下益治其不然者日復一日上下相誑而天下亂臣切靜夜思之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于不見不聞而置羣臣于無可奈

何之地諸臣處白日青天之下日受中于昏霾迷霧而付壯志于悠悠忽忽之中此在平日因循已足基危釀亂况乎危亂既至能無易轍改絃此臣今日所為大痛也夫奴兒安足為社稷患哉廟堂自壞之耳皇上誠能斷羣臣之不能斷行羣臣之不能行將內安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時事終不可為哉臣憂心如焚言無倫次凡三條畫出位罪多伏惟皇上擇而行之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十三

#### 四論遼事請發金錢疏

奏為微臣憂國無策愛君有心謹據事直陳以回聖鑒事臣竊見奴賊橫行深入遼鄙開原既陷鐵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為塞外我之內鎮為彼窟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躇兵力孤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關兵止八百各邊徵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急還救不暇原其事勢非朝廷成令不行于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實因行糧不足安家無資道路阻長

接濟難繼或譟本地或逃半遼夫人不貪錢誰甘  
臨城計自遼左兵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  
地感兵連未已民力重困設處已窮民間已不能  
鬼輸那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 嚴旨切責計部  
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為金花五萬舉 朝  
之臣皆以為 皇上狃于貨財不思邊計祇因危  
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寢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  
薪載漏舟之中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望  
救已難況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往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十四

散奸細寬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傳我不能北  
朕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鷄遼西虜掣肘內訌長驅  
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天津登萊處處皆虛  
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濟遼急而彼脩治船隻意  
圖海道相襲扼我餉路似此籌算豈止意在全遼  
籍我全遼之糧據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  
其鴟張為難中國勢必飲馬 都城狼心始快五  
胡遼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京師者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開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十五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金忽  
必烈初元始因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而橫行及  
其強大支蔓驕虜亦出望外以至于僭神器而窺  
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而積衰亂之漸以成  
之乎今即不謂奴酋能大有為而我不能制其成  
命則彼且得而潰我腹心况奴攻我犯我着着皆  
密而我禦奴備奴着着皆疎我師出不能搗其巢  
而彼石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  
之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既失偵諜不通而彼四

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三犁虜庭而定萬  
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壽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  
舍飴飲醇豈忍一旦小夷憑陵以至于此且萬一  
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宮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  
不肯犒養軍士者將安之乎古人云君守社稷臣  
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為 皇上守者  
誰乎必有傳宣號令參預機密如陸贄者而後奉  
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朝綱如李綱者

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鼓揮桴戮力勤王如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只如本朝已已之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內石亨力戰于外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邦瑞調度于內即諸將趙國忠張珏張騰華亦且擁兵劄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京城必至動搖而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皇親勳舊貂璫膏豪之家皆可深慮皇上積年儲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此能不攢然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上

動念即或有為彌達迎合之說者曰奴因懼恨捨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既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曰遼東尚遠京師且累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夫遼東夫而山海逼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事異曩昔寧謂無虞又曰遼東既付熊廷弼前去經畧必能料理決不仰廩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今且束手倘不接應安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信理巧可悅而不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皇上細思有以此言上聞者決誤皇上決誤

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自此亟圖挽回之策臣又以為不難夫以皇上聰明神聖之君其于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聖斷處之宴如即如去年張差一事皇上知其禍中骨肉危迫社稷亟召羣臣見于皇太后几筵前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皇上徐出一語開諭明白羣臣皆呼萬歲而退所謂化有事為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今日難于區處今者廷臣望見天顏如大旱之求時雨皇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上

上宜即日親御便殿召見羣臣賜以無畏受其盡言而所為立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宣詔今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飭夫失事經畧楊鎬逗留總兵李如柏捐皇上百萬錢糧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下遼將即無功可賞而獨有敗事可卹可贈請速命禮部與劉綎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贈廢賞罰既已明信朝廷乃有紀綱若夫宣詔令有五一日詔告天下古之賢君有竭民力而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

已而人無怨者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  
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宜下一詔頒示天下曰奴  
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餉實非得已若事  
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頒示遼東曰念爾遼土殘壞民不聊生朝廷  
自有優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為守上報國恩  
下完妻子仍用公幣給爾口糧眷爾功級又一詔  
宣慰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臣  
伏節軍士死綏朝廷痛念今遣使慰諭國王并  
寶日堂初集卷二 六

仰給則決當蠲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貴用之當耳  
此等井井有條而用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  
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獨  
其小儲乃完其大儲也捐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  
匹夫愛其小者故為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為  
天下王夫以戶部設處既盡金花那借即令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震怒至此  
此在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朝廷之上有不愛  
爵祿之臣而後可回聖聽于萬一也此在小臣  
寶日堂初集卷二 七

犒養頭目旌贈死事大將及優卹陣亡軍兵其確  
黃俱依請給付又下一諭以示北關告以與國  
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  
自貽後患又下一諭以示虎燄炒花西虜諸部落  
告以爾等世受國恩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哄誘  
相煽為訐奴既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狡黠  
必不相容即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吞噬五  
詔諭既頒而四海華夷皆知朝廷德意翕然拱  
衛氣象一新矣至于其中行事竊要處錢糧無所

之有用之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不足士馬空虛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啓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 都城也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即今欲固京師根本如 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置鎮鞏華城大壩之屯聚內而營兵之訓練外而調兵之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寶日堂初集卷二

三

皇上豈得以帑藏為己物而置根本于度外臣觀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募戰士而士卒以為今日無所用之掉去不顧此等景象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大臣大臣誰肯為 國家盡心小臣誰肯為 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費用既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蠹之餘而使備禦不修舉獨顧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以內外積貯自分使此

也夫自遼東失事廷臣喁喁然望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惜之大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該司臣恐自此舉 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愈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効夫令 朝廷上盡保祿位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思之即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臣言可聽願 皇上聽而行之其言不可聽則祝臣職而為儒臣曉曉

寶日堂初集卷二

三

言事者之戒毋令臣一腔熱血叫 九閭而無從也臣不勝惶切待 命之至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奏為國勢甚危用人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國事職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臣子所望于 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一分早救一分而已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未嘗見一事快心者患

在狃安而無遠慮則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  
惕心則人才有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恠而  
能不望于皇上之獨斷哉職聞潤涸不必西江  
救饑不須鼎食才惟試而有効事必簡而易成竊  
見少詹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皇上  
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為固  
京師計奴既東訂虜又內逼京師實係根本重地  
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難汰虛冒甚多年積  
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練臣以訓習召募既到之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

新兵亦可以挑選在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  
分彼此但求加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  
之用原與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為京營而外又  
添此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  
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必先一角柳宗  
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夫  
連雲華棟以盈尺之堵曲盡之乃知凡事必先試  
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今者徐光啓之條畫  
兵事也言頗廣大計則深遠原為國家千百年

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盈誣裁度衆寡大則大  
試小則小試各因物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  
畫定錢糧數目以為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  
用王之寵姬三十人分為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  
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  
之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九  
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糧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  
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  
辦月糧本色何處開領如目前錢糧未敷先為小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

試之法今練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三千  
或五千算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  
措辦取其事約費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  
臣練臣居其地役其人藉其犒餉以撫其士卒而  
訓練之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人易為貫通必  
數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改觀步代整  
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習而後  
上疏以報成効夫然後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  
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試之而彼三千或五千人



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畧而仰副明旨矣至於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而皇上仍責之練臣則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營則練臣訓練之方畧亦可為京營永永操演之榜樣而治軍旅者仍可以還講筵豈非皇上用儒臣之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銜新設權不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

寶日堂初集卷二

五

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以為教練張本至于奉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而薊鎮之兵獨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後求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也職觀皇上每予大小臣工之言留中寢閣不見施行畢竟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以空言効苦口也夫皇上何以用然廷弼而其條奏邊事朝上夕下裁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

國而不肯以賊遺君父固宜君父親之信之而中外且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而竭其心力殫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一件著一成績以仰報皇上而有不上紆宵旰下展生平者哉此積誠盡力之誼不獨徐光啓練兵一事為然也惟在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同心而無艱于共濟萬一遑左京師意外有急亦得今日訓練一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顧莫決而竟使徐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

寶日堂初集卷二

五

政須樂助其成國事惟難不堪一刻再誤職與光啓同備儒臣之末而無遠畧深識以佐光啓之戮力襄社稷之大計惟愛君憂國共此赤心故不避雷同不嫌出位聊擬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聖明採納速下施行國事幸甚

太學進君臣責難講章疏

題為敬陳君臣責難之義以圖交儆以救禍亂事臣受事太學職司訓誨每請易之泰交書之克艱感其責君責臣交儆義切食芹而美敢薦至尊臣

聞布穀鳴夏蟋蟀鳴秋物有微而志信者此類是也替典士詩師箴謏誦各循其職以獻而後王斟酌焉三代所以采葑菲而增扶其德美也臣蒿目時變因事進規譬如霧集于江塵加于岱山澤之量不棄涓埃臣敢畢其愚惟皇上採聽臣聞君尊法天臣卑效地天道健而下濟臣道順而上行故交者恭微睨者否象夫君惟健故與下交威命明德臣下奉之如神明而舉朝無不尊之體統臣惟順故與上交嘉謀嘉猷君父從之如流水而廟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五

堂無不修之紀綱故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健順之謂也臣于今日敢以健之一字進皇上而以順之一字勉諸臣何謂健願皇上不自恣其威福之用赫然出而與諸臣共見之臣伏見皇上恩威由己未嘗無魁柄也章奏詳覽奏嘗無神斷也當于棄而下之不當于意而寢閣之然而當者十一不當者十九臣下固已不解矣夫一者當而明言其所以當行之必責其速九者不當而明言其所以不當寢之必示其故皇上以其意

曉然示群臣而群臣之賞罰有所稟忠佞有所分是非有所歸異同有所定賢者鼓舞于向用而不肖者甘心其退伏如是則大權振而朝廷可為也何謂順願群臣各事其事各供其職以報天子而無越于局外無以口舌當精忠無以彌縫當職業無以雷同附和當集益無以變通權法當挽回苟從身家起念雖議論馳騁並與國事無關若從君父發根縱守轍循途要與時艱有濟明主可以理尊堂堂正正定有窮而必通之時盡力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五

不在多言懇懇周周當無投而不應之理必度其心之所安乃可以告君世上眼目安能盡憑一時意見未必有據夫天子者行其所信不行其所疑者也用一人而其人品若何其當用之故安在令明聖瞭然于心則推轂不煩補牘矣行一事而如此行之則安不如此行之則危倘宸衷有動于念則更始不煩再計矣籌疆場如籌家事一刻不肯休是謂不以賊遺君父置大吏如置局棋一子不輕下是謂用一人以安一方如是而

君恩可報時事可為也臣竊觀 皇上慰諭勤于黃閣矣乃不惟都俞之不得而吁咈亦無聞則似乎體貌隆而精神衰 皇上茹受庸于逆耳矣乃不惟轉圜之無望而彈冠亦無期則似乎包荒過而磨勵弛以致肱股之地孤而耳目之司曠諸臣當事終屬模稜而百職支吾且偷旦夕其患在上下之不交耳夫吾 君聖人轉旋只在反掌賢臣代有鼓舞亦在一時臣豈敢謂治平終不可期故敢以太學講說之言上獻為 宸扆台衡之助伏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六

願俯垂 御覽并以戒諭臣工灑然改圖一新庶政冀以內安宗社外威四夷臣不勝惶恐戰兢之至謹錄責難二章如左

責君章

臣伏讀尚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孔子則曰為君難孟子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段則又反覆災害之戒以致責君行仁之意大凡人君居天位治天下只是一箇仁以仁心行仁政只是一箇法先王惟仁者根本既端紀則自飭心

志既清法度自振件件都依左祖宗成法上做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這箇謂之宜在高位蓋高位者自高而臨下上既有箇標準繩墨下便有箇欽若奉行上下相守上下相信便是太平宇宙若不仁的根本既不正輕變祖宗舊規把紀綱法度任意顛倒一弛百弛一亂百亂那一人肯循職掌那一事肯為百姓百官闕冗都是一人優游拱默裏釀成勢必政事舛錯毒流萬姓而後已故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七

曰是播其惡於眾道而謂之揆是千聖相授受一揆之道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納諫用人之類法而謂之守是百官尺寸不可踰越之守如吏治兵農禮樂工虞之類無道揆是不遵其千古不變之經常而上失其為君之則無法守是不修本分當盡之職業而下失其為臣之分朝不知有正道而惟背公植黨之是徇工不知有正度而惟偷安苟且之成習是非不明於公論而士大夫不知有廉恥賞罰不伸于國法而里

巷編戶不知有刑威夫禮義既不足以閑君子而立朝者人人頑鈍刑戮又不足以束小人而冥行者處處遭殃成何乾坤成何景象即曰不亡終屬僥倖決非常理這箇都從不遵先王法度來而總謂之不仁這樣時候自然郡邑無金湯那得完城郭自然疆場無精銳那得多甲兵自然屯種不修自然積貯無策那得田野闢而貨財聚然憂却不在四樣而根原在不法先王不法先王故上不以軌物教民下不以學問檢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

身盜賊蜂起喪亡立至所謂大灾大害莫知其然而然人但知立國要富要強而不知上下須有禮有樂仁人兢業振作與祖宗同一精神故法令行于朝而海內治不仁人叢睦寡斷棄成法獨任私情故威權替于上而海內亂所謂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禍不在四夷而在肘腋嗟乎可無懼哉可無戒哉然而人主作用易於轉圜一朝振作便是唐虞三代祖宗法度如故朝廷紀綱如故聰明炳于日月操縱信于四時臣

下稟奉威靈萬民沐浴聖澤在高位者可不自力哉

責臣章

臣又讀尚書大禹謨曰臣克艱厥臣孔子則曰為臣不易孟子引詩云天之方蹶一段則又提出恭敬二字以著不能勉君行仁之罪以責當時之為臣看他引用世俗俚語證明臣子瞻職不思報君處讀之真令人膽寒神竦詩人說箇泄泄俗語說箇咎咎註疏訓箇怠緩悅從四字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

可見國家氣運臣子原共任之怠緩悅從是衰世之象若精明振作便是盛世之象周衰板蕩只是羣臣怠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鯁直千古相沿與國同盡可不猛然思省且道如何怠緩悅從說箇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便是事君何以謂之義義主斷正色立朝忠貞戮力義主宜婉曲納約積誠感動若胸中逢迎世法便非正色言下沽名塞責便非積誠即此謂之事君無義進退人臣之大節人主之大

權可進而進君用我而我不讓可退而退君不用而我不留下憑自己之腳根上稟天子之威福這纔是箇節文若進而或營求成畏避退而或依違或悻悻都是箇進退無禮先王之道如祖宗法度正所謂不愆不忘者臣子修明職掌稟仰成憲這是立朝大紀綱豈容亂口胡言改更變亂把新例變成法認陋規作故事若說到祖制便道迂濶而遠事情若說着調停便道合時而稱老練這謂之言則非先正之道此三種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五

只是一箇急緩悅從蓋紀綱振肅之朝是箇天理世界是箇王法世界便有認真丈夫奇勁男子出來一不做二不休件件都在憂國憂民上做事政體關首之日世界是箇人情通融世界人品亦是富貴體面而人品他只要圖高官大爵那知有社稷蒼生他只怕口舌是非那管着祖宗君父所以謂之泄泄謂之沓沓這都是箇不恭不敬之人無益于君而有害者不謂之臣子而謂之賊何以故大凡人臣要人主做堯舜

要世運做唐虞豈不甚難然須自我責難于君多方竭力以求其君必為堯舜這箇謂之恭人君原有善根而要臣去開以擴充其本體人君本無邪性而要臣去閉以遏抑其習氣一開一閉陽長陰消天日當空浮雲淨盡這一點天王聖明念頭何等光明洞徹這箇謂之敬若但急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于主上而自居于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特謂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五

之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人說箇泄泄俗語說箇沓沓進未痛切孟子以賊之一字了箇泄泄沓沓公案可見周室顛覆正坐此輩也此論是孟子救萬世的危言末世士大夫只是急緩悅從四字却深中其病然救之有二第一立心要公赤條條一副心腸都在君父上做何事不可做第二任事要實做一件象一件做十件象十件何官不可自効若要循次待遷不管閑事認真是好名喜進獨立是陋品迂儒此風一倡靡

然從之天下不幾為板蕩之續哉凡百臣子須夙夜猛省忠義奮發要令此身為撐持世界之身無負聖明無負所學無誣天命于不可救無置國事于不可為則萬世治安終賴之矣

### 敬陳太學六論疏

原任國子監署監事司業今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張鑑為敬陳太學六論乞賜聖裁以重賢關以養人材事臣以史職假歸六年伏蒙聖恩起授司業自惟成均重地承乏匪材受事年

寶日堂初集卷二

三

餘訓習無術但感激時事歎人才之實難查核監規仰祖制之盡善故依職掌擬條陳向因違事告警未敢擅行瀆奏昨蒙新命擢臣坊銜除印務已疏請別署外所有國學事宜列為六篇恭候採納伏乞勅下該部施行少裨儲養賢材一助臣不勝待命之至

### 太學本論

臣聞太學上古教化之本也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一統類屬廉恥也唐虞三代之民八歲入小

學至于有道有德有行有藝司徒道之太學始得與乎成均之教蓋重其選也如此又云三十以上學于太學一年離經辨志九年強立不返至四十學成而後入官古之養士厚其積而老其才不教人以速化也漢武興太學尊六經士重專門之學而國有大政大議必舉師說為對光武建三雍明帝行養老而四姓小侯皆令受博士業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而匈奴亦遣子侍學故漢學重經術而稱廣大唐初

寶日堂初集卷二

三

京學凡五等而皆隸國子監其中有四門律書算學聘天下老師淳德為之官生徒繁盛幾八千餘人而科舉專尚詞賦故士習聲偶資利祿而經術少疎宋初學士衰少至慶曆行胡瑗教授法而生徒雲集諸齋廊多絃誦之聲神宗尚濂洛之學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養以千數其後立八行以三舍遞登而士皆濯磨嚮用迨元佑黨說起而偽學道學之禁迄南渡以至于亡雖以理宗修復濂洛而無救也夫漢唐宋之

造士不同然皆不聞以利事微俸其間故于時皆有養士之效若劉陶輩之訟朱穆何蕃輩之留陽城陳東輩之乞斬六賊相李綱一時諸生志氣奮發能為國家扶大義存直道如此

高皇帝以學士宋訥為祭酒訥嚴重終日危坐堂廂未嘗休沐私第天子至遣人圖其形當是時天子教士有法戒士有條居士有所養士有具而又車駕時幸太學聽祭酒司業進講而諸生中積分年深學明行修者往往授御史給事中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

等官其不率教者則成之邊郡故洪武人材為盛正統中李時勉陳敬宗為兩都祭酒而一時呼為南陳北李弘治初北則謝鐸南則章懋而于時士風又一振鐸嘗言于朝曰國家教育英才即選諸科貢猶恐不精而邇年開納粟納馬之令遂以棄倫堂為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其源不報而至今傳為名言自後太學寢失古意者竟以開納事例之監觴而士皆習黃緣為速化驚于捷徑而不知有學故也夫國家欲

得人材之用莫大乎學術明而人心正其欲學術明而人心正則莫先于太學蓋太學者天下之善士所集也士以章句媒功利而聖賢之教不習先王之道不尊故獫狁富貴則侈榮華居官職則營遷級朝廷安所得其用哉故今日莫先于修太學修之者何清其途慎其選嚴其教尊其範除其習如是而國家不得人材之用者未之有也伏候

聖裁

寶日堂初集

卷二

三

清途篇

何謂清其途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太學則為任子其舉于鄉入于成均者為孝廉其貢于庠對于廷而肄業國學者為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貢者廩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于今事例開而汙濁濫竽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誦成之丁男中貴貂璫之姦賊擁其高貲騁于都市朝輸納而夕

矜縷矣襁褓乳哺之未離也而束帶同僊偶拜跪起伏之未開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類兒戲捐于前則讀師尊序于列則蓋同儕而且監規懶于讀誦寫做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肄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撥恃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為奇貨令坐阜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太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臣未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奏

見朝廷之欲重太學也且國家即以太學為市所得于此輩寧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輕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貨而他日即使為郡邑一命之吏是君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于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為市而以民命為市也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說者曰此理財權宜法也臣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多方以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辭已

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事事例者不惟清太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伏候聖裁

慎選篇

何謂慎其選凡教者必得人材而教之也教之而非其材則功今不行而陶鑄無所施其術今太學中如任子孝廉明經以及新舊附例諸貢任子習威儀而已孝廉來者就計偕試試畢而未第者勢不能強之率業明經壯年少而衰齡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奏

多蠶根而來盤桓數月而不能徒四壁留至廩增附之入皆志科舉者或年當大比而集橋門其他年大率假休沐歸班行固落落也即欲月課而日講之亦安所得卓越有志之士而施造就此國學之所以日就廢弛也曩者開選貢之一途而士之精華英銳者皆升而入太學于時選貢科名繁盛而往往太半為名公卿至今朝廷尚得其用尋以妨序貢議疏淹滯報罷而辟雍人才日就寥落以臣受事以來諸生之來



未數月而營求撥去者視六館如傳舍間勉畱  
有材質志氣者晨夕課講止得八九輩而其餘  
多闕茸不振策之不前心竊自愧德薄教衰不  
能鼓舞以廣類聚而太學人材亦可謂凋零極  
矣今若國家誠革事例使班行既清則臣謂復  
五年一選貢之法以廣收人材而此外既革事  
例則于造士之中寓濟國之策每科兩京十三  
省除中式外各有額外備卷另填副榜此輩皆  
場屋中所精校比勘幾得而失之者其文章才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十

具定自不群今當下禮部酌議凡中副榜不拘  
廩增附願入太學者廩于原額量減其貲之半  
增充為廩附比于增略加而各借以選貢名色  
各執殊卷起文赴部令其肄業太學必如選貢  
十二月之例務期朝夕訓課益廣所學厚具廩  
給無得曠廢日期至于期滿教成而咨送吏部  
仍優其選格視同選貢又開向年納貢之例凡  
廩膳在監能加納者亦聽其來就課講而以選  
貢例處之但嚴功令飭規條務求實益而士子

彬彬起家建名世之業者接踵矣如此不濟濟  
乎思皇多士之盛哉夫構大廈者儲材養食客  
者儲粟尊朝廷治天下者儲士今日儲士之  
策無過于此夫不慎太學之選而令汙濁之輩  
側其間雖欲嚴教訓不可得已伏候

聖裁

嚴教篇

何謂嚴其教虞溥之言曰學以定情理性而積  
衆善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積善于心而名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十一

顯于教故化以成俗教移人心夫太學者所以  
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厚之以人倫薰之  
以德義揚之以言語發之以忠信律之以專功  
比之以居業序之以時教安之以禮選此皆教  
之法也為臣忠為子孝必有不能已之精神此  
在教者默默鼓動而不可使之知故偃息者以  
愉訓溫飽者以汰訓簡亢者以傲訓模稜依違  
者以弱訓心不應口者以欺訓教之不衷士之  
患也真心為君父然後可以教人忠不虧體

辱親然後可以教人孝刻意砥人品然後可以教人立以天下之憂為憂然後可以教人任開千古之眼讀天下之書然後可以教人學凡教者之語默動靜意況神情如春風之浚人能使之酥而秋氣之砭人能使之慄也夫功令規條固教者精神之所寄也功令不設規條不明而教者之精神不傳故課必以二以修文而程實也講必以大以明體而廸性也升降揖遜之必有儀步趨進退之必有節以閑軌物而銘習心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十二

也朔望慶賀之有集令其入廟敬而趨朝忠也賢者厚之上廩惰者記之罰籍別白功過而俾克畏慕也差撥必公年月無假借絕營求而專士心也餽給必親不失其期以卹其旅苦而無令內顧也凡此皆所以寄其精神而鼓舞不倦者也或曰敷教在寬令功令煩而尚嚴何也曰不然束之規矩而待之歲月令受學于齋舍如工就肆不見異物而遷開導其弟子似螺祝鈴漸且速肯而化嚴而恭和而節此禮之本

教之法也伏候

聖裁

尊範篇

何謂尊其範夫擇人章教之本也久任者責成之方也優故者廣厲之法也祭酒司業之責重故必擇人而久任博士助教學正廳丞之職清故須擇人而優教此端師範之道也洪武初選天下學明行修者為國子師而弘治中祭酒謝鐸言必須求道德之儒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十三

居太學之任庶教化人材有賴而至于六堂諸職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身名無玷之人予以佐甄陶而廣涵養作興之道此在今日正宜議也夫教者廉則士必不貪黷矣教者恬則士必不奔競矣如臣簿劣處非其任監叨敘轉尸素多慙至于堂屬等官各有志氣灑濯修行不群者而漸次遷去今宜專擇進士科中自甘靜退就教讀書者為助教博士學正等官而其餘仍以科貢教職有文望清名者授為廳職使師道尊

而人倫重文風振而士氣增亦足以襄時雍之化而弘陶鑄之益也若祭酒司業決宜久任不宜屢更臣伏見先朝祭酒宋訥李時勉陳敬宗等或老于任或十年或十八年而始更易蓋當時之重師席如此邇者陞遷太驟詞臣內率循資序推多者暮年少者數月講席未煖而除書已更傳舍其官朝視事而暮解篆濫觴其地旋送舊而又迎新以致教導不專規條不一衙門之闕茸無稽錢糧之靡費無節此臣所目擊而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

傷心者也今宜定為例國子監堂上官必三年滿而一換以考其成其他博士助教丞廳等官則陞遷自不應遲而轉缺宜從優厚何也臣每見廳堂之在國學也處清恬之衝而實居寒賔之地蓋國學官房曾經買置者止七所而該監官凡二十四自公所不足為居停而歲有賃房之費廳堂皂隸不給供多官役使而有長班之費出無馬而有輿馬之費甚至所居遠在十里外晨入署散堂日已亭午而有枵腹徑歸者臣

近為修饌堂一所便其停息而又設處公費以供其饌乃諸臣之寒苦又臣所竊傷心也夫事簡而神易清官貧而志易潔務閑而學易優此正國家儲蓄人材以求寧靜致遠之器者而奈何不簡其賢者處以禮兵諸曹之選以待銓擢大用乎至于丞廳等官澹泊已久除自求外轉者聽此外苟非服官不稱不得更外轉以困之庶以酬寒暑而風清白所謂陞轉優而官常勸也夫必選之當責之成待之優而後師範尊師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

範尊而臣向所謂嚴其教不託之空言已伏候聖裁

除習篇

何謂除其習臣惟今日之人才不足為國家用者皆其習氣為之累也讀書不務明理而事剽竊以博科第居官不務職業而工彌縫以邀薦剡為大臣不務報君父而聽寵榮為小臣不務修實事而執口舌原其根本心術都徇外為人之私苟且聲利之學國家一有緩急安得其

絲毫之用哉太學首善之地而造士之賢關也  
自規條廢而鼓舞衰模範弛而教澤薄以至人  
懷僥倖士習營求聽講無益于身心日課不新  
其德業以晨聚午散為故事何曾問道執經以  
步趨揖遜為靡文幾見周規折矩且故事之不  
習而祇病其煩勞抑靡文之不修而尚嫌其瑣  
碎號舍席未煖而請休沐者紛然監規讀未銷  
而告超撥者踵至甚至挾厚貲而營速化異日  
且役志芻蕘借竿牘而邀父師他年必傍人門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

戶總因未嘗學問不識性命之真偷安目前靡  
究身心之實夫止躁宜示以徐禁浮煩責以實  
欲其自重當絕其請託之端欲其自強當破其  
頹靡之習臣故以為必當悉按監規所載尺寸  
不可變更恩舉貢必須常用課講走班新舊附  
必須依期坐滿告撥其錯求書帖及僥倖貨賄  
者輕則繳責重則參革令師道既守職掌而不  
徇人則士子且安本分而務向學至于做古積  
久之法凡諸生入監者初到則撥末堂俟其德

業漸進而漸升之進至率性堂而止其率性堂  
監生須造就其文行卓絕者移咨吏部優其選  
格視同舉貢庶令精神鼓舞鑪錘自得此臣所  
謂必除其習而教可行也伏候

聖裁

辭監印疏

為雍務既有專官雍篆不宜兼攝懇乞改署印信  
以安職守事臣於萬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蒙 恩以司業委署本監事於本年十二月叨陞

寶日堂初集 卷二

四

右春坊右諭德時因司業暫缺仍蒙委署監印近  
見新陞祭酒何如寵在籍具疏告病已蒙准允員  
缺候推先該吏部題推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司  
業事李騰芳於二月初一日赴監到任託騰芳寄  
深望重太學師表得人臣職屬宮坊理宜交代而  
騰芳以來奉 皇上批俞不敢私相授受已經三  
次具題候 旨外臣竊惟衙門設官各有職掌常  
行之事至于印信專署該屬在任行事之官做今  
一日停留便覺百般叢脞即如國學督閣雖係詩

書課講之地然其間朝夕該行事宜如寮屬陞轉  
移咨諸生差撥行文及長假曠假給票錢穀掛號  
出納等項各衙門相闕須憑印信行事臣既以坊  
街代庖諸務不便統率騰芳以四品管事篆務自  
宜專掌若職掌既不統一則雍事必至廢弛伏懇  
聖明改批署印庶上下職業相安而成均訓習無  
曠矣臣曷勝踴躍待 命之至

再辭監印疏

為雍務久有專司雍印不宜濫署懇乞 聖明即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四

賜批允以安職守事臣以司業蒙授今職先因糾  
酒何如寵疏乞終養司業久缺未推暫蒙委臣仍  
署監事續蒙 俞旨大常寺少卿李騰芳管本監  
司業事成均政務有屬臣已久不遑署行事矣惟  
是有官有印必印務歸一而後事權乃可責成夫  
官局之官不能代辟雍之庖五品之銜不應署四  
品之上凡一應國子監衙門事體如章奏文移等  
項臣缺名不署似為失職臣滋預凌瀾又屬侵官  
既經五疏具辭未奉 俞旨改署敢冒罪再懇伏

乞 聖 賜批允另委署掌以無曠職事無紊官方  
臣不勝仰望之至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四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奏疏

敬陳靜攝要務疏

上乞調民力以裨邊計疏

敬陳初服十事疏

論修復河西疏

再中照房事機疏

敬陳修省人事疏 附修省紀事

認罪回話疏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甲子乞休疏

擬緩舉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附試

擬東方朔陳奏階六符奏 附試

請發內帑以給邊餉疏 已酉四月館課

表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

戰伐之事為圖示 子孫翰林院待制詹

同等賀表 洪武元年

擬唐以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陳武

元衡同門下平章事中書舍人裴垕賀表

元和二年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經筵講章 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奏疏

華亭張一傳世調甫著

敬陳靜攝要務疏

奏爲 聖體漸和 聖情宜悅敬陳靜攝要務以  
慰中外事臣竊惟 皇上以仁孝至性爲綱常宗  
王當 皇太后之喪哀毀成疾今 中宮皇后之  
變痛悼傷心昨者 召見輔臣叮嚀臥榻臣子聞  
之靡不酸痛臣思難遣者病易動者情疾固善悲  
悲益成疾欲解人倫之感宜尋天日之歡伏讀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聖諭 中宮皇后侍奉勤敏臥臥食息起居 聖  
公及此彌深悲痛然往者既不復還而 皇上今  
日起居尤宜慎攝全在 皇太子殿下執禮之暇  
時親左右 皇長孫殿下少成之歲娛樂庭除既  
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  
嚴父孤單惟有慈膝兒孫可開旦夕眷宇雖 天  
子家法不同民間而 深宮骨肉應無二體又惟  
聖躬方在願養章奏填委煩多檢閱既煩施行日  
滯宜命輔臣隨事補贖每日止奏請一件 皇上

頃刻賜覽發行事既不煩 聖心行亦不致壅積  
不過數日而大綱畢舉萬幾常聞至于臣下奏章  
論今明白簡約毋爲累牘連篇既節煩瑣更便省  
覽此亦節勞養性一助臣既隨舉慰安瞻戀猶未  
能已言真情切不禁瀝血仰望之至

庚申四月六日 大行皇后計開百官哭臨第  
三日 上召見輔臣于弘德殿榻前 玉音諄  
諄述 聖躬病苦狀再三甚悉又以 御手諭

輔詳看輔臣叩頭答言時事一二 上閉目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甚省但 諭云遼東患在文武不和輔臣再叩  
頭而出傳 賜侍飲時諭德臣爵隨大小九卿  
候安于宮門外後一日乃上此疏越五日內官  
傳言 聖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  
長孫頂云過爺勝祖 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  
銀二千兩亦一時盛事也臣附謹記于疏末  
上乞調民力以裨邊計疏

奏爲乞調民力以裨邊計事臣惟今日遼左用兵  
調天下而供一方兵無丁局民無息期私竊危之

夫民無息期則百姓困兵無了局則邊疆因邊疆因而百姓之困乃不已則禍敗因之而起此臣之所大危也夫以中國濟邊疆必中國之民寬然安室家務耕種而後可今徵兵加餉海內騷動姑未論也以臣昔日使事所目擊則莫甚於畿南三輔之地又莫甚於遼西寧前一帶之地夫畿南八府天子股肱之郡也然徵調絡繹飲食若流百室晝驚驛夫夜竄則有援兵之苦兵符火連派戶食丁募卒在遼里甲連坐則有募兵之苦荷戈忍饑亡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命山谷徬徨無歸營弓壩聚則有連兵之苦徵平徵車解夫解匪條同謫戍痛切剝膚則有奔命之苦即此而畿南財貨無絲毫留民間者矣遼東遼西安危相倚今急河東而疲河西弗恤也出山海關外其蕭條風景便同鬼方塞草連天膏腴蕪穢北山南海一望丘墟民安有田土乎官牌夜呼使事如織防護送迎酒漿供傳民安有暇日乎輓輶駕牛循環來往間關勢輓頃刻靡停民安有剝力乎強軍設防弱軍起連大戶供辦小戶貼錢民安

有藏蓄乎入其城堡而鷄犬無聲過其亭障而村烟斷絕彼河西自救其死不暇而安能勉力濟河東也 皇上發百萬金濟九邊矣而臣以爲畿南之民不可不賑濟也 皇上發百萬金犒遼陽矣而臣以爲河西之民不可不周恤也賑恤之法莫大于墾荒田而廣開種夫開種之利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也一年而民甦兩年而民足三年而民不可勝用矣蓋取雨露于天取膏腴于地取力耕于民皆因其自然而爲之鼓舞生息者也 皇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誠捐數十萬金以賑畿南八郡而勸之耕又捐數十萬金以給寧前河西一帶而勸之耕彼小民牛種有本雇募有人來作有時誰不各肆力于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人飽腹而歌舞于道途即今之供轉運給奔命亦何傷哉此亦遠左持久用兵之長計也臣考古今屯事亦備矣夫募民徙田塞下晁錯第一策也游食之民募而戰則潰散募而耕則樂就矣列隧而界以深溝使耕者有所恃而守者亦借以宿飽此充國所以制金城也建置



田官而專責其事如魏用秦祗爲都尉故事則官有專司而事易成一策也擇將而屯如宋訥所言選諸將中智勇謀畧數人分屯所領衛兵耕作而兼訓練是又一法也揀兵而屯如葉盛所言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稼穡又一法也調除子粒而屯如胡世寧所奏凡拋荒空地不拘軍民土客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是又一法也免罪而屯如韓重華出贖罪吏九百人給耒耜牛種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又一法也賜官級而屯如秦人以力耕

實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

受爵漢人以力田賜帛但能多墾田幾百畝者即授之以官而賞賚之又一法也臣觀遼左之兵事非可一年二年而告成功者也聚十五萬之兵于一城軍士日食不貲而百物俱貴即牛運海運經年往來而寧能供其經年之用乎即百萬鎊金付之遼陽而有金錢無食貨金錢寧足以爲飽乎遼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了期而得不爲中國根本計今畿南宿飽而道路之輸于遼者亦不苦于接濟矣今河西成熟而河

東亦不至于斗粟千錢矣至于寬旅順之海禁以接登萊之商賈通乏靡漕之貨船以接天津之興販萬勿疑其帶遼軍而預絕之是亦活遼一策也若夫經臣熊廷弼勞心軍務盡瘁鞠躬皇上初政業已賞勞矣今宜再下一璽書褒諭之至於分兵屯稼選將用人和睦行陣愛惜軍士扼吭搗虛出奇制敵亦望皇上并于璽書內責成之果有成功自當封爵昔漢宣帝之勞問趙充國也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

實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

誅兵當何時得決漢元帝之勞焉奉世也曰愛吏士得衆心來而無悔擒敵必金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此皆古人主激勵邊臣之功今也以皇上聖明行此當亦無難以經臣忠赤于天語叮嚀未必無感動民不堪再擾兵不得久屯惟聖主留意焉臣憂切國事不禁倦港上質伏惟皇上憐其愚忠而赦其出位亟賜採擇臣不勝惶悚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廿七日上 泰昌皇帝本

月廿九日奉 聖旨着該部詳議具奏越翌日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

敬陳初服十事疏

奏為敬陳初服十事以祈 聖治無疆事臣竊惟書稱謹終于始又曰自貽哲命言 天子萬年長計全在嗣服之初若能敬謹不違自然聰明日開庶智日長子孫萬民靡不靈長受福也伏見 皇上冲齡聖質茂膺 大寶臣民嵩祝惟曰萬年臣備位宮寮十事上獻不敢文言但取通解伏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

呈上俯賜鑒察觸目警心自朝至夕次第採取夫百里始于足下放海出于源泉始事既端萬福乃備謹列十事于左

一曰養身臣聞仁聖之主先保身以保民帝王之孝必壽身以壽國無勞爾形無搖爾精黃帝所以制長生也不敢盤于遊田文王所以養壽命也庶民之身假今素封溫飽尚思節勞戒慾預防疾疾以庇子孫况乎 天子若能檢點起居寶齒檢氣自然康寧多福天下盡在化日春臺此之為樂寧

有窮盡臣謂 皇上養身正在今日居深宮綽綽遊對近侍無褻狎凡遇快心事惟恐濫觴若見適意人須防引誘巧中總是斧斤甘投即為毒藥一照便破一截便住自然百邪不入耳目清明此聖帝明王第一關頭所宜靜坐三思對境覺也

二曰養性臣聞少成天性習慣自然凡人性原自中和而習氣不無濡染故周書三德之疇云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克之一字 明主所以脫凡近而齊神聖也沉潛之君有量有德但恐其柔順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八

不振作故須克之以剛天德惟剛故能生萬物聖德惟剛故能生萬民易稱剛者自強不息之義如躬裁萬幾綱舉目張之類是也高明之君能智能勇但恐其精察而不包容故須克之以柔地以順而長草木海以下而王百谷柔者能順能下不亢不驕之義如虛心接下從諫檢身之類是也 皇上性體高明惟願時時檢點其習氣窒慾宜用剛慈忿宜用柔對無謂之舉宜用剛處朝講誅訪宜用柔退小人宜用剛容君子宜用柔修明法紀宜

用剛誕敷德意宜用柔但令本念時切提醒便能  
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而備中和之美也

三曰勤學臣聞帝王之學雖不在經史而在身心  
然經史者所以開發身心之奧也經以明義理史  
以通古今義理明則善惡辨而根本常清古今貫  
則法戒審而行事不亂自古帝王日與群臣講論  
經史未有不治登隆盛者也 皇上踐祚伊始正  
日新又新之時一刻千金此日難得惟願時 御  
便殿令儒臣直日輪講 親賜顧問書務考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九

字義究其本指引證身心求諸實用讀史務觀其  
世局考其君相若何而與若何而喪以今日事證  
古人書見興則企竦思齊觀喪則動色戒懼臣又  
竊惟帝王讀書至樂無以功課自苦優悠漸進勿  
助勿忘或染翰陶情或觀物悟性或靜坐察理或  
對景會心要與儒臣不離頃刻常使心目如對聖  
賢夫細旃之樂何啻深宮理義之悅倍於聲色循  
而習之既入道域安而行之即臻聖閭矣  
四曰敬天臣聞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人主至

尊制天下而人主之上天尤尊而制人主故聖政  
清明而三光順風雨時朝事濁亂而山川竭陽  
亢陰滌種種類應毫髮不差凡以仁愛人主而默  
動其敬畏也 皇上今日受國膺祿爲天子宜  
蚤夜時刻如 上帝之臨無論郊享祈禱事事必  
親即如宮闈秘密一事失度得無曰愧天心歟大  
廷臨御一政失調得無曰干天和歟賞一人得無  
曰借天錫歟罰一人得無曰濫天討歟念及 宗  
社則曰何以永天眷歟思及 聖躬則曰何以定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

天保歟几席戶牖具嚴天威日用起居時謹天戒  
天非蒼蒼之天即人主之心是也人主之心有天  
所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自然百福集而和氣臻  
萬物蘇而四夷服矣

五曰法祖臣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  
憲者祖宗德法之所具也治天下之道用德以浸  
灌之用法以振肅之兩者皆莫備于 祖矣洪惟  
我 高皇神武開天 成祖欽文繼緒德法備具  
千古無兩而臣伏觀 本朝列聖則德莫如 孝

宗敬皇帝法莫如世宗肅皇帝然皆德不廢法  
法不傷德故二代稱隆敬皇十八年間無事不  
修靡政不舉召見大臣商確邊務更勤密語訪問  
民情君臣熙熙諫行言聽此所以民物繁而海內  
樂也肅皇四十五年間吏奉繩尺民遵教條邊  
疆憤事必誅長吏貪墨必黜今行如流水威伸如  
雷電而又更制改度禮神治民寅畏嚴恭夙夜無  
懈此所以朝廷振而百姓和也皇上以敬皇  
之德行其法則元氣固于苞桑而世亦不爲委轡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一世以肅皇之法行其德則精神電于震盪而  
民亦不爲束濕之民如和顏受諫德也若分別是  
非則法矣如犒資軍士德也若程核功罪則法矣  
如勸課農桑德也若決斷獄囚則法矣如徵權衡  
良德也若懲汰驕吏則法矣法如藥石有病則攻  
德如飲食日用不廢此皇上治天下之大綱領  
而不可不思繩其祖武也

六曰親賢臣聞人主求賢以自輔也易稱上下交  
而泰不交而否泰之象在乾下而坤上否之象在

乾上而坤下也君尊而和顏色以下交于臣臣卑  
而傾赤心以上交于君謂之上下交然而下交者  
親賢之謂也我朝自高皇親通儒臣而下則有  
成祖之親三楊解縉金幼孜則有孝宗之親劉  
健李東陽謝遷則有世宗之親張孚敬費宏賈  
詠徐階或有銀國書之賜或有平臺之召或呼先  
生而不名或賜御札而稱號或同遊獵而賦詩或  
跪對良久而掖之起禮教之優如家人父子而當  
時下情上通上情下達無弊不無利不陳是以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累朝稱爲極盛皇上御政之始宜時時召見閣  
部大臣假之顏色賜之顧問與之商確政事衡量  
人材聞善必行知過即改自然耳目日廣德性日  
充于以登三歲五進蹤列聖斯拱而埃之耳

七曰納諫臣聞臺諫者帝王之血脉直言者國家  
之元氣也血脉要流通元氣須暢達鬱滯則潰摧  
削則枯古之帝王設鐸求言止輦少善止咤元氣  
而通血脉也皇上今日蒞政之初宜採聽善言  
而實見諸行事傳收衆論而剖決其異同威施行

則善言乃有實用剖決則衆論不致紛紜但戒章奏無文無多以求 聖聰時覽時下是者下之部今速題覆非者下之部徐聽權衡 天子不以議論訶責人而人臣各從疏牘獻品格所謂導其流而流自清宣其氣而氣自順也

八曰信令臣聞詔令者天子之四時也暑則必熱冬則必寒時至則行物無不應故曰四時之信夫天子之詔令不數下下則必行故百官敬共而萬民受惠若令出而上視爲具文下視爲故紙考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上

不設勒限不嚴積久廢格屑越特甚且或一事而前今以爲當行後今以爲當止將事之行止何憑假一人而前旨旣允其推後旨俄允其罷則人之進退何據但須詳慎于議論未決之時不宜改更于詔旨旣下之日行之務責其成施之必要諸久臣每見近來軍國大事詔旨往往前後背馳皆緣朝廷功令不申以致凡事紀綱不立伏願 皇上勵精之始申明立限之令有旨必須奉行毋致紛紜廢闕此亦所以重朝綱而辦事機也

九曰恤民臣伏惟立國在乎得衆得衆在乎恤民國之有民猶木有根也根溉而木榮民殖而國莫矣故漢帝下詔蠲租賜帛養老史不絕書當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也 國家自東方用兵以來天下民力竭矣而又加以東南荒旱西北蝗災民不耕收日疲奔命 皇考奉 神祖遺命發內帑二百萬犒賞九邊而中原之民加兵加餉自若也

皇上今日布政方新宜大沛德意免漕內今年新稅之半而出內帑百萬以補之又發內帑數十萬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以賑西北及遼東關外之民而勸之耕此種德意天下父老百姓渴望已久 皇上初政行此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也夫天子于百萬金機何有所少者父老懽呼民心閭閻耳且養民力以供朝廷之輓輸厚民生以佐邊疆之軍實小往而大來其利澤何啻倍蓰至于各省直獄囚久滯囹圄宜遵先帝近日釋放刑部重囚減赦充軍之旨諭令恤刑諸臣原情緩等使沉獄一空此後每年殊赦不赦者必量決一二以正國法以儆衆心使之樂更

生而畏三人是亦恤民之一端也

十曰持體臣竊惟立國之初先持大體以孝治天下以厚風人心帝王之大體也如生如存孝之至也包含徧覆厚之至也人臣以防微杜漸爲忠聖人以推恩廣孝爲德我皇上政事維新海內瞻仰此時舉動正宜情法兼用仁義雙行于麗日當陽之時沛甘雨和風之澤光昭前人之令德忻慰在天之神靈但今宮地肅清恩錫不妨從厚祇應處置盡善旣往不必追求古來精明兼渾厚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五

爲難末世英斷惟操切爲戒況乎立愛立敬始于家邦萬年履端尤宜厚積人臣輔養正培此莫大根基小臣對揚全憑此一點種子臣實祗承帝德愛惜國體而敢爲此諄諄也

右臣所獻十事雖係常言然帝王致治千古誠不易此臣見御史顧造流涕述皇考大行皇帝憲几遺音曰卿等盡心扶持皇長子做個堯舜臣一聞之不覺慟哭痛絕夫皇考以堯舜自期故用人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彌留之際以至屬望我

皇惟願皇上體皇考未酬之心行皇考欲

竟之事念皇考發帑犒邊則思今何以張皇六

師念皇考停輦稅監則思今何以輕徭薄賦念

皇考批答如流則思今何以剴別是非念皇考

起廢山林則思今何以信任耆碩念皇考矜釋

重囚則思今何以化幾刑倍皇上誠以堯舜自

待則四海便再見唐虞皇考朞月而開其先

皇上萬年而竟其業傳之千古流聲無窮至于宮

禁起居冲聖孤立內保外傳必須得人雖閭閻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六

保駕止在一時而擁護主持必有長計可疑之人勿進易悅之輩勿親每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願皇上出總萬幾如神明入坐深宮如處手志氣清明德施鴻沛貽萬年無疆之休臣因差往山東南直地方瞻天暫遠謹獻狂愚不禁戰兢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臣鴈再以告奏

昌皇帝計差往山東南直陳十事以獻新主

十二日辭朝十三日奉聖旨這所奏有關

朕躬知道了

論修復河西疏

奏爲河西決不可棄西虜決不可絕懇乞 聖明  
速賜神斷遣官撫諭命將屯守以聯虜情以固邊  
圉事臣竊觀今日謀事之患莫大乎有成心而無  
專見有成心故牽於此是彼非之口而不量國之  
所重無專見故不能察事之情形而急圖其一失  
不復之機今日之遼事兵費幾十萬而竟無一兵  
之用餉糜數百萬而竟無一餉之存至於內帑空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虛而猶以發帑爲美名民間騷動而猶以調募爲  
美事全遼化爲虜穴而巴蜀尋于戈矛京師已旦  
夕阡危而 廟堂尙束手無策然自正月下旬警  
報叠至而猶得偷安如昔者此天幸非人力也近  
日小臣橫口紛紛大臣疑畏不決只爲經臣主守  
撫臣主戰然戰既棄城而守亦內遁雖祖分左右  
而禍同覆舟不知此皆有曲而無直有罪而無功  
不足爲諸臣分門戶競口角也臣所論者獨 因  
家安危之大勢夫奴雖日夜窺廣寧而謂奴安然

得有其廣寧則奴必不能以西虜爲之爭也若論  
西虜則不惟不肯以廣寧付奴而且不樂自有其  
地何則以諸虜貪市賞之利斷不能自絕于中國  
也今奴得廣寧而虜失市賞料非虜之本情即虜  
得廣寧一帶空地而自斷其常年市賞之厚利則  
又決非虜之本情蓋夷無定主犬羊相噬投骨于  
地信然而爭虎墩兔愁爲西虜帝制諸部落即奴  
亦屬之往年愁祖父嘗垂涎我貢市王爵欲求如  
俺答故事而不得每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奴帝遼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錦義至前屯  
山海一帶而論之其中賞之口有高臺堡有興水  
縣堡有鎮遠關有大福堡有大康堡等處其河西  
諸虜如華蘭泰一種凡八枝共四十酋而領市賞  
則高臺興水縣二堡係寧前者也土蠻愁一種凡  
九枝共三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係廣寧錦義  
者也靈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酋而領市賞則  
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凌正一種凡三枝而領  
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酋

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與麻一種凡五枝小瓦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參委正一枝市賞亦鎮遠關耿耿友青青瓦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亦大康堡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其十八首而領市賞亦鎮遠關其把伴一種入于泰寧凡二枝其十六首而領市賞亦鎮遠關泰寧諸夷虎喇赤一種五枝長男速把亥一枝凡二十三首直廣寧海州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亦鎮遠關其次男抄花一種凡九枝其三十餘首而領市賞亦鎮遠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十九

關此皆以廣寧至山海關一帶地方爲市口者也惟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伯要兒宰賽一種五枝共六十首其市賞由新安關則在遼瀋地方耳此遼夷之大畧臣得之昔年撫臣周永春全遼圖冊底本中似覈實可考信者也臣常思夷狄惟利是求部落既衆市賞各有分地我之布帛鍋口等物皆彼虜中日用所需而彼松木馬牛羶革非與我市則無所售此其藉我邊鄙以爲生非一日矣即一部思逞而各部亦決不相從此亦事理之易

見者以臣料之廣寧既不爲奴所據而虜必挾廣寧以邀我之厚賞我既力不能守廣寧奴未至先潰而西虜完而歸我則雖數十萬金犒賞亦何足惜若乘此機會命差去尚書張鶴鳴遣一才幹膂力使臣與之要約令其長爲我護邊借以扞奴而可永戢其零寇犯捨之患則河西日靜而我邊備日修如昔年宣大北虜故事即加以封爵許之市貢可以增我遼上藩籬養我內地兵力而徐徐爲勦奴之計此亦國家轉敗爲功之大籌畫而奈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二十

何以區區睚眦同異堅執不化甘心忘其國恤甚至近報殺西虜十一級以爲功若令虜中觖望生變藉口內嚮者修怨于關外而他日祇以供糜虜失策之罪案喪國家河西一帶之土地貽京師肩背無窮之剝膚哉失以前屯有副總兵寶承武寧邊有兵備張應吾二臣尚能從撫臣屯聚二三萬人于關外則視退回者膽力天壤宜遠下明詔各獎諭加二臣一級以旌其奮不顧身之勤勞而今之料理寧前一帶如劉渠歿事羅一桂戡守



高邦佐殉陣自繫各宜加旌以愧生逃者至于廣寧城雖已空而地未沒虜若起用舊總兵李光榮領兵一二萬戍守其地漸圖生聚計孫得功等叛國之罪以靜地方仍着王化貞戴罪料理安插地方并聯屬西虜情形以保此河西一塊土者數年之後廣寧未必不屹然爲一重鎮也夫臣非敢爲此言以櫻鴻涕之口也凡事從社稷起見則眼前禍福瞭然事機片語可決若以黨同伐異生葛藤于危急存亡設陷阱今利害禍福東西易向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

當事者多旁皇疑懼終日不能決一籌至于土地喪失而根本傾危此際暗想竭爭究竟盡同糜爛所可痛哭者事負憂勞之聖明消磨疏通之日月耳夫佐閫者傷佐鼎者嘗假令外結虜情內修邊事而中原杜土崩之形輦下有金湯之固者亦諸廷臣所爲佐國鼎于不傾而其食其清和寧謐之實者也若其佐閫則于國事何有焉惟皇上速斷而行之九廟神靈不勝快甚臣書生不知大計目擊時危情懷狂瞽不勝惶懼之至奉

聖旨西虜着行與總督行遼各官稷快撫馭其餘該部看了來說

再申聯虜事機疏

奏爲再申聯虜事機仰祈 德音撫諭事臣竊觀今日朝臣如坐漏舟中不思塞罅補漏聽其漸漏漸沉舟中少年攘臂而成敵國篙工束手舵師落膽而風波乘之不可救矣殊不知轉破爲完殊非難事不過舵師牢把其舵篙工力撐其篙而攘臂者姑兩置之待罅補漏塞而歸此輩于岸則一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十二

穩矣今日之東事地漸縮奴漸逼可計日而待危矣幸奴一日未至則我可偷食息于一日也而廟堂無一救焚拯溺舉動條奏連篇各未聖旨而全不施行視師行邊廷遣重臣而詬詈叢集破城夫地據法處分而分朋抗護薦舉推擢朝上夕下而議不歸一甚至天子之令可撓社稷之憂可置皆綠意見生黨與黨與生議論至議論多而憤氣毒幾不復知有公道公事矣此漏舟撐臂之勢也夫與篙者爭篙可委篙而授之乎與舵

者爭柁可去柁而從之乎其或授之其或從之而  
蒿工柁師盡魚腹矣且無論救舟之計若何而爲  
身謀者亦甚拙也今日有不煩區畫而西虜可結  
爲外護借其力以緩奴之入犯者惟在 皇上天  
語片言可當十萬師者是也西虜之戀市賞而不  
欲我失河西也臣前疏已言之詳矣奉 聖旨着  
總督行邊相機撫馭欽此而兵部已覆議行其指  
畫虜情比臣言更明悉矣然時勢不可姑待施行  
頗有機會惟斷之自 皇上則夷情悅服而邊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安昔漢光武下河西一詔而資融歸命恐後者以  
天子之誠能動之而明見能悅服之也說者猶疑  
廣寧之入犯西虜助之而河西逃難人口爲虎墩  
截去臣細訪之從關外來者其實不然當廣寧之  
失也助奴而來者宰賽諸種受市賞于開鐵者也  
開鐵失而宰賽爲奴擒縱其助之無怪耳其逆難  
之民過寧前而人口爲西虜邀奪者累萬家則虎  
墩以河西城堡到處灰燼而怒中國之燒絕其市  
口也此亦夷狄之本性也今頗聞其願助木構房

歸還人口令我保寧河間以不失其市賞之利此  
蓋亦本情諒非飾說也夫山河寸金今自小凌河  
至山海約有三百餘里原未屬奴而奈何棄之耶  
棄之而守山海能保奴之不直犯我山海耶今虎  
墩諸部絕望于我之收復河西而坐失其市賞之  
利其又何親于我而能保其不助奴之攻我乎又  
能保其不效奴之窺我弱而入犯我乎奴勢方張  
而虜患再急將何以爲支持危哉危哉近見主事  
周鐸一疏述入貢諸虜願助我抗奴意甚懇切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殊可信而塘報又言西虜願屯住邊外爲關門拒  
堵則虜內嚮情事愈見矣據臣愚見乞 皇上下  
一旨意令提督官宣諭見在貢夷頭目令其歸見  
虎墩道中國嘉獎其內附之誠仍遣一膽智武臣  
或同南關夷裔虎墩內親如王世忠者偕往賜  
璽書勞諭仍賞之厚幣誘以封爵訂定起兵日期  
我亦命一大將有宿名者收拾舊兵萬人出駐前  
屯寧遠等處共爲聲援今奴不得安撫廣寧仍擇  
關外三百里內阻山負海之近者築塙墩截令其

遷各口裁去之民構房屯住各城堡漸次招撫  
聚而寧前之市口可續此西虜與我兩利之遺也  
如此則山海無孤危之勢京師舒肩背之憂奴賊  
失長驅之形遼遼有恢復之基矣此在 皇上尺  
一之書而即可收夷人之心定中國之計也惟願  
聖明獨斷于頃刻勿復遲疑以滋異同者之掣肘  
夫難得而易失者時時至不旋踵者機譬如舟將  
覆而篙者不能持篙舵者不能持舵則惟有舟主  
人勉力自執其舵而尚可俟補救萬一也虜既為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五

我拱護山海自成天險然後以其堅壁之餘暇選  
將帥練軍實修甲乘守塚口整京師之營伍以弭  
根本寬內地之民力以固元氣罷募兵之使以息  
民擾止調兵之令以弭兵變愛惜帑藏節省浮費  
在邊事則整而弗懈在 朝事則靜而弗譁而  
皇上修明 祖宗之法度獨擅賞罰之大權君子  
必進小人必進赫然下令今在必行庶轉危急之  
朝廷為清寧之世界臣愚不勝惶切祈望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宣諭貢夷并差官勞賞事該部即議

行 天啓二年三月 日

敬陳修省八事疏

奏為仰體 聖懷敬陳 祖德懇行修省實事以  
回天變事茲者亢陽為患民苦無秋 皇心咨嗟  
深宮勤禱兼諭大小臣工齋素五日痛加修省仰  
見 皇上敬天不渝憂民無敬而昨者未蒙膏雨  
反得冰雹天變可畏人事宜修臣職屬纂修齋心  
供事恭聞 皇祖神宗皇帝當日御朝 聖政先  
經內閣紀錄中有禱雨修省數事以類今日頗為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二六

喫緊輒敢仰贊 德意敬錄上呈臣聞天子父天  
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而陰陽和政化垂而疹旱  
集若能昭德勵精後回補救則堯水不害平成湯  
旱無傷允殖天人之際影響不差夫應天以實不  
以文憂民以行不以言 皇上責之臣工尤宜施  
之政事宣諸詔諭必須見諸躬行至于遠考桑林  
雲漢之遺不若近尋 祖武羹牆之實臣愛君念  
切夙夜不皇謹列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內禱雨  
聖政恭以今日亢旱修省當行事宜一曰虔步禱

二曰蠲加派三曰停內造四曰商政務五曰寬言  
路六曰懲貪墨七曰飭邊事八曰慎官關伏願  
皇上細加詳覽臣編史感事觸類引伸言不及文  
事皆從實倘深宮靜修之暇留 睿覽採納之神  
次第施行誕敷 德意天下臣民共仰 聖德之  
美 聖治之隆感天心而召和氣又不待言矣臣  
不勝狂愚祈望之至

計開

一日虔步禱臣謹按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以祈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七

雨祭告 天地 山川 社稷等壇 南郊祭禱

十五日 上致齋于武英殿賜三輔臣從詣郊壇  
布疋各備服有差十六日以詣 南郊禱雨告

奉先殿及 聖母前仍至齋于武英殿十七日昧

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皇極門御燠閣徒

步出大明門三輔臣隨行百官皆前導至 南郊

上躬禱畢出 御幄次召輔臣九卿諭以天時亢

旱皆因天下有司官員貪賦壞法剥害小民不肯

愛養百姓以致上千天和今後是着該部慎加選

用都察院行文曉諭務令着實舉行毋事虛文將  
還近侍請法駕 上仍麾却復步至皇極門御座  
時行等叩頭 上慰諭而退 皇祖軫旱憂民三  
齋別殿布袍薦素却輦告虔百官手額以瞻天萬  
姓歡呼而就日一時盛事千古美談 皇上今日  
御極方始萬民之痛在于一人倘 聖躬不憚勞  
煩布素步行郊禱必能使千里來雲一朝雨澍格  
蒼穹而慰民望端有賴焉書云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夫敬克而皇天親皇天親而愛可弭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八

二曰蠲加派臣謹按萬曆本年四月十八日文書

官李恩傳 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

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見年災傷地方幸沾恩澤而

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徵錢糧是也蓋往

歲撫按報災部議權擬暫停而帶徵於豐歲然連

年災傷帶徵愈多而愈不能辦雖遇豐年民窮如

故臣以爲帶徵亦當議處 上從之即諭戶部天

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爲邦本今小民困苦各

災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朕心惻然便查各撫按

奏至災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免本年分錢  
糧其先年拖欠帶徵未完者酌量具奏定奉以副  
朕軫恤窮民至意臣竊惟青年止因荒旱即免本  
年錢糧而并先年帶徵亦量先之況於今日遼餉  
窘迫加派倍增小民且不能完本分錢糧又何能  
完新增加派且不能完前派之餉又安能完新派  
之徵敲朴日多而民生日悴夫以兵革之餘又兼  
旱魃之苦舉口嗷嗷其何忍言造雖蒙 皇上量  
調畿輔加派而其他江浙湖廣等處地方積徵倍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 二十九

欽自若也 皇上與其捐數十萬帑藏于二三盜  
臣之手先儒將饋帥之腹而且盡輦于河東西以  
歸于奴孰若清盜臣之乾沒追逃臣之裝載核兵  
計餉盡塞漏卮以舒邊困而蠲此加派無名之歲  
額乎且以遼餉而加徵派而遼既烏有而派餉何  
為 皇上慨下此詔令海內百姓謹呼踴躍若時  
日降夫積微免而天澤敷天澤敷而變可弭也  
三曰停內造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四月十二日發  
下御史鄧鍊本傳 旨燒造磁器內有屏風等項

未燒的停止又因大學士時行言停罷燒造大龍  
缸五月九日發下戶部戶科請停買婚禮金兩等  
項各一本文書官李浚傳 旨准減免二分還買  
八分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臣等恭詳部科等疏一  
則謂舊例本無而頓增不貲之費恐經用益虧一  
則謂召買已多又加以非時之索恐買辦不給願  
皇上恤財愛民大為減止以修應天之實 上使  
中官傳諭云先生每既這等說准減三分之一臣  
竊惟今日財盡民窮又加災旱 皇上事事宜從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十

寬恤如深宮賞賜不妨節蓄以儲有用之財至織  
造買辦等項量加停罷以寬民間之力夫吳絲秦  
毳滇金粵珠地產其良則民茹其苦 九重若加  
惠停減則四海便到處陽春况此旱魃肆虐之餘  
何惜此宮中不急之用故 上供節而民力寬民  
力寬而變可弭也  
四曰商政務臣又謹按萬曆本年五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 上手  
一牘授時行曰這是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本先

生每看時行且看且奏曰臣非日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說撫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其二說巡撫官久任青成其三時行方檢疏中條件未及言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是說邊方兵備官宜加優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遷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其所言多是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那小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對遷事全賴鎮巡身親日擊下吏不敢欺蔽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不得時行對言昨蒙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推陞臣等深服聖斷上曰然即有年久的寧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時行叩頭謝上又曰今後有政事再與先生商量時行等復叩頭出臣竊惟召對之典自孝廟而後久廢不舉而皇祖行之于憂旱躬禱之後且聖諭撫鎮宜親歷巡撫宜久任確然廟畫而又有今後政事與先生商量之諭今臣親皇上待輔臣未嘗不優厚

也且聞講畢傳諭問及邊政未嘗不片言獨斷也而獨傳語出于近侍面商新子講筵則君臣一體之情誼何由通而萬機商確之指要何由達臣伏願皇上于講讀畢賜閣臣講臣以面對凡隨聖意所及或邊信之緩急或兵食之調度或錢糧之着落或人材之有用無用或民間之誰苦誰樂或傳聞之可信可疑假借天顏而賜商確今諸臣有謀必告有言必陳而皇上亦可試諸臣之留心政務將事情日通而耳目日微夫訪問親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釜甬通釜甬通而變可弭也

五日寬言路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四月二十六日發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乞罷黜以息爭端本內有姦黨語閣臣奏宜下科問可立姦黨是誰次日奉聖旨朕昨日覽卿等所奏欲使羊可立明說姦黨是誰但人急便胡攀亂指使按胡發一言如國體何朕今發一札子今後諫言之臣要存國家大體不可逞己之私意敢起紛爭淆亂國事論卿等知之竊惟皇上不責羊可立之妄言不下

究問姦黨之旨既惜 國體且安人心當日敢言  
之臣誰不鼓舞生氣今臣竊見科道諸臣或偶以  
偏見習氣噴奏攻訐情原爲國義實急公而聯翩  
調外幾同放逐夫直言國之元氣虛受君之大德  
且人各殊見議分兩端譬八音之非一音亦五味  
之非一味不得悅絲竹而厭土革不得貴鹹苦而  
厭甘辛宰夫調而主君嘗樂師奏而明堂享若偏  
嗜必無全味若專聽必無全音試法 皇祖之優  
容而舉朝之正氣舒夫正氣舒則變可弭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六曰愆貪墨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八月十三日視  
朝畢進三輔臣論以陝西亢旱江南大水江北多  
蝗河南一帶河決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  
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枉撫按官亦不爲伸理這都  
傷害和氣如今愆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  
著該部院行與在外衙門知道時行對以今日救  
荒有兩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 上曰雖是蠲賑  
有司官多侵剋了只充自己囊橐小民不霑實惠  
上又曰災傷須分別重輕使實惠及民 上又評

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視 詔令如故紙已又曰有  
司刻削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時行罔請散眾  
穀賑濟或者煮與粥吃 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  
的議來行臣竊惟 皇祖於郊壇召對已有有司  
貪殘之論矣乃又惓惓以愆貪理冤爲第一義而  
責其從事虛文不修實事可謂洞見民間疾苦今  
日 聖政方新吏道更始揚清激濁正在此時而  
臣觀郡縣有司刻剝貪汙亦復不少撫按彈壓叅  
劾頗借耳目于他人寄恩澤于頤而甚有極汗濁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而民不能堪且夕者尚以新任甲科須久其休甚  
其毒而後劾去之果爾則百姓何辜而受此湯火  
也且貪汙害民之人罪止降調或罰僅免官甚至  
易改降而就教滿載之貲足以償其桂冠之喜數  
年之俸原不妨其狼籍之身彼此顧惜而情有司  
何緣警戒伏願 皇上于百度維新之日即嚴懲  
貪去酷之條又嚴禁寬容姑息之戒有貪必黜  
有賊必追夫墨吏除而生氣旺生氣旺而變可弭

七日飭邊事臣又謹按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視朝御門畢 召閣臣申時行等見于

皇極門暖閣 上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授時行且曰這事情若何時行等對近日洮河失事殺將損軍只因洮河邊外有舍族兩樣中茶納馬者為熟番其餘為生番先年舍虜防番所以武備單薄今者虜王過河搶番故聲言內犯以絕中國之救護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之封疆督撫官奉有勅書平日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五

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頓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督撫官都拿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如今正要責成他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有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作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以督撫只督率調度若臨戰陣定用武官各分信地一有失事自當論罪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古來人才難得 上曰將官也要揀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的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自款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少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對近日科道建言要推舉將材 上曰前日有御史薦兩個將官時行等對薦的將官一個是王化熙也是中材一個是尹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六

衡先年是個好將官如今老了 上曰這也不論年老趙充國也是老將只要有謀畧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為朕股肱宜替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或差有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糧有該措處的着 一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備有備無患趁如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拾了時行等對當初許款貢原為內修守備外示羈縻只為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差個三年閔



視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已發言  
款貢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奏自俺答  
獻逆求封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不可恃米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  
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國今  
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  
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稍廢虜心驕意大  
豈有饜足之時須是自家整修武備保守封疆時  
行對深服 皇上廟謨弘遠又忝失事有大小情  
實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三  
罪有重輕若失事本輕而論罪過重非所以激勵  
人心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輕重 上曰如今失  
事也不輕了時行等對頓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  
容臣傳示邊臣使之感恩圖報臣謹按 皇祖籌  
論邊事件件都責成督撫官而歸之以擇將嚴之  
以查核如曰番人是吾人番人土地是 祖宗開  
拓的封疆大哉王言華夷一統天地好生之氣象  
也既說邊臣不能預防又說 皇祖重處各邊失  
事督撫赫赫 皇靈一怒安民之英畧也既說督

撫輕賤將官又說其勝壞功敗卽罪明見萬里之  
神識也既說文官也能將兵又說將官還宜揀擇  
又說擇將在謀畧不論年老坐籌帷幄之本論也  
既欲遣臣查核而又言款貢不可專恃須自家修  
武備守封疆安內攘外之完謀也以觀今日邊事  
件件宜如 皇祖之訓而行之 皇祖以番人爲  
吾人而今日奈何輕棄遼民 皇祖以番地爲吾  
地而今日奈何輕棄遼塞 皇祖欲重處失事邊  
臣而今奈何不漸失陷城池之誅 皇祖責督撫  
實日堂初集 卷之三 廿八  
以擇將責將官以謀畧而今督撫果何以激勵將  
帥將官果何以克敵立功 皇祖家憂款貢不可  
恃而今何以羈縻西虜使其長爲我守河西  
皇祖命遣官查核而今遼東登萊間兵馬錢糧作  
何開豁顧 皇上召內閣兵部大臣等面賜商確  
而賜處分將見文臣盡心武臣盡力將勇兵強而  
收復已失之土地當不難耳夫武事飭而兵氣消  
兵氣消則變可弭也  
八日慎宮閣臣又謹按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免朝

賀 上在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等四臣入見  
西室因出雖于仁本付閣臣處分既出 上又令  
司禮二太監謂時行等可喚張鯨來先生每貴訓  
他時行等奏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責  
訓他何須臣等 上復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  
有頃張鯨至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  
上厚恩當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得  
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以不孝臣  
不可以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臣竊惟 皇祖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寵倖張鯨而又防其驕縱而召股肱大臣嚴詞訓  
責太阿在手威靈莫測所以近侍悚惕畏如神明  
而又 皇祖當日食息起居必與 孝端皇后共  
朝夕夫五倫之內莫親于夫婦莫大于君臣夫婦  
一室而子孫昌君臣一堂而天下治只如阿媽保  
護近習逢迎小忠小謹無足倚仗且有迹似保護  
而漸伏深中之陷阱外似逢迎而陰逞跋扈之萌  
葉全在

皇上察之于早防之于後天下百官萬民之身王

之自

皇上而 皇上之身則惟

皇上自為主臣見大學士孫承宗疏內云

皇上至尊至貴而又極孤極危赤心忠言讀之涕  
下夫

皇上內而與 中宮母后同朝夕起居則不孤惟  
不孤乃享其至尊外而與閣部大臣講愷儒臣共  
商確講論則不危惟不危乃享其至貴燕私之際  
禍福之門不可不防不可不慎此又保身保民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孫萬年大根本而消弭天變之大端也右臣所言  
皆天下大事心之精微口不能盡然漸言漸深不  
自覺其愚懇伏惟

聖明曲賜採納

奉

聖旨憂旱步禱乃

皇祖聖德朕以郊祀未行故只在宮中虔禱懇食  
飭備已屢有旨爾等臣工如何都不遵行其事關  
宮闈的朕知退了本內洗補字樣却不填寫大殊

不做着回話不該部知道

修省紀事

天啓二年四月晦京師大雨雹 詔諭百官修省時以擅立皇店奉 旨立枷三皇親庄奴于珠市口而傳聞中璫阿母居官關問事甚秘大學士孫承宗疏微及之議者謂天變示戒宜防其漸臣時編纂 神皇召對聖政感事激衷思述 祖德以類今日修弭急務遂具入款以進而未於慎官關尤效倦倦疏上聞肅木小豎至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四一

閣中傳言 上意甚怒奈何詞臣而敢上疏言事既而曰 上郊天大禮且未舉便要他步禱內閣曰此不過言敬天大意耳又曰遼未一塊地方喪盡都不說起却來講這些閒話內閣笑應曰遼東事他到也曾講過來又曰 上說票肯要着實惟他閣票既上內批添出洗補字樣却不填寫大殊不敬責令回話既得 旨臣具本認罪蒙 恩姑免究九月 欽點典試武闈尋遷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春三月再

遷南京禮部侍郎七月以 光廟實錄成加太子賓客二品服俸越明年正月聞言乞休

旨以才望慰留比三疏特蒙 恩放歸有還學閣

才之褒仍許病痊起用自分狂愚無狀不加速

譴而屢進階秩草野餘生從容林臥皆 上賜

也沒齒何以仰報哉

認罪回話疏

奏爲回話認罪事臣于本年四月三十日爲仰體聖懷陳 祖德懇行修省實事以回天變事一木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四二

奉 聖旨憂早步禱乃 皇祖聖德朕以郊祀未行故只在宮中虔禱懇食飭脩已屢有旨爾臣工如何不遵行其事聞宮闈的朕知道了本內洗補字樣却不填寫大殊不敬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職備纂修朕替無術偶以亢旱修省思效愚忠條奏煩多待 旨失慎臣委不能用心詳對以致洗補字樣未填臣於前誠感動之泣平日日養之未熟率爾入告 君父罪何勝誅伏惟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于臣鮮非之論亦由乙夜

之觀在 聖主固採納精搜而在愚臣實兩蔣失  
敬臣心可剖臣罪難逃敢不俯伏以待斧鉞伏望  
聖明哀其愚瞽特 賜寬宥臣愚不賜惶懼戰兢  
之至奉

聖旨既認罪姑免究

甲子乞休疏

奏為臣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罷歸以保  
餘生事臣稟氣虛怯夙病纏綿去夏屬秋脚脛作  
患祇因感激 君父勞難久滯王程勉就途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三

部受事未及匝月遂中科彈謂臣無用妨賢開臣  
辭讓避怨臣感其忠告旋疏乞休候 旨杜門東  
裝待罪不料才身旅邸飲食失調寒氣外侵中於  
腑臟痛一生之難免交戰形神會七尺之幾何頓  
懼冰炭每於伏枕之際轉切首丘之懷止有一歸  
更無餘望且臣之自反實同廢人當 皇上講愷  
弘開之時而臣望輕知止曝未獻於 宸聰值諸  
臣連茹類進之秋而臣品庸見譏席不暖乎留署  
據衆論在必舉之數而臣自無待於驟除荷 聖

恩憐可用之材而臣益自悲其無用惟願 皇上  
鑒臣病苦早放生還使臣犬馬餘生長沐蕩平正  
直之化卽臣田園朽骨永銜 生成覆載之恩矣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擬緩舉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閣試

臣聞聖王順時制動與物行止事不誑于用故功  
欲博舉不速其力故衆庶悅夫工作之事動靜之  
本不可不慎察也臣竊觀今日之事有舉朝見為  
誑而不能恤其所以誑者財用是也有舉朝見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四

急而不能圖其所以急者 三殿 朝門工作是  
也夫 三殿朝門在今日誠事之大者 皇上業  
已卜日鳩工責成伊始矣而臣不揣輒陳鄙見曰  
緩之便臣嘗揆時勢量物力知其必不能者三而  
謹為 皇上言之曩者司農將作蒿目袖手疏繫  
累告乏而內殿北臺輝煌金碧未已也夫當垂橐  
之家而強為邊幅潤飾之事勢必有東支西缺之  
虞并日而圖為力有幾放內殿之工緩緩而旋議  
闕庭臣謂其一時必不能故宜緩者一然此猶已

事也今歲長陵之役所費不下數十萬錢因風木仁孝之棘思也一水衡耳既以供陵寢又以供殿門工使鬼而物天來手都城推捐以萬夫計所修葺不下數萬金鑿殺金湯何可緩也二工方亟而門殿並興臣又知其不能故宜緩者二且古者國有大役則天子爲損膳節用出宮中之有以佐之是以民不勞而事集今外藏虛矣四方之民力耗于礦耗于稅即貨郎彼豈無一能應國家之急者勢必觀觀內帑即不吝內帑而官民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聖

之賂賊者復當不費夫財日積而日置工日興而日誦民日貧而實怨具此三者爲傷必多則不若暫停以徐圖其後故宜緩者三臣嘗讀我皇上昔年之聖諭也曰三殿未成視朝有待其論權稅也曰大朝工畢朕心自有停止之期誠如聖諭則臣下喁喁想望庶幾不日成之臣何爲而敢議緩也夫辨色日昃路寢三朝皆可接見召對若其深宮自秘即落成即會猶隔九關且朝釐而夕輸者不可謂非變林山積也損其什二尚可聲

飛而隆門構豈賴日夜狐虎漁獵而僅供累年土木之需哉臣又以知其緩不緩不係乎此二事也若二事之舉廢則係乎皇上自奮而已皇上誠行此二事即殿門未飾不害爲茅茨土階若其因循如昔即闕庭奕奕臣謬謂太平原未可期也夫國家之事先有人心而後有國計有國計而後有規模夫結人心調國計者明聖之所務也若夫宮室規模之事時急則可緩時緩則宜急此在明主的時宜度物力而行之語曰舉不失輕重者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四

智也計不消本末者聖也伏惟陛下裁擇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解試

臣朔昧死奏臣聞天表之應莫章于星星者陰陽之精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人君察經宿以精其意通倫類以審其理側身正事則禍除而福至臣朔讀古聖人軒轅氏之書觀于天地微茫之道以類今日之事敬陳泰階六符臣謹按天有三階一名三能其星有六兩兩而北斗星之下象天子者曰上階上星男主下

星女主也中階之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之二星元士上也庶人下也其國軌臨在斷皇建有極修陰陽之教順大小之令宮闈肅穆朝宁有章褒闇之亂息孤鼠之隙絕慎舉錯卹政事則泰應上階其國四輔熙亮二公弘化左右濟衆大法小廉諸侯無敖戲驕恣之過郡縣無剋剝慘毒之令則泰應中階其國士安于野民安于畔力田孝弟務本尚賢斑白不負戴黃童知遜讓穆穆和樂康衢載歌則泰應下階故曰上階平則天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子清寧中階平則百職成下階平則庶類亨古稱有道之世曰泰平正謂此也臣聞三階竅紐繫在上階臣庶權輿統于天子天子精氣所麗締觀躋大鑿鑿可符是以聖人慎所持以規躋度明厥職以安天象夫上階審邇帝車懸于中央靜則和和則光明不靜則戾戾則蒙昧必然之應也行暴令喜甲兵修宮榘廣苑囿此皆不靜之所務也占曰上階奄奄疏濶言蒙昧似不相聯絡也今陛下騁期門之樂而規盤屋宜春之地以爲苑此正廣苑

園之一端也欲侈而不禁更求行宮不滿其願千門萬戶之役紛紛作矣日興良家子馳騁射獵好大而思奮一擊甲兵必起民不堪而怨于下上不恤而繩以法則暴令滋多數者上階不平之兆是臣所大懼也一階不平則兩階俱傾矣臣觀丞相御史不能救上夜出微行乃傳會所置更衣是導上出也臣壽王又藉南山而筭之夫屬縣草田寧堪直郭杜民哉民絕膏腴之地棄農桑之業規無益之事而傷有用之稼朝有從諛之臣而下多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聊生之民是以貪墨比河之政施於位置陵盜賊之患起于下廉恥滅絕禮讓殘缺臣安見三階之不奄奄疏濶也臣聞秦以兵兼并而彗星見二世慘毒將相太白再經天高皇帝困平城月暈圍參卑孝景時火入翼鬼後有栗氏之事今建武之始如日夜出日者星字之異又微于中錄此言之世之治也深居無動修事養和得天心則嘉祥應之迨其失也侈靡馳驟好大競功天所不順神所不福則乖錯徵焉昔齊太卜見鈞星在房心之分而

議地動也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臣朔非能察星曜以觀今日之事星曜固將自變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伏惟陛下裁察臣朔昧死謹奏

請發內帑以給邊餉疏 已酉四月館課

臣聞兵法而莫戰邊之患也驕而莫制邊之患也冗而莫清邊之患也虛而莫覈邊之患也然此皆爲有餉者論也今日之邊患則直苦無餉無餉則怯易潰驕易亂冗益易窘而虛者益補塞支吾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聖九

兩困此今日之謀邊直須謀餉也夫制事有經久之策亦有權宜之計經久既不足恃而權宜又無所出則危且亂只今邊餉之急正坐此臣觀近者撫鎮部省諸臣以儲餉空乏計無復之惟有請發內帑可濟須臾無患而我皇上德音不下置若罔聞仰窺 聖意或謂邊事苟安未有剥床之警外府金錢尚可那移補塞多方借支或又以爲耳盡出帑藏未必能支各鎮經年之食蠢朽內積決不肯散言之彌亟聽之彌緩夫內帑之在今日以

邊事則不可不發以國計則不得不發若其曾出而久乃利小散而益乃大則又不容不發特 皇上未經三思耳臣伏見近者賴蟒以屬夷寇前門訛震神京建夷驚然邀脅金繒爭論地界已日中無全遼而西北一帶虜如倚蒼吉囊昆都哈黃台吉諸部陽受表索其實牧近塞以伺間倔強叵測庚戌前車可爲凜凜只今惟有十四鎮各整兵馬來則截殺去則固守首尾聲援聯絡相助而十四鎮主客其能枵腹備禦乎夫以各鎮年例邊計主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辛

客兵餉歲費京運民運銀七百二十萬有奇而年來積欠不復給補軍無見糧戰馬餓死往聞遼東月限止四錢每遲三四月五六月不沾實惠各鎮所欠兵餉幾至二百萬決以餒卒當黠胡以脫巾吁囂之衆據守重地小則風靡大乃從賊耳夫門庭不能禦盜苗廂其能自有乎臣所謂不可不發者此也若欲借給國計乎則司農之窘抑甚事例聞而更無例外之詞那多言而不得爲移中之移水衡窮于土木之費上供太僕馬價有借而

無補各省積逋則需其兌解而不能待計今日月  
日問之司農何益乎夫民間空省直藏空京藏空  
而宮庫獨饒何爲者即復猶豫不忍將誰望乎  
將誰待乎臣故所謂不得不發者此也臣聞內庫  
之設也正統以前原以給武臣常祿待邊境緩急  
故金花俱解南京以示王者不私之意今一礦金  
至則口着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口着內庫近收  
非直歸內庫也寶歸東裕庫夫東裕庫者宮庫也  
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種種朽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主

何可勝計而又積以三十餘年之金花夫此金錢  
在官則宮中之朽腐也其出之邊則救國命救民  
命之神物爾指其千萬之一二在內庫亦海滴也  
轉脫巾而萬呼寶得腹以挾纊在邊計則九鼎矣  
況幾近日部題仍於陸續邊餉內可扣除者乎唐  
陸贄所謂謂小寶而固大寶此之謂也庶人有財  
以豐一身天子有財以豐天下故財惟天子有用  
而庶人僅以無用守之今皇上散之邊而九邊  
富九邊富而天下富則官中之真富也九邊因其

富足而徐修其武備和將士之心揚威于塞外而  
安堵于域中則信最所不勝美之利也故臣所謂  
不容不發又以此夫權宜之術不可恃而借之以  
圖經久目今經久百無一二則權宜不可遲頃刻  
皇上慨然發內帑以給十四鎮彼十四鎮將帥不  
得以無餉爲辭于以責其戰守之實怯則鼓之驕  
則繩之冗則裁之虛則補之臨敵進聞則紀功賞  
之失事逗撓則戮之無赦要使其實而餉足將勇  
而士強戰勝而守固夷狄畏而中國尊皆在皇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主

上今日一帑藏之發臣聞勾踐投醪卒以破吳况  
大聖人精神恩澤所注塞下軍聲士氣有不赫然  
一新者哉惟皇上垂察焉

表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

子孫翰林院待制侍同等賀表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某月某日翰林院待制臣詹同等



恭遇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

子孫臣同等謹上

表稱

賀者伏以

神武開天爰啓奉先之訓

欽文貽緒特標裕後之圖惟子道莫重于守成肆

孫謀必厯于勛業先生堂構喜溢丹青臣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五十五

等誠惟誠作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成大業者

方知嗣服之惟艱紹丕圖者應念肇基之不

易故天子之孝始于奉家緒大而令王之範

成于近述遠稽遇想文考之誕膺猶賴武王

之繼述聖人畧問視爲疏節而所修者觀光

揚烈之圖後世侈尊養爲彌文而未著者思

艱圖大之實漢唐而降仁孝漸微海內威加

徒侈未央之上壽中原業就竟成同室之及

戈所以子孫之孝道無聞皆繇開創之貽謀

不遠雖經風沐雨間關之戰伐徒勞而卒

負薪寢廟之祗承安在惟

大聖撫世樹

鴻標于爲子爲君肆

昭代傳心貽燕翼于古法身法恭惟

皇帝陛下

神明天縱

英武性生

收殘元一統之規東平周西滅楚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五十六

開中國八百之會南極越北控胡

追祀述王孝隆于

仁祖

禮祖

訓耕訓飲誨勤于

太子

太孫惟憂勞之事久閱歷于疆場故深遠之謀

長經營于奕葉當此

天命維新之日正值

皇圖締造之初謂人主治國齊家百行莫先于孝  
而後王居豐履泰萬全必本于勤載之典籍  
爲天子爲大夫爲士庶人芳軌懋隆于一本  
歷之兵革自唱義自定時自平列國

雄風爰暢于四征恐前人之模範難親或異日  
之耳目寢遠不覩溫清之盛軌誰開紹述之  
深思借之爲後事之師須示以古人之象遂  
命勤之縑素歸以彰施按孝經以寫其形容  
據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

聖蹟而摹爲故事忽問憲承顏之狀出解衣盤礴  
之餘或鋒鏑矢石之危在丹采青緇之外藏  
之

故府勝于和璧天球傳示

後昆比之金簡玉册今萬年而後接圖而師仁  
孝之意守天下無異于守一家若億載而遙  
披卷而見拮据之心爲人君自惕于爲人子  
開國之宏業遠矣傳家之心法瞭然昔太宗  
列女之屏無關孫子若光武麟臺之圖祗紀

殷胎豈似

鴻圖永存龜鑑臣于論思之地茲窺  
睿慮之微

大寶初臨豈無粉飾新豐之事

皇與乍真寧忘告成岱岳之儀而

皇上追險難而思一本懲駢汰而謹義方顧皇皇

肇畫于後昆乃鑒鑒垂微于圖史即此聲謀

之遠益占泰道之長伏願

作法不遺于近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享成善保其初

爲父天而子下民仁行其孝

起兵間而精古訓武假于文

聿收蕩蕩之功

永紀綿綿之盛臣同等無任瞻

天仰

聖鴻躍懼忤之至謹奉

奏

賀以

四

撰唐以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與

元衡同門下平章事中書舍人裴均賀表

元和二年

伏以

西署分調爰重鈞衡之寄

北門贊化式和鼎鉉之司惟任賢乃與有為肆

協贊必資于多助惟勝交泰喜溢同人臣均

等誠欲誠性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天下之安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五七

危係宰相得人則治道開朝廷之鉅細屬平

章兼任而庸功矣顧朕肱輔弼之佐青望重

則庶政難諧惟筆札翰墨之臣啓沃多則治

才可試召庶幾政猶資東陝之保釐蕭鄧定

現爰啓平陽之蓋一相易則丙魏濟其剛柔

相軋則堉亮滋其同異惟情藻春華之士試

之握筭幾于塵飯塗羹若馳辨波濤之才置

此秉鈞亦是難龍土梗識見未廣不能借文

藻以門下平兩養不深不免執私心而害同

事一人進而彈冠皇路思簡在之

分而獲快都堂嘆事權之久替惟

聖主能擇賢輔故良臣必倚宿儒幸際

昌明喜同碩彥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仁明天縱

武斷性生

禮樂用以千戈節鎮之妖氛漸廓

詩書敦為教化寰中之文治一新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五八

用人追貞觀之休風納諫倣開元之盛事

延英日對考政事于文章

虎觀時臨授人付于議論當中葉之役奮然收

旁落之太阿惟獨攬之餘慨然思操劍之利

器邊疆竊據盡戰勝于廟堂民命彫殘寄

生植于輔弼爰歷枚十用擇端揆幸元衡結

綬於同升豈臣均濫竿乎參務若其輔策驚

付而競奮必能調元氣以佐國家如詞臣請

世務以分釐亦且矢謨明而憂社稷如臣等

甫文譽聳隆家聲素茂典絲綸而清勳自飭  
備顧問而忠悅時將用之納牋淵微既已閉  
邪陳善用之迎外經濟必且福國庇民擢在  
黃扉參于

紫禁以漸老之識見稱量天下應如衡鑑之無  
私以久諸之事情調劑舉朝當是益梅之共  
適使臣圯不覆鍊于周鼎而元衡得並濟于  
商舟且薦賢者臣筮仕之心協恭者臣立朝  
之願今臣慶疎庸之多助固惟一人之私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李元

臣樂太平之有人是則天下之福當今強藩  
跋扈赤子瘡痍在宰相固燮理其陰陽乃

一人尤主張其理亂治兵不若任德德難喻而加  
之以兵獨斷不如用人人既收而馭之于獨  
倚人主一掣腹心之肘今宵人得乘話言之  
疎將同心亦指為黨邪豈孤立能襲夫盛治  
伏願

親賢勿貳 任相有終

廣視聽于合宮 除奸回於煬室

以和德養天下大臣法而小臣

以潛心化域中選人安而遠人格臣無任聯

天仰 聖踴躍惟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箋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官中視學箋

臣伏惟浴淵之日以繼照而光天出澗之泉  
絲不息而放海是以帝王養正預謹其榮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李元

賢聖緝熙必成于習惟宥密勤施之地寶元  
良隆替之基苟一念怠而可虞即終日勤而  
非補所以圖書同其情性秋禮今詩亦惟保  
傳進之計詩用規憂矩位高患不善下故深  
居少而出就多質美望其能充故游息希而  
講求密為善惟日不足餘力則以學文必遜  
志者能自得何乃慎獨者惟時必教功無間  
千寒暑學乃居于光明恭惟

皇太子殿下

仁孝性生 徇齊天經不以拂戾凡有可為

特達不以迴車表舉而恭敬有光烈

意壽方居慶于 神孫惟

義方正厚期 宗子欲對

天地祖宗之望須讀帝王賢聖之書在晉接因宜

對之羹墻在深宮亦無忘其夙夜頃以炎蒸

甫屆順時今以藏修亦緣清閒增勞輟經緯

之進講雖

聖主既勞而能愛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空

獻德暫弛而不張一暴易寒寸陰可惜宦官官

妾之在御非復臣等諸讀之閒陳聲色玩好

之薰心非復臣等詩書之討繹且時難得而

易失肯消騁隙之光抑心易放而難收寧就

燕閒之適昔

成祖賜心法于儲嗣今以篤信力行暨

憲廟頒大訓于東宮宜以修身善德免欲無荒于

時日豈宜少懈乎頃更日今

青禁多閒縹緗充御覽夙來生咏歌樂解愠之

休長日會心誦讀咀道腴之味況以

岐嶷夙契開卷便領其精微素之

式穀有年寓目邸堦為印證自是心清于永晝自

是業積于尸居于以親前後左右之人于以

採博聞道術之訓如川斯至乃日之升願

殿下俯納涓埃如愚臣日親几席臣所暫違者

仙姿日表臣所願補者玉質金相倘于清燕

之餘時憶葛藟之語開綺而儼親師保啓口

而恍見古人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

聖天子之無怠無荒得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于國

家增有道之長而臣亦藉無窮之聞矣臣等

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請章

天啓二年四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周

如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張鶴言 臣等謹論語道千乘之圖一

章臣等言 臣等謹言知人在安民一章

舉世曰知不知人在安民否曰呼皮若時舉帝  
其意之知人則替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替而惠何憂乎驛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

這是虞書皋陶謨都是美也美芹必薦于至尊  
美言必獻于君父皋陶曰美其言以動帝舜之  
聽也知人是曉得人的才品心術安民是安養  
百姓知人安民是帝王修身兩件大事治天下  
根本全在于此蓋天下國家原與賢人共理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三

人則治失人則亂然須要人主知得這人天下  
國家的命脉全在于民安則生息危便動搖然  
須要人主去安這人主兩件事合來只是一事  
故大禹又嘆其難也蓋帝王是帝堯哲是明哲  
惠是恩惠官人是能官人聖事授與人黎民懷  
之是百姓愛戴是民安是安帝堯時黨惡不公  
道的邪臣三苗是邪臣是邪臣是邪臣是邪臣  
今色孔壬是一片惡惡大包藏兇惡的佞人大  
禹說道吁玩要知人又安民堯帝堯大聖人

也覺不容易何以故謂之知人必定是聖人本  
性上天聰天明如同明鏡辨別得人的好醜妍  
媸出來方能使大小庶官各盡其職如某人材  
料該任某件事某人品格該任某樣官以天下  
的人才分理天下的政事官無不當則事無不  
修這纔是知人謂之安民必定是聖人本性上  
慈祥不忍如同天地之好生常想着百姓的苦  
樂都是我身上相關的痛痒一民飢便如我飢  
一般要他人人飽食一民寒便如我寒一般要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四

他人人煖衣實實把仁愛的念頭去布德施惠  
天下的百姓就像嬰孩思念父母頃刻不能忘  
纔謂之安民既能有知人之哲又能有安民之  
惠則賢人君子都在朝廷雍熙太平都在世界  
雖有此周黨惡如驩堯那能欺蔽聖項之主不  
足憂慮他雖有負固不服的有苗自然歸我德  
化之內不必遷去他雖有大包藏凶惡之人豈  
能勝於正大光明之世不足畏懼他夫小人結  
黨朝廷之患然豈不聞仁智之君在上君子道

長則小人遭清夷狄亂華邊疆之患然豈不開  
仁智之君在上內既順治則外自威嚴可見知  
人安民功用之大兼盡之難如此夫至聖如帝  
堯豈真難于知人安民大抵難之一字古之帝  
王時時在念君也要知難臣也要責難故論語  
上說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聖人治天下惟日  
不足那能滿得我心願來所以爲堯之欽明舜  
之兢業也恭惟我

皇上天縱聰明性生仁愛如年來 先朝碩彥起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六五

用田間近日講幄儒臣 特簡入輔是即堯舜  
知人之哲矣又近讀

聖旨新徵加派一朝停罷避難遼民安插撫綏是  
即堯舜安民之仁矣然臣竊謂

皇上加意安民先要留心知人蓋人是替我安百  
姓的人若知得他便進退人才衡鑒不爽在位  
都是憂國愛百姓的正人矣 朝廷之上環百  
僚自然朝政修舉閭閻受福郡國之間簡守令  
自然貪殘逆惡黎民樂生邊疆之地擇將帥自

然輒擬變夷內地不擾這一點大智大仁的源  
頭更望我

皇上清心寡欲以培養之親賢納諫以擴充之勤  
政攬權以振起之天下共仰堯舜之君四夷盡  
歸唐虞之化臣愚不勝至願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六六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目錄

議

上大司馬備遼末議

上太宰伏闕事宜議

上戶部處分遼餉議

上政府朝房會議揭

練兵末議

上內閣收遼四議 壬戌

賑畿南災民議 館試

寶日堂初集 八卷之四目錄

處置宗祿查核遼餉議 館課

狀

代同臣條議馬政狀 乙巳館試

揭

論松郡派徵王祿并請寬江南錢糧揭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華亭張鶴世調父著

上大司馬備遼末議

已未春三月王師征奴酋二大將戰沒京師震動伏奉

明旨廷臣會議制禦機宜敢陳末議以備採擇遼

左門庭也守門庭者在乎收拾人心京師根本

也固根本者在乎修明實事昔日之遼卒伍空

虛濫餉冒功上下相蒙按臣熊廷弼極力欲振

寶日堂初集 八卷之四

二

刷之而當事不能用以至于有今日若今日整

頓則微與昔日異蓋今日殘敗之餘當外彰可

戰之威而內修可守之實帑亦傷以鼓忠義起

瘡痍以補行伍以見餉養見兵兵不添調則餉

有餘餉有餘則兵士沾其厚利而訓練易為力

矣即今增者增調者調業已行之不可復止而

第當處置有方不宜紛擾百姓蓋養兵宜散處

而不宜羣處散之各城堡則有餘地而百姓得

安其室家若聚之一城勢必寄居民家而民不



聊生矣轉輸先米粟而後金錢夫米粟則軍民皆可飽也今輸數十萬金錢而米粟貴則士卒所受之餉不足以博一日之飽安用費此饑不可食之物哉故還糧尤急于發餉也武士不惜死千古所難杜劉二將軍故戰深入而捐其軀尚可責以輕敵遠節制耶既已出師而又欲其觀望塞上何爲者哉此必如昔年所謂虜至則尾而逃之割零級冒首功了故事以欺朝廷而後可耳如此積習言之良可痛哭也速宜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二

立祠遼陽經畧大臣以下率三軍哭而祭之以愧逗遛不前之心以作忠勇敢戰之氣此亦第一義也諸葛武侯論將則云行陣和睦優秀得所夫卒與將和偏裨與大將和大將與總帥和先和其心而後可以作其氣此其中精神聯絡處全在經畧大臣也一片赤心但求殺賊寧分同異如平淮西碑故蔡功諸將各路以兵進戰而裴晉公以一宰相視師或攻汨曲或搗懸瓠進止機宜不從中制其和輯鼓舞處當有一段

精神若大臣一有偏嚮諸將便各自爲心至于各自爲心而情臂不相使首尾不相應大事去矣今日之事莫先安邊人補兵必思其之何以補議調議募當籌安頓住揮之何方足餉必思餉之何以餘物價米價當究流遠均平之何術令百姓得安其居而兵民各克其腹和將士而各爲訓練核功實而寬其成功政米可以一切威嚴法度理也譬如厖廩之人參朮滋補令之漸有生氣豈容以瞑眩之毒藥救哉若夫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三

京師根本則尤可議夫京師即無邊警亦宜修飭况乎今日情形已見豈容泄泄緩圖然大約不出修實事者何也破常格以用人材捐成心而收議論人材實難有一副真肝膽大抱負能赤心報國不類悠悠忽忽者亟不拘資次而推用之使得盡其長而任其事至于召募里井勇悍之輩非特壯管伍實則銷亂萌分爲五城每城添御史一人專管募事募兵不宜委之兵馬夫兵馬募兵而皂役率索投募者數十錢而後登

薄民輩枵腹人安得預費此數十錢哉宜募而不至也且募之人非其統之人亦何足以繫其心耶今宜每一城簡管將中二人搭棚揚旗坐于中衛令投募者即面試武藝而籍記之以上之御史御史試而上之兵部兵部即給見糧以養其家而仍隸所募之將部下操練彼既有一時相識之恩義而將必能統其卒卒必能衛其將是五城不惟得十將之兵而兼得十將之用也夫募精兵以固京師不特為防遼而然仍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

根本一緊要事也內帑三十九萬發矣然譬如治家者何項修牆垣何項給廩養何項治耕何項治織何項支持門戶何項克實捆廩何項修理庄舍一一籌定而諸金錢于主人故金錢費而不濫觴也崇禎二十萬之餉犖而付之遼遼事去而委之望者不止二十萬幾倍矣將遂出無窮而餉無盡耶且

天子又安能再發三十九萬哉此不可不熟慮也今宜乘此

皇上德意速為料理以若干賑恤陣亡之孤寡若干犒勞陣傷之將士以若干為招練局夷之用以若干為簡備戎器之需事事有紀分分有脩而後可以仰荅

聖意也夫主憂臣辱臣子代

君父之勞凡事可行不妨一面具奏一面行事安能拘拘常格微不可得之

旨以遲悞旦夕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辦此一

副心腸如書生之求科第蚤夜揣摩如訟家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五

遇對頭時刻籌算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願臣子輩共勉之可矣師儒之官不過扃讀書中一得也倘有可採幸備高明石畫焉

上太宰論伏

臣等宜議

已未七月十九日奉公會集大小九卿科道子中府議伏

閣請

首事宜傳亦在議列通借陳一議

為謹因會議敢效愚言以備採用手職竊觀往古雖危亂之國亦或有食有兵在偏安之朝亦

且有將有相未有百年漉漉至于今日兵壞散而餉空虛相孤立而將彫敝當事諸老以爲不可爲真不可爲也夫事莫急于祛內庭之惑而煬竈之奸表裏纏結事莫急于寬用材之局而藩籬之設畢世莫解事莫急于清賄賂之門而苞苴之肆視爲當然事莫急于作擔當之氣而模稜之習株守難破至于蓋高

天聰穆不聞聲如絲

王言循爲故套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六

天子幸有邊疆一事朝夕報聞而奉行不怠于星

火

至尊惟有大臣跪揭省覽時下而條畫不中于祇承乃至樞密乞散黃扉畫閣求去于不可去之日求代于無可代之人此際此番將何措手然說者無過議兵議餉而議兵召募議餉加徵除此二途原屬無策欲于無策中求策但當隨事盡力不必妄添舉動只如遣官召募可也遣官而裁費省事秋毫無擾則忠勇雲集若遣官而

供帳溢膳逢迎旁午耗費金錢釋驛郡邑則伏戎之慘乃在輜軒召募而招集丁男鼓舞生聚則銳卒疲緩若召募而里老追呼難犬不保民丁逃竄鄉井蕭條則脫巾之虞乃在閭左竊意募兵一法惟有簡用各處省直巡撫有缺未補者速宜推補曾經論列者速宜更易如朝中京卿風望近日所推擢者惡微

俞吉令其星馳受事使得稽察司道而綜核守令

撫以行之司司以行之府縣不拘多寡惟求精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七

悍恤其內顧厚其行根但以募兵一事入于考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巡撫辦之足矣夫欲用民力先安民心欲安民心先息民擾此不可不熟計也今之餉不爲不多搜取不爲不盡然惟清餉乃能足餉須另設戶部郵政一員專管金錢出數而以兩部即分理之或賁責督運侍郎亦可而須移其駐劄于山海關每金錢解至該輸經界衙門幾何巡撫衙門幾何各兵備司道幾何各總兵官軍前幾何一一散自土餉者而

兩部即時稽察之必令入于軍士之腹而無侵  
赴欺冒之弊則軍宿飽而餉亦不涸危矣不然  
國家金錢錙銖取于民間而不用以養戰士乃  
用以充苞苴厚囊橐乾沒而無底止即度支蒿  
目且奈何哉職又竊怪今日當事者絕口不言  
固京師何也夫即今京師萬萬無事桑土根本  
亦宜修葺完固而况遑陞蠢動旦夕巨測誰能  
保其無變乎昌平陵寢通海餉道兩鎮宜屯大  
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聞京城

寶書堂初集

卷之四

八

東二十里曰大壩乃御廐處有城甚寬見于通  
州守楊忠裕畿療一書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  
千一營將居守為京師千樞應援昔年趙文肅  
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  
此可以為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故臺八座極  
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官費光裕所  
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助儘可有濟  
且如近日戚曉輩載木石華棟連雲費且鉅萬  
此輩各有重貨厚積依城為命但令樂捐一二

亦不為過而元勲世爵居于輦下者與都城共  
此安危苟有可捐寧復吝惜正須督工有法綜  
理有人不費公帑而京城扞蔽可完備也夫禦  
寇于守不如禦寇于戰與寇馳突于郊原不如  
乘高據險而擊之可使遠去而莫敢近此固京  
師之妙策也當今之病不患無才而在用之無  
策夫舉朝豪傑才堪濟困者豈曰無人當事者  
不一求之遂沉淪不見耳至于矜伏田園者亦  
不可勝計也銓部大臣宜會集廷臣各分一單

寶書堂初集

卷之四

九

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開列多寡或胸中未有灼  
見亦不妨闕疑但須每一人名下細開某某在  
何處作宦有何事績可證其生平是何樣氣品  
堪備何等任佐一一註明而上之銓部銓部大  
老則又合而細審核之或訪其同鄉賢者之目  
或咨其同官相習之譚果合所聞則以其本等  
職銜起用赴京以備不虞緩急之用夫三年之  
艾須蓄三年之前此正其蓄之者也而又莫拘  
門戶掃盡異同今日但求應變濟時豈復可哉

籬樹棘此在大臣宜速加之意也百官具跪伏  
闕自是忠憤苦心人人稱快然伏闕原是百年  
來問舉政須言之有斟酌請之有次第令所陳  
必見施行而後聖德乃光臣僚亦自生色若  
以

皇上所必不欲行之事而以舉朝群臣強聒而邀

之萬一竟目免冠

余前未報廷臣置此更無別着而  
皇上亦視為泛常舊套將來進言之路益覺扞格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十

難通故今日叩開惟當揀最重一事或如

召見羣臣或如各處撫按宜下科道宜補之類

皇上所決然當行者請之俟其已行而後徐及其  
所未行是為致

君救時之術也議又思凡治病者須尋受病之處

而藥石攻之今日遼左如此殘破京師如此空

虛一庸人皆知其危而

皇上有下一經畧而外漫無動念者病在內豈小  
人輩勾通賄賂結黨彌縫既不金錢之有靈又

懼罪狀之發覺故寧蔽

皇上之耳目而決不肯恤國家之危亡今日則曰  
奴酋七宗恨恨搶邊耳搶過便去決非有意遼  
東明日則曰遼東有一熊廷弼自然抵當得來  
遼陽廣寧決無他慮明知百無一備來則必危  
而若一說明則

聖主聰察根株所繇必且兵在其頸此種情事諸  
臣不言

皇上何繇知之若會議公䟽之前直須點破此機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十一

括謂奴酋築城住牧以休兵力料食西虜以擾  
邊堡打造戰船以截糧餉廣散細作以圖內應  
種種着數意在圖京師危社稷萬萬非昔年  
也先俺答之比

皇上萬無視為小寇無志大舉不奮怒以誅失事  
不憂恤以獎忠貞愛恤私藏而今後日變生雖  
有金錢亦無所用損棄豪傑而今後日潰敗雖  
有忠義亦無如何故臣等合太師各衙門官員  
公同會議具跪匍伏候 旨施行伏望

皇上哀憐臣等百官一段愛 君苦心洞察事勢

危惡本末速賜 省覽

召見廷臣一紙庶政有此等懇切明白語便不負一番叩關額

天舉動也職儒臣原無言責特以與聞國議憂切

干衷故敢冒罪言之伏祈當事老先生詳覽裁

擇施行

上戶部處分邊餉議

揭爲敬陳一得以佐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十二

國計事伏承

大司農李老先生傳單在廷諸臣論以同舟之誼微以借箸之謀不揣愚蒙敢效葑菲竊惟天下之民力不可以一方竭也然而一方有事則勢又不能不用之天下夫其用之而常存不竭之意則在善通其脈絡而毋徒執一切之功令以繩之蓋法有窮而意則無窮也今有人疽生于肘必先固其元氣和其百脉而後攻其毒而去之若徒用銀砭熨灸以伐其真氣而破其毒

邪毒未去而其人之精神府理已泯然盡矣自

古軍興未有不取辦于四方者也以四方之民

力而供一時之軍興量無不給然取之有法而

通之有意何謂意今夫四方之土地饒瘠不同

也人民貧富不同也庫藏虛實不同也供額多

寡不同也此以兩京十三省大槩論之而不能

一切之法齊也且大總論海內即如每省幾郡

每郡幾縣每縣幾鄉幾都鄙其饒瘠多寡之數

亦不能一類而齊而樂欲以一定之會計加派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十三

于民間則當事者必受加賦之惡名而小民亦且騷動而無能爲應蓋民之財力可以婉曲設處而不可以督責誅求強而與之爭令民各安其有餘不足之分數而析析愚公若不知有兵興厚歛之事而天下之財源源而至矣此其血脉關通只在各省直一巡撫愚嘗論募兵不須遣官足餉不須搜索惟此兩者事宜專付之巡撫而定可以濟國難而不擾于民間夫取餉于民間要使調和有法督勸有宜其最親民者無

如縣令上則郡守又上則監司又上則巡撫而  
巡撫之意指精神可以行之監司郡守而專責  
于縣令也彼縣令者其于民間不啻家翁之數  
舍而父母之熱嘗其子孫之痛痒地視而設  
處必得其平民信而戶曉其故可以不驚于額  
外之增派但就一邑之內何荒何熱何瘠何肥  
多寡輕重縣令斟酌而派之民不立爲一定之  
額在一省則某縣饒而多某縣瘠而寡在一縣  
則某處饒而多某處瘠而寡要使民曉其不得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十四

已而用之故而相安于多寡輕重之間其于取  
之民也亦庶幾安而民不傷矣至于府庫存  
積何項可以支動幾根歲額何項宜先急解但  
以作軍餉爲第一義而一切內供日濫不忌之  
賦如額料折絹等項暫從停緩寬其考成至于  
焦勞動事之縣令即上其功狀于銓部而不次  
遷擢其不善似借端擾民者即罷去之此種  
血脉惟巡撫能通之郡縣而郡縣能致之民也  
夫鈞者利鈞以取魚而魚親其鈞有漸也童子

投搏黍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賦民者  
勿動勿驚勿忤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夫是  
以今不煩面事集也然而通其血脉絡者尤在大  
司農蓋必大司農先與巡撫通而後巡撫可行  
其意也夫請發

帑請加派俱可行之于

章疏而惟此種機括則又非

章疏所能盡言惟在大老當

國計者以手書密諭與各省直巡撫共商之不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十五

一定之法而但通之以不窮之情夫誰不念

國家誰不思共濟者只爲此點精神肝膽內外未

必通耳夫精神肝膽之不相照民情土俗之不

相喻而執一切令以繩其必輸則在巡撫以爲

惜地方在司農以爲惡

國餉議論起而口舌煩如近者山東香稅之辨折

可鑒也今日之論者以請

內帑爲美譚以發

內帑爲惡者然而愚竊以爲不然夫用兵之餉

該取之民間若

內帑者

天子發之爲格外犒軍勞士之

特恩可耳如嚴冬冰雪則發數十萬爲布花之費

經歲勞苦則發數十萬爲犒賞之費而宣布一

聖諭以慰勞之則

主恩深于扶纊而士氣鼓于投醪非爲數年用其

定藉

內帑濟也假令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十六

皇上慨然發百萬矣再請而再發屢請而屢發

內帑不有盡時乎孟子所以不復勸王發棠也

且事

君使民其道貴因不貴爭執法以與民爭能勝之

而不能服之也執理以與

君爭能忤之而不能勝之也勝民者必傷其民不

勝

君者必傷其國夫公臣

主相持而鷸蚌之形成上下相執而釜鬲之患

豈亦今日之深病矣若夫此外濟國則有可

議其一日屯種夫能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農

也故古人以爲農而富者資于天不農而富者

資于人夫今人各務農營如鑿源取泉用無窮

而取不涸矣其他皆引沼以盈池也池未滿而

沼先竭今遼撫言廣寧一帶有可耕之地而無

其人夫遼民旣不可戰而藉客兵八萬以守之

則驅遼人耕遼地不過一年地懇而粟麥必多

糴糴平等戰士之腹可飽而四方之輓輸不亦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十七

可漸減乎一則日獎助夫烏多集于林魚多集

于淵萬爵美名世人之休淵也今兩殿中書能

樂助邊者即不聽其勒合騷擾而何難以兼銜

一級寵之其富商義民有能助邊者何難隨其

本等以冠帶虛銜榮之令其樂于仗義而名施

鄉閭官罷終身至若應膳之入太學者不妨以

納貢之例稍擴充之不猶愈于開事例而以太

學賢關與賈人販夫爲市乎此亦助餉之一端

也至夫盤利孔不若塞漏孔今天下利孔盡矣



而漏孔不能塞也近者遼東之納粟有名無實吏部之乞年侵冒百端以至戶工衙門俱以奸胥猾吏窟宅于中牢不可破無項不侵匿即令弘羊持籌劉晏握算盡籠天下之利歸之上而能當此輩乾沒乎故令各衙門力清此弊如近日科道諸公所發覺盡以侵冒還之官而亦可以塞公帑之漏卮也惟任怨任謗則難其人耳若夫全遼現兵已幾八萬而經畧云堪任戰者止二萬有餘乃紛紛議調議募計餉該銀三百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十八

二十四萬米豈通該二百萬倘來愈多而餉愈急可無一定之數與經畧相參酌而罷歸其疲弱以少節其濫賜乎如新募遼兵五千旣疑奸細夾雜即設防他處亦不可也竟散遣歸農使耕其地而可矣夫一隅急而動四方之兵竭四方之財萬一四方再有如遼東而何以待之故曰天下之民力不可以一方竭也書生之言似迂緩然而倘可備

國計一籌乎伏惟

老先生加意裁擇揚具矣上之

大司農老先生而又發抄者亦以勸各巡撫公共此憂

國本心樞末議而行之以濟

廟堂之惡也伏見晉撫陳公設處三千金以給應募入京兵而幸不至于脫巾薊撫劉公捐公費七千金而修築山海關乃知御史大夫開府一方儘多純心爲國特患內外大臣血脉不相通遂各拘守職掌而緩急不應耳今日之事譬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十九

盛水救火或執盤盂或携缶甕或提汲器大小方圓總求滅火此種念頭所謂爛頭焦頭入火不熱者也是在

當事諸老辨此肝膽便是

社稷之福近竊見經畧公備陳分兵防守實數而不無厚望于

廟堂乃伏讀

聖旨飭屬侵畧而督責未嚴用舍未斷

聖恩厚矣臣子余何自勉力同心便不舉過擬任

事之氣若其不然彼惡此緩他日危迫惟有  
同盡而已寒心哉書生目擊心熱贅筆于揭  
末幸勿以其多口而罪之

上政府朝房會議揭

庚申春正月九日伏承

中堂老先生朝房集大小九卿會議援遼左固  
京師之策鶴幸從諸大夫之後未能借前箸盤縷  
縷也退而敢獻一議今日遼事之惡不過曰兵  
也餉也然兵窮于徵而又窮于練餉窮于派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二十

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勢必不  
能通矣未因遼東而先困天下天下既困遼東  
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大可患不得設以舊  
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爲補救也夫兵弱而徵募  
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以罷天下耳但取  
寬數不取克用調到者已不能安插間閭消其  
潰敗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出以重郡縣  
之因此何理也今徵天下之兵不多不多矣而  
患在不能練不能練夫必先練而後練必練而

後可以戰可以守聞 諸薦紳先生言各處所  
征之兵非有精銳敢死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  
郡縣而郡縣僉派民間即虎符下邊管而邊管  
調停催募大都僅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  
命錢此輩不過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僥  
倖途中逃脫勉強承應日前耳即令遣使四出  
而責之各郡縣亦不過如是寧得有忝聲行負  
戈戰骨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爲不多而  
屯住通州者土人鄉紳岌岌不安又已見告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三

何不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悍  
者使登籍安插以慰其殺敵立功之願退其疲  
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平揀用  
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之補償兵  
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而何  
當事者不能兩言獨斷也夫練臣即未奉有  
勅書而旣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即

聖旨委用也且募則須錢糧而練則何所妨碍  
經畧苦苦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

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云科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參佐而統領到邊陽與經畧分圖而列金鼓不審參佐果得人乎兵士果和洽乎即募兵之使與經畧意氣主見果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也即經畧邇來所責備本兵者其言似太過激然其不受錢不惜死一種赤心爲

君爲

國

數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二十二

凡廟神靈 京城百萬生靈亦當感激祝其成功豈以戮力禦侮之時而可令權輿于分情猜于偶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倘一掣肘寧第危經畧一身乎且今日

廷臣所言但陳利害而經畧所任則判死生豈有人拋死衞

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耶思之可爲痛哭者此也至若餉而取之民運餉而取之牛車百萬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活法不在是也以遠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二十三

濟遼餉以守遼之兵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戡法而何更不謀求乎遼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何來以其地廣而可耕也今一槩廢爲曠土而不耕矣夫戰士守于外農夫耕于內趙營平之制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之屯聚四太將不可不爲固防矣遼人雖不堪戰而獨不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來糧賤而餉司折色軍民可宿飽而有餘亦足以鼓其樂生之餘氣而無難訓練夫遼地耕而餉可漸減民力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內地募兵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田使者爲得策也若運糧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不可也海運而扼于風波牛運來運而牛有時斃車又有時摧百萬金錢米粟往往三十鍾而致一石海內不重困即不若于金伏海蓋諸處度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爲一大堡堡可容千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五六堡所用兵止可撥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營便可收堡捍禦兵不

疲力餉可絡繹道路者此百萬牛車之費以爲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也若夫

廟堂之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畧之心夫令諸大臣而能往代其行事以不煩

朝廷東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室家相安保喙息乎

輦下伊誰之賜也而可以其言之過激遂起戈矛之漸乎夫闕于在

朝朝廷自若也闕于邊疆大事一去并闕之人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同盡矣此又可爲痛哭者也然在經畧則不佞

又有進焉夫經畧一身

國家所係以安危也經畧成功而

國家固于金甌百爾臣工皆安于枕席經畧掣肘

而遼東遂付之奴兒京師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反首之禍此際堪効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畧也夫諸葛武侯之

論大將也曰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畧之心

與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將帥士卒

之心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畧厥中有具之意身報

國之血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彼此應援奇正相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常見裴晉公之克

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者進戰將士歡如兄弟護如手足而後能長歌入漠關也嗟乎難言

哉夫令優者得所無難也令劣者亦得其所而怯懦可化爲忠勇貪惰可化爲廉勤矣今各道

各將旣以委身于無可推諉之地業已有死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二五

心無生之氣夫霽威嚴而聯絡之使各自盡其

報

君報

國之赤心全在經畧鼓舞此一種願以補經畧之

未反至于各道將各宜以自已生死存亡爲念

毋惡拘束而樂因循事到此即欲不傷心何可

得也天下事不堪再壞天下任事人能有幾哉

書生妄言實不能發一金僕姑以助扶桑也獨

所見止耳知之罪之總爲

國家總憂

君父伏惟

當事老先生垂鑒而採擇焉謹揭

練兵未議

練兵有三說其一揀其精銳分爲五營擇都城九門外空地廢寺凡五處每屯千人統以千百總官以寺爲廳以僧寮爲房千四旁搭蓋草房人各一小間煤爐火坑各備寺中有井則不必鑿如未備則穿一井以便其炊汲周寺爲垣壘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二十六

即以千人力爲之當不日而成五營既就則屬練兵府院每日出城一巡歷而校閱之大約日輪一營五日可一週其食糧初則照常米六斗銀六錢待練之一兩月而後擇其精勇向上者漸升加食糧以示獎勵之意又校射則用銀錢每錢一文重銀一錢累排十錢而掛于轅門下初或七十步後或八十步再久則百步爲的凡射中者即賞以所懸之錢仍以其錢表爲衣甲之佩佩錢多者即爲上等精兵其校藝則兩人

對校勝者加糧負者減糧以減賞加糧不費而勸罰自備至于每月則有牛酒犒兵之費或人各折賞銀一錢或備牛酒以勞之又練兵府院與各總領官時時商量便宜周恤士卒營房飲食起居之費恩中有威情中有法此輩從我原爲活命計既活其命而予以豐足自然心悅誠服戀愛練兵府院如慈父母即舍此將安之乎故予之以樂地決不虞其逃竄也而訓練日久技藝自精士勇自倍矣此一說也然必須責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二十七

練臣決不宜委之京營蓋練臣既奉

命旨有關防則自宜行此事若京營兵既有九千選鋒乃止展時散操而又何暇及于他兵此事勢之大不宜者也

其一則揀其銳勇者數千發之薊遼總督標下總督擇二廉勇之帥而統之如操練馬內以防京師之調集而外以防遼陽之應援且總督大臣帳下自不可無重兵所謂多多益善也

其一則揀而分揮之昌平薊鎮通州等處各有

將官統領操練以爲內地之營衛兵既分清防  
地方不受擾而兵力散處則不能爲變且有統  
則各有所事事而不至生糜廩食可以安百姓  
衛京師今山海有防遼陽有助而事事皆就緒  
也或云調兵以援遼而今不令至遼何也曰兵  
合勢而分難動易而靜難先結其心次習其技  
明其法而後漸而調遣之不然不習之兵而令  
之入死地人心必駭故今日掉練安插正乃所  
以助遼陽之用也至於山海關練久而忠勇漸

寶一室初集

卷之四

三十八

報者則不妨以原帥統之而受事廣寧撫臺之  
標下其薊鎮等處練久可用者則又以原帥統  
之而受事山海以饒經畧陸續調取庶人不驚  
而兵可用優將領之升銜厚士卒之周恤申軍  
前之法紀而于今日兵形未必無補矣此前揭  
之未備者承 職方二位老先生之採納不遺  
而感激涕零一陳鄙見如此

上內閣救遼四議

王氏

一曰安流民以消內變遼陽吾民也逃難而來

婦女跣足而奔嬰孩推墮車下慘矣况以一二  
萬啼飢之人而聚關上令一呼而起不幾震動  
京師乎是奴未至而我關內先潰也此剝膚之  
變頃刻不可待速宜再下

明旨申前安插撫定之諭着順天巡撫分派永平  
薊州通灣天津各處一時廬舍未就即于各寺  
院菴觀中大者安插百人小者安插數十人若  
其傍寺觀而能結草房席棚者聽仍着各州縣  
出牌照分派人數往彼處招集之仍動支倉內

寶一室初集

卷之四

三十九

米粟以賑其飢夫一州縣可安頓千人則二十  
州縣可安頓二萬人也此散其衆以消變萌亦  
救死扶傷之道也

二曰信 明旨以尊主權

經撫皆罪人也而經臣焚燒寧前一帶城郭屋  
宇心尤毒而罪尤重朝廷城池既不能守而可  
懼燒燬乎且即其焚高邦佐死難之屍則其無  
人心者也而且多方求駐關上內而登諫外而  
督府需之若出一口夫

天子赫赫威一罷一達公然不避而令臣  
得自爲抗違得自爲變亂乎近日二月初八夜  
之占日月犯天關星主亂臣更

天子之法類是也夫命令不出于天子而當國  
者畏邪口不畏天威此大亂之道也今若既安  
插關上逃民便當速罷經臣速撫臣使大權歸  
于主上此救時第一義也且凡事尊  
主權則雷厲風行徇人清則模稜桀桀舍不獨一  
處分經撫事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三十

三日選舊將以復軍前

寧遠前屯山海外戶也今雖爲經畧燒燬而尚  
未屬奴仍是我地方可速委之爲脫砂礫之  
場乎速宜仍令實承武守前屯倪參將往寧遠  
修其屋宇治其城郭而起一邑將屯兵萬人以  
守之其寧前道張應吾仍加銜駐防其地夫寧  
遠至前屯一帶城堡原自聯絡若此處設將城  
守錦義一帶儘可收復而西虜亦聯絡往來不  
致道路漸絕且皆以遏奴西窺之勢而徐徐

廣寧是乃守山海要着也

四曰遣信使以諭西虜

西虜之利我市貢而不樂奴之有河西也據理  
度情片言可決而何當事者尚言西虜似不可  
聽信也夫既令不可聽信而彼年來不爲我難  
且又藉口出兵助我我獨不可將機就機下撫  
馭一着令其不乘勢以并困我乎且西虜部落  
衆于奴酋者百倍而皆散處分市賞之口以衣  
食于我彼若以好來而我孤其望萬一生心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三十一

京師肩背一帶豈堪一變動騷擾耶事極明白  
而何當事者之狐疑不直斷也今宜乘王督府  
之塘報有西虜來報信願效力之一看速着實  
承武先遣一平日往來相熟通事官與前日王  
化貞所遣通判萬有孚再往宣布  
朝廷嘉獎他內嚮之意及與定盟約許以中國厚  
賞大爵世世永爲外護貢市不絕使其抗奴以  
自便逐利之私情護遼以常伸內附之高義待  
有成議而

朝廷遣一使往慰處與之飲血酒而盟之此亦中國用夷之大畧而何不斷者之坐失機會也

此四者在今日爲守山海正大之着數也不下此四着而終日會議築臺造砲造車者于守京師有何肯綮嗟乎時不可失機不旋踵其他窳要王左司馬悟雲有機變爽快人也可與披肝謀事一取

古印令其置塘馬速行不留頃刻職方耿卽清執不阿雖人言欲逐之去然而似此豎起腳跟者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三十二

絕少速令其出任事是乃閣下展布一臂也伏惟採擇不宣

賑畿南災民議 館試

夫災者不寒蔽者不濡民有災而先事備之上也備之不能而議賑畿無策夫況于今日尤策之不可爲者乎議移國用而司農已報訕也議出帑藏之朽蠹乎苦

人主以不便而徒費年月于觀望逐留彼然眉之疾何可瘳也議勸借而比屋若掃等瘠耳誰爲

肥者議移粟而畿輔一望流離矣雖然六然而索裘滂沱而茸蓋目前補苴之計奈何曰祀今日則賑也祝後日則備也以備而爲賑賑必濟以賑而爲備備必完若夫賑災之所需則固有成算而不必再計何以明之頃者霖雨飄沒上出閭寺金十萬兩賑濟計所分給京師災民者一萬三千有奇所分給各密戶者一萬四千有奇餘所存不下六七萬

皇上已行之德意羣臣仰承而輕重布之是亦六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三十三

七萬人更生之藉也邇者叢狐盜權白日而攫商賈之金其黨已自敗露矣計撫臣所勘明者賊且四十萬此其擻之民者幸而許告矣誠沒其貨而盡以給吾三輔之窮民是以民脂救民瘠也業無貳損內藏而第矜叢狐而恐餓殍在聖明必不其然愚故曰賑災之所需有成算而不必再計然則賑之奈何曰今日之賑卽後日之備不可苟且目前而忘其長利也夫民日給一劑僅延頃刻之喘一不繼而仍瘠于溝中矣日



給一升而不勝給也人給一金而抑又不勝給也數十萬有限而數百萬之窮民累繁無已即如當事者言按畿輔被災之郡縣而分之金責所在長吏人自爲賑此特可收流民于故土而免其亂耳目今春事未動一望蕭疎聚窮民而不設法以食之食易盡而來年愈不可爲計愚以爲三輔遠近河洛齊代之間藁莽萬里度冬未水澇且漸退吾第暫爲粥糜以充其枵腹分郡而招之郡分之縣縣分之鄉保都而而流民

實日堂初集／卷之四

三四

多募賑而來矣上膏故自在也民糊其口尚可出力以蔭墾也捐所賑之金分地而給之設官而勸課之其更不給者府縣于賦罰存積內委曲而補助之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第寬其入而亦足以相養矣上以賑金勸農而恩不糜于溪壑下以受賑者食力而日後可漸保其無饑愚謂以備而爲賑賑必濟者是也當事者曰流通未商令其自來此最善策也而于今日則未必濟惟稅之害不可偏也人給一引而糧食事哉

所過稅使如鷹之伺鳥即

朝命寬之而詎以來帶滯以盤詰十嘗不保其五矣夫人挾千鍾間關水陸十喪其五曾何利而爲之乎吾恐米價終不可平而民無以爲食也今無亦特敕部官之駐淮上者兼管流通米商一事遵

祖宗米糧不稅之旨稽查驗發不令稅使得扼而要之商民間

朝廷此舉信菽粟之路通而不算其利不必撫按

實日堂初集／卷之四

三五

勸督而走粟輒如鶩矣粟一通于西北而價必減計所賑之一金而可當平日二金之食行之未久而米益不壅民益不饑愚謂以賑而爲備備必完者是也夫天下事因其勢而利導之所籌于人主者亦然流民之力可用流民之地可墾而商賈之菽粟原可通也人主即諱捐瓊林太盈而所下之德音儘可仰承即或征權未能報罷而菽粟之一途亦可少寬而無害愚故度上下之勢而諒其必可爲者如此若曰必損

實而固大寶收城狐之輩而通關市之利此規行之策乎愚且旦夕望之然于堅冰滂沱之日則未見言之而不朽鑒也幸

當事者垂鑒焉

處置

宗祿查核邊餉議

信譯

今天下宗室之病也有困宗而無省祿今天下邊計之絀也有損兵而無減餉是二者非所以算久遠裕乏絕之道也夫宗繁而民困餉繁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三六

國困不勝省不勝給是無策也猶可言也民困而宗貧益甚國困而邊之告竭也無虛日施若流而望則輕也是又無策也如之何其能計之也蓋執制之成者不可與經變廢于一時苟且之名者不可與徵實今欲兩救其困則莫若救窮而濟以通救虛而程以實何以明之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已更裁為萬石而又僅止于

十王

高皇帝蓋曰吾制其意不制其數厚于意可過也

厚于數不可過也等親王至中尉者八等郡王至縣君者五而又有未名未封疏廢人罪庶人口糧廢人之屬總一府所定之名爵而通算其廩蓋不下萬六千有奇此因開國時宗屬少而土田多乃定其大意如此耳彼

高皇帝豈不知當日一王府即日後數十郡王府也數百千將軍中尉府也數百千郡縣主君疏遠廢人之屬也代閱代而屬愈繁國閱國而封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三二

寢多如之何執一成不可減之額而索日增無已之供以厲吾民在

聖人遠圖必不如是今徒謂親盡可裁也或傳然顧曰將無諱則遞為盡曰盡開之業乎又躊躇而虞其橫第不知將軍而下名為厚祿而有司困于無措實有經年不支給者甚有三年不支給者祿名多而祿實寡即諸宗亦何利此虛名為請自今以見在應給之額作為通府定數聚一府之祿而贍一府之宗親王郡王有常額者

勿減其自將軍而下生息頗衆自宜就中轉移  
况准五世之誼而定爲捐多就寡之法于恩均  
而于情順仍令有司以時輸之各王府命官酌  
人數糧數而均給之勿得愆期勿得令強宗侵  
奪使宗人廉取數而實取惠未必不謂之厚也  
其以爲不給手則不妨聽其自爲之生夫名挂  
于屬籍則天潢之貴重不廢也業便于治生則  
士農之厚實不失也而其間賢不肖宗府得而  
升降之力田孝弟者予粟帛賢良方正者授高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三二八

爵諸強悍不法有司具以名聞按治之與齊民  
等此亦恩義並行之術也若夫振饒寡存孤獨  
天子且以待編氓而何靳于一本之宗請以絕封  
之國所餘者毋人

老府而備各府之外儲請以各府之貢獻所入者  
毋充助工而備宗府之內儲歲以周急宗人之  
農者士者貧而不能存者因時豐歉而輕重布  
之此又

天子敦睦浩蕩之施也夫厚之數不日增而厚之

意仍無減吾不敢計宗之有省祿而獨謂國家  
之無田宗亦且謂後日之必無增祿窮極而變  
計無出此若夫兵餉一說或以爲財盡于歲緒  
或以爲士窮于掊剋愚以爲皆未究其實也互  
市犒賞自有年例撫夷諸項所費有幾見存之  
卒武猛悍暴衣糧一不給輒鼓譟而起即主帥  
不能制其伍而敢股以望其腹乎乃今之兵誠  
于餉者非餉不足以養兵而兵不足以實餉也  
且又非糧不足于屯而屯實不足于田二者皆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三二九

邊帥之弊嘗攷會典所載軍數各邊衛所總計  
不下百五十萬戶部所載出入自京漕邊運屯  
糧存留各邊總計不下四百萬食與兵相當而  
戰守苦無兵衣食苦無餉則其故不在糧少而  
在兵少兵少者邊將相蒙而虛冒其餉也虛冒  
之弊有三秋防操練預召游手給糧數月僅抵  
查額防操既畢散爲烏有畏綢之將十月其五  
馬豚隴差點計日量募支吾尺伍價塗耳目巧  
取之將十月其九焉月計猶或有兵也日計猶

而乃招集鄉夫候一日則五分點一日則一錢而兵之形影大半無存則狼藉之將十無一遺焉今按兵籍而餉之則曰此主兵也餉幾十萬有奇此客兵也餉幾十萬有奇兵之數日增一日餉之數亦日增一日試以今日之伍稽祖籍既十不得五也以在籍之名按實數又十不得七也此謂不減于餉而減于兵不減于兵之名而減于兵之實今欲足餉莫先足兵兵之實既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

足則餉之實亦足何也餉與兵相當則餉不糜于私橐而自有餘也誠令公忠威明之吏以原額作爲原數而務補其缺以見在作爲實數而務清其冒則邊將不得欺隱計查扣逃亡物故之虛軍可省糧數十萬核各邊帥之侵剋可省糧百餘萬此正今日足餉之大端也而又以其校兵之實者核屯田

高皇帝設各邊衛軍既給軍糧又給屯田凡衛卒十三令守十七令屯田屯兵二可養守兵一乃

今邊將各以養廉地爲名屯田頃畝半入于將帥之家驅士卒耕種而收其子粒計侵占多者直至幾十萬頃侵占既不可稽查兵力自不能盡墾則勢必有拋荒之處誠責有司按田而核子粒使豪將無所染指計屯糧所出亦可省十餘萬此又今日足餉之善策也以此數十萬廣募而給軍需兵日益精而餉日益饒吾不能必國家之有減餉而能必其無減兵且能料後日之必無增餉救虛以實計無出此夫宗祿變通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

之策此

天子家事採公卿大夫博議而獨斷之

明主任耳行省藩牧奉而行之第調停愼密無疎無激焉而可也若計在邊者大司馬申飭諸邊立爲功令而督撫大臣須清廉者居其任督撫廉則總兵不得貪大帥廉則偏裨不得貪且惟上下雷同邊事積弊皆在于此夫

廟堂之上不早爲計而督撫藩牧大率數歲得徙

幸徒而已不顧後害易日剝床以膚今國計之  
孔棘實惟二端寧令置勿圖乎請以養食

之計

狀

代問臣條議馬政狀 乙巳館試

臣謹按牧政之壞也皆起于輕變

祖宗之法而不善行其立法之意法愈變愈遠究  
且至于無法而政是以大壞故今日之牧莫大  
于責實而不更其故便民而不窮其利儲備而  
而不耗其需何以明之 國初種馬孳牧民間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二

兩歲課駒馬大蕃息其不時緩急皆可取用蓋  
取裁賦于民之意備如此乎預也夾考其制如  
江南十一戶江北十五戶共養一馬同其鄉里  
酌其田產以丁多爲馬頭而倒失各有津貼至  
如責大戶自行養馬而生息不旺之家許令貼  
戶看養之法又何便也五馬爲羣羣有頭五羣  
有長獸有醫稽考比較有簿設官鑄印與守令  
分民而治之功今可不謂密與然牧各有地而  
又免其糧草之半以示優卹故民不苦于騾駒

而馬日蕃臣嘗思之

祖宗以督馬之事委之官故官不玩其實而以養  
馬之利委之民故民不病其役行之萬世而可  
無弊者此也自夫搭配變而爲解俵則種馬寄  
養始分爲二然種主孳息俵養主征代兼而用  
之亦可兩利夫國家安能長無事耶備用之條  
固善策也買俵充種其說何爲者其以孳息之  
微乎此豈得謂種馬過裁謂種馬存其額而實  
不存則誰爲之稽實也謂孳生存其名而用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三

存則誰爲之儲用也不于孳生之內選俵馬而  
因買俵以罷種馬是不善行種馬之過無怪乎  
半賣盡賣之說日紛紛也且當日種馬一法夫  
已兼寄養俵馬並舉之矣乃以丁糧均派徵銀  
在官給馬戶買俵則似且德間就種馬額數出  
銀買者已異勢必正至丁本色折色之議起夫  
本色半而折色半以爲可以臨時取辦也勢又  
必至于銀日積而馬日缺夫有買馬之銀而不  
能尚不可以緩急辦也况今太僕之銀借之殆

畫而奈何言備始則責民養馬而今則責民輸銀也始則無種馬而今即謂并無俵馬可也始則有銀而無馬而今則并無其銀也此今日牧政之極弊也皆本于實之不責而惟利是圖民愈苦而國家之備愈以缺臣愚以爲今日之計種馬不難復也昔人議罷者非以其末流害耶夫法之利法所本有也其末流之害則緣法以爲奸者病之非法所本有也善行法者去其害而利自存此臣所謂責定之道也官吏利授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四十四

擾之而已聖甲侵漁嚴戢之而已編審之必以當也如古所謂核丁之法二役之不可兼也如古所謂優免之法驗視之不可數也如古所謂定駒顯駒重駒之法此在悉心而稽察不患害之不可去也夫馬者需于國則其利國有也養于民則其利民有也國家意在得馬豈在得銀民既苦于輸銀其誰復養馬故折色之議善馬政者也牧地者本給民以養馬也而算其子粒又加之征如田稅然民既困于輸子粒其又

復養馬故征子粒者害馬政者也騾駒者馬所宜有也買俵則非馬所宜有也責以買俵而不用駒民既專于買俵其又誰復養馬故買俵者害馬政者也此皆窮其利而不便于民者夫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使民者不盡民之力今即于復種馬之內寬取其騾而徐俟其息厚捐其利而嚴核其成使民得養馬之利則官馬亦已馬也使民勤養馬之事則民馬皆國馬矣此利國便民之策也攷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

寶日堂初集卷之四

四十五

馬不足邇年東西役興各邊奏討請給者殆無虛日太僕何可支也誠復苑馬之制令河西甘肅諸邊宜馬之地官爲之牧以備邊用種馬蕃于內地而苑馬蕃于邊地乃所謂無窮之利也故苑馬不可以種馬廢也徵駒爲俵而人寄養之種常存而息常蕃則又無窮之利也特今之買俵者苦于買而向之解俵者又苦于解等苦耳然解之苦不過吏胥爲姦此在精明之僕臣可防也故寄養不可以種馬廢也臣又聞江以

南地不宜馬則駒無用也雖易銀可也畿輔河南山來其風氣勁其馬必良故本色重特役馬若干驗兌而徵銀若干催征等苦耳然催銀之苦有司操之急也申飭羣縣令不失撫循之意可也故解俵折色亦不可以種馬廢也議者曰年來種馬盡賣則今已無種馬矣將安所復之曰是不難也太僕之金錢不費則九邊驃騎皆可搜取也茶馬之令可行金牌之市可行渥洼當接踵而至博搜而散之民間其復于舊也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十六

過十年此不難也特患錢耗于內而馬耗于外則臣所謂儲備不足之憂耳目今太僕金錢早為省約尚可闕也然臣又聞國初立法大要有二曰廣牧地任牧人夫燕薊之地馬之所生也秦隴汧渭唐人監馬之跡在焉夫公廩廢而牧地或為豪強侵占或為之役租兩京之草場尚未得以廣牧也沿邊水草之豐者嚴實以歸之官而界之民不征其子粒而全收以養馬民受其牧地而不雲錦成羣者乎雖然臣猶以

為存乎人也彼非子伯樂以馬牧者也今之所謂問臣諸司以人牧者也以公心馭民則民受其利矣以實心責效則國受其利矣按其成而不苛窮其弊而不擾官心調于民民心調于馬徠牝之所以三千也非秉心塞淵之佐誰能稱之是又百年馬政之大者惟

明主慎擇以無失

祖宗立法之意謹狀

揭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十七

論松郡派徵

王祿并請寬江南錢糧揭

揭為

王祿量派宜平布米兼徵非法三加遼餉益艱舊

派未豁可抵懇乞

當事酌處以甦江南民困事竊惟蘇松財賦甲

于東南而東歲之額蘇松尤重事屬比鄰情關

一體近為

二王祿米六千石加派三府而松郡賦額繁重之

苦種種與蘇州同之何容置喙惟是松郡所苦尤在細布一役松江一府每歲細布計華亭六萬五千一百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有奇共布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有奇此解納內府每年解役賠費不啻萬金也郡亦有也又

今上初年松郡忽加

御用三線細布八千疋歲又費金五六千此又他郡所未有也似此獨肩未敢推委先年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十八

福瑞二府部議免派豈曰無因何至今日又宜均出即據

會典所載二郡田土秋糧平米而較之蘇州府七縣一州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松江府三縣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三分八厘零在蘇州秋糧平米二百零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在松江秋糧平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其廣狹厚薄原自

不齊而安得一槩三郡各派二千均乎不均乎夫昔人條編之法至平等也蘇苦于祿米猶松苦於細布也細布不敢均派之祿米安得獨委之松又情理之易見者今請以細布祿米三郡均攤依條編式各照平米派出均徵均解勞逸共而肥瘠同不亦同病相憐之義乎此在吳門諸老仁德諒能允從也然其等尤有三郡同病呻吟之說焉夫

王祿米上供分也然解運上京每正米一石外春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四十九

辦耗剋夫船車脚等又用米一石有奇用銀九錢有奇往往四石而致一石解戶賠費風波意外之虞未論也今額已六千所費詎止二萬哉蘇松二郡自官民田均則之後舉民田百姓人代賠官租每畝稅額數倍他方小民胼手胝足而不免于敲肌剥膚長吏焦勞倍拮而日蹙夫愆期通責問聞稱焉向隅仕途指為懼府今

廟廊之上仁人君子尚忍其剗心肉而醫以膏乎



因今近京水田頗多每歲成熟米價不過八九錢常時不過一兩及查

瑞安長公主

延慶長公主祿米改折事例每石折銀七錢惟光祿寺

內供折色十分之一每石折銀一兩乞於照直加派之中量容改折每米一石願准解銀一兩庶藩府不失歲用之額而民力均受一分之賜此又蘇松常三郡士民所切懇于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五十一

當事諸老先生勘酌主持爲重根郡縣造福子孫千百代戴仁於無窮者也再照蘇松田畝內有勾欄官租於民田故額已加五六倍勢難更增且

國家有事暫加事軍之日並不復減斷乎非法查得萬曆癸巳倭犯朝鮮蘇松常鎮四府每畝暫加沿海新兵銀三厘原奉

題准倭平即止今倭變又熈自周撫院查免之外尚存二厘三毫乞將此項抵充邊餉九厘之數

止增六厘七毫若海防備禦則沿海舊設衛所軍兵原足隄防軍營民堡所在修復自足爲守海岸捕魚柴販各船御以不擾亦堪協力探助何藉加兵特在兵道海防加意振刷耳有警議增營息議裁于法甚順於事甚易此又四府之所共以爲請而邊餉之急需亦不至歲月支吾有名無實者也松不敢爲同室之爭獨爲地方訴此苦衷以期協心共仲積楚伏乞

當事念疲民之困苦務爲安全長吏之竭虔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五十二

爲憐恤于祿米衡兩地之公平而邊餉調法中之曲當

國計民生胥有賴矣則郡生民幸甚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目錄

說

金礪鹽梅說 開試

正己物正說 開試

潛泊寧靜說

求仁得仁說

琴說

息機說

離鈞說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目錄

報恩說

制官說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開試

順逆解

閒閒子解

辨

和同駢泰辨

對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為仁厚中有神武田叔

燒梁獄詞或以為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

事寬嚴得失何如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 錦課

考

京營戎政考 錦課

國朝守邊始末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目錄

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華亭張爾岐調甫著

說

金礪鹽梅說 閻試

天下之物粗不可以成精而亦可以成精偏不可以成至而亦可以成至今夫粗之成精者勢逆矣逆之用必剛然剛而不漸入則剛必摧取其偏而成至焉和之道也然和而無所自主則和必敗斯二者其用之妙皆不可以言傳今夫金與石堅等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說一

貴州張爾岐

耳又石粗而金精兩堅相持急之而不相入故石雖剛不得爲金用若夫磨之礪之金以損而得益石以賤而佐貴如是者不在責時日而在需功苦故漸之道勝所謂剛而需入之者金之作礪是也今夫五味之齊也多寡增損善羹者主爲今有人以鹽爲非也而曰我用梅以梅爲非也而曰我用鹽又或一人焉不辨羹之所宜而第曰我取其半則湯牙必且掩口而笑不知水非羹而羹所自出無味故也羹之成也食者以爲羹而不以爲鹽

梅化于味也彼味之不可爲味主也人烏乎知之善爲羹者宜鹽則鹽與梅劑不與梅敵宜梅則梅與鹽劑不與梅對主之于心而參之于多寡增損之數蓋偏味有至味之用而至味無偏味之名所謂和之而有主者鹽梅之說也夫金以磨而精其精也石不尸其美太羹之調等于五齊食者自美而庖何與焉天下惟無所與故能有所成苟其與之以已豈惟摧剛金亦且毀豈惟傷和羹亦且敗吾故曰金礪鹽梅與其任不與其成嗚呼唐虞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說二

古

代之相臣體剛而用需道和而取中類如此吾是以感恭默之旨而爲之說

正已物正說 已酉三月上旬閻試

或問物可正乎曰物自正也我無能爲之正其能爲之正者正物也不謂之物正聖人之治天下以天下治之而已其正萬物也以萬物正之而已矣然則已遂可無爲耶曰大凡爲而有爲者皆正物也以物求物是僻之道也夫惟爲而率其無爲之已則已正而物自正矣何謂已已之已也物之已

也不隔于物故能惟物不倚于物故能轉物能體物故物各自正不得以己之正有加於物之正也能轉物故操物之正者又在存神過化之間故已不得言自正而曰正己已正又不得言正物而曰物正也此聖人轉移萬物之妙道也今夫耳目知見精神氣魄皆勝萬物之具也萬物各有其耳目各有其知見各有其精神氣魄而我操其一以繩其萬是我光私一己以爲提挈駕馭而萬物紛紛籍籍各私其己以應我即其所提挈駕馭能制萬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

物之應而已弄其物之真性矣故雖操縱任意搏挽在手總謂之才不謂之性雖功名蓋天下但謂之彙傑不謂之聖賢謂未識其所謂己而於正之體有虧也至人者不依耳目也以萬物爲耳目而萬物於此受聽受明矣不倚知見也以萬物爲知見而萬物于此稟象稟度矣澹然無精神之見而物之日新變化者皆其精神穆然無氣魄之奇而物之鼓舞光明者皆其氣魄如操舟然風波安流無所不濟而操舵之人常靜也如用兵然奇正生

殺呼吸若神而利鐘鼓之令者寂也不動之地淨雲太虛感遂之間雲行雨施正無其正物無其物而收天下太和元氣以還之於朝廷取天下良楮短長以還之於百職折衷天下之異同以還之於國是平人主之賞罰予奪以還之於人主蓋物得其物原無一事我以物爲己而各付以應得之已則已天無一事物與已兩無事正之極也太平之道也然則正己之主宰謂何曰已能處物之外則已大而物小矣已能據物之上則已尊而物輕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四

夫世間機心機事毀譽利害皆物之所以束縛人者也而不能束正物之大人蓋大人惟以一誠應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易曰閑邪存其誠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失其正者龍之德也大人中正之用也

澹泊寧靜說

諸葛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只澹泊處便是寧靜非別有明志致遠二項方法也人生只有一點源頭根蒂最難斷絕勿論田廬妻子服食器用取

多受忌只美名高位權權馳騁策爾一身占盡千古願奢而力儉志廣而運陋原其定分何增毫釐人之情慾元似流水凡以聲利名實招招射人之事其誰不汲譬如喫食飽腹一餐無餘水陸四俎疊陳方丈僅以供舌于腹何與又如衣者華綺綢爛止是炫目不開自體若論自體受用只須布尋常狗舌忘腹胸目遺身世之大愚總在濃艷窠臼中過日長此不思習為故常以濃艷為故常則澹泊二字反賦為賤俗而誦其滋味薄矣似此搖搖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五

馬塵駒影一日千錯萬變云何寧靜云何致遠故曰窺外者能舉髮此輩皆窺中人也達道之人能於一切舉無有處觀其所始試看嬰孩墮地以其赤身故曰赤子此時誰是本食誰為利名誰指汝愚誰指汝聖衣食利名賢聖狂愚諸相俱是出世添入赤子何有須知此身赤身靡附之物聽其有無不足十成認執從此豁然便有水到渠成寬闊自在意思要知功蓋天下名喧宇宙總是赤子身上浮雲過影何況世味上螭戰角鬪諸物似此拋

下便百念俱灰豈不完全淡體又省多少營得患失勞攘豈不是寧靜中庸末章說箇澹而不厭直至不貧不怒無聲無臭總是箇太羹玄酒之初所謂澹自性命之精正謂此然潛伏屋漏無言不顯總只是澹處乃其靜處不得別有致遠話說也若晚論末世却說箇無欲百事可做有不為而後能有為只是箇渾淪話頭不知致遠正是澹裏滋味做百事正是無欲有為正是不為聖賢自嬰孩墮地時以至篤恭平天下終其身一澹而已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六

### 求仁得仁說

求仁得仁如何謂是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嘿嘿驗過無絲毫倚着無絲毫虧少纔是得仁所以伯夷叔齊彼此遜國總只為天性上見得真切然又不輕擲一畝以明志如投淵立槁之所為只兄弟飄然迷之首陽怡怡同餓以畢其願似此所謂從容就義也夫從容則非源頭上先自明白者鮮不為生死二相所轉矣故夫子論無怨極精須知千古忠臣烈士殺身捨生要從此處鑪鑄得過蓋

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爲源頭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視爲尋常救粟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須定要殞生也不須定要速死殞生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于吾無欲源頭絕無干預若必須捨生成仁便有箇生成在念仁靠着生成做起如何得在吾手豈不聞象山道吾這裏是刀鋸牌錢的學問逢刀便斷遇錢便銷而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充滿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轉生成而不爲生成轉纔是箇了當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七

古

學問豈不是得仁瓶中有一粟憑炊飯莫向隣家問斗升吾願求仁于瓶不願取浮名浮氣于隣也余嘗有文山黃冠論今附見于此

或問文信公空坑一敗此心已死宋室久矣黃冠故鄉方外顧問無論必不可得即如其願將遂不歟耶曰殺身成仁身何必殺也仁成即殺身亦可若仁不成即不殺身與殺身均不可也要在信得何如耳身物之寄于世者凡物有主焉尋得其主而歸之此物一聽其有無不必向主人索擇

矣故一文山耳爲達爲于烈烈而死成仁也爲伯夷爲箕子或委蛇而去或餓而保其首領亦成仁也仁自我成之不在生成上成仁也從生成求成仁便是殺身舍生只了得氣節事于本體原無與文山之深于信道以此嗟乎道理束縛人至沒身而不見本體者多矣然須由束縛而後能解脫之則宋人學脉所自來也陸秀夫瀕危正色而猶講大學正心章說者笑其迂不知即不講舍皇奔救失其常度于亡宋何益絲毫與其盡失常度而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八

免于亡不如從容自如負帝而溺之爲得于死也鮮香齋颺風冠帶見先人其主見多如此南宋諸名人視晉時陸沉輩高下何如後世有以齒後攜奉文山而當日參炎輩亦以此甘心焉此與癡人說夢何異可笑也

### 說琴

牙音之巧者也牙之指非人之指也絃以鳴之徽以按之柱以調之則凡琴者皆然牙不能易也今人謂牙之音牙自爲絃爲徽爲柱而音也則失其

音之理矣或又引古語曰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則將變絃易徽亂其柱以尋其所謂高山流水之妙嘻此仙牙之所不能而況世俗之人乎故曰以指說琴絃微柱之所能巧也不以指說琴絃微柱之所不能巧也因之固拙亂之益拙矣法者法天地者也天地不變法亦不變但有會通原無更易如絃可解別更一絃原無廢絃管仲牧民山高而劉晏桑弘羊以權筭窮利事周禮治古天下而王介甫竟禍熙寧則指上工拙使然非可謂人之琴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說九

不如牙之琴也嗟乎使輟絃而求音清音之絕于天下也久矣故曰治道去其太甚治之道無太甚故去之適可也

息機說

自余客京師掃一室與俞子叔和榻相對也旅舍無事焚香讀書讀倦則就榻少則復讀樂此以為常叔和常與余論息至今猶能記憶之歸而破原數椽幾隣竈下斗室湫泔不通賓客愧余息之無地也已復笑曰息因地乎哉孟子云日夜所息人

以鼻氣之出為息凡物以發榮潤澤為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及及燬而火活傳薪則然矣是滿爐都是然體也若止氣為息如燈一撲更無留餘是灰法矣今俗人作夢是也孟子說箇日夜便是箇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日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微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為息也有通之人日日應酬俱有箇安頓道理忙時能服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說一

倥偬尚自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草木屯于花果而聯于根幹一刻不發生幹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生須是完全箇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微出敬則無思敬則無事無思無事是事物主宰所謂萬境自關人心自閒看得閒心便覺境亦不關安見息因乎地也今不求息地但求息本自晝至夜遇事煩擾能不忙亂否夢境能清徹否言語能不多費否意氣

能不發揚太過否知見能脫洒不橫據否合則便是生息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以炭養火也不合則攘攘時已耗散畧盡雖瞑目危坐亦是沈昏不得言息大抵世人只憑滋味養得血氣口體所需與百爲所耗僅足相當夜臥騷擾神明遂令夢境多驚多懼或白晝宴居尸寢便與離魂殺子一般今人以莊嚴淨室臥離魂殺子於中畢竟有何活意所以諺云閨門巷裡好讀書蓋真讀書者也叔和常言設榻於坐側凡交際誦讀著述遊戲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二

倦則一息或友朋過譚談久亦相對而息此亦一小安樂法也龍溪先生曰至人有息無睡息氣活而睡則遊魂百出矣正于作處觀息乃大安樂法也作息機說

### 離釣說

船子和尚參夾山夾山問曰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作離釣說

凡開口可言說者皆其不能離者也離於口則非口之所能言矣稱離於眼者不能以眼見離於耳

者不能以耳聽離於知見者不能以知見思議也凡耳目知見之用皆其不能離則皆其可言者也若其離者則無法可言視不以眼故離眼聽不以耳故離耳思聽不以知見故離知見離耳目知見即耳目知見皆法矣此真無法可言矣但得五湖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鈞試看五湖明月在此際風光已離却金鈞久矣佛法告人皆合鈞也一切有爲之種都是羨魚垂釣所謂有用之用不是無功之功吾嘗論大將軍提兵百萬橫行匈奴不若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

天子穆然垂不舞于而化故曰古佛光明一一提無欲無依中發現不須遣速求悟不須愛聖憎凡直到迷悟兩忘還有向上一着在既不許口頭說破亦不從心裡想來如摩尼之現衆相似山谷之應羣聲應既無心現亦不動盤山云光非照鏡鏡亦非存光景俱忘復是何物妙哉妙哉龜峯云用則海沸波騰體則境明水淨直到絲毫立乃能應用無虧心不礙境而境亦何常礙心理不礙事而事亦何能礙理總鏡蓋天蓋地功勳不過是竹



影掃堦月輪印海堦塵不起海體無痕信手拈來  
輕輕托托無犯手處亦無歇手故曰在欲渾無欲  
居塵不染塵不被境轉便能用境我說性命只辨  
有用無用乃見有爲無爲世人都從絲輪上尋魚  
不解離釣三十處自有五湖明月風光在雪嶠師  
過雲間與余言下有契因坐中拈船子和尚離釣  
句師謂吾曰離了舌頭便無道處余拍手讚歎而  
爲之說亦欲令世人開垂釣眼目也

### 報恩說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記

七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中夜坐誦  
此語未嘗不慨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  
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  
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入中秘時嘗  
記周館師寅所先生之訓曰諸君其無輕受恩於  
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焉雖然君父恩  
政自難報耳每讀楊嚴傳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  
則名爲報佛恩人生幸耳目聰明讀古人書識義  
理又解爲文章列名郡國之書濫食大官名爵修

而望實者長養樂成誰非君父恩耶努力方剛經  
營四方凡可前驅何愛頂踵若具息羽靜林戢鱗  
幽渚丘園爲美漁釣同羣無僨車上以駭齊民無  
飭畝官而妨豐蔀無昵酒徒食客以叢竊無縱鮮  
衣怒馬以狐憑尊敬父老而奉其典刑憐念百姓  
而伸其疾苦每於讀書之暇進里社子弟而教之  
聞其所見而使不溺於詞章大其所守而使不亂  
於功利從文字真寔之地指點性命源頭就學問  
廣大之中透露立身消息至於顯榮示之矩矱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記

四

路約以軌塗獎疇昔以勸方未揚小瑜而攻全璧  
使人人具震通之驅目即處處是活潑之提撕凡  
吾輩爲社稷儲材在秀士以天下爲任斯之追琢  
豈在文章庶以答於吾父吾君聊共陳於同心同  
志

### 桐宮說

堯陰古制也古者夏商之世皆有老臣世臣可信  
毗而久任之故天子居憂三年不言而百官總已  
以聽于冢宰此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也太甲之

宅愛桐宮三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于桐遠其宦官宮妾而動其組豆几筵之思也喪紀畢而君過復矣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有正其身當時君臣晏然安于即位著代之常而已矣無有放置駭世之事也戰國之士習為押閭遂謂太甲不賢而尹放之太甲賢而又反之為後世強臣重臣跋扈口實嗟乎是安知古禮哉禮曰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七

古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然則衰經苴屨以息侈也饘粥蔬食以防欲也幽憂寂寞以養善也靜觀玄默以習事也教之盡人子之事而正以厲人君之德故曰亮陰古制之善也後世君不能盡行其哀慕之實事而朝亦無可信之臣故謂虛文足以廢事而以日易月之議起于是天子不行三年之喪而君德之光明者鮮矣霍子孟始不以此事孝昭故近于色而孝昭天既不以此事昌邑故近于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歎其不學無術也

雖然光也常誅昌邑不諫之臣矣而伊尹于弗順之人獨置弗誅何也曰此古大臣事君之禮也昔者周公負暴而流言作周公默然居東而不問也周公問流言之人而成王疑且懼則小人得乘其間而周公危矣諸葛武侯躬盡瘁而不與後主爭黃皓彼固謂君側不可爭而安其身以滅漢賊則所為報先帝者大也故曰周公武侯皆得伊尹之意嗟乎位益高權益重而為之益難為之益難則身可歟而君不可不濟後之為大臣者可以鑒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解 一六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問試

心有二體乎無二也無二惡乎辨心曰吾以心之境明之心之境有靜有動靜能為動而動嘗不如其靜故動後之境必屬乎善養之人嘗試解之靜初之境赤子而聖人也動後之境聖人而赤子也赤子而聖人者智故習氣之所可入則一點聖根常不能保聖人知矣而還于無知能矣而還于無

能其於赤子非有增也而知能之量實無不滿蓋至于無不滿則不謂之赤子而謂之聖人夫指赤子一念而與聖人並則又非崑崙像像之謂也崑崙像像木石鹿豕野人焉而已夫野人之與赤子則必有分矣天下最壞人心境者智故攻取智故乘知覺而生攻取緣造事而有彼無知故智故去彼無能故攻取屏營范金爲鑑未磨而有其光也譬積波爲水未放而有其源也所爲靜初胚胎一聖人故人莫美于始生若夫淵之珠之其初只此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說 七

赤子爾智故動而無智者鑿攻取入而無能者戕人人皆赤子而人人不赤子此吾所以獨歸聖人之心也聖人者赤子也其於赤子之心猶懸鑑而朗照鬚眉止水不波而決之則注大海炯而不迷存而不離綿綿而久不渝順物之來而御之恒有餘人皆取聲我獨塞聰故聖人之耳徹萬音人皆取色我獨掩明故聖人之目見萬形人皆處焚我獨處壹故聖人之能離萬物今夫隋珠之輕于一九也童孺忘其爲珠也聖人投珠于淵而萬物止

其貪矣鳥啄于嬰兒之側而不畏其捕也嬰兒無機也聖人棄其機而萬物不爭矣故曰聖人在上而天地寧百昌遂謂此心也此之謂聖人之心境古之聖賢懼天下日溺于智故習氣而莫知所始故特指赤子之心以見靜初之胚胎又懼天下執崑崙像像而遂以爲心卒忘其實且應者故特指聖人之心以見靜而能動之究竟其實赤子養之則聖人不善養之則塗人聖人與赤子同心而赤子元初之量至聖人而始滿亦至聖人而始見昔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說 六

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時氣象蓋子靜初着力也夫識其赤子之心而善充之防其動而勿累其靜者斯亦學聖人者之方也

順逆解

已所快而逆于人已快乎曰弗快也已所逆而便于人已逆乎曰弗逆也何也弗快者同之也弗逆者安之也同于人則我無與其失之也必安矣安于我則我無事其得之也必同矣此皆通乎造化之理者也夫造化不因人之喜順而嘗順焉不因

人之畏逆而遂無逆也造化無順逆而人有順逆  
之人自順逆之而必欲已擇其順不思人受其逆  
也則亦執迷而不解者矣且一人之身前後易位  
今昔異遭而妄希造化轉徙以從之豈不惑之甚  
者乎自吾以六月往虞山時夏風偏東南余去帆  
飄然義也歸而風如故則舟撼不能動矣舟子咨  
焉余笑曰前日之順即今日之順也其以逆乎則  
今亦逆前亦逆耳而子奈何妄順逆之吾去來轉  
位而風故不以我轉也幸其不轉去來之便于風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一七

古

者同不便于風者安矣若其轉也昔之人不礙于  
去乎今之人不礙于來乎且造化豈能我方物也  
甚矣爾之私造化也舟子未解也余又告之曰吾  
來誰爲去吾去誰爲來來去風不知順逆豈由我  
昔之順也爾思其逆者則必同今之逆也若能思  
其順則必安同與安性命之道也造物所不能順  
逆也舟子曰不聞餅心之人去來都順乎余笑曰  
一日也燕樂者恨其短飢餓者苦其長日自如耳  
而妄念短長之如無念也又何燕樂飢餓之可言

乎舟子爽然而視曰吾嚮以華堂逸而操舵者勞  
也乃今而知沉窳枵腹者之病于執篙操舵者乎  
我小人也請同之矣請安之矣

### 閒閒子解

閒閒子性鈍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懼喜接  
引賓客譚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閒閒子者進而  
規曰益枯坐而冥心絕軌跡而塞兌以護其氣乎  
閒閒子佩其言扁其室曰閒而報以閒之說也人  
之生也輪輪轂轉殆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一八

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靜也往而新運  
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閒矣流水之涓涓汨汨而  
常清也澗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  
即涉於動矣動而靜故靜不可見而動也善所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爲靜冥心  
之爲安絕軌跡而塞其兌之爲暇也夫安知不枯  
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塞兌之暇乎且人  
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於詩書文章譚論則必  
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遷逐之場而濁淖之府也

酒食醉飽之餘而磨奕籌算之事也愛其生而生殘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扶冊者之不猶賢於博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為亦必寄其權於公孤宰執而無為之體安若其無所寄而宦官官妾必有乘其間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於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於詩書文章譚論也詩書文章譚論皆閒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則其為人也同於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

古

也而天性者不鉅之根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天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曰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之訣也明諸心者著述之妙道也眼前無一不善人者賓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為閒也不既多乎鏡隨物現形而鏡不勞鏡閒而形自忙也睛空無塵而游雲之往來無碍睛空閒故能為游雲受也吾是以靜閒閒子嗟乎大鵬飛以六月息而閒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閒夫知不息之義者可

以言六月之息矣然則閒閒子即讀書著述譚道論文其亦真閒人也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作閒閒子解

和同驕泰辨

閒和同驕泰可辨乎曰難辨也夫有君子必有小人以託君子有小人託君子而自命為君子故夫君子之權不得獨行於世也而世且溺於流而忘其源故曰難辨也然則不可辨乎曰自古未有小人襲君子而得終有其名者在原其性體之初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

窮其中心之隱夫小人性而習同也性泰而習驕也故小人著其習而君子其性也君子純性用事而小人習使焉然而性固不終泯習又終不可得而竊也人之生也目視耳聽耳持足行而中有血脉通徹乎其間夫人以天地萬物為大身亦猶是也血脉不流則肢節病也欲立欲達之真氣不會通於天地萬物則我之大身病也故夫小我捐者大我混也小群渙者大群聚也木自聚本自混而欲不捐不渙不可得此則和之初也被小人者

於太和元氣之內自沾沾焉比一顯宗以爲親而此亦藩籬依一強輔以爲立而傍亦墻壁夫藩籬墻壁之不可爲太和元氣也凡有血氣心知者皆能知之矣而小人之沾沾何爲故同者特其自爲依倚而天地胞與原無此一種也吾見夫輕天下者神無累也吾見夫細萬物者事不役也自生我以來原包世之外而據物之上其又何不尊且大焉然因世之自然而我主之以無事故輕順物之自有而我御之以無與故細此亦元初之泰體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五

解三

彼小人者執而不因用我而不用物見爲御而人不化氣爲勝而決不收傲然獨行而曰宇宙在我手夫只此靈心只此宇宙耳其因之則鸞飛魚躍也我轉物也高明廣大也其執之則無忌憚也物轉我也一隅之局也夫泰體無驕而小人自求多於泰以爲驕則驕之不能爲泰病抑又明甚而何難辨之與有故就其行事而按之可無全是否無全非是亦不必非非亦不必是不求和於一時之口而自然和於萬世之心者和也同焉而喜異焉

而伎伎固相仇喜亦相軋以虛意氣爲實功名以偽門庭爲真臭味者同也寬然綽然毀譽若一利害若一歟生順逆若一其於一切功名事業爲而不有成而不殆若雲不礙太虛客不礙逆旅者泰也高張其行而爲衆嚮侈大其名而爲衆的不能立毀譽利害之境而能爲人毀譽利害不能堅歟生順逆之閑而能爲人順逆歟生者驕也蓋合於本體則純然一路原無夾雜其神情意況只在日用尋常而皆能見之不合於本體則假借旁溢紛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五

解四

然多岐其機關伎倆亦只此嘖笑動作而皆能見之故千古而下未有小人襲君子而得終有其名者正謂此也嗟乎嚮和爲美而逃其同悅泰爲安而化其驕彼小人亦皆有君子之性焉所貴君子提其源頭而與天下其清之無嫉其所迷而納之於所嚮無詆其所諱而固之於所悅大約源頭一清凡精神氣魄盡是性妙用於門戶正處見包荒於高亢欽時復廣大君子既不爲小人所蝕則小人自不與君子相妨辨無可辨而兩者俱爲世用

則世道人心之福有不可量者此吾所望於持世之君子也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神武田叔

燒梁獄詞或以爲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

事寬嚴得夫何如對

夫法者期于必行者也行之以斷易行之以權難周官一書設法詳矣聖人懼夫法立而窮于不可行也故立爲八議之科寬一隅以求法之必行今出于議之外者知所懼而不敢犯聖人之不私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五

古

法也如此夫法必行而與天下共知之謂斷法不可行而吾誦法之故今天下共信之謂權此周官之意也漢文寬仁而善用斷景帝名法之過而不善用權其臣又以私情附會之故漢之法自景帝而始壞今夫薄昭以太后之弟從帝代來未有大功而位通侯一國外戚耳殺天子使幾于無將律曰無將者死此其事仍不得與梁孝王並例梁王武帝同母弟也當七國反有嬰城拒敵之功以私怨刺奉常逐捕影響罪坐勝說則不應重坐親王

且勝說投首而必欲根株親王以謝奉常在漢家亦無是法故赦之是若太后憂憊小慈且置弗論或曰替賈殺人臯陶執之帝蓋不得以法私一弟則又有說曰薄昭而厚貸之法不可必行而可必行其意文帝誅薄昭不肆之市而令公卿往諭之度不肯則又具象服往哭以激之是皆法之意也景帝當此試爲一憲今日準周官議親例親王殺人不應減準議功例則有大功而忿殺一人罪不得掩功且首事者已伏辜則罪無重坐特以不約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五

東羣臣故薄削其地量移之國侯既悔而復之又爲之申一今日非親若功如梁王者所犯俱無赦如此天下人知天子赦梁王之故則法期于必行而人人重犯法田叔之見不及此乘人主怒漸解適投難處之會而燒獄詞以滅其事夫天下人業已知梁王有罪天子怒之今不寬其罪之案而亦不曉其赦之故愁謂天子上私太后下私母弟聽官中之口說任使者陰陽之詞而漢法遂因而不正吾固曰景帝不善用權田叔誤之也或曰文帝

之誅昭不幾子恐其母景帝繼梁王得無長淮南  
衡山之漸者乎曰不然產祿亂劉德涕之後勢必  
太創而可若夫斗粟之誚帝猶病矣七國殄滅而  
天子不容一母弟家今慘刻帝又何以自解故二  
者皆是特景帝處此而田叔附會之者盡一時苟  
且權宜而不合周公之法愚故以爲文帝斷而無  
妨仁厚景帝權而卒成慘刻也謹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 館課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

賢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七

容而賢者亦局于所且而不化此亂之道也夫今  
不肖者有所容則君子之路寬而小人得以供國  
家之用今賢者不局于所見則門戶不立我心不  
生洞洞濶濶順物之來而變化皆有餘地君子所  
爲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無分別  
君子亦何必分別之君子不分別而分別天下之  
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賢不肖而適于治若  
其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  
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是以大亂今夫人身盡血肉

元氣也結而爲瘡爲癰亦身也內消之而不使潰  
則癰瘡化而皆血肉元氣矣夫一身則何分別之  
與有治天下者無視其爲癰瘡而必欲潰之則天  
下之血肉充而元氣固也今矣操舟者一杓在手  
不必安流是而風波非也秦越人相陰陽虛實而  
治人之病不必參朮良而烏喙毒也夫主在我必  
有所以用之者矣凡太分別者皆其不能用者也  
不能用則謂之無主癰內之身不能挈癰堂下之  
人不能斷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別黑白爾能  
賢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八

別黑白故能不分別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皆者  
韓魏公嘗言才氣須周足四面八組八細乃是經  
綸好手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至其他則曰才  
偏規模小是以三十年相業權護勿君提挈母后  
弄任守忠輩如掌上雛而歐范諸公皆得盡其用  
經綸規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處正以不分別黑  
白一念爲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韓魏公可  
也

考



京營政考 卷之五

德需武立大不在邊有備無患邦畿之間載索載  
戢乃幹乃維覽本摺本仍之釐之作京營戎政考  
京師之宿重兵也自周禮六鄉六遂而具漢南北  
軍表裏炎祚屹如府衛肇唐法寓兵農樞密時重  
宋以不振我 高皇帝統天穆然連念惟古居重  
一民銷萌建威各有經紀爰鑒漢詠唐以觀厥理  
允濬可久用裁其衷弗震弗玩張皇慎固制錦衣  
以下虎賁虎旅之士衛十有二密侍官禁比于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九

軍亦惟翼元帥府武猛騎射搏擊之衆分衛居之  
紀留守以下凡四十有八則皆擁護都城遣于五  
府之帥五府帥集大小演武場教訓之都以內外  
赫然威靈寧超北軍雄哉 聖制凡羽檄傳警則  
簡師命帥鉤連而出泊乎事解帥卒俱罷營府宛  
然蓋兼述府兵意云當是時 高皇帝又謂兵宿  
難馴度內強必偏重虞專擅又偏橫則爲府部犬  
牙之勢以犖之治兵實者毋調發筦徵遣者毋統  
戎強本已亂計子孫千百世者有權而甚備乃

文皇帝定都幽燕而張大之近善門庭遠規薄伐  
增置七十二衛而三分其營初以龍旗下三千胡  
騎司寶轟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  
之法今士卒演習立神機營而並伍軍爲三大營  
五軍之設步十之五騎十之五星羅棋聚教之操  
力勾卒越巖師陳之法三營各有管操官曰提督  
分領其省者曰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若  
河南山東中都大寧皆近畿之輔則又選兵番上  
操練 京師視向五軍之制增新什一號稱一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九

矣其時馭禁衛皆存優恤而復嚴折伍領替之力  
計此時 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  
萬兵實強于諸省而師旅富于諸邊戰威守固居  
重之制赫赫如也已已之變罷極宜張于時于少保  
謙建議以爲三營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若當調發  
各挑選奏撥以充卒非其統將非其習則兵將不  
相知求之成功臂搏沙爲黍乃大閱營軍簡錫訓  
鈍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營團而操之團營之法  
營各二萬人舉公侯威望者爲總帥而監以大司

馬其羸弱不任繁劇。遂之原營號爲老家凡營制五十人爲隊隊有長二隊百人領隊有官積二十隊千人有把總領之而五千則統于都指揮其一營則領之都督其各營官悉量才器謀勇以充大轄小承綱紀犁然當團操大蒐屯伍紛羅大司馬總旗鼓之令列校各率本隊聽事轟下作呼其隊之長則一隊應呼而至大司馬閱兵籍而貌之以問其長長跪而應曰誰何入已乃比其搏鬪技擊之法五步六步之次呼之而絡繹不齊至至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二

長不識其伍伍不閑于技者以軍法從夫將命士在論上之強弱士權將在熟將之號今士伍熟習易于閱會號令歸一易于指使此當日所以和兵將而振國威也。復辟之世旋罷旋復已又中更泊乎。孝廟稍倣其故其法合京衛外衛勝兵各藉其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以年更止得十有二萬分十二團營團操以候軍興而老家住營如故自劉忠宣去位雖置兵存少保之意而訓其無少保之法至于提撥精銳不異老家而東西官廳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三

聽征之名。效同畫蛇之喻矣。世宗修明祖制後立三大營止易三千爲神樞而庚戌之役虜薄城下烽火急于燎眉尺伍等于空屋販夫豎人登城而顛望鼓而靡。九重震怒大司馬龔鼓當事備儒以幾無事屬憂抱懲沸計先折膠更鐘鼓之制專考成之任謂事權聯絡則將卒休厲職掌統一則功敘明哉乃就三營之制設戎政府以勲戚一人爲總督而少司馬不署部政特專協理之事其五軍營之爲副將者二人左右前後參將者四人遊擊將軍者四人其神樞神機二營則副將一人參將二人佐擊將軍者六人凡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五百二十有奇而爲軍者十二萬爲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率兵有城守有備兵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大營又合爲戎政府戎之政總督協理統其權以率副將參遊副將參遊各分其權以率仁兩軍卒卒不習問之長長不習問之將將不任問之督督不能治而問之總帥協理諸大臣營綽之在綱如

領之委裘重倡仰明職司嚴功敘正軍實沿至今而守之不變也夫五府變爲三營以成祖志在捷伐三營變爲國操以景泰時常扞圉非神武翕張不能盡三軍之銳非精忠激勵不能收旌旗之色至于將倫卒情彈壓必伏于元戎或乃各具責亡功實必責于身軀乘時設變各有微權自古法無可更期于用之無弊而已又今戎政機宜具先臣壁畫以類今日略有可陳景泰初侍講劉定之言曰京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爲月錢月錢既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三

出大都習于負販傭工而不諳旌旗擊刺夫今民之膏血氣力盡化爲金銀以惠溪壑臣甚惜之其後弘治中兵部言團營旣設以來僅踰二紀稽其籍已減軍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糈如故則總兵官賣放買支之罪此弊不究恐糈費而兵弛夫二者皆債帥之弊嗟乎征于民倍輸之矣曰以養軍也給于軍減亦倍矣曰以肥帥可乎愚敢考之以備清乾沒者嘉靖中大學士一清言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而第存其名貧難者饑寒荷戈而第

存其形王廷相以爲富軍以賂揀退乃終歲免操貧軍無力經營則拘操不息夫二者皆行部不覈之弊滯財者不任于戈矣餒色者能堪緩急乎且大司農金錢正爲健兒奉其又何取此也愚敢考之以備覈行部者當議團營時給事中鄭林疏言京營陳法無制每出征人馬雜沓多至踰歲請今操練一以陳法從事倣古兵家安營布陣首尾縱橫之勢以時演習庶臨陣兵知進退林之言善師之道也縻有用之砲以賊耳設捕虜之戲以眩目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四

抱鼓虛設而坐作茫然愚敢考之以備習戰陣者昔者劉忠宣之柄兵也愛養兵力諸占役頓減而修乾清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工闕而工亦不之罪只今威曉花石貂璫香火疲筋力而奉畚鍤者纍纍有之夫崩山漂石正以蓄久而待一擊搏闢之力何可屑越也愚敢考之以備禁私役者嘉靖中戎政侍郎王邦瑞言曰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諸穰苴之略者營各置數人而罷其善爲客者以鼓軍氣夫李廣在軍而

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備推此意廣而用之奇謀不淪于荒微統緒不流于乘塵斯亦制兵之肯綮與愚敢考之以備簡將帥者夫微于臆不若微于古言其初不若言其修噫此愚考京營戎政意也

國朝守邊始末考

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從大學士宋訥言命諸將屯練以備邊當是時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論今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

疆圉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札存問而勅大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與民苦甚毋營繕盡其力古人有言人勞乃亂之源深可念也會士卒餽遼左有溺舟者上諭群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甚富饒朕往立行省統焉以其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餉非獲已今聞有溺水者為終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當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陸估險阻時竊發為暴上遣將往訊輒勅

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啄息無為州縣擾可也而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使不自量而擾邊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興其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為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乎卓為萬世式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三

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朵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靖難師起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從于保定為大寧而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吾三衛夷俾世為外藩時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界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虜者降者相繼固無為議邊矣

先是虜寇遶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蓋嚴邊臣欺蔽之誅如此

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制多寡之數陽和留十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畊且守爲著令重營屯如此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五 三二

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濠築城種諸傍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即寇至無所掠而邊完蓋固防至于此宣宗皇帝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力哈之衆虜益驚懼而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當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

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巡遶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即露章劾貴老師玩寇乞誅以振法子是命兵尚書王驥出行遶驥馳至甘肅大集衆轉門問曰先年大軍遶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軍股懷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將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輪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五 三八

戒之曰兵精器械遇賊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父子感奮往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夾攻大破之酋以走疾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訴之上上許復而車持不可詔鑄能秩而賜車金綺其後王振擅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領請致師振欲示威遠夷于是命定西伯蔣貴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翰林

侍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夷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覲俯仰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非計之得也臣宜以爲宜敕尚書驛令思任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燧脩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意外之防書上逢振怒歾劉獄中麓川木僻遠夷不當實日堂初集卷之五 三元

中國一郡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歾無算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

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爲邊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遂有土木之變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方上皇北狩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劍坐城門今日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歾守

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遣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宜急遣居庸宣府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天子所倚信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噤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命都督安住鎮遷給事中盛以參政贊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實日堂初集卷之五 四

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園給將士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任戰者驅之畊課歲糧佐軍興邊大歡洽而完寧是時大寧地旣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闕門庭而要官賞自若土木之變三衛夷實鄉導以行及也先弑其主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朝貢或以懈我不可徃也獨議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今爲越職不法下尚書議少保謙糾言朝廷用文職大臣充

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都御史爲朝廷風紀之司于侯伯無屬生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橫放不制如此矣

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充足會瓦剌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今存養宣府支草料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今退牧虜地毋入境仕劄得窺伺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四

費蓋慎防如此已瓦剌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秉口與之粟石

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上賞歎

天順中虜寇甘涼大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竑督軍明年參政尹旻以虜退河開諸罷師議者難之賢曰其在外可暫不可久且虜安可常若慮其復來宿大兵不解是終無已時也師得罷

固原土遠滿四者國初歸附荒也處平涼固原間今闢荒穡以居號滿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

索之賄而反據石城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頂平廣可容數千人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勦賊賊走壁阻深國不出伏老伯毛忠中矢石灰軍驟退提督忠親即陣斬千戶以徇陣乃定忠上書言賊入山自保譬虎已投阱今圍守其固破壞可必于是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百日而定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日奉命討賊久無成功私所甘心凱還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四

奏言固原延袤千里爲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居其間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爲虜衝宜添設所以鎮之便奏可而事平

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國初即受降故地當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天順間阿羅出始馴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

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勦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官會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會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擄其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四三

破之必矣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吏侍郎盛往行視議方畧上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亦不可田畊維增兵守險爲長便事復寢後五年兵尚書白圭復白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懈虜且自以爲功議請暫休得面奏越既召而虜擁衆驟渡河越謀知虜出他掠遣老弱于廬可擊乃選精騎萬餘齎七日帳晝伏夜行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斬首三百級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虜帳皆

燼悉力還我師越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再開再遇伏乃大憊度河遜自是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上曰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官保增俸掌院事後以從大閼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額得封威寧伯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旣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其便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數十里咸得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四四

要領于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爲築牆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而訖工是正統中都督王積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建學立官師教之教以樹藝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當是



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築寧夏邊邊完固

而馬端肅文升時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

撫

弘治中大臣皆協心體國為經遠計而馬端肅文

升劉忠宣大夏相繼為本兵陞平涼廣開城為固

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

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務修飭虜酋小王

子憚進名數貢馬為好進善撫之故河西無虜患

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口

頽薄不治而虜酋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考五

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宜大以為常而承平日久

其益脆不任戰

七年火節寇固原入花馬池 詔起都御史楊一

清總制三邊于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之議條三

策上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

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云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

親見躬親閱視兼收羣策其急約之四端脩溝塹

塹以固邊防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

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正

可以有為之日欲及時修理毋貽後憂焉而一清

銳意經綜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修

邊過費繁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刺阿爾

禿廝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

有虜

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褻貳並塞萬里所在

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置而中國日益困邊臣

建白利獨在修邊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

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庚

參將陳乾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

少傅一清提督邊務尋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

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督師都督杭雄總

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

總督陝西邊瓊請于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

修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于是度虜所

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牆輒雜用弩砲

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

吏部尚書夢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憂恤

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  
皆害于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思于歲支不  
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  
城中資私役今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  
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  
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  
耕築牆包山立臺其巔以守望瀋陽入今利賴之  
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  
宣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于積糈糧實邊如國盛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考 四七

古

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  
答二酋者業與諸戎解營結約頻為中國患而大  
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遁逃走虜中者數千人  
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幔好遇之細者為  
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諸語言衣服入市屢無問  
至乃潛入京畿為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  
唯已忽抽刀躍起賊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  
四塞至矣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  
擁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恐深入屠戮得意去終

莫有能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猝入與大同  
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遣爾輜畜買路  
與結約折箭為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為  
寇災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遼文武臣冒功掩罪必  
於賂邊備大圯

十八年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  
遼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  
川原漫衍難守當築堡高都御史張文錦覘築而  
事償由措置失宜于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考 四八

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為諸堡定集名  
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  
為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千泥中而河南  
好女村北距河險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稍  
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為  
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為鎮川堡蓋  
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  
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賊多  
竄去來方向瞭如也于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

中于是壕塹墩臺密布即所募軍願留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

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郭時邊備久圯萬達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動息以硃和油冥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守者第殊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聽効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林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焉謀報虜寇宜府欲奪居庸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四十九

古

聞萬達曰虜素號宜府易與耳今氣盛入其鋒不可當則徵尚文部銳卒代將時尚文老矣尚健聞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或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總督侍郎曾銑于大學士言僚壻也欲倚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揆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

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策今獨當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許銑路宰臣掩敗冒功議復套搖關中人心逮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閣學士嵩深傾之銑生交結近侍并建言於西市其後虜犯京師退僉都御史王忬請于都城築外郭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洪衛京師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五

萬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而薊州置總督其後庚申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襲擊板升勝之先是大同右衛邊外歷二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肥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焉升板築城號曰板升時引俺荅衆入寇會其衆避暑徙大青山口外文進等部分別將率銳卒三千掩擊之而漢與趙奇分三哨爲使繼昧爽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官室積聚會虜騎大至我兵引還是役也往返凡五日稱奇功焉至隆慶

中那吉來降俺答執趙全等以請贖 朝廷許之  
封貢而邊境三十年苟且無事至于今三易單于  
酋婦三娘子歿卜石免襲封順義王其妻比吉妓  
爲忠敬夫人而當事者幸旦夕安矣然市則費財  
戰則損兵利害亦畧相當惟中原膏血歲爲桀虜  
所削而邊軍日困邊政日弛且貢市之日胡漢雜  
蹂無復界限已巳庚戌之變不可不預防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考元

五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目錄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乙巳第貳

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答王弘臺僉憲書

與張華東都諫論伏 闕書

與耿藍陽書

與顧桐柏侍御論遼事書 庚申八月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己未七月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目錄

一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庚申八月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與孫相國愷陽年丈書

與王經畧大司馬書

與郡邑論絕塚書

論興復郡中書院書

復顧涇陽先生書

與李總憲旭山論楊侍御被劾書

與顧大理桐栢書

與臺中諸門人書

又與臺中諸門人書稿

答門人周季侯侍御書

回王立宇撫臺書

又答王立宇撫臺書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目錄

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華亭張 萬世調甫著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乙巳館試

辱惠書論以雅俗之辯僕聞之三家之人不可以  
評三家之市僕也不嫻于雅也其何能辯之雖然  
願以廣吾千之問也吾子曰雅之品曰靜曰平日  
損曰清曰理曰文曰剛曰任躁害靜奇害平滿害  
損湘害清詭害理野害文繞指之害剛鋒之害任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八者雅俗之槩也吾不敢以子言爲非也雖然亦  
願有辯也木偶土梗靜與聯隙塗彙中庸模稜平  
與言不先人行不抗物其精神僂屈人耳目而止  
損與招招建鼓而曰箕穎清與稱師說而附倫序  
如食生不化理與其謂文則溺心絕根漏卮也其  
謂剛則激而悍滌未可載也其謂任則債轅之駒  
不徵千里也僕之不能無辯者此也夫天下有類  
俗之雅而必無似雅之俗雅不自爲雅而雅自存  
有其爲之則俗耳彼尋常鄙俗之人亦嘗獨雅之

美名而藉以文其外至其意況耳目之間恍惚舍

皇遂不能自檢其本色遠本色露而其人之俗也

宛然是固不難爲子辯然子不可以不辯抑僕有

進于子也凡論人品者不能求其至而第論其真

不真其真則雅也其不真則俗也班固稱好惡趣

舍動靜無常隨人之情欲謂之俗是俗者殆失其

真性之名耳王者之詩曰雅詩聖人之教曰雅言

劉邵志人物以爲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

謂之小雅凡雅之爲言常也常者性之近也得性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二

之近則一至而偏皆雅矣夫向所稱八者得一至

焉亦可謂之雅譬之醴盈其其醴究其醴極之皆

足以和千味若其性所未有強爲之而不獲其至

其趣麗雜而其人不可以常則即謂之俗昔咎繇

之言曰三德六德彰厥有常吉哉此人物雅俗之

衡量也且今之雅道重于世正謂其有益于世耳

只如世所指爲極都雅者無過文章節義二事然

如永如宗元爲小伎如仲舒如昌黎如歐陽眉山

爲不朽豈以千百世上下寥寥大雅僅得四君子

而當日人文遂與日月爭光彼偏強而慙者駕發蒙振落之上而汝南南陽以風操繫未造竟比桐江之一絲蓋性得其近則小可以飾固而砥鈍大亦可以經國不朽而扶百年之九鼎雅之道緊見于此僕文人也又慕鄉黨之自好故舉述其二端云爾吾子以此說通之必曰偏師多克偏雅多真其于國家誠有補焉語曰飢飯不及壺餐言儼之救于世者多也吾子謂僕佐量以簞乎其亦勿以三家之言畧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三

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積雨浹旬門庭爲壑賓客踴躍而迎巢棲而語是以不能接諸君子也初歸已擬就一第而直近數百縑豪俸所餘纔輸其半業已衣帶盡質而計無從支吾度人生不容有負進之累遂吾復愛吾廬矣山谷有言家本田舍令不登進士則茅屋蓬窓淒涼萬狀其又可不堪其憂耶此味正可爲諸君子告也所居斗室簡牘錯亂歸舟所載書無盈丈地可設簾架多束他令儿上惟有榜嚴雨半卓吾

老子藏書數卷而已以故筆墨散失而諸子執舉業問我者踵至且不惜行乎泥中則諸子將何取於僕僕居陋室中想見舉業原本似有一得則敢以相質也大抵制舉業若龐博一第則今人柔皮厚肉以相逢迎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政恐他年老大不免嫁作商人婦耳若豪傑之士滌除胸次高自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謝惠連雪賦云因方爲規遇圓成璧此際自有化工在若所云縱心皓然何慮何營則又人心化工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四

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璧題無常形而我有成象如千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圓體應題而出肖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擾擾營慮者能究竟此事耶吾兄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當兒童時誦讀鄙俚語如千鍾粟高堂屋借此羶悅鼓舞遂沁入骨髓但解溫飽願足不復知有向上一路長而憐解遂以我七尺之身迷迷于邯鄲之步偶孟之叔放言嘗笑蘇秦一生懸壘刺股非不專思奈其志在說人上多黃金迷故蔽於當年之揣摩

而已叔孫通綿葛竟逢馬上公之悅而後世遂  
鄙爲醜難丈夫不絕營慮高自期待亦安能論文  
字哉又今士子往往急於功利而工於借途假如  
呻吟掇拾尚屬同流亦有微名稱結聲援批根引  
繩借顧盼齒頰爲毛羽忘妻徒宅殊可深痛又其  
下則飲食微逐游譚無根美僕解衣招搖自放後  
生轉相效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澹泊影樣文章  
一路敲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慮何營四字  
本自無慮本自無營營慮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五

出直須掃得淨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說  
無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最上公案  
向來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向文  
字中說妙莊嚴法也至於無營慮則心清心清則  
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  
筆無不靈之局即咏歌嘯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  
生意寧必守尺寸之章編呬晤一室之內迷目爲  
精進哉諸君子過我論文而索我法僕無法也願  
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而告之人

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易也

答王弘臺食憲書

承論三教同異欲就中一一分別夫不作分別見  
者正生死關頭打破處也孔云無意必固我佛云  
隨順覺性老云虛而不絀動而愈出此際俱就隨  
事隨境究竟性命一着應用隨作應語隨答虛名  
假號一切掀翻入聖超凡只在當下隨用隨了既  
無功勳安有同異爲同爲異都從形色上妄起名  
色一受名號所惑便與心性禪定自起疑團生死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六

歷劫不了所以將三教名色一筆掃去正是直截  
痛快豈云儼然混成不佞常言護持現在之世界  
尚屬持世之模莊嚴未來之淨土總是利生之地  
一念不起徧滿乾坤六用縱橫神功寂若終日力  
作亦是妙明六時晏坐具舍本照到此千江一月  
大地陽春生死息滅輪迴斷絕同中之異異中之  
同從何着想從何舉口若胸中有箇三教門戶疑  
同疑異俱遮本地風光所謂空拳誰小兒豈可受  
其顛倒也率爾奉復尚須便利教之不盡



與張華東都諫論伏 闕書

昨因會議借陳情言而台丈蒐採對非轉陳當事憂國熱心能有幾哉夜坐感激再有所見密陳台聽蓋伏

闕曠舉見於本朝者三

錢太后喪禮

武宗南巡

肅皇議大禮諸臣持之有故執之甚力遂為二百餘年來盛事美譚今者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七

重華深拱邊事危棘臣子不親

天顏靡繇踳躑獻故合百官而叩闕此政苦心急著

也然舉朝瞻仰中外屬望在此一舉

天威咫尺臣子積誠感動沐浴而朝須先定一儀

注行之彬彬有章上不棄賫

至尊下不紊亂班列無今班皂混入以媒

禁庭無今眾口喧嘩以傷國體干祗聞人局之金

吾宿衛整肅朝儀屬之贊禮鴻臚百官以次揖闕

各屬以次揖其長同僚公會連揖而進朝班靜肅

如君父視朝之時吾輩先盡事君之禮而後

可冀望天顏之一見也至于此番公疏定達

御前不啻頃刻轉司徒云是不可以多多則覽弗

竟也是不可以文文則上弗省也簡明痛切先

剔病根次求臨御其他點用輔臣及用人兵食

諸該行之事另備一疏以待俞旨慰諭後而即

上之其公疏內只說奴舊志在大舉實係宗社

安危非泛常夷虜入犯之比而皇上久不臨朝

遂令賞罰不行邊臣真知震悚兵食無措朝臣莫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八

知主持故今百官俯伏請覲天顏奏疏既明白

感動而朝儀又整齊不亂此正感格君父之大

機括亦令百年後援引今日之事為美譚也第二

疏事宜詳而言宜簡使皇上臨御便可作大老

口奏如聖諭下問便可作百官公舉此必預備

而後可無辱盛舉也書生不敢再強聒恃言犬

擔當忠義能主持之故敢以聞幸過于太宰公處

面議而慎行之不勝惓切

與耿監陽書

書院志序舟中僅成章耳中間詳論道脉開塞者以此志非一方之書且門下作志意原在學問大同處也雲物符應叙中言之而不得詳蓋此須屬大老名筆傳信吾輩年少言輕世人將視爲黷綴文具耳院規叙敢再一發明數語附上然五教品目渾成定須依樣恐犯手即生枝節也至于發揮和融則仗鴻裁獨見以提舉耳目不朽大事不敢愛其商確也前夜辱枉舟次話別兩人肝膈都盡歸途靜思世路合離之故忽有不能釋然者不敢

寶川堂初集 卷之六

九

不以相質蓋吾輩論學一事原以明明德于天下非爲潔潔淨淨無怨惡無疵議作自了漢而已也然今世之人喜嗤而不喜同善排而不善信論學論道者幾爲寒塘之柱衆流湍之不止不止矣夫此輩皆有明德皆可兼成也真而不與之通一體之謂何與之通而不入也顧又重之駭嫉焉夫吾輩亦必臨民而後加之民立朝而後施之朝矣以當駭嫉之輩其能安且久乎不安而何藉以行吾道乎假如養身而有待善藏而自樂焉其於吾道

救世澤物恐未必是也人生一段精神當強仕時政須載天性而用于家國天下其又安得傲焉高蹈而負此光陰乎泄泄待時而漠然理亂乎若欲檢點調停化異而示同慝疑而見信是胸中有一人相在夫我先自喪也抑或直而行之徒作氣力用事焉恐一蹶而禍家國天下也於權於正兩有不可而吾萬物一體之氣象亦覺有窒礙而不圓滿者矣願先生于經世內指點出世安樂處而示之此亦行乎夷狄患難之真供擬也夫有事何以

寶川堂初集 卷之六

十

無事應而人我之氣和有辨何以無辨處而彼此之心平敬何如存而傲者獻恭誠何如設而役者獻實此際一腔元氣直入于流俗之腹而後永化成水然不知本地陽春何在也孔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直於磨涅有津津得意處便是孔子樂在其中妙境界藍陽先生着眼久矣今入而爲國家擔當大事且時事棘且焦毛髮而較之當有不容待時日者世界周旋一不入先立之胸次而消融變化布陽春于天下則必有自注作用化異爲同

易排爲信可爲不佞弟發覆者不佞弟何知弟敢爲先生一起予便中示教相見未期形骸遠也而精神親矣

與顧桐柏侍御論遼事書 庚申八月

蓋不佞感今日之遼事而益嘆曩日之誤也曩日之遼誤在守之不足而輕言戰驅數萬甲兵于旣脫廣漠之地主客彼已之不料諸大將各自爲功而無首尾犄角之勢氣驕而備疎法玩而心離賊并全力以破我一隅而又以長勝之鋒橫擊我東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一

道師而殲之所嚮若拉枯焉甲杖鎗重火器毒藥盡以輸賊而反借爲攻我之具噫誰之咎哉自後遼人膽喪土著之民聞風聲駭遁而開原鐵嶺遂爲胡馬蹂躪之場矣甚至委瀋陽爲空城而偵騎千緡不敢出虎皮驛跬步外收潰扶傷徵兵繕甲築垣鑿池明號令申旗鼓絕賄賂誅貪懦支柱河東一面者秋毫皆經畧公力哉夫遼兵弱而不能守勢宜取兵于內地兵多集則餉必加添雖樞密以空檄徵募而計窮度支以心計加徵而力絀然

而未可以經畧之號呼煢語爲蹊田也至於今而調無餘兵派無餘餉海內之民力竭中朝之設法殫矣傳聞奴築包石城爲新寨今又築一城于撫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廢堡磚石以爲之我竟莫能支莫能問也且又鐵騎守于外群胡耕于內而放牧出沒皆在我邊境內地行無人之境而馳驟于無不如意之場如此則明已棄虎皮驛以外一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夫善守門庭者不於門庭也善守堂奧者不於堂奧也夫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二

甚欲自治必着着先出而常可以勝然後不至于坐困凡守者必令士常有樂戰之心而我時爲可戰之地又須示之以旦夕必戰之形幸而不戰則我以士力修復久廢之城堡整頓已墟之土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遠近應援布置絡繹設遇賊寇未江便須出奇設伏併力一創漸而瀋陽完則圖鐵嶺鐵嶺完則圖開原開原完則圖撫順清河而後乃扼遼關之隘口乘高據險築堡置兵來則擊之去則尾而剿之於遼內清野屯壘早種早收

以贖堡民以給屯士行之二年而賊掠無得勢必  
坐死穴中倘亦事理之易見可行者以經畧公明  
見諒必籌度至此不然竭海內以守遼東可也竭  
海內以守一遼陽可乎而况乎遼陽亦未必能守  
也嗟乎功名之際難言矣令賊一據撫順以東諸  
城堡而守之便是疆吏之失職而此際何以謝雲  
臺之議哉此非獨經畧公之憂蓋社稷之憂而吾  
輩所共以爲憂者承台翁過而問之敢密布其葵  
藿之恤不宣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三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已未七月

方今邊事壞 朝事益壞邊事壞尚有 元者壯  
猷伐謀制勝計滅此而朝食也 朝事壞而大臣  
模稜過於擠當小臣私圖重於國恤旁觀痛哭之  
言既不能達 宸聰剝膚切近之說又不能聯同  
儕此際陷危莫救蓋有什倍於邊疆者矣 台臺  
入遼政典一新旌旗改色真有一段精神在刑賞  
招徠之外社稷臣作用光彩自然不同承示遼軍  
裸體枵腹既不足於衣糧而朽甲敝兵又無當于

堅利萬一賊至何以應之此非獨 台臺之深慮  
寔吾輩舉朝所當共憂也幸聞率賽父子與奴開  
而奴又橫勝則迤西諸虜必人人思憤而仇之彼  
黨既離我守可回台諭以虜制夷此第一勝着前  
不佞亦曾以諭北關諭西虜及領詔慰安天下遼  
東言於 朝而又擬四詔諭禁以進之 政府至  
今尚未見舉行也聞奴甘心空國而人夫兵憤者  
敗况我主彼客未必非殄滅一機會惟清野堅壁  
以老其師設機置礮以挫其銳出奇埋伏以乘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四

情厚集固守勿輕與戰而奴來不得志則去固已  
重困矣此安危之機在 台臺固自有妙算也昨  
見大疏三上 俞旨皆不逾朝報聞 聖衷既留  
意如此諒火器衣甲所司奉 旨當不日可輸軍  
前但未知果堪用否耳惟是日來調兵一事司馬  
司農不能相濟有成當此呼吸應援之時尚且推  
諉至分職掌至大同新到三千餘兵集都下日久  
而情資不聞糜食無措兵士漸已逃散而共存者  
至有賣衣典袴赤身乞食將來各處土漢調集益

多而安頓無法小則沿街搶食大則鼓譟脫巾未  
濟遼急先爲京患因事生事禍宜獨在遼夷也此  
種機括臣下蒙蔽日甚 聖主未嘗洞察伏念當  
今大臣上疏每得報聞而皆顧忌不肯言小臣間  
亦抗言直陳而不能微 御前乙夜之覽惟 台  
臺忠心已信于 主上遼事無隔于 御前而又  
熱腸大力能爲社稷九鼎之藉每于條便宜疏中  
不獨指點遼事即朝事亦宜分析及之也據外者  
先安內非 台臺重臣一言亦安能令 九重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五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庚申八月

愚竊見徐詹事之練兵也當往歲東師敗歸輦下  
岌岌思得重兵以護之當時京營十萬兵皆無足  
恃即號爲選鋒九千者亦率聚操應點特挺而曰  
兵迫卽集展散而仍爲市井行乞矣故議者謂  
京師豈可無重兵而會詹事上書譚兵事其區畫  
規模甚廣大其言製選器甲諸法甚精細夫廣大

則非一二年遷丁之局精細則勢必欲件件身親  
夫今件件身親而器械甲仗數多又安能積日累  
月直待完美而後熟習不知此蓋爲數百年擁護  
都城設此大方畧而無暇計錢糧之接濟與時日  
之久暫也當事不於此時算計兵何從來餉何從  
出安插何地奉號令指使何人而一旦以 官衙  
兼臺職鑄印授敕而遼之事頗創見而原無善始  
善終之長算即此時已覺了局之難矣今者東方  
警緩輦下已置兵事于不譚問兵輒曰京營自有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六

兵問餉輒曰接遼兵有餉問犒資訓練之費輒曰  
目前濟遼不給而何暇計及於新設練兵之衙門  
官若贊堯而錢糧不應一難也民從調遣而來者  
原籍給帖以二年更戍爲期即練之精熟而二年  
後且又報滿罷歸化爲烏有則兵無常屯亦無常  
練二難也練兵衙門以儒臣出督而儒臣不司舉  
劾則模不重其行移體統各道府州縣大都不能  
遵依奉行此三難也且昌平通州原各有兵屯守  
今一旦以民兵雜處其間兵不肯歸其伍而將與

民徵逐於市廛則州官已苦之又添一練兵府院于城中即府院安靜體恤毫不相擾而地方朝夕每多一番奔走馳驅則州官又苦之未有州官所苦而可久居其地此四難也當日辦議練兵之本意任一詞臣又設一總兵又設一中軍參將而甚至又欲設協理卿寺大都爲數萬兵訓練計百年長久規模耳今歲卒七千而頗有苦枵腹而逃去者即一偏將領之尚覺其不相稱而何用此詹事衙門哉此徐詹事所以再上疏而求去也然而在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十七

當事諸老若愛惜人才深憂桑土則宜斟酌而責其成功待其兵局既收而徐議歸併士卒裁省衙門旗幟用人有法而不阻他日任事之氣以愚度之兵之收局當亦無難夫兵多則金錢費而戶部不能給若汰其無用而取其精銳則數必簡矣惟精而簡即厚餉厚餉朝廷所費幾何而該部亦何難取辦此收博爲約以省煩費第一義也民兵雖二年更戍而若加以安家每人一年六兩即又戍亦誰不願之今于七千人中揀其精銳堪用願

久爲兵者厚其廩給而使爲久屯之計或于畿南屯地內清理其荒蕪不耕之地給以資本而使之耕如國初故事但能墾熟者即給爲世業永不起科其原籍家屬願來者給與引帖而令移居其地且耕且練安頓有方始爲應募之兵而後且漸爲土著之民是又永久之計也夫昌平陵寢通州館道皆重地也重地有兵固足爲備而兵決不可處之州城當移昌平民兵于華城移通州民兵于壩上各就其地而翔管房以安插之使其操練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十八

不廢而生業不妨或得以其暇肆力于南畝而爲安土久居之計但令管理衙門每月巡閱一二遍量行賞罰激勵而其兵悉責成將領按陣圖方畧而訓練之則州不苦兵擾而兵聚華下近郊呼吸可以相應此居重御輕之勢也然兵決不宜多只兩處每精簡二三千而足矣蓋取錢糧易設處訓練易精熟而爲可久可繼之道也若然則衙門設亦可不設亦可而何必紛紛議裁哉蓋事局惟簡則易收方畧惟約則有效若但以錢糧接濟

之艱難民兵去來之無定而使云衙門可以無設  
前局可以不完乍行乍止既非所以重國事忽用  
忽廢亦非所以惜人才徒委一徐詹事以資議論  
者之口實而于國家無絲毫之助未見謀國者之  
苦心也惟 高明裁擇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初念奉 國命而東也將事之暇可得盡觀塞上  
戰事及一望龍圖老子顏色慰問暴露勞苦乃遵  
撫公教而 敕開會城也使者事竣禮不得越疆  
寶川堂初集（卷之六） 十九

然猶作兩目留感撫公美意深譚竟夜別而西耳  
伏承夷情近狀乃知撫順近郊皆其牧地從此而  
西幾同秋山一障矣而邇者柴賀兩將軍驛而出  
之如驅羊兼聞奪其攻具以千計賊豕駭狼顧騰  
山跳谷而去不可謂兵氣一振哉此後益加綱繆  
何虞累加台臺心嘔髻枯憂國而忘其身令中朝  
士大夫受宇下之庇而忘披髮之故反以疾呼為  
怪怒者良可歎也夫常人可與樂成而聖賢舉事  
必使人為我用假令人不為我用而議論多其濟

少大事去矣今者幸台臺能見於天下而言信于  
聖主夫能既見則人或未敢明掣其肘而操縱尚  
有餘地然乘高順風政須以一腔熱血輸之言信  
于吾 君則不獨可以制勝雄邊而兼可以深言  
國事方今 聖意無一可信之人舉朝無一快心  
之事任者自任而不諧于議之心議者自議而不  
設處任之地吾見國事之難為不獨一遼遼也夫  
遼遼直一隅耳從此微言動 聖心妙用從時弊  
和衷引人材苦心調民力通天下為一身聯朝廷  
寶川堂初集（卷之六） 二十

為一氣皆台臺大業傑事至於願神養性為社稷  
以寶其身尤不佞所為麥丘之祝也年來目擊都  
下危迫之狀不覺縷縷告之當事而漫不見之施  
行來教崇獎太過附使九頤以當面語小脫三冊  
並呈不宣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萬頃首自來如二俞義更涵一仲訥元費過如孟  
麟諸丈山川修阻鴻鴈良難國恤私懷俱不能已  
南人北游甚少而一介行李不便作寄書郵遂隱

拈大都以當一堂面詰近聞邸報知藩遼陷沒國  
事幾危想 輦下倉皇不減已未景色矣不佞雖  
暫棲家園而敢一刻忘 帝座哉所賴諸兄聯翩  
在朝或侍簪筆或司糾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  
吾願也嘗私念士大夫小息小怕大急大怕而不  
急不怕只如已未二月之事不佞親見城門晝閉  
行路淒涼朝中會議相顧失色晨而入暮而出迄  
無成畫可行俄報奴賊稍退而滿朝欣欣置城守  
操練事於不問矣甚或有以星馳赴難之御史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二十一

反受檀去檀來之彈章以慷慨任事之詞臣而竟  
蒙賜熱學癖之謚議以嘔血枯槁之繩畧而屢中  
咆哮自用之白簡揆之今日竟何如哉藩遼陷而  
河以東俱非我有可奈何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  
天子守邊勢如建瓴舉足重輕遂關 廟社而今  
日 冲聖在位中涓用事當事元老正宜出大膽  
力主持萬一有異議而石晉南宋之禍且在目前  
此在深計者當絕之於早也且九門煤麥食貨所  
出入之地也一日閉塞而城中炊餅水飯俱絕矣

細民無所得食勢必沿家乞食乞而不得則聖門  
而關且爭爭且奪奴未至而城中已潰可不慮哉  
宜着兵部每門以郎署一員坐而譏察之而慎勿  
閉門以塞煤來之路此又目前第一急着也京營  
兵具數耳即今選鋒九千果皆堪乘城防禦者乎  
急須料理或抽揀或召募或用舊練兵所存之卒  
得萬人統以二勲臣而分屯于輦轍城外近地可  
以壯城內之膽而防不虞之患莫再蹈前日用徐  
磨事練兵掣肘故事也起用威望諸公亦須斟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二十二

慎重近見邸報以一人言而即起數人不知朝廷  
有多少官爵多少錢糧而供此添設衙門乎擇其  
寔心能任事者破格用之可也天下大手段人可  
以濟變亦易于生變倉卒間未可以利器輕畀人  
往代事宜鑑至于 明聖冲年冠婚未舉雖疆場  
多事正須事之以靜居之以閒 講席宜不輟披  
陳朝儀宜益加整肅在臣子當竭力計畫事事周  
防而在吾 君宜定志安神增益學問所謂處有  
事若無事理亂朝如治朝此是事君大體段切不



宜紛紛攘攘互相張皇致令 主上色動心戰傍  
徨無依而中官輩遂以搖動根本之說進也夫遼  
疆之事第一賞罰宜公而速以前李如翰之候事  
楊滄嶼之輕率李如柏之昏瞶其未伏刑章且未  
論只如近日瀋陽之變川兵力戰渾河斬獲三千  
餘級而朱萬良姜弼以保護瀋陽爲信地竟按兵  
不救而反走數十里外重瀋陽烟起聞其炮聲絕  
而乃知城陷也此二總兵者即刻梟首以慰川兵  
萬人之冤寧得爲過而 聖旨尚云戴罪殺賊耶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二十三

昔年 神考在御臣子動輒謂不能得之於 主  
上而託言做不來今日 冲聖言無不行而事事  
未有定畫當此孤城危陷之時而三日前尚有攻  
熊經畧并攻及宰相必求伸前日雷同排擊之說  
而後快者朝事如此真可浩歎也諸兄當報國之  
時處纓冠之會而又具憂國之誠相時之議能無  
意乎不佞差限原在八月而又爲兒子試事婚事  
少留頃刻然此身既爲王臣自不得復顧其私稍  
待兒子入試後即單車就道赴 國家之難矣憂

心如焚筆墨不莊且北行便羽不能倚馬而待燈  
下提筆以徇告 諸兄幸明目張膽昌言于朝毋  
怵于禍福而惴惴孤城之是懼也相見不遑聊附  
衷語寒暄諸不敢及遼疏四冊先馳上餘容另寄  
不盡

與孫相國愷陽年丈書

中國相司馬海內跂足望太平而朝寧爲甚輦下  
士大夫父老翹首俟擘畫而同盟爲甚連讀二疏  
固已見鈞地擔荷大畧施爲次第矣而只今板蕩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二十四

之秋塞裳而援溺焦額而滅焚遲之頃刻終身不  
救愚以爲欲整邊塞先理朝廷欲理朝廷先明法  
度夫法度者 天子之法度也宰相無 天子之  
權而行天子之法執此馭世則危可安勢可治倘  
彊可伏若不然則衆爲政而 主不尊即玉堦方  
寸地旦夕間已生戎莽之棘而何問疆場矣撫臣  
失地難以經臣先遁辭經臣棄師難以撫臣戰跂  
解而一則負嵎旣猛一則呼天更悲至于矢陷城  
池原同一律而罷輕速重已屬調停若乃紛紛談

論欲正違者于刑章而還罷者于原任遂至戈矛  
起于白簡鳴鑼集于重臣黃扉懼府長此馬窮  
天子屢見焦勞而閣中尚不立斷近聞 內諭催  
勘宜速此不過下之部院片言可決而遲延時日  
支蔓愈多夫需爲事賊斷罔后艱獨立不懼可當  
大過假令閣中奉行 聖意據法處分論撫臣以  
死而姑長繫以縻西虜之心寬經臣以戍而速遣  
發以消跋扈之釁其他結黨亂政之尤告之 皇  
上懲一警百赫聲濯靈而京師清靜自此商確守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二十五

議率于衆思再用經畧者益大可駭夫以經畧  
之嗜殺而寡恩也頃解任潛踪時幾飽塞上逃民  
之刃而今尚可再試之關耶萬一民變于市士變  
于伍操戈相嚮而山海又一廣寧矣奴乘內潰而  
來我軍能嬰城而復驅亂民以爲干櫓耶即經畧  
幸晏然據關而修守塞事也其不樂用西虜而必  
欲速之變固夢寐所不忘也西虜令激有變而我  
肩背處處皆虜患此際京師能一刻存耶此等情  
事以諸老高明何不折之片言乎 年翁上結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二十六

之美設或彼此顧忌虛文相讓致 聖意以開中  
無一堪倚而號令自專半夜之斜封不知其所自  
出閣權一去其能收耶至于太阿旁落題題盡遊  
賊至城危人民駭散即聚十六州鐵鑄不成此錯  
亦悔何及哉弟沐浴麗澤久矣今日之事韓魏公  
所謂才識膽俱全者非 年翁其誰與歸夫明于  
觀火尤望斷于發機盡瘁鞠躬護此孤危 明聖  
他日弟補閣臣記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手  
勒密陳語無倫次詞煩筆疲墨汁爲枯覽後即付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二十七

咸陽無畱作出位之謗案也不宜

與王經畧大司馬書

海內經遼撫遼者三四更矣負氣鬼者懷而不善  
用人懷忠貞者寬而不能威衆任樸勤者闇而不  
長料敵乃方叔元老竟屬桑梓 先進豈天畱此  
一段勲名以光吾江南耶前和道時見 台翁肝  
腸慷慨意況安閒機關靈動而辭 朝二疏屹乎  
砥波靡而擎危屢心竊壯焉行且直抵黃龍犁庭  
庭而掃其穴即勒銘賢丕聞且不數何論榆關鎖

鎗哉欣快欣快私念獨生專征身兼節制如京卿  
召募不相統攝衙門 廟堂早宜撤還使兵權號  
令有所歸一而監軍柱史職司激勵尤須膽力有  
餘者當之若臺僚循次而差就道者已無壯氣而  
安能鼓舞軍聲近讀閣差梁侍御一疏慷慨通亮  
此君即堪按遼何不一轉移其間耶聞兵使募健  
卒五百而安家月餉頗倍援遼兵常額之半夫五  
百人之所費雖寡而關內外數十萬人倘欲比劍  
效尤不義以一旅之師生三軍之欣望哉是皆安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二十八

危所繫不可不謀也其最宜詳慎者在聯西虜一  
着夫我借西虜以捍奴正謂其戀市賞之利則必  
各部落固守其市口而我可漸復河西以爲山海  
門戶耳若許之前屯開市無論各部併丁一路關  
外已不勝擾而彼皆不自顧其市口誰爲捍河西  
一帶邊境哉此 台翁所亟宜差一通曉夷情者  
委曲與之講明即金縷實勞可破常格封爵授官  
可從厚典而決不宜許其以前屯爲市口也今之  
衆口僉謂河西可棄者非奸人則庸人也河西棄

而山海能安枕乎必借其感激之餘我亦整兵東出漸復漸守直至廣寧收復驅奴過河而台翁之勲勞方思過半也況自此而或渡河長驅或截河固守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天下大豪傑事業惟有大豪傑胸次大豪傑識力者能成之古來諸專武侯裴晉公而下不多見而本朝止有于忠肅王文成即王威寧諸公亦未足數也是非台翁僕等敢以此相祝偶賦五言排律一篇書之扇頭敢獻幕府而并并區區一得之慮小沈司馬彥威兄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二十九

沈篤濟國才也於其出都敢勒小紙以致嚮往惟

台昭原不宣

與郡邑論絕塚書

蓋聞生死不齊者萬物之夢也見其生而忻焉見其死亡枯槁而戚戚然動焉其生死不在物也惟其當念感動處不在物故愚而趨之萬全而爲之謀此豈有轉盼等待哉仁人之術固如是矣閣下仁人也環邑之氓額而得求而滿其報者無虛日矣若其無所控籲所求者閣下耳目見聞之

所未及然愚固知閣下聞且見之而必戚戚動

也急趨之而爲之謀萬全也以閣下通身是仁

也僞請言之松如國也瀕海而莽算地者賦之幾

無餘其間城市水滸山麓平曠鬱鬱古墓相錯後

其主名什九無有蓋嘗偶步郊外據城南一方間

有先朝官碣名字尚存而一坏漸湮碑石零落或

覆如敗簪或側如破甕有仰而問有深而竄有夷

而蔓衣冠所宅狼藉糞壤蔬園塲師不辨封識把

鋤從橫寢以芟削過之蕭然不能王視因此訪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三十

鄉遂父老知大江以南往往皆是不特吾松一方

然不佞區區寔願吾松仁人主持首教埋骼之

義間致絕塚其槨有三宦不百年豐不再世及其

斬然苗裔夜臺何有斯之可憫寔比若敖若其寢

人孱子垣墻爲市柏木爲薪辟錄賦若毒螫去里

井如脫屣人亡世杳孰稽厥初或者卑尸丁男不

克振拔家無擔石而里排搜數墳址引繩批根遂

至委去首丘變更名姓及其陪償通賦反累里甲

而建鼓求之弗獲影響吁可哀也已更有三患責

年均糧皆以畝內絕塚聽本畝里甲贖償或又曲  
派塚旁田戶帶納夫絕塚既累里甲則糧不贖糧  
不贖財必展轉佃種矣隴上則樵徑爾穴旁則鋤  
窟爾朝僭土而暮撥磚其墟也當不待數年若其  
麗附于豪強之產則其受鋤受削者更什伯也此  
墓不歸其田中則依其田外在田戶利恢其南畝  
在佃戶利廣其子粒而塚于何有他如荆棘叢薄  
人無所利視爲曠土牛羊牧之若乃瀕河衝激則  
桑土爲滄岐路往來則一坏成陸此類不經封殖  
實日堂初集卷之六 三十一

遷餘地即不能廢佃而就一坵之內常有數塚數  
塚所占常有幾分積塚積分富有幾畝量畝而派  
其糧于役田之中其所占役田之需固無幾也絕  
塚之賠償可免則官府之禁令可申矣但積故既  
人侵削頗多一旦嚴禁恐開刀局是死者未蒙惠  
主之益而生者先受告訐之累合宜申明國禁除  
已前不究外聽其改正仍着各區畝該年督同每  
畝賢良畝正一名勘造絕塚文冊三本一送府一  
送縣一畱本畝務要明白細開某字號某人絕墳  
實日堂初集卷之六 三十二

幾畝幾分墳內絕塚幾口可承佃者幾段不堪佃  
種者幾段如世久名姓難查仍隨號數開具其僅  
係撮土不及分數而四面皆田者亦宜開明某塚  
在某戶田內積記幾處類算成畝總註冊內無得  
遺失仍示塚邊餘地無妨佃種則着里甲照舊佃  
種贖糧但不許仍前侵盜墓磚墓土如遇塚墓坍  
頽者即着里甲或承種人或墓傍人擔土覆蓋又  
於每塚上着里畝立一小石書絕塚二大字旁書  
土人侵毀者依律究罪而歲一委官查驗之如此

則稽考有冊約束有條徵糧有額里甲豪強帖然  
兩載而千年枯朽可以安堵矣曩者濟上許侯來  
治吾松也捐俸散帛收流離之骨埋暴露之棺至  
今爲松人德政口實夫未入於土尚施掩埋之澤  
況千年黃土骸骼而忍不爲封植保護計乎抑僕  
因是更有感也曩者直指甘公勑義塚也亦爲窮  
民無葬地者設耳而義塚之糧仍出自里甲以故  
近來里甲一當窮民之埋厝也輒按地而索之錢  
第曰吾需此以賠官糧恐不給也故民寧爲火葬  
賀日堂初集／卷之六 三十三  
而不樂於就義塚夫火葬一節夷俗慘矣近者又  
竊取絕塚絕地而爲燔蕪之場夫烟火通於蒿里  
泉下有知不義爲門庭之虐談哉今若絕塚既籍  
之官而義塚豈得復累之里甲至於義塚絕塚兩  
項錢糧並付之役田所出而火葬可息發掘之患  
可免矣此千百年無窮之福利也昔陽明先生封  
古塚而酌之也曰斯塚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  
夫仁人君子其於枯槁慘烈不待日擊也聞于人  
必如蹈水火之急救焉斯能爲生死萬物之主愚

竊謂明公今日其主之者也夫修陰政助陽氣其  
益在吏治若澤渥重淵而春施葉枯以全其所爲  
仁人底底之本體則其益在人心伏惟明公尚之  
論興復郡中書院書  
蓋聞風俗變化繫乎人心人心日新則風俗成矣  
夫民日日而新而莫知其新之路也故願上之人  
善導之矣嘗試語塗人而曰爾爲聖爲賢未有不  
喜且往也而未必時時有人焉告之若有人焉時  
而告之則塗人之嚮于聖賢也必矣告之者有以  
賀日堂初集／卷之六 三十四  
新之也人墓而哀入廟而欽愚民之所不沒也然  
人亦何能時時行于墓對于廟乎此哀欽之一脉  
所以動而易絕也自古王教之成也宗本而易其  
末導晦而復之明爲之立學校義塾書院之屬皆  
時告之以聖賢之路而興起其哀欽仁義不絕之  
心故夫小學洒掃而入義塾師儒廣厲而入學校  
若火書院之設群薦紳父老子弟而歲月爲之  
會迎四方之高賢達士登講者之席質疑辨難以  
明其收習雍容登進主客揖讓之儀以和其氣窮

性命精微推廣天地萬物一體以爲國家求學問之用故講習熱而型摹立心性開而志氣振其于民也皆有赧然愧油然而興而不忍自甘于滯放者則愚所謂墟廟不絕之脉而塗人人聖賢之路也今明公建節以來吾江以南毘陵海虞之間其風溫朴其人皆簡淡近裡而篤于學問者雖天性乎蓋亦明公作興書院講習型摹之力也松澤國也地洳而人柔善下其野朴近裡雖不敢自後于他邑以負明教而靡敵日久無有卓然強立肩道之

寶川堂初集八卷之六

三十五

重者生乎其間則書院之興起何可少也今吾松黨庠之間群子弟而官師訓之薦紳不入席也里社父老不與聞也遠方之高賢達士未嘗臨而問也聲偶帖括鄙俚之言薰人而心性源頭未有豁然言下者此吾松人物之所以益善下也幸可教者則此一點常新欲動之機盡松之塗人愚人而具有之此機不引石火明滅究竟沉淪而不可救故願明公設書院一路以講習型庠之且松之書院如九峯西湖郡誌皆可攷也九峯地器而不可

復即復之亦不可居西湖之址一名谷水沿西廓而南地莽蕪而汙邪洞曲群木聳植尚存其先環碧泳波之遺意其地今已置爲棄宅轉展賃住若官民相佐可捐十百于而有也在宋元貞爲孔子燕居樓在元至治爲姚氏義塾在今日爲一郡風水交結之地而又開曠無用同于櫟社其文明一派在人耳目復而翬之易爲力也今郡縣廣厲之美意且諄諄也薦紳鼓舞以觀其成雖拮据不敢致也父老子弟之喁喁固將時日以幾也竊聞非

寶川堂初集八卷之六

三十六

常之原繫乎其人雖于應始世俗所權明公以理學名世建節南土當風化之重精神所嚮元氣從之且膏雨之潤不擇藁枯陽和之溫寧遺寒谷而今吾松僻壤一隅不獲與毘陵虞山共見德化之盛觀禮樂道德之原是亦明公之所惻隱也夫射之于廣漠也一人焉樹之招則衆逐而善射出矣樹招者力也望洋而濟見鱣舟焉而人競渡矣操舟者益于濟也夫王教之成亦若此矣伏惟明公觀于塗人聖賢之路明變化自然之道引石

火之明而大明于天下致籍按故興復書院廣講  
習敦摹式推廣郡縣薦紳之美意以慰父老子弟  
喁喁之望仁澤浹乎肌膚德教翔乎海隅 明公  
之恩施與聖澤俱不朽肌膚俗幸甚某等幸甚

復顧涇陽先生書

向以小儒仰止 先進既聆緒論輒復津津不意  
前言乃賜詞確更發明廣大之古稱大智邇言必  
察直見塗說俚語盡是真語以水合水以火合火  
本體是一決無有二旨哉 門下之有取于膚語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三十一

也本體影子處皆見功夫樣子刻刻皆新不第  
指點實地却又圓融撇脫省多少擔板漢氣力昔  
近溪先生有言天地萬萬其物而無一物可以象  
吾心古今萬萬其事而無一事可以象吾學乃知  
影子樣子都是權義會得是權本體功夫却已打  
成一片也焉飛魚躍是真功夫勿忘勿助是真本  
體仲尼樂在其中是真功夫十五志學至七十從  
心不知老之將至是其本體後進之儒只解以悟  
作修如先生者其是以修作悟固宜玲瓏透徹直

學真實當下處提獎人也至會上自參自認直是  
見賢思齊一段實供據所謂入水知水入火知火  
若不認取本體功夫都浪說矣學問只管自己不  
管別人讀此悚然知蒲堂講學如饑人丐食姑待  
不可自喫自飽不宜隨眾只在飯籬邊坐也鴛少  
苦帖括長而無門得 先生片言鑪鑄覺此生銷  
鎔鄙吝不作躍冶益自振濯以期不負 長者然  
發蒙之賜則惟長者時時督誨之仲春望後趨會  
不盡鴛頓首頓首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三十八

與李總憲旭山論楊侍御被劾書

伏惟老先生者德重望 聖心眷注已久當今國  
難方殷人才難得挽回培植全仗重臣近見邸報  
祝宰科參楊道長鵬去來自繇一疏及讀楊道長  
掛冠出城疏方知來時係奉室劄以時方多故臺  
員稀少僅令入都既係差內官員復命未曾除俸  
則一到管事原無可糾獨此熱心任事之臣而以  
無當煩言速之令去使 國家無一可以憑藉則  
私心竊有未安故密為老先生一陳之其不敢具



疏者以儒官無言責也其不容自默者以義激不能已也竊惟 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習于苟且功利而志氣全不發揚兼以 皇上久不臨朝德音不宜紀綱不肅爲臣子者俱模稜周旋優游待遷而無一種赤心能傾瀉于 君父砥礪于職業是以無事則泄泄終日伐異黨同有事則攘攘一朝空言塞責迄今奴酋之變垂一年而無有直前擔當蚤言苦心如古人滅此朝食不以賊遺君父者言之正堪爲痛哭也楊侍御當邊報方亟九門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三十九

戒嚴之時而獨靜中無事人都見 朝發策獻忠佐畫當事旬月之間竟幾十上而意良苦矣其標識熊侍御廷弼途中疏牘指其料事先見堪任邊事之故上之本兵轉達 聖覽而宣諭之命遂下其迷東城叩馬書生范性善固根本之策疏告皇上其說皆痛快整整可行其道人行通州訪問劉絰家屬遂疏述其妻子流寓之慘及東征死事忠貞宜卹以感動 聖聰而遂奉優恤之諭蓋寢食間無刻不以國事爲念者又其言皆有倫而往

往中 聖主之採聽當此多事之時其赤心弘幹如此等人物寧有幾也此即家居尚且宜速之來况既來方受事效力而可聽之去乎夫示平之日來者爲合位危急之秋來者爲奉公老先生試訪之都下薦紳公論如侍御者以合位而來乎以奉公而來乎夫以其徑來而參也則必令在籍諸臣能憂 社稷謀國是者盡裹足而不來可矣若然則 皇上所與共理戡禍亂同患難者畢竟何等人生愚未敢以爲然也古云同舟遇風則胡越可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四十

使相救今則不然任風波之漂蕩而舟中之交亦自若也其可恃者獨一舵師耳老先生德高節高望高今日之舵師也可聽其相刃以垂覆哉且老先生不言誰爲言者言之而 皇上一留用侍御之旨則賢人之去轍可挽而老先生共濟有人此都人士所快心而寧直爲貴衙門留一賢哉感事切衷不敢告之他人而第手書密箋告之台聽即楊侍御亦不敢使之知也伏惟採擇而行之于國家大事幸甚

與聊城王邑博書

客秋東郡舟次一晤挹門下神采高誼至今有餘快也乃者辱不遐棄千里而走信使示以籌邊三大議讀之援古商今明于事諸于兵度奴虜于枕上而連射奇中公真抱天下奇志哉吾嘗歎言國之寶也知幾者能用之幾固有毫末于其首而丘山於其尾者能用言則竊難于毫末不能用言則受顯于丘山屋之未傾一木能支也迨其既傾樁櫓莫能撐持矣國未亂而亂未甚一言可扶也迨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四二

其既亂謀臣才士莫能補救矣故用賈誼分封之策而亞父三十六將軍之師可寢用劉向抑王氏之疏而光武昆陽之戰可免用王猛勿圖晉之說而符堅八十萬之衆可活也夫先事之言蓋利國不可勝計矣扁鵲傳曰使聖人預知微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病已而身壽竊嘗怪末世禍患既來形迫勢見而尚置藥石于罔聞也不傷歌者若但傷知音稀索之何哉第三篇論事微激恐不宜輕示人門下卓識瑤抱方將謁帝承明對賢良策爲

第一派人而嘆口冒當世之忌取盡言之淺似非書生三絨以爲六月息意也不見慶曆石守道作詩而蔡君謨戒其壞事平僞從刪削使言無罪而聞足戒更是一篇石畫謹論也嗟乎魯連子蹈東海千古不復有魯連子門下宦聊城乃發三夫射肅慎之墟言必破的射必應弦其倣儻奇節哉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勉旃爲國慎重愛寶是祝辱教徵序此大經濟書似不必作諛語或此簡即可刪其他語而存之乎拙刻三種并以請益不盡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四十二

與顧大理桐柏書

客秋奉別歲暮而歸遙想五雲山斗在仰歸山鹿鹿塵冗了無寧息既不獲供事講幃亦未得聆教函丈年華虛度德業無聞媿矣媿矣辱老先生臨別憂國共濟之誼形于言色而向未獲便鴻展巾尺一此中鬱結不可言喻早見邸報聞遼奴復訐竊甚危之而經署撫臺以降夷一事相水火更可慮也夫降夷來歸開關受之中國體也但宜厚其餉給散處各邊方內地以分其勢不宜聚之

標下爲室中之虎此全在處置方畧不必爭宜受  
不宜受也去年周毓陽事與熊經畧相和而繞  
係一年有餘之危邊今未數月而經撫可以異同  
耶此在 朝廷決宜戒諭一番乃可責成功弭隱  
禍耳以翁臺赤心敢私論及之蘇松民力殫竭百  
姓雖井桁楊摧楚而徵稅不前可柰何若 廟堂  
仍以蘇松爲不涸倉者恐隨竭之人危亡在呼吸  
也翁臺夙抱惻隱亦于齒頰間救此一方民乎此  
不佞弟歸山所目擊故不得不一告耳時事累卵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四二五

與臺中諸門人書

偶讀邸報見近日所聚訟二事總之皆以忘言爲  
福蓋移官一事始則宜散其黨後則宜優其禮前  
小疏第十事內云人臣以防微杜漸爲忠 聖主  
以推恩廣孝爲德合下該是如此臣子何功之可

居而數數焉爲 主上反覆言之致令 天語再  
三申其舊憾似傷 綸綍大體至如張差一事已  
屬既往且論當日在官闈則宜言風顛以全天性  
在廷臣則宜言奸細以防媒孽亦是事勢宜然至  
今日而事經兩朝可以付之浮雲過眼且 祖妃  
靜處閑宮 親王首列大藩 聖主展親有體而  
臣下曉曉何爲者故不佞謂二事以忘言爲福也  
此其關係頗大故特知己同心之愛密陳以請政  
馬高明當主持此一段正大公案也秘之秘之又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四二四

不佞歸故鄉謁郡邑見有荷校于治前而哀訴者  
問之皆僅糧不起人也細訪乃知糧重而民瘠即  
官法亦無柰矣蘇松皆然不獨一縣也夫以民斗  
米百錢而舊額新派併日而催長吏迫于考成即  
惻隱而無可柰何小民窘于釜糈平糴朴而莫可  
爲計乃當路尚以蘇松爲不涸之倉而增派未已  
耶此等景象不佞昔年所未見者故特密聞之想  
仁人君子所共隱而不惜齒牙間造福也故同年  
劉侍御方瀛梅學憲長公楊侍御修齡皆生平肝

膽交也方濂用大而別白甚明但過厚不疑人長  
公落穆而有真心實用但不修飾外貌修齡慷慨  
急公坦衷熱腸而不防小人此皆廟堂之望公論  
想已表章之不佞生平不敢妄許一人也幸密存  
之以備啓事之一助山中人何敢言事然吾輩心  
交則又不敢不罄吐耳經年不相對可復作寒暄  
語無關天下事哉故同門李素我到京矣廉如水  
靜如山兄一見即知爲典型也某再白

又與臺中諸門人書稿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四十五

主聖時清多賢彙進政歌雍咏夕時也而足下執  
簡柱下肅清郊畿片言而定國是顧盼而播陽春  
寧不稱吾黨勝事哉古人云直言在國爲元氣君  
子從來豈顧名夫惟君子不顧名而後能爲國之  
元氣也告君父宜直陳不宜隱語宜爭其大不宜  
爭其細宜愛惜人才不宜摧折方長宜言其所信  
不宜言其所疑宜核論事而責其成不宜苛論人  
而索其垢宜莊語不宜近譴宜簡捷不宜支蔓大  
約心爲君父者不競氣不爭名設以身處而後可

以論人度其必可行而後可以建白夫小臣大臣  
之積也搏擊逞一夫之技能小臣爭耳存國家大  
體扶至尊紀綱循職掌修實事則當其小有大之  
用矣足下性植正氣而出以中和不激不詭他年  
當作王三原劉忠宣其人近讀大疏已見一斑故  
敢爲此心知浪語此是吾輩相期故態當勿以示  
人近見邸報日講暫輟而郊祀遣官舉朝爭之不  
得且內旨動以神祖晚年倦勤舉動爲成例而  
無一人舉萬曆初政相告者此漸恐不可長也說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四十六

長說短總是末務惟其所重是在高明靖默耳不  
佞馳驅八十日而歸抵家担安爲兒子試事婚事  
且當作半年留此心不能忘紫宸也吾邑章父  
母允儒潔已愛民而能擔荷大事廟堂米鏡材也  
聊述口碑以備採擇班役還提筆附此以當面語  
荅門人周季侯侍御書

都門立譚已作更歲事矣 衮衣初御朝政載新  
言路宏開正人克斥以足下深養定力洞識大體  
剖破藩籬出之和平行之正直固是深有賴焉寧

獨爲吾黨慶亨途哉夫事激而發生人激而心生  
曩者言官拔茅而進而未聞譴言諒諒定君志扶  
國常培植人材輔養根本收歟焉惟杆擊譏彈之  
是務擊之不去而言路輕擊之去而人材壞夫彈  
擊太甚則人人畏譏畏譏則必思固寵固寵則必  
至逢君至于講渥不開郊祀不舉動引萬曆倦勤  
故事爲先朝成例卒不聞有懇切別白爲 皇上  
一言者夫 冲聖當少成習慣之時惟言莫違後  
將何底近見邸報有以大老通呼吸于中涓爲疑  
賈日堂初集卷之六 四十七

夫令中涓信大老以爲重則權內移大老託中涓  
以自固則權外溢此內降之傳宜不出關票而昌  
言之爭執漫無處分也豈非一時太激使然哉足  
下高明當見及此矣家卿獨立不懼人也進賢退  
不肖太平所關令又于其位正人君子實式靈之  
矣讀司寇一揭殊有深憂兩賢豈能相厄哉家居  
無事惟爲兒子考試結婚備二事就緒即思北來  
聊盡講地一得矣承惠問不勝懸念退如近疏篇  
篇得大體端人氣象自覺不同相見道意

回王立宇撫臺書

新正五日渡江一紙附頌明德至六合而京口使  
者捧台函至期許過厚愛君憂國之忱溢於言外  
則台臺生平赤忠定力固足爲 九廟長城非止  
江南半壁也逸事日壞廟謨日蹙乃以經撫不和  
按臣中搆致奸細潛報奴中而遂渡河有鎮武堡  
之敗然奴實畏西虜與之爭而未敢長驅也廣寧  
人心望風駭散奸人爭欲以龍亭迎奴且甚欲倒  
戈縛撫臣而撫臣西出矣寧遠一城又爲逃民逃  
賈日堂初集卷之六 四十八

兵焚燬殆盡撫臣無駐足之地而遂過保前屯矣  
經按二臣已鼠竄入關而顧高張其口廣設其弄  
搖惑中朝士大夫又零斬西虜叩關之首級意不  
過欲甚撫臣棄城之罪證成聊屬西虜之非以掩  
其自己先逃入關之誤而不顧國家若激變西虜  
令其一與奴合則山海之危不可言而京師決岌  
岌不能守也今日朝士有一種黨同伐異如在昏  
霧中尚可告語哉所可惜者 天子初移動必以  
禮每日憂危見于顏色而大臣尚以爲必然無虞

此際情形必且與國同盡可奈何也不佞以爲河西幸未陷奴則決不可棄西虜尚藉口內護則決不可絕屯守在命將慰諭在遣使而熊王俱宜達按臣亦宜更易庶以省煩囂而專務邊計僭上

未知當宁肯採用否也讀老公祖處置地方

疏鑿鑿簡易切實可行之永久而擇選鋒

古藏兵于郡國遺意夫兵數簡則郡縣

厚則將士樂從營房定則兵有平居甲

軍有儲備至于扼要害置將領而即因原

山堂初集八卷之六

四十九

設衙門尤爲簡要第一着也 祖制衛軍止以守

城而不供別用今沿海一帶軍丁爲地棍包攬軍

官上下和同幾無一軍矣不識尚可供簡練否此

在台裁必有定畫也團練行于久廢之餘糧餉按

其該給之月補虛冒獎異材事事皆知殺療飢而

藥伐病讀之具見苦心石畫矣東南衛老公祖如

嚴師如慈母焉若借秉樞軸參畫 廟堂其刊濟

神京寧有量哉速承使者之來手札詳懇同心之

謹永矢勿諉手勒布謝神與俱馳不宜

又答王立字撫臺

新正繕抵閩門而東夷之羽書旁午日夕惟山海之累卵是懼然懼矣未能備也即欲備矣然無所不缺亦安所勝備也備不於疆場於天下不於天下於朝廷不於朝廷於卿大夫方寸耳今卿大夫方寸先戎莽矣瞋目詆讎者舌鋒佐間而稜稜處中者兩可調停載高苟祿者覲局占風而憤激憂時者太息流涕戚斷不聽于天子而命令不尊於絲綸敕厥漸懷憤發而細民敢散訛言營伍提呼

山堂初集八卷之六

五十

而武弁犯上內禍可勝言哉蜀蠻既訖而錦城危黔苗起而鬼方亂制袞岌岌滇廣紛紜江淮苦募兵而腹心搖登萊苦海道而藩籬壞甚至西虜素仰鼻息今幾化爲東夷天下之勢可栗知矣每念臣子束髮而事君王難而從之九死靡悔分也第朝臣輩與君親者漫無一事擔當而吾儕業屬蹕逃則又一善真獻直至事危事迫而與若人同盡何益哉今日日可待寇至日日可待內潰而舉朝相顧以目執熊王之罪案抗不相下真類癡呆至

於總督邊邊兩大臣坐不展一毫指縱而新經畧  
又空手而出矣兼聞奸細窟宅即在軍葬之間近  
已發覺而無可指名者尚多此青支節又是一朝  
廷蠢動事也老公祖控制東西值百孔千瘡之餘  
爲救焚拯溺之計隻拳揮大厦一柱扶九鼎安東  
南非即以安輦轂載駕隻身旅邸宗累纏棟間渡  
秋濤勢不能已不揣微無窮之庇求拯冰程一紙  
使其一帆安穩不阻石充生成之賜也銜感何如  
臨紙慚悚不盡

寶月八日

五十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書

答董見龍太僕書

又答王總督尚書書

在南都寄郡中親友書

與門人姜歲勝書

與門人周季侯書

復錢孟玉書

與顏霖調書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日錄

在留都寄都下諸友論時事書

與耿監陽書

又與耿監陽書

答毛總鎮書

與閣下諸老書

與孫相公閣下

與張郡尊書

與門人書

上葉閣下書

與魏道冲相公書

與孫愷陽相公書

與族伯澄淵論族弟張小猷情書

與門人施禹聲書

與俞濟之書

勸諭族人書

與魏相公書

啓

上朱相國老師啓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日錄

與葉相國閣下啓

與韓相公閣下啓

與朱相公閣下啓

答王霖宇總督啓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日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華亭張 萬世調父著

答董見龍太僕書

久違台範，彌念教思。兩接瑤緘，倍承鼎渥。伏念老先生臺下清風，助力古道，熱腸獨賢王事之勞，自任天下之重修墾政，而佐軍實正經界而救通逃，遵千古不易之常經，開百年未有之美利，每讀大誦著書周詳若廟堂行之永久，不獨外濟九邊內寬國餉，而四征捷伐亦且裕如。每念朝廷有事而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一

不能用，人有人而不當其用，或所用之人而又不盡厥心，以致喪地失師，萬民塗炭，由今得尺得寸，拮据良難。只如老先生真品真材，而廟堂計以實心行事，何事不可濟也。惟是清屯易生，煩擾耕種，難在招撫必責之，守道郡縣而督其成。台翁第以激揚獎薦之法，驅使之，人樂用命，則事可成，兼就此中留意人才，亦或可備他年國家緩急用也。鄙見敢質之長者，若臺畫則詳之疏中，不佞不能贊一詞矣。莊公所託太夫人墓銘，因秋來以制詞供

役武關受事，兼國史未竟，累寬季冬定當竭思以報命。久失奉復，殊覺慚悚。先此申布，伏惟台原

又答王總督尚書書

蓋不佞嘗讀宋制諭文潞公有曰：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夫老臣之有益于朝廷，如此。况台翁四世黃髮，為社稷鎮危，邊安定，萬民撫柔，四夷者哉。成周有畢公而東郊安康，王之比烈，與文武有以也。夫威望孚而中外有瞻仰情形，熟而坐籌有操縱當此之日，內窮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二

于兵力，外窮于虜情，至天子以閣輔大臣，鼎揅其地而非得台翁左提而右挈之，其能免宵旰之東顧而令吾儕處堂輩弄文墨筆舌遂能退虜耶。近聞兵卒已屯寧前一帶，而遼民亦且漸復，關外之生理西虜即小訐而其頭目尚弭耳受笞策，則台翁與輔相齊心整頓之效也。前見先祿卿許純齋先生臨別云：只須薊鎮輪開，樞輔兩先生貌肥悅而齒強固便是。九廟之福，此亦足見中朝正人之議論所嚮矣。惟老先生願神養性以冀邊關

以慰 聖明天子幸甚傷之當懷逸事已非一日  
今既無能借箸且又不敢妄言而所倦倦于元老  
鉅公者如此

在市都寄郡中親友書

蓋聞物各有適用惟其宜是以鷗鷺棲穩不慕鄧  
林鼯鼠腹克飲同酌海某書淫文癖學焉未成亦  
常思補山龍合簪同氣而志疎性決濟世無緣幸  
乃代匱周南濫竽春署荏苒徂冬兒婚甫畢六之  
日抵京七之日抵任官舍閒敞落葉在庭幸禮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

稀少部老受事隨行署尾瀨性龐安署中有殘書  
可讀別寓有小樓可眺輿隸奔走不費金錢茶笋  
酒漿節齋饒足間前剛行市則諸生時跨蹇泛步  
處古寓數椽在委巷舊利歷歷可指追念昔年先  
史則灑涕而歸自想當日欲覓一讀書處無憂薪  
水如鮎魚之上竹竿此書豈復易得是以快然欲  
老是鄉矣又白下薦紳先生每一披對輒移刻忘  
晷似此更有宿分方將罷了交往閉門掃軌開舊  
簾發藏書綜朝家之掌故覽千古之得失倘有管

窺積日累月疏之別牘具獻 至尊雖不敢謂乃  
心王室聊冀不負光陰而已若夫升沉潛見豈意  
想卜度中能主張之是以終日陶陶焉落落焉作  
逆旅本分生活至於弋飛鴻釣魴鯉則當在買山  
築室時矣秣陵尺五一水盈盈祖帳河梁春光在  
眼謹述近懷以慰相憶伏惟別來逆履多福新社  
惟宜拜緘神往不宜

與門人姜箴勝書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西都欲地禮曹冷官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四

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累身可對余影  
卽鄉曲小兒忌訪相加無怪也獨舍 國家所重  
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  
小人得借爲階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  
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  
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  
可思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  
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  
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

止云文章無用恐溢金既不減一篇韓昌黎迷揚  
少尹序噫可以歸矣况又朝易以爲席席而天  
子以爲才望卽宗伯墓門一片石他年邀惠悖史  
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  
愈趨愈下鯁鯁惟異已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  
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譚才品目  
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亦終  
必亡而已矣水落石出豈謂高廟神靈竟不顧  
冲聖而任此輩橫行哉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五

重曉須畱此一段光明于胸中卽不宜輕發以逢  
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  
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  
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久買江上矣

與門人周季侯

自春明馬首言別後一路託庇凡四十日而抵家  
會徐孟麟于淮上會熊雨亭于高郵皆倦倦以兄  
爲念及聞會議報而慶聖明之扶植善類當事  
之愛惜人才也殷孚原非得已事事至而言言後

事已而豁焉忘之展布乃綽綽有餘地兄  
正氣快筆已推車千舉朝乎今日之事黔蜀雖賀  
戰勝而元惡未除山海且幸偷安而虜情難固海  
外之偏師雖設而屬國之廢立未明與兵之大端  
雖除而內操之隱憂水杜餉空耗于輦金之輩而  
查核不能問之海濱兵支吾于盡地之守而鎖鑰  
終當責之樞輔席前借籌尚有無限區畫而藩籬  
門戶爲小兄旣爲朝論領袖直須以此數事次第  
爲君父痛言之行一事再言一事此亦堂堂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六

正名臣大着數也若依人以立事立名而究竟與  
他人同其禍福利害有識者不戒思吾所爲此之  
思之不覺曩日熱心戀主快口論世福樞旣淺美  
亦成病今當塞兌以寡尤悔深居以免罪矣稍俟  
中秋後往南到任便爲乞身計買山築室耕讀痛  
飲以沒餘齒足矣邇者歸里杜門坐小樓檢舊笥  
書冊以送白日不入席縣之室不赴酒食之場不  
發薦士之牘門無雜遊差堪自樂但未能向神前  
發願不作詩文也如何如何千里無繇面語聊述

近況如此

復錢孟玉書

昔年養病招提今日避喧沙上用園既蕪妻兒闕  
疏筆墨久荒貧從稀絕嘆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  
荆棘似此景况年復一年稅駕未期時光易老古  
人乘血氣而思自見今且奈之何哉足下三旬九  
食尚能馳辨春華買於知己不似僕五石瓠落  
終身也古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僕山林人耳原  
無奢好山齋數椽曠地半畝前種修竹後鑿深池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七

果樹萬株列于墻下草花千本植周庭際每皓月  
當空春風拂戶則披襟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書  
信手拈得閒徑迎客欣實相對樂我終日可以忘  
飢此時又何須襲危冠于鷗鷺爛金紫于五雲哉  
然而此福亦難消受則似先天有吝嗇者然何可  
強也便欲褰衣長逝負擔束書吊五岳之煙雲訪  
空同之靈秘冀得名僧指點參究五宗仙侶提撕  
開授玄路而凡胎未脫俗累相纏離家未旬回首  
迷戀想亦性分上帶來有此一番滯難灑也即

欲破蠹食之萬卷盜神仙之隻字上取國朝之典  
要達稽往古之精微求爲可用通其修貫勒成一  
書以待來者而精氣衰止心日勞疲神索于軍思  
筆窮于揮酒每構一篇展轉竟夜不成一字嗜壯  
年不學老時悔今尚何言哉嗟乎僕今真無用人  
矣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曲無傷吾足當今  
之世僅免刑焉敢復夜行不知止哉茲且就醫海  
曲依甥舍而居世態鄉情久置不問若得微草澤  
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躑躅錫之款段且將問六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八

橋之花柳探靈山之巔際與兄把酒銜盃一傾倒  
鬱積或有期乎各尋樂處無懷身世之患而已尊  
公傳積日而得久稽使者今特遣歸客次對冗平  
勅此種情事即告霖調亦如此故不再申別楮也  
與顧霖調書

遇者玄黃之戰猛于雷火斜封之毒慘于長蛇况  
天示之灾民兆其孽耶士大夫既不能有所補救  
碌碌在乘鴈驚集之數而喋口不發一言吾輩可  
復出耶僕虛生盛世久矣一黜不復長老山林家

有器見室無菜婦抱此熱血灑于何地隱居無園  
林之樂遠遊無採藥之伴著作無草玄之筆折衝  
無馬上之氣兀坐一室形焦神枯酒漿不周于友  
朋朝榮不罩于祖父教澤不貽于子孫疾疾不除  
于四體嗟乎日月逝矣歡樂何時兄以爲我樂乎  
每想芸窓刻苦口吟手批參酌古今攷求華實力  
殫于學殖精覃于揣摩本欲潤飾皇猷宣揚帝德  
勲騰名茂光輔太平而時會不逝媒孽四起解組  
未久罷削旋加書負人乎人負國也僕老農馬足  
賈日堂初集／卷之七 九  
矣迷湯則傷吾行屈曲則傷吾足由今之道食今  
之祿天下豈復有士節臣品哉四肢痛痒朝夕切  
身浮位浮名于我何有近者脚屢遇醫今滯海東  
沙上計日待愈倘其刀圭有靈蹒跚頓去則杖履  
芒鞋相逢湖上看花撈月把盞堤邊補昔年之壯  
游續曩時之快事悠悠蕩蕩豈待吾與兄共笑傲  
于孤山梅嶼之側哉言至此無歡盈盈脉脉也別  
久不能得便鴻一言睡起直攬胸臆如此冀台諒  
之

在畱都寄都下諸友論時事書

弟藏拙南曹不敢再談時事而近見司農以催餉  
不前奪郡邑長吏職且云俟奴蕩平後再叙官訐  
夫郡邑催科未嘗不猛于湯火其拖欠多而不中  
部額豈有司之不用命哉民窮財殫付之無奈何  
耳若以此定黜陟而考課之天下豈復有良吏哉  
夫數年來苦民力而疲天下只爲一遼耳而遼已  
得烏有矣今卽漸言修築寧前而西虜橫擾于內  
奴賊窺伺于外寧前孤城亦卽金復甌脫也但可  
賈日堂初集／卷之七 十  
作寬守山海之權着未定是得寸守寸之定着假  
令縻西虜而使將士得安于遠戍無礙於耕耘卽  
今日修守之權宜亦他日恢復之根本也但兵力  
不盛終未易言耳毛總戎角立于海外戎馬不能  
到之地而近挈奴肘遠追奴鋒此真山海一臂然  
以衛登萊則謂之偏師游徼以圖奴塞未可謂捷  
伐奇兵守阻一島則有餘攻入虎穴則難繼也夫  
古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得志于敵國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以 聖天子守在四夷而

奈何汲汲焉圖已去之土地逞無制之憤兵憤帥  
驕辛習爲故事未得尺寸已糜巨萬而甚至殘民  
命亂官方以殉之哉夫與其影射之十萬不若核  
實之數千與其浪糜之萬鍾不若克腹之升斗與  
其虛談恢復之關外不若實行修守之關內請今  
日急宜收博爲約汰繁爲簡揀其十萬之半兵必  
銳糧必克腹將必忠廉外屯以護耕種內屯以備  
策應海外挈奴之肘腋嚴關固我之根本而一切  
無名之加派漸爲蠲除催科之功令悉爲開免元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十一

氣既調國勢徐振萬民樂業夷運自衰至于黔蜀  
疥癬如王存思道長以本地人言本地事鑒鑒如  
畫沙印泥亟如其策兩地夾攻定堪蕩掃招安位  
而誅邦彥弱水西而圖蘭州弄之股掌全憑方畧  
又與廣漠之地犬羊爭逐者不同方今 聖敬日  
跻太平有象 天間長子萬物同歡而何必鯁鯁  
馬議兵議餉之聚訟添兵添官之旁贊耶鄙見如  
此 廟堂以爲何如不敢妄談以安分也冀備採  
擇尤惓惓無已耳不宜

與耿藍陽書

自深夜領教語而還也血脉來往即渚上三百里  
如願通指矣中夜獨坐用憤知音竹屋松聲恍規  
面目既承遠札刻日駕舟興聆玄著慰我饑渴而  
館人告辭良會不果海虞之棹轉而東林廬以所  
印質門下者稍爲發明開一取證而涇陽玉池兩  
先生轉爲首肯遂以其語述之虞山會語叙中然  
而皆門下雅言也玉池先生相與愛遂弟以規矩  
二字則懼脫化蹊徑入於狂宗私心佩之感其思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十二

重而輒更有質目前本體昭昭靈靈誰非規矩若  
準方圓圖又是性地上添一尋引繩尺規何從立  
矩何從來只是任性之人不清源頭不知規矩便  
如楊墨之禽獸陳仲子之蚓子莫之廢百告子之  
梟苗君子謂之外道然學脉所爭只在毫釐耳可  
見源頭一清不離不即頭頭是道人人當下皆可  
從心不踰只此參證規矩了然天則之樂妙不可  
喻豈如束縛硬殼子遂謂夾持性命哉所以規矩  
二字不方而方不圓而圓爲天性至妙至妙者也

偶於院規叙上曾言其畧史先生真海內了當人聞言而悅也至論養心寡欲則鄙見謂欲只一欲更無義理私欲二項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知則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道心盡是人心大約我做得主則耳目聲色日涉而不亂政不必遠離以爲天理從來世上無枯槁之天理也只此快暢融通便是養字真血脉若言此際恐無規矩則做得主者是誰而規矩是何物也此來專以請質幸教之

與耿藍陽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三

了生疾語政患話不了耳讀台指言言是了也近寓書以其說請之陶石簣老師師答云真信之難力行之不易不佞悚然以爲饑須食纔了得饑渴須飲纔了得渴日日故食而饑渴日日不了爲無有真飽滿在日日是道而生疾日日不了爲無有真聞在世人信不及故不能力行惟不曾行故終是不信耳吾輩時刻間皆有行皆有信皆有聞也

答毛總鎮

古來定遠玉關樓船下瀨或威揚絕塞或名振百

發然未聞海外橫戈窮島四立收清民而爲生聚耕石田而作儲胥聯屬國之心今無外嚮禦邊酋之肘杜其內侵如大將軍麾下之勞苦而功高老也側聞將軍布衣無重裋蔬食不兼味廉而生康惠而有制往來驚濤駭浪之間邊界不蓋而塞不宇矣上報主上之殊恩下慰朝紳之雅望甚盛甚休惟是甲乘器械不能取辦於荒壇藁芻糗根何以陳殷於廢壘此在廟堂應計盡能索嘔心欲枯而事求實際應在燃眉不知有心人有幾倘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四

得麗國攻其東懲虜犁其北關上一旅如奕棋布子漸着漸出修寧遠之孤城恢廣寧之舊堡重關兵氣與瀚海軍聲互相首尾而後一圖大創不亦千古快事乎不知大將軍麾下一點血誠與廟堂朝夕相通徹否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此種機括更爲喫緊今之廟戰徒孟浪耳議論日煩幹濟日詘獨在關有相在海有將血脉來往如指應臂合成一身何事之不可濟也哉夫惟謀可以居功惟廉可以服衆惟慎可以善後大要吾輩欲爲朝廷

出力祿不朽之奇績須尋個主盟幫手萬里海外  
願以此爲祝不佞昇書生耳亦思攬結海內肝膽  
交以報 聖明萬一而處非其位假息南曹讀書  
譚道聯以自老其佇望 台旌所指滅此朝食不  
啻盲人思視而瞽人思行也遠函珍重深佩來忱  
惟有三寸香磨陶藥汁安排爲門下作海外銅柱  
碑耳勉旃強食海內共式靈之不宜

與閣下諸老

暮春幸叨南署歸息故園家累龐畢涉冬乃至白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五

下樂其官衙閒敞風景靜適又部務甚簡而 鼓  
翁館師受事不佞幸署紙尾散堂之暇杜門掃軌  
整理舊業既宜拙性更愜素懷自分曩時諸生舊  
游並欲求薪水無憂與馬饒足安坐肆力而筆耕  
如今日者豈復易得慶此生厚遭亦荷知己堤植  
長老是鄉有餘快矣惟是德不配位福過其量消  
渙未答於 聖明名實有負於知我中夜循省慚  
愧在懷伏惟 老先生門下爲國柱石作帝股肱  
當財窮民困之秋值地處兵燹之後固固以強國

勢邊疆靜而內地乃安竟能以於民困郡邑饒而  
朝廷乃實以海外爲巡徼以嚴關爲戶庭以廢西  
虜爲權宜以守河西爲活着省官省事而省議論  
核兵核餉而核官方當此 聖明兢業之朝宜修  
臣子對揚之實掃門戶而愛人才省面情而重綱  
紀周南舊史秋耿切衷非直陳於同志之前懼負  
慚於久要之雅短箋裁候布此衷言懷德滋深去  
德滋遠聯陳芹獻以致逮忱伏惟原照不宣

與孫相公閣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六

伏以爲 帝者師弘大人格心之理作 聖人相  
著元戎摧陷之勲凡吐握能徧手羣流况吹植更  
隆乎同調恭惟 師相閣下道備天人器兼文武  
自任天下之重不惜一身獨賢王事之勞惟憂  
君父自講筵而升 鼎軸繇髮理而總師貞休休  
有容之度既非養交以借名譽塞匪躬之操亦不  
枉道以求合謂滅此朝食方可答海內之心如優  
游坐譚孰能佐國家之急度奴虜於枕上趙克國  
自許金城扼關塞於掌中韓穉圭不忘銀夏分猷



分念而惟斷乃成任怨任勞而中制者敗雖安遠  
不在餌虜乃乘障先貴和民集思廣益而不爲旁  
觀者移核實循民而無今巧言者售從古入相出  
將原未有人於今外攘內安誰能踰此皆緣正色  
立百官之上無黨無偏是以忠心結九重之知  
惟和惟一顧帝眷正隆與情更信爲社稷計西  
平方賴成功如蒼生何東山未宜返駕基專愚類  
於草澤迂質同似朽株亦嘗侍函治之間未能  
受琢磨之益幸叨大庇得竊散曹修身著書或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七

質千秋不朽之益匡時救世惟願記三台獨運之  
功歸緘不勝惶悚感切之至

與張郡尊書

南歸寵錫寵招飽飲明德獨以戟門不敢擅入謁  
謝未皇而中心藏之非言能喻深惟古人報德止  
有厚美塞回而老公祖下車以來三年於茲仁聲  
流聞弭亂保境功高渤海化治頴川不佞行當命  
之管城詠歌其盛惟是敝郡風會衰頽蠹賊奸假  
借以鬻權青蠅喜憑虛而造謗即以神明臨蒞而

華而良難其所繇來原非今日惟慎防而曲涵之  
使彼不得乘間生事而我亦寧靜無動如消疾毒

須護元氣若一朝橫發或過達譴怒則於法雖正  
而此輩支蔓愈多將來治不勝治况一涉青衿尤  
非旦夕可作了局接愚民則損政體滋疑謗則傷  
德威不佞生平愛重知己不帝捧壁何敢不一密  
陳萬惟鑒此一片熱腸無私探其末論于凡不肖  
輩咸與維新轉雷霆爲白日息風波爲平鏡我不  
生疑人疑自息蓋處末世之道原自如此是在高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八

明熱察而深假之萬一嫉惡太過重怒難犯鼠輩  
何惜陷珠斷未可作雀彈也佩德銘切手勒密布  
自書自封不敢倩人欲今德意出自台指郡中共  
鄉召父大光明也臨緘主臣

與門人書

留都原無一事而又杜門不見客者三月鎖鑰生  
塵苦蘚封徑自是天付書生以讀書緣也官居九  
列年逾五旬而又以文章無用恐濫金甌受彈而  
歸亦復何憾已矣可以歸矣家者玳湖上九峯

簇起其東偏奇僻處曰茶山一名曰佗山陳眉公  
讀書其中傍有田數畝有地一區田可耕地可築  
也山妻本農家喜督耕事男婚女嫁各自受餐不  
復相株累長可作村墟田舍翁隙地按二十四番  
花信種花千本花容長在簾幙間書萬卷留城東  
舊舍不多載止携生平得意書數種閒便展讀讀  
倦便開新釀痛飲或吟詩一章或寫字數幅散步  
垂楊古樹下與田夫野老量晴較雨說稗論說不  
看朝中報不問城中事要使士大夫中不知有此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十九

官鄉里惡小兒不知有此人此是歸家第一供據  
也已矣可以歸矣第二疏已上艤舟而待速去爲  
幸不復知其他承兄作書慰我諄諄正論倦倦道  
愛兄品自是高我一等然不佞一生讀書處有所  
見於此覺有酒然者焉別紙不盡吾意故晨起再  
及之

上葉閣下書

自初夏奉別台顏泛蒲日乃抵家途次捧讀老師  
奏疏稟爲司南兼佩贈顧珍重金玉謹手錄同館

同志依韻和別之作不覺成帙刻之吳門里中傳  
爲詞林盛事皆老師吐握憐才借風雅之鼓吹生  
龍門之毛羽也歸家暑雨浹旬杜門啓舊篋檢點  
藏書以消炎晝涉秋而兒子歲校頗費程督今又  
迫向平累未能脂白下之車在幕家園率負師造  
而適拜新 恩以 光廟實錄蒙叙纂修鴻也何  
能遂荷 宮賓品秩之錫自分受教門牆備資纒  
及廿載列爲卿貳已覺負蛟再于南曹幸愜歸願  
至于載筆然慕俱係吾師句裁字訂每一呈藁披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二十

編改創供領吾師謙見筆力使某得悟文章史法  
關接宗趣陶鑄良多而微望外之恩光樹非分之  
名與此某之所中夜傍徨三思循省感激而增汗  
顏者也近得姜曾二門人并呂公原書備述吾師  
舊念不肖贊每齒頰夫以吾師集思廣益主持  
昭代鉅典不索金匱之彥標三寸管以從按手月  
而通呈野制焉即 神祖四十入載聖政鴻業不  
過二三年可告成何有於不肖之荒陋疎畧者哉  
向郛久挂虛銜深憂尸位而男婚期在十月一舉

即東萊就道勉力供事以圖無贖生成但其本書  
生了不通於世故將來稅駕未知微幸完美否全  
仗吾師提撕而挺植之其惟有束修其身以靜聽  
機緣而已也當今 聖明虛已講席鴻開黃髮克  
庭同心攸濟而吾師以和風清德風動萬方以大  
力熱腸延攬多士太平景色薄海光天周南舊史  
惟有誦咏嵩祝耳二綬二布謹備寒裘手勒不敢  
作優賤伏惟慈諒某死罪死罪

與魏道冲相公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二十一

弟萬塔秋間以笠澤之優羽曾附一紙想達記室  
矣家累甫畢已涉冬令乃單車就道蒞事白下官  
衙閒整風景靜適望賓樓上四顧慨然有伊人一  
方之想惟是七年翁垣牆塗甃結裾爲勞而弟享  
其成不取升輿所謂宇下之庇及於同心良亦兄  
弟間一段嘉話也幸從教翁館師之後隨行署尾  
無事可做散堂之暇杜門却枕整理舊業既愜拙  
性更遂本懷自分業時諸生舊遊地欲求薪水無  
愛與馬競足安坐肆力而筆耕如今日者豈復易

得既廢此生厚遭亦荷知已憐履長老是鄉有餘  
快矣當今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天開長子萬物  
同歡而老年翁以正色立朝徽徽如松萬仞居  
三台協心之列在入元師濟之間獲上信友道固  
委蛇爲而不宰着不得氣節二字古來其道大光  
明者皆潛而不亢也佇望霖雨天下故不覺布此  
替言望宸樓已非舊址爲署部陳司空移後五尺  
弟今欲爲年翁作一記以鐫之於壁倘當日建樓  
步位或於形家有確見者弟當仍移舊處也縷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二十二

言不能休恨紙盡耳不既

與孫愷陽相公

乃者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 天開長子萬物同  
休而老年翁以方叔元老振旅待遠安至尊而鑠  
社稷此何等心力何等信任而可以坐談定進止  
也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不但言勞苦功高矣夫  
聖天子龍飛講幄第一臣而迄能以七又支東北  
危關半壁天固重瞳之明聖而豈非遊九廟社稷  
之靈哉人生至此即肝膽髮膚皆爲君有而更有

何事惟是守河西寬者也聯西虜權者也寧前不  
守則山海之鎖鑰不固虎墩不效則逆奴之聲勢  
不孤而談者紛紛以西虜之抄掠爲議欽之非以  
寧遠之出屯爲資寇之具然則築舍將何定邪恐  
舍此二着之外別無固守之方也海外之師擾之  
而使不寧立于不敗之地而掣其入犯之用不可  
謂無臂助而恐亦是偏師游移非關捷伐奇兵守  
則有餘攻亦難議是惟前經畧府執十八萬之說  
以困天下天下既困而遼東已化烏有然則今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二十三

天下視昔何如弟謂今日爲核兵節餉計與其影  
射之十萬不若真實之數千與其浪費之萬鍾不  
若克腹之升斗外屯以護耕種內屯以備緩急海  
外以掣肘賊蹤關以固本根而一切無名加派之  
餉悉與蠲除催科不前之罰悉爲開免古人云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以得志於敵國况 聖  
天子守在西夷而屑屑焉圖已去之土地逞無制  
之憤兵至殘民命亂官方以殉之非所謂王者必  
世而後仁者也久矣而對畧布區區

與族伯澄瀾論族弟張小獄情書 有鈔本

某之曾祖奉訓公有庶弟極號檢齋生三子長  
曰嗣光號後芳次日嗣聰號少葵三日嗣達號  
澄瀾張小者即嗣聰之幼子也嗣光嗣達同居  
祖之遺宅而嗣聰柔善遜于鄉嗣聰老而貧不  
能有其居而來遺宅之旁索一椽以棲也嗣聰  
不許還去嗣聰及諸子與之閤乃嗣達之室爲  
家中所愚謂作姪經狀可以駭戶外閤者而速  
之去既就經家人輩不速救解而斃矣乃仇張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十四

小兄弟而毒捶之幾死聞于官而坐以威逼之  
律大者問徒小者問絞嗣聰不久死而其母伶  
仃乞食視獄中兒也痛哉嗣達之室愚而就死  
地乃嗣聰父子以身殉焉日葵公之後如綫矣  
今滯于獄已五六年乃嗣達恨未解也必欲死  
之爲快樂族傷焉于是某作書與族伯澄瀾而  
勸之同堂相殘而同四世祖者乃爲解救豈得  
已哉嗟乎令祖宗有靈澄瀾公讀此當痛哭而  
活張小矣族子史官某謹識

侄男某百拜稽顙哀啓三伯父大人台座下某施  
塊人也後死爲憾敢問宗黨事哉抑亦有耿耿切  
衷積之年月不獲自己者敢爲伯父告且爲伯父  
勸也雖然此非某一人言之亦 祖宗二百年靈  
爽實式臨之且舉吾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諸侄  
輩所共欲昌言而不敢出諸口者願伯父之一開  
悟而憐聽也蓋自檢齋公爲含齋曾祖庶弟有才  
幹能綜理家人賴之而分宅于北俞塘稱隆盛矣  
三子則日葵叔祖居長也再傳而三派則大伯二  
寶日室初集八卷之七 三十五

生歸之人敢證不可踪影之事而生支節以累他  
姓哉此在伯父平心降氣而細思之子平旦可耳  
若必以門外之詭詐駕言于逼迫而殺張小以爲  
快則不孝甚不爲伯父願之且此事姑無論本心  
也亦未暇論根株其左証窮研其本末而恐爲說  
愈長也就令以詭詐爲逼迫乎二伯亦伯父之親  
兄也今已流離道路展轉死溝壑矣二伯母亦名  
家女也今食不糊口徒去往獄中丐殘糜冷粥以  
啖其子纔須臾死矣二子受杖幾數千百臺頭三  
寶日室初集八卷之七 三十六

伯與伯父也大伯力貧子女不克婚嫁後事茫茫  
如矣伯父又無子而二伯柔善久遜于鄉老而貧  
夫婦伶仃來城而無所歸也三子願乳少不能爲  
無米之炊以養父母孑身無立锥之地以自託而  
求借棲于祖居之半椽噫亦苦矣伯父不能容之  
而與之競也今此際一善處分者出焉安頓其居  
次而稍卹其囊橐兩言決耳何國扇搆者多解免  
者少同室之誹語化爲不共之戈矛乎伯母之委  
命于一決也此際情事真難言也不孝某以京遊

本與死爲隣者五六年矣夫大者且見爲城旦黔爲  
鬼薪不知死所矣颶風無終朝震雷無終日而伯  
父尚執迷含怒不少念日葵叔祖之嫡血乎夫  
張氏于鄉中爲表寇世族子孫則長食然讀書自  
有列于鄉紳中者代不乏也而可令子弟南冠而  
累囚挫不敵之犬勝舍流寬以沒其齒乎即祖宗  
泉下寧瞑目也且聯芳公一派分爲五支今其衰  
零落寥遺某涼婦娶不貲孫枝蕭索每一念及五  
內如刺言及于此以伯父之仁心厚德能不惻然

不孝傷于伯父同四世也不若二伯之一堂骨肉也而顧灑淚爲諄諄者豈好爲不識時宜之語哉且二伯之子已如枕上肉某奈何不集于菴而集于枯重違伯父之意而強欲活之以爲德此一種血誠尤伯父所宜垂察也伯父其因某之言採聽同宗諸父兄之通論追念二百年不斬之世澤以存二伯生死骨肉之誼而寬張小之餘生伯父之遐福舉族祝千秋焉敢瀝衷而布之死罪死罪

與門人施禹聲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手七

讀書能文章便目爲名士此淺人語凡有口者誰人不能讀有手者誰人不能縱橫三寸管智慧通明之士誰不繪月露而寫風雲以是當不朽惑也滋甚何名之與有古之用心于內者嘿嘿從無口可說無筆可寫無知慧可摸索處却尋箇真種子心裏打得過便手口說得出手口說得出便終身用得來不然總是剪絲爲花蒸砂成飯全無安穩受用處此點真種子到手却易如反掌夏時又難于登天第一先要候箇弘顏禁色貨利不着矣名

心勝心不着名心勝心不着矣道德功業不着道德功業不着矣精神氣骸亦不着乃至一腔熱血灑朋友而不必強聲氣之同夢寐丹心輪君父而不必徵九重之眷青天白日心事內信昭瑞外信夷狄中信百官萬民而不必爲凌厲之風稜約結之溫日大要我相淨盡使人相扣除二相了然不生方能宇宙在手蓋我原非我若論天性我亦是借借來補救世上人只圖天下太平我亦還歸天地眼前安得更有箇人在所謂願以此身奉塵刹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手八

不于人世求利益此願既真一切異同偏見如種種微塵入烘爐裏頃刻灰飛烟滅何處更有金玉屑在此真思議路絕大機大用眼前即是吾輩論學宜從良着眼禹聲論當湖四閱月而已爲諸弟子指點仲尼諦義處用心于內不樂以名士自居者書吾說以廣之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前人行處行禹聲珍之重之

與俞濟之書

前載因無暇書

俞濟之書云示兄儘力剷除此鈍根日被昏故

纏縛安得仰面見青天向仁兄拍手大笑手書下  
教自稱鈍根極妙極妙夫金止而爲鈍如礦石然  
我丈可謂礦非金乎弟倘得而剷除之是棄礦而  
求金也誰之誰矣知此則纏縛即解脫昏散即明  
淨不然昏散纏縛是一人明淨解脫者又一人矣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謂何無處而非天之所見  
即無處而非天之所向亦無處而非拍手大笑也  
故曰笑笑皆天天天皆我向不向見不見不過光  
景而已矣丈不聞古人道來去都由你閑好沒主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九

宰更要知來去開熱的是誰若識得自有主宰便  
不被他瞞過無瑕言昨見問無瑕兄字有剷除鈍  
根之說吾兄誠篤人也恐執着鈍字尚未得仰而  
青天無瑕所言原是爲上宗乘人桶脫底話耳弟  
敢再下一窟語蓋言根則有二種曰根宗曰根器  
爲利爲鈍從根器分別也若論根宗止有一利更  
無些鈍悟得本利便是不剷除之剷除矣孟子曰  
故者以利爲本兄試取器械而論雖甚鈍鐵既名  
鐵器便有利體一經磨洗其鋒則銳可謂鋒不在

頑鐵中耶特因磨洗而顯耳五更開眼剷然天明  
更不長夜是正磨洗顯透處也昏散纏縛都是夢  
景不是醒體夢無不醒則昏散無不明亮纏縛無  
不解脫兄要昏散纏縛便昏散纏縛若要明亮  
解脫便明亮解脫矣此即處處皆天刻刻皆見本  
日夜在光明般若行何須仰面說見耶凡事皆由  
我所謂太阿在手要斫便斫要匣便匣不得着一  
遲疑顧盼想也兄謂已鈍將無謂利在古大聖大  
賢耶大聖大賢鈍下莫耶便利斷犀革我輩鈍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十

時偶着土花須以華陰上拂拭此土元與莫耶本  
體無干涉特借途耳今若借途于無瑕是華陰土  
也請看無瑕太阿與兄太阿何在莫作仰面青天  
念只與無瑕拍手大笑可矣拾筆草草附于無  
瑕後東之後

勸諭族人書

我家自貞孝公登科以來凡十世甲科矣松人稱  
舊家冠帶不絕二百餘年者惟我張氏爲盛然仰  
惟我祖宗所以致此者以其貴而能讓滿而能謙

不收狼僕不啻田宅其貧勵志讀書向學故能微天之福緒紳聯耳爲子孫者豈能一一盡登科第但願各安本分學做好人使鄉里稱爲善族之子即責業擔柴自食其力有餘榮焉何則以其不辱祖宗也譬如衣服布帛補紉漿粉潔淨即雜之羅綺何妨聯席蓋世人若此儘多耳若身穿錦綉而或爲墨汁所污或爲糞土所染或零落破碎則不可列于冠裳之會以其不成片段也嗟乎人類自處何如安知買業擔柴能安分潔修者不賢于實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十一

穿羅綺者乎且吾家科名尋常事耳城河一帶世世居此寧獨謂城河漲多進賢冠哉亦謂其世世積德不縱容狼僕爲害于鄉里也夫世上附勢而求往來者決非好親戚投罪而立空葬賣身者決非好奴僕彼固將用我耳我既出身名譽在我人品在我報國報祖宗在我此輩安知此等大事只要借勢許人幸而成則取其利不幸而不戚則亦不受其惡名奈何以我一生讀書奮發而殉此輩哉與言及此可爲深痛且彼所投我好者不過某

家有田某家有房某家有人命可圖些須小利耳丈夫省喫儉用安分守己即做一窮秀才難道不過日子就如僥倖一中與秀才差得許多些須小利濟得甚事畢竟留我不受辱面皮可以對祖宗對祖宗所得多也所以凡爲盜爲奸與人爭訟及詐害人經官府照提未獲者決不可收騙酒騙肉花言巧語生事害人者決不可近既以養廉耻惜名節亦以平鄉譽光祖宗如田宅奴僕人命等事畧不榮辱者決不可縱容家人親戚假託橫行以實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十二

損名譽其身爲士庶者既屬名族決不可張拳攘臂以加于人不得言之似儕然既徵祖宗之福列仕籍稱善人不敢不爲宗黨一申戒然鄙性頗非託之空言如仍前有投勢棍徒不係舊僕敢作城河爲害一方者許受害之家來稟即送官懲治逐日原籍既清地方之害亦完子弟之名知我罪我生平不懼也特此告白

與觀相公書

弟僑謫材薄德附青雲而託聲氣者二十年矣稟



承道誨砥礪生平居鄉不敢自傷其名行立朝不肯依傍人門戶讀書潔身期不爲同志羞者此年翁平日所知也南署之推寔爲不得展布于講筵故甘領閒曹以爲靜修地而疾既醲于去國之日僭復積于鄉黨之餘言路君子未識其面目不究其生平而見彈求炙張儀以待蒞任之章甫奏逐客之草先聞驚也庸庶速去何恨况忝竊祿位分已逾涯急須抽身猶悔其晚獨是年來風尚動輒計較局向分別異同大約稟奉 天子之意數保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十三

護善人之念少日復一日支蔓彌甚傷殘愈多只今每讀邸報見啓事一奏輒累數人海內正人所全者寡矣若非絲綸主持大破積習恐將來可用之人剪除殆盡特立之輩累足不前一旦 朝廷有急仍視推避何所取辦附之尸素屏跡入山固無足論而世道人心往而不還漸且自下而上極爲可慮是在年翁所當振起精神主張一番者也况今 聖天子聰明勵精 年兄以論學舊臣處密勿重地若隨事入告隨機盡心透徹薰蒸令

主上知其乃心 君父任怨任勞自然魚水相托聖心既贊相權自可在手我能向前人自退讓何事不做何功不成然在今日處元愷共濟之秋不宜開口與異同之漸于真氣節內成大事業道在委蛇機須遵養也待罪放廢之人不爲乞憐兒女態而敢慷慨薦狂言者以爲千載君相良不易得江河日流不可砥止如年翁正氣直心正可主持一世若妙其機用罕定主意以翼戴 天子愛護人才爲第一義者偏黨可化而蕩平反側可還而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十四

正直也此書聞後山林長往不復再通記室矣第二小疏不候前 旨而急于再陳者亦恐好事之口又疾其濡滯也伏乞 年翁主持票放委曲道弟生平只讀書案修無他謬疾于 中堂先生之前得微 一旨速放益感老兄弟玉全之賜矣

啓

上朱相國老師啓

伏以天啓六符帝孚一德鴻鈞獨轉載占調燮之新鳳軸久開式仰絲綸之舊長安日近天上星高

徒感結于私衷冀遙行其積素蓋自 列聖經二

百年治定股肱旋轉良難惟茲一相繫四海迂衡  
駕非焦勞有幾屬君臣交擇之會乃異同互勝之  
秋格心契入而衆見以爲茹正事直詞而上苦于  
難犯不調衆慮恐意見亂我國常未愜 宸衷將  
獨覽掣其衡決剛柔之際上下所難伏惟 老師  
閣下公而無黨吐乃爲茹犯亦勿欺朕即成合心  
獨苦于挽回將順功不居乎獎理調停應 神聖  
之有爲當雷霆而特立開太平之無象與日月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十五

爭先生折議論之秉力扶官府之一萬姓更生于  
霖雨九夷仰德于濟川某一託門牆三更裘葛姿  
姿翰墨未窺東觀之奇菽水丘園不治南山之穢  
竊竊歸海深居不侈于交游更保親提誦讀必探  
其事理蠅負嚶嚶之志敢修岐岐之名惟常留面  
目以復濟龍門忍暫棄生平而自辜鴻鑄獨慈骨  
尚委于夕露而稽日未耀于金莖特此兩難深于  
交戰伏冀慈督 遠企一陶時厯三沐其不勝惶

悚戰慄之至

與葉相公閣下啓

竊念某讀書有限諸世無緣適時休明賦命寥薄  
積疾已浮于擢髮負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  
謝公論是以劄劄拜疏涕泗求歸而遐荷 溫問  
尚塵就列在鄉國豈曰不可豈 君相猶識其才  
辜恩難報于再生度義不容以終日恭惟 老師  
相公閣下安 社稷以爲悅與 聖人同其憂昔  
輔 神皇排大難決大事措泰山而聲色不動今  
保 明辟收羣策合羣力廻狂瀾而風浪自平聞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十六

一日而 朝廷樂一日之清寧壽百年而四海享  
百年之美利至于因材而造與物爲春進君子不  
求備于小知退不賢亦曲全其大體如某蹉跎尚  
賜溫吹自省孤危夢斷長安之日月獨憐衰病情  
迷故園之烟雲再踴躍 天恩祈票放所望收身  
末路得爲聖世之全人沒齒窮山安享太平之餘  
日雖靡報德長孤惟李之光誓不辱知永矢松筠  
之節

與韓相公閣下啓

竊念鶴智不周身材非適用讀書未窺其涯際涉世不入于時宜器小而難自持任重而不知止致釀難追之咎實係不移之愚幸人言寔中其肯育雖速去尚嫌平滯滯何師相造已絕之命而聖主留既逐之踪就列厚顏拊心感涕恭惟 師相閣下德重河汾功高社稷修身藏器幾三十載應期受春則五百年大力挈委裘之安羣狎膽破直筆寫遺弓之痛 正淚零消偏黨而歸蕩平妙競緣而得中正協心同底于道獨苦不尸其功至于賢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七

與朱相公閣下啓

竊念鶴性資駑下學術踈疎愧非鄉黨自好之流豈是 朝廷大受之器生平非有意爲異而未解庸人素行間獨信所聞而原不適用自貽伊戚何

謝人非屬憐才出自 絲綸遂恩貸下及管刷皇恩罔極孤志愈危恭惟 相公閣下學苑富有而著作晰其精微量總羣流而採蒐濟其廣大歛海沸波騰之用歸鑑空衡寂之中靜觀我本不勞順應物將自濟姬公旦謀周系土具有深心韓稚圭力措泰山全憑大膽縣其瞭古今治亂于胸中是以運宇宙太平于掌上至于用人而長短隨才好士而進退以禮朽骨生其色澤枯樹借以溫吹何相公施不盡之恩而孤臣厭已足之願特祈憐賢日堂初集／卷之七 三八

荅王霽宇總督啓

恭惟 老先生臺下三朝砥柱萬里長城陽關陰閭不言而人欽和武綿文經有作而物威觀玉關賜履威名肅四塞風霜黃鉞登壇兵氣厲九天日月因嚴鑰而制中國之勝秉靈鈇而壯元老之猷

惟黠奴爲 君父憂喪玄菟八百里實逃帥誤國  
家事沒赤子鉅萬人引夷近地而駐久不歸致我  
內疲而憂深巨測旌旗敗色甚郭令公之來號令  
生風倚范龍圖之重撫瘡痍而居持劔劬勞爲驚  
而轉危爲安乘虜不忍吐賞之情舊之日牧度我  
未能絕欵之勢急圖繕征蓋惟安撫法爲難之民  
不獨折筭驅犬羊之輩卓乎長算舉人成不世  
之功久矣然當信天下無難爲之事旣已山不採  
而邊防固會見胡無人而漢道昌爲早歲幸負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九

勝

于次公向日懷登龍于巫丈愧當綸草莫效華褒  
荷與札之相先感瑞施之無已拜稽受賜銘勒易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程

明主成功必取於人 壬戌武會程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鄉試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甲辰會試

天地爲大父母論 甲辰館選

行天下之大道論 開試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館課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一

同寅協恭和衷論 已酉散館

四維論 館課

駁文中子好詐論 館課

煥然文物可觀 考卷

機論 爲遠事作

治勢論

渙萃論

強兵論

陳常論

好生論

分美論

策

論權 代梅長公壬子山東程

辨才 代梅長公

狂愚 代梅長公

道術 代王蒲鶴已酉四川程

兵法一 壬戌武場程

兵法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華亭張 鶴世調甫著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程

天下嘗變也亦嘗窮也聖人操不變之主以制其變故閱萬世而不窮何也聖人非能因時爲變也因時爲變者窮而變變而又窮此千百世轉窮之局也聖人之變生乎心心通乎千百世之上下而神明其道因其固然而制其所必然天下不知有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一

聖人之變而聖人第默以其心轉旋乎天下萬世聖人之所爲變者自有天地以來終不能變也不能變因不能窮而遂以其通變歸之於聖人故曰時極道窮理當必變聖人通變於未窮者堯舜是也說者曰皇帝王伯之世變也忠賢文之時變也上自三代下觀叔季凡朝家之紀綱天下之風俗無日不變也今得聖人而挽之將世盡三皇乎人盡巢陸大庭乎紀綱盡結繩風俗盡鴻濛太古乎聖人不能也夫時必有極時之常也道必有窮

道之常也時可知道可推明智之人或可按居而通營之以使之通而何獨藉聖人爲聖人時未極而爲之不可極道未窮而爲之不可窮以其心之不極不窮者而通變之不因乎時而爲時主不乘乎道而爲道始道天地之神化正萬物之性命立國有常制衆有經皆無所倚著之作用不動聲色之變化聖人變而千萬世之民習以爲常惟民習其常而後知聖人之妙於變聖人通其未窮而千萬世之民自不見其窮惟不見其窮而後知聖人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二

之妙於通何也聖人同操其不變之主而立於未窮之先者也蓋天下之勢有盡一代偏一國更數十世而必窮者有綿歷萬古而必不窮者必窮者雖造化無可奈何而常賴有必不窮者以爲之綱維支柱使乾坤得以不毀夏忠而野嚴敬而鬼周文而饒此一代之窮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聞人世而未有錯足者萬古而不窮也尊尊親親若流於窮尊賢尚功者流於篡此一國之窮也然其與窮之世而斯民猶且直道而行使仲尼因得以行其

筆削者萬古而不窮也西漢窮於外戚東漢窮於黨錮唐以藩鎮宋以夷狄此數十世而一寃也然而經制猶故法令猶故郡縣猶故官司猶故社稷郊廟猶故其與人國相終始者萬古而不窮也夫其窮者皆時爲之故通一變即伏一窮救之所由即敝之所起盡千百年聰明之主顛倒於時勢之中而不能出其範圍若其通萬古不窮者世人盡以爲當然而不知開闢聖人已變化而默成之今萬世曉然明白熙熙然竝安於其塗是故茹毛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三十一

燧食也草木衣而冠裳也巢穴西舟楫階茨結繩而文字也教稼穡而五穀教遠居而五倫教什器而工作也諸如此類皆計之甚周而爲之處置甚悉至於今郡縣而治者非所準之十二州乎前愛書而爲律爲令者非所畫之象乎見藻而來同萬國者非五瑞五等之儀乎漕輸而陸軌者非程秸絲枲之制乎秦壇升中九廟灌鬯非類禋歸格之典乎權衡斗石非重華之世所同乎樂非韶舞非萬乎辟雍費序非教習之功乎元愷登而後世

知賢人之當進四凶放而後世知不肖之當黜堯舜之所行亘萬古無能變也萬古無能變故萬古無能窮今無堯舜以先爲之通而天下之窮也久矣然則世之不能不變而不能不窮者時也通其變而救之非通變之所能救也惟其不變而不窮者堯舜操之以闢天地而肇其文明以提人心而開其渾沌即其間時各有變而此獨不可變變則不成其爲世也代或有窮而此獨不可窮窮則不成其爲人也此聖人之所爲通變於未窮吾獨歸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四

之堯舜也而堯舜非有心也夫天地間無日不變也草木之榮枯也人物之壯麗也寒暑晦明之代禪浮雲埜馬之往來也日日變而日日新故爲天地之化生而不窮天地不知所爲變而化化生生固自如此聖人亦不知所爲變而開物成務亦自如此天地固不能使榮不枯壯不老暑之不寒而晝之不夜也聖人亦不能必後世之不窮於時而第聽其達窮達通而常不失吾變通之意聖人曰吾之精神常在也後世之人其精神與我不相遠

也從吾所範圍之中而綢繆之補綴之時變日新而心之變又日生而不已若然則萬古皆中天也而又何病於時之窮由此論之後代之所爲窮者皆不得謂之窮有聖人之通變皆可以不窮也分王之策行而七國可以無叛徙戎之計伸而五胡可以無擾原十六衛之說用而唐兵可以無變蓋聖人通其本明者通其時變而得聖人之意則更張改絃處皆不朽之精神故往聖之成規可從裁革而後王之統政可資補救聖人心中之經綸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五

自活潑豈不在守已陳之物而膠不變之柱也若夫新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皆泥古而不通於時商鞅之變法則又挾智而不通於衆是以愈變而窮愈甚蓋從時勢起發者時變無盡而爲變者有方故執典要則礙世局而憑臆見則礙人情夫容知性地之變亘古今不能出其範圍者哉吾於是蓋信聖人之通變者大也雖然彼三子者亦當變通之時矣而獨惜其爲三子之變不合於聖人之變遂至以變而誤國夫國家不能無不變之治也

從古以來前代不變而窮故後代變之至於後之窮也亦復然而乃追嘆前代之無聖人夫聖人非常而有天下事終不可以不變則窮而知變猶愈於任其自窮也

明主成功必取於人

上茂武堪程

善用兵者必審於其所取夫明於所取而戰勝於國福生於敵者大將之事也然而成功必歸於明君何也君與將同功而異事異事而同意將之所取在克敵而君之所取在無敵於天下克敵者取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六

於敵而無敵者取於天下人之心然其意皆以與而爲取夫惟以與而爲取故人自至而我用之替者太公之論釣曰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夫情同則人莫得而異也親合則人莫得而離也莫得而異且離此乎所由生而人之所以自至也故太公佐文武而稱仁義之師孫武子得太公之情者也作十三篇而終之以用間以爲微哉微哉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夫用間者能使敵情皆輸於我而我可因敵之人以成功此孫武



子之意也然不受爵祿百金而知敵之情此特用  
間之方而非其情微之至蓋至精微者順人之情  
而人自至焉故思之道在乎微密潛藏夫微密潛  
藏非特敵人莫得而知之即三軍亦莫得而知之  
非特三軍莫得而知即吾所取之人亦莫得而知  
此其爲非聖智不能用也今按孫子而言之不過  
曰因間也內間也反間也死間也生間也而吾以  
爲惟太公不言間而深於間此其爲精微之至也  
古來間如孫子者亦多端矣然皆外取乎其人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七

內取乎其心晉侯稱舍於墓而入曹秦人坎血加  
書而歸秦師此因其懼而爲間也晉用析公而繞  
角之役勝其用雍子也而鼓城之役勝此因其人  
而爲間也越患吳師之整使來士屬劍於頸以駭  
吳師遂大敗吳此因其心動而爲間也韓魏齊楚  
謀趙襲子患之張孟談乃躬耕於野而使其妻之  
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山  
此又以其身而爲間也官他  
使人操千金遺之書而東周侯立殺官他此又借

其人之反覆以爲間也燕圖齊田單使人宣言曰  
吾懼燕人剽吾所得齊之卒也又曰吾懼燕人掘  
吾城外墓燕人如其言而齊怒十倍遂破燕師此  
又借其殘虐固我士心而爲間也趙奢救武安堅  
壁增壘以示不進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乃  
卷甲疾趨而解閭與此又借其來間之人而爲間  
也若夫馮亭以地而間趙應侯以禹服君之子而  
間廉將軍王翦以嬖臣郭開而間李牧廝養卒以  
張耳陳餘欲自立而間燕將出趙王此其間示何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八

勝窮而總之間其妙於漢高帝高帝捐千金而間  
亞夫烹酈生於此而疾擊破齊此特曲逆淮陰侯  
之間耳不足爲高帝間若夫三章約而吏民安堵  
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諸侯王響應取於天下人心  
之動而遂有天下此所謂太公之法順人之情而  
人自至者千古帝王所以役使羣動而不專以一  
用間爲事是故明君之成功也外取於人之至而  
尤必內取於其心之動敵人之心即天下人之心  
也天下人害極而思利明君以其利者取之天下

人奪極而思予明君以其予者取之天下人苦於殺而明君以其不嗜殺者取之天下爭欲去虎口歸慈母而明君以其慈母之道取之夫我不能取則敵人也我能取人則天下之人皆吾人也昔者漢光武之取西河也下尺一詔而人皆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唐德宗之赦奉天也引咎罪已而武夫悍將流涕而不自禁光武收人心於絕域不相吞之國而德宗感既潰之遺氓消難馴之悍鎮此其鼓舞妙用皆乘其心之動而取之遂以恢疆土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九

復舊業此即不可言間而所爲深得取人之術者皆是道也夫制天下猶轉大木焉邪許勞而機則逸也制其機而人自爲我用至人自爲我用而吾即以其用用之是以成功而天下安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成湯討桀而夏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行此道也故曰明君之成功必取於人若夫兵法用間之說或智將用之以成功或愚將憑之以傾敗唐李衛公已言之此明君之善將將必師孫子之意也

太公之源而務施仁爲取人之本足以上與漢高比烈而次亦不失爲光武德宗也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鄉試

夫觀世而救弊者本也變習而歸源者機也世之所趨其本弗一習之所淪非機弗啓故衷於本者不可紛以岐路投於機者不可衡以習故操一而化岐提本而迎機斯明道之平準而振世之正律也與蓋嘗觀於本者一也經也旁門偏出紛紛攘攘變之數也經之道善幻者不能易善解者不能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十

剖其立若鵠其衆嚮之謂也其明白若日星其標是非之謂也一也夫鳥遯山集各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意於一也夫鳥集之有南北也鳥之經也夫人不安於僑而安於家僑不一而家一也人以家爲經也冬知裘夏知葛陸知車水知舟無弗知焉無弗經焉知其經者率於經也蚩蚩之衆目何以視耳何以聽手足何以持行由其經則衆之也也不由其經則天之刑民也試詰塗人而語之曰而無視聽而無持行而其爲刑民也則未有不泯然

悲者也此其憤發自好之性可知也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相臨而以君臣相親而以父子相接而以妻子兄弟朋友此亦庶民之業焉舟車也日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者此也何知其義而臣不敢以先君何知其親而子不敢以傲父何知其序別信而夫婦之唱和兄弟之疾徐朋友之疎密執途之人而盡曉之迄莫知其故也此吾所謂經也合於經則安不合於經則不安合於經則隱隱而欣不合於經則一時恣睢而平且不勝其內戚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十一

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今夫拂經者曰仁義大盜資嗔嗔亂天下是斷其根也揚權詭使綜覈名法蝕經之精也一毛自憐突頂不顧其於經之藩又兩決也彼愚民者聞其風而悅之然人不甘受盜蹠之名而甘會史之名則仁義之猶存也知軒虞之爲盛德而桀辛之爲毒鷙也則名法未沒于人心也童子臨絕壁而不惜引手下之不愛僂之指而愛已之指則是爲我兼愛又非其所大樂也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貧兒繫珠而窮遊而不

知神珠之非外得也亡子之離家而皇皇焉莫建鼓之求也人心不幸離于經而莫知解免之路則彼亦不勝其自苦我欲脫其所苦而予之以其所樂提其所忘而不忘者而還之以自有之故標愛流仁敦恪著義而民乃始崇法脩程不迷于聖智道德齊禮誨中訓和而民乃始舍其醇德不澆于慘苛胞與示寬謹守調約而民乃始剖破方隅同彼我于渾噩蓋樹招招之標者拾衆決之的振滔滔之流者疏百川之源挽末世之靡者敦彝教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十二

初故日本者世之趨也機者習之移也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凡厥庶民是訓是行肖物而正率性而興是謂克舜之經嗟乎文武沒而孔子以春秋正之其權隱沒後百餘年而孟氏以空言救極敝則并其權不存焉然至今而民猶謂之如日中天也孟氏廓如之功其興萬世之庶民也與此又千古道脉之大本大機也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而辰會試

治天下有體焉審于其所寄而不自弛其所主夫

寄者衆集者也主者獨制者也逸于身者以寄而  
辨倚于衆者以獨而操故任能者御世之術也而  
攬成者無爲之徑也天下人各一精神各一才局  
而精神之所至才局之所極天下人盡馬也而人  
主轡焉是故不可以無制任而制是繫轡也成而  
制是蹤指也故計莫逸于委任而權莫重于省成  
此任人責成功之義也蓋日薄星回穹天以之紀  
物山峙川錯后土以之播氣天地且不能離日星  
川瀆而爲官爲府也五行合而成今四時合而成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十三

歲天地之功也日星川瀆不能有其成而天地則  
以生以成天地主之而有以寄之也今夫君雖離  
朱不能遠見也君雖僉兒不能遠聽也縣丈二之  
組而役使萬靈馴挽四虛則非其力也高拱閑聲  
而欲戶庭入荒則雖堯舜不能輟日馭而歷薄海  
之外入窅冥之內然人主旒而見續而聞蒿宮茨  
陛而運天下如承蠲者非人君之能而人君之能  
各有所寄也夫人者所以寄人君之能者也衆耳  
聰于一耳也衆目明于一目也衆人之精神才局

賢于人主之精神才局也然人主不動聲色而有  
以制之故夫責其成者人主也今夫治家者賦畝  
之封洫牛馬之孽牝芟蒿之克陳不勝校也數額  
程粒日啓其困橐而量計之所守不過千金而人  
已知其無餘矣彼封君之治家也置之督委之亞  
旅而吾第謹鑰而時按簿焉此朱公之所以三去  
其千金而富埒于齊也治天下之體何以異此明  
主之任人也曰爾其水土爾其播穀爾其司徒爾  
其刑弗率其毘之切也曰汝其舟楫鹽梅罔予弃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十四

其慰而留之也曰罔不若時困我也彼其君視其  
身若嬰兒手足之不能持行若盲者之取路于人  
若涉淵水而未知攸濟故其臣亦濡手足焦毛髮  
而趨之臣之任其事也日益勞而君之成功日以  
逸然猶謂君而逸不足以訓天下故以其攬斷寄  
之于責成三載黜陟虞之役糾不解也五服時巡  
六計弊于太宰成周之象固未錯也任之綦重責  
之綦奢以一精神磨衆精神以一才局程衆才局  
人主耳目不役而禮樂自興風俗自清刑政自平

甲兵自寧則豈非審所寄而任人之明效歟蓋昔者堯試崇伯迄申圯族之誅堯非不任也任之而以成求之崇伯無以應也故誅之當時堯不儉于明也昔者湯相保衡終其世而昇以不類之孫至于桐宮覓服晏然專之而後知湯之責成于尹者厚也彼二聖者或任焉而誅不旋踵或任焉而以一再世界之聖人之任人大抵有以主之而不亂也蓋臣猶舟也君操之心則其舵也臣猶車也君馭之心則其轂也明則卑亂不能淪也公則衆多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十五

不能移也無私而明無私而公清心任賢泰交和同枕不移而轂定也此又任人責成之本歟

天地爲大父母論

甲辰館選第五名

夫造天下之命者有博愛有獨愛博者畜天下而獨者嚴人主蓋人主者代天而行其愛故天以天下之愛獨愛之夫人主而能愛天下則天之愛行人主而不能愛天下則天之愛不行至于愛有所不行而人主亦重負天矣負天者天所必創之數也然不謂其終不愛于天也凡順祥者易知而逆

成者難測人主不徂其所易知而深懼其所難測故能體默默之衷以愛天下而天之愛已獨注于人主蓋人主者父母天下者也而天地者又父母人主者也然人主之父母天下與天地之父母人主微有異天下人謁所欲言人主靡弗聽也叩所欲得人主靡弗報也生之育之煦之沫之其愛也以順而爲道故人主無所不愛而愛亦無所不博若天之愛人主不錫之以昌熾而錫之以怪怒不佚之以弘多而懲之以鬼朕不提之以再三而駭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十六

之以萬一故曰熾者微而怪其者厚也弘多者簡而免朕者巨也再三者畧而萬一者詳也夫天之愛人主大抵如此矣然而其愛也嘗獨人知愛之爲愛而不知不愛之爲愛愛之爲愛是父母撫摩之顯德不愛之愛是父母督過之微恩天實未嘗斤斤焉簡天下善者福之廢者起之而第報人主若執券而不與毫末今終其世畏我而愛我所愛之民嗚天之愛天下亦博矣而其愛人主亦獨矣夫愛之獨也正其妙于博而化工之最微最巧者

也蓋昔者太戊之桑武丁之雉二聖人非獲戾于天而天故示之儆也天之意以爲與其過而佚之寧過而懼之懼出于聖人是增修之藉也懼出于中主是補直之藉也故當時治民多祗懼而殷邦迄嘉靖天固愛商之天下而曲以成二聖也故曰獨愛以嚴人主者父母人主者也博愛以畜天下者又父母天下者也此之謂天地大父母夫父母生我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仁也仁在君心養之如穀種勿使有戕沛之若河決勿使有隔無戕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十七

無隔而天地之復在我矣斯又所爲大父母者哉

行天下之大道論

制試

道者衆人之所行也非聖賢豪傑獨行之然世之言者必曰聖賢豪傑大而衆人小也道有大小乎曰行之者固然夫以衆人行之則見謂我以聖賢豪傑行之則見謂衆人行其我則小也行其爲衆人則大今夫指天下而言道則天下自有道而我行之非我別有大道也我行天下之道則謂之行大道食菽粟而能與飽也非飽者自有菽粟也望

五都而至之其至者亦衆所望之五都也見謂獨節則味必異矣見謂獨赴則塗必異矣此非天下之通觀也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盡人身皆道也彼凡民者以爲我之耳目手足也而殉之以聲色殉之以便佚則一身成險徑矣其以爲衆耳目衆手足之有其常也而我務安焉則聖賢之所以得康莊也君臣之相臨也父子之相親也夫婦昆弟朋友之相接也人處乎中如冬必裘而夏必葛焉其又以爲我所習而無奇者而蕩焉爲風波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十八

民聖賢則曰人生而離乎是則禽獸也我各循其分以求率乎所當然而道天下以蕩蕩平平之教而已是則聖賢之所爲行其爲衆人而我無與也凡我之心起于執着分別轉而爲求勝又轉而爲趨避既也禍福利害是非毀譽種種隨之此皆不足以行道夫人止此一念有乾乾惟恐不合道之心便足行道有種後惟恐不合人之心便是私我私于我者必計于人此亦衆人之所爲小也古之行道者專氣而居之神全而赴之凜淵捧盂而精

心可以同倫物光明開霽而冒次可以籠天地由其常則變者不備備其自然則不必然者不疑也所謂經德不同者也夫養其心者爲大人而後能行天下之大道不養其心而求行道是食不辨菽而走者之不問的也夫亦衆人焉而已惡在其爲聖賢豪傑也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館課

或曰同人者同乎人也子曰非同乎人也同乎天也人有求而天無求同乎人則必有不同者矣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十九

乎天則不同亦同矣夫不同而同同之大也何謂同乎天通天下之志者是也今夫天下之不能通者有意有情而其同之極者曰志是不易非信不易疑投不易歸者皆天下之意也若夫嚮愛而覲情嗜倫而嫉吁伸譽而擯譏則情焉爾矣意與情物我更相左也左者不可爲同而求其同求而至焉則私求而不至則離夫我所自至與物所各至者志之謂也惟其至之不求故私不加而離不入天也非人也如其志則物與我各正也不如其

志則物與我皆不得其正得其正者通不得其正者絕夫情與意之遇于天下也皆絕而志則通也君子者因其各正而通之以得其所謂大同今夫濟萬物安中國者天下之大利也見善如不及好賢不啻自口出舉世亦樂而美之然利不同而同其所利也美不同而其所美則同君子利其所利則天下皆利也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不以其美且利者異于天下亦不强其美且利者而同于天下無情無意無私無距而得物我之各正故謂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二十

通天下之志也今夫茹而羅之者府垢也援而揚之者樹招也擇而收之者矜察也混而與之者市交也因所投而爲之雖者德怨之藩也信所獨而邀之羣者水火之勢也六者皆傷于同而離于志也君子者包茹不任廣而垢嫉不任羞也揚譽不任愛而指絕不任嫉也別白不任察而容與不任量也特達不任密而獨持不任予也一人之志天下人之志天下人志之所至行藏語默消息進退主乎其所各正而無非一人之志如適九衢而達

于都如一身之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而皆會于經寸之心是之謂大通然則惟君子能之何也天下人同是志也天下儻儻君子覺焉天下靡靡君子決焉先天下明以開天下之明先天下斷以開天下之斷天下自明自斷君子亦何明何斷廓然而虛杳然而忘天之道也此君子之善通天下若執我明斷而求同天下亦謂無意之意無情之情而不得謂之出乎天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乾行也繫辭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子同實曰堂初集卷之八 二一

乎天之義也

同寅協恭和衷論

己酉散館

人主者以和德臨天下者也而人臣者亦導天下之和以事人主然而有本焉敬是也人主而敬則誠推于虛已而下濟之德光人臣而敬則精其于格心而仰報之責盡故夫和不出于敬是迹之和也而出于敬是衷之和也和于迹者相約結以分相聯絡以形塗歸于靡文故事之間而少泰交浹洽之意其寃也并其故事之廢格而上下之血

脉至睽隔而不可救若夫和于衷者上之人欲遂帝命而不忍好逸豫作聰明以欺于其臣下之人修輔皇極而不敢挾虛憍之氣懷愆念之私以欺于其君君臣不欺而萬事畢舉此和之極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必寅恭而後為和衷此君臣交敬之說也竟之釐百工也而曰欽明舜之師百僚也而曰兢業湯之儆有位也而曰欽止武之聯一心也而曰執競自古帝王皆若臨若保養其太和元氣于蒿宮茨陛之上而後恭默欽翼之所出徵于實曰堂初集卷之八 二二

告令布于政事曉然明白而不啓天下以揣摩蕩然公平而不開天下以徑實揣摩不啓則臣下奸名之心消而精誠副其議論徑實不開則異同之端不立而天下之意氣亦漸釋而至于平此聖人所以大居敬而宣和德也夫人臣生聖人之世則不可及聖人之君然而所難辦者獨有此敬心耳敬者格于主上而通于人我精誠所至金石應之誠實則無不同也誠恭則無不協也我能同人之實而協人之恭則人我共鼓舞浹洽



天下事事物物皆寅恭之所主持而變化故曰和衷是故事任可當也動于氣見者不和而貞于盡瘁者和矣諫言可獻也激于意見者不和而根于獨知者和矣共濟可舉也附于偏好者不和而合于真信者和矣納約可遇而必矢于精誠之感動時晦可養而必至于盡力之扶持要以屋漏不愧而後大廷可孚懼于白日青天而後可不驚于雷霆震擊蓋天下原無不可和之人心特吾胷中自爲荆棘而衆茅集平地自爲波浪而震撼起耳荆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二三

棘旣掃孔道宛然風浪既平水鏡自若夫人心何不和之與有臣下和其衷則人主之疑釋而天下事隨常隨變與天下人共信肝膽而行之于是人主知信臣之効而一德之交愈固蓋一人和則衆人和臣下和則人主亦和君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故易曰上下交而泰而又曰王臣蹇蹇若有望于臣厚者此阜陶和衷之徵義也

四維論

館譯

于伯世之書也其言侈于法而畧于德故曰守

國之度在歸四維四維張而君今行矣此其言四維者非也夫國之有維猶繫舟于波繫馬于輓樞紐關節之地先有綰結牢固不可解釋者故任其馳驟行止而無波蕩傾軋之患夫第使君今行而安國富民以取盈于天下此強幹佐用之道不可以幾三代之治故曰其言四維者非也且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四者于守國何居夫亦見標而道本者與以我論之國有一維而三者不得與一並古之論治者折衷于孔子孔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二四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德所不齊而禮齊之故能和其義而媿其不肯之心噫聖人之言治也亦精矣民生而還厥流以爭爭而不止將波蕩傾軋敝且移之國勢聖人者出爲之後太古之繩而繫其波蕩傾軋之民勢不得不綰之交章而綱繆之制度域以典常之不容已而篤以人心秩然之古初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先王之爲禮也標義訓廉磨頑礪恥固非敝敝焉以功今而爲事也有隄亂之意而用以治世之和有救災

之權度而歸以太隆之至德故大輅越席皮弁布  
裳朱弦洞越太羹玄酒皆以防其溢佚而救其彫  
敝故尊卑貴賤之有序飲食宮室車馬器用之有  
適宜節文養人之欲而約人之求民欲有所砥防  
乃始循尊卑貴賤辨一介取與出處要節以立其  
貞尸高去汙以矜其名從于禮則布帛菽粟享之  
有餘安不從于禮則珍膳圭璧享之有餘危其安  
其危又不生于功今微繩而生于其人之一心故  
曰禮者義之所宗而廉恥之標的也由此言之安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二五

上治民莫善于禮罔有一維而三者不得與一並  
禮之謂也莞子之言義也曰不媒進以生邪心余  
之言義也曰斷也宜也斷其不合禮而比其合于  
禮者之謂宜義之說廣而莞子以一端概之其于  
義也不已奢乎其言廉恥大率類是今有人焉介  
介焉審是非辨得失之不爲廉而第以自獻其愿  
不掩蓋之爲廉內政重于撻市改玉撻于轉石之  
不爲恥而第以不浮湛于匪人之爲恥安見其爲  
廉與恥之大也蓋莞子惟不識禮故不識義而并

其言廉與恥者亦非其所稱下無邪主勢尊國富  
強大抵皆莞子作書之本意也聖人之道先德而  
後法貴本而賤標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維舉而  
四維其畢舉矣彼強幹佐用不衷于禮者非德也  
吾故曰莞子之言四維者非也

駁文中子好詐論 館課

三王之衰也爲善者何詐之多乎夫詐不在善而  
在其爲善爲之以其善之利則詐在利也爲之以  
其善之名則詐在名也抑非獨利名則然爲之以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二六

翹然自異之一念則詐又在我與人爭善無不爲  
則無不詐故善不可爲也是詐之附也孔顏者大  
聖大賢也孔子曰飯蔬飲水樂亦在其中而已  
其美顏子則曰一簞一瓢回也不改其樂也夫孔  
顏所自以爲孔顏者當不在蔬水簞瓢之箋箋也  
今孔顏而曰此俗所非而我是之俗所苦而我甘  
之揭揭焉自以爲異則與詐利詐名何異故夫以  
善自異者皆詐之屬也聖賢之所務去也彼蒙莊  
者逆知後人之必詐也而過爲之坊則曰削曾史

之行而天下始玄同矣仁義大盜資嘖嘖亂天下也是深嫉善之爲詐媒而必欲絕其媒也夫道德仁義在天地間自中人而上必依之而得自樹亦猶仕依于官賈依于財猛士依于戰功俠夫依于奇節放達之流依于山水詩酒誦讀之儒依于文字語言當其依而赴之也精力以之奮神采以之生若貿貿焉不知所依則面牆而不能以終日也夫中人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是往是亦面牆也已故絕善之途不足以教天下第人自日逐檢點有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二七

怡然自得惟恐失之之心便是君子之誠有侈然自喜必欲勝人之心便是小人之詐詐之不可爲善也非善之咎蒙莊之說等道德仁義而與詐同是啓天下而入于詐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斯言也亦翹然自喜之言也不可訓也其以人之所詐爲詐乎吾道不如是其以人之見爲詐也而好之手則吾好又不如是也夫鼻忘于風舌忘于水聖人忘于澹諸

有謝而風無謝也諸味有厭而水無厭也諸外

物有變換損加而澹無變換損加也澹者性命之精不聞其以爲詐也以爲詐則不宜好孔顏之精不出也夫學者不尋孔顏之所樂以怡然自得而第據世俗之所嘗以爲好則其自異之弊必且以善媒詐是蒙莊之所爲逆知其後而過爲坊今天下後世之人但知善爲詐而迄莫得其所依者也吁可懼也

煥然文物可觀 考卷

昔高帝以馬上翁得天下綿蕞生從而附會之當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二八

時干戈之餘治以刀筆辟雍商道矣缺焉迄邇黃老于景刑名于宣終西漢十幾不聞有表章文物之盛說者以爲垂統之不滅云王莽更始之際詩書殘佚學士放失大射揖遜之儀缺于故府學官敦誨之路塞于師儒光武修卯金之德嗟赤帝之熒于時雄圖未定力爭以兵乃長慮遠規肇建小學大稽古典補緝舊儀文物斌斌增于厥初矣夫觀世而握本者聖也敦誼而垂則者明也神明其位崇尚其道創一世以成規因萬葉而爲量者

皇皇乎帝天下者之大觀也粵稽創歷之君或功高而不淑或德渝而不章述梁父則王檢誇雄談建章則金碧示侈數幕南則材官騁動希蓬萊則方士承恩種種悠端投其功成意遂之日而置長計于不問于是乎有等詩書爲敝帝鞠庠校爲蔬園故老衣冠不登于位絃歌禮樂不習于衆若之何以規制肇基而不能爲一世茂明其文章錯舉其服物其今後之人謂作始何世祖恢復舊基承敝易變述治古之所隆歸一聖之險易以爲崇封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二元

修禪勒功頌德孰與宣揚五品順叙百姓作都營宅恢于皇圖曷若設黨樹塾今乎海隅窮微外之事勝王庭之威曷若博帶褒衣師師濟濟祈求濟上方衛引年曷若辟雍彬彬詩書之會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揭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講九族淑賢以穆之訂明經同異以正之立表于禮樂之場振鐸于仁義之園踵觀者前觀其雍容遜聽者沐浴其文德夫止亂揔文靈筭也流標設鴻施也祖義立經亮章也肇隆堂構鉅章也

益亦當三五之正位紹炎漢之烈精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備矣爾後養老之令侈于橋門同異之疑決于虎觀陳范諸儒別師門而奕奕買鄭數子祖孔佐以斌斌乃至經術修明而節義亦茂猗歟偉歟夫非文物之扶植遠哉信乎其丕天之大準垂世之遐徵也說者謂高帝規模不及世祖遠甚及觀其行事潛儒冠與修文物者大異乃其貽後示如之嗟乎文物盛衰與人國相終始作始者固屬之聖明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三十

機論爲遼事作

蓋聞制天下之勢者有機焉譬之運大木徙大石者必用機以制其勢故力省而功多今無機以運之雖孟賁烏獲爲必窮之技矣善用民者因人心之動爲勢而以君之詔今德意爲機故德意者君之雨也而詔乎者君之風也雨灑而枯者潤風煽而閉者蕪人君之制天下亦猶是也今天下可謂危困極矣兵不勝調而邊仍急無兵餉不勝加而心仍急無餉如于釣之木萬鈞之石置於中途而

衆人相顧袖手不能移跬步之外此亦天下之至窮也於此而可無機以運之耶夫兵有限財有限而人之心至無窮也鼓之以利而兵集勸之以名而餉克此皆士大夫之所已言者而愚以爲在天子之詔今夫河西一詔而遂謂至尊明見萬里奉天一教而武夫悍將皆感泣流涕漢唐之君誠能動其機也故愚於去年曾疏請下五大詔書而未蒙採用近見臺臣左光斗疏云願 皇上但一御朝廷見羣臣草一詔徧告遼東將士告天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三十一

百姓告海內忠臣義士愚竊私念此詔決不可已也何也今天下兵力雖竭財力雖竭而人心未嘗不願爲 皇上用也 皇上御極享無疆之曆矣未嘗輕僇一人奉寄妄興一役即曩時征夏征播征倭間一用民之力而事出不得已旋且功成而天下安之何獨今日之事而民不樂爲 皇上用者特 皇上德意未宣天下人未知 聖意所注無以動其急公趨難之心耳 皇上誠一日下明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并遼東將士人等內而四方

有不勇者効力謀者効智富厚者効財乎即今人不盡効而目前之調募增派亦不至大傷人心且外而遼左有不將帥奮功名士卒壯敵愾且練且屯且守且戰而一鼓殲奴醜者乎即今相機持久而一時之暴露勞苦亦或可慰諭萬一也至于西虜決當順其輸款不宜過爲猜防夫西虜受我賞市非一日矣即助奴人犯于彼何利乎况奴劫宰賽而要之盟彼肯甘心爲奴用而絕我中國手此事理之易見者又愚近見四川宣撫秦民之統兵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三十二

赴調母子兄弟空國而來心竊壯之以自統自練之兵數百戰百勝之氣計其先到三子五百人今中國或召募或徵調其安家行糧諸費當不下七八萬金而况募者皆烏合調者皆疲弱孰與其節制之兵練習之衆人人可用者乎愚謂獎勞忠勩當先自秦氏始捷其疏陳七千之數欲盡調出關以殲奴虜雖犒之萬金當不爲過而今賞二子金人止各受賞六錢徘徊通州十日不去而先賞之銀費盡矣今本兵宜遂爲處置行糧早令出關或

先駁之錢嶺開原間藉其兵力以修復城池待時而併力大舉此又在當事者無計錙銖小費也夫詔天下詔遼東結西虜焚土婦此皆載 皇上德意而行之而天下四方自有脉脉生動而不容已者此則議兵議餉之外別下一虛著以鼓人心於不倦者也夫今日 朝廷遼疆之事動輒謂 皇上不肯行矣如此數著 皇上何所吝惜而不行當事之臣何難於承 皇上之德意而行之則愚所謂實著過多而虛著少也愚於遼事言亦瑣瑣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矣不復再爲論列且承中堂先生命兩次以告諭君民詔草見委令草具既久而尚未見施行也遂私著論以告夫同心憂國事者

### 治勢論

臣聞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慢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寢成其瓦解之勢夫民專愚而易犯法者性也麗於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則犯者伏而平民安然而不驚一或濫觴於

法之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駭眩亂喪其神覓求解見於須臾之歟而無端之牽引捏造之風波起矣曠火燎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安天下者慎無動之屬者東奴之証也其初繩之急而備之疎視以折箠可使而不料其伏厥流血也此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以徵替擾而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日國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事以擾致之夫天下豈堪再擾耶乃者遼民之僞居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之言擾矣幸而 明旨煌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之靈也東南浙直之間羣猾輩以恫喝脅人財而富家兒事多清狂不惠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然而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於盜賊則盜賊成耳比於妄男子則妄男子成耳成如其法成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草薶禽觸之不足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搗勇者譁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勢此亦今日之大患也大刻木之流以株連

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鈞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此輩大擾耶夫民無亂而事事者惟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則又易若靜治不擾而共享太平之福爲得策也

### 漢羣論

臣聞孔子有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于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今夫天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三十五

下一家中國一人者大之全也同爲天子之臣同任朝廷之事水火不妨共濟甘辛無礙參和要于上不負君父中不愧清議下不貳良心者此君子之所務而世道之所攸賴也見以爲可而不能不見以爲嘖而不能俞若是則天下皆無可用之人而我之爲我太局矣且視天下同我者即可用之人而我之爲我又太濫矣如五交之衢而忽生柴柵則亦不得爲平康如混混之泉而忽生風浪則亦不得爲汪洋且我念起處人能見之即能應之

一有偏側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走險者弄其詭急功者乘其捷負詭者營其窟獵名者託其芳憤盈者張其勢毒螫者假其酸荆棘載道風波滿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翹翹之輩而卒無所成始於立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而喪心之輩至於意見牢提猜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信此輩之升降爲向背漫曰與我同心則加之勝也漫曰與我異意則墜之淵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三十六

嘗竊怪葉公好龍而不求其真黎丘丈人惡鬼而徒傷其似先入主於中而形似亂於外也夫選賢以共國也貌忠進而樸忠遠則葉公之龍耳汰不肖以重名器也奸類容而善類疑則黎丘丈人之鬼矣今之爲士大夫領袖者何其好同于葉公而惡近于黎丘丈人也嗟乎我之爲累大矣哉夫依我而立者非庸人則狡人也勢不可以久不依我而立者其人未必無所見而其立身必有本末此爲真氣類此爲真胞與而奈何捐以供庸人狡

人一割之用其亦未之思乎夫人無賢不肖也梟奉天子之威光百圖其事而不一卹已私則大賢矣愛惜人才滿腔皆長養樂生之氣而無爲猜疑支蔓以逆之于未然賢人將樂與其功而不肖者亦不得假借以行其毒如是則不得罪于國家天下矣不此之務而屑屑焚其異而求其同樹其所好而拔去其所疑忌夫樹豈勝樹而拔豈勝拔也耶祇爲天下人材惜耳故臣願愛國家者無徇小幸而失大幸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三十七

強兵論

臣聞兵民合而兵強兵民分而兵弱至于兵益弱而民益困則末世不可救之大弊也夫欲救其弊者亟宜返其寓兵于民之制而行之戰國之時方千里者九各自爲國而未嘗絀于兵未嘗困于養兵何也以民即爲兵而養民即以養兵是以修富強之事者必曰農戰夫農而且戰則無事享民之福而有事亦受兵之利此即成周管子之遺意而六國所以各稱雄也今之禍天下者莫大于調兵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三十八

募兵而其傷財害民致天下之騷動者更莫大于遣調募之官夫調之各邊而百里九十行糧不繼則散不能收也調之土司而西蜀永寧之事可鑒也求者旣竭腹之餘而散者即土崩之勢此必至之患也建鼓而募之東西南北其籍果可按乎探丸博塞游手亡命僥倖衣食而時有去心寧直市人之不可戰乎且募者不必其平日也而急辦于臨時不必其本地也而那移于他鄉金錢之費什三歸遊棍而什七歸盜臣可勝痛哉若夫遣官調募則遣官主也而地方撫按反爲客客爲主而主爲客則遣官之勢反重于撫按而民將何所托以爲命此西蜀由之震動而齊魯所以揭竿而呼也其事勢易解而奈何不早爲之圖然則天下果可無兵乎曰先理郡國之兵而可也漢制郡國之兵皆郡太守都尉主之常以秋後講肄課試有事則天子徵發無事則散而歸農今惟有督撫大臣斟酌劑量而行之司道下之郡縣大縣或五百小縣或三百皆籍民間良家子有材藝膂力者而充



之比于學校諸生之例減其徭校寬其丁賦時周  
卹其父母妻子但籍其名而不妨其業每月縣官  
朔望兩校試之分爲上中下三等設處金錢布帛  
上中二等量加賞犒其最者照原例優之口糧而  
郡太守一年兩試之使人人知爲兵之利而又知  
爲兵之榮兵之于府縣也面目相識情意相通如  
子弟之于父母而居常各安其室家有事可供其  
調遣所謂有根之兵國無養兵之厚費而享足兵  
之永利不出十年而天下務本之民皆可化而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三十九

強兵也夫兵難用之有事而其實無事之日多藏  
之無事者常而試之有事者暫今不講藏之法而  
倉卒間苛求於嘗試之餘吾未見兵之不困而賦  
之不竭也獨若徐州之置大將也當事者議屯兵  
五千人夫此五千人者將何所募乎募于他鄉而  
隔千里隔五百里者能保其常住乎挈妻子而來  
便水土平且客兵之安插何所乎難之民間而民  
能相安乎一不相安而防亂未能不幾生亂乎且  
武將主兵而文吏主民兩者勢不相下則地方必

至于擾亂此皆不可不爲之計以臣之見莫若先  
查本州舊額之兵補足其虛冒者令行伍克實而  
遞之于總府曰舊兵次則就芒碭豐沛之近地去  
本州不遠者選其民間膂力騎射優長之輩量加  
優卹歛以爲兵之利如學校之造弟子員而籍其  
名于總府曰新兵其新舊二兵合之止可三千其  
舊兵散處民間者間黨相安自宜仍舊而新兵之  
從近地來者各擇本州城外空地或閱武場或廢  
寺觀而散處之分其部伍管其頭目聽其自爲本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四十

業每月不過三試而總府時加殿最賞罰焉居常  
晏然無擾而小有警急則一呼而集疾于風雨此  
所謂制動以靜之道也若夫一州之內亦宜選二  
百民丁時加優卹犒賞訓練而爲牙兵此牙兵亦  
一兵也其他郡縣俱宜準此昔唐李抱真之于澤  
潞宋蘇子瞻之于定州常行此矣總之兵動物也  
而天下莫患乎民之動夫東南常無事則三千之  
勝兵猶覺其多若東南有事則雖五千亦且不足  
恃今日惟有備無患黜消奸民不宥之心而原非

以此遂爲戡亂滅賊之張本故曰取兵于民衆之有方處之有地鼓舞之有術訓練之有法而後天下之兵可強不獨一徐州也嗟乎古法何嘗不存哉而李抱真蘓子瞻其人者宜任之久而責之專是在 君相留意矣

### 陳常論

臣伏讀 高皇帝大誥續編首曰申明五常而第七曰明孝大哉 皇言此古聖人陳常時夏之義而與孔子孝經相表裏者也臣因是思表章經學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四十一

不可不首尊孝經夫尊孝經尊 高皇帝之誥也孝經之言曰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此三言者自 天子至於庶人盡之矣而 高皇帝以爲大舜文王周公其精微廣大之道可以訓士大夫而不可以曉愚民諭蒙士于是著大誥明孝一篇哀郡國孝廉稱引供奉飲膳之說爲愚而粗爲日用共由之言以作至德妙道之解使田夫赤子皆曉然明白而通于孝經之大義誥曰飲食必節也而經曰養致樂病致憂誥曰親命之

善者迷行而垂于禮者邪三哀告也經曰父有爭子而身不陷于不義誥曰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之業未成則當竭力爲之也而經曰明天道因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誥曰事君以忠而經曰父母生之思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誥曰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經古文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誥曰居處端莊蒞官以敬經曰言可道行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親進退可度以臨其民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四十二

誥曰戰陳勇敢而經曰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誥曰不犯國法不損肌膚而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誥曰間中不致人罵詈經曰爲上不亂在醜不爭誥曰朝出則告以某方暮出則告以事成未成而經曰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經之言孝也曰行成于內名立于後世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 大誥之申言曰從吾命者家和戶寧身將終老世將治焉臣一一恭釋之而後知 高皇帝字字爲孝經表章也然而不煩于學官不列于

貢舉者其意固有待也以爲我作 大誥而家編戶說焉其粗者可以習庶民而精者自能通徹于學士大夫之口耳矣如好菽粟飲食焉而不必列之宴筵俎豆間也至于近世 聖祖之天材大訓久不習于田父野老而學士大夫師其專門習于聲偶以媒科第竟以至德要道之書爲愚蒙小學而不習于孝經之微義是以其學苟且而無根本臣以爲 陛下以孝治天下則立人之始首宜揭孝經而訓之附以 高皇帝大誥明孝一篇列于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四十三

學宮行于鄉塾凡郡縣督學考試童子者必首舉其義試諸生次之而場屋如學庸例間及之此經原在古十三經之數而今日六經缺而爲五即此政可補其缺此非獨資講學之助而今齊民家誦戶習端風俗之原先教化之本其于正人心明學術儲 朝廷人才之用必非小補孔子曰吾行在孝經而志在春秋夫春秋明王法而孝經正人倫其于訓天下萬世一也漢臣云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今日 聖明在御講經弘開表章一經揭于

日月亦建極之盛事也夫孝經之義明而忠君親上之臣必出而爲 國家用背公私黨之習不覺從風而一變矣此又正本澄源之道也伏惟 聖裁

好生論

臣伏讀 高皇帝大誥好生之書也然不察其意而讀之則刑名之書也 大誥之序曰立綱陳紀爲民造福大哉 王言即古象刑 欽恤何以加茲夫綱紀不陳則愚民易犯迨愚者犯而一切置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四十四

于法則愚既不可曉而犯又不可縱民將何所措手足此 聖人立法之始所深憂也不得已借其麗于刑者懲之而又昭昭然揭其罪狀以告于天下曰若何而極刑若何而棄市若何而滅等死罪以下令民知前轍之不可蹈而蹈之如水火之必溺且爛又爲之今日子孫無亂我之成法而民間藏大誥者罪滅一等夫其刑也止于足而不可亂而能習其法意者即有罪而且末減之此 高皇帝之好生也夫東髮者網也東常者繩也東

天下者刑也皋陶曰殺之三而虞之刑乃期于無刑皋陶何嘗不殺人哉刑制于皋陶風動于天下而治成于帝舜此所以爲帝道之盛也自

神祖三十餘年不加刑而頑鈍之民作奸犯科者衆彼以爲犯之罪且成未必旦夕而我姑愉快于一時是以甘桁楊桎梏而不惜嘗試以圖奸利而報私仇故大邑獄囚累百千不能決而文移之費指墨繆綬之費口糧不可勝計祇以長成奸民扞網之習而益重善良之禍郡邑長吏按三尺設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四十五

陛行誅之不可勝誅者比比也臣愚以爲在今日宜一洗滌而更張之漢臣云慎無赦赦天子不測之恩澤也刑天子御世之大柄也說者以爲導天子以殺人之事此古商鞅申不害之告其君而非聖世君臣所宜稱臣又以爲不然黃帝之書曰操刀必割夫操刀而不割是以利器假人也故戒之日失利之期天地之道春而生秋而殺生者爲仁殺者爲義生生殺殺仁義並行帝王所以法天地而總方畧也臣嘗見楚通梓而治一邑者孱齷生

耳而胥吏賤隸販夫悍婦肅然而聽使令歸約束者何也以其縲索足以拘繫人而鞭笞之足以毒痛人是以驅之如驅羣羊夫

天子之尺組繫名王而鞭笞制絕域何況薄海以內而不能襁矯命雄行之膽哉先朝閣臣楊廷和之言曰人君有德禮而無政刑則不能治萬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去惡人以全善人之謂也夫停刑止宜間行于恩赦而每年秋後之審決斷斷乎不可以槩免此圓空之本而高皇帝好生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四十六

遺意也歟

分策論

張子曰漢高非負太公負項羽也項羽性直而心慈性直故不能忍人之過而不顧其後心慈故置連不斷而却不失爲直人之肝膽此所以號英雄而不能成帝業也自湯武而下其成大功而爲帝者大都以機變勝耳況兵凶戰危豈容如宋襄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耶而項羽之脫沛公于鴻門赦太公于組上實近于此然其本質不失爲直

氣人耳我翁若翁動其慈心甚于哀懇之也今羽  
亨太公天下方謂沛公忍殺其父而尚討人殺其  
君之罪乎名不正而大事去矣惟料羽不至此而  
爲大言以誇之又嘿爲諛言以動之然亦幾于以  
親嘗試矣獨鴻溝倍約而烏江之殲羽也勢不得  
不然然推其本心不無以君子仁人待羽而甘自  
處于詭詐之不逮者耶嗟乎自逆取順守之一言  
誤高帝而誤千萬世者多矣或曰此張良之智也  
假令范增未去羽亦不至此嗟乎張良能拔高帝

寶月堂初集

卷之八

四十七

也范增其能拔羽耶羽不負高帝帝負羽也

策

論權

代梅長公

問人主不可無權人臣不可有權然權何以  
能爲人主有也夫亦攬之而有所寄歟寄  
則必於人臣而謂有權之不可又何也謂  
權可有則刻於侵權謂權不可有則又誰  
與寄權歟吾嘗考鏡古人能任權而濟天  
下事者多矣不知可一一指說否要以任

權而不爲權臣者其道安在爾多士自負

天下之重久矣其告我所以佐天子者

天下之大必有所以一之者而始行亦必有所以  
分之者而始一權其一之者也載權而行之之人  
其分之者也顧天下習聞于無作威福之戒而又  
習見乎假神于業者之以權市也遂相率而以權  
爲諱矣不知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  
勞之權以作威作福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爲倒持  
爲無等而人主之權輕以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  
寶月堂初集

卷之八

四十八

有之則爲亮工爲熙載而人主之權愈重譬則戈  
矛弧矢或以爲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所以用  
之者何如而槩禁之是擅賊威而奪民揀也且權  
者繁事繁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  
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  
官滿天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特人不能敬其事  
而服其官故輒自視爲無權其寔非無權也抱關  
之賤也委吏乘田之細也而啓閉之在其手與會  
計芻牧之屬其主持亦何莫非權故曰權者繁事

繫官之物也精神之虛實即是權之去來勝力之強弱即是權之聚散而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乎夫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者是謂人主恆權也且人主亦何樂乎權之恆一耳目所聽睹他將不勝聽睹焉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勝營度焉此在人主即欲不以其權分寄於人臣而亦有所不能故業設之官而授之事矣夫設之官而授之事則何事非權何官非權何地不可以行吾之權何人而可以亂吾之權而猥云人臣無權此寧無避權者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四

過耶人臣避權勢必巽而歸之天子又勢必巽而歸之衆人歸之天子祇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爲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於衆人則衆見爲見衆口爲口進退名實了無可稽操空言以羣起爲抗而其亂乃甚于天子之自專其聰明威福然則人臣不能有其權庸詎非天下之大害耶記曰無實則不御失德則馬焉制然則權者治世之寔而總天下之轡也權一則明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

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人臣者如宣勅鞠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禪之不名爲教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人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蹕之罪不戮僧真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擻公主車馬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五

必沒是也權有衆以爲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于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爲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憤泣淵之役寇公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去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使權重出子中書是也權之所分有攬之而使合者如李鄴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若此者皆以明權之大也

夫權天子之權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弊究乃  
盡歸之天子而人臣何有焉動在下利在上天子  
所以常尊而威天下事所以常集而不亂者正繫  
此權也寧詎如作威作福之流竊人主操柄以自  
濟其驕橫者哉雖然操難有也有赤舄几几之大  
度而後秉石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小心而後據  
立可專也有願為良臣之忱惓而後形迹可捐也  
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蕩鑒而後選舉可擅也  
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麻可裂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卷三

有饋遺無所受靴鞭無所納之清操而後敏事可  
盡言也有以疾自處知無不為之孤忠而後專橫  
之效可無作也蓋上下兩相仗始兩相知兩相知  
始兩相重矣故謂權不可有而以身避之者是關  
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可有而以身措之者是  
開姦人以竊弄之竇也總之倖權非也委權亦非  
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為何人避權非也侵權尤  
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為何事今有萬斛之舟  
此主人以意操之則壞操非其人焉則壞長年

操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而逆之  
一任其朽且蠹則亦壞人但知不善操之其壞顯  
而不知不操之其壞隱也今日之權何以異此以  
為在下而下既不聞有一信任之人以為在上而  
上又不聞有一裁決之事是上與下兩無所屬也  
不在上不在下畢竟安在乎吾恐不有顯寄必有  
陰收譬則舟楫野渡典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而走  
矣然則任權有道乎曰置事之利害子身之中置  
身之利害于事之外則神閒神閒則可以當權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卷三

不亂與衆共事不必有其功與衆共功不必有其  
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權而不爭水石可投吾  
通之以納牖遇巷之義柏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  
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疑如此  
則雖有人之所不能任人之所不敢止謂之重臣  
不謂之權臣夫國無重臣是禦盜無兵而渡江無  
楫將不虞伏戎與陸沉乎愚故曰但于其人與事  
辨之

辨才代梅長公

問知人養人用世者之大權輿也然以虞舜  
官人尚難九德而仲尼之門不得中行抑  
人才全者難與即如漢稱近古矣然上所  
以取之者不專賢良方正諸科也一時將  
相名臣各憑其才皆有以自見偏耶全耶  
夫孰是偏取而得也就是全取而反失之  
欲知之其途安捷欲養之其術安施儻有  
修國家功令而合于虞舜仲尼之意者  
其以獨照之言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五十五

取人而求適于用則偏而至焉者貴也偏而至焉  
者真才也求其不偏而不求其至真才所以不見  
于天下也故知才者知其偏養才者養其偏而皆  
必于其至焉至者真也不至者偽也惟至故不掩  
偏惟不至故驚于不偏而卒不見其全之用蓋昔  
舜之官人而稱三德六德曰宣曰嚴夫以唐虞之  
世而九德之不能有其全則聖人亦且因其偏而  
用之而自非其謹之比周滔天求嘗輕有棄人此  
聖人之善取才也孔子思狂狷而惡鄉愿矣孟氏

學孔子而諄諄明似是正人心以為狂狷雖偏而  
皆其人之本心也鄉愿者全矣而非其心故孔孟  
惡之聖賢知此輩之掠其完名美行以有聞于世  
而懼末路之入于其徑也故提狂狷之偏以拯世  
今世人知各率其性而就其偏以入於道聖賢之  
取才有合於虞舜之旨也凡人性有大通必有小  
蔽有極修必有微短其蔽而短者不掩而後修而  
通者自達此亦人才之大都矣採之以其偏而致  
其所通則不困於蔽引其所長則不墮于短是以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五十六

其人皆能盈量而出之以用于世此才之所以不  
窮於用也嘗觀三代而下漢世最為近古然刀筆  
行伍之徒可以廁於賢良方正羊豕貲郎賈豎之  
輩可以列于明經孝廉漢世之求才未嘗求其全  
也故遲者不妨於敏則平以智定國而少文  
安劉婉者不妨於諍則黜以類拾遺而朔以諧託  
諷醇厚不妨於威重故慶以謹奉職而嘉以直行  
志敦大不妨於精勤故吉以寬著望而相以勞見  
方簡易不妨於整嚴故飛將軍與程衛尉并將而



穎川馮翊各以循良至公卿譚諱不妨於自任故  
渤海歸神武變化於天子而後將軍任金城方畧  
於老臣所謂偏至之才其質性各別而於世皆有  
濟也凡人兩可者疑也中怯者遜也不可方物者  
襲也多方畏人者諱也避嫌而求白其迹者中不  
足也彼偏而至焉者信其所獨而直達其志故無  
疑行其所嗜而不窮於力故無遜獨而不以告人  
行而不以貸人故無襲昭昭揭日月而明白其志  
行故無諱無避故曰偏師多克偏品多真也今夫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五五

愚不肖者可收而不可愚也賢智豪傑之士可合  
而不可籠也我欲飭其美名完行以籠賢智豪傑  
而又夷其途徑以收愚不肖之人至於兩收而兩  
濟其欲以爲斯人於世固已完矣旣已本心不得  
自主而無專一之處可以自見其作用此求全者  
之反失真而終無益於世也故劉邵志人物曰具  
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依似之謂  
亂德間雜則謂無恒之人而皆風人之末流嗟乎  
庸詎知末流之競自附于中庸而反以偏至爲不

足收者乎故求才于偏而察其至能知人者也引  
其所必至而究其偏之用能養人者也然欲養其  
陽明必先察其陰邪而絀之毀譽陰也而是非之  
主爲陽不能主是非而漫言無毀譽者陰也藩籬  
陰也而規矩之畫爲陽不能畫規矩而漫言無藩  
籬者陰也異同陰也而可否之有定爲陽不能定  
可否而漫言無異同者陰也以攀附爲陰而同心  
則又爲陽不求同心而謂無攀附者陰矣以毀譽  
爲陰而壁立則又爲陽不能壁立而謂無毀譽者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五六

陰矣陰之數襲美護短逃譏趨譽事事求全而泯  
泯皆無所主陽之數瑕瑜不掩長短并呈如水偶  
濁之能受澄如人偶病之能受藥然陰之數世皆  
以爲善調停甚涉世摩然趨之爲故常而陽之數  
合人少而任見多令人易執其所疵而難窺其所  
獨信若是則全而陰偏而陽者又安能辨之也曰  
有名寔之辨有安勉之辨有人與地之辨有人與  
法之辨夫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刀必割而後知  
其利鈍典承與冠之各守其畔此亦駑良利鈍之

所由見也。顧乃居官奉職，無以踰人，則跳而驚于  
聲矣。曰：是負時望者也。又跳而驚於言矣。曰：是能  
建白者也。而真品真才之耻于借事釣奇者，又何  
從知之哉？此名實之當辨者也。盡者之寫生也，法  
當于衆中陰察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正末冠尊  
瞻視楚楚，相對豈復見其天平？故時有所尚，逐時  
者竭廢而趨，迹有所標，榮迹者模擬而肖象。貌雖  
工，而意思所在于人，合乃與天離矣。此安勉之當  
辨者也。荆棘之刺人，也以之樊圃，則堅芳蘭之堪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五七

佩也。以之當門，則礙何也？物各有所也，故用非其  
所則雖廉靜如公幹，不可有滕薛之任用。當其所  
則雖倖如賈佞如鮐，亦有樹存衛之功。若乃拘泥  
於資格，揆排于資俸，執簿呼名以進，而更無衡量  
其間，奈何使長材不絀於短駟，小器不盈于大受  
乎？此人與地之當辨者也。國家法勝于人，臣下第  
奉行唯謹耳。顧法久弊生，或認獎爲法，不肖緣法  
以生姦庸人，借法以藏拙實心任事者反枉桎於  
虛文而不得展布其四體，夫漢法號簡易矣，龔勸

海猶云：望丞相御史，毋拘臣以文法，則何不移其  
嚴文網者，以嚴紀綱，移其邊陋規者，以遵成憲，而  
直爲此拘拘也？則人與法之當辨者也。惟辨之明  
則知之悉，而人無不見之才，知之悉則任之當，而  
才無不盡之用，是知知之正所以養之也。不此之圖  
而唯全是求，竊恐議論愈刻，祗愈增其嫌疑，顧忌  
之私而自有之才，情反索吹洗愈苛，祗愈堅其掩  
飾彌縫之術，而本來之神彩不舒，則本欲求全才  
而反并其偏者失之矣。況杞梓以尺朽棄，勢必取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五八

足于樗櫟之材，白璧以微疵投，勢必取足于無瑕  
之石，偏至之士以求備黜，勢必取足于無非無刺  
之鄉愿。是苛刻之文未始不爲冒濫，黜也。世豈有  
無非無刺之鄉愿，其天下而事猶可爲者乎？則有  
知人養人之責者，奈何不長思而蚤計也。

狂愚代山東程

問：狂愚古之疾也。然聖人取曾點而歎述，甯  
武子何耶？抑其病者名而取者實也？夫世  
之取人亦顧其有用耳。如今世所爲名甚

美者蓋在愿謹明哲則狂愚之疾何怪焉  
然而于天下事有濟否古之豪傑如漢武  
侯謝東山狄懷英李長源韓稚圭皆以非  
常之原建非常之業果直以愿謹明哲勝  
歟今天下果病在狂愚耶抑托名愿謹明  
哲者誤之也抹之何術而可夫抹世者誠  
取其實用不必蹈世俗之拘論也其爲我  
茂明之

天下事任之者難成之者尤難也任之難患在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 序九

托愿謹之名而成之難患在人好爲明哲之事夫  
愿謹與明哲世人所並驚以爲美也然起念于一  
身而不過于天下則愿謹者多拘而擔當之氣不  
充明哲者多巧而艱貞之心不苦于是乎識者常  
思所以抹之抹之則莫若反其名之美者而取世  
俗之所病以求其實蓋名之美者在一身儘能借  
以自完而負世俗之所通病者其質力所獨到實  
可以利天下今夫世俗之所通病者狂也愚也然  
二者皆以爲特病其名彼夫世網之所可繩皆一

路之路也名理之所可束皆一隅之指也循其路  
而趨焉安于其所指而居焉以爲是砥行澤名之  
流而跣踵軒車者道弗載也名弗予也于是乎狂  
之名病若夫處中爲能先事爲捷臨岐爲慎居錫  
爲巧四者皆所謂智人之通術也而不如是則見  
爲愚夫無前却者窮矣不反顧者拙矣此愚之名  
所爲病也然孔子思中行而曾點之狂喟然與焉  
歷論列國之大夫而寧武子之愚曰不可及也夫  
狂愚病于世俗而嘆述于聖人豈世俗見其名聖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 序十

人見其寔也名之所設僅以周一身而寔之所至  
乃可以利濟天下之事故聖人常因世俗之所病  
以求其所爲狂愚者而進之今夫世人知狂之病  
而不知不狂者之病也知愚之病而不知不愚者  
之病也狂之病在不受束縛而不狂之病又在受  
束縛愚之病在知少而不愚之病又在知多夫令  
世清夷而君垂拱則曲謹者可坐鎮而聰明之士  
可以收兩全無難也然而無事之日少有有事之日  
多矣易爲之日少難爲之日多矣此決非曲謹聰

明者可所也有爲者其膽力常人難爲者其心計  
常苦膽力大故能空空濶濶神暇而見其全心計  
苦故能察察周周深思而幹其重此吾所謂狂與  
愚之實也狂則必愚愚則不必狂此兩者一病也  
真狂必愚真愚必狂此兩者又同實也隆中長嘯  
自北管樂何嘒嘒荆襄之役受任敗軍之際明  
知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猶智決身殲則武侯之  
所以報先帝也東山縱心事外自謂潔軌迹崇世  
教弗屑也談笑新亭而折座上姦雄之氣夫非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空

危一舉以其身為孤注者耶則謝安之所以扶江  
左也委身女主陸博翠裘不幾無檢押歎屢試羅  
織之焰而猶陳附廟數言以振鸚鵡之一翼則梁  
公之所以輔廬陵也跡寄白衣志存方外無乃昂  
藏自放也歟處良姊部國之間言人父子之事身  
犯讒鋒而一摘再摘之辭至今人主流涕則鄴侯  
之所以安儲位也惟宋韓魏公方正自愛跡不類  
狂然其論近代人物則曰才補規模小而生平未  
嘗以勝許人日中何空濶也至于再決大策知無

不爲當時有爲公危者不聽得無有蹈萬死一生  
而不知者耶則又魏公之所以定社稷也如此數  
君子者其迹則近於狂也其事則類乎愚也然吾  
所謂狂則數君子之膽力吾所謂愚則數君子之  
艱貞也膽力之狂不謂之任誕而謂之博大艱貞  
之愚不謂之鈍拙而謂之精忠夫博大精忠正當  
世所待以濟天下事者也而即藏于狂與愚之間  
是以世人病而聖人取焉嗟乎天下事盡人之膽  
力能任之盡人之艱貞能成之耳獨至愿謹者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八

空

能任明巧者不能成得無以其名悞天下耶曰其  
起念處有辨也盖愿謹者性太執量太偏隄防太  
刻與世太無親而居已太求全明巧者億太早算  
太周趙舍太無常于已太徇其利而與世太爭其  
所美此等原同根而發合轍而馳局於修飾之一  
途則必驚子機巧之曲徑而天下罕有絲毫之用  
憑藉此輩耶故揀世者曰與其謹也無寧狂與其  
巧也無寧愚謂狂愚之起念真也狂以沽英雄之  
勝愚以固英雄之心英雄之膽活故可以破庸人

窠臼而超出萬世之成局英雄之心固故禍福不知有身而利鈍不知有命險夷不知有勢而生死不知有時若是者無事之所爲平常而有事之所爲得力也易爲之日所執繩尺而議其後而難爲之日所袖手錯愕而不能得其一二者也今夫醫之用參朮也積病之人不能效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症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虛扁所藉手也今天下亦積病之時矣愿謹者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

空

文法并束議論而天下且以文法議論束之明哲者期保身更期保名而天下更操其身名之利害而疑且懼之金注其身而贅麗其事世亦安藉其尺寸之用哉然則愿謹明哲之士果若瓊輪珉軫乎非也真愿謹者即狷者之有所不爲也不爲之爲爲乃大也而世直以善其無能爲而已真明哲者即君子之安身後動也安而後動動乃誠也而世直以飾其不敢動而已夫曠蕩之托狂也暗昧之托愚也猶蛇角之擬龍而鳥冠之擬鳳也人人

知之而蓄縮之托愿謹機智之托明哲則舉世莫非且轉相誇詡是不但陰享其利又陽收其名矣不乃益揚其波乎故世俗之所名明哲者非明哲也巧也而其所名愿謹者非愿謹也托愿謹而逃之者也亦巧也天下無事巧者享焉天下有事愚者當焉然使世無愚者即巧者亦何所托以自存嗟夫焦鹿腐鼠其與幾何至今弔武侯梁公輩之遺烈猶凜凜有生氣焉即爲身圖之遠且大者又孰有明哲于此者乎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

空

道術 代王蒲勸四川程

問天命讓性率性謂道亦既直指矣而聖人所當率性者視愚人同異何如聖人既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不知病百姓而無知稱聖人何歟且論道者輒曰無思也無爲也夫思爲非違人生固不能無思爲也何以率性而合於道人既不能無思爲聖人耳聖人之思爲與愚人同乎別乎道在人日用亦賴

人能用之爾何以聖人能用道後之論者  
多尚道理解說矣必此之爲是彼則爲非  
然則若設一坊焉以繩人而何率之與有  
宣其所爲擇善固執者專在道理上着力  
也夫後世有議論而忘實用遂令大道不  
明而民益愚今不復稱引遊言以窮爾諸  
士第直以心所得者爲我言之

妙於用之謂道能用之謂聖人用而不知之謂愚  
人夫天下無一人無道也無一物無道也無一刻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奎

無道也道行乎中而聖人變化焉而不可知故聖  
人用處皆是道若夫愚人游道之中有猶之聖人  
也而愚人不知所游之爲道是以不能用而終其  
身爲愚人蓋孔子嘗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又曰不  
可使知之者是也惟其日用是以不知若欲指日  
用而示之曰道愚人不解聖人不能何以言之愚  
人有知聖人無知也有知者有心有心則不能見  
道之自然矣有知者有爲有爲則去道之無爲者  
遠矣凡道觸目皆是不得更有思索安排也思索

安排皆爲道用之具而非以用道然道非借思索  
安排則又不能用也故曰人能弘道聖人游於事  
物之中非無思索也而順其事物之自然非無安  
排也而因其事物所當付是以思索安排而皆妙  
于用道若愚人則思索而已不知思索之是道也  
安排而已不知安排之是道也是以盡屬于智故  
伎倆而於道離之愈遠則是聖人用道愚人不能  
用也聖人知之愚人不能知聖人知之正以其體  
無知愚人不知正謂其有知也何以明之道無大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奎

小也凡庶民所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節皆神  
聖之妙用也合於其所當然則安不合于其所當  
然則不安夫此安不安者皆愚人之真心也真心  
不容已如饑不容不食渴不容不飲而寒暑不容  
不裘葛焉聖人知之是以能用故已立而立人已  
達而達人聖人之用也皆率其不容已者而聖人  
無一毫思索安排焉愚人溺於飲食裘葛之中而  
不知其爲道是以即飲食裘葛種種生智故添伎  
倆而皆足以害道聖人之所用于天下者皆其不

容已而愚人之所用於一身者皆其可已故高者  
爲名卑者爲利人生可已者大約不出此兩途而  
千古之道脉盡裂于庸衆人之手嗟乎今之世何  
愚者之多也于是有設爲解說曉諭者曰如何而  
爲富食富飲富素葛也夫饑渴寒熱之來旣已動  
于不容已矣寧復講論道理而飲食素葛之耶道  
理之說愈多而民之愚也益甚聖人見以爲真性  
則樂而愚人認以爲道理則苦也今夫父子之於  
孝慈也性也必今日如何而當孝如何而當慈若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空七

知木之用也而源與本實在我大小隱微日用動  
靜無之非是順其不容已而調停安頓無一物之  
不得其所是以爲聖人之用聖人者亦不過父呼  
號而子戚然者也子蹈虎尾而父急於拯者也而  
特知其不容已之性人人如是物物如是刻刻如  
是而能用之是以異于愚人而已何也聖人遇萬  
物無非其不容已者此時著不得思索安排著思  
索是第二念著安排是犯手也聖人不著第二念  
而動乎寂然之初不須犯手而從自在中流出是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空八

晚論能惑人也中庸之言教曰修道之謂教其言教也慎獨而已矣自明誠謂之教其言教也明善而已矣此皆從本體了當之說也夫獨者何獨善者何善非本體耶本體在我原自物物光明第謂封閉於耳目惑亂于思慮兩者皆性上妄添之物夫性如鏡然添一物即礙一光明矣聖人所謂修所謂明去其妄添之物而自現其光明也故曰擇善擇其不容已之真把柄也若是即學問思辨種種得力蓋學問思辨不用之源頭從出之地總是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樂  
克

思索安排日困勉日益沉錮若用之源頭從出之地即此思索皆是真理會即此安排皆是真布置誰謂人生學道不宜著力第要識得着力主宰處耳主宰分明到處有用自能參贊天地必參贊天地乃謂之道蓋後之儒者習議論而遺工夫執工夫而失本體又錯認本體而忘實用彼且執先儒之一路同之異之借以供啾啾之口而毫不與身相關乃又認語言窠臼自有一等思索安排學問而不見生生不已之意領又指議論工夫所嚮者

爲安身立命之本而膠柱鼓瑟卒不通千家國天下夫學道之敝類如此其病寔在不知明道先生云今人處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謂之愚人嗟夫人生自有天地日月也得之現前夫之千置本何今參贊妙用千古獨歸之聖人而曰大哉聖人之道也哉

問兵法霸書也而曰帝曰王曰貴道德仁義

而又曰道德仁義貴和而重人乃窮其指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庚  
七

皆出于陰符而借大道以駕其說置兵固有術如學有學術道有道術仁有仁術不術不可以濟用者耶抑孫吳之術皆有合于黃帝太公之要道而奇正合變應于無窮者耶夫其術何在渭濱之箱屨有丹書尼父戰克亦戒臨事豈百慮一致其此幾希而千古莫究其肯耶將爲司命而保民利主何源何本兵有永生將則命之上意云何而民與之同必成而生其必何因宰



生而效其效何故避不爲怯致果謂何舍之明勇勇於何在守何以地攻何以天何藏何動而神無形焉間爲詭謀何仁義聖智之能用何學英雄之心而又云豪傑低首國勢乃久賞信惟賢何仁智忠能勇而不賞焉何愛之如子而殺其士卒之半物本事會具于軍書倘擬見敷陳俚言亦採夫多士當聖天子拊髀久矣其直明本心而無取勦說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主

微哉乎兵法之爲書也其聖人執天之道者乎世傳兵法起于陰符夫兵陰象也兵之術陰術也陽而生之陰而落之天之道也聖人象之謂之神明道德仁義禮也陰符陰也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乾坤猶不免焉而聖人以其陰符治之治之以陰而乃以扶其陽明不闕之氣使乾坤常整而不亂此兵法之所由起也聖人生而勿殺予而勿奪割于操刀而代于執斧勢之所至而機乘之機之所動而法乘之黃帝太公以爲道德仁義而孫吳當戰

爭之世得其說而變化之以爲法然至孫吳而法之變化已盡世或疑其離于道德仁義而不知道德仁義實行乎其中是之謂術凡聖人之利天下皆以其術也術根本心而生有是心即有是術今夫欲安人而勢不得不殺人以安之欲愛其民而勢不得不攻其國以爲救欲止戰而勢不得不從事于戰此其安人愛民止戰者心其殺人攻國而有事于戰者術也術愈變而愈多故兵法奇正合變生焉卽此亦謂之學術亦謂之道術亦謂之仁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主

術而總皆出于一心無術而欲救民是儒衣冠而佐馬上公之聞也心術主也丹書戒敬勝尼父懼臨事不敬不懼不可以將將之功歸于利主而其道莫大于保民利主在不有其身而保民貴於無欲此皆生于敬懼貪而無制雖智必敗二三而無成德雖巧必亡皆不敬懼之之過也兵者效地也用民之效先樂其生上意同乎民而後民與上同意民與上同意者效則一效生則一生耳目不遷思慮不亂默然以喻不可告語凡兵心貴一而成

動有死志無死地一也故必死則生陷死地無死  
心動也故幸生而死夫大將制兵譬陶人埏土見  
人治金土金無常性而因工爲形士卒何常心而  
因將爲命故曰勝三軍一人勝凡戰勝不專擊也  
不專克也善避者勝善舍者勝擊乘我銳避伺故  
瑕也避其堅且靜而伺其動避其閒且整而伺其  
勞避其小懼知自謹而伺其怯與奔我勿爲先勝  
之道也故善藏其果者爲能致果凡戰須時養其  
朝氣知足則有餘務窮其所至則竭是故舍服以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策 七

古

明勇務全其氣而不使窮于暮也守不足攻有餘  
謂力不足則守守靜勢也如龍之潛焉而人莫窺  
故道貴藏力有餘則攻攻動勢也如龍之飛焉而  
人莫禦故道貴動藏于九地幽以正也故士卒之  
耳目可愚而人心如山之必不可動不可勝在已  
也動于九天神不測也舍其所備奪其所愛速乘  
其利疾擊其不意可勝在敵也藏爲正動爲奇動  
爲正藏爲奇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善用兵者轉藏  
爲動轉動爲藏守焉而爲攻攻焉而爲守倏而天

倏而地九天九地之妙未可以言泥也間非仁義  
聖智不能用也我好仁而厚施收敵人爲吾人而  
我用焉此間之妙也伺敵之間而間之或多爲之  
方以間之敵不受我間則我敗矣此非間之妙也  
故曰本之以仁行之以義通之以聖辨之以智此  
詭謀而正用之道也擊英雄之心者成大事者也  
然而上貴不伐之士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  
爭則和和則勝伐而爭豪傑之所患也用豪傑者  
作其必勝之氣而馴其勝人之心令如日月制如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策 七

古

于將能令豪傑低首而受約束則事成事成則功  
歸豪傑而利歸國家此大將之所務也故鞭箠施  
于英雄之驚而答鎗不加于小人之庸若夫賞如  
餌焉餌之所在魚必爭之故魚亂于下人情見貴  
而動動則爭爭則亂夫情動于有所幸而欲常逞  
其無節故不賞仁而人不敢爭爲施則恩從上出  
也不賞智而人不敢爭爲謀則專決有主也不賞  
忠而人不敢爭爲直則上人之過不暴于衆也不  
賞能而人不敢爭爲巧則無藝不作而士心不淫

也不賞勇而人不敢爭爲先則進退各從其律而陣不亂也此皆止亂之道也夫賞以生亂不如勿賞凡愛子可與俱生歟也驕子不可用也用士卒者卑身下士齊其甘苦固其死志而致其命焉其厚而不能使者大將必斷之以刑刑毒藥也烈火也人情茹甘而吐毒狎水而避火吐之不傷生避之不殘形故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其士卒之半言法貴必而示人之莫犯也故殺其半者活其全夫一夫投命足懼千夫千人敢歟賢于百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

五

萬殺而生之刑而愛之兵之制也雖然具于軍書者可言也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雖孫吳莫得而盡言之此其爲聖人陰符之道而非愚生之所能言也

又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况于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于愚孫武子之言口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

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于愚藏于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能潛于虛無而變化于雲霧息之手一而奮之手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斯例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羣焉驅走于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令而聖人何憂何吝卒不自明其救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

微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夫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夫也以術爲兵術則夫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于其中合于法而勝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息于一而奮于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勝至必不能已于奮此千古兵法之訣而聖人所爲有愚也聖人以爲事至而後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

于道道生于自然至于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  
消化于聖人之愚色矣其用七辛也呼吸生歟轉  
之于高山蹈之于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  
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  
可解語云可相告者乎是故聽行軍之去來進退  
而靡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  
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賓則勝飽待饑則勝逸待  
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  
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七

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知除是故轉客爲主則  
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饑爲飽  
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走契丹轉逸爲  
勞則二師之肄可以敵楚師彘陣之法可以却金  
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  
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  
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  
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關之馬  
隆可以敵羗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

順地制形萬事生于逆而萬變妙于轉也古之名  
將其于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以順爲正法  
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公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  
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  
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  
跡者湯武是也爰葵之酒保而升之鼎俎之間朝  
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憂問憂用商間商  
也用豪華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藏宮馬武  
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旣定馳志伊吾而絕口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七

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問趙之禍教而  
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于賞者漢元  
帝唐玄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郝靈筌  
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  
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  
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  
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非吾今也卒斬之  
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術靜以  
幽藏以正怪奇千重關之內而慮患于杳冥之表

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而不覺爲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帑藏漏卮于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于逃將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法兩者去雖風后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爲治然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八

策七

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審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今者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今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矣語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多矣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于褻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效神聖日中之禁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目錄

序

賀元輔葉臺翁秩滿序 代蕭館師作

賀劉中丞開府天雄序

賀錢同卿榮擢序

賀趙徵石老師擢廣州守序

賀大中丞王玉沙公祖考績序

贈劉侍御按節畿輔序

贈別耿監陽內召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目錄 一

贈別吳光祿懷野先生南還序

賀史金吾晉秩序

贈晴符蔡老公祖榮觀序

贈邑侯熊公榮觀序

贈別熊神何今公內召序

晉齋章今公入覲實政紀序

賀大觀察李公滿藩恭秩榮封序 代周老師屬書

賀大銓曹郎李襄城移恩榮贈序

賀楊都尉父母雙壽序

賀徐今公考滿序

賀王中翰秩滿進相國文端公階序

賀沈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賀施母太孺人序

賀大叅藩七澤張老先生奏績馳封序

贈別同年余舜仲山陰今序

贈別祁爾光之宛陵今序

贈程下王木仲序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目錄 二

賀新安光祿丞汪裕吾七十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序

華亭張爾世調甫著

賀元輔葉臺翁秩滿序

代蕭館師作

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恭默神明簡用良弼元相福  
唐葉公迂衡衡理勤施夙夜上慙下式四國牧寧  
先是公以南大宗伯特召晉陟揆地于今秩考  
三載矣太宰按甲令以請上曰俞惟輔臣秉貞  
奉公集思開誠勞於事澤于衆鎮厥倫諒乃罔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一

中亦既有成功于一人汝嘉既命中使賁羊酒銀  
幣往賜勞尋加公官秩一品贈四世廕一子如何  
云于是公門人給事姚君韋謀觴以賀公而微言  
于予予不佞以載筆從公後有年今公柄政而余  
忝佐銓局藉公師率以効疇采公之翼聖德輯  
僚案者余亦習公苦心竊窺公樹立原木其敢以  
無言蓋予感于王佐無欲之義而知我公幹旋變  
化者大也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定如水其平如  
稱物之衡水入大盂成大形入小盂成小形盂之

大小變而水不變不變故能大小受也輕輕重重  
物不能移衡而亦不得怨衡衡無輕重而有其輕  
重也故無欲者無心者也無心則物于焉受大小  
受輕重矣夫廉貞潔白近世士大夫皆指爲細謹  
事耳然數年來涸涸靡靡卒未見真議論真事業  
者彼其爲臣寔媿未能此矣此念不清過利害則  
見利害遇毀譽則見毀譽遇異同則見異同或快  
一言激上之過而自爲名或發一難訐人之罪而  
自爲功或借援於所昵而除其怨或伸已之黨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二

求自伸欲流甚濫而滔滔之本甚微嘻奈何其輕  
言廉潔也公佐天子治天下生平漠漠澹澹衣食  
恬約餽遺路絕一切置身於廉貞潔白之中是豈  
利害毀譽所能束而異同之見能困公哉然公又  
且深念謂我既不束于利害毀譽則不必急治起  
毀譽利害之人我既不囿于異同則不必盡細造  
異同之人但求名者勿予之名求功者勿予之功  
衆助弗援衆怨弗摧而衆所求仲者不得使之傲  
然伸于公論之上于是物爭而我自平物變而我

自定夫爭卒未有不平而變亦未有不定也彼漸而平且定焉則亦與之共不爭共不變矣公于常今時事用心大略如此夫吾君聖人也聖人以不聞不見窮驚耳駭目變幻之事而執奉公無私之指以圖任大臣于聲色不接之中故自公柄政諸或不得于造膝者未始不得于代言或不能朝上夕可者亦卒需時日而見其効而公亦藉此委曲匡輔散私交而明國是扶君子而化小人君臣相信之際豈復近世士大夫能窺測萬一哉余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三

故曰公之無欲其幹旋變化者夫也余又嘗反覆往事而知公處今日更難者往者永昭二陵之際暨我皇上履極之初徐文貞定策大業光明兩朝而嗣後文肅文襄繼起皆側僮思奮名寔至江陵慘囚之柄朝事肅然改觀蓋數公卽前後寃竟不相能而當時一段精神濯磨謂文襄不興起于徐趙江陵不感發于文襄不可也豪傑之違會相成如此今公召自南都而來也二三元老或違家食或徵賜環公前未有期宗可托後亦無強輔

可憑而獨潔已勞心居身于禍福利鈍之外以下消衆心之偏黨而長養其和平上結聖明之倚毗而疏通其釜鬲公之作用指指心亦良苦孰謂公今日易易哉然公無欲人也不必借衆助而行其志天下事惟無借而行則日蹙中正而元氣不傷自今以往吾見公幹旋變化日新未艾宗社無疆之休定繫吾公造之余今日非第爲公賀且爲聖天子萬年賀也

賀劉中丞開府天雄序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四

神京左右馮翊地設夫中丞鎮撫之者三遼陽門天雄是也而天雄總畿甸邢洛恒瀛六郡而開幕府北控紫荆倒馬諸關塞內爲輦轂喉呢而外捍蔽亭障兵車財賦之所輸入水利名田之所綜蓋比於甸服猶爲程藉之區致民頒條程農課功銷戢桂蒲非若他中丞一意備胡爲政矣而時蒐其卒乘簡其軍實以須輦下之緩急則所謂扼虎津梁之上其功狀乃與它中丞等夫它中丞猶是番夜急匈奴也兵而兵餉而餉爾它中丞護其外



而中丞護其內外治在聖神武而內治兼護元氣則非廉平廣大量夷而節安任事而和於民者不能往者劉公之爲天官郎也執節布公汲汲憐才而不肯阿當事意一時劉公之所銓授稱得人而公亦以此旅進旅退十餘年乃入爲京兆丞晉廷尉爲天子平刑獄之事余察劉公廉介自持而胸次無崖異持法公正不阿曲而獨簡易多縱舍議天下事了了本末而不窮人以時勢之所難懷慨當事必有爲而又沉潛從容不肯以揮霍嘗疑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五

事余蓋幸周旋于公而知公量夷而節安能任事而和其民者夫天下無欲而清無私而平難耳然稍存武健果猛之意則無欲必爲卞急而無私卽爲毛鷲卞急則吏不親毛鷲則民不恬此在邊圉且足敗事而何論內地夫內地有東瀕之患則吏民擾而元氣削元氣削則根本之患必且移之邊圉其又何能爲輦下衛也屬者瀛洛之間探白丸而嘯聚者幾千人雖旋受夷滅而其孽又已見告矣是國家外備胡而內備盜也備胡在邊事而備

盜在人心夫雖調孰有甚于人心者乎吏太惛而人不安太急切而囂囂見其能則人又不安民饑寒不知有法度而爲盜民卽不饑寒太受削于法度則亦起爲盜盜賊內訌門庭引弓之寇且伺而生心故余謂盜不備必不能備胡不親吏而和民必不能備盜劉公旣以廷臣推巡撫天雄且天子方慈簡大僚而獨于公一再上卽報可天子西南根本顧念甚遠而公之無欲無私可謂能信于君公其計畫所以稱簡命者夫潢池非能數盜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六

卽盜亦赤子屬耳取吏無急收其名而徐以定事徵則吏不飾吏不飾則刑平賦寬而民樂生民樂生則教令行而盜賊之萌芽息此所謂安畿輔之道也歸重關之鎖鑰明將吏之金鼓鉤聽于士士習戰而多勇則又所謂他中丞一意備胡公獨以戢盜和民兼備胡者也夫量夷而節安公有之矣盜賊戎狄以公治之何有夫盜賊備夷狄服天雄得公而重天雄重而京師重京師重而九塞重天子界公豈特畿西南一方任哉公行矣余且次

執簡爲公記社稷功焉

賀錢同卿榮擢序

上既慈簡耳目法度之官諸臺諫選集閣下者且逾年不報也而居是官有均責者循次擢公卿缺則又累歲不能得 俞旨歲惟壬子十月朔旦有詔諸已當黃門侍御史選者悉令共職事侍御錢公以九年秋滿 上特俞部推爲太僕寺少卿云當是時錢公按屬所荐達諸君子業蒸蒸言路起矣乃共舉觴爲錢公賀以告于史氏張子而執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七

簡爲之詞余惟我 皇上登進言官至盛舉也顧又褒異公望實以爲之賜云蓋嘗論公爲御史糾立本末而知公能信于上者素也御史於職爲言官而于彈壓中外爲法吏言期取而中而法之行也以威而尊夫度已所能盡而後盡言于君有真信獨見而乃以繩天下之人若是故言足貴也法以摘奸銷萌而下吏有宜盡之情豈都有不能關通之疾苦坦然無距於衆而威威然其不忍傷故令出而可以肅吏法立而可以生人然則御史言

官也法吏也直不可諱方不可利威重不可縱舍而吾以爲必有大臣之德然後可以久居其職而信于君錢公之爲御史也立朝侃直不阿黨量事所重而言已所深信不疑而言有益於國利濟於君父而言其他株連毛舉倚傍附會之言弗言也故公建白而 廟堂是其議見之施行者屢矣公一按蜀再按右輔邪淫開修潔飲水罷諸問餽供帳開布民便利滌除其所畏苦庭無留腐胥無留奸馭詳吏貞肅有軌度而和言色以盡其情見公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八

者無論懾威稜不敢欺即日對和風溫日中鼓舞功寔不給其誰不灑濯稱明德也蓋公之爲御史如此吾故謂公有大臣之德也古之所謂大臣者質直而氣平介于身而厚于物能觀事之本末而不求同于一時其引人善若不及而距不肖也能絕其深中之芽其趨國所利蓋有捐身名爲之而入皆直見其底裏而無疑忌若是者非有所積而不能夫言官法吏皆其所積以爲大臣者也直不諱方不利威重無縱舍此第小臣立名植節能耳

對於君而明白不欺行于天下而常有長養樂生之氣此卽以爲大臣安社稷安朝廷其誰不宜公今擢同貳列于九卿業簡畀爲大臣矣以公之積居公之位任其事權而行其志國家其誰不毗之然則上所褒異公者寧獨謂公能一御史官也夫亦謂是耳目法度之臣始自今日皆可積以爲大臣焉視成事爾矣二三君子屬公梓達而居其職亦且以公之德行之然則安社稷安朝廷者又豈特公一人余旣慶公之能信于上而樂諸君

寶日堂初集

九

子之儀刑公以報 聖天子簡用意也敢書其言以介公觴且以紀國家之盛美焉

賀邵徵石老師擢廣州守序

吾師徵石先生旣入爲司農尚書郎治餉于代治漕于潞調食膳兵簡實汰浮塞絕橫流制厥經常天子以爲能晉秩二千石往守廣州都會之地總一州十五縣之事惟嶺南之府廣州爲大包帶山海委輸交部火種刀耕之民輻輳而競利航浮羅流求毛夷之屬候風潮而趨澳舶征蠻幕府軍

興有事則饋餉供億大半出其地之賦珠璣玳瑁象犀之珍來自海外溢于國中則采辦中貴使者絡繹道路地卽有饒厚名而民疲病不勝應不幸風魚有警則瀕海無寧居或澳鏡之間往來屬夷生心不虞則蠻越觀隙而騷動故和輯民夷宣布寬大治之者良難自非廉明惠和疆執能任事者不克當此任而天子獨以畀吾師蓋吾師先治金沙廉貞愛民法行豪貴豪貴百計中之以南刑曹解其任而吾師落落之概益日有聞于朝及入爲

寶日堂初集

十

司農而廉貞落落如昔時也然豪貴之口絀而舉朝皆信其生平故以華夷重地推轂師夫豈不謂師廉貞愛民疆執任事能導揚天子神武變化以和其民人而戢番夷于海外銷變冠于內地則朝廷可謂能用師而師亦誠當大有爲之時然則金沙之治行師於今日又何常不伸也某常論天下惟真吏者難耳而識真吏者更難然而竟不糾于世何也彼真吏者行無華而語不飾直達其志而無紆曲信其所獨而不苟同是以人不能識之而

其陽明特達之氣實能捐習氣破議論而直任天  
下事夫其陽明特達之氣原與國家元氣並行決  
不埋沒于累口衆習之中此氣開明則治樽閣則  
亂 盛明千百年無疆之運亂基杜而治基開則  
習氣纏結議論濁亂之輩又安能以一人之私見  
煬君子之光明而沒國家太平之元氣也蓋于吾  
師之生平及今日所以簡用師者而微論其治象  
如此夫君子之用于世也爲澤爲風澤放而必盈  
風積微而力大令仗信而斷獨立不懼天下事何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十一

不可爲吾師之用于世又寧第治一嶺南郡如治  
金沙時其生平當益展布而 天子所以簡用師  
當日益重開拓正人君子之氣以利濟國家在此  
行矣二三子幸游師門稟師之教亦竊有志於廉  
貞落落者以自淑焉故稱觴于師而述國家所以  
用師之意其不復爲華語以譽盛美者亦必官稱  
師之體也

賀大中丞王玉沙公祖考績序

御史大夫建節鉞撫鎮一方統稱天子重臣其所

董帥錄鹽司以下郡邑長吏謹廉隅修職事者率  
殊異褒寵之或上其名于 天子其不職者朝馳  
尺一符募解殺去矣故吏道清濁法得專制其重  
云乃大江東南爲軍國重地其所需壁畫釐枹有  
三日並海之封守宜戒也曰水泉溝洫之宜修而  
三江之吐受當以時曰徭不息而民立枯也侵蝕  
虞在官骸骸復虞在民是三者非節鉞重臣孰能  
經掣斧斷究厥終始以開萬年之利故曰重臣之  
責重矣夫重臣則與封疆郡邑之臣異封疆郡邑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十二

之臣厲其官方以應奔走惟是精幹強力取辨綱  
領以幸無溺於職事若重臣則保釐教寧布寬大  
之歡宣中和之美體尊而靜謀遠而藏其衆所信  
悅在言動聲色之外而其蓄于中而播于物也若  
冷風之解暘而春氣之蘇四肢故封疆郡邑之臣  
各稟其德心以修舉其吏事而重臣若調六轡而  
馭千四衢之途此無它其德重故也大中丞王公  
之撫江南靜而簡廉而慈文明而夷朗剛決而渾  
藏修功令釐百司弊能謀示喻而未嘗見絲粟之言

與色也故吏道肅而勸豪猾市魁呼豎必誅而不  
滯千刑不濫觴于法吏之羅網故衆情畏而懷延  
見父老詢謀士大夫問諸俗商疾苦急羸趨病如  
其家謀而與除折衷衡量委悉施行有漸而必于  
其所信故政體飭而裕蓋其和澤醇篤之性盎然  
於神情眉宇間飲人而人不知而其如山之不拔  
如日月之經行而物莫遁其照吾蓋信公有重臣  
之德者夫置樽待酌懸鐘聽扣厚集而普濟章明  
而博施卽我江南三大事公蓋蚤夜計畫于枕上  
寶鼎堂初集八卷之九

十三

而講求于在廷修堡塞簡戰乘核餘艱水何以歸  
其壑土何以罄其利田何以均而冠蓋不夷于襟  
襖徭何以平而豪猾不奸于細民在公固燭照數  
計而力行之百司凜凜奉成算焉而東南晏然食  
公之德譬之參朮之補救且倍百于鍼艾之拔除  
公之所爲宏術遠猷沉幾妙用信惟德施者能當  
之也公今以三品秩滿 天子爲加爵錫命榮施  
于祖稱而恩豐于胄子所以寵禮重臣者甚備夫  
東南重臣載之先牒不一二數也夏忠靖以順導

川周文襄以平治賦海忠介以勤勞游吳淞至今  
父老猶能稱述其事三公建績于東南而爲我朝  
家不朽重臣迫公嗣起而媲美百年聲施無窮寧  
直一時煌煌綸錫詔爲盛美哉治兵治粟諸大夫  
輩高君蕭君等稱觴于公而屬某言以獻其執簡  
之官也能爲公紀成事以垂永久故頌而且禱以  
自附于古惇史之誼焉

贈劉侍御按節畿輔序

吾同志中推劉侍御獻之有量能用大而父毅然  
寶鼎堂初集八卷之九

十四

有強執有強執故能任事能用大故能使人盡其  
用而成事吾嘗謂獻之曰天下事無不可爲也而  
非可以一人爲善有爲者令人爲我用而我人人  
予以爲之名則人各自爲其事而天下之事濟矣  
斯言也吾正可爲獻之告也獻之立朝侃侃不折  
不畧國論藉以砥平焉而怡然無是已非人之色  
今獻之且持節斧按畿輔吾與言畿輔事也畿輔  
故多汙邪草萊地人稀而鮮耕水利阡陌之不諱  
民德獲而易爲盜乃其剝膚則往往中于京師故

畿輔無盜則京師肅清而安堵夫欲防盜必須墾田今三輔可耕之地彌望皆是而淪于不毛則所爲人力薄也人力薄則患在安集寬恤之無方耳往年嘗步黃河岸見並河一帶數百里麥禾穢塞問之父老則歎息曰曩固有秧貨而來受田者矣夫耗土荒熟何常受田不再更秋而有司責之稅又責之穢豪有力之家所據腴地皆不稅而徭而移而駕于新墾之田戶其田之墾而熟者則百計速之去而豪有力者兼之賦重而收薄徭煩而累賢日堂初集／卷之九

十五

多是以不三年而逃亡委使者接踵矣余聞之憮然此亦西北墾田之一證也夫墾田之訣有二柳河東種樹法曰其蔕也若子其置也若葉不蔕之若子則民不棄不置之若葉則民來而不能久故安集之法土著可給者給之流移可募者募之而決不混設豪強以滋其奸弊設一藉以籍其丁男而使逃亡有轄定一冊以紀其疆界而使侵占有查三年之內不言賦不言徭第于府佐中設勸農之官督其耕耘稽其荒熟而又兼轄水利耕種之

暇時令受田者濬溝塗時蓄洩此外一無所擾於民間至于三年後稍熟而官府量賦其十分中之毫釐以存奉公之義迨至十年其生理家業漸立而稍爲定賦以計其大成其民力之不充者則貸之公帑如江南佃戶貸工本故事既收成而納其子粒大約于一任之中便立數十年之規模預爲可繼以開數百年之美利但求成事不必事自我成但求民受其利不必利自我出也乃其大要只在用人夫天下未嘗無人若果欲成一事必有同賢日堂初集／卷之九

十六

心數輩爲之用夫藩臬郡邑中清正強幹寔心任事者固可同謀共濟卽幕寮首領委吏尉司豈無篤實謹守嚮往前途者此輩俱可收爲器使之助但辨之欲精使之欲當鼓舞之使不憚人人與我共事業而同功名一切良法善政俱不必自專其美而與督撫大僚共商而出之今其欣欣樂成而我無掣肘之病其司道府之統轄嚴事賢而有爲者或當選轉則多方爲之題銜以留地方而責其成其卑官雜職奔走田陌能自效者不妨破格

獎薦以鼓其勤事之氣蓋此輩之而能爲有用是亦  
國家人材也至于任滿交代之時務爲周悉承賴  
之事勒之于石告于後之人而使百世有所遵守  
撫之歟要只在不擾民而使其實受墾田之利永  
無賦役侵占之患則田自無不墾耳田既墾則桑  
麻蔽野而民不饑溝塍有界而地不曠人烟輻輳  
而防不疎卽潢池無所弄而寧弓強禦之民無所  
馳騁也夫直指持斧一方專精神畢籌策爲地方  
興此一段利事卽功載于千禧而名光于簡冊斯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七

亦可謂大臣也已我同志中非獻之先著鞭哉吾  
同獻之遊師門十四年而讀書不能營戶外吾甚  
愧之獻之有名世之志有名臣之量而又立朝坦  
衷直節已信于人人吾料是行也獻之必能成此  
事故書以告之此雖蠶食小忠然不減一篇錢劉  
直指按真定序也

贈別耿藍陽內召序

自庸行庸言隱而見龍之德不光智名勇功莽然  
于天下而爲世所宗者鮮矣世所宗者善世而不

伐者也善世故我爲世主不伐故我無與于天下  
此于道爲庸而於德爲見之妙于游學術精微之  
辨莫辨於此夫我不能爲主則惑亂于名實習於  
鋪排議論而不覩文明之用我能爲主而自信之  
過執天下以從我則名理不能東方圓不能測而  
欲立欲達之一點流于名法之無忌憚龍德幾何  
而不衰也藍陽先生之論學也曰我真有一物可  
以自見亦可以自用又曰我于師授卽事卽學四  
字豈有人也問者曰見何物學何事先生咲而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六

言先生之信道有本原如此吾讀政草水利諸書  
攷其治狀煩能簡劇能暇肅然畫一動必有成而  
悶悶無聲色也過而問學焉見其應接處置精心  
而不勞思議定力而不費把持絕能所去典要以  
游戲于事事物物而欲立欲達之真氣藹如也余  
是以聞教於先生而得因先生以自信于道竊嘗  
論之先生筆仕而政試于一邑雲行雨施其魄兆  
焉乃衆不無狎而睹矣此猶其在田時與乃德顯  
于物表而道泮乎四境以移風俗而有博德也亦

既有見之用矣先生之言一物也其善世之主也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立必立達必達者是也其卽  
事卽學乎以事付事不爲事始不爲事後變化萬  
物而無著我閑邪存誠之初倘所稱不伐者與先  
生之龍德其徵此矣夫水乎而載焉吾見夫風波  
之不可以載也鑑平而物受照矣彼丹彩增飾之  
能爲照乎先生道德著于江南澤潤飲于父老

當宁簡在侍從之列說者託其名實之烜赫而不  
知先生穆然澹然一率其庸言庸行而無奇大凡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十九

天地間充拓變化只此一庸信得是庸物物同體  
物物相安剛柔仁義信手用得無思無爲左右逢  
源第操縱在我須辨毫釐因物則聖宗執我則霸  
學先生庸 天子特召爲國家經緯之用以其至  
平常者渙群破聚敦實布公持弗欺以幾格心省  
議論而求其濟居見龍而妙潛龍之用其有取于  
善世不伐之義以爲斯道大光明哉

贈別吳光祿懷野先生南還序

天下事靜者能處之虛者能行之淡者能持之真

者能遠之吾行于世淺交于名士大夫者少然願  
得若人而依之也無替于世之謂靜無替故不惑  
亂不惑亂慮之本也不尸於先入之謂虛不先入  
故順物之來順物之來則物物得其所置矣故能  
行也淡如水焉如菽粟焉人亦安能一日離菽水  
哉不能離則持之也常矣久矣夫世人之敗于穢  
也十二候變而鳴鳥應焉氣真也皮毛支節觸而  
必動者真血脈也一思維者衆思維距也一智故  
者群智故敵也無思無故而萬物往矣故曰真者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二十

能遠四者吾所謂學之術也夫學不辨術不能濟  
天下無濟于天下則官競官而負官事競事而負  
事我競我而負我只此身已在細信進退中如何  
能爲細信進退甚矣吾願得明學術者而依之也  
懷野先生成進士第十年而就一官旅進旅退雖  
當局處中而常有山林之氣食蔬衣布而行義周  
于里黨喜諄諄引進人而介然有難犯之色訥訥  
持重引默而微言能定是非邪正蓋先生學問有  
主宰既破支離尤戒蕪穢學者師而事之矣錫山



顧先生者當世所歸論學宗也以寓書太宰言事其附會之徒遂借端以亂國是而持不相下者曹起攻顧先生當是時錫山之學幾爲借端者所壞先生獨疏別白之事移而氣平舉朝方知顧先生爲正人夫先生豈第伸一顧先生者數年來國廢事而官亂言政驟學不明爾夫學如飲食焉誰能廢之而謾云講學誤天下則何以爲助 朝廷修明職事者訓先生號出而舉朝又皆知有學乃先生事至而言言已事明而泊焉忘之先生其靜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二十一

虎矣淡而真矣吾以知先生之學有術能濟天下余既喜復先生而依之今先生以使事南還遂爲之序以別并以質顧先生也

賀史金吾晉秩序

國家有近臣親臣重臣之三臣者進而進焉天子之所傾也錦衣親他武衛獨號親軍凡車駕扈從侍衛暨輦下摘發奸利事或訟繫詔獄雜治皆其所職掌諸所官屬稱禁近臣焉秩至五品以上則地益親切體漸尊修矣其長領衛事者往往番

一品貴寵用事比於三事九列云蓋積近而親久乃簡畀而綦重也故事官屬叙遷皆以捕獲程功賞其長狀請于上而大司馬奉 德音以行自主上慎名器一切中外大僚或補牘不能得俞旨而錦衣歲滿功叙亦間留中若有顧惜不輕畀者獨史君以千夫長論奇功再遷萬戶受事鎮撫司蓋積上而旋報可也此寧非 上意有取爾哉君進秩而同事諸君徵余文以賀余惟史君儒家子也惟儒而後能當此任夫錦衣用人之法政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二十二

與司馬門推擇材官不相類也以其介而扶立丹陛下與執法筆管之士大夫共對 穆穆之容置身于肺腑間此不在武健惟忠誠醇謹者獨當之耳肅邦畿嚴奸惡授易而靜難無貪功之謂廉無鈞鉅之謂明廉與明三輔內外皆賴之卽上或有所逮繫平亭論報決刑宥於 震霆之下引經不可無識回天不可無力擁護善類不可無仁此詎可沾沾擇一豪雄雄猛者流其事哉余聞 敬皇帝朝有半公斌 肅皇帝朝有王公佐者兩公皆

恂恂習經術識義理能爲儒衣冠年公敕李郎中  
夢陽而抗逆瑾王公不肯附會壽寧侯之獄而調  
護在官禁今兩公名高史冊然皆儒家子能習儒  
者也史君爲江南名族科甲聯翩起代有聞人其  
大父爲翰林官察又善俠好施至史君美丰儀舉  
止博群籍能詩能法書善解歌曲音律或酣飲終  
日聲技滿前而穆然自遠其與人交澹如而然諾  
有終始蓋翩翩能世其家者也夫儒之子爲儒寧  
于仕宦間榮侈一執金吾哉吾謂史君之意當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二十三

所取爾丈夫不能上書金馬門前宜室之席亦當  
握鸞刀備宿衛依身日月之際敦詩書于甲伏宜  
德誼于介弁以忠赤護禁密以寬仁植善良庶不  
愧其家學士文人而且當與先朝年王二公並不  
朽然則史君之所取孰與儒多今史君于職事漸  
屬親臣列矣史君其善守儒者之用哉夫重臣非  
第以一時貴寵並於三事九列已也能爲可重其  
重也將自至亦且至而永享其有焉吾所頌史君  
者止此矣卽以告錦衣同事諸公亦知余非卮言

已也敬爲我稱史君之觴

贈晴符蔡老公祖榮觀序

郡大夫爲天子疏流滯壅以膏霖天下其用爲股  
肱臂指而朝廷剛柔陰陽之用有所嚮而未見諸  
事或見諸事而明習于衆者郡國皆已則而象之  
下象上表象裏勢也第以論吏法則然耳神明之  
長黔首所託下國所式其剛柔陰陽之用亦能補  
朝廷之不及而佐其元氣之偏下益上表濟裏故  
曰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今天子威武神靈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二十四

化天下內外百執事莫不嚮於廉法以明作從事  
邇者老成頽于衆口功實細於議論毛舉爲聰獨  
往爲能天下大勢漸苦於精核煩削而少雍和悖  
大之意識者憂之郡侯蔡公自司農大夫保釐吾  
松也休休俞俞慈民之邪默而成之弗形於口其  
爲治率皆慈靜貞素不修名法苛屑之事而謹持  
其大體下率之日搏目攝劍呼盧屏妖冶絕三游  
令修而人服其簡也公自處豁刻飲氷耳而絕無  
廉者之言與色又未嘗急絕人也下堂揖賓客有

禮矣進三老子弟講教化之原嘖嘖吐而握也顧以利事交關者靡不敢發胥隸頽首幾不出聲氣而膏夫奔走皆習其便急民所嗜各有經紀而不翔非常以駭驚民其與人交也情而弗貌意所謂可必行其言裏之所違直裁以理吾竊歎當今之世雍容敦大之治求之郡國也尠矣而獨得之公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三十五

其吏事如不更置丞吏閉閣而平兄弟之爭抑何靜簡無它奇也而治行已推天下第一說者謂宜帝名實之弊幾斷漢家元氣而幸有郡國諸長吏以滋殖而扶助之由是言之長二千石之能佐朝廷不及也審矣天子瑩精治平攬萬國之計公之奉牘而告事也有詔問所以治松狀則曰臣無能第奉行廣大之意臣弗敢後也常寧必且穆然念焉其以對諸公卿大夫亦曰臣無能問之治不在多言顧大體責寔何如願諸君之察之也諸公

亦直撫然曰長者言矣是行也公之化淳德臚其所扶助寧直游瀛一方民哉公之事在茫茫黍苗之咏矣北國慶也其在韓奕梁山之章乎家衣赤寫行及公矣吾乃知聖天子雍和敦大之治果能相與以無斁也猗與盛矣哉

贈邑侯熊公榮觀序

豐城熊侯令於茲三年而奏計

京師也先是侯治增城而增城大治矣語云良軸多載良工多製徵於劇且也吾華亭蓋古稱東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三十六

劇邑云張弼曰邑之難治也倍於古矣古之民靜今之民擾古者民惟恐不得於令而有額之意如兒仰哺而母嘔焉靜治靜易也今卽號善吏者第虞民之不得而多方伺之其清濁厲和皆伺也若以哺餌兒而丐其喜一不當而啼適甚矣擾治擾故難尚書之言曰無嘯民以從欲也又曰無違道而千百姓之譽夫無嘯民平平之治耳若無千百姓之譽則上古之所以靜其民而不擾之故吾以爲侯之治幾千古侯之范吾上也邑故膏而能瘠

其身曰邑膏矣以膏令令膏也以膏神阿神阿故膏  
不受膏也神阿蓋侯宇而侯所自礪如此故征無  
厚誅罰無重餼供厨斷酒肉玄黃絕于庭民滋且  
殖而不知令之廉也或曰廉者必數也而侯仁厚  
施于諫而蹊刻于已之隅也以故侯亦無廉名吾  
嘗與侯交矣世俗所爲攀曲苛禮酒食徵召弗屑  
也與人言洞開虛裏絕不肯以意寒暄人束帶而  
見上官幾忘其身是令也侯其簡者與然諸所開  
握剗除惟民便利即豪武巨宗弗效也長官之嘆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二十七

弗回辟也凡簡者錡于事而侯能任事故民亦忘  
侯之簡夫此皆民不能譽侯而吾烏乎譽之不得  
而譽乃侯所以靜治其邑之民而不擾也士君子  
出世身之利害當置在事外事之利害當置在身  
中身置事外便覺空空濶濶神暇而見其全事置  
身中自然密密周周力麗而幹其大百里奚飯牛  
而牛肥正謂此侯嘗與吾言及此不覺席之前而  
莫逆於心也夫一民社何足以見侯抑侯任天下  
事類此矣侯所敬事鄉南阜先生者靜人也不佞

贈侯言願侯以吾言而質之

贈別熊神阿令公內召序

聖賢而豪傑者我知之矣顏淵孟軻之屬是也顏  
子直以有爲自任而不肯讓舜之爲人孟子興起  
高出凡民而不借文王之教彼皆大聖大賢而各  
自開其乾坤以爲前無顯宗後無強佐曠然行宇  
宙之所有而能立宇宙之所無是以門戶倚傍之  
路絕而潛見中正之德光豈非獨往獨來造萬物  
而不造於物者哉乃聖賢把柄在手而縱橫由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二十八

任性而不任見信獨而不信偏不依顯宗而已自  
爲宗不倚強佐而人胥爲佐故學合于中正而其  
道光于大同其臨事也不仗氣魄而振不復衰非  
借知見而往不復退動而有成建非常之原而卒  
歸于澹寂斯不亦豪傑有爲興起之概耶令公神  
阿之爲人類此何吾見其澹而質不屑屑以耳目  
塗人信令公得於天性者厚也接其言竟日而覺  
其有一段光明境界洞人胸腑而無留礙者焉四  
年來皎然與日月爭光思夫婦之所信也而又煦

喻赤子體察豐蔀而予之以和則又幾千古康平  
不苛之理蓋不佞之所爲頌者已具載奏討序語  
中茲不復爲稱引也而獨謂令公有豪傑之概夫  
當今之世其沒溺于耳目聲色者多矣氣騁于所  
馳而見還於所嗜仁義道德之事其傍人門墻而  
津津趨者皆是也彼只爲毀譽是非境上無可執  
以自立而遂有借于人人乃令公事上之禮無華  
而下交之言不飾其接士大夫也疎且漠而有餘  
情意所可嘆譚移日其所不可即寒暄不屑也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二十九

人亦不能左右令公乃令公綽綽然無所憑而自  
展其名實之用此其中豈無能自立而顧以氣勝  
之以見持之哉處世之外而我大也據毀譽是非  
之上而我尊也大不困于細尊不受束于其微而  
令公何不可以用世吾乃知仁義道德之事而有  
所借摠是凡民惟其平常日用滄漠悶悶而無所  
憑縵微豪傑謂豪傑能消除耳目聲色而於定境  
上能自立也夫有令公之濬而能不怵于當事有  
令公之簡而能不束于格局大約以我周旋世界

乏精神實實含蓄實實發揮而後與民休息民皆  
樂而安之不然者勝之皆以氣持之皆以見氣鼓  
而竭其作也未必成見入而堅其任也未必化天  
下事皆作而不成任而不化者誤之彼其質固所  
爲簡濬得力處少耳今者 國是議論紛紛如麻  
政少特立有爲者主之幸 天子召公居侍從論  
思之列破群聚于開誠布公之間執一是于意見  
不生之地寬論人而責其成實論事而籌其任一  
洗局而藩籬之蔽而養天下以廣大清明之福非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三十

令公豪傑之概誰當之哉夫豪傑不借途于古聖  
賢而有志豪傑者乃不能忘情於當今觀面之師  
友故不佞交令公而以言贈之夫非不佞借令公  
之立以自立也亦以從不佞之志也夫不然者其  
以我爲華言也已矣

魯齋章令公入覲實政記序

處衆之外者大也據物之上者尊也大與尊無欲  
之謂也無欲則無我無我而我能用物物不能用  
我矣此濟世之大凡也大莫大於汜澤布漢潤萬

姓而萬姓不知尊莫尊於三四年間經始初復令  
人載其清淨而開百世之美利此斷非無欲不能  
致此世之豪傑固有則能鉤簞才足刺决智堪沉  
幾斷饒集事而我心微動於中遂不能過於物而  
利於衆譬如無果之花人爭斃之而竟不食其寔  
無他惟不能無欲焉爾故無欲之施於民也大而  
尊章令公之治吾邑也邑故有膏名而寔則且瘠  
俗散而敝法弛而蠹公下車以清冷砥礪先之征  
無厚誅罰無重餼吏胥愧畏而廩廩洗滌其貪濁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三十一

也邑之人曰吾聞廉者必儉也而侯仁澤枯而起  
瘠無虛日也民望腹矣侯亦無蹊刻名則又曰侯  
非緣牛羊得馬價者也謙於庭如觀火焉析其不  
平而濯其冤苦人人意滿侯不任察也三尺所挂  
直而繩之豪武巨宗弗冠焉爰書平反卽長官之  
嗔弗迴避也而思慮諮度惟謹恂恂孫以出之不  
見其有強項之色吾察侯胸中夫豈無本而能辨  
此夫惟無欲之人置身之利害於事外置事之利  
害於身中神暇而氣全力麗而幹大以此濟天下

事寧直斤斤一宰割哉以我觀於當世士大夫其  
出而專城入而佐論思衡園是何赫赫也而間亦  
有本末名寔稍不相副者何哉政以知見才情用  
事太巧則流於機變太峻則近於矯情初念不清  
究竟有物可敗若從無欲本性流出大機大用入  
細入粗不勞安排自然變化內不失身外不失人  
可以超世外而據物上此非有根無根之別乎今  
者疆場多事朝論紛紜忘國恤而角異同怯公戰  
而勇私鬪辜負端拱之聖明而曠廢疏通之日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三十二

月以無欲如令公者往而參廟謨其際進君子退  
小人渙私羣扶公道其所開濟應百倍江南大哉  
綸言乎一腔愛民之心滿身任事之膽天子  
亦既知公矣公其益茂明光大而施之於朝也哉  
吾儕豈區區爲海國一隅而守甘棠爲公私也既  
觴公祖道而記其寔政爲之序

賀大觀察李公滿藩恭秩榮

封序

代別老  
師編查

先是曲沃李公守尚書司馬郎其文章詩歌流傳  
八鄉間則已推仰齊里夫顧又慷慨喜譚邊塞事

則奉 命往鎮瀚海關阨咽喉之地當是時大瑯  
估勢踞山海茶苦遼東西遼東西民佩牛帶犢人  
人幾蜂蟻聚矣而瑯駁駁滋鴈兵事以自賈重夷  
訖外而瑯江內則遼左岌岌焉李公從容譚笑約  
制瑯使不得甚其毒而調停軍民寢三尋之矛不  
敢奸 天子令竟喝瑯以遁則李公佑庇全遼力  
也當是時李公探龍泉臨碣石覽滄海之滄滄觀  
日月之行出乎中則詩歌文章益妙天下當事以  
爲能摧藩恭治兵登萊登萊視遼海若隔襟帶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三十三

獲而質會瑯已去遼則沿海之區無事而我登萊  
故與室幸無煮海鑄山之奸沈命課累之擾李公  
以洞豁坦夷擲沐而嘔煦之治強于兵法強于海  
肅而和精核而不苛蓋下吏靡厲修職而民樂生  
歌于途也登萊故海隅乎之果望海樓之勝出橫  
五百人所居故島其海上蓬萊三神仙雲物百變  
之奇引事稱物吊古傷懷有足以供李公之咏歌  
而發抒其文章之氣故吾儕民節間徼山靈而問  
海若得吾公篇什爲多蓋文事而兼武備也如此

夾谷之會孔子褒衣章甫而却齊人之譟今萊蕪  
其地也承平之世我登萊幸僻海而公以詠歌譚  
笑治之卽其所爲慷慨譚遼塞指顧而消遼左右  
之樂者意今尚未盡公之奇然 國家南苦倭北  
苦建州毛憐諸夷登萊日本海道所睥睨而海船  
運輸與遼人相接濟令調劑一不當暴子弟輩有  
鑄山煮海沉命課累者出而南樂倭北樂虜難方  
大耳李公發縱指示枕上度倭虜而和柔其民則  
又何可謂不展其奇然則文事武備非公兼其誰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三十四

也公旣以叅知滿三年秩 璽書褒贈公三代如  
其官而公且晉外臺長治兵濶濶濶清於登萊址  
相接當事者以公惠濶青也何以異于惠我登萊  
時父老子弟又安得久私我公也公一再從齊地  
其文章咏歌流傳民間將吹竽鼓瑟之俗樂而化  
之清煙氛于海外振風雅于域內所謂洋洋表東  
海者其在斯乎抑蕞爾東海它日又安能盡公奇  
也公之屬郡太牟門下稱觴于公而介余言余久  
田里習公之休美遂次第其言而已郡諸公實觴

以往

賀大銓曹郎李襄城移 恩榮贈序

先是君一官行人考三年秩例得移其秩襄榮其贈公暨母孺人也 天子錫之命焉而君一尋已轉南京吏部尚書郎矣君一爲行人三年潔修嗜學有清譽聞于 朝當事且需爲黃門殿中之選而君一顧泊然不以屑意也君一日吾家世青山恬于仕進讀書慕義孫青蓮從派當塗令而下暨遷東島番二十餘世矣爲吏必修其職爲農必勤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三十五

其業爲儒必滌其行蓋上世所蓄積也嚮利祿之路而忘先世之勤且吾卽善仕不獨潔其志行而第與世競榮應者其何以仰荅先贈公蓋先贈公少爲諸生高等與先輩名人游諸先輩咸器重之文譽隆隆矣試輒困而贈公勞于色養視一弟子員如抱瓜也曰吾其肯坐自朽腐而令甘毳之不飭則又撫諸子萬化華而嘆曰屬吾志者視若矣贈公旣以詩書之業誥其子而事親之暇輒徜徉自得于山水觴咏間量形而衣度腹而食樂命命

也而又性友愛好行其德手先人之遺橐而讓其弟劉腹田歸之兄又以其所自爲塋埋兄骨焉而立宗廟開經塾義倉以惠宗黨蓋人人飽贈公德矣而母孺人佐之則又人人歎母孺人賢贈公去其經生業而事親修其德行而庇其後之人抑詩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故吾不敢修一官以競世之榮應者蓋亦行贈公志也史官張子曰美哉李氏之世有聞于江左也其恬于利而篤于誼好詩書而悅山水有青蓮之風焉然青蓮豪宕絕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三十六

世事自放牛渚采石間已爾其功能不著于時當塗令卽澤加邑之人而名實不大施于國贈公之薄榮進而行其德也蓋二公之遺教遠也君一以潔修嗜學處陪都銓軸之司陪都敦尚風議而銓軸爲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之地君一之所施孰與青蓮陽冰二公多業大于二公而不忘二公之遺教者是君一所以荅贈公于不朽也李氏之世其家于姑熟不虛爾著于令甲而與隴西成紀並傳也吾儕君一同年道義友敢稱引其說爲君



一頌焉

賀楊都尉父母雙壽序

富貴福澤造物以爲奇而其於人子則至尋常也故王公貴人之事其親與匹夫無以異世人不之察也曰鼎而食孰與夫藜之藜藿之飯者歟彼見夫綺縠錯繡以爲華黼黻絲竹以爲娛則陋蓬茅而賤布帛以爲子道當茲儉矣夫此皆人子所忻美也而造物捷之爲奇則人不能得之故王公貴人之孝獨優于世若夫匹夫者獨志而潔行束修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三乙

其身以無垢于名而享其道德仁義之美以施于親斯亦榮華尊厚之極矣夫王公貴人之所有者匹夫不能兼而匹夫之所饒爲者則王公貴人皆可以自盡故曰王公貴人之事其親與匹夫無異也雖然既已有匹夫之所不能兼而又能修其匹夫之志行以光美其親則王公貴人之榮華尊厚更倍于匹夫都尉楊君獨行君子也余造士成均而楊君奉 上命來就學進退恂恂矧節令度微觀其志向修飭振拔不溺世俗而能以道德日勉

余雅知楊君非獨富貴福澤中人也楊君太翁爲三輔善族習儒行而好行其德于鄉里其母夫人荆布操持耆老而能以澹泊自持蓋訓志節教夫亦有原本矣君既以 特簡爲 天子館甥而太翁母夫人崛起閭閻貴華髮朱顏幸屆七泰世成修楊君萬鍾之養王侯之尊崇備世間人子希有之事斯不亦足爲高堂鵲者余獨謂楊君之事其親不專以此夫令楊君不愧于帝室不曲而食不曳錦而橫玉將子道達儉耶夫此特楊君造物之奇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三八

也而非匹夫之所自蓋蓋王公貴人之習華侈而驚驕盈者多矣華侈不足以敦仁詎之美驕盈不足以造履謙之福文盛而志衰養備而情奢比于匹夫猶恐焉楊君能修飭振拔以道德自勉盈而居之以謙華而受之以樸以古聖賢象傑自任而不與世俗榮利爲浮沉夫太翁母夫人既以厚德發祥焉而君能報之以其所貽奉之以其所樂惟莫大焉榮莫加焉是則君之壽其親於王公大人孰儉孰貴夫求之于人世所希有不若求之于吾

身所能盡者爲可以訓人倫而廣世教也太翁母夫人之觴樂未央乎日新富有君其益勉焉而已若夫富貴福澤亦既有之吾不復君爲稱引作南山祝也

賀徐令公考滿序

天子所與共天下宜惠布和填撫其氓庶者惟令能親其事令難也令而三輔巖邑則更難令而介馬邊隅榛雜之地則又難矣三輔仰近王者其所措置根本重輕率視其民之啼喜民瘠而易散瘠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三十九

不可以擊斷理敝而縱焉又無以銷姦雄之窟穴而安王畿其於疆場之治它將吏得一意備匈奴者邊圉令乃獨和輯父老子弟以備匈奴其拮据更十倍也且一令耳而行邊都御史直指使監司固牧諸大吏十餘輩踞其上卽專行其意黷羸急病如家人事而安能當人人指故兩者集而並難然吾謂天下事無難也獨賢明令有實心能任事者當其任則易耳燕薊諸州邑爲京師馮翊地號煩鉅而密爲甚故漁陽塞郡士乘障謹備虜而

令集其民以輩京師戍卒與編戶處處戢之難爲剛悍之難爲柔上以應諸大吏功令而下以收視流散餓殍之疲民而坊其探光竄發之患蓋所謂令之難當無踰此吾嘗按計吏治狀則密令徐公以實心任其事覺密邑無足以難徐公也徐公以進士高第筮仕令交河乃交河大治縣官急密則移公以往當是時歲大饑溝中民相枕籍公爲拘俸設法甦其疫厲民得活者十餘萬招還流亡數十千官軍賴以全濟者更三千有奇也訓耕重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四十

農減繇役寬徵輸蓋兵與民兩快焉余嘗聞其區畫馬政一事戒寄養之科民樂其便而兵不擾當是時異議齟齬特甚而公持益堅也其籌邊十事當事者採行之皆曰令遠見而衷獨苦故吾謂徐者能實心任天下事不獨易一密也夫士大夫用于世第實心難耳身之利害置事外故事之利害置身中計畫何患不周氣力何患不定煩何難簡瘠何難肥以治邊而邊治以拱護神畿而神畿安則徐公所以無難于令密也昔漢治重三輔郡邑

更然其令長皆用清幹有氣力者而長陵令止以窮治賊里貴人聞其于固根本扼虜津梁之上獲如也徐公豈弟焦勞輯和其軍民外爲匈奴捍蔽而內以導揚天子輦轂障醴之澤其視漢循吏何以加 國家以公令邊邑亦深于憂邊憂京師者矣公既報三年政封其兩尊人如例而摠戎劉君某乞余非獨美公治一密也公以此實心益大其用而施于國余且樂與公任天下事焉

賀王中翰秩滿進相國文端公階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四十一

今天子垂裳之世名臣蔚起而扶國是如海忠介陳太宰嚴司寇諸公皆直清亮執屹然于朝天子蓋皆心儀重之而故少師王文端公當 儲官未定之際三疏力爭以去 天子久而思其忠自是 儲官建而國本安公沒而賻贈溢常典蓋大臣公忠爲國事而不愛爵祿故 聖明重之如此夫萬年之根本重則一身之去就輕且身去而使主知高官大爵不足以騁大臣大臣之言必行而國家之大事必不可以少誤此其利濟社稷者

實多夫利社稷而不見其功與夫身不必爲人主用而能爲人主重以成國家之大事者是大臣所爲植德麗而詒澤遠也史臣張子曰文端公其有後乎 天子心儀重之矣聖其不盡之爵祿而禍其子孫此猶人主事也身去廟堂而所幹濟者大進不勝其苦口而退乃全其志以行其言此于道爲晦而於數爲謙晦于前者章子後謙福之徵也謂宜有賢明之子以繼志行砥名實以光美其世業者焉狄梁公之扶廬陵王也而其孫兼暮爲御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四十二

史中丞以直節聞卽中丞不以梁公顯而梁公之烈光千古亦繫有中丞也魏國忠獻公功在人主母子之際而其子左僕射忠彥學華有志卽人皆謂不愧魏公之子是魏公之名德益不朽矣夫當時人主旣已心重二公而兩家子孫之賢亦足以爲人主世臣之倚重是以功德銘于鼎鍾而聲光溢乎先牒其榮華與社稷相終始宜也文端公貴極人臣而今中翰君猶得以其勞秩進公光祿大夫階夫一階何足以榮文端抑大臣有令子能世

其業爲文端重爾中翰君好德清修服官能砥礪  
其名行薦紳之視中翰也如見文端公夫以吾親  
于當世黃髮之子孫其顯赫者第以世澤爲光華  
爾夫寧可謂兼慕忠彥輩接踵卽吾所稱忠介諸  
公而下其遺澤庇後人固未可量然抑何其後事  
落落也故曰文端公有子夫 天子穆然念公也  
常如其力爭三上疏時亦試官其子何如視乃父  
賢異日者中翰聲實並鴻茂立朝志節益光顯  
廟堂且簡畀焉卽謂狄韓兩家子接踵今日何難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四十一

然則中翰之家澤雖與我 國家萬年俱光美可  
也猗歟休哉大臣之爲 天子重而能昌其後人  
也如此

賀沈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憶余年十一時喜覽人事書從家大人几間竊讀  
世所傳風教雲笈者偉乎沈君典先生之言也曰  
師相之歸宜夾臺省之疏宜止輒指問家大人何  
如人家大人咲曰卽語而而何知焉是世所爲第  
一流人也獨心識不忘癸卯同士範舉于南都知

士範先生子也幼而慕其人長而幸以同籍交其  
子今來京師職史事而士範已第進士予暇輒過  
士範問當日事乃士範蘊蘊涕爲我道其詳云嘗  
楚相權宜起復時諍之者輒得 旨予杖而先生  
故與諍者約倚角首尾遂懷疏理前語并論不當  
杖諍者是時諸老皆愛惜公筮仕宜稍含蓄以需  
後效不當慷慨一擲賈重禍遂多方抑先生不得  
上先生挺心嘔血昏眩出掖門輿而歸邸是日適  
士範侍王孺人從南方來見先生病困呼曰而妻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四十二

若予在先生面相裏卧無言而王孺人晝夜侍榻  
治醫藥又心知先生無戀官意遂結來行李以待  
會病少間乞告歸顧孺人問歸裝而裝已戒子庭  
遂夫婦飄然以去夫識大義薄圭組能以不稅之  
駕佐先生遠引則孺人不愧第一流婦焉然吾更  
有以難孺人者當享有榮名厚實時感慨曩倫昌  
言正色憤發疾作幾先而去道在先生孺人佐之  
耳迨先生歸山淪逝負厚責累百千緡家徒四壁  
立而微適者評語不堪二女於悅之未具且脫簪

靡箸而經費之難乎爲力哉茹貧立孤而訓其成  
非有丈夫節者誰能當此然吾聞先生病殆時孺  
人泣額天劍左臂肉而食先生士範在傍把母臂  
號哭心戰而孺人神色不變此其中類有養者何  
以異先生袖諫書詣 闕視捶楚甘如飴時也故  
先生不負科名孺人不負先生吾嘗歎人生獨有  
識原本特立不懼難耳客氣不可以持世無常之  
衰不足以貞變擇便而附幾速化而求勝者何多  
也一旦時會既移稍見其踣顛倒耳目而從之頃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四五

刻自持之不可此尚可謂有鬚眉氣哉令先生而  
在其能以昌言正色砥其波流無疑也而孺人殘  
支體以療瀕危之一息處固厄持一意不負人升  
勺之施以辱先生名而勉其子大先生之業倘亦  
見遠而能忍以濟事者君子謂孺人之概可以風  
矣士範既成名還覲孺人而孺人登七襄際上壽  
之辰余以年家子宜有言以觴而第述少時嚮往  
先生與今日所聞孺人之大節如此孺人應且色  
喜曰是稱引先史不朽者是真能壽我也

賀施母太孺人序

當 天子以色養治天下越內外服小大之臣沐  
浴一本昭晰和洽各理其身各修其官各効其親  
我詞臣侍承明之廬筦記注潤色經史獻對之事  
地親切而曹簡遠其所稱塞名實亦惟是砥行植  
學養德弘志使得積其精白用資對揚大畧視他  
曹如鈍鉤匣藏爲奇不輕嘗之鎗鍛如宵燈在帷  
不盡發洩其光明也乃古者稱母氏聖善之教如  
勞而勤事無忘先人之烈業君之官職而不踰乎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四六

外朝則修身服官之則慈闈間類能稱述之豈非  
宿火于灰成器自治者哉夫有貞靜之德者必啓  
清明之胤有力行之誨者必開動事之忠迨其徵  
茲名德邇履靈根則實爲國開祥迪于蠲潔儲帝  
庭之頑宿弘太平之藻潤于是式穀之美愜于  
宸衷施於 綸褒吾嘗論南陔白華潔其名行揚  
親休美然猶視爲匹夫行耳夫服官禁近之地潔  
志行好學問廣蓄而用大以薦于 君而榮于親  
旣不論于匹夫之行而亦不得比于他曹士夫馳

舊功名以貽親之恒赫者斯亦我詞臣所爲道甚  
簡而物甚備者也自我戊申來再游第下則同舍  
考德業者至推施太史羽王氏羽王以及第第二  
人爲 天子記言事之官靜而和潔修而嗜學器  
遠而肅德厚而光我詞林數年來當 番裳恭默  
之會螭頭無所供事講筵摩所獻替獨有養德力  
學積之厚而用其大耳而羽王恂恂不露其光采  
乃衆皆謂羽王他日能任天下之重斯豈非道德  
學問濯磨自有原本耶吾居近當湖則習聞羽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四七

先太史公樂善好施有學問器量能昌其世而太  
孺人荆布之德光于閨闈慈靜之概聞于里黨羽  
王之潔其身金玉其德以施于官而効于 天子  
之庭則固本此羽王旣攷三載秋得 旨以羽王  
官贈其先太史公而進封母太孺人如其秩于是  
當湖士大夫皆以羽王爲能子又謂太孺人能稱  
引先太史之教以教羽王而食其報則各進高堂  
而觴太孺人也夫太孺人寧第以龍章輝煌爲閭  
閻榮哉以先太史之遺澤深厚有子居論思顒問

之地靜德可以持大事博學可以決大疑和衷可  
以成大群愿質可以肩大任龍淵之試也無不斷  
也火之燃也光明未有已也今特其厘而帷之時  
矣異日者羽王奮其蓄積爲 天子左右太平母  
氏之教海內實庇其休光而太孺人以皓齒鶴髮  
享 國家盛明之樂衣寵章次第進焉吾從羽  
王後歲歲歌南山之章爲高堂祝則又仰見 聖  
天子仁孝之治施于我詞臣者多也

賀大參藩七澤張老先生奏績馳封序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四八

七澤張公旣成進士上第仕比部尚書郎爰書明  
習而有執守凡尚書諸所獻奏率屬公具草藁裁  
定而又立朝風雅恬漠落落不肯依阿人久之出  
爲姑蘇守用治行擢觀察廣有視蒼梧兵事再遷  
參知行省政事建牙于潯綰桂邑四道繁節制左  
右兩江蓋又三年矣粵西地南枕交其蠻夷長官  
列障而居與漢人相錯馴則爲我打圍撥圍構隙  
而多事在漢法畧示羈縻而急修我備禦以肅其  
土宜公爲治先撫循後功令平田均賦簡戢乘閒

賞罰諸酋長畏懷叩額交戟下冠偷屏息交夷欽  
迹不敢爲門庭訐于時粵以西皆曰 天子惠顧  
我西人故久留公而政成也先是大夫咸曰公立  
朝落落大節可數也而又多濟世才卽三輔股肱  
地豈不能借公而久置公西南萬里外則又念曰  
公體貌不勝衣暴露瘴嶺且六七年得無甚勞苦  
乃公修職蒞事威惠施于民而和于諸蠻夷君長  
貌悅澤而不癯神氣蕭洒有自得之色于時滿參  
知上其績 詔褒贈其三世如參知官故事潘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四十九

大夫不能滿三品考輟遷其在吾鄉以品秩榮其  
世世施于祖禰之廟者亦稱異數于是士大夫執  
爵而頌曰語不云乎編蒲之疾不如織錦之遲美  
哉張公令不落落萬里外而孰觀厥成故君子美  
積後福至焉史官張子曰夫是奚足以頌公也士  
大夫能有爲于天下惟其靜耳夫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靜人之潛行猶雷霆之藏其出也如光之耀  
而景之放也夫官猶市焉走如鶩者不能爭其世  
之必得乃順時者後而不先寂而不喧心閒于塵

競而力暇于無妄營斯其于厚實也殆未可量矣  
吾觀于公靜人也巧速鈍遲兩無動于中而其智  
計精力必達其志之所嚮而有餘地今西南之績  
業告成事矣 天子且虛樞密重地倚公左右焉  
公以其漠然無動之心求盡其生平而報 天子  
旂常日月孰與西南銅柱爲多吾敢以此觴公雖  
然吾里人猶能言里中事也成弘之際吾張氏兩  
尚書莊簡莊懿受國恩最著然皆服官有方事君  
有體立身有坊表處鄉里有法式落落漠漠靜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十一

無求以職事奉 主上爲桑梓光若公者吾且進  
之成弘間以爲末俗動且于我張氏諸名德鼎峙  
而三宰第謂一時寵光鄉里慕遂爲公舉子秋鵬  
歲公勉之余執筆從諸士大夫後且次第觴公無  
算爵矣

#### 贈別同年余舜仲山陰令序

余于張于同舉于鄉游于會稽師之門已第進士  
留京師者垂一年兩生謝賓客交游讀書邸中閒  
相對論古今之概未嘗不期沫濕相煦濡也余于

徵志焉張子曰滄與寂與孰悅其吾素與挹彼稽  
山厥風洋洋願言附之以翔以翔余子曰是吾志  
也子言之吾願廣焉弦兮歌兮惆悵而民從兮焚  
而澹澹兮度萬慮而寂吾裏兮稽山之風與子同  
兮余子得山陰令張子過言別余子曰澹而不爭  
于人寂而無爲名尸也敦悅而極篤者與念之哉  
張子撫然乃進余子曰而今子可以見志矣用以  
徵性也事以澤質也吾見夫官我者之能擾我性  
待我生者之能挫我靜也我其醺鴉乎性不足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十一

愚受變焉君子所以貴達源與子足于中而用于  
外子之性其役而壯乎吾居其復也子居其壯也  
子涉乎稽山之麓而冷然臨鑑水之湄弦歌寧一  
豈顧問哉抑吾願子敦澹寂之義也幽珍在前味  
不先于五穀焉澹故也水石感而聲風感而波無  
所感而泓然爾寂也通此可與言政矣澹之利于  
民也吾無可觀而民久便之寂者動而宜于動故  
衆習御物之變而守吾常故物自歸休哉三代之  
盛乎漢董仲舒兄志見文翁居官可紀皆以經術飾

治而太史公曰修身者官未嘗亂也漢吏之近古  
以此余子其守此復于壯時乎謹身而帥先廉平  
而與民不煩執掌之與處而悠然敦悅之是好也  
我與子競以故我唱和庶不寂寞乎余子曰挹彼  
稽山厥風洋洋吾幸當其盛矣必不令子低回易  
水而歎高山之莫企也子志吾道久矣固非汲汲  
取功名者盍共我而圖此千秋乎張子曰若是是  
子實沐溫相煦濡我也于其行遂記其語而贈之

贈別邵爾光之宛陵令序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十二

夫金之精者必言百鍊也非襲而笥之謂也襲而  
笥之則不試于火矣其爲金也不精古人之鍊性  
必有所試而後見之庖丁之怵然戒視試于庖者  
也飛衛見懸弧如車輪試于射者也張旭悟劍舞  
而試于書文與可胸中有千尺之勢而試于竹彼  
精于技者若是而况精于道凡性足于中者夷險  
憑乎地愉忤付乎物通塞聽乎事了無與焉而更  
日與之涉則盡取爲吾性之大台不入此治其爲  
性也不精故樂而安之彼虞于試而惴惴焉就之



者其體不真其于試也往往成與虧半由此言之  
吾敢以試之一說徧告人與自吾同進士榜得季  
源余舜仲由陰祁爾光舜仲書言爾光爲人堅凝  
而潛漠聰明不露而穆然觀萬物之變爾光亦言  
舜仲性地分明其于世用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  
兩兄皆足于中者夫本原之學靜而貞虛而明簡  
而清貞者一之表也明者平之準也清者恬之基  
也此皆鍊而彌精之道也今兩兄不試于世務其  
何從見之吾固知兩兄必樂而安之也舜仲得山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三

陰令而爾光復得宛陵吾聞稽山文成先生一派  
流傳宛陵二邑故多學道長者兩兄主盟其間俗  
淳而平物和而清強歌而民自以不爭兩兄之爲  
鍊不已精乎吾內不足而惴惴于世者兩兄又以  
爲性近之也而我許焉于爾光之行也敢以試之  
說告而爲別且屬以告舜仲也既叙其意因爲賦  
古詩三章

東國有佳人矯矯青雲端振纓結風徽攬衣佩芳  
蘭明堂徵夜光辭辭見與璫發跡領專城百里從

所安遠規不輕細宏幹不辭難摠轡下皇邑鳴馬  
何珊珊

王路正清淑君子宜弘美訟庭寂不喧琴管調登  
耳朝看南阜雲夕泥西池水一心主不煩萬物各  
有止豈爲高臥適本性故爾公

澹風蕩曉日嘉木吐春華之子忽行邁川原浩以  
賒山城爵相望迺在南天涯雖則慘離別無乃王  
事加擬將若邪春散作宛陵化丈夫貴榮聞豈爲  
岐路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四

贈稷下王木仲序

自吾居澤國地加且下文章之氣不振少爲僭父  
不能徧讀天下之書交海內奇偉倣儔之士第守  
枯竹成癖居均堂而思海若雖俗望之卒莫致之  
讀齊世家聞其俗故多吹竽擊筑鬪雞走狗志高  
而氣亦揚以爲琅邪激海靈氣所礪必有奇偉倣  
儔如魯連先生其人者恨吾處南海不獲幾遇以  
爲生平之快自來京師偕二三兄弟日聚於馬門  
下稷下王木仲一見而器許顧笑謂向意孤蘆中

無豪易高乃竟得之生木仲礫中覓寶化者收之  
忘其爲僉父面目也木仲少從其大夫出入案上  
熟知長城險要用兵設伏出奇之處故所談時務  
大指鑒鑒本之確見籌無虛設壯而躡泰山絕頂  
觀日所自出並海登琅邪臺望海市雲物百變劃  
然長嘯以爲絕世之奇益自發舒爲詩文蕩漾恣  
肆旁無作者而能讀先世遺書古文奇字窮萬物  
之歸明聖賢經世之意洋洋大風固非虛語其爲  
人任俠自喜笑談揮霍表裏光明魁梧雄辯不拘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五十五

繩度而繩度在其方寸吾于木仲蓋兄事之抑不  
知木仲寧解作善者機顧令僉父得之也吾嘗覽  
古今之故以爲人生于世苟有瑰技殊嗜必有人  
焉爲之偶郢焉技也而成巧莊施辨而徵其無極  
東方郭舍人以諧而得上意陳遵張竦俠遊而名  
聞稽叔夜向子期鍛于大樹之下而謂之者不顧  
凡人性之所似得之于中而傳合于不可知如宮  
之必生商木之必赴月金璧之相摩劍枝杪之相  
觸以施不朽比而益光此應有造物先合乃合木

仲自樹亦應有合矣顧僉父非其偶也雖然木仲  
覓之于礫中其亦不以爲賦賦坐而三薰之以爲  
千秋不朽之佐卽君處東海吾處南海乎其又安  
知造物非有意于僉父也則微惠我二三兄弟矣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蓋爾孫幼育于外氏今年三十餘每追述戲于外  
王父側者同嬰兒之覓梨棧自去年壯上公車成  
進士 天子命讀中秘之藏客京華者載更膺矣  
傳弟寓書言王父明春以入旬稱觴于堂夫客于  
寶日堂初集卷之九 五十六

不獲舍春酒爲弟曹先則又詎云今日娛樂與覓  
梨棧時多也雖然弟曹觴而吾以文佐之吾觴又  
孰與弟多蓋百歲人之大齊也然而道常得于其  
齋齋之道恐勞節憊制念少慮恐以鍊形也節以  
固藏也念制則平平斯祥慮少則清清斯寧四者  
百年之算也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而逸我以老  
夫待老而逸斯不亦脫計哉齋則逸逸則老固有  
得之于先者矣爾幼侍于王父也見其不屑意生  
產壯年萬金立盡晚食安步樂而甘之治養生家

言獨居三十年泊乎已爾又休休焉未嘗不平于人  
人卽人或意忤之恬若不察者謂誰恣戲兒童爲  
侶涉勝窮遊日夜忘疲于世人所爲算計較量非  
直賢弗道蓋亦性所未有確嘗私以爲生而耆者  
無如我王父也夫修大爭逐計能慧巧造化以此  
役人而王父避焉不居耆之一途古長生家所據  
以籠絡造物者而王父泊焉居之視履考祥莊生  
所謂逸而老者繩繩寧有艾哉爾猶憶我母氏之  
言也曰自吾爲女子聞汝大父瘁而莫貽之安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十七

其怡怡下人類忍辱焉而莫爲一吐氣也飲食居  
處泊矣吾欲佐之豐柰吾又拙焉家中落以少思  
慮故而不能代一籌也兒曹記吾言汝大父固善  
爲壽者而耄而耄而耆觴累累矣其介一命以觴  
乎吾志伸焉壺菽爲旨若其不然吾負疚焉珍綺  
非奢爾俾母言凡十八年七旬宜觴而不舉者規  
母志也而今庶足以觴矣令弟曹執爵跪進而言  
曰長孫羈客遊四千里外不獲親酌一巵而第佐  
以文王父必且欣欣受觴而浮白焉是母也三花

在庭流鶯在戶蘭芝綺紛拜舞玉璫王父亦受厥  
豐矣是正造化逸以老時也吾母之志可以慰矣  
爾謹拜手叙之

賀新安汪光祿裕吾七十序

天啓乙丑裕吾汪翁壽滿七袞仲春十有三日其  
初度云翁有三子長伯輔次仲敷次叙與翁之諸  
孫數輩金排玉立賓客姻好次第捧觴是日也叔  
錫類者歌有懷迷友于者歌棟鄂稱式穀者誦采  
菽而於時誇九如勸三祝者則又爲之味南山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九

五十八

天保無已則又走一使徵文於予以予屬通家且  
與仲敷叔與師弟誼也予敢以不文辭嘗憶與翁  
周旋日久爾時翁髭髮甚髯而澤俯仰登陟趨捷  
若飛已而浮白無筭卽以角諸少年弗及也翁今  
運七十耶其採金石草木之精以扶老耶其學熊  
鳥經申之術以引年耶予且有以親翁之素矣詩  
有之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正是國人胡不  
萬年若翁者孝友慈愛敦本尚實以人休而致天  
和者也翁少好讀書手破千卷已而棄去專事家

秉卻世俗裘馬聲色之好維良潔格之習擇人而  
任時厄材而居業而家亦日益饒裕事母太夫人  
至孝通籍大官怡色奉養太夫人春秋高九十而  
孺慕不衰與弟見初君壘篴唱和互爲紀綱錫原  
之誼老而彌篤與人交化去一切貧富貴賤親疎  
遠邇之相周其緩急而解其紛糾皇皇若弗及義  
問所昭達寸遠邇郡邑大夫有屢虛賓進以識仰  
止者乃翁之所取不可及者莫過於嚴庭訓延名  
宿至有越郡問業隔幾千里不恤者此其分量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五十九

超越尋常數倍也哉迄今伯子慷慨論交儒俠並  
尚仲叔俱驤首待價穎脫藝林異日者朱紫盈庭  
玄纁萬里所以酬翁夙志者易有極耶予嘗攷古  
父子兄弟榮名懿懌照耀千秋者在漢無如萬石  
君在宋無如陳亮佐兄弟顧萬石君賢矣而其子  
建慶止以醇謹見稱亮佐兄弟文章氣節著矣而  
其父省華不聞以奇節異能相表見則猶是缺陷  
之世宙也以予所見兩相成而兩爲重者則無如  
裕吾翁矣說者以裕吾馴德實行類萬石君而三

君文章氣節類陳氏兄弟予觀翁所教三君者蓋  
彬彬質有其文如萬石君乃其文出萬石君上而  
三君所以承家顯親不減陳氏兄弟而裕吾郊能  
當世不待予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翁爲儒  
不欲以儒著翰官不欲以官顯居不欲爲贏積而  
出不至爲廢箸去是非聲利之場而之恬淡真淳  
之域至於震世之業充應之慶膺

龍章而來 登諸則聽子孫自爲元宗自爲保世

而曾不以攫其寸靈所謂順其正而用其中則天

寶日堂初集

卷之九

六十

全而命立翁其達此矣即與靈椿比隆奚不可哉  
余不敏秉是說爲翁進數觥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序

壽趙封翁序

壽陸古塘八十序

賀許封翁序

題李侍御椿萱並茂冊序

贈楊母投環篇

代梅長公

賀邑博林先生序

壽汪兩翁太年伯八十序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目錄

一

齊節母傳序

代作

沈石年霞上園稿敘

題新安兩進士稿

壽見允杜翁七十初度序

壽范母馮宜人八十初度序

壽蔡寧詒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姚太公榮封給諫序

代相國作

贈大光祿茸翁許老師晉少司農致政榮歸

序

賀大司馬兼御史大夫兩蜀趙公盪平妖寇

序

賀少司成薦勝姜君請卹其尊人翌龍先生

晉秩同卿階中議大夫序

奉壽比部林仁甫老社丈五十初度序

華爾遐園居序

敘同榜兄弟圖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目錄

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序

壽趙封翁序

今國家職事所重獨尚書銓部郎叙流品上下扶陽退陰大都需識見平實無欲能任事者勝之矣而朝論推轂吾吳中望寔則獨先趙長公云長公之廉平徵會稽其介特不阿之概徵士大夫間也是長公旦夕且奉 俞旨撫持衡量平國是矣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余吳人雅嚮慕長公攷其名德源流則余黃門僉仲爲我道鏡吾翁甚詳也舜仲曰翁故高才生讀書訓其子蓋力貧三十年弗怠也平居友愛而能任勞伯若季之事已事焉伯若季之子已子也日無令仲落以媿吾後死者處宗黨焉誼而輕利臨事受難臨財受少蓋約已豐人其天性矣既以長公會稽秩封加冠綬焉則日縱游山水清音間故人相對蔬食一飽游游穆穆無加三十年力貧時也翁於世殆真一無取者余聞舜仲言而益贊其

翁蓋翁之開長公者如此吾嘗論天下惟任事難任事而無求則又難矣物之美者世倍爭求之求之情勝則一切當身之事亦舍置不問矣翁惟力貧故讀書訓其子惟不自利故伯季宗黨俱藉其力惟泊然一飽故冠綬不加于山水清音繇此言之我無求則天下何事不可任也長公令會稽時強立而不畏法必行而予民以不擾夫亦以翁之無求者試爾今者之任 天子有厚毗焉扶陽退陰亦既有戰事矣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人有求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於利故常百計以用君子惟君子亦不能無求于名故往往驅其名爲小人用爲小人用而君子之名壞小人用君子不得而君子之身危然則求之爲害陰陽俱敵之道也翁無求故能磨礪其子使任國家之重長公亦卽此無求者清仕路引正人渙群破交平心直斷措國于和平仁壽而結翁之懽心爲大年則養倍于典鍾慶同于喬松吳中士大夫色養盛事孰有能先趙翁者哉今秋月翁登七袞屆覽揆之辰而舜仲詣同志屬余文以壽余

史官也言不能第以救水之寔義爲翁南山頌者如此

壽陸古塘八十序

古塘先生隱居谷水之陽學古而行高通當世之務每思修養鄉國便利事國材德不朽郡枕谷水而城城之西鄙方十餘里其廬舍烟火萬家相屬舟車金貨之所輻輳倉廩堰肆之所陳積比於五都稱郡之與區焉先是郡城廣不滿十里而儲胥屯築乃依郭外千楹并圍之不給水壑泉利不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三

于城居之民當嘉靖間島夷焚掠西境環郭之民居蕩焉城坐困不支者屢矣先生熟計曰先事慮事拓郡城之西隅有五便焉衛食貨嚴振緩固金原通水脉繁生聚萬年利也慷慨上書當事郡邑大夫方議如先生請先生又偕余輩泛小艇環谷水之西度其闊原土就其陵水依其壑無掘宅而毀城無病農而傷木也議者難其費先生曰度費幾何如其策可辦難其功先生曰度工幾何如其策上可立就也事幾成而會以飽故中止然至今

松父老皆感慨大利之未舉而歎先生之爲鄉國利不朽者意甚盛先生少博學爲古文詞有名諸生聞游京師諸名公卿延致爲上賓與之區畫朝廷大事能持大節初勉絳紳間申文定公與先生爲布衣交垂五十年當文定公柄政時先生游長安筆耕而食其於相門泊如也故文定白頭而敬禮之黃碧山學士奇先生命其子與參中丞日與先生遊先生交其父子間垂五十年卽中丞開府入闕同先生朝夕卧起館舍中未嘗一事交關戰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四

門外北歸而屬郡邑史以中丞上賓爭酒食交歡先生乃先生竟蕭然垂橐歸矣蓋先生以古道自持故與人交不染於勢利而卓然能全其終始如此於是鄉之後進皆以先生爲端人其名重于西呂而爵榮於上公蓋先生賤不欲自貴而貴者不能使之賤貧不能自富而富者不能使之貧夫富貴貧賤造化所以顛倒人而勞其生者也先生行比於有道仲弓而塵芥鄉相義高于魯連田疇而脫屣封侯有用而居無用則玄化之守豁谷之卑

無爲而能有爲則大鵬之飛野馬之曠以海沸波  
騰之用歸澄潭朗月之天此無窮之算而動亦靜  
靜亦壽者也先生能爲造化而造化不能役使先  
生八十之鵬逝而視耄祝者余之修詞先生未有  
艾矣雖然先生所上修築便利是吾松萬年不可  
易也令當事賢公卿採而行之先生之利濟人與  
萬年同壽哉

賀許封翁序

吾松以詩書世其家者皆能修君子長者之行恭  
賀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五

讓不伐而不以顯赫交齊民蠲蒸自好而不屑爲  
畝宮溫飽之計故德光而澤長父兄之訓其後也  
若時留不盡之酌以樂嘉賓而子弟之修其官方  
稱其名實也若笙歌之應鐘鼓銜歎故松士卿乃  
士族之奕奕而起者何其多也豈醇龐之氣獨鍾  
于儒行君子歟抑其積行累仁先世之培植者厚  
而君子長者之代興歟無乃其君子長者不規規  
目前之寵榮貴而能謙滿而能損依先世之教而  
開子孫之澤歟此吾所以致感于松之望族也許

延緒先生少爲名諸生文出而人傳誦之乃生平  
潔修好學不苟趣令訓其三子皆能文章其長君  
司理公中癸丑會試榜歸而侍親讀書三年登丙  
辰進士第授金華府理刑居官有操守能肅郡吏  
直指使者稱其能薦剡每居第一旣滿考而延緒  
先生受勅命加秩如其官時余以使事歸里見  
先生閉門訓其季子不數冠帶謁郡縣間一出則  
恂恂書生故態望而知其爲恭讓不伐人論其居  
鄉則僻處一委巷中應門寂然一二老蒼頭外無  
賀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六

鮮衣而怒馬者其于利事交關一不染指至家會  
不得除其笑晏如也而獨檢其制舉義付之割剝  
以公于人且聊以志其牢騷伏櫪之感云如先生  
者真詩書世其家而修君子長者之行者也世之  
降也士大夫高視科第而淺視人品一據顯人通  
津六賦俱亂居已于高天泰山而等齊民于奴虜  
卑乞耽石火電光之顯榮而忘身身不可測之寂  
寞自余通籍以來視此輩之倏升倏沉者多矣獨  
看所奔走駸汗之人卽日後所憑轅我後人而驚



然肆其陰陽者也出爾反爾天道好還尚何惟哉  
曾見吾松名族世家而有此乎夫飭輿馬而修子  
都之好者何如草子雲之玄而穩袁安之臥美田  
宅豐歌舞而甘金谷之癖者何如凜四知之畏而  
高于公之門常人見其近君子長者見其遠天之  
修短報施各如其人此吾松之望族所以昌其後  
而食其報而許氏其最也許氏自銀堂先生爲郡  
中耆宿動循古人至今爲魯靈光而延緒尊人海  
嶠翁宦澤及民而聿修世德今延緒先生益加茂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二

明焉高陽氏之福基固而濬源遠自年未有艾矣  
余故推本世德之貽麻而介此言以爲先生晉秩  
之觴他日司理公侍帷幄膺 天子耳目之寄以  
其福一鄉國者共濟 朝廷許氏之功德愈長而  
先生燕翼之美與天保同無極余尚能稱引再執  
爵以進先生也

題李侍御椿萱並茂冊序

憶余舞象時伯峻甫試里社雁行取次補弟子員  
也時兩尊人謹護視兩兒兩家兒出連袂坐連席

矣而兩尊人顧相慙洽時時互賞歎其家兒云余  
性喜動而峻甫自少卽嶮然如山余慷慨多譁論  
而峻甫訥訥不出口余卽少已心重峻甫靜重不  
苟且而峻甫顧亦以爲豁然光明不醒醒者無如  
余自是十餘年每人試輒聯翩居前茅兩家兒年  
漸長頗讀書以志節自砥礪不專以名高相應和  
也丁酉峻甫雋於鄉余喜而更自愧乃峻甫相見  
策我者無腴言余浮湛五六年而薦於於耶當是  
時峻甫喜花浮面借人試春官而並上第且並舉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一

八

於 師門憶放榜時有來賀予得第者余曰峻甫  
亦當然已讀榜而更往賀峻甫矣則又笑我兩人  
何期許若探囊奇中至此峻甫授膠東一邑以去  
而余陸沉金馬間官邸尺一時往返則問耶耶令  
治狀若何以曩時靜重不苟且當饒爲也而耶耶  
令報我史君多讀書砥清節自足寒實望矣而慷慨  
慨故態得無少三緘與蓋兩人往還不爲寒暄語  
也如此又六年而余爲史官峻甫以治行徵入爲  
侍御史是時 澄川伯以峻甫秩封文林郎母太

孺人並膺錫命而家太史亦以單東朝恩得列名  
金馬署也蓋兩家尊人更相語交稱賀酌酒如曩  
時什倍之矣峻甫待詔長安頻年志節益孤峻器  
識益沉懇戒視而不輕發發而必達其志峻甫他  
日之大有爲余何能望其涯夫峻甫豈第以人世  
榮爲二親色養者兩尊人以強盛之年享多福  
以豐食厚報椿萱之日長暖而高堂之樂  
未央余年年能爲峻甫稱引岡陵之句以觴其尊  
人卽家太史更忻酌酒以觴澄川伯且胡盧道  
賢曰堂初集卷之十 九

贈楊母授環篇

代梅長公

月在青陽桃李欲華寒梅初放蓋環液而引環饒  
木天之楊續紛焉則爲楊母因太孺人觴也田太  
孺人嘗授環于子庶常君訓之學庶常君環母環  
早夜砥志力學學成而且佩其環游於中琴讀天  
祿石室之書太孺人就養輦下故中秘諸君子介  
以壽太孺人者率稱引授環事也太孺人爲大儒

田廣文先生女而歸楊贈公贈公故習文法爲吏  
矣太孺人曰吏名辱而力田良則去吏而力於田  
已生子庶常君六歲則又曰力田之逢年寧如學  
倍也乃更課庶常學當是時庶常早慧志讀天下  
書而獨貧弗能得書則手丹鉛抄寫古文奇書不  
輟每拾瓦石鎮其紙尾太孺人憐焉捐麥數升易  
一古銅環而授之且志曰園中方外天地象也剛  
堅鎮物君子德也兒佩之無忘是以庶常佩而益  
勵其學也庶常少鵠起諸生間試輒冠其曹偶視  
賢曰堂初集卷之十 一

一第如掇耳而稍困棘闕則數日胡環之小見長  
而大乃困也太孺人又正色曰兒負環環不負兒  
自是庶常學益富兼旁通古文詩歌乃雋子鄉登  
進士高第授館職而游木天禁近間太孺人念其  
子輒單車來長安慰勉庶常獨潔其身金玉其德  
以報天子曰願兒視此環無忘當日鎮紙尾手抄  
寫時事也說者曰環者還也田還豐年學還遇合  
道崇之德還其顯融又曰環者圓也如圓無端反  
覆道也日新爲盛富有爲大養德弘志用資對揚

君視此環矣往而不積新而時來七十爲春七十爲秋結爲大年以樂無疆願太孺人介福亦視此環余從梅大常長公所見庶常所乞壽母文狀快其投環事引滿觴而捲管記焉且庶常君吾中秘友也書此贈之而佐太孺人之觴

賀邑博林先生序

蓋余休沐山中時同里社諸兄弟論學并指述文章法度而擊膏林先生從闕來視學政華亭華亭蒞蘆之鄉士故馴雅健文采喜勝止成一家言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十一

視林先生文章爲齊盟主蓋不翅介鱗之宗龜龍也林先生以孝廉高第有聲公車間薄祿養晦乃其人好學潔修外敦樸而神韻內藏冲穆有餘味而愛人不倦甫下車卽捐俸入修文雅之社月凡三課豎義標宗蒐簡揚推中於程穀群無留良人意滿又時以其牘問於不佞余是以悅先生之教而嘆其深于學也學如水然終日取焉不盈其量教如火然終日分焉不虧其光先生學能虛而教能貸夫亦可以見先生道德之概矣吾嘗嘆文

章功業皆有古今古人文章以功業之餘力爲之其功業以道德之餘力爲之也惟餘故出之于偶然而無急迫湊泊之病是以能足已而濟人今人則不然爲功業而功業之力盡爲文章而文章之力盡盡則無餘無餘則窮于爲之內而利不周於世今有百鈞之石于此有千鈞力者舉之有百鈞力者舉之然一則超距也弄瓦也一則胸喘膚汗而不能左右夫二者之力亦可以見矣先生閱著覃思其文章固足不朽登臯比執牛耳明先王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十二

教暢性命之旨以鍾鐔髦俊而蔚起人文倘亦大儒之業稍稍樹立矣乃先生冲然漠然無勞心苦神之態而屹屹乾乾課士不息其精神覺有餘裕無非先王道德蓄積佐然哉夫以餘力爲之則碩大昌茂異時龍驤豹變以副明主之知爲霖雨爲股肱先生之先社稷而享榮華也寧第如今日薄祿養晦時吾聞漢永平間修明堂袒割之禮而相榮先生以稽古宿儒常人主北面蓋道微而著教久而光其說理所膏灌足以澤身心導天和

而樂爲難老之慶蓋壽道不易此矣里社兄弟于先生仲秋初度而汎霞觴以進余樂先生之能教而且喜里社兄弟之能壽先生也遂爲之言以侑先生且忻然舉吾觴焉

寄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

凡物性之壽者大都偶四時之氣而不相戰竹之宜于時也冬芽而秋根春箨而夏葉也四時之遇皆相好而無相仇是以時運不得而摧之故夫竹之黨于五行者壽道也夫人性生于偏宜而病于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十三

偏違苟能黨于五行則歷甲子如晦明焉彭聃之壽又安足惟乎吾嘗數桃源老人不識漢晉蓋不宜於人間世久矣夫天下寧有逃人間世而自爲一方之古八千歲春秋之壽者哉雨泉汪翁宜于時而無違於人世者也翁少習儒已爲儒賈遊三吳間然賈不甚權子母息不贏也中年課其子若孫業乃其仲子游于庠而孫薦于鄉當是時翁於詩書之教亦既稱達年矣乃子若孫相繼闕推而翁恬焉交運自娛掩關靜坐卽社飲不赴里中輒

長弗問也翁爲人有坊表重然諾力行孝弟而溫克人稱爲長者事庶兄嚴如父撫弟息如已孫其女之歸于鮑司徒氏子也天而寵諸孤倚翁提誨遂卓有成立蓋翁申申愉愉訓定有方和輯有基其於徵逐請誑之態炎涼榮枯之易候攻取愛憎之化於前漠然不以屑意樂而安安而忘之如饑者之不食蛆溺入之不飲薑汁也夫四氣之運陰陽水火之序人身入於其中惟忘故宜惟無不宜故無不忘而亦無不壽然則翁之壽道亦既侈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十四

吾嘗論貴賤升降得喪成虧任運而成自同自異卽造化不能宰之如斷木成車軾安而輪勞範金成器鑿擊而尊捧物自成就工冶何心而往往喜同嗔異枝榮疾枯水火結于五臟陰陽轉于運命不幾謂造物之心反私于工冶乎夫呂梁之翁出沒于水忘水也商丘開入火取錦而身不焦忘夫也夫惟忘焉者斯能久而無患矣結爲大年而昌太其子孫翁之無違於五行而徵造化之全寧直南山後視駕齊年於壺嶠靈寢哉翁之外孫鮑君

介余言勸翁入十而余與翁家孫孝康同榜師門  
故爲之言以祝

齊節母傳序 代作

夫古稱節者偉乎難哉慮而克就堅矢而求其終  
吁嗟乎難哉彼夫慷慨引決計不顧後者當其情  
事慘激大率易惡藉而賈一往於責既塞而取名  
亦饒夫令沒者不計有身後事則可令其百爾紛  
紜含疚地下而我不以喘息代足重喪之也且磨  
礪未備拮据未聞畏人世之繞指而甘始絕以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十五

已事溝瀆饒爲又寧數屹屹大節也耶吁嗟乎難  
哉余讀齊節母傳慮矣堅矣就而克其終矣當處  
士族而隕也垂白之姑彷徨焉若朝露之未晞彼  
極而履藐孤之謂何孱焉誰爲卯者代而兄又代  
而父顧處士有成言以一女子爲九京之程嬰慮  
哉族豪者不思扶助德美狠焉遺鏹之睥睨而孤  
藐是圖謂未亡人何自苦抑何家不可居也百搆  
而移之度不可拒則殘形而立其行斷指登回實  
始焉而猶一息以奉毫姑弱子困而夾危而信堅

與高堂厚衣滲髓必飭也遊者曰幸不疚吾獨與  
捐其養之餘佐諸孤讀伏臘行經師修樹屏而壯  
扶秀而實泉下問二三子安在哉則嶽嶽榮名在  
仕籍也亦既就矣光昭有家暨孫而曾彬彬達掖  
焉蒸嘗有需婚嫁有章既告成事而供伊蒲絕甘  
茹素以畢其九熊之志夫不得於舍生而有不合  
得于信其志而百折以幾其信也謂河有彼謂山  
有移立孤貞于殉身善後烈子捐軀死者復生生  
者不媿可不謂有終哉節母之美具矣余讀齊節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十六

沈石年霞上園稿叙

母傳而有感于節之一言也氣矜之隆非委國之  
烈一朝之決非永世之貞取名易而尋實難彼夫  
冠裳而文史者猶不數數自樹而况子笄林之人  
若齊母者屹屹乎大節也哉其亦可風也已吾聞  
神明之胄其後必復齊母之澤意其在曾孫與  
夫高峯激流園林竹簫之美其間風雨朝暮雲物  
百變者皆天地之奇也望之悠然標舉而遠志焉  
泥之冷冷乎風颯乎清音之盈吾耳也此寧待藉

而韻哉有道文人得而悅之興會而情新自見而詞流故使川無停波林無靜樹肖造物而盡其巧故古人云詩者天地之心彼有道文人特韻焉以寫造化所自有不求奇而發之無不奇雖此言之文人之奇寧有盡耶吾嘗慕越中山水天台靈嶽玉室瘞臺往往在人雲蔽日霞起相應以爲居其中者所得必奇吾友沈石年讀書四明山中窮古今之趣覽萬物之變廣其思量發爲文章余來京師得偕石年譚我嘆其力持所見大雅復存其爲詩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十七

歌清夷雋上妙合天成追六朝作者石年嘗爲我言所居霞上園古樹婆娑影婆娑成蓋連林蒼蒼遠岫當戶覽飛泉之界道望雲標而軒起每晨嵐濛濛夕秀澄霽渺然遐隔爽氣盈袖意謂此中情事不減絲竹余聞其言洵石年之得于山水者奇也嘗讀謝康樂詩見其群木蘿戶衆山當窻之句疑謂山靈所照夫峭拔清冷蒸鬱磅礴造化業以育授人而康樂能道之若邪赤城之間至今清音足于古嗟乎康樂死造化風雅之妙淪謝幾千年矣

豈越中山水故寂寂哉吾聞石年師事其家勾章先生其風雅從來蓋遠又佐以園林山水之勝其詩文肖天地之奇者泠泠乎風風乎固未可量也

題新安兩進士稿

吾嘗論人生學問須自得天地之風氣古今之義理聖知賢明之絕墨榜樣如板摹函脫權不在我非我所得也虞夏以後之沉淵立枯十二國之口舌短長東漢人之氣節宋宿儒之爲性命以論風氣陶鑄前人影樣之所興起不名爲郝第名爲賈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十八

若是權果誰屬耶其於得也有間矣班馬而後之史相如楊雄以還之詞賦唐宋大家而下之文章皆是也以其先有成法義理橫于中精神耳目盡驅以從而肖之惟恐不逮是以真氣散而天不全孟軻氏曰豪傑無文王猶興也孟軻死此語遂乎年不傳嗟乎何況於舉子業當今舉業視古文詞等而帖括聲偶承襲既多先達名家所撰述奉之若高曾規矩至於經書箋釋義理盡一不遷而士子執成見游于中其能不爲沉沒卓然自見者少

矣夫靈心在我擬議變化我自爲造物何必如古人何必不爲今人大約信吾心而言言吾心所有而止此際光景真有天地萬物不易吾蟬翼之意而何不自得得於中而文不傳者吾未之見也吾同門友汪自魯氏江兼言氏讀書新安山中理必窮其所自有而言必達其性之安是以自魯文密如折蘭而劃然戒視處如邵導亦兼言文如元氣傳草木從本達苗節節活而節節靈此其中類有別其造物者其不爲文字章句沉沒明也吾嘗聞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十九

新安士大夫皆講求性命窮義理變化之源以施于用兩君皆習而有得者與如是何第一舉業吾願兩君以所自得於舉業者開闢大觀若功名氣節從橫短長之見諸用一破處夏以來千年之影樣可也

寄見九杜翁七十初慶序

憶余年十七時有司試補里社弟子海甸故武地指科目爲天荒而一時前茅列者三人李侍御峻甫爲冠次則君遷又次余三人齒相次也時家太

史借峻甫封翁東雨家子惟謹跬步輒絕其放失而獨見九伯貌和而氣夷每携君遷行遊曉覽歡然衆也峻甫靜專而馴余嗒然自喜而君遷灑灑體韻俱逸當是時三家子出聯袂坐聯席談談縱口有文章必更迭唱和里中故目海甸爲天荒乃三家子故無難天荒云而三家尊人亦聯袂聯席咲譚莫適如三子也見九伯神檢襟期穆然似道朴茂純膏無所做麗以自就其質而與人語溫焉若春聽之忻焉飮焉若考鐘鼓而飲醇醲自墳典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三

孔孟儒者精神之秘旁及黃帝岐伯素問之術法獵蒐剔斐盡能開悟人而施於用實多利濟清虛似道而不必仙齋戒似僧而不必佛坐嘯懷卧游之志觸咏陶醉舞之樂肯者陳仲弓表正鄉里郭有道領袖人倫猶以皎然之身樹末世愧慕之的其于賢愚是非尚涉月旦分別也以是絕人終覺非曠然者耳見九翁口不挂于是非交不論平賢愚居已熙熙泰臺之中而視世爲無懷葛天之世翁之宅于身者博厚而貽于後者寧有量哉余與

峻甫既先得一第而君遷以己酉試南服魁其經  
是年峻甫入觀都下握手道君遷喜欲狂而兩家  
尊人各又往觴見九伯道二十年前試里社事也  
乃見九伯益勞謙不自侈汰褐而步從社父老譚  
謙熙熙春溫如曩時則兩家尊人又私相慶三子  
各有父能成其子不負試里社時約云余輩園茶  
一起不能建作者旗鼓發揚生平以光顯庭趨之  
教而君遷行且執鞭彙橫行令里社咤稱後來破  
天荒者出愈奇見九翁之榮施多福固益無量抑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十一

君遷長君仁趾以弱冠才名鵬起諸生間試報冠  
軍時人呼爲小杜峻甫子近入弟子員駭駭欲似  
其翁然終阿兄事小杜君余兒子年十二尚猶旁  
覓梨栗不能齊李安敢望杜囊時里社之子其後  
來成事頭角已見則見九伯榮施多福又豈獨在  
君遷以此爲屬其屬踰南海爲矣余通家子爲  
家人言以壽翁不能文亦政不須文也

壽范母馮宜人八十初度序

蒼先是萬州先生性脫髣髴落落不肯居人下顧以

文章高等輒冠冕其都人乃食貧自苦手一編終  
日晏如嘯咏不廢也而又錡滌瀟敬事其二親以  
是諸生間稱范先生賢既得雋南國簡介乃益甚  
郡國吏歲時不一再通謁利事交關之輩驚焉不  
屑爲曹伍日掩關課兒蕭然環堵則月旦推碩儒  
名孝廉矣已公車屢不報則謁選人得萬州也萬  
州南渡海爲五指九黎之域或曰先生才而傲不  
堪吏乃先生倪焉吏也或又曰窮溟絕微奈何以  
身試鯨鯢先生曰吾捧檄將王事當如是當是時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十二

先生安于萬而萬之人安于先生之德沒而尸祀  
之日范父范父云史官張子曰以余詳覽萬州先  
生始末而知范先生賢也乃吾里社則推馮宜人  
實扶助德美云夫賢豪間所爲東修其身而成其  
名行者大都出于剛毅材敏賢智此其道毗于陽  
而其象主于剛張發舒夫以濡柔佐剛毅以靜專  
佐材敏以廣博佐賢智則婦順章而姆德光若是  
故行修於身養施于官而美積于家也宜人素性  
澹泊故能布自安而先生讀書無以顧孝奉天植



故勞于井臼而怡怡然色養其尊人引大節明大義不以豐約遷改故先生能自砥以志節高鄉里者數十年而又歷險途涉洪濤宦游萬里外以琴瑟相勞苦顧勸勉先生以義命之旨教羔羊之節勤事而和其民乃至素車駉涉鳥道幾窮旅艱澹茫陽侯巨測艱辛萬狀以還其骨于丘隴則非潘柔靜專廣博兼者不能爲之夫在之儒而爲名儒佐之吏而爲良吏非宜人其何以成萬州先生之賢此非其光彤管耀史冊者哉乃宜人訓其子伯實日堂初集卷之十

三十三

斯君既名高諸生間而其孫宗文翩翩鵲起文采陸離當事者一再見其文章風度輒咄咄呼爲異寶指日當乘雲霧而凌九霄萬州先生之業如柯葉之扶疎英雅之灼爍可謂再世光美夫婦道有終寧非宜人之所以報萬州而昌後裔者哉宜人今壽屆八十里社諸兄弟捧觴爲宜人壽余既風昔仰萬州先生之高而又辱與伯斯游且又嘉宗文之能以文章風采世其美也故稱引先生生平而原本于宜人之克相者如此且以占其後澤之

之長願爲宜人一再舉百年鵬焉

壽蔡寧詠先生七十初度序

三王之敝也世漸巧而入于卑老莊氏者古之有道通人也老子闢大道之機而得谷神焉遂自藏於根深極寧之區以咲世之巧莊子覽大道之量而得無窮焉遂自翔於野馬塵埃之上而視世之卑故二氏之道大而久長夫聰明絕倫類損思蓄欲留萬物以其餘者老氏之藏也神軼帝王以規世慮下與隸以堦物不爲造化籠絡而善自斟酌實日堂初集卷之十

二十四

於虧成之數者南華之所以傲天地也往余讀書城北比寧詠先生里而交先生也間從先生問古文奇字考金石之遺則先生終日語不厭而善窮作者之趣已商榷時務大指今昔興革之故鑒鑒乎當名寔也下至閭里造事算成校敗日是當然已而果然人謂先生辯博雄識敏知通達而先生蓋穆乎不有也先生以毛萇詩起家爲名諸生而晚乃收其磊砢宏博之氣閒適于伊蒲而賓送乎日月方畧不信于時不論于毀最而好爲德鄉里

趣人之急如衛頭足孝弟相勸有過悞面相誚不  
又背而覆之不知者愛厚歸舉以爲材爲施而知  
之者以爲先生且溷而澄焉和光而貞焉以宅于  
終谷而息乎六月也余憶少時日擊溫陵李郡侯  
事而嚮往先生云郡侯廉人不苟趣舍進退而中  
于當事以計去先生帥郡三老子弟徒跣建鼓而  
挽之監司疾其留引先生與其儕彭君置對幾中  
不測先生竟慷慨白其事辭色無所撓亂至其他  
比輕重寧甘坐事首而以末減推彭君曰吾朽株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五

君尚可嗟而樹也一時士大夫無不高先生氣義  
矣昔者魯連子一矢蹶千軍而蹈之東海田疇去  
侯封而不肖賣盧龍之寨至今人稱二子得老莊  
氏之用蓋二氏之用書不能傳二子稍能用之而  
不失其寧極逍遙之意故老之希夷莊生之曠魯  
連田疇之孤往而獨尚者皆足以傲然於今古而  
于今乃復得先生故曰先生大用若遺大知致虛  
牢籠萬物之上而翱翔身世之外者斯亦達生之  
極樂也余少落髮先生忘余年而雅出余嘗曰生

也豪卽困誰復能高生者先生喜進人物大率若  
此今先生年七十而社中兄弟徵文以壽夫盎之  
有水也滿而酌之旋復汲焉人盡酌而滿固不竭  
也先生施于人人而昌大于侃歌舞饋餉之惟  
身寔受之視世之巧且卑者所獲不啻杯杓矣夫  
誇祺福而杓徽美是佞而罔情之口非所以觴知  
已也故爲述二氏之指以附魯連子田疇之義而  
願先生舉余之觴

賀姚太公祭封給諫序

代 初國作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六

今者重華垂裳之世疏滯納流以操持天下 天  
子無擇聽諫官無擇言姚君仲含年少由金馬署  
擢給事中三月而上書再論 上意可否不宜中  
留爲釜鬲憂論騰騰權宜非是而吏道襟皆整鑿  
有本未條理言不敷顧敢而中余讀之而津津喜  
吾榜甲辰士得名諫臣吾聞吳中多以名德世其  
家載澤而發豐也關於詩書之教習於進止之道  
故其子弟多溫厚嚴重而當大事大秩經紀謹幅  
家爲政也審幾而度時觀事而制權乃朝爲政積

者乎負者乎亦則內象之已和于族類者能師虞者也拮据力本者通世故之險易者也不欺其里黨者善置腹於人人者也能實其高曾規矩者與常作之師者也此吾所謂名德世其家者必多名臣人生而釋爵起家受事課職則磨礪變化以日新其能事者皆君恩爾當其名不出鄉里事不出歌誦如鑽爲金惟所銘之藏璧于石而需其琢也則親恩矣人子惟以其親之所銘琢上報其君乃不負親人臣惟以其所銘琢于子者獻之君而乃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七

生平不負君也此君臣父子之大義也吾聞姚封公少讀書爲高生屢薦矣顧獨數奇晨夕課其三子三子俱登第有文章名給諫則其仲也戢戶內井井夫婦垂白而敬不衰內睦外固於人傳姚氏家法矣好施仁義而賄其宗黨與人交落落難親顧又不得踈也封公雖以子薦貴乎恭履謙蒙乃又遜于鄉里不先郡縣之庭疏宗人無敢加于里族也醇謹無逞而樸者則又時抵書邸中兒年三十爲天工諫官密而言積而動諫法純白勿欺

若不明諸心第以犯塞貴是謂不敬君辱親也其銘琢子者如此今天子上兩宮徽號侍從之臣皆得軍恩榮親如其官而封公緋衣帶笏龍章輝煌高堂蓬弧乃介其會蘭芝玉贈寶筵紛羅吳中望族至封公而極隆夫封公宰憲以金紫耀吳中也人孰無父其孰無子今給事功能名實變化日新且頌封公賡疊焉而封公以盛德居鄉爲鄉之大老以其子功名施於朝爲名諫臣之父上報君而下報其祖宗先世之受國恩者猗歟休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十八

忠孝之道備矣故積而開之毅而式之與夫恬夷敦古而善居之者皆封公之可法于鄉閭者也若夫高堂輝煌世俗之榮名德世其家者且不乏焉其又何堪爲鄉里效慕哉庶常張子與給事並游金馬門同舍交最厚其偕里中諸同榜賜公也來請余言余攷其世德而叙之志喜也

贈大光祿尊翁許老師胥少司農致政榮歸

序

天下有至人焉非籍世以爲貴也而世且不得不

貴之以成其貴非借世以爲高也而世自不得不高之以成其高夫其不得不貴且高之者皆聽于世之人而無與于我故我重而世輕是日獨尊之標吾師茸齋先生廉吏也正人也讀書有用之儒而學道躬行之君子也先生爲吾郡良二千石愛民不避豪梗而當事中之以吏議然不能沒其清操久之起自田間分憲河內廉貧約已如故而捐俸買田以贍宗室臺使者弗快也白簡彈之而卒莫能敗其品格是時先生以符卿 內召三拜疏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二十九

固辭比至聞言又三拜疏徑去今 天子新御極詔起岩穴遺老益部首以先生應乃擢司銀臺旋晉掌光祿而先生獄獄處公卿間正色不阿至論封疆功罪開廟堂政刑雖群賢不能易也先生每與鶴私論國事以爲 天子神聖如日初升而花方吐拂陰翳而揚輝光廣聰明而沃德性正在此且五大 不在邊渥靈繁廟戰紀綱不立私情不破而能佐朝廷治天下者古未之有言已輒相對法然鶴竊有動于中而望先生以黃髮游廟堂

作波流橫塘之一柱也而大生一再疏請老以去然 明詔嘉其清節特優引年養老禮晉少司徒卿秩以寵其行鶴自有知識以來比等曠與盛事不多經見獨吾鄉陸文定公當 神祖初年差類

此耳高嶺青松行者望而樵者不得採鳳德之翔千仞也弋人烏得而慕之祇令下土想望德輝耳夫貴賤高下人操其柄則我無常尊謂先生不受人貴而人莫能賤不受人高而人莫能下猶淺鮮耳令世人不得不以貴且高者歸先生而又以貴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三十

先生高先生者增朝廷之光彩表盛世之羽儀此皆出于公論之自然而直道元氣之不容泯沒乃知我國家萬年福澤之未有涯不止如二疏去漢楊少尹辭唐爲一時都門祖帳誇盛事也鶴猶記侍陸文定公時譚予告事時公年九十餘矣言當日公卿郊餞大司徒李公曰自公去而使朝廷上有不受爵祿之臣御史大夫趙公則曰公實以病歸豈其愛身而忘國者公又咲曰兩公議論可作一篇送行大文字鶴時爲諸生悚然而知先輩立

身憂國之概也今先生自言祝茫茫而不能見遠  
恐負朝廷而歸志決至數時事則又憂形于色獨  
不敢以輕去就辭爵祿窺先生矣先生歸而所買  
廢宅地可耕鑿井可汲麥可栽棗梨可樹古屋無  
恙藏書可讀稱小子落拓侍從久矣獻替不伸于  
帝座亦須歸而問畝宮清源道上策騎而叩門  
庭者稱也先生其開徑引座而細談泉石之事且  
以其貴且高者而勗我焉

賀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西蜀趙公璽平妖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三二

序

今者重華垂裳之世 聖天子威武神靈之所變  
化刀化而憤劍化而牛潢池荏弱之間化而桑麻  
鷄犬大矣哉則惟有不二心之老指縱帷帳設畫  
出奇風揮而日舒之大小將吏三軍之士一德一  
心順其指令故禍亂不驚而績底于成大司馬兼  
御史大夫關西趙公持節來鎮撫海岱沉幾遠識  
先事戒備治人以明畜衆以和濟法以斷屬東塞  
軍興疲民失業齊魯之間邪教橫起狂呼嘯聚哭

琴響應妖人徐鴻儒入據鄆城拊鄒踰滕已占嶧  
山偏郡城截曲阜窺兗郡掠巨野白蓮棒槌之孽  
烏合蟻集者旬日而數十萬人瀛洛以北豐沛以  
南流禾突狐震動城邑公乃簡昇將帥修治軍實  
固厥根本夾策剪除爰命大師楊君兆基總其軍  
政偏帥楊國棟等副之道臣王君從義徐君從治  
來君斯行各監其軍號令再申殲止大醜伐謀攻  
心無縱無濫于是偏師前茅大兵中樞構之于梁  
家樓逆之于紀王城大小三十餘戰俱捷遂復滕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三二

縣賊遁入鄆并其死黨五千人固守楊大將軍分  
布將卒張圍六面困之長堤隧道鈎杆雲梯之屬  
森列密布賊乘城震怖其黨漸離而賊首鴻儒陰  
拒陽款誅殺異已詭譎百變困獸力闢牧焉思逃  
公乃廣布恩信赦其脅從令獻賊魁咸與維新于  
是鴻儒就擒而兇黨駢首受縛當是時檻車致  
闕下者凡三十人餘皆釋令復業不誅一人愚民  
歡呼各歸其鄉善良安堵歌舞于途吊死問生掩  
其骼骸是時 天子御門受俘磔誅賊首鴻儒以

下而特詔蠲齊魯編戶租賦于是公私充實村墟  
牧宰二東晏如共樂光天斯惟 天子之德威德  
明實繁我趙公之功或曰中土二百年不知兵倉  
卒邪妖橫發如洪水溢平原到處瀾漫莫知隄止  
公鳩輯卒乘備南轅西掣前圖後進退有法虛實  
有機六轡在手萬馬齊力其難在智或又曰賊依  
嶧山而憑兩城爲穴如虎負嵎如虺當塗不戒而  
趨其螫難攫公決意盡掃席卷風驅轉圍深入探  
其窟宅乃擒其王執醜以獻其難在勇學士張鶴  
賓曰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三

執爵而言曰趙公仁人也露布上 天子不諂其  
戰事不侈大其繫組俘囚之繫繫而一則曰此皆  
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奔者再  
則曰屢戰屢勝諸將之功也不較而復城尤諸將  
之全功嗟子邪民吾仇民而尚念其爲昔日租賦  
之赤子武夫力而爭諸原故戰必克而究竟以不  
不戰復城爲功之全自公之言聞于朝而 天子  
慨焉下肆赦之令于飲至之辰布蠲租之詔于輿  
功之日齊魯之人雖干戈鋒鏑而卽稻飯羹魚出

肝腦塗地而入春臺壽域公之德流于東海而嘯  
造于 社稷者又不止智能用計用間勇能拔地  
攻城已也故曰趙公仁人也殺而生之武以止戈  
用兵救人大將之事卽古之吉甫召虎何以加焉  
敢序以爲公賀

賀少司成箴勝姜君請卹其 尊人翌龍先  
生晉秩同卿階中議大夫序

今上天啓二載秋八月 日講官國子司業臣

連元言臣父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建言爲民臣鏡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四

當萬曆壬辰開冊立未行國本危疑巨璫義實陰  
陽官闕間臣父孤憤激衷直劾權璫并侵禁庭  
皇祖震動幾予杖死闕下時部已擢臣父出守賴  
州良久乃蒙寬諒削削爲民自後一再承恩還其冠  
帶循例請老而銓部累薦爲起遺佚皆前列臣父  
名郡國大吏飛章薦薦積日連歲口若一邇者  
聖主飛龍早恩雨露凡諸直言國本之臣弓旌責  
野而臣父六年使節四載郎署銓伏林泉積有年  
歲生不獲賜環死不沾卹錄臣心痛之請如諸臣

例下 詔恩卹臣某死具奏 詔下部議已臣逢  
元又言臣父鏡抗疏建 儲爲民查有臣鄉刑部  
主事孫如法例得贈官子孫應念臣元十載詞曹  
職叨進講依光日月兩給新綸而臣父母仍其舊  
秩烏鳥私心有愧人子乞此諭德魏廣徵等進父  
階例并及臣母以彰異數臣昧死再奏有詔亦下  
部議于是吏部請贈儀制主事官太僕寺卿階中  
議大夫而禮部請賜太僕卿祭一壇蓋是時太僕  
公建言恩錫之典備而司業君邀恩 講帷之子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五

情伸于是六館諸大夫之屬徵予文以爲司業君  
賁余惟良臣忠臣遵會或殊而致主匡國精心白  
意同于皎日臣子遇 神武之君操縱由已不借  
恩于臣下而同床在旁投隙伺間杞憂過慮過其  
將然至于觸雷霆目譴呵沉江湖而不返心安而  
大義明力盡而國計定日月重開名光天壤未爲  
不幸也今重華濟哲虛已親賢訪唐虞于旃席披  
圖史于金事而玉珮瓊琚之臣從容論思浸灌浹  
洽魚水之惟奇足千古太僕公位 神祖攬斷故

行其忠而司業君逢 聖明恭已故效其良乃至  
褒直節于遺老施錫類于儒髦作述後先之美與  
聖子神孫之光明並傳不朽於戲休哉六館之  
諸大夫執比以賀司業君卽司業君亦宜介一卮  
酌太僕九原欣欣其式靈之矣余於司業爲師而  
于太僕公有世誼遂紀其盛而爲叙

奉壽比部林仁甫老社丈五十初度序

吾嘗概論士大夫廟堂之氣如春山林之氣如秋  
春主長養惻隱之仁辭讓之禮是也秋主慘肅是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十六

非之智羞惡之義是也春之後爲煖風秋之後爲  
枯澤以春令居朝廷則是不礙非非不礙是並行  
並育而同底于成此無事之智而太平之象也以  
秋令居山澤則是不雜非非不參是據其獨而羞  
其同以立名激衆常有餘而濟物成務則不足故  
司世道者慎之嗟乎今天下士大夫何其明是非  
而傷惻隱矜羞惡而忘辭讓也古之君子資力美  
而學殖厚有得于已而無藉于人故山林標不倚  
之風霜而廟堂溥不偏之雲露比非持世居身之

大坊乎比部仁甫與余交垂三十年溫乎其善下  
坦乎其無傷于物粹乎其有恒而條理明辨整齊  
不苟卽在退然若不勝衣之中余素珍重之謂爲  
中和之氣廟堂之士也當仁甫同余筆墨時每試  
七日輒類首枯坐好爲沉深之思文成而四座快  
讀以爲一第可援爾遲十餘年而謝去補太僕公  
廩宜其好哉乃益束修其身以服官事筆仕銀臺  
值寮幕空虛則精簡奏牘出納惟允旣參御史大  
夫幕守筦編簿書惟謹尋擢司水課駒俊覈牝牡

讀日堂初集卷之十

三十七

毫髮無借貸也當事以爲才乃晉擢比部卽自仁  
甫入仕余亦在京師相朝夕察其神韻冲粹軟囁  
肯綮精進焉修其身而能其官不露才人文士之  
色而穆乎有仁人長者之量仁甫其真廟堂器也  
已君子之難合于世也以其中有所負夫其中無  
所負者必將委蛇曲折惟人之徇而人安得不譴  
若其道德文學謀畧節槩稍掩于中如手有持而  
背有襁則必落落徐徐見其自喜之色而表其難  
犯之形嘻難乎其免矣此皆不善養之過夫才之

所近而本于德之所就則修其職而能其官無恙  
惡于衆而有利濟於朝廷令人如挹光風而燉化  
日此吾所謂朝廷之氣如春而喜爲仁甫他日豎  
立賀未有量也夫比部秋官也雖然寧獨爲仁甫  
頌哉仁甫其以吾山澤之言而質之中朝士大夫  
可矣

題爾遐園居序

縑衣化于京塵非塵能化人也地不擇其偏交不  
絕其靡精神五臟皆爲勞薪能于此中得自在者  
讀日堂初集卷之十

三十八

其惟簡遠者乎爾遐以治行入官柱下卜居西城  
之隅數椽不飾虛庭家曠綠樹成林綉蘆盈圃紅  
蓼植于前除黃花栽于籬下亭延西爽山氣日佳  
戶對層城雲物不變鉤簾緩步開卷放歌花影近  
人琴聲相悅灌畦汲井鋤地栽蘭塲園之間別有  
餘適或野寺梵鐘清聲入座或西憐砧杵哀響徹  
雲國書潤澤琴尊蒲酒陶然丘壑亦復冠簪觴咏  
如素交是叶爾遐嘗言高林受日寬庭受月短  
塲受山花夜受酒間日受書雲煙草樹受詩句余



謂非爾遐清適不能受此六種然余嘗笑人眼目  
不開輒浪譚泉石桂檣簪裾彼實無所自爾適爾  
夫能自樹者寄清于穢處繁以靜如汙泥紅蓮不  
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簡遠則穢繁之地  
皆我用得馬頭塵罕復能溷我爾遐讀書高朗寡  
交游能自貴重而以其僻地靜日觀事理滌志氣  
以大其蓄而施之于用誰謂困居非事業耶然爾  
遐臨民卓然清靜中州人兄之爲劉襄城卓太傅  
則今日之困居其又以六月息者息而九萬里風  
簪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三十九

斯在下吾益信京塵之未必不能息人也

### 叙同榜兄弟圖

圖里中同癸卯榜兄弟一卷是年舉於鄉凡二十  
人圖其共里居游好者九人也九人者何張仲瀾  
以誠莊若谷世權董原高尊聞表用晦思明姚台  
宗元胤張錫之爾嘉蔡元弘階正張伯環元復李  
元敷時榮余游京師不得列於圖歸而叙其美亦  
附圖意也開卷紅杏龍龍如蓋紫衣烏帽面頰帶  
花氣如意逍遙其下奚奴挾琴而從者元敷也翠

竹欲滴九鵲陳於石畔書卷筆墨相錯席茵而坐  
者五人一人衣縠衣面微赤而有韻據竹而坐者  
原高也一人臙而白頰骨稜稜冲衣凝若者仲瀾  
也一人面微豐頰類髯矣翠衣綸巾手執卷者伯  
環也右伯環而坐一人面臙稍短微有髭衣古色  
執拂若山中道士者用晦也一人綠衣雲巾豐碩  
有鬚端重如冠裳大人焉元弘也圖書在榻淪者  
碩者供驛人之韻絳衣執筆得句動顏面矣面悅  
澤而無鬚錫之也花明石峭美髯玉立紫裾而蘭  
簪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四

拾掇輯自喜其不凡者若谷也戒視基矜若壘而  
待者穆穆堅壁神遠欬往矣衣冠潛勝而靜容無  
喧台宗也夫貌而弗意貌者弗貴也圖九人者亦  
各有意焉所稱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象中陰察  
之夫圖者亦於象中得衆意也神藏於所適而不  
煩故積者大力裕於花石筆墨而無所苦故用者  
厚二三兄弟之意見乎此矣夫余之樂而叙也余  
之意也則余之貌也二三兄弟其以余爲何如也  
目叙而人爲之讚凡十篇

總贊

牙絃期聽惠口莊語千載稱俱惟神應契矧予友  
生南國之紀隋卞共珍龍鳳齊軌炳乎丹青九人  
而已

李元敷

桃李不言麗服有輝粲粲君子實妙華奇檢則弘  
雋量則幽微高山在旁遠心自知

董原高

鄧柯則材崑琬則珍漱之潤之霞標玉映追琢其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四十一

章龍文斯炳以噴以鵬亦賢亦聖

張仲絕

玄酒無味太音泠泠希濤而不厭以還其初輝山之  
壁媚淵之珠施于明堂處世所儀

張伯環

澄襟映物翰精觀理既騷既玄亦文亦史猶好是  
敦園林爲美亦有清音縣竹山水

袁用庵

有悅而盲無色乃尊有娛而聾無聲乃神遺其形

骸謂之真人一拂清風漠矣無塵

蔡元弘

斌斌君子夙體明德清風肅還令儀維則履方用  
圖窮文極質沃膏而光昌窮其極

張錫之

趣以昂高情因文見穆然太玄欲言忘辨春發之  
葩秋空之翰句則枯髯神則澤面

莊若谷

大知如愚學殖固居無求之佚有用之備託于道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 四十二

遙矚老龍舒南華之韻彼髯者與

姚台宗

太素之始元無青黃君子泊如伊耆之鄉惟靜觀  
之其道迺光乾坤一局何用不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壽大宗伯衡翁劉老先生七袞初度序

贈州大夫桓巒林公榮觀序

題文總督撫雲疏畧序

魏太常疏草序

題熊侍御疏牘序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代王蒲穆比部同年

武舉錄後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虞山書院會語志敘

志地勝

古蹟

宗傳

先賢

實師

藝文

書籍

建置

祀典

院田

院規

樹藝

什器

文移

諸系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序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目錄

二

覺參符敘

周季侯四書商序

祁爾光澹生堂稿敘

沈初真先生淇林雅詠敘

方君節寧蘭館詩草敘

晴符泰郡侯奏最歌詩卷敘

程原爾稿序

陳雅德進士稿序

范進士二山攬勝錄序

范進士大任子十義序

杜進士稿敘

題太學講章稿敘

王春卿稿序

聶駿如行稿序

江上課士稿序

門人于聖孩草序

施生雍門草序

國雅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三

國雅程太集序

國雅元集序

國雅魁卷集序

元雅敘

卯辰程墨選序

同門稿序

書四房同門稿序

十八房約序

二十房雅序

文準序

西湖談菰序

周季侯稿序

題鍾面溪封翁壽冊

選高孝子傳後

擬試目戲題

題近科二三場選舉敘

自題山中三十六稅

題山中尚書三十六稅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四

敘寶日堂自選稅

孤山種梅序

讀書印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壽大宗伯衡翁劉老先生七奏初度序

宗伯南郡劉公事我 皇上受春知預 講惟啓  
沃者二十餘年秩宗寅清執節布公天下想望其  
德宇方以逆衡穆穆倚公會公執大義不阿言者  
解政去高臥七澤之間且十五年于是公年七十  
矣自公筮仕歷官承明其文章潤 帝制其鴻業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

著論思其始終進退持正不倚人門戶耿耿落落  
大節有足觀者乃更泊然靜退藏於不言而處于  
一無所有于此見公之養能為社稷鎮已夫榮名  
壽考何足以論公先是有江陵令過爾輩者不佞  
爾同年友也以治行徵入為侍御史則為余道邑  
大夫劉先生云劉先生于江陵相國同样里又屬  
其門下士先生落落無私謁也相國喜刺朝紳陰  
事其姻黨某侍郎輒以中相國歡顧又微諷曰子  
良不以告耶相國曰公謂子良而肯以告我者子

良先生字也蓋相國已心重先生矣相國沒後弱  
子伶俜幾不能存活先生收而卹之妻以子之女  
夫不赴其炎之熱而嗟其灰之寒吾以知先生非  
徒以氣節自高也先生文章名滿天下操質而諸  
者輒予之竟謝去其贊或問其故則曰度可支朝  
夕無庸此也古屋數十椽園居茅亭不歸野蔬數  
行楊柳數株而已兄弟修農質之業兒子使步行  
市中不知其為侍郎子也先生博學深識以天下  
為已任論古今事變成敗高下人物鑒鑒皆有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

本絕口不言時事而憂常見于色介然不輕至公  
府而待人和而有禮蓋劉先生真用大而居之以  
養者不佞聞其言而嚮往公矣凡人文章功能名  
節皆氣為之氣有所往而獨至故能者各自見于  
天下惟我館閣用大之人兼三不朽之用而未嘗  
見三不朽之名其自處在村不材之間而居人于  
可知不可知之間用亦大無用亦大此非其得氣  
之全者不能故曰公蓋有養者也南華之言壽也  
曰樗櫟無用夫樗櫟亦安用壽哉南山之松為宮

穀梁者壽耳用之而爲棟爲梁不用而深岩幽壑  
千百年可以做霜雪是用亦壽無用亦壽者南山  
之松是也公于今日其亦做霜雪時耶可以養生  
可以長年雖然榮名壽考亦何足以頌公也 國  
家萬年靈長之福大約用大之人以無用培養之  
耳天地本自交網紀本自清國論本自平賢愚本  
自明事至而能任事已而能去耶然一無所有而  
可以福利天下今公以黃髮之年佐 天子以靜  
德鎮物以深識謀國若唐晉公宋潞公者皆優游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一

贈州大夫桓彬林公榮親序

廐廐山川之美風壤清和謹俗素樸桑麻之民業  
罕而少嗜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斯亦治民者之

至樂也然或嗜寡而民瘠業專而賦繁山澤之貨  
希愚而易聞訟則又以爲治之者難夫寧一不可  
以引吾之繩慧斷不可以迎彼之欲治民者將何  
居曰是在得其道而用之夫皇帝王霸之道邈矣  
古之人得其餘而小試雖偏隅細邑皆足以成治  
而立効曹參之相齊也而師蓋公得皇道之餘也  
武城絃而單父琴得帝道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  
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得王道之餘也若西門豹  
之投巫趙廣漢之鉤鉅得霸道之餘也夫得其道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一

四

者殊塗而同歸然則古人之治不可幾于世乎數  
吾聞林侯之治安吉也臺使者薦之郡士大夫賦  
詠之祭酒朱公吾前輩倬史也稱其才守兩合靈  
機濯濯若之士民傳以爲焉論焉吾友劉駕陸君  
實參是州則爲我道侯治狀甚詳也安吉在瓊崖  
天目之間峙峯崿而流廣汎侯以恬淡之懷仰高  
極深韻遠而氣平勿暴勿驚以和其民類蓋公之  
清淨者焉民若耕溪飲無商賈之遠慕承食裁足  
于桑楮矣軒而摩之恩膏若泉源之趨下也莫暇

于畔士歌于校亦庶幾絃而琴文學而教化矣山城雖薄賦乎然輸輓負担之勞間亦得劇刺史雖秩大夫體貌比于郡太守而訟獄填委不減諸邑刀記揉雜之不勝理則侯當之迎乃焉庭無留獄民無餘逋斧斷電決又不數郡令趙扶風夫然侯貌和而氣夷虛中而集事與人交殷密而有介然難犯之色以吾所聞侯蓋有道者也夫道之治民也因其餘而用之隨試立效何論一州郡哉抑吾聞古之爲治者樹而沐之日不倦也其賦于民也

贊皇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五

題文總督撫雲疏畧序

李位字備良濠河人  
子代作是時遼東經

畧徵其窮十八萬之數民開墾然而邊事日亟矣予稿中三致意焉庚申冬日  
國家安危大計屬于九塞而其憑藉赫靈內則樞密坐籌外則督撫大臣應機修戰禦而已樞密以九塞籌九塞不聞以九塞籌一塞也以九塞之力籌一塞者敗道也督撫大臣各分制諸塞然聞籌諸塞而安一塞又不聞僅以一塞安一塞也以一塞之力安一塞者敗道也故曰道天下爲一身者大臣也天下大勢譬之身然拔毛則肌必慄衆挫足則手必扞矣毒腕則口必吮矣故安危大勢非

贊皇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五

大臣不能知也祖宗時其大臣營度邊事養條理而先重根本其于九邊如十竅庶幾然備舉而應西守前而護右首精銳于無事而存事暴如養兵力于四方而一隅不動故能制天下也然而操縱四夷之命後之詩邊紐目前而終日後隱憂隅而置西隅如拙婦製衣提衿露肘而已此古大臣所以難言也以吾觀于少司馬文公大臣也跡其撫雲人知其結虜款秦卜素二酋完七年未了之局可謂度虜枕上矣然此一方事也吾讀公疏

畧而識公微意知公能以天下大勢制九塞者夫  
五大不在邊先中朝而後疆圉本也風霜物妖一  
疏稟稟即蠲賑罷徵足結人心厚元氣矣千古樂  
夷守策爲上守有餘而可以戰故不疲公開荒繕  
壘烽埃而狩獵之令軍士有餘食而有餘閒斯亦  
坐嘯清胡塵長計耶聚絲成錦織者爲工天下事  
天下人共爲之耳而况遼外公申甲今飭官方報  
罷不職而拔其文武將吏之尤人人爭洗滌奉軍  
書也采薇之役轉在東方然東訶而西不得安款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月七

局未結而擐甲之一隅且不得專條戰事公以又  
紐約東西部而整戈秣馬爲東隣援朝夕聽聽  
不皇飯者抑何其病着相關切也夫公深機遠心  
熱腸快膽吾儕何能深窺公一斑獨其奏牘文章  
鑿鑿可徵信者則已奉教于公而又竊觀天下之  
大勢真有不得毋一邊而忘全局者夫繕甲飭乘  
以固一圉封疆之吏事也合九塞之全畫而措置  
一方大臣安社稷事也今公總視前遼事備滿於  
前備奴于遼其視玩卜素諸部于股掌上神明變

化吾安能窮然總之夫海內而後邊方固根本而  
振兵氣大臣身視天下類若此矣余不敏讀公疏  
而識公之微意敢薦芻言于末簡

### 魏太常疏草序

魏太常賓吾兄爲給事中其所言皆國家大事不  
佞于兄弟間素以肝胆推之先人臣立朝患無肝  
胆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惟稟赤心爲獻替不惑  
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乃真豪傑也太常兄腸  
熱而氣勁其所建白定是非明賞罰籌兵食折權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路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而多中天下之大機大用  
其與人交條慨洞見肺腑不佞嘗謂天下豪傑士  
國家之瑞意見參錯議論異同何妨其濟要于外  
據所見期有骨力肝胆而止如藥有溫寒味有酸  
辛療病果腹入口即化此正不必同然亦不能同  
夫惟從不同中見氣類爲真氣類若執他人之見  
以同太常兄非也執太常兄之見以同他人于太  
常亦何有焉要于事濟助成報主上酬社稷  
而可矣 聖天子聰明睿哲太常兄召而還也寧



不足激勵邊臣吾嘗謂邊公諸公若之若若使  
荆是休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若隨平  
也太常兄高處但不隨耳其失自有其失志不向  
人前行處行吾儕生乎當以此自砥士大夫亦宜  
明此意如古韓范兩公互相愛惜不使稍修次光  
皇史見太常兄乞改神祖廟號疏世以爲害者  
所欲言又言人所不敢言太常疏類此者多矣退  
書其大指而敏其端

癸亥當大計時魏賓吾偶與門客周季龍高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一

相中各立黨援參欽魏疏及也望其兩黨並舉  
余亦將南矣

題熊侍御疏讀後言太常疏讀此其意與張  
欽夷牙孽事已在十年前於時邊備虛邊將懷  
且且夕康餉糜而無給又懼死而無絲絲焉夷  
村落劉老雅之零級以肩背攻而及先是籍奴  
器專制諸夷養難而忘其清侍御能公其邊不切  
絕梳而絕削之如理縣縣初放其民所屬我屬下  
問而窮其畏苦其所修上至八朝及諸當事諸公

疏讀不啻家翁激刺應而詹尹斷龜筮也邊將既  
憚其繩索急而於時撫邊者率以彌縫幸無事焉  
得計上之宰相宰相不合上之本兵本其不省  
侍御以江南衡文之役往矣至往歲而奴酋之難  
作蹂撫順殘清河喪一大將軍而玄菟樂浪也聞  
駭然多事天子徵兵徵四出起經畧大臣關  
府而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暨諸邊帥與  
武者各提兵而入遼境遼陽一城也其勢迫  
而市肆騷然民不有其室家當是時諸將各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一

所部爭長不相下而諸部助率橫而騷擾  
問又斗米直錢二百物價昂貴而兵民兩困全  
不能飽戰士之腹而朝議漸憂其師也邊將  
十萬之餉久糜難繼以連一戰爲快而不知戰  
未易言且遼之易因者忠在客兵安插撫東而  
餉輓輪接濟無奇術也糧足而士飽盡地產兵  
民樂其市肆矣即久駐慎重待機會何傷哉  
莫知爲計倉卒誓師而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  
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松出遼河

道將軍經出寬真道是時諸大將各以威名相埒  
喜先得當奴賊趣首功而獨主將如相世居遠其  
先寧遠公又兒子畜奴賊諸勅印昇之以控諸  
屬夷者獨倖其念香火支吾兵間苟且報成事爲  
得計意寔不在戰而經畧寔苦兵虛張捷伐冀諸  
將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可耳以故意昵如相而  
松經曉昔負膽力有犁王度之志遂轉戰深入松  
渡河遇伏而陷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焉林聞松  
敗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趣董爾彌夾之縱直搗  
奴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敕餉援紀而鏖戰夾當  
是時今諸將兵爲犄角首尾奴兵分而我兵應援  
相接兩將軍必不陷賊中而奴首可授首故說者  
曰經畧不能和將士而委大將于不救也敗書既  
聞輦下震恐于時熊侍御之言符若執券舉朝僉  
曰須侍御往宣諭圖其方畧乃可而牘屢奏未奉  
俞旨侍御揚公方還朝上疏言救遼事計無先用  
臣廷弼往宣諭者侍御又標識熊公昔年所刻按  
遼中疏若牘其應度奇中處及當日處置詳悉機

宜臚列採摘生其得目上之本兵大司馬黃公機  
以奉 上覽而是之立下詔徵熊公爲大理寺寺  
丞兼監察御史星馳往遼宣諭大哉 王言神哉  
聖斷舉朝所蹟請累月不能得 俞世者乃今夕  
上而辰下爾因此而不覺私感泣也吾 君聖人  
居深宮而靜觀萬幾之變衆槍壞而我暇豫衆  
凌而我寂守行其衷之所瞭然必不行兵衷之所  
疑惑如空答響似鏡求形但今有當 聰明何必  
不以石投水然則今日套語連牘而不省茶言日  
進而不觸者其故臣子可思也熊公在遼言遼明  
才快暢一一指掌而尺寸無差不見信于十年前  
之宿路而今日徒嗟其言驗乃 天子一經御覽  
而擢用捷于發機其君臣之際豈易言哉揚公從  
山中未開口議事而出平日所標識先事而宣以  
獻之當事而進之 宸聰固非苟且家食者亦豈  
竊影響附會以畫前箸哉乃今知 天子熊用人  
矣夫四十萬幣金猶曰救在然者也一侍御疏牘  
甫陳 覽而旋沛揚音此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古

人所以感動基于積誠扶持歸於盡力也誠不積力不盡吾輩良負聖明其可藉口國事不可濟耶爾客歲北上渡黃河舟中偶讀侍御公遼中贖而悅之私加評議焉毋過當路有肝膽者輒以告報今且出以質之楊公并爲述今日盛事而題其末以見事君父當如兩公者而可也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代王蒲鶴北都同年

粵萬曆己酉蜀當大比登賢良臣某實副臣某往蒞厥事書成臣某法當題言末簡竊惟臣晉產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款繁寡聞罔所稱述且臣由成均備員揚署應應魚魚無尺寸見儀的弗對而徒飾空言以詔衆臣則媿矣雖然臣束髮尚論往古則嘗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至讀其澹泊寧靜兩言輒私服膺以爲人臣苟致身求有實用于世其名實本末當歸焉此今茲之役臣諦觀蜀士有武侯之遺教焉美哉斌斌乎其人皆質美而氣和其文章皆與于理而綜千古臣何幸獲睹其盛抑臣重有感也臣惟我國家設文章以徵士而士以文章應亦惟是義理

章句爲網羅借途耳今國家借此收士而士不悟其爲借故濫與靜皆不能自持而反爲文章之一途所累蓋有義理離合遂不能無揣摩有章句工拙遂不能無塗抹以此精神馳騁于雕刻以博一第其胷中且內熱而欲飲水亦何澹靜之與有一旦稍自顯庸亦只此習氣伎倆冀以希世之說而與故我毫不干涉文章之能誤人千古相沿如此夫世逐于僞文章遂忘其真人物臣今于爾多士之爲文也亦要要焉幾幸辨其真焉惟是爾多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士今日先責言耳能自信其真耶則今日文章之收臣信其必不爲借蓋必澀然潔白有得雲不礙太虛之意而後一切名利不得淪亂真胷中必屹如山寂如淵往事自得而後能立于是非毀譽之境是以用于家國天下而無礙此之謂真大物亦謂之真文章夫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梁蓋之間靈氣出焉吾獨慨蜀材詎于西京則相如之賦雄之玄遂口質千古夫即令精能深至亦如珠玉之不可以禦饑寒而世人寶之以爲巴蜀靈氣真視人

才何太局歟臣所厚望爾多士者以其真而昂爾  
多士以真者則以澹泊寧靜二語即此二語上答  
天子其爲昭代光彩當十倍于長卿子雲之屬于  
臣之雅慕竊有笑焉臣緣是可以解于文章借途  
之說而慶 國家能收真人物之用臣且歌憤濟  
多士之章而爲今日誇頌之

武舉錄後序

今天子神明御宇開講幄以親儒臣聽鼓鼙而思  
猛士文弛武張宵衣在念于時卽戎馬生郊橫道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不戒而海內鳴劔伊吾之士輦轡下者雲蒸霞  
起聖人作萬物觀豈虛語哉天啓壬戌秋九月  
郡國所上士皆簡騎射程方畧後其高等僊于賢  
書而上大司馬 上旣俞大司馬請而又以科臣  
言龍飛蒐材宜盛特廣制額有加且 命講臣宗  
道典其事而以臣鶴副錄成臣宜敬末簡臣聞  
聖人之精神與天下聲氣相通臣子苟繫心 君  
父則其赤誠自不可解而聽于 聖人無形之騁  
使夫操功令爲鞭善惡與服爲鞭舞其應鞭善而

趣獲餌者皆假耳士各有本心而 聖天子風動  
天下也在不可使知之間然惟士光明其本心而  
後可以應 天子之求本心者何耶上求下應本  
自關切而不容假者是也臣嘗思君子身頭面過  
臣則其手腕也一指之創一毛之拔必且首戰而  
色變若夫蚊蚋之著于面蠅虱之侵于髮則又腕  
動手爬而不能已上下之相應求本自如是豈待  
算計卜度而後云義無所逃獨士人恨無此念耳  
故身重而國輕爵祿重而事業輕毀譽重而成敗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輕人情重而王法輕私意重而公道輕究以一切  
世名世法凡可因循苟且爲吾七尺功利殉者無  
所不重而獨 天子輕夫孰知 天子穆然深念  
之間其求得猛士良將而畀以疆場社稷之重者  
更百倍于人臣念 天子也臣伏見屬者 皇上  
之命檢閱大將也冒雨臨軒而遣之 賜勅賜銀  
幣以重其行時百官雨中醵立特傳 諭免行常  
朝禮重閱外體羣臣 聖意之感動鼓舞具見矣  
卽此一事可令文臣傾心武夫生氣而臣又竊觀

皇上御朝御講恭已兢惕無懈于事無情于容亦惟是法度自繩恩渥逮下以招棟所為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征弗庭而尊疆土此等淵穆微意聖明自知爾多士來自四方其何能知之今臣舉以提爾多士耳矣其釋寒衣而佩虎符也在今日奮發志氣邁會日月而報皇上龍飛之簡拔也亦在今日毋剝軍音以肥己毋借徑貨賄而躐躡戎毋柔皮厚顏而彌縫功實毋居功在先而臨戰在後毋隱敗以為捷毋殺降以為功毋以小隙害大節毋以私爭敗公事丈夫無妾婦之氣是真膽力攻殺行救人之事是真功名總之在爾多士一心矣漢壽亭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入之內夫以心比于天上之口而何事之不可為何君父之不能報雷騾騎所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岳武穆所為直抵黃龍府方痛飲者皆一心能辦此也天子焦勞拊髀于上而下城腹心之士戮力馳驅于下虎嘯風烈龍興致雲何戎馬潢池之足慮哉臣所日夕結于心者敢特摯以薦爾多士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序

虞山書院會語志敘

學之講也其以儀文言語接引衆人已乎夫今衆人之動其良心也固以會以語也若夫豪傑證明心體則不專以會以語而亦以會以語也昔在東林會上顧涇陽諸先生屬余講余遜謝良久已乃言曰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真法法都活句句都靈此講便是杏壇上對也不佞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俟人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誨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靜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若木偶出極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徒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語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諸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  
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  
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  
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  
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勿  
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先燦燦並  
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  
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衆影先  
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序 二

明也得道之人神高於聖賢而處下於與緣衆  
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未  
人件件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  
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竊於  
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衆同是光明愚昧  
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問  
而好察通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  
處下於與緣講學之會的果如此是之謂各人十  
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

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諸先  
生皆聞予言而悅之虞山會語具矣讀者宜認取  
東林會上一句無徒以言語觀也

### 志地勝

濱海而國曰虞其山曰虞山皆以虞仲傳也或曰  
西至咸居虞山在虞仲前虞仲讓國居其地爲壽  
運民後七百年而言子出則地之勝又以言子傳  
矣嗟乎桑滄有改山陵可移古來靈異之區地法  
莫可記者多矣而茲山之勝代封而識之以遊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二十

今夫地靈安能以久特聞亦千年人心自有傳  
言予者在而表章之不能也只此一語不固濫談  
不逐陵化山非山水非水也今公輟而新之爲  
院學道堂結歌樓而采天子統讀書堂亦增飾  
各有圖以傳其勝夫此邦之木尊讓而影影有  
學其素也今公直欲引其千率來表章一念而使  
人人識其所爲言子虞仲者以歸之於聖人是今  
公之紀勝又不在山水雷異之間也叙地勝

### 古蹟

人傳而地傳地傳而蹟傳蹟之傳不知其人之親也然而因蹟以識不忘夫汝蹟於丘葬土石之間如三家村人看三代法物果能辨其真哉雖然蹟人之標影也凡標影不可繫人心而亦可以指人心今人心知古人之蹟不遠而風俗變化以幾千古之希夷而穆穆者是亦蹟之所留也已噫若以蹟觀丘葬土石若不以蹟觀對面古人叙古蹟

宗像

像思也思其面目而像之如孔子像文王於琴像

賢丁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周公于夢是也聖賢不作久矣即今眉目逼其叩之不能下一語可謂說面乎然而古人不廢也有精神行乎面目之間面目不可為精神而在我之精神則然人人自現其精神即聖賢之真面目呈矣且聖人之經諸賢人論述讀之者誰不幾一見也即此幾見之心面目已徵其七八而又儼然圖面若觀面焉觀面而向之讀者愈真亦猶之手親父記爾若以宣尼古聖十五名賢之面目而索之小即今毛髮畢肖不可為真觀面不真其與生

當聖賢昨日受印記而不能承當認取何異故曰像者思也心之官則思心之精神則聖侯之贊具矣其矣侯能現人之精神也叙宗像

先賢

地之靈氣千年一洩而其間為明道之人然人實有靈不倚地而生也而人之靈亦可傳亦不可傳如謂不可傳經書論述備矣如可傳也大聖大賢其接踵於此地也耶夫倚地而靈雖千年一洩可也不倚地而靈則日日其常新矣人能識得日日賢丁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十二

常新之體則游戲味歸便是活智點陋巷靜坐便是活顏回若夫明禮以立本絃歌以用世則又儼然言氏子再來矣人之靈靈地地之靈不能靈人各各自取心靈莫向海虞地靈尋討嗟乎末世埋沒知見不能明了當人則有言子論述在非傳言子實傳吾心吾心若靈且著言子只此論述來轉便能再闢虞山靈氣矣叙先賢

官師

人之生也如玉胎璞金在砂不琢則石留不鑄則

士爵琢而鑄之者治我教我之力也故曰父母生  
之官師治而教之官師之恩等於父母而末世不  
知其功夫末世之人已忘其已之爲玉與金矣弄  
瓦煥者不需工貧兒何求於鑄金之匠也然良工  
愛璫璵璠者遇鑄則取焉官師之不能已於教治  
也如是嗟乎世誠自知其有璞有金也其所求于  
琢且鑄者寧能緩頃刻耶生聖人之世居大賢之  
鄉稟天王功令而有人焉爲之鄉導急須認取自  
已金寶無令良工良治袖手而不能爲力也叙官師  
寶一室初集八卷之十一

藝文

有德者必有言言其所存者至言也無所存而惟  
外之是求巧爲狀而張大之言之不相者也至言  
言其信不根之言言其疑惟信而言故能扶聖賢  
之秘密而動乎人心不已之生機如是言斯可載  
而述也今夫學道者必信於其中而後道德爲真  
道德事業爲真事業其文章也亦爲真文章若僅  
僅收舉于衆口微動乎流俗雕繪金石而圖度千  
秋則雖有蓋世美業政如俳優裝演戲弄一場干

真本色了無干與立言君子必不以自待而亦不  
以待人夫書院之碑誌咏歌樂其成而紀其盛者  
皆當世之有道聞人也其發揮也不在名實贊貶  
之間其樂而紀之也皆寫其中之所存而爲言也  
必不華是以備而載之今讀者油然見作者之意  
而書院之道大光明焉夫有德之言其補于世教  
也大矣是虞山之真文獻也叙藝文

書籍

書籍未與人而聖也泊乎繫多人而愚也然則書  
籍弗貴乎曰何可廢也凡天地間萬物吹息之妙

寶一室初集八卷之十一

二四

古今誦仲之故寒暑日月之所以代山川草本之  
所以變與夫六合內外不論不議者莫非在我所  
自有而筆之於書是我先書籍有也信我所有則  
代我而筆之者自足以還反而印我矣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書籍者博學之助  
也以我博之如淮陰之用兵豈患其多多哉古之  
學者以天地萬物爲大身故其胸次識見常不安  
于耳目尋常之陋而網羅今古窮搜六合以大其



眼目而暢其靈性是以能受書籍之益而不淪于玩物喪志之累夫讀書用世千條萬派只是一源識得源頭便是真讀書真用世萬卷無一字免幹事業無一點此之謂人而聖人夫信得則何病書籍不信得則損又不在書籍夫聚書者之苦心也願能信者之善讀之而識其天地萬物之大也叙書籍建置

凡書院宮室之制皆以明教也亦猶工之肆賈之市也尊所宗而祠之集衆明大禮而堂之扼勝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五

爲之樓臺居樂聚而爲房爲舍爲園安而習之道也夫經始者亦有苦心焉工鳩於肆而不習規矩則肆淫場爾買在市而不務奇贏之算也市其不爲治遊之塗哉夫作始而新之不日而觀其成者亦邑士大夫之精神與今公至通微也入廟而欽可謂至於斯者無此一段精神哉會得則牆壁瓦礫皆有生意爾不然崇崇義義指爲虞山一土木盛事如父兄堂構而子弟假以遊戲其間終日不料理一家事是亦不能有其堂構者也至於斯

者可懼也叙建置

祀典

夫祀以報本本者一本也天地生人亘古亘今止有一本更無二本此點自一畫未生而前爲真血脉夫真血脉者即形銷骨朽尚可以血滴之人知祖豆其親而不知祖豆其師者真大惑也邑自言子出而斯道大明言子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在南國言子上有功於孔子而下有恩于海虞千百世故祠祀言子報本也而從之祀者有諸名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六

凡十餘人諸名人本言子言子本孔子孔子之其血脉至今在海虞海虞無二本也不敢祀孔子尊之也如小宗之不得祀其鼻祖止祀其分派之始也嗟乎觀祀典者一本之思可以油然而生矣識得此本便爲言子真正弟子爲孔子的骨孫言子曰本之則無如之何甚言洒掃應對之能礙小子而微點之以真血脉也夫祖豆拜跪其亦洒掃類矣今公曰爾小子其以本從事焉叙祀典

院田

立教者計其可久可繼而爲之方則養不可不具也古者有井田而學校興末世井田廢而學校之教衰小人不足供君子而君子不能以贍其徒衆則雖奉百顏子而與之飲瓢水譚道勢有所不能故多方而畫之田既不以累小人而又以養學道之君子此皆天理之極則而性地之不容已者凡事率其不容已而爲之則舉錢穀糠粃而皆足以盡大道之用吾嘗論大道之用不斤斤自周其一身而直以利天下萬世若周其一身則雖錢穀糠粃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拋去之若免而不得謂洒然無礙之人惟通子天下萬世則宵旦規畫焦心委曲而益見其濬泊內有真精神焉故孔顏之樂不在蔬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一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放徒天下孟子之嚴嚴不在不爲臣不見名實心跡之外開大眼目者自有一腔作用錙銖無細不舉無虛不精是以其道前乎千百世而不謬後乎千百世而無敵者爲其所不容已而然也造作其間則三王湯

蕩平治天下之道也余嘗以爲院曰之談今公勞

心而民晏如然給祀事供賓客自是官民兩無因也可久可繼其在此與叙院田

### 院規

放勳五教一教也從民所親析而配焉教之法也聖祖不立品目而第以其意鐸於鄉鄰之人於和睦孝敬之訓而唐虞之五教備矣此聖祖不規之規導民之至神妙者也吾嘗因是而論之妙物之圓者必中規若夫升歌飲射拜跪祠饗嘉會之儀履而行之畫之方而無假借者何以列之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八

規也曰此道之所以妙也聖人之教人也因性而制之性無方而隨所履爲之方變不行於會登不行于降若泥在函而變換從之此性之所以活潑神化而習者不縛於節制也學道之人執方而易礙礙則其方不能守故指其率性自然處而示之曰規若聖人變化活潑之極得圓之妙而仍還於方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夫登降拜跪祠饗嘉會之雍雍者非以習耳目防淫惰也神而明之游于中而識自性焉其聖人從心之矩與耶放勳之敬

聖祖之鑑亦若此矣叙志院規

樹藝

道至大也學違者見其大則天地間無復有小者矣何也大者我大也我大則物小然我造物者也惟我大能造之則物亦大是以聖人育萬物以位天地多識於鳥獸草木以歸之性情是聖人所見無非大也今夫草木者天地之所生亦聖人之所以寄其生生而無窮者也今人見草木榮華而忻忻然其寒而痺也而覺有悽然不憚者盡生人無

讀日堂初集

卷之十

二十九

不具此靈性也識得此性草木之生生盡屬于我不屬草木世人惟不見我大故視凡物皆細爾苟其見我大也奈何以草木爲細耶植之深其根澆之也在疾除之間不增益其種之毫釐而藥藥然惟求弗違其天之全以俟其成夫我與草木不啻髮爪之與身其又寧有大小區別耶虞山植松栢黃楊以萬株而紀之於志或曰是其細者弗存可也余曰樹者誰樹耶以我樹之其大也至矣夫識其大而得其生生無窮者則此一卷樹藝志不淺

作學道堂之爲魚譜乎叙樹藝

什器

器形而下也然形即形上之形爾凡民日用而不知遂執以爲下然凡民能一日離器之用哉天地間凡有用於人者即不謂之下置之自我用之自我取其盈而補其虛因物之自然而不使有有餘不足之病故物物盡其用而物物止其所若是雖謂形上之道存焉可也夫椅席釜碗簋豆匱匱之屬自人用之則種種皆妙理矣故至倉至細而至

讀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三十

人以神奇用焉非能爲神奇人固不能離其用也無以其爲下也而置之叙什器

文移

夫畫地而治之謀始而考其成者功今庸而上下之志明也君子之作事也信吾心而行之然必使我作事之意了然信於上下人之心而後我可樂其成功其間人信之緩急土宜之因革盈虛勞逸之故一時百世之利一成算於胸中也如梓人之造堵者然夫是以提刀記號符會而可以創非常

之事此其熟籌審固神服氣全固不待臻厥成而晏如之象已見於事始矣夫精神所用徹古今貫終始成敗利鈍莫能用之若於刀記符會之間一點精神不費只此案牘便是束縛微纒古來豪杰扼于成敗利鈍者皆坐此也然則斟酌書院之宜以和于上下而成其功者亦君子盡精微之事也叙文移

譜系

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者天地間大宗派也不待譜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而傳也無論六七聖人只如末世之人卓然自見本體而能信受者是亦聖人之支屬也亦不以譜而傳言氏之系因言氏有也譜之可譜者也聖賢脉絡在千萬世如人氣血行於一身頂踵髮膚無處不到可得謂頂是而踵非肩親而髮疎乎雖謂千萬世學道之人盡是言氏曾玄可備而言氏之裔居于此地千百年言子之脉絡非第傳千不可知之人而言氏生其鄉習其先世之遺能超然風尚而不盡受變於習氣者蓋言子之澤大而遠也

夫譜其可譜者以興起其苗裔而繫其卓然言受之人心是信而徵之道也夫虞山之教大矣無從此爲言氏譜焉并附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敘

周禮荒政聖人補造化之書也在昔堯水湯旱其時樹藝未與或興矣而民間風習古裔無窮奇誇鬪游惰不經之事故聖人第以憂勞無爲補助之而天下治迨其後也地汙邪而民淫觴天災盜賊之不免而聖人始不得已而言救救王者有爲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十二

道也然而皆聖人憂勞之精神爲之吾嘗論造化亦至靈變矣豐穰之不能無飢儉也猶晴之不能無雨而燠之不能無寒也乃人則生生而新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矣聖人作裘以救寒作宮室以收風雨作十二政以救荒大要爲補造化而設也而後世乃浸廢其衣裳之備官室之度積貯貴粟平糶義倉之法法日益設而患日益多患益多而仁人君子救之者益無餘策要以祖聖人補造化之意而用其生生新新之精神則是造化生人以

教人雖謂其有全功可耳俞毅夫先生舉進士三十餘年體物而大心經國而重謀喜任事而不同於衆是以官爲郎而無怨惡善病而不解其當世之憂予知先生之精神直能補造化也予觀當今之世曹局設而弊孔百出至引繩批根牢不可破河身出入瞬息易位雖千年來帝王豪傑計畫所之竟同一輩以至賦重而民淫侵災靡歲不有則又禍中在桑麻間也先生爲南曹司馬郎而洗餘鯨之弊一新竟因是蹟而復起太息河防之不振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三

則言於朝作指掌圖說以告當事已又念東南雨暘爲咎民苦不飽半菽則又輯當代荒政詔諭奏贖杆禦賑卹之宜列爲十卷以示有民志者有備而無患夫先生之精神亦可謂至矣世之衰也入不能無爲而修政修教者不爲者乃大益於世要以種種方精神能過之過病而爲方不因方面治一一按周官十二政而括今日之荒荒不離諸冊子功令則策又無奇須知體化之意從心變化不法於法即先事後

事焦心盡力猶然什一補助庶幾無爲之初斯謂善讀周禮善解先生之書夫書則先生自傳其精神也救民者得先生之精神無徒以書求先生則先生之船政河籌具在也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大學求其用等飽五穀只在食時非既學而後用就其用處乃是學耳吾嘗論學者有用於世其誠身學問只在獲上信友夫人主聰明天授豈願上下釜鬲總爲恭已焦勞視臣下無堪倚仗耳若能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四

分憂其念委曲主持先事密教而無隨衆口以顯攻獨力承當而無借調停以塞責任謗怨以盡力扶持而不束縛於議論破局面以稍減感動而不牽制於人情臣下既受其勞則人主樂享其逸傾心委任言聽計從其大有爲於時宜也若夫信友一道全在用人人之巧拙異宜大小殊器靜躁異習剛柔異性但令適用各不相妨况爵祿名譽之人儘可策勵鼓舞勿開門戶與之大同但依職事之舉廢以課其官方無同議論之異同以輕爲廢

最使人人無求于官之外乃事事盡安其職之常至于事舉而職修則與計功而論報永消成木大地陽春萬物一體莫踰於此吾讀徐文貞公語錄攷其行事得此二種機括乃知文貞學問都從用處得力也昔陽明先生平反征蠻文微刀記即瑣言幾事生意藹然今人但解讀陽明語錄不解此種真寔發揮處是以習于高譚戲論而學術壞文貞公學本陽明而隨處力行迄能相業滿天下自謫官延平至柄用政府和而不流權而有濟此種

龍目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三三

學脉豈在詞章功利中得也余因悟人生自少至老學問未有窮時時用則時時學矣世人不解用處而空言學者皆未得學問之源本也冬日坐丙舍手抄文貞教言語錄而藏之因題其後以志私淑之意焉

### 覺參符敘

覺參符者吾年友莊方壺先生所著書也覺本覺也參于古聖賢之書意而符合焉故名吾書論世入讀書俱屬後覺非開木覺後覺者從耳聞目見

心知思索而得去耳目心知則無所倚藉引動而不靈故往往局于章句之陋畢世守其義理而無變化夫人心昭昭靈靈流通六虛坐照千古本地自有妙明不在聖賢口語日用自有風光不在書冊文字但覺支支節節而解都從名句起義盡方格而易礙人夫解自己者真解別人者惑也誦詩讀書而知其人論其世夫人安從知而世安從論哉身處焉之謂世我所自得之謂人詩書但其借耳我不覺則詩書之語為不靈或曰然則孔孟之

龍目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三六

立教皆陳言乎曰孔孟之書非陳言也孔孟之血脉在我不在于書有孔孟之覺可以讀孔孟之書矣方壺之著書也覃思九淵瞻覽六合滌除耳目之陋直標神明之微蓋胸中其有本覺而以聖賢語春之吾信其所得深而斷其可以不朽夫世人沒溺義學如睡不聞寤寐日不見五色有人焉厥其睡而語其睡其耳目聞齊寔然醒者之于火也乞者之於珠也自取焉而已矣讀方壺子之書而人人自參其所為覺日今末世多善讀書者方壺

子立言之功真不朽哉

周季侯四書商敘

四書商者周令季侯于政暇進諸生而商孔孟之語也先是張子作讀書印刻垂成而季侯以書商至張子讀而快之敘曰原夫聖人作經賢者緯之卮言日出性靈之銘匠也述而不作文章之驪淵也垂世立教者神理在心發揮從我書不繇筆言不繇舌譬乘蹄得兔而蹄忘亦藉指知月而指廢非夫神明其性者安能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

費軒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三

耳目乎故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非不能言其微者言固不盡耳言上求言不貫焉言之脉絡字間究字不參訂字之根苗而欲單詞闡妙片語章微直指機關了然心口久矣夫知書之難哉季侯探仁義之叢藪明道德之深木滌除喻心施于有政開金鑰以詮微緒振水鐸而暢玄化于時纓綬沐于文波紳袂酌乎情瀾乃相與送難析疑究竟淵與自義學膠柱名句陸沉士習功利而不暗立身之本原人歸驚悅而不見性命之定際消

泊逝波瀾而不返余每忘聖賢妙義不關聖賢口頭皆我靈心自有體取當心覺聖人之言如五衡之無所不通似百節之無處不活所謂照白日而滌江河浩浩乎莫之能禦也已嗟乎叢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若兼總條貫勒成不朽非道術明胸中者其誰能之余株守山居空譚名理譬如紗窻看花還涉影樣季侯試之宰割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言其所信行其所安所謂粹材之士獨善以垂文奉時而聘績故披洪範者知經世之器覽牧民山高者識撥亂之幹也然則讀書商者豈當索之孔孟語哉今而後愧我讀書之饒舌矣

祁爾光澹生堂稿敘

吾嘗論萬事盡游戲爾如對奕然局變局新而於我自得無礙也知奕爲幻故不生失得於中而當之者不亂是以爲游戲之妙物之美者功能文藝人爭取焉爾其美而取之則真而不幻真而不幻則與正作用不顯矣凡真正作用者盡游戲也古

之君子其心處於匹夫匹婦之無知而能爲天地間日新變化之事見事爲幻而事所從出者爲真故無事而能事事無言而能言言古人等征誅於一局須知當局之主張又誰也事而懂懂言而問問失主張者多矣故功能文章盡妙處不戲不可爲真作用也雖然不敢以戲論當之憶吾居長安與爾光相始也吾以書生耳目注窓間風視不休而爾光已得車輪大觀操弧前矣當日之別爾光也第曰金不匿而精於百鍊也試之以爲奇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三五

於今悔吾之失言也爾光豈以百鍊試者視其事陽吳會之政蓋已游戲洪鍾中矣爾光文章盡天下亦猶其寧陽吳會也煩而不閑故獨閒勞而不瘠故獨佚而目其妙明鼓盪之趣寄之於詩歌文章夫詩歌文章何足以見爾光抑見爾光之日新變化者爾人之精神鼓舞於日新之塗者至靈妙也而其盡妙處作者不自知惟精神不可窮則作用不勝其靈妙矣若卿其美而取之則一點妙明直爲牽引即有自樹如聚沙然陳陳爲多變化有

幾故爾光之精神其是而無取之心焉是以能施於吏事而亦能爲詩歌文章夫爾光蓋棋局視之矣或曰當局者卜度注視一子不輕下焉局已則變變則新爾光之爲國手以此也吾讀澹生堂稿而見爾光有卜度注視者夫吾何敢以戲論敘也

沈初與先生洪林雅詠敘

當嘉隆之際教化淳備其人物皆博大而湛識知遠而疏通而於館閣諸名公爲極盛當湖沈初真先生年少登進士已入山讀書數年而出出則拜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四

長先後詞林盟也而至今因推當日文章名則抑止當湖先生不啻羣峰之望岱矣先生出入經緯備顧問啓沃者二十年而退耕於洪林之間先生之文章不可謂不用於時跡其立報所爲直筆獻替者雅與當日諸名公共不朽顧先生靜退自寶其湛思嗜學老而靡倦自天性也先生嘗言樂在士大夫屏淫而好雅夫詩道正則雅樂興而人心和先生之意深遠矣世之盛也其碩大悖誨之老上環瑯琊故平厭詞而問其太平其選於野也猶



得以風雅之言明三綱達五常徵人事之失得而輔相乎皇極如是故足以見 祖宗儲材之盛而國家享老成人之用乃先生蕭然杖屨讀書一室澹漠高簡有司莫望其言笑而第沉致其咏發爲詩歌文章以寄其美刺而存其中和以合于三百篇之遺是先生前以黼黻當勳名而今以風謠寓鼓吹老成人之用心良苦慨夫採風貢俗之典久不行於三代之後而致令在野之史臣不得薦其清音以佐 天子悼大和平之理然而先生於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四十二

詞臣之職掌終始無愧焉夫雅者人心自有之詩也韻之律之淫熾而雅亡要以稱心信口而出即塗歌巷謠皆成大雅先生以學士大夫之口而返其淫靡以篤子古初將習俗其一變焉風風洋洋乎以合於 明聖和平之治先生之文章迄今大有用于時館閣名公之典刑寧直嘉隆當日稱極盛哉余小子以後進謁先生而終日受先生之教信先生之能大有爲于時者如此若其詩文則海內頌先生焉不佞其何如且先生嘗語余曰吾詞

林而有詩文是農之囁工之規矩弗言可也

方君節奉蘭館詩草敘

三百篇變而十九首陶變矣而有遠心杜變矣而多愁憤乃其變皆極詩人之至何也夫情至而句真不暇擇於口而讀者自相遇於各至之妙豈在聲韻之間問條理哉古之爲詩者得於情而寄於雲煙草樹今之爲詩者得於雲煙草樹而驅思慮神情以從之夫思慮一逐於聲句而去元初欲言之志已千里矣此詩道之所以蔽於變也韓子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四十三

夫和平之音潛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若是豈非人各有詩哉吾年友方君節湛思好古而工於稱詩讀其集風風乎雅而深華而不蕩稱于則而約于有美矣或曰君節詩類杜余曰甘之前未有杜也夫合辭比義譜韻徵聲而第以貌君節則君節作少陵而有詩矣夫詩之道以養人心厚天倫而移風俗也故少陵之詩不異委巷婦女而其間忠君孝友之至情雖鳩鵲鴉鵲之深鄙人人言而人人不能言者乃以爲情之至焉其不依於雲煙草樹以

爲工至明簡故爲律爲騷爲雅爲史無所不有而  
皆其情之至者自有之君節少與伯兄並指先生  
讀書同臥起友愛真至而湛於道德之源觀於性  
命之故既和且平以養其至而聊以寄之於詩歌  
故其詩引興高而託類遠超然獨立門戶而不專  
於聲韻條理以就其工拙若是則君節之詩固有  
本矣吾讀其寄兄詩曰不聞鶴禁歌鐘鼓但見貂  
璫上雅錢又曰萬里民沙雙淚眼十年心事幾行  
書其憂時事懷兄弟不知者以爲少陵句知者以

寶堂初集

卷之二

序

三

爲君節句也夫君節以天倫磨澤宅其性情和平  
之致而施于文章名實之用又豈直聲韻條理可  
以貌君節哉夫爲逸民之潛爲多故之少陵其異  
孰與爲太平潤色之君節也則君節又且超軼其  
詩聖矣

晴軒蔡郡侯奏最歌詩卷敘

縣國大夫政成而其子弟式歌而頌之古也如張  
漁陽之兩岐廉叔之五袴岑君我有尺牒之類是  
也然古質而今詭質與詭恒視其大夫大夫古而

古矣郡侯蔡公之治吾松也大心而蓄物明見而  
審固綜體要推誠素物物飽其斟酌而悶然無聲  
色之用其公私之民皆便干法而安于教其子野  
弟皆訓而諒于古今侯報政而稱詩以頌蓋亦行  
古之遺也古之人懷德而悅也思而積積而滿積  
與嗟嘆之不已而咏歌舞蹈以暢其情其不然者  
即有稱說皆謂之諛吾嘗見侯之退郡子弟也進  
退可否必以禮而吟吟不欺行之 終始又喜以  
文章磨濯人而能爲物色當意者盡其力觀好侯

寶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五

乃知郡子弟之非諛也人心雖真古可化豈異乎  
弟豈盡滅魯諸生相其進於卒而弗納乎諛則太  
夫變化何如吾于今乃益見侯之泊嘆故冷則鄉  
大夫與郡子弟皆爲近古曩者侯通職而余有言  
觴之其敦大真慈之概已具也里社諸兄弟聯詠  
歌而問余序夫前言備之矣而贊之詞無乃不古  
與故第敘其大夫子弟相與者如此蓋澤幸古遺  
之在吾松亦以尊大夫之教也

程原通疏序

南高峰下松梢亂雲竹影蔽日剡竹引泉其聲淅淅出于澗底啼鳥上下與行人唱和境過清非韻士不能耦而居非胸中風有煙霞者不能宅其文章之靈氣吾友程原邇從新安來同王象斗讀書於此余偶過其室滄茗焚香出文章數篇讀之曠遠卓絕澗水松風宛在筆底吾嘗嘆人生于世凡濃艷之物可爭掬取者以吾澹然當之其味立盡惟天下名山水高人韻士與奇文章相偈而來頓此趣者覺神魂飛動手足鼓舞蓋遊不奇不曠交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不奇不王也文章之借靈于湖山如草色借潤于酥雨其于朋友之助如鳥遡風而魚沫水也挾爾子吟晤仰面看屋梁索解何者惡足以歸此源邇之文饒子韻而遠于趣入于止而出于奇何非湖山之助安能筆筆生動今而往原邇益勉之矣吾歸山中晨起見遠矧一抹起飛翔湖上九峯隱隱在西樓可數者不覺曠然遠覽有南峯之像焉原邇其時寄我新篇令我數浮太白為原邇展山水

清音也

陳雅德進士稿序

雅德謁余橋門余物色雅德異等雅德文如黃鐘在象音繁奏間不與錚錚者混鳴又如萬花中行忽見蒼松挺立令人躍然顧盼不置也是年異等高第自雅德始雅德出所携平日上公車牘示我則春蘭秋春不似剪綵而把玩自覺態饒其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蓋穆乎其玄解也吾甚快之雅德為人晨有遠意者冲漠不盈大抵如其文夫文不可評而意可論也酒有酒意筆有筆意人之于文亦然昔有客問余陶彭澤萬中流酒事曰對客脫巾體固不為高人設也還復着之餘瀝漬巾沾沫奈何余笑曰我亦苦張顛醉筆作書以頭濡墨忽臨池那得如許水洗髮耶其人亦笑嗟乎此所謂論當日意不宜論當日事者夫入各有意意之至而文章生吾以定其為人讀雅德文當先識雅德冲漠不盈之意而後玄解可領吾非能相文抑是我所以相雅德也

范進士二山攬勝錄叙

佛非必禪仙非必玄游不必微飲不必聖但有其  
意者自得耳王元美記海市謂奇表之士所得影  
響其君爲始若武者而其狀雲氣峯嶺之變比于  
神仙樓臺奇乃彌甚及覽讀王坡所貽我蓬萊海  
市圖見其澹煙微氣恍惚縹緲若離若合或凸而  
城或蹲而鵲一林間微存其意不盡如世俗所傳  
怪怪奇奇者乃知真景政不在多夫意之所造皆  
幻也而言之爲物浮景浮于水言浮于氣文浮于  
意類也知其解者筆筆皆真筆筆皆幻矣王坡靜

觀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四二

眠僧寮似佛夢與羣真語似仙手一編陶然似沉  
酣八斗二參噓歌石泉山谷響谷似壓窮海內奇  
山水而以此意爲文章幻矣哉真矣哉吾安能狀  
其巧妙也耶王坡又薄視所著述爲筌蹄而以撐  
持世界自許將視雲煙泡沫一掃空之其亦有曠  
觀海若者焉夫萬事游戲日變日新日新之謂不  
積不積而富有大業慕此矣斯其爲王坡之所有  
乎誰謂其文非幻也耶

范進士大任子十義序

米家園有靈石圖作八面觀楊弱水謂當作十面  
龍君御題曰非非石便一筆掃去十而景樣矣靈  
物之憑人取景也如此讀大任子十篇似怨似飲  
似涕似嘯覺昌黎柳榆窮鬼夢得問卜大鈞都屬  
無聊語大任子勝觀數定觀理等窮通如蟻蠅視  
涉世如雲煙其非文非非文也哉吾安得以十子  
問窮語觀之憶吾嘗爲米家題非非石曰萬物誰  
是誰非是彩雲一點秋空裏幻爲奇峯或老人靈  
通萬變生眼底意中有景眼非其如燈取影影隨  
寶堂初集

卷之十二

序

四八

柱進士稿敘

吾儕年踰四十話兒時事不覺增感然吾四人爲  
里社兒則甚異常戊巳間詹養貞先生試童子首  
峻甫次君通次余次涵甫四子並列籍金山寥寥  
有文章名其年相次則長涵甫次君遷及余與峻  
甫也當是時它庠士皆避席四子足較試四子文

章一出它庠士皆以得一讀爲快乃四子刻意精進志氣相濯磨並期自勉于古之人相對無華言彈摘文字無諛語或經年不合併或深譚竟日夜把臂惟笑諧謔並絕冉三十年於此矣峻甫先雋而余繼之南宮之役並遊師門迺十年而君遷與涵甫長君公謨並第進士乃涵甫且需次里選上公車有空羣北冀意矣君遷如純鉤百鍊而公謨乃出剛之其邪遲者火候良苦而疾者其光芒不可通視君遷有子負奇名而君遷得之先涵甫有

寶節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子負奇名而其子得之先吾輩山處遲疾思之沐奇然吾四人當兒時志氣品目已定涵甫愿秀君遷溫文峻甫靜篤而余乃灑灑俞俞當之今君遷與公謨文章並行矣君遷之而日涵甫之家學具在也吾輩安能從後抒上別新絲哉嘆其日新日變而已矣夫稱引文字爲諛語其于進賢冠不幾蛇足何如敘吾輩交道爲千古交安快哉君遷子仁趾屬余選君遷文而徵序余作此語敘之是日涵甫亦爲子公謨問余敘也雖然余敘公謨無異

此矣他日俟峻甫還當以此快語語之

### 題太學講章稿序

國學司業以科讀書義程量文格勞來不倦爲職事按功今月輪會講則先日諸堂師具講章二篇上廂詳定而詰旦鳴鼓會諸弟子於堂皇設高座于前櫺張蓋具威儀博士堂師一人升堂而講祭酒南嚮司業東嚮上坐堂師以次東西列下坐諸弟子肅衣冠整班鵠立而聽蓋其典禮尊重如此凌夷而後諸堂師既不能數具講章而擬坐高談

寶節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輒又多遜不學爲客以是講禮寢廢月不數舉余視事即遵掌故月凡二課二講講之先一日余自爲講章經書各二篇又爲訓古一篇涕淚坐本棚設講席諸堂師列坐而肅弟子于庭簡詣生冲亮音而和節者二人從容陳說快心性之本明於經之義旁引世務近取躬行曲嚮直指滿堂穆然以聽講畢出楮墨費勞代講者又司業間以微語指點其所未盡人人意滿而去凡一再舉而環聽者浸盈東西序矣自戊午初冬至庚申春孟講席之

會凡二十日有奇得講章若干首又春今初新感  
激時事爲諸生講責君責臣二章輒具一疏以獻  
當寧國學教士之言入告我后用申交儆儒臣事  
也釋褐之會從辟雍第南宮者四十三人盛矣刻  
燕喜會而講名臣三章以樂之重始進端嚮往一  
日之長誼固應爾若夫訓古諸條採取古人言行  
編輯成文但取易曉以告世胄家學至其立身行  
已矩矱存焉或亦通儒所不棄也夫陽城敦孝弟  
胡瑗備科條行之于身而章之于教余甚愿焉若

禮部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五十二

夫以口說代肝胆則不敢爲諸弟子隱雖然學其  
泉乎教其燈乎夫泉朝夕汲而不盡其源者學之  
無窮類是也一燈分爲千萬燈而燈光未嘗虧焉  
者教之所以愈廣大也識此意者我與諸弟子益  
宜新新不已各以生平自勉焉斯不負一時櫛門  
盛事矣

### 王春卿稿序

吾嘗論文品高下繫乎骨法至於伏習泉神巧者  
不過習者之門斯則不易之論也神化所至皆因

乎習人心靈變百出惟習故生惟生故新也吾慨  
文章家駢衆以爲名泐獨習誇不朽以爲高每拈  
一題舌乾如寒蟬之抱露筆齟齬不能下枯坐竟  
日謂是嘔心賈海內重也不知此正坐不習耳無  
得于中而以習心勝氣驚離奇以出之其於聖賢  
之意遠矣哉夫文章在甘苦之間苦不能甘必爲  
弱喪此學士所以幾悞生平荏苒年月也自吾還  
山見文章家來相質者必勸以其習然惟骨法健  
具者乃彌習彌新耳吾友王春卿少負文章名試

禮部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五十三

輒冠軍獨步而能就思自力澤于理遂子養其若  
心此過者垂十餘年當余丁戊間讀其文神駿  
太行絕塵無留影也已從癸丑還見其近稿獨在  
帷而湛盧之處室矣乃其光闊焉乙卯春偶得其  
社中諸作讀之思闊而節亮如泉萬斛而曲折不  
礙也達矣蘇子曰文至于達而不可勝用春卿其  
日生而新者耶然吾見春卿靜養而深鍊每社中  
操筆時拈七題獨坐鎮口丙夜聚具矣夫沒者之  
忘于水也援能者之忘于龍也習而久久而忘也

忘則神化所至何多諒焉春卿既得萬其稍懸於  
國門珠玉成價當世自能定之獨言其平日之伏  
習者以勸文章家視爲榜樣毋徒高語不朽而置  
習于巧之後也

聶駿如行卷序

帝魁以來之書世不經見而間存于先秦之未灰  
如顓頊上善若水黃帝大圖在上諸語世爭寶之  
爲奇其實六經無一字不奇也飲食不知之民字  
師而句比之遂比于家人言夫千古孰有能奇於

讀書堂初集

卷之十一

六經者即吾乃知文章之道凡初者奇也其因者  
陳矣世之衰也士少卓然特立之氣而下同洛陽  
季子之歸摩其成也資以博黃金卿相而絕不思  
有開創乾坤最上一路故氣薄而文卑夫能獨守  
其所見以振其氣而暢其言者斯亦杰中之杰矣  
駿如髮未束而從我問稅其文磊砢而多奇已爲  
諸生人莫能識而文益奇余聞一繩削之而弗變  
也已得萬而文之奇彌甚然條貫兼總則程于理  
而弗畔循於格而弗軼每拈一題枯髯嚙血必有

所見又非虛恢詭爾之爲事者蓋駿如讀書湖上  
肅寺中好爲湛深之思危坐寒更達曙不寐寺僧  
歎曰吾輩臥牛衣中燒磚甃足尚無煖氣公何耐  
勞苦若是予聞而益奇駿如不獨奇駿如之文也  
擬其所至必能自我作古邇來曾有其挾之以出  
而行于世豈止齷齪說當世人主出其黃金相印  
者哉余知駿如之駿在髮未束時今以定其爲龍  
爲象也則于肅寺中危坐達曙時駿如之爲奇固  
水易以文章論矣于其偕計而北征也書以教之

讀書堂初集

卷之十二

江上課士稿序

江上一城如斗大學官舍風雨四壁耳然絃誦所  
至千家桃李林陵風物差不相遠猶子晉卿世官  
而貧資薄祿自給往主教事日與高才生風雅猶  
和既以自廣亦以饒人由是正始風流雲集霞舉  
每課一日各窮思極致爆馬綺合晉卿攜歸示余  
讀而快之夫吾家世讀書父兄故譚經傭也爲儒  
生錮口錦殺便不受人間作業錢爲官居冷地乞  
微祿易稱塞勝于馴馬高蓋其憂更大以晉卿之

志操視我伯父觀察公清風苦節倍光美矣况其  
草草向往殆難量測者乎夫學如流泉出焉不窮  
教如傳火分焉不虧我受事成均有味此二語達  
覺論文較稅諸士子園橋門繞座不肯去今吾鄉  
其亦類之吾家世澤之長何其北暨于燕南漸于  
江也

門人于聖孩草序

坐苑西葵窩中草制一兩段作史如袁宏漢紀體  
日不能一版而長安弟子授我課業者輒津津喜

聖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五

讀讀而快意則筆節起鋒以故戶錯弟子履而觀  
慧奇秀之士其行卷吾皆能讀之于閱高大其序  
弟多贊司直沉寂似定僧吾所器也聖孩如渥注  
之馬奔雲而向玉塞快絕絕黃金臺下固自有  
神駒豈謂僅僅具一副駒骨哉聖孩勉旃且昂昂  
際日而行不特受千金享矣我九方臯也考而精  
馬經海內過信謂其出口成相請今聖孩卷行矣  
我其堪作玄晏耶抑聖孩他年之價政未可以于  
金定也

施生進門草序

齊人有來門彈禹聲有進門草歌苦而傷知稀然  
禹聲知不應稀也吾輩眼在禹聲手在兩具勝場  
富不寂寞雖然以禹聲游雍名鵲起長安市而未  
立南宮之幟何容不歌寂寞也枯木寒鴉水落石  
出入境至此過清冷矣而桃花流水滿山青黃碧  
綠在轉眼間故曰冬令藏而善生夫藏則必生淺  
之無餘必轉為蕭索所以人宜法冬今不宜藥夏  
今冬而春春而善居其夏者計禹聲所成就當不  
止此今日歌苦來門時也題其卷端願俊日無忘  
吾言

國雅序

雅者人心之始而王教之源也士大夫屏淫而尊  
雅則人心正而王教成矣夫今世所為耳目濡染  
往而不可返者莫微於制舉之文其機事變幻日  
新日壞中於精神骨髓而不覺驅風氣人物以從  
之嘻可懼也夫雅莫辨於人心而濫起於心之變  
彼其所為作者一本意古今差別不啻千里古者



不在說書而在傳意又不傳聖賢之意而自仿其  
意以同於聖賢夫吾意遠而聖賢之指益達是以  
萬物不能籠其中心而是非好醜無所撓於外夫然  
後吾立言之體常尊而其言可以爲天下重故文  
成而天下信之今者操筆注視之際皇皇焉惟工  
拙好醜之是虞尋徑於聖賢已陳之句盡埋沒其  
性靈而惟趨貌之求如汲桔槔而耕石田其所滋  
溉並非苗本於是假粉澤於子史而不顧其理之  
安託靈氣於說鈴而不求其神之肖外之色澤塗  
賴曰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

抹日新而中之骨髓面目日閉士以此愚其五公  
大人即當軸之君子亦以此自愚而輕爲厲聘所  
替其售而得之者粉澤之陋變而爲奢淫驕佚不  
顧性命所在而第以快心於富貴名利之暢如是  
國家安得有真才天下安得有風俗哉吾觀雅道  
之微於制舉也如此往余爲諸生時深恨其束紲  
聲律格局而不能達聖賢之意以幾於人心之雅  
也間取先進作者所爲文謝人事法意見而觀之  
其能超然題貌而自寫其意以傳之於青者多矣

而世亦尊而尚之即浮沉於面目者亦多貴其先  
資而奉爲嚆然自正始以來言益巧筆墨益工而  
傷於雅者何可隄止也要以得意於字句之外而  
一新其性靈代固不乏爾而世俗復以粉澤塗抹  
寶之見情而忘珠悲夫今世人不能辨雅而安能  
禁其淫乎夫文章之道二非雅則淫而已而辨之  
於作者之初意其以自傳靈性而不逐於好醜工  
拙則爲雅爲真才其以殉人之耳目而借粉澤塗  
抹爲工則爲淫爲僞而流於富貴名利之徒人心

賴曰堂初集卷之十一

五十八

風俗之際可不慎哉乃國家設科衡文之意寔深  
遠矣余故擇其文之雅者始自開國迄於今代爲  
程爲元爲中興之合於程者別爲三集標其立言  
之趣名曰國雅而敘其大者於端非故曰救世也  
夫人心王教或有補焉則俟之作者非余評論所  
能也

### 國雅程文集序

夫菱則含花花必歸實文有種子則菱也有歸結  
則實也二者皆程之極致也凡程從簡而取質簡

近拘質近拙二者須於神理辨之簡語自多質語  
自奇如昌陽之勝稀米菽粟之勝珍齊不可以滋味  
甘苦論也凡程以密格合大局以卓識寄淺言  
力厚而神和養深而氣淡故能爲一時風氣之所  
歸然其識力不及者未有不類画虎者也讀程式  
者不宜掩長亦不必護短長則神骨短則皮毛簡  
可法則舍其拘朴可寶又化其拙取神奇於平澹  
見精神於古雅是謂得作者之意窺文章之鵠者  
矣得文八十篇 國初風氣龐鬱文有開闢氣象  
寶書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三

成弘間秉筆多端人故其文正大渾古自能不朽  
嘉隆之際法力大弛而精識副之先進一篇前無  
往古 天子初服變入鑑鑄而雅飭見於馳驟若  
王者必世之作氣備四時自後吾之於人一篇馴  
合造化遂於宗工著作之體門足而時矣後之觀  
昔精彩傍之若根枝花果同於天生則三作而後  
恐不免在堂之外室之內也

國雅元集序

文章氣運三年而變變之先者元也故凡一拂之

精微與衡文者之神氣皆聚於元元之神情儼焉  
往往得氣之先適其一點骨血默默通授亦名傳  
燈服服有豐瘦氣有王和而總之精神所歸元本  
風雅每於浮汰之間別復雋永追琢之外自有化  
工拙用實而巧用虛能爲盡而能爲不盡文約釋  
題之簡八面玲瓏扼勢之奇風生兩翼從前會卷  
第一吾無間然其他京省掄元門風亦不墮落吾  
輩誦習須開闢真正法眼無徒向語言聲色上計  
求承鉢也

寶書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三

元作自王文恪而下祖禰一派源流至今文恪古  
色古力資養兼到自後唐中丞渾金鑑鑄資御其  
養瞿宗伯和平變化養御其資遂於作者稱爲典  
立其間儲錢霍之博大爾雅寔開唐先林許之澹  
漠風藻元峰之渾博俊偉又作瞿始追傳曹文有  
餘力星橋行隊相生婁江公承其流風當文運竭  
觀之會沉思厚力善於用多陳吉所稍洗支詞還  
之林許宗風益振變化日新川氣雋而妙自然鄧  
芳龍而稟正大月峯渾融簡貴其區熟練精深蕭

變幻屬於天資李純密根於深造表峭拔解悟陶  
精鍊入神吳松陵扶秘嘔心乾坤再闢湯宛陵純  
綿裹鉄風雅重開精力漸竭於陳初神韻特體暴  
子遜現阜氣象凝厚羽王風格轉道大約磨鍊苦  
工神明妙悟兼斯二者方許傳衣是名相續之燈  
不繫入門之寶後有作者幸自得之

國雅魁卷集序

衡文者一房之精神法理結聚於卷首一人此一  
人者與元僅有一間耳其意格大畧相近相合特

寶和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

元體渾成而此或稍露元氣和而此或稍王元舍  
蓄有餘味而此必暢其所欲言針鋒之間合離不  
遠讀魁作者神強而氣酣力厚重而勢麗鴻每於  
端飭縝密之中微有筆墨鼓舞之態故人人比元  
作爲易而取捷更多其他中程之文不論名第太  
郡議題所重而視其要此全在自立主筆荷胸中  
浪無所見而以游言塗飾爲工者皆彼的之所不  
載也得文百餘篇

元雅序

史曹鎮日無事又推拙不能博記古文圖書當代  
方輿戶口甲兵錢穀之數即開卷竟日夜如口頭  
數海錯名目卒未嫌其腹也獨於制舉業來根質  
者輒應對津津如客久遇故鄉人豈非結習使然  
陸沉而不能出耶去年吾友李冲之來燕示余星  
中所刻元雅憶余辛壬間輯商文毅公而下至許  
同安所爲應制大若干首題曰元雅又欲輯顧文  
僊汪青湖而下至鄒四山董玄宰黃貞父張君一  
凡二十餘家曰元翼會舊業棄去元翼不復完而  
寶和堂初集卷之十一

序

元雅本爲諸弟子收去然聚取多泛濫不能見特  
者精神之所存甲辰以後又不復綜理今刻中往  
往雜亂紕繆煩而寡要博而無倫賢人何知嚮利  
爲德余竊病焉乃四閱月以職事之暇粗爲揀擇  
挾其精微破其關鍵得文三百有奇現阜三家畧  
已續轉夫人各一貌人各一精比而同之有如求  
劍要以靈心變化真氣流通句字之先別有印合  
知其解者合離正變光景日新迷其本者摘句尋  
章陳因相積夫作者之精微出于作者之口其已

陳矣豈以操觚一點靈心內獨無元雅乎游於法而法不能盡者神妙於言而言不能窮者變古入善讀書者了大義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大義所以了也求解焉義又千里矣世之尊信元雅者無亦第求其解乎若是則賈人櫛利之事非余大元雅意也

卯辰程墨選序

今人以取科第爲文章以記誦爲學問故學問陋而文章之道不尊古人以用處爲學問以明諸心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者爲文章故學問足經世務而文章可以見性命其實文章非小伎也無從功利發根無以貨殖炫博無隨人作計效鸚鵡無與時變化似醯醢撒開兩手獨見獨行憑着寸心無拘無礙自然乾坤獨造君相不能陶鑄吾作此語似迂然書生能開眼目便覺是中實有妙理旁有弟子請曰吾見先生偃息山中譚服氣之術循省言之戒乃猶手拈新制舉文甲乙不置也夫是皆性命語乎哉余笑曰子誤矣吾謂具明諸心而得非繫達世而得也今

其達世何取焉匠氏之斤也適百里者之與馬也文章亦借途耳今人人以有用自期待即此制科諸義寧不爲吾輩津梁若曰熟此足令位高而金多無乃小視山下過來人也是集也初刻爲他選雜亂今訂定而題其端

同門稿序

癸丑南宮之役總裁兩先生按功令戒非平弗較也於是書二房得士十九人閱其三試讀無弗平也錄其所習文亦無弗平也或曰取士以平將無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瑰奇恣放之上縑乎哉余曰嘻夫是惡能知平哉人之情皆平常於其所有而賦異於其所無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欲者之浮於類也賈胡之藥其珠也其有之則亦至平常耳日月必有明金石必有聲江海必有波虎豹必有文天地間質其所由而所出者皆謂之平若物不爲世所宜有即書怪之物也事不爲人倫所經見則奇邪之事矣夫事與物無取於奇而安得謂瑰奇恣放之先於平古之人用心也內而不浮湛於外重其身而養其

氣是以爲文正大而不贅積明白而不鈎棘淹其  
中之所欲言而神氣面目無一之不現古君子之  
知人也即殘篇斷藁憤笑嘻戲之辭甚至郵傳題  
咏親故書牘馬上之撥官府之刀記皆能見其情  
事而覘其人故其與人遇也若詹尹拂龜笑而姑  
布相體骨自不失一是非以其有者求之耶我

國家取士而程以三尺之牘明先王之道通聖賢  
之意理有方言有則寧惟是功令繩束不使軼於  
平之一途政欲得其有者而見焉士挾其有以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其所求無齟齬於章句而乞靈於詭怪言必肖其  
衷而如其人斯亦平常矣而奇孰能先之然則取  
士者舍平其奚收也水之治也曰地平樂之雅曰  
和平王道曰平平吏道曰廉平千古其能游於平  
之外也耶游於平之外者是璩奇恣放非世所無  
見宜有也不務信其所有而假借於所無以自炫  
則是苟且於爵祿名譽之間世亦何藉若人而衡  
文者奚取焉倘者余貌十九人皆恂恂淡漠而志  
聖賢之道倘亦有而似之者今其伊始矣諸君益

達其所有而毋變而趨者余不敢附詹尹姑布亦  
庶幾無負兩先生功今焉刻其文今當世知取士  
尚平意也

書四房同門稿序

余家世尚書先太之湛思經學者垂四十年其所  
稱引法度則惟錫山楊李諸先輩也蓋嘗持論有  
曰尚書家有本色政如削刀筆作記課陳事雖別  
而行之須有體樣然大要無他奇不過熟習而變  
化生耳當余年十六時先太史即今日課而清業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不休自後在幕而年月而業不遷故古人所謂  
服其先時者也嘗歎經學自二十年前漸趨於  
屢變而益不振先是錫山從室仲山以校覈雅  
汗涇壁見李暢其宗而精李粹軒以精氣絕得  
關門戶自後開之儀卿諸家繼之並跡俄一時  
皆綜述謾訓原本作者語無旁溢字無吊詭渾  
之氣尚可想見至今日而寬雅澹沔浸爲舒緩  
膚程於理隨入者渺矣而氣色馳騁展轉彫飾  
經於竺乾間津於百家離之愈遠恍若效顰原其

其受病皆起於不習也夫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今士子好新奇而不探訓誥精微之旨明聖王蕩平之教離其本色所自有而索於理之所必無即波濤春華何益於日新變化哉癸丑之役余分校關中按題宗趣程士經學得其一二頗堪振起而其事王洗馬先生及張黃門郭水部兩兄皆精心種剔所得多沉深博大之士其爲尚書業亦種種具美余從郎中各徵其行卷箚而藏之歸山無事稍爲綜理兼採之坊刻補其缺遺字櫛句比積成六

寶山堂初集

卷之二

序

古

十八房約序

家本讀書長而職史幸耳目不墮聰明思路不渝放失自分已得造物之厚古人稱一命之士苟存心利濟則與造化同功余謂現前日用事有益於人者皆可努力爲之誰謂讀書無功德也自吾休沐南還宿舟中者三月深冬寂無一事偶携得癸丑十八房全帙因開篋翻閱縱橫甲乙墨筆淋漓紫至渡江流覽殆徧因念今日舉業士子守其故步陳陳相因準方畫圖爲人臣僕不能領聖賢之意開乾坤之觀蓋思力不用之妙悟精神全憑手

寶山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古

生新新之助也抵家之後索居城南救水粗暇遂復滌除披揀得文七百餘首布之通都既令饒儉之家兩得利益亦欲使士子知文章變化與日來往各從自己性靈認取不致憑帖括陸沉也嘻吾非易牙敢謂淄澠能辨不差抑同吾飲水者當向此中問水味矣

二十房雅序

丙辰制額取士多分房校亦多其文稿幾不勝論定乃諸家論定者亦不勝讀然吾諦觀之又何其

清江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博寡要勞少功也未學之智比於嬰兒養嬰兒者選食而使之進故不餓而不傷若廣羅百味任其自擇或偏嗜珍錯而却五穀或垂涎太牢而置粱肉曾未果腹而病及於腸胃矣吾嘗暇往蒙士讀書處見其所誦習皆有房稿一本鉛硃標識編爛奪目叩之誰何甲乙茫如也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聖賢書意置之不譚先輩程墨輒指爲舊機花樣其清敏者獵新自喜掩襲割裂而馳驚於汪洋迂尚之徑其爲者恥以寡約自居則見十竊一隨

聲學步竟日搜撮而神昏目眩蓋學術之陋如此夫雕蛇以饗客惟易牙不甘其味奏趨曲爲雅聲惟鍾期不涸其音猗頓不以燕石爲連城相如不以郢賦爲騷些古來作者不易讀者良難况乎文章各宜神明各具造物若不用心於內安能如食蜜者知其中邊皆甜耶余山居多病而療病以書偶閱國門所行丙辰諸稿積之經年批抹粗備武林門人沈生兄弟請而刻之余之衡文先書意次法次機而歸之於雅夫書有意趣有氣不領其意而能得其氣者無有此政不可於鉅釘句字間求耳法者如人面目步位口不可以高於鼻耳不聾以前於鼻本自天成豈容錯亂又機似人身血脈流行骨節之間肯然轉動非骨非肉開合由我教導自如故曰活機若土梗木偶轉動不能便入法三者都謂之雅余雖執此論而應我繩者絕少又况世儒之雜觀泛取者終日如蒼蠅入枋輪焉老不覩天日者哉刻歲而題之曰二十房雅并述其所以衡文之意以告夫蒙士讀書者集分爲二

清江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其上者誦法次亦備採雖然紙上驚驚耳靈巧在人心金針在人手吾願文章家向壁賢口頭索書意就程墨木子看機法無今百味雜進甘受嬰兒之囑也

文準序

規矩巧之至者也今人以準方畫圓爲規矩而不知巧之即爲規矩夫準方畫圓爲規矩規而矩矩而矩者也耳目口鼻之爲人紅紫之爲春色也然象人果人也歟哉剪綵爲花其春色也歟哉世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七

之言規矩成法也畫地而結繩者也吾所言規矩活法也機之尤而祥之子也憶吾與同舍徐子先論衡文曰吾視其法相其機法主格機主神夫神則天法也以機論法蘇子所謂必於衆中陰察之者豈在面貌位置間哉斯言也文章家不可不聞然吾政未易爲人告也當吾爲諸生時糊口受經指諸弟子文章法度日取先輩程墨及行機揀其不磨者標指品題之挾精微破關鍵口授筆授幾無虛日諸弟子各篋藏滿去今將十餘年及門攜

此來質吾者恍如久客得逢故人奈舊水汎溢後來竹者日新輒從其請爲刪剔滌除棄以更新補綴飢余如田唆說杭稻長年話水濱寧寧視十年新較有長進抑於機於法曩時指示頗不謬於作者今者潤飾筆墨之舊點綴耳目之新文具一化工人合一靈氣知者謂是巧不知者亦謂是規矩兩或有當焉諸弟子其謂我言何雖然知其爲規矩也而乃知其爲巧則我謂文章家準是可也遂命之曰文準而行於世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七

西湖談貌序

余病遊西湖見養生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公功業蓋世文章名滿天下其於一鍼元氣如瀾風注水余感其言作詩謝之有省言常讓氣息處自通神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浹旬日求盡其服氣之術而錢塘諸君子聞余至操文叩吾問者履籍戶外既相對輒似酒人逢麴車津津不能置口矣省言獲氣之成都不復記憶坡老所謂知過不改者也每坐上偶拈一題齊爾談論恒有本末諸君



子遂以爲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錄成篇者纔十餘  
首耳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一服良藥  
吾不能服奈何以育中語誤天下無病人時錢  
孟玉鄭德滋從余遊請曰願師無執養生家十戒  
語坡老云與其茹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  
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遂聽諸君子刻之

周季侯稿序

自作者代起而文章之權尊然權非其人弗尊也  
說者謂南宮三年而得一人夫是一人者有專權

自堂初集八卷之十二

序

乎哉吾陸沉於文章者三十年矣意所欲往而窮  
於力力所能往而窮于時若是則文章變化之闊  
吾安能以人力勝之耶自吾出禮闈友人爲余賀  
得人者曰松陵周季侯名士也余亦聞季侯名重  
江以南及來謁見其冲穆似道而華饒神槍信其  
名不虛也已得盡讀其行卷程格論勢力迫先進  
而更有和平博大之氣行乎筆墨之間吾益以是  
珍重季侯而愧不能前季侯今不得以其權尊于  
世然吾友張賓王爲我言江南故有二周玉繩季

侯是也生喻生亮造物應自有意吾又安能以人  
力勝之憶吾嘗輯元雅又彼欲輯元翼以爲一時  
登壇謀牛耳者詎不朽今季侯文行於世他日屈  
指作者吾知必有以處季侯矣

題鍾而溪封翁壽冊

而溪先生嗜隱行無官以子給事中貴官也然竟  
以無官隱耳讀天下書窮覽天下名山水而發之  
于詩歌其祭酒於鄉年八十矣壽之者曰軒冕貴  
而先生塵也珠玉珍而先生芥也樂矣久矣壽道  
賀自堂初集八卷之十一

序

也余曰塵季貴見世矣芥視珍知珍矣若塵自塵  
貴自貴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兩忘而化于寬舒  
田考樂在澗頤人之寬吾所希先達以爲其寬也  
故郊自暇則車馬自忙細荷自適則粗糲自勝  
石自安則官司自擾真樸自榮則名譽自辱由由  
乎朝市之賓而享山林之重老而彌堅寂寞而不  
知悔彼將何得乎此而何失乎彼是以太古振河  
洞壑而大業特干嚙歌此先生所以壽于千秋而  
不與炎英爭大年也

題高孝子傳後

吾嘗論孝庸常人事耳如史不墨而女不淫固其本色宜無足詫而叔世乃指爲獨雖然夫亦有獨者古人論忠孝而要之于義蓋習所豫喪所殆中人之情如是能於此際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謂之獨高孝子居常色養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涉風波瀕歿不遺甘親雖求之古人當無以過蓋人之心神憑其所目見風波白刃便不見有親若其所見止有吾親自無風波白刃當今之世休于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七

外而喪于內者皆也若孝子者亦可謂獨矣吾嘗感愚公移山之志及讀孝子傳乃信夫孝子不顧一息以丐父母料身與親並完迺竟兩脫于虎口倘所稱匹夫之志不可奪者抑天相之矣然孝子第曰此庸常人事吾行其當耳豈願當世競指爲異而當世學士大夫其詫而異之夫其理又有可得而推者若孝子真可謂獨矣

擬試日戲題

上子來京師向我問試日者踵習錯也朝士大夫

亦爲其子弟馳尺幅來徵比南還而里社迎索更

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日先據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奮筆滿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雖刺其股并年而揣摩成今讀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目之不能工爲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畧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噴噴從十指生如是文字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因請曰以供寸晷射覆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七

題近科二三場題畧敘

自己庚越士癸余居館下凡監司制科士例以其程士錄及所上薦書資言來相質告者累年盈箱積案也屬史事暇以鉛墨甲乙之挾其精微該

治合于先王之指者頗謂可以儀的都人士既南  
歸鑰之簡中久不復理矣自余讀禮偶見市中屑  
余所詮大近科論策者與余曩日揀擇絕不類豈  
咕嗶家未見大觀指一轡爲全隄遂以余名姓誤  
通都耶嗟乎士之拘束聞見也難言矣余憶少時  
當戊子己丑孤貧力學雅意汎覽欲一見南宮錄  
及楚楚二錄原本不可得家人史懷筆墨從友人  
所借錄竟三日而得其全本以歸余受而讀之蓋  
艱難也念言及此幾痛欲絕夫士方挾烟薰冊子

第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而摹畫形聲字句無資力以銷當世之書即父兄  
以古耕筆擣佐勞苦如先太史抑寧有幾乃今面  
悔余之不能讀父書也夫非盡人之子歟先太史  
之書可以念矣余故檢陸中所藏四科論策諸  
其可爲儀的者以行之于世非第爲臚沐  
以開廣都人士聞見而志余曩日趨庭之痛

此

### 自題山中三十六枕

山中人解山中語耳又墓田荒度白楊悲風滿眼

楚楚每檢遺書手澤讀至筆墨存處痛不復禁委  
書枯坐寢以成疾獨念惟有性命一路寄託聖賢  
口頭借此自證回頭一照風光灑然急起疾書不  
暇作何名句乃知人生一點真性不論悲歡喜愠  
到山窮水盡自然逼出誰謂白楊悲風獨非天籟  
然則是義也在痛言痛在山中言山中謂之山中  
義也可

### 題山中尚書三十六枕

丙辰春瓶粟不能餉十指會有婚嫁之事妻男謂

第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我當送窮余曼嘯不應一切薪水支吾悉以聽之  
成絕粒乃相聞也是時而決旬家中操作拮据徹  
丙夜余燃燈坐別室以筆墨自遣漫取曩日所著  
尚書言闕之其當意者百不存一觸景下筆問十  
夕得文三十餘首考之先進大旨粗謂不謬每一  
篇成浮一大白乃知人生當境啼喜號咷都可鼓  
吹性靈扶助筆墨古德云不受境轉乃能用境萬  
事盡爾何况文章偶出今兒曹讀之笑謂口窮能  
助我作文字如此便當燒車與船延之士庶雖然

我年十八時永不蓋兩肘井口而飽便能從先太史作尚書文幾萬言則此窮是我文字故人當相從以老也兒子笑翁言迂趣觴觴余遂辭筆書

敘寶日堂自選稿

余既選文準諸弟子謂余宜以舊稿傳者余笑曰老婦歎鏡猶話舊時粧束耶震澤毗陵開基作祖然其合作亦時有耳意所至而文生焉夫意固難至也余浮湛舉業半生然二十年落在帖括坑塹中辛壬之際畧有省入便爲一第則上所謂齊房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以口舌得官可笑矣而斤斤愛其敝帚享之千金其如鷄肋之謂何哉曰是已行之世者世亦曾獲而取之耶自秘無庸也遂檢當日石簣先師所批定及了凡開之霍林諸先生一二許可既於構肆洪弱生江上繆太質吳門陳我勅吾同社吳君聘諸君所評刻諸文稿一排出附以已意論次計爲文三十餘首贅附選刻之末或曰子苛于校選而寬於自擇何居曰意至而文生意固不數數至也震澤毗陵吾以待先輩諸家若余則非意至者以

供披揀未敢言竊比矣

孤山種梅敘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先山色於眼前緊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維昔孤山逸者曾于瀛嶼栽梅偃伏千株澹蕩寒嵐之月皎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煙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浮羅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開前堤之景色奈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序

八

暗香疎影幸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于海外勝已集乎山岩巖隙而長玉龍紛枝偃仰增潤清而棲白鳳布璽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連西泠猶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開春光亦將留山澤之雅今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筇掃酒致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景盡入包羅豈鶴

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想  
孤蹤策月下之驢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  
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於好亭  
云爾

讀書印序

自證錄者張子謚孔孟之語而記其所自得者也  
孔孟之語一特閉於註疏昇陸沉於帖括錯認扇  
作個人久矣且迷輪失指非扇亦非吾且未歎人  
非先尋自是孔孟一語直是性地透過如前在教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不得不發一脫於日便活活潑潑盡在人日用尋  
常錯把做孔孟話便落在語言窠臼裏吾今食息  
受用誰非這箇馬自會行何須鞭影須知聖賢替  
世人權立鞭影妙義盡在無名句中依此名句理  
會本等只解自己不解別人若解別人是從堯舜  
尋位育向達干覓舍生陋巷裏看櫻樂顏回朋朋  
上說焦勞禹稷總是驚驚繡出何預金針吾今只  
以本色話頭薦取自家本色面目以書作印吾性  
爲泥泥體其間印亦不執到得合着性命便領畧

至聖無言昔年喜看機關解處只小兒解事不解  
處更帶核連皮蹊徑既生真飽絕少嘗言代明之  
人聽聞粵間鄉語未辨音聲的確寧論寓意所存  
似此童習之書盡是家常說話無之非是看取公  
案上活局活機當下承當只向無絃琴自彈自唱  
婁江管先生曰如子所見與我相通遂述讀書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序

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重編文選序

祝篁溪先生習序

魏水洲先生集序

李于鱗先生詩集序

題劉太史懸輝軒稿

題孫叔倩百花鱗稿敘

顧涇陽先生當下釋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目錄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題蘇雲坡先生西征集序

雲間志畧序

維摩室選文引語

題王甥尹玉小試草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題陳生肅制菴序

閔雅小序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題葉以冲燕中稿

題讀書觴春社稿

題袁若思抱膝軒稿

題余司空疏草

雲間集序

題施仔吾四書義序

題陳常采進士傳是堂稿敘

奉賀俞母楊太夫人七表榮壽序

魏見泉榮終錄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沈氏孝節錄序

代

唐氏備志實錄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敘

題徐侍御兩按疏稿

奉賀莫母姚太孺人榮膺綸寵序

奉賀斗槎長兄八表榮壽序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敘

題六科程墨國雅補

纂疏

募仁壽寺疏

常安大師開滿建道場疏

題無味般若募卷

題我刹山僧募裝佛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募修法相寺并造白衣大士護諸童子像疏

題虛鑑上人募卷

附山中語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序

重編文選序

華亭張鶴世調新著

夫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爲一  
目之羅者無時得鳥也爲一方之觀者無能論世  
也故置衡尺於曠世莫辯於文章矣今夫觀古列  
人之圖畫者置之空壁而敬慕不生不見古人之  
真也古列人之遺文粲然竹帛豈徒牆壁之觀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故曰讀其書論其世見其面目於翰素之間斯亦  
可謂尚友也已文也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  
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擇之而惟所用之若夫  
泛泛若涉水游游若獵獸歷覽不精而權衡無法  
古人所以戒涉獵也文選者上綜周秦兩漢之盛  
下蒐晉魏齊梁之遺聚如列星聯如編珠六苑之  
深本而德音之叢藪也史記之前無史騷之前無  
騷南華之前無南華皆意所創也選以前未有選  
也亦意所創也馬遷莊騷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

譚自開戶牖昭明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  
羅琬琰於懷抱彙琳琅於毫端思獨照彌衡羣  
言明者定之如星經漢高者下之如水宗海借人  
糟粕標已神明故曰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斷  
亦與馬遷莊騷爭烈已馬新甫先生者研精軌道  
人也其言曰夫八音鄭衛韻以方異筆端寒暑即  
字知時故泉源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新乎如雲之  
後望豐屋知名家觀鴻文驗聖世也意結則章成  
矣聲發則文生矣時運則玄升迭錄代異而甘苦  
實曰堂初集卷之十二

受調矣惟至人滌除玄覽故近世之言不得編香  
三墳之末大朝之格不得列於咸陽東西京之終  
也於是次其世代以觀風尚凡諸疏注刪而不存  
披玄雲而揚大明舒竹帛而洞古今斯又非劉朝  
氏之書而新甫之書矣夫讀書者致微言綜羣籍  
但今升降自我慎勿品目由人譬如採玉此畦而  
彼畦猶之度材爾棟而我柱先生之讀文選也知  
精得神游乎衆觀之先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其中  
獨喻猶魯殿不能說其手雕朱不能傳其目也世

人讀之何以解此先生有史纂一書行世收其汗  
漫貫串網羅並撮白於衆狐食跡於千難茲集也  
又以寓之於古文章考其世而觀其人史以經之  
文以緯之吾知先生不朽在千古骨髓肌肉間矣  
丁巳春余往當湖訪劉侍御獻之因辱交於先生  
先生謂余史氏也其言可以信乃獲觀是編而叙  
焉

祝望溪先生集序

我朝人物盛而制度從簡樸其開國風氣寬大  
實曰堂初集卷之十二

而人多自立之慨故其文章皆澹然能暢言其理  
而不以摹擬彫飾爲工如劉升田宋學士王待制  
諸家是也嗣後東里平實長沙博大遂爲國朝  
文章正體夫菽米與飽而玄尊之餘味也多其饗  
海錯而侈醇飲哉余故嘗謂我朝自有文章得  
二百年風氣之正者此也獻吉仲默出而不肯道  
咸陽西京以下隻語雖其鎡鏗過於先章然即今  
逼真亦咸陽西京之文而豈我朝之文耶嗣後  
吳會歷下騁其思力或博而無歸或巧而多拾益



余其傷之夫一代風氣繫乎文章作者不能為主  
持風氣之人而強以前代之煨燼作 盛明之鼓  
吹何其無特操歟自余在館下思一攷先進撰述  
擇其寬博平實者輯而論之以存 國家文章之  
正同年祝民部孟型示余王父望溪公集余讀之  
簡而法澹而旨溫厚而嚴密質而澤於理盛矣哉  
先進之遺乎蓋望溪公當 康永二陵間去東里  
長沙未遠不惑亂於摹擬之陋而以作者自任其  
所得于開國之風氣者獨多余亟數其文爲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國朝之文也先輩作者以文章爲經國大業厚于  
自待而言必信於心無好奇之念而有特立之趣  
故文成而國家賴之後之作者欲遠步前代古人  
其意象耳目盡爲驅使肖之同於優孟不肯竟爲  
画蛇即其誇詡以爲逼真而吾且嗤其爲前人之  
臣僕此亦何關於國家盛衰之數哉余讀望溪集  
而滋感也望溪公筮仕至請老無日不娛于詩文  
其爲尚書禮部郎暨參藩閩浙晉粵大方伯所至  
輒有名節樹立交其名人而康寧輟物畢見于文

章詩以今民師所藏集數種寓漸稿其一也  
之自立不盡於文章於文章亦可以見矣讀其詩  
讀其書吾又論其世也

魏水洲先生集序

太常魏先生 肅皇朝爲名諫臣其時君臣最相  
信而進退之道又最奇吾又知聖人作用非常而  
窺君子事君之微也聖人之作用不於耳目知  
見而根於性靈君子之事其君也亦然故其賦不  
測而其相遇也獨知而不可以告人今夫人主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五

宜與臣下以所取而人臣不得觀上之所與以爲  
取也與臣下以所取雖好直之君不能諫下諫之  
臣觀上之所與而取之雖諫言極諫之臣而純白  
不信於人主此耳日知見之爲患歷千古未有能  
破除者也聖人之權在神明陽而抗之以陰吐之  
若不可犯也乃又嗟而茹之聖人純以性靈用而  
人不能知也聖人乃以我之不可知者而窮其臣  
之所安故純氣之守常信於雷霆而商賈之小忠  
技窮於明鏡由此言之臣主相遇之微政不可以

尋常論也先生以敢言中 上忌霆擊而垂折血  
肉淋漓獄即創未起矣乃輒召輒還已召且還輒  
又諫諫輒又甚已又再諫至於露章論永嘉不法  
事幾陷權相之口而 上已亟賜骸骨歸矣此其  
間獨知相信迄今吾輩臣子思之有堪慟哭而不  
能已者無論先生當日事也 肅皇之御其臣也  
以 聖性作用翕張驅使而當時觸之即糜者或  
其臣一時精氣所激未能流通透徹使然夫聖人  
如大鑪鍛鍊多而純金出聖人之寶其金也鑒其  
寶 一室初集 卷之十三 六  
鍛也而純金以鍛鑪爲造化故性地純白如魏先  
生者 肅皇轉展困若鍛其勁而予其宛乃魏先  
生之信於其君則又不莊語言意氣間矣孔子曰  
信而後諫夫必如此乃爲真信也嘗讀魏先生著  
述大約原本良知爲陽明先生指授弟子光明洞  
達根於一心而徹於天地萬物則魏先生性靈比  
用固至精微耳目知見可無倚著其徹於聰明睿  
智之聖人以此也斯道也其在古唐虞性之之世  
乎 聖人代作而臣子如先生者國家寧有幾人

以不能不三歎爾熊今公神阿之爲人也能於  
聲色之外超然而獨得者其刻先生之集夫亦真  
有其質焉敢述中之所得以叙之且以質今公其  
以我能讀先生之書否也

李于鱗先生詩集叙

在昔中原七子鼎推李于鱗先生弁洲最有喜然  
猶嘆東海泱泱大風也自當日弁洲稱其欲凌千  
古上之不屑建安大曆而或乃藉口病其不及格  
夫雲淵高下寧有定論余獨論其詩之情耳詩之  
寶 一室初集 卷之十二 七

情在言志而正思古來勞人怨女之風謠別湮湮  
而聽興替類皆觸事對景口無擇音音無擇律譬  
如風之過竅馬之鳴春小和大和於鳴造化落鶻  
岐驚鼓吹淒愴而已夫怒號不必效響于飄風前  
代之鴛鳴何必齊後代之鸞舌哉然則三百篇自  
爲三百篇建安大曆自爲建安大曆而于鱗先生  
獨自爲于鱗先生安所得云凌千古云不及格而  
雲淵高下其際也余故謂先生直以古格行自情  
而已弁洲書與先生言吾擬樂府無不合者

時離五言古歌行諸近體絕句俱敵而七言律獨  
過一等足下無神境我無凡境耳今讀其集七言  
律似未勝諸目蓋先生力能作古樂府擬古者也  
與歌行絕句皆古類無駢偶五言律雖有駢偶句  
短易修故皆足行其情而沒過古七言律好爲氣  
象語且句長優束似有屈情就法意焉然按以古  
嗣詩之意并足千古矣先生有况云胡寬營新豐  
雞犬皆能識其家夫即今逼真果新豐也歟哉此  
蓋先生謙詞也余獨尊之曰本朝李于鱗先生詩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八

侍御王公刻先生詩集成而問予序侍御愚鄉先  
進余亦慕古大風遂叙而論之如此

題劉太史蟋蟀軒稿

神仙中人食神仙字作神仙語此寧肯屈曲久遜  
人間世耶故曰道人骨寒以癯疾夫谷神玄牝蓋  
其不歟者固有在也吾年友祝陽先生居陳際  
上博學著書好讀夷堅齊諧諸怪事而喜冲舉修  
煉之術其形神類道而枯澹簡遠似絕粒之鶴宮  
其入金門蔡閣間咏歌咳吐同舍諸君子或齊聲

或楚聲或吳越越吟秦歌鳴鳴而先生獨藉門長  
嘯孤音振絕谷今聽之者飄飄有風露烟霞氣余  
嘗嘆謂先生他年興成大還共我坐泰山磐石上  
授長生真誥訣此際得無糠粃宰相耶政恐有物  
馬奪之不免在五濁世中理亂絲篋首向機杼也  
先生嘆曰鶴長鳬短可能郊郭侯小兒強相兼併  
耶食黃蘗粥曝背坐日中多乞靈造物幾春秋抑  
吾本分事余間問後着若何對曰唱道歌作俚語  
陶陶然鶴鳴猿啼差樂吾情而已是時諸君子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九

館下方以志氣功名交勸勉而余獨嘆先生爲遠  
人未幾先生歸詩文益富而形神日益癯乃冲舉  
修煉之好彌不衰也而竟脩然化去嗟乎世人那  
得知其故獨詩卷長留天地間耳今年春使濟上  
過里門得讀先生集而長君屬余序余方浮沉濁  
世中安能以凡夫語叙神仙抑道先生平日之雅  
尚而信其有仙骨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故叙之  
題孫叔倩百花嶼稿叙

蕪長公喜和淵明詩其弟子由俱其精深華妙直

與淵明比今讀其和篇只坡老本色語耳非不能  
肖政不必肖也秦漢辭賦不必盡合三百篇曹  
劉鮑謝不必盡秦漢歌謠也少陵而下抑可知已  
古之人得於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達之其  
達之也與委巷婦女同其口而不必與古作者同  
其解乃後人讀之者悠然穆然其旦暮遇之也所  
謂不能肖亦不必肖政肖其人耳山谷教人學書  
以質厚爲本夫書固有本非能筆筆肖古人也何  
獨于詩而不然吾同館孫稚繩氏出其家叔倩先

讀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十

生詩稿示余余讀之見其渾而嚴溫厚而不傷取  
類通而寄情遠慨曰此非叔倩之詩乃少陵之詩  
也已良久則曰我何其薄視叔倩歟言之自少陵  
者少陵而後陳矣叔倩烏乎肖之抑叔倩所自得  
者不必其肖少陵亦復安能不肖少陵叔倩爲人  
栗而寒感事憂國而不忘君其立朝正有樹立而  
伉慨負氣力不肯以筆墨老讀其詩老可以知叔  
倩矣子由言子瞻之出處進退可考也何必區區  
之跡同淵明獨論其詩與淵明比耳今叔倩處銓

衡乾法之地潤鴻美而寒太平岸似老叟辛若哉  
中時其名實本末行且超軼上之則又安得謂叔  
倩所得與少陵同也抑其渾密忠愛有相肖若則  
固書法所謂本耳夫人各有本各自肖焉少陵自  
肖少陵叔倩亦寧不自肖叔倩哉然則叔倩非少  
陵詩也亦稚子瞻不得和淵明也其以質稚繩雅  
繩當莫逆我言矣

顧涇陽先生當下釋序

涇陽先生懼世人習於議論流於蕩莽指悟頭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一一

了當認現成爲聖賢而弊不可返也遂作當下釋  
張鶴受而讀之曰妙矣哉孔孟之言當下也蔬水  
曲肱樂在其中有事而勿忘也勿助也夫即境了  
境即事了事有爲事境主者而刻刻常見焉故謂  
之真當下若夫悟頭了當是擊石有火擊已則銷  
汲漂爲泉汲已則枯未可以一擊一汲爲當下之  
全水火也夫火種不因擊而泉體不受汲一燈傳  
而千燈只傳者當下之光明耳一源導而千條只  
導者當下之充滿耳火種泉體在是故也故孟子

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亦當下也  
以乍見側隱爲當下而保四海更有克在也故吾  
嘗論人靡處不有當下靡刻不有當下開當下作  
亦當下得當下夫亦當下只於境上做得主起便  
是源頭關頭源頭撥得清正是關頭勘得過關頭  
勘得過纔是源頭撥得清若源頭一點不清只忙  
間順逆失得境上揀擇安排終落爲人窠臼非仲  
尼樂在其中孟氏勿忘勿助真境界也只此自可  
體取關頭矣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萬  
苦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一二

苦得來夫世人見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  
不思其千辛萬苦者作何辛苦也先生指源頭以  
顯物物具有之妙指關頭以示毫厘千里之微該  
二科之教以程學人設人已之辨以醒徇知總是  
欲人自性上豎起精神主張在我無終無始無大  
無小無忙閒順逆失得到處圓滿如水銀散珠如  
海水成川刻刻處處皆有當下不係悟門亦非議  
論飲水得冷食密得甘到手其發並無安排既到  
手後亦無歇手是則先生當下釋語盡妙惟說學

人各各信受於心既不作現成聖賢觀亦何在非  
當下聖賢矣

題懷野先生大學古本解

讀書以書本觀只解處亦義理配合耳若之聖賢  
以其所實得傳之於言其血脉次第只在人性命  
自得之中離吾所受用得力處而求之書本之言  
其失愈速吾嘗怪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  
之說其直捷指示令人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  
理訓詁遽經之傳之而私益其所未備余即不敢  
贊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三

謂宋儒爲善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  
屬有本領而章句頭緒縳離古本完而章句反覺  
其滲漏是以不免於補綴耳今即無論古本章句  
且以我所自可體認者言之吾人無常一身變化  
萬物只是箇昭昭靈靈知體不昧耳此正所謂明  
德只此明德明之於天下此即所謂格物所謂致  
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而知體在我而  
不在家即天下故曰物有本末脩身爲本知此本  
者爲知之至也知理與明德知本與知止只有名

色原無兩件以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即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知即格如燈照室如日中天萬物咸備止體如此故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煩磨拭須防塵染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於此試想人生除却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身沒有家國天下發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妙用若不依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十四

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惡兩字而下手脩齊治平段段都在好惡上體驗也細觀古人稱引如堯如湯以至文王緝熙衛武公恂慄總只是誠意總只是慎獨總只是自慊其其好惡盡明德知本關鍵在此而致知須從好惡動處理會此等功夫乃爲有實地有實用悟此可與讀古本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一朝扶其寶藏以示不佞顧不佞向沒溺于義理其何以莫逆先生之教訓

以爲私心所未安者質先生或於先生取古人之旨有當焉然先生得之於性命而吾輩猶不離書本觀恐是錢兒說黃金樣其敢望朱公數家寶也以先生命遂叙而質之

題蘓雲坡先生西征集叙

世之礙人者皆理也而事不礙理無事而執一理以求事事故理礙事有理理生於事而融於事故事不礙也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權有常物而鏡有專形手裁物不礙權鏡不礙形不先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十五

設故也吾笑理之爲物也其本不足困庸人而累宋乃反以病世之賢人非理故礙賢人賢人免於一理以求勝事耳是以多窮而殆夫惟融於理融于事事萬變理之生生亦萬變而吾以權鏡處乎其中煩不礙簡垢不礙淨精粗不礙神奇簿書刀記不礙性命活潑潑灑灑金俞常覺事之過我者無留跡而我之應事有餘閒斯非其事事無礙者哉夫雖舉而避毀折福而畏禍者庸人也擇善事而行之事不稱心而因勢擇善人而接之人不

如意而憤懣只此已在事物錯錯中其能體物乎此吾所謂理之礙賢人其窮而殆者耳雲坡先生西征集亦山水亦素臚種種對皆屬遊戲而于明心定性憂國濟時歷時不有靡處不然讀此知先生不礙理而融於事矣夫居何必窮谷深山簡何必杜門絕軌藏何必羊裘魚釣道何必兩最名山先生已從此覷破便久不作事物體錯中人吾願先生出可也處可也無以飄然二字爲金主屑可也先生書來與余商出處余因叙其集而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一六

歸之

### 雲間志畧序

淞故君子鄉其學士大夫皆佛中和之美而條數履之教外不苟同於當世而內亦不肯自傷其材表其樂道人善也如不及而聞人之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此固渾峯地氣結聚使然亦先輩教化薰蒸德美流傳者遠也何士抑先生以鄉祭酒事著書訓後每網羅里中故實或詢諸履躬父老或夜信世本野乘其於郡邑仕宦名大夫及里黨賢公

鄉高人韻士之德素人各爲傳緝勒成書偶一校讀先達眉宇如見且暮而又詳而有體質而不諛以傳史之才寓仁義長者之教噫先生之指遠矣夫夸夫憤激好訐中書曲士傳訛喜憑塗說使典聖零落郡邑無光若其標懿美於前聞邇風徽于往事傳其榜樣滌除末世之肺腸寫其神情開勸後人之面目今通人踴躍高山而儒夫亦濯磨孤往其厚人倫美風俗豈獨修一家言爲千秋美談已哉先生山居而胸次浩故詞格和高世而往量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一七

寬故蒐取廣郡史不作雅道誰陳鼓煽淳風在其筆下先生之爲人具此書矣吾嘗見海內朝士曰吾淞人爲不隨然亦信且迂之者半先生此志出而知吾淞人自立錄來更遠吾故不敢自遷爲迂而定曰淞爲君子鄉此非吾鄉人之言亦海內通達者之言也

### 維摩室選文引語

往在洪武中江右御史大夫嚴公以直言忤上旨點而論成晚歲過敕選鄉監使者行其部公族

見毡帽布袍而面文不除使者意輕之戲曰老年  
人犯何科條而辱刑餘至此公對曰老朽三十年  
前曾堯西臺蒙因獲罪 皇祖乃遭黜謫耳因指  
嘆曰當 皇祖天縱神聖羣臣立朝巨測鮮克今  
終只此黜文著面正未易得狗馬餘生獲此幸矣  
敢忘所報使者悚然曰公意云何曰訓定敦睦幸  
先子弟今里中多善人老臣歿且不朽乎使者俯  
首慚謝至今吳門先賢誌中載爲美譚余以上疏  
作 天子意因傳 內旨摘其奏對失慎追罷爲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十八

民是時同朝者皆顯臣名碩耆年先輩而追往論  
存爵奪五等孤臣以書生妄言蒙 上恩錫放之  
力田丁徭之間置之社飲祭酒之列平中深衣出  
棲谷飲飽食終日其何以報自惟蚤年奉 天子  
筆札橫經細旃之上造士橋門之席以文史師儒  
爲職事夫翼王敬正人心今學士一洗其謫淫邪  
適之習而明於聖賢大道之所歸以不失先王蓄  
材教士之意此放臣所謂以衰齡答 聖明也南  
宮牘三年一出文心日巧文局日變靈氣無盡解

獲故多新聲濫鴈躍冷間有少年喜新奇而薄  
雅趨詭異以競浮華效慕失真寢以濫放夫先資  
之道信心而言不敢以中之所疑者欺 君父獨  
見其是而守其所見不肯隨聲附和撝拾人餘富  
貴可剽而寸心難昧口吻可借而面目有真丈夫  
一心精白守誠深堅持立門牆異堪寄託明此大  
義乃爲至文起氣運之衰轉風教之軸其於裨益  
夫豈淺鮮維摩室居士示疾之地也問疾者復滿  
問菴者座滿延見弗及謝絕不能假此因緣廣爲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十九

宣示乃摘各房刻稿義取獨勝理必拔新得爽  
餘首爲諸弟子琅追披誦之四座風生羣賢意滿  
益文章之道無剿襲而性命與不鈎棘而微繩貫  
就中刪剔以詔羣蒙夫選味而進七箸則饑兒不  
傷於朵頤標影而定軌塗則盲眼不入於冥路今  
學士鮮微倖之心而 朝廷收真才之用其亦先  
輩所以教黨正而報 天子者乎夫居士丈室間  
不能爲八萬四千獅子座以坐諸君子其神通不  
及維摩遠甚幸有千餘篇可坐而誦也他日好事



者補西湖一段問疾公案其在癸平江湖初上繖  
菊試花口吟手批與松風竹簾相應和每讀至解  
頤處今病翁不覺矍然而起則有門人顧霖調氏  
錢孟玉氏稱爲上首云

題王甥尹玉小試草

少而濡色筆墨之氣浮而十指間冉冉雲烟若吐  
又多名人韻士爲曹偶推敲磨礪每出一紙五都  
之肆驚相傳寫郡國大夫宗匠盟府悅而珍之享  
以連城如捧穀壁斯亦所謂文章家卿子冠軍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二

然才不晚不成 不老不奇孫桓侯十六定江南  
會稽威名比於出匣太阿而大業竟歸破虜斯亦  
遲速成就之概已尹玉髫歲沈嘿遠志能力學而  
旋居高才生異等名鵲起詞苑購試騰躍於步  
武間奔雲絕塵即數舍馳驅常有千里一息之氣  
今日同游如仁趾永錫輩皆聯翩先路而尹玉尚  
從玄亭著書惟寂惟冥察其志似有孫仲謀開基  
作祖之意不屑屑急一售以了名人文士之局者  
世俗所詭爲少年勝場尹玉且欲超乘而上之傳

吾當日爲諸生文價頗貴然專氣定志又十年而  
就此雖不敢爲宅相榜樣然尹玉志氣頗相類願  
勉之務其遠且大者遂援筆題其試草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闢一室入窗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宮萬花谷也  
室之左構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幸  
地拓其宵次也樓供而壁達摩西來悟門得自十  
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栢子具  
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絕助我慧照楞嚴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二

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月忘標南華始覺諸  
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展也曉  
天氣未雜諷誦有得室中前檻設一几置先儒語  
錄古本四書白文几聖賢妙義不在註疏只索來  
已足語錄印證不拘窠臼尤得力也北牕置古簾  
漢韓蘄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  
閒架脉絡名家著作通當世之務者亦列數篇卷  
尾以資經濟西牕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  
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題不復限以程

課南隅古杯一茶一壺酒一瓶烹泉引滿浩浩乎  
備讀書之樂也

題陳生甫制義序

夫學焉而飛學龍而而技之神巧有絕不可知者  
然而天法之於人工遠也天馬之權奇血汗于脾  
耳齊於蹄即未就羈馮而稜稜有奔雲絕影之意  
此寧可以毛骨間論哉乃吾聞天者忌其全故西  
南方國馬大都皆缺耳犁鼻今其氣盛不至衝肺  
而風搏可以聞音聲蓋羈馮之不足而又損其天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二

以全其良故凡有天法者又當以人工錯也文章  
之道骨有貴賤氣有靈俗神有遠近此皆其人之  
天爲之吾能爲之相馬太華之削成骨也帝子降  
北渚而涉渺不可親靈也寒山一抹水光萬頃遠  
也備此可以登文章之席矣顧其合離正變如大  
將制旗鼓工師稟繩削即靈異絕倫之士不能不  
俯而就之破觚爲圓斲雕爲樸異寶而適於用政  
自不得不爾吾初讀生甫文稿然筆不能下再讀  
而神駿高逸之氣超羣絕世溢于楮墨其骨貴其

氣靈其神遠原其立意殆不肯道世人隻字生甫  
之天法全矣夫破耳毀鼻吾豈敢以此進生甫然  
生甫以天馬名神都當不厭棄人世之羈馮而御  
之以騰驤八極則吾當未量其所至生甫勉之生  
甫之尊人中丞公以其業來問余珍異而評定之  
并爲之語以志最也

國雅小叙

余浮湛筆墨幾半生廼尋爲筆墨吏如酒人之爲  
釀王糟丘以沒其齒山居卧病寂寞古廬不近車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二

馬之喧圖史粗供白日獨恨先世古文遺書零落  
殆盡每里社中子弟携近時制舉義來輒津津嚮  
之如逢楚車而口流涎也余亦自詫其爲癡絕更  
念先輩通人有聞於時者皆能以功德厚施里黨  
余水色書生耳腕粟救饑望腹幾何已乃先因顧  
惟胸中耿耿不謬述者是亦余之刀布菽粟也凡  
里社子弟通而問者不惜逸而揚扆之不能爲說  
語亦復不高語門戶以相賦興遂評輯午未刊式  
殊卷標其善者粗爲指示夫文如朝華日而新之

陳不更設也且靈心變化有常儀的乎哉必散散焉誰離誰合而按覆其已事余之癡乃益甚雖然聊以祭里社覆則亦徵其信者而告之夫東坡作酒經東坡故不喜飲也即依經而勉之藥之恐未必其聖要以酒中趣不外是矣如是第勿爲醒者傳可也吾樂與里社同糟魄之好遂刻而布之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道活物也與農言疇與工言器與賈人言什一與勇士言戰功與刀記之人言文法與文章之士言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二十四

詩書皆道也道之爲言路也通也有一事之不通有百物之不通有一處之不通即不得謂之道故言道者言其通也雖然泉之道也爲江爲河其源固涓涓耳穀種之入土也時至而氣通焉蕃熟變化而無窮也尋其源窮其種而可以言其無不通之妙矣古之聖人其救世也皆隨其人之本分而成就之其立教也亦指點其當人之身而不分別於人之外是以人皆曉其所固然而聖人之教行夫人之所固然乃道之源與體也義之盡也堯之

中也湯也桓也文之正也孔子言一而子思言獨孟子言幾希希於無可言中偶拈一字以爲標而其意欲人隨事隨物而各自得之人各自得則千言世而下數字皆可不言也陽明先生之言良知也拈其序也亦即義堯以來立教之義也隨事而示以良知隨境而指以良知隨人而喻以本分之良知此陽明先生之功大也良知活物也路路可道

人人可得故其教與古聖人同一光明肇陽先生之立教宗陽明者也其言曰國家制科以文章其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七

二十五

爲文章以註疏註疏義學也文章乃言也士或習吾不能湯也雖然有道存焉窮註疏之源義註疏皆性命矣得文章之理者即文章皆精微矣況註習於苟且功利而莫之教取焉精神才氣盡爲支離傳註所困得爲對偶聲律所宜理而不通聖賢立教之意不返之當身自指之良知者人謂之義砂炊飯先生證義什書就學人習見熟聞之言指點源頭以發揮陽明之教使人知註疏不屬義學文章不涉語言人人可自得處處可自通而

一時舉業之士如路雲霧披青天先生之功大矣夫先生道高而詣深其析理精實而見地朗徹廓乎萬物一體而與羣弟子日坐吟風弄月中故吾鄉良知一派自文貞公而後於先生今日爲特盛余非能聞道者然間受教於先生聆緒論焉向學先生微予序證義大令予數他家竇竊愧未能淺讀的證一錄而爽然見先生作證義大指遂序而論之以證先生也

題葉以冲燕中稿

寶書堂初集卷之十一

二十六

書畫家自得法後造妙入微筆墨徑絕比於禪門謂之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圖列神品然此皆深於法者能也看舞劍得草聖聞江聲得筆滿此其候難言哉古人之爲文章從法度入者如農有疇而工有規矩迨其習久而變思極而通得於心而疾應之於手腕則所謂前王爲律後王爲於二尺安在也夫不遊於法之外者筆墨之氣不實然而法稱聖矣吾未見無法而能言靈者也吾友葉以冲少以高才生選入太學與千雋南都選十

餘年覃思默解窮文章之變其文精能之至乃造平澹披却遊不變化百端蓋出之矩矱而遊于妙悟者吾謂以冲必第已而果上第也自吾居京師寡見賓客獨四方以文字來者輒津津喜爲發覆然大約託之筆墨不復見其人亦不復問其姓氏去冬余評定以冲文不知爲以冲也以冲取上第相見爲余道昔日事且詫余射覆之工夫若月之壁若日之赫輒其靈氣人人能見之亦何必余神以冲固有與余辨者倘亦書家墨禪國家神品得寶書堂初集卷之十一

二十七

題讀書舫春社稿

春社廿有六人人各文數篇雅衡頗奇成諸子志也刻成叙而論之當余入去花社時彥直年最少而司盟彥直吾弟傳也許太守絳齋師程課聖

中高才生則興推思曠而余與伯雨君歿子楚賢  
當旗鼓是時永之共我讀書海上氣韻殊雋而彥  
紘玄度超仲處永永錫繼起詞壇仁趾爲吾同社  
孝廉子篤志英英有異骨而孝廉弟子嗣服傳其  
學聲光雁行永叔十齡來受子繩削頗久其論文  
已有宿名君牙孝若開之弱齡而嚮學操文北海  
我者迄今二年監先故績學爲余同年水部子器  
其文行李尹則吾師宗伯先生幼子神駿絕倫元  
俊吾家駒思難齊舉吾友黃門雙玉也宗文能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三

古文有時名雅微有仲有家學而嚮往甚銳元光  
精進如苦行僧諸君子吾珍焉重焉自吾索弟永  
思齋不復接見賓客而以文來者屢錯於鼎雅不  
欲令其虛往輒瀹若坐譚爲稱引法度諸君子不  
鄙夷其言彌日不肯去余亦忘其疲乃余爲諸君  
子道裝時兩社事頗堪法程也當我初生時聞吾  
師宗伯先生與何上仰先生結一社文章德業相  
勸勉爲文寬博而無華海內效慕號爲松江體即  
吾會稽先生亦稱述也是時社凡二十人皆相次

取科第去止兩人未第耳往年去花一社戲以吳  
祠部伯玉爲宋襄公當時文藻相角如魚龍競渡  
猶不肯嘻笑放失而吾儕自若一公原推其神趣  
外余與祠部聯翩超計社中二十餘人第者亦不  
下十之八後來且未有已而一時海內亦崇尚吾  
於人文如介族之宗龜龍猗歟盛哉兩已事堪爲  
諸君子告也然其一種勸勉激發之意直可今  
古同調作榜樣耳吾嘗歎今人以數日拈一題數  
百言支離分析明一字謂不如此不奇名不爲展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三

相效慕經年類放迫於北枝乃作演場高譚絕  
激流微逐耳日雜亂寶礫爲珠以視家珍不啻  
聖然則名高之爲文章誤也意諸君有概於中而  
來問我幾吾何敢隱焉夫不報習見則不能是客  
明不休習則變化不生昔陸文龍公訓示曰深思  
於索爲伴之難煥悟疾苦爲出之幾盡衆衆兩已  
事其在文定公所言是也其諸君子才華氣力作  
倍吾輩先進者乎評者期求格尺而傳也以一  
沈名高之區今他區海內所惜構題請我幾演

載振也

題袁若思抱膝軒稿

月之色水之味風之聲花之氣有之不能言也不能言有之至也梅味不在酸鹽味不在鹹詩不在句釋不在傷其可言者皆非其至也得其不可言而斯至矣文章見之言者盡人能知之奇士之奇艷士之艷逸人之逸深人之奧簡人之通程格論局而吾能名焉雖然其妙不存也古人讀盡天下書胸中無一字若書千萬言口頭無一句何哉其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三十

亦有獨解而不傳之言者耶而神遇者自能知之甚矣知之難哉若思之抱膝而吟也十六首其寄言耳澹而長簡而多湛然而顯融深入而夷世書讀其文而悅焉夫十六首遂能知若思哉若思讀父書志氣在千秋萬歲稱不朽而爲人素襟獨費衫履不修飾埽庭不掃除澹澹穆穆與之語古今上下稱引文章風雅振活欲舞其一種神情若思不能言而自解吾亦不能言若思而能解若思然則吾其知若思也哉吾生平無他嗜好惟見天

下奇書交名人閱奇文章則神魂飛動若思昔年來稱師於我話三宿舞路不肯去今年春來見出所刻文十六首請曰吾師當有言也余曰我不解譽子文政不須譽吾與子共濯龜於水壺知其冷行花陣中知其香然子不能語我猶吾不能語子也不言至矣言之淺矣呼酒與飲快譚竟夕而別

題余司空疏草

乙卯秋仲余泛舟酌泉慧山下舟中無事檢讀余司空中宇先生疏其先後所陳五議十蠹及茂祥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三十一

瑞按邊報蕩平正直有古大臣風節吾嘗論肅雍豪杰之士據其才氣識力所至儘足砥中流而衡衆是若中立不倚世則或難其人蓋議量或有方隅而氣每決而不能平也中宇先生當楚和刻厲力行修舉名美而權尊而紛更操切佞諛之戒折萌芽而利未流夫言以微中而毒禍深楚相之切齒宜也今吐哺受者將業近梁魏二公矣及永山既謝亭傾池平孤化爲鵲擊聲濺奔而先生絕口往事憂深將來謂昔年大臣凡言路而言路數今

子信言路而言路遂不伸大臣鑒前車鑒  
後車以結天子而不受其專權之轍天子雅意  
言官不能持於大臣之陰陽而仍祇言者爲不  
足蓋其歲癸甲間者如此信此種流禍相沿至今  
即幸苟少更而鬱塞仍甚然後知中孚先生之見  
遠也今天子仁孝天倫愜適重大臣而未嘗棄絕  
言官業見其指矣舜仲繼中孚先生起爲名給事  
言言以乎中孚中立不倚四字夫惟不倚而天子  
信之大且不能操之此豈有口舌間哉余與舜仲  
兄弟也書其成事爲贈

雲間集序

卷之七

雲間集序

鄙大夫方侯來佐吾松單車囊書入署蕭然吏事  
之暇泊無他嗜而獨喜進高才生言文章乃高才  
生各以其文來受於大夫披導中卻終日無倦指  
示法度人各意滿於是輯所論定刻爲雲間集而  
問序於同年張子張子曰大夫之嘉惠吾雲間也  
其以名集也雲間非有文章然海內稱說東南  
文章擬口實雲間以余所聞先輩成弘間錢鶴

大家宜於詩格精於認題淡然無華而骨力有餘  
味豈非雲間文章所自來耶余久不見里社文及  
讀集中諸作抑何其盛而新也凡文章根於材而  
發於情材日變日盛而情日有日新今文必極其  
材之盛而修其情之新即權奇巧妙恣放橫從何  
所不能吾謂雲間今日當益有文章名也然竊有  
感焉味能爲鹹爲甘而不能淡材之於文也鹹甘  
之屬也淡則材無能爲矣燕酌之無筭爵也情溢  
乎然不若禮飲玄尊之有餘情焉大夫之嘉惠吾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雲間士也行將竭其材而束之極其情而裁之爾  
士旣已盛而新則不難收其餘以歸於淡夫大夫  
之文章具在也且亦身抗之鵠矣大夫名實未見  
伸於時而進退漠焉若忘立身銘刻飲水而絕無  
廉者之言與色此豈不身有其淡爲文章指示爾  
者耶今雲間士得大夫之濬而約其材情以就乎  
實必且直追成弘而下諸先進今海內稱說文章正  
始在雲間則大夫之嘉惠吾松者真不朽豈弟以  
茲集哉

題施仔子四書義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昔人持此論遂入画家三昧文章亦若是也大要得其意所在而已意之所在澹而旨約而多取句近而取境遠所謂文之天法政不在字字句句以求工也夫句字而工之即工矣譬象人之無情寧復有天法哉今人文章之陋大率坐此仔吾湛心於題理涵詠滢佚恍然見其面目肖題氣而出之文藻漠落滯不爲工於句字而今讀者可想其意之所有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四

蓋工之至焉者也仔吾名重當世世必有讀仔吾文而賞之者昔左太冲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千載而下如○河矣而沒溺於絲竹者何多也夫必胸中有山水焉而後能聽山水之音而賞之然則仔吾文政未易讀也

采進士傳是堂稿叙

曷爲傳是名各其所得也文惡乎得曰得于是是故可傳也夫文亦政也文之貌百奇平淺深之屬皆貌也是焉而奇平淺深傳矣政之貌百

競綵茹吐之屬皆貌也是焉而競綵茹吐傳矣故曰文亦政也萬事盡一是也雖然難言也前人已事成說冊子之所載記疏觀而網羅之前人冊子之是耳是不屬我名師友講論稱述古先達之遺言妙義今人入耳興起然師友先達之是耳是亦不屬我未也即物物而索之以巧心推敲之以苦力入黃淵而出蒼天是乎巧心苦力皆可思議之物也有岐路故卜度有窒礙故煩索其於達源信手者似隔一塵故曰是難言也往嘗驗之于文果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五

日塗抹舌乾不能吐一句而見真悟到不一瞬而疾書滿紙此際耳目心智能著力耶吾即未敢言政而竊謂政亦若此常采積學問而見本原爲文皆寫其性靈而無假借粉飾吾嘗見常采穆然澹然卓有所立而知常采文章所自得也傳是之名不虛耳夫信其是不亂於境了然於口與手而灑灑焉無夷險忙閒之間斷者是所稱一是而百態廢也吾讀常采文觀常采之政焉常采勉之矣常采與余同舉于鄉故余得讀常采文而叙之也



奉賀俞母楊太夫人七秩壽序

蓋吾少也賦性狹隘游書門是二老倚之  
楚楚徒倚語市門察其色寒可休也一老倚之  
俞憲新宇公有餉乎曰然問幾何曰一銀其一  
儒曰于君若何對曰如君言幾金也已各啖  
去則又回顧相語曰俞憲念故人而其夫人尤  
而好施時歲既迫暮矣余行心謹之夫守窮  
百萬自封而夫婦捫一錢輒不肯出諸袖斯何人  
哉能憐念窮故人而佐其饘一食之飽所謂施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不期豐誠富其急也故里中素稱俞俞憲公德美  
而歎楊夫人扶助有光云自余為諸生時里中有  
去花一社一時名雋皆索筆以往而彥直實司其  
盟長當是時彥直齒新而好延文章賓客余與令  
錢官諭雅文兄皆入社時諸君子筆墨之氣如紅  
捷者落筆千言頃刻風雨四壁走而沉深之家夜  
如寒蟬之抱露每會必焚膏繼晷焚火熒熒堂皇  
間置飲食酒漿中厨呼辦如流水僮僕奔走勞問  
不絕則太夫人躬滌器潔滌滌時其饑渴供事文

章客惟謹蓋迄今二十餘年而彥直志氣益發舒  
諸高才名人繼起者日益進而太夫人親賢勸學  
如一日也夫有子能文章慕義善交當世士而母  
夫人至脫簪釵紫無倦色此其期待志千秋而  
不朽豈徒三遷孟村中問生涯哉自俞入就館職  
吾女弟歸彥直之門得朝夕奉養太夫人而親其  
教蓋太夫人處家肅而畜衆慈先侍食憲公湯藥  
十餘年問視飲食多寡起居勞苦不為病而後乃  
靜處一室穆然快然寡慮損思不見喜怒之色持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十六

六齋供繡佛彥直故至性嗜嗜敬取食嚙土類  
子慕而太夫人撫之膝下如嬰兒蓋許家為同  
春臺壽域中絕煩惱而得清涼斯亦至大之所  
考德無疆者也夫靜德基恒開必載豫豫而歸  
微而節操於素風即入于歲春秋已森凡康  
問而寧復別稱引飄笙鶴歸龍故事以壽永  
人抑立業揚名彥直今日饒焉而瓜瓞益新  
孫子實介太夫人之景福蓋太夫人為關西之  
南溟水部公之女其慶深顯來蓋遠宜其佐俞

公爲循吏大儒爲鄉祭酒爲賢宮俎豆之名賢而  
開彥直以日升川至之德業也余故以此壽太夫  
人余老社長也悼史不能爲華言獨憶先後文社  
中舊事并稱引家人親串之詞遂叙而進觴于壽  
母之前介吾言者徐君九玉唐君季尹同春社諸  
君子也

魏見泉榮終錄序

曷言乎榮終榮其生之足以榮也生足以榮矣其  
榮於沒也美而傳古之君子不以世人之爵我譽  
我者榮也而世自以其爵貴之而又高之以其舉  
夫爵之而能繫人心之重名歸焉而王教因之以  
興起則斯人之榮在天下故曰斯民也三代所以  
直道而行也魏見泉先生當國家休明能受盡言  
之會嶽嶽立朝持引大義者三十餘年其忤于時  
者屢矣當事者困之以屢進進而先生澹然自處

不改其諤諤之初迨明歷中外晉少昇馮以憂喪  
海內望其風采幾旦暮佐太平而先生道途繁水  
之上詠歌譚道以老氏先生豈以世之爵我譽我  
榮者耶然吾讀先生碑及其志頌太息流涕之語  
見學士大夫所稱述先生者甚光美先生雖遠會  
落落乎然位九列起振至淳重矣而天子遣官  
操文祭之爲之塋其葬而錄其詞惟爵與舉何以  
獨歸先生夫當世良有藉於先生爾國家雖議論  
爭逐漸成藩籬門戶而清議一派默然在天地間

故人皆憚嚴饒而亦知勁節爲忠伐離羣而亦知特立不懼爲正蓋當世所歸歸先生者以此夫直道在人心若借先生之名爵樹之鼓焉於以剛繞指而利頑鈍先生之榮其不朽乎道冲太史哀慕之餘日輯其論祭碑文諸篇而刻之爲榮終錄夫先生之生足以榮矣而其後不朽者第在故錄乎抑斯錄也其美而傳之道與

沈氏孝節錄序

代

豪杰之才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自安其心婦人

寶川堂初集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女子之事一苟能自安其心則其才力與豪杰何異夫才非才力非力也信於中而不亂故才從容于其所固然而無迫促疑悔之患故力也邛之指舟威儀不選君子知其有所得矣人身萬患起乎選擇選擇起於不專一不專一者不安於心者也足以義窮於貞而節苦於獨黃鵠之二不庭南山之悲羅可遂謂女貞奇絕事哉則詩人言威儀義深遠矣人世所受者命所處者義也命不可勉強而義則有常是以信而安之以從容於蹇厄之一

既而行吾日用尋常之事迫吾事畢而吾心灑灑脫脫益可沒身而無憾古貞婦類見及此爾龍江沈公女三十而娶閱七年而卒既奉養其舅姑又時歸事龍江公舅姑子以婦而龍江公子以女噫孝道亦已勤矣當其承歡笑兩親間雖茹夫君隱痛而絕無愁嘆慘澹之色夫寧直以志養庶幾得於中而安之者吾聞其閨門自坊斬斬有禮凡所稱引動作必合古義可爲末世法則倘亦專一之性能引義命而力行其所固然與指舟之威儀于今見之抑吾因此更有感也天下事凡屬人世所固然盡尋常耳行婦人女子之所信無行豪杰之所疑古來豪杰之疑正以此不尋常悞之而信則閨秀女貞寂寞之行遂爲千古奇絕吁此孝節錄之所以傳也

唐氏備志實錄序

司馬遷良史也作世本紀斷姑自黃帝盡除鴻濛不雅馴之書以爲信於書徵於事迺可以訓世史之道也通都冠蓋之里稱郡望而爲族者多矣然

故老滅絕遺文放失昭穆遷徙之本末不著上世之功德不見父老無所訓定其子弟而子弟亦且偷墮而離其本始則天下安得有故家善俗哉載籍之繁重也如此陶唐氏之後曰唐李唐氏之後亦曰唐二氏皆以國姓也吾年友唐文季自稱系本李唐余未見其譜故未具論獨覽備志寶錄所載總幹公而下自宋寶祐迄今凡幾世其代有耆德顯人德業章著可考覽也總幹公以博洽精識領袖科名而教授公咏歌文學榮施此於更老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三十九

嘻亦偉矣若夫開天訪落正辭教民則白雲之德光興祖壯猷沉畧柔遠能邇則襄敏之烈在封疆名高學殖玉珮瓊裾則學士之業施館閣其他紀善之勝畧水部之治行柱史之直節司農之清風三刺史之惠和所詩人之高逸夫唐氏上世何多賢明君子也然唐氏世德繁盛簡冊若郡志宦業文苑名賢諸傳暨國朝五倫書事核而蹟章洛遠而寶光豈若世俗之所為撫拾附會故老遺文不經見者哉意唐氏其陶唐氏神明之後歟其本

始李唐或以其近而可信歟然吾謂唐氏亦何必李唐即總幹公而下亦足以徵世德源流之遠矣季文其綜而譜之傳之子孫後有覽遺事而興起者乎及白雲之樹德則可以長世效襄敏之綏靖則可以嗣國攷學士之文章則可以大業具三不朽者唐氏之孫子世世稱神明胤矣夫徵於遠不者徵於近之可以訓後而善其家也此備志錄之為唐氏史不朽也歟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叙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四一

吾嘗謂天下有治徵有亂徵有治而欲亂亂而獲治之徵士大夫修身事親而不近於名此治徵也士大夫好名高以危其身而憂其親此亂徵也夫小人焉處世名之內脫世名之外其天性以自棄天下人聞而悅之此亂而將治之徵也世道衰而名士出名士出而親心愛於是壯年事綱維而高堂稱壽域嗟乎以吾觀於世何其為名高者若寡也東漢范滂之母慰其子曰爾年未三十遂為李杜齊名既有令名豈得復慕滂考夫以李郭之名

且不免其身而況一時標榜虛聲至相其壽考以殉之而不悔何汝南風俗之沉於名久也豈其士大夫皆婦姑之見歟然則東漢之衰也固宜古之君子脩其身而養其氣晦其德而藏其用治則爲麟爲鳳以光顯太平亂則潛無躍惕無亢以全天倫而樂菽水故不急朝露之榮者不傷喬松之永不逐丘山之譽者不履風波之危繇此言之壽身之道事親之誼豪杰可不審哉吾又以悲東漢而下何衰世之士多也吾友徐君思曠弱冠負文章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四十一

名驚海內與余同游濟上非齊許先生之門其爲人學道而養氣博文而湛思居城北陋巷數椽蔽風雨而奉母孺人偃息其間足時毋吳孺人強食多福引養引恬壽屆七袞思曠捧觴踞而進曰廣也書生慙無以觴孺人也即觴焉孺人弗樂也抱幸孫焉孺人樂矣請以此觴歸人莞然曰噫兒以我爲汝南氏母肩胛者耶兒以文章受知於濟上許先生藉藉諸生間矣吾見兒落落焉穆穆焉不交公卿顯人不譚當世之事不戚窮不慕通布

疏有餘俱無矣謫爲榮貴燕母氏而結大年異日者遭盛世事明主載其寧靜作清明之羽儀守其澹泊宜雍熙之鼓吹視東京人物誰爲伯仲吾者矣願兒爲良臣毋爲忠臣使老人享太平毋使老人悲歲寒也兒觴具矣因舉思曠之觴思曠出而以告觴客觴客曰賢哉母也世道其有興矣余述其言爲記而屬思曠以質濟上許先生乞其言壽焉

題徐侍御兩按疏稿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四十二

天子神明之德光昭於天下其於進退朝士如鏡寫形而衡賦物也乃世稱守誠深堅之人勇過貴有豈非以其不植黨不營私隨職事足見功自勸閔閔嗶嗶爲天下大事可屬者耶是以能信君父而暴衆庶汲汲長孺拾遺漢庭不可一世每誕丞相弘爲曲學排御史大夫湯爲刀筆吏至於矯矯天子詔發河南渠以活饑民百萬抑何其卓學自如不懋不悚也迺天子不之罪必御衣冠見之而竟許爲社稷臣嗟乎君臣相知之難言哉夫士大

夫之得君而行其志也蓋必有本矣豈獨強項許  
當路要入以爲名高耶曩者孟麟立柱下嶽嶽獨  
行不欲爲雷同比周以誤國事朝士莫之喜也會  
孟麟論其鄉西南夷兵事有所引薦與當事措忤  
尋遷治兵秦隴以出之無何 朝命察其忠仍召  
入爲侍御史於是孟麟之節伸而品益重當是時  
天子方執三尺以誅責偏諛反側之輩而特舉賜  
環未有之曠典以旌不二心之臣孟麟之得君不  
可不爲盛遇吾因以知天下倚藉人而就功名者

讀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二

四十三

可以結一時之援不可以恆獨知不能恆獨知耶  
寧能對天下不能對天下其何以信君父哉夫君  
父至神聖也吾輩爲人臣子而樹私交背公義以  
幾一旦之高名而躁不應得之位不惜軍國重事  
不修本分職業執先入之見而忘其心之所安聘  
一時之紛紜而置其君之所急即強者生事弱者  
畏威朝廷亦何賴此輩而誅責九原亦安所悔吾  
乃知臣子患不盡心耳夫 明明天子日照月臨  
飲石沒羽何精誠之不遠微乎 天子孤立而天

下失太平之望臣子清夜亦宜自省孟麟按晉按  
漕疏牘具在其論事有本末而建自皆中當世之  
竅至於察吏除奸窮源殄弊興創便宜疏中所陳  
如藥代病而殺救饑也於今乃可以答 聖天子  
之恩遇稱社稷臣天下大事可屬者矣故爲之序  
而行之并告夫爲人臣者

奉賀莫母姚太孺人榮膺綸寵序

憶庚午間余讀書寧遠永之舍中時溍甫同儒人  
歸寧海上見其諸郎君玉立娟好蘭茁其芽而中  
讀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二

四十四

翰君公謨神檢開靜有鸞停鵲峙之勢則戲謂寧  
遠兄弟日將宰之似舅抑無忌似甥溍甫相顧大  
笑至今幾二十年矣中翰君弱冠成進士第列紫  
薇侍承明而溍甫以明經高第貢於 廷待試公  
車下會 新天子龍飛加恩賜朝臣得依品秩榮  
其父母中翰君既受命領又念溍甫有空羣冀北  
志雅弗樂裝冠帶獨太孺人荆布佐讀久勞苦幸  
先徵北堂一命爲光華 天子下詔若曰其無庸  
以爵級縻而父先昇寵於母孺人於是太孺人象

服冠拜舞受詔而涇甫仍襲儒衣冠向北闕叩  
頭謝臣洪東髮受書虞縣官錄今幸齒尚壯思策  
勵前途報 天子敢不惟力是視里之人榮之於  
時寧遠兄弟暨其嫗姪君錫虞佐章稱三觴而頌  
三美焉一觴曰美爵弗居而伏樞是圖黃金臺下  
其舍諸涇甫受之一觴曰相夫子靜而一哺諸雛  
慈而恒於德爲生相道爲貞煌煌龍章以嘉樂爾  
無成太孺人受之一觴曰如閔斯年以介親社如  
日斯升美業伊始先和而鳴樂爾父子則以觴申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四十五

翰君於 朝觴畢屬余記之余感涇甫當田歸寧  
舊事則進一大觴觴涇甫更介寧遠兄而觴太孺  
人申之以言曰儼於德其宇乃光燒於賢其子乃  
昌惟涇甫之宗廣博而溫克惟孺人之族濡柔而  
靜專二源同流中翰君鍾其祥焉夫立德以繩武  
也廣業以燕後也植節以潔身也實麗而報豐根  
久而果碩寧直王三錫命哉高堂輝煌宅相以光  
厥福未央哉余夙敦兩家世講而效善頌善禱之  
義行且次第爲涇甫太孺人修觴而致詞焉并以

爲寧遠兄弟他日稱觴券也

奉賀斗槎長兄八袞榮壽序

邵金吾祖之教也其子弟長貧而不患貧然詩書  
起家以來吾未敢信其爲貧也吾家顯榮自大司  
馬登進於朝受冠帶職事者迄於今未遷改焉大  
都實儉以爲德守謙以爲度車上不傷於鄉里而  
畝官不借於齊民當其門戶寒冷則父兄手一編  
憑三寸管課子弟讀書琅琅徹戶外間子弟拈一  
二會意語則阿翁爲引滿胡盧手厄相勞報曰吾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四十六

祖父當有代興者斯時也即百城樂不願與湯池  
量腹而受食度形而賦衣安見有錢緡度積而戚  
戚焉嘆不足哉迨其器賈知已門閥載新父兄以  
爲故吾家長物而子弟則悚然曰襲先人之衣冠  
當無墜先人之名德也駟馬高蓋其何異於款段  
鶴衣享千鍾列五鼎其何異於芻粟一飽於是服  
官稟其 朝常脩身錫其坊表不苟同於俗而不  
取戾於時小臣積爲大臣小用積爲大用視我列  
祖與有光輝爲父兄者影纓可分王公葛巾可舉

野老嘯歌終日門無雜賓花石圖書瀟瀟古屋呼  
尊命觴樂我友生開花萼之勝筵叙天倫之盛事  
則又切切寓書官下示其子弟曰徵祖父之靈其  
無墜祖父之業他日襲秩而遊稱名卿乎老人方  
引千秋觴而族之蓋吾上世安貧之教大抵如此  
斯德也斯樂也獨我兄斗槎先生饒有爾先生爲  
我言先生封公事如貞孝先生以御史大夫三品  
徜徉三益州堂磊塘公以叅知金魚夷猶新運濠  
水上風景不移典型如在而今先生以明經入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四十七

大廷兩教授州邑年屆八袞而以子工部屯田郎  
貴覃恩晉秩如其官至於生產荒於鵠謀而家  
亦不至大困精氣和王神簡安克時時弟輩並號  
麤茗樂其情話酣暢恬勝終自忘疲先生真天人  
哉此亦吾家詩書不著貧之教也以先生之德地  
田君富有之業他日名卿千秋之觴其介於先生  
未有艾哉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叙

余與爾音實並海而居余郡南金山鸛鷗沒海淵

則古海鹽舊縣地循而西詣山多浮海中乘蜃氣  
出沒其泰山一帶而海而鬼然者間有之耳而山  
亦不甚窅窈無巖棲嶺觀之趣獨海若浩淼奔湧  
堤高千尺遙望蓬島十洲恍惚有無一望無際怒  
濤雷驚徹於枕上朝日沐浴光怪萬狀漁子牧兒  
不能領其奇勝而通人慧士居其間者可以開眼  
目盪心胷拓其詠歌筆墨之氣若夫掩關却軌一  
室無塵庭絕餘喧入應通明藏書在架案無冗牘  
筆床楚楚楮墨惟良流覽會心信手拈句山花自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四十八

笑禽語相悅倦起行藥臨水望雲或開導引鵲或  
對客清話不聞兒女之聲不近糠粃之氣處則了  
心見性出則應世濟民斯亦八生一大快而千古  
豪杰其能領此者幾人也丈夫靈氣多從清虛來  
取勢於海取情於山然終日望溟渤而未曠大觀  
一生居幽谷而不具遠體要在我心能自得之爾  
音之師符九曰靜坐即是深山爾音即以扁其居  
名其所行之卷爾音曰居海上如太史公下龍門  
浮沉湘登空同南浮江淮以壯其文章之氣者不



必靜坐不必縱觀都是文章如是則爾音出處皆可不朽無論山居海觀總是爾音得力處矣吾作此說爲即山居轉一註脚也何如

題六科程墨園雅補

坐西樓花氣迎簾春光浮研日煮笋羹炊香稻飯欣然一飽無餘事偶爲兒子檢近科文數篇課其法度因憶未申間曾詮次歷科刊文并元卷爲國雅傳於世年來閣筆已六更制科矣爲理舊麓作墨汁數斗判筆批定積十日而六科諸卷粗得其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二

四九

可誦法者近二百篇奚奴好事傳流賈人戶外之發遂不可禁因笑余習懶成癖經年冊繫圖書不能了數卷今偶以岑寂課兒興會所至積歲帖括舊案旬日補之其於賈人不可謂非雨金而飛粟也昔東坡以禁馬貽李端叔而爲作券以高其價今書市中託余姓名索價者多矣漫書此以券之

募修東禪寺疏

廬山講師淨方上人開講吾郡三年轉大法華度無量衆師故寶筏自珍兼饒筆墨評唱不以世間

喜捨方便作行脚津梁城東有古禪寺爲青陽迎候之地樓臺日月浸曠而顛殿廡荒涼枯骸屯塞垣牆蕩莽幾同平野入門四顧蕭條滿目師一日過之悵然曰嘻是官師所以作始土膏敦相農今導陽和新物候者必於此佛法以佐王政之不及而今其荆榛暴露朽枯不治且春今爲生今積年匣骨委之風雨新新者豫陳陳者悲衆生競逐年華而了無惻怛將生機墜沉佛道衰墜良可伶惻於是捐已杖頭典盡衣鉢埋諸白骨各安其藏汎

寶日堂初集

八卷之十三

五十一

掃除芟別其堂皇精櫺支持寶閣具修開堂接濟規模施備乃有前殿兩楹剝蝕風日棟橈斃折訛訛訛淋漓師於是復弘法願鳩功度材告諸檀施請於當事羣石聚沙微於是材工事伊始後極得新旋乃行索書卷展轉一空力不副願施不募緣樂成之衆不可慮始於是飄然別園思尋舊隱作爲割記陳諸苦心寄於詩歌屢聲慈慈告辭同志刻日錫飛余以中秋後晦日適顏光祿園遇師於羅漢堂詢得其故太息謂之曰嗟乎此景物載新之

地也士女游焉而不知且破閣莊嚴交光綵網衲  
子事矣委佛髻於風露一二土著老兒習故常焉  
而師以方外登壇尊者發此弘願權喻衆心庶幾  
圓成標指華嚴師即無言誰不信其獨苦者且捨  
飾標慈與末標信施捨不計爭之匠石以標明滿  
即禮未滿爾年月以幾仗佛威光得衆歡喜何得  
星言風駕委之半塗師念吾言更有真實一義凡  
人所造蓋地蓋天不離當下一念此念種子既真  
時至氣行聽其成就即時境有礙但有魔境原無  
實曰堂初集八卷之十二 五十二

魔心信得此種即經百千劫此願非竟闕哉爾  
眼前金碧標影等事或師喚飽則入腹腹此理實  
有不可謂無直至以我飽腹喻衆盡飽者是信  
之解係出之係大師歡喜吾言再圖卓錫爰錄  
江余惟我輩西日爲人性靈則佛義無慈憫誰無  
個緣大師若慈若信實諸明深大信者信不求  
信人若有有當念真種隨時即應信者益生歡喜  
未信者同發菩提聚微成億施非金帛實同真如  
大師願滿大師無與活佛布施盡在下方聞我說

者定不至如前士女不知俗梵聽之漠漠痛癢不  
相涉也

常安大師開滿建道場疏

和尚一生脚不住水上浮萍波著水一朝打破靜  
坐開喚起大衆風波裏問如何是喚起大衆曰老  
僧自然一拈化五百僧衣時蚤已辦了也老僧坐  
缸關三年來却又理會得凡諸迷妄流轉一愛漢  
在病腦國王妻子頭目血肉腎諸財貨認成堅固  
種種難捨而此愛本從何受病心即是本愛即是  
實曰堂初集八卷之十二 五十二

風因風生波水不靜故我悲世間東奔西馳爾等  
此討身如轉輪了無休歇情緣搖搖轉生界量轉  
生慳吝衆生本來原如止水云何風波如如處  
云何堅執我今一身骨節血肉捨無可捨前臨流  
轉愛根所自起處如灰不火承已斷滅是爲老僧  
愛處自生喜捨以勸衆生一切喜捨圓滿道場願  
十八願作無量功德如人飲藥先除已病依此藥  
人人我病除只是一藥我今道場亦復如是一切  
皆識見者聞者如已施者如未施者皆發菩提心

作功德想以是因緣而行布施是以衆生止水心施是以藥王療法施同登佛土成就莊嚴如是功德莫可思議莫可比量是則衆生有佛因緣莫於老僧出關坐關有何干涉於時城南伺初居士迦常安大師此言而徹里中施者

題無味般若募卷

無盡師嘗持滄百日不近滋味而發願齋十莫入千僧董玄宰太史題其卷曰無味般若無盡既已窮乎玄酒希夷之妙矣而哀憫衆生鮮能知味也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五十二

廣齋萬千是非無味妙用也歟於是伺居士爲之疏以募諸好施

逢食便喫逢喫便飽盡大地衆生都有飽性識得此種布施即無一粒米功德已具須彌山聚矣况乎施食千家之鉢布金衆寶之山積而不留平而無碍但願衆飽我無餘粒請看受施衆主同在飯糲邊坐饑者不識是飯飽者入口便知是知不知只憑和尚一聲喚起無取無與無饑無飽同於因緣惟喜總是大地陽春到此和尚莫作十莫入千

願看雖謂無一粒米在人間世無一口飯在禪和子肚裏可也觀我說者宜各喜捨陶無瑕居士覽此笑曰確嘴生花悅目克滿其笑雨之果乎因相與大笑而書之

書畢無盡又請曰太史爲我佐募耳請爲貧道轉一真實飽語伺居士曰你只不須存十萬八千數目於胸中世間有數目者盡有爲法也若是無知之體不施之施無量無邊有何願心可期數目可算請無盡臨盡時莫掛一絲兒齊僧在念是謂飽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五十三

颺去矣無瑕說其言再命爲記

題義眉山僧募裝佛疏

合旃檀金屑而爲佛是名旃檀金屑不名爲佛大地衆生以旃檀施以金屑施種種願力作諸善因是名爲佛不名旃檀金屑何以故佛歸心故大地衆生無智無愚見莊嚴佛相則合掌頂禮聽梵伽音聲則南誦懺悔不作惡業顯是言之佛在大地衆生不在西方吾願大地衆生即此一點善根捐諸所愛無作貪慳各各喜捨以一念佛莊嚴種種

百千萬億徧滿十方盡在大地衆生歡喜因緣是  
則心佛無量故相佛亦無量幾何老僧布施勸導  
非爲法相莊嚴非以旃檀非以金屑而此旃檀金  
屑盡是表信鞭影衆生若能斷諸所愛一心頓悟  
心生法生是諸喜捨莊嚴處處是佛現身不待言  
佛在衆中如水行地中佛行世間隨地得水捨愛  
得佛所以募勸人人作佛不在人人莊嚴佛檀吾  
勸善男子善女人以旃檀金屑各莊嚴自己佛此  
諸善果與行脚僧無異只是老僧憑水魚鰓喚起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五十五

人間酣睡漢到得醒來我肩十尊佛却變爲我  
百千萬億佛也華亭側勸居士喜而題其單  
募造五百尊者疏  
有神機垂綫芒屨而過吾門者寡矣而貌堅氣  
能感其所新願也吾喜而問之對曰吾將以何方  
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爲我疏之予曰凡神通  
變化者凡眼所不可見也即其所爲神通通傳者  
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爲相莊嚴之爲金碧瓊  
瑤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畫提解渴即第二機

且不可言况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  
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飯五百羅漢  
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今吾口能說  
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  
布施者誰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者落矣乎凡  
五百羅漢離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今十方  
衆生莊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徧滿  
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異  
足五百羅漢耶子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羅漢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五十六

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則如何假借羅漢相  
也且吾一簑僧耳巷時而巷之人無不忻且應  
運捨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巷中人也在捨  
捨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過莊嚴  
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體佛者禮尊者今誰  
之今吾勸太衆以像布施實非以像而施要與衆  
生共於光景現滅中證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  
功德聚慈威二相盡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  
看得破泥胎粉碎令老僧行脚只替大衆自

神通大衆若真實信得各各莊嚴自己法相這是  
老僧第一機就凡眼上轉出法眼來也余作禮讚  
之曰貌子堅質聽子言神通矣持此以告大衆當  
今五百羅漢道場一時圓成也吾以其意爲之疏

募修法相寺并造白衣大士護諸童子像疏  
佛具神通隨根引度大衆領受各從信心長耳和  
尚爲古定光佛應身而壁南山下三十年被永明  
禪師點額而化獨其遺偈四句惜秘密不傳教人  
垂夜持受祈求男女若能一心堅固所求稱意如  
寶山堂初集卷之二 五十七

響應聲應大師謂其以愛滅愛默符永明宗旨蓋  
緣男女因愛結成衆生流於愛根若能攝愛佛偈  
一心清淨諸愛消損如人取寶海中得筏而渡衆  
寶在山恣其拾取而此恣取一念似飲滿腹豁然  
頓消以是筏喻爲偈補亡佛應衆生還流慈愛次  
宅焦中以此求息如消海尋珠珠仍在海身已沉  
沒永劫不得胡不還返求之四句偈中慈師老婆  
心切宣揚至此南高峰僧澗和大師舉似合掌頂  
禮以爲祈求男女正法藏到此點破足令長年放

光余效法祖古寺肇自來代至今一籠燈火半磬  
衆衆脫偶像拜歸仰如流而鼠竄若無佛懷幾幾  
古貌闕於陰房亂泉墮於壞道松風閒夢丹碧無  
輝四方版佈之流瞻仰悲涕今議修緝增飾發其  
光明長衍福澤於堂東極供白衣大士像并護諸  
童子像二尊無男祈男有男護男於歸持偈本持  
彌覺圓滿灑和上座弟子道玄持行清錫發大慈  
願爲衆生亂翻導師杖錫南來游募薦紳先生暨  
高才孝秀諸文人間度功而求裁取足辦量亦而  
寶山堂初集卷之二 五十八

募鏡約憑人信心所發同皈清淨廣生福願得  
歡喜須知此募本意願從長耳四句偈中因緣  
醒愛速勝然故下各各認取本來真彼等被  
玄來來一何道破如剖椰子脫種種盡露於  
諸杖頭供舉古佛以前來福一鉢六粒若從  
歡喜心生從信受四句偈偈消清淨心生起  
其則不遠我近宿雲棲塔下四披聽道未提鈴  
唱曰生來事大及早念佛不覺腦中驚起汗下以  
此因緣故知道玄此來爲我江南人作提鈔道人

也莫作渴睡漢以負佛恩

題虛鑑上人募卷

堯峯在吳門諸山中夫滄上幾三百里有湛川師說法其間余夙願將往參離物倚物之義每一作念堯峯在眼也古佛過去經百千劫須知凡人作念佛亦在眼何以故心佛現成故眾生執迷不見心佛但見古佛譬如欲向堯峯參湛師不知當念即在堯峯也所以大導師權將布施一路勸化人人見佛圓成人人作佛如但以功德因果實施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五二

實報開誘愚人還是鋪金撒米標影不開富貴寶就今愚人捨身捨財而果如須彌山聚猶提前塵碍境不豁迷雲何以故捨不見佛捨不感佛得師若能窮此捨所自起處呼喚透露現出靈根湛露塗巷愚人扣捨升勺絲毫盡是活佛布施眾生須知堯峯荒丘頑石轉眼化作叢林開堂接眾只給三百人食是道人天所供湛師安坐山中默默而至無爲而爲是種因緣豈非思議可得人間湛師開堂接眾如耳聞雷聞處便生敬仰遂生種種

喜捨方便此種布施是爲當念佛祖學眼堯峯決地陽春不開鑑公行脚若以行脚一鉢布施爲堯峯湛公不事鑑公不願衆生又須知你道報恩之人腰石舂米運水搬柴歷諸苦行只爲六時不當虛度吃着辜負光景衲子一衲一盂逢緣便住粗了自己未嘗接濟大眾宣揚法音所以行腳施權說指迷到得豁破衆迷捨捨愛信佛佛地放施大千圓滿處處報佛處處報師堯峯之教如是無量我說是已但願衆生各各信受堯峯佛者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五二

山中證錄

習字從羽從羽朱子云鳥數飛頭知羽而飛猶鴻之生空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本活潑與鳥俱飛與魚俱躍鳥不飛不悅魚不躍不悅人心不時

習不悅也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將  
恁麼事呈出來作証據曰要曉得害道在居食得  
道也在居食只是日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  
孜孜汲汲一刻不肯遲緩姑待則就此不求安寧  
求飽正是敏於事慎言就正亦都是敏事也不求  
安飽而敏於事其中幾微意有個內外賓主之辨  
在若以居食害道而着一毫滯泊意思便將箇滯  
泊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功夫便爲外爲賓爲  
賓曰堂初集卷之十二

自食自飽自居自安而吾泊然無心其間況時時  
刻刻是個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斷  
有事時學問此則爲內爲庄要從此處默然細動  
然惟親近有道自然參証得只如古人心心相印  
固不須論今人就箇有道親近他幾日見其舉動  
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件把吾事去質問他而  
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  
大事隨當印證隨處反照有道與我只此本體心  
解默契打成一片纔是敏事真學問好學真境界

也

或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曰深造自得此得同  
乎曰既曰自得寧有不同且道人生除却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有深造處耶即境都是學問見在都  
是隱微直從此際輕輕脫脫信得透用得着即壯  
神活方是深造方是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  
也把柄在我惟我所實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如何  
不自得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箇失  
來相對他連得亦非得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二

六十二

君子自得只在戒謹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行常  
健故無爲君子常惺故無事也

問達孝曰須知泉之始達達必有源故乎四海人  
只在源頭上撥得清便無所不達聖人之孝發源  
孩提與衆人一般只源頭清不清便有聖凡差別  
耳享祀廟祭都是硬殼子不是達孝命脉處其實  
一點命脉行乎其間會得此點收果飲水都是這  
箇市井塗人都可做箇武周故中庸把事吹如生  
事亡如存兩句點真源頭出來又說箇所以事帝

所以祀先明得此義人人可以治國豈不是箇放  
乎四海

問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何以分別曰舜都在性  
體上至武周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與天通  
真是無爲之體武周因性作儀便以有爲合無爲  
無爲者天體故曰大有爲合無爲不免在世界上  
做去故曰達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中流一舵仲尼迅雷風烈必  
變記得舵牢故大舜兢兢業業仲尼樂亦在中古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五十三

來聖人戰兢即自在在即戰兢會得此意便可  
有天下而不與入磨涅而不化是是人生第一得  
力學問也

問博學反約答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  
我本體用事如何不反約時博便時時約處處  
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許多方纔反約是商賈積  
聚一般不成箇學問吾輩當下了當須要從此體  
勘分明

或問千欲無言性天不可得而聞如何曰聖人實

是無言學人實是無聞無論聖人即如吾人日用  
光景相對神情相觸一得於心定是描画不得急  
起疾書已離所得本意十之六七矣蓋所得本意  
原不可以言語傳也言且不得况聞之耶

會上論師見見余曰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有以  
階席聖人明白指點出來只爲人不肯信受耳其  
實師見見階席原不在眼見不在眼故仍是師  
見做主聖人不通相他今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  
主方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六十四

問如何是先覺答曰只如齊宣王不忍一牛有許  
多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他知覺他  
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一句點破透曉  
滅這箇便是先覺覺後覺  
末世後覺之覺極難只緣習氣太重便覺不覺  
如齊宣王戚戚却又信不過呵王天下又費孟子  
許多言語只爲德興兵構怨誤了豈非習氣之誤  
人終身耶

先覺手段有絕巧妙處蓋性地原是活潑神化聖



乃至妙先覺先得之耳只知好貨好色好樂好勇  
便是病痛凡治病決用藥孟子却不用藥只借病  
治病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脉自武王酒誥來故  
孟子得程顥伊尹先覺之言蓋自道得力處也  
發政施仁制民恒育兩段是遠庖厨實事孟子只  
爲齊王鈍根一一點出幾於發揮無餘蓋既攻其  
病端又指點治病公案雖孟子好辯亦是世變人  
心不得不如此

好勇好貨好色俱可因病治病惟與甲兵一事直

寶田堂切要入卷之十三

六十五

當用仁字作藥餌攻之可見賊民之事非一而好  
兵必亡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目錄

卻金堂世本

本事

總傳

大宗系

小宗系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卻金堂世本

本事

張之先以弓正氏也曰黃帝之胤也張納碑言張本張星荒矣然攷氏譜黃帝次妃彤魚氏之女生子揮觀弧星而造弓矢取禽獸主祀弧星賜姓張氏張之以星氏或本此然弓正官氏也氏於官差近焉其神明之後以職事世者耶周卿氏有仲晉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大夫有侯有老張之裔著矣自後派遠而支分吾安用詳哉唐重氏族列張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京兆等四十三望張之出宰相凡十七人江左之張列於王謝顧陸間有十四望吾張氏之遷江左其未遷江左也吾莫定其誰望也族亦何必望哉然之有張凡二十餘族各有派不相附矣諸學之不明備也弓正而下吾安能知之吾所知者斷自知愚其可憑者自揚州而南渡若夫遠附而擇古之賢人望族而宗之吾實恥焉雖然伯庸

震均古高陽之苗裔也龍門父子重黎氏之後也姓以別生氏以別姓望以別氏姓之自始吾當詳明焉故邇張於弓正而曰黃帝之胤亦本其世之道也

### 世本總傳

吾張氏一世斷自如愚公然邈哉如愚公莫詳也其生歿失載而葬趾夷於其獨相傳先世爲揚州大柳張從宋建炎南渡遷焉藉於松錄南宋以來世莫可論也况大柳張之名吾何自攷哉如愚爲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黃冠當在勝國至元至正間生子可久是爲五世祖矣如愚之可攷者則以可久也娶李氏名永

張氏之居於松也凡三遷焉由郡城遷罌寶湖自罌寶湖遷城東龜蛇道院旁已遷卜築柳塘一曲爲世居也其始遷罌寶湖實自可久公可久公者如愚公子修玄業爲玄學提舉管視由科事初居郡之外南城巷攷志郡治南三百步舊有內南城外南城二巷城久廢不可攷獨此二巷以城名今在集賢坊南爲董潛街西街也可久公謹身尚義

治家有法家業稍隆盛矣而遭元末苗軍兇者之亂張九四遣兵來據其城城中廬舍燼焉乃徙居上海罌寶湖沒即葬其地也故曰徙罌寶湖來實自可久公攷罌寶湖在新涇南今俗訛爲櫻桃漚云可久公生至大戊申卒至正丁酉年五十五娶余氏名富一號太君生子七各分居獨仁靜仁清仁澤聞也而吾宗之派傳自仁清爲三世祖攷仁靜爲玄門直歲居松之東閭而三子世其業皆不著仁澤號雲山贅於上海顧以宣德庚戌卒而二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子士良無嗣士賢有子圭生永樂庚辰卒成化壬寅夫婦皆年八十餘葬澈涇北有六子琰琬琰琰琰琰琰琰然五子生葬莫詳也獨琬有子景祈景祥景祈止分男伯魚送終而景祥有三子欽鉞鉞然核其存沒無攷矣憶三十年前橋李一派爲孝廉自稱琰之後而按其譜琰在洪武給青由編戶乃考琰之生則在永樂癸卯是耶非耶第曰來自松何其名之近也琬之爲仁澤派也攷之先譜亦曰支派見存乃欽而後何皆無通歟或云欽生四子軒

帙載輕而其生年皆不詳今後有人奈何其不詳  
也曾記吾伯觀察時有一軼者自稱欽第三子是  
行止當九世耳而稱謂願居十世之列夫明世次  
別尊卑攷之宗籍將何居耶然以其世居打鐵橋  
亦自爲打鐵橋派居橋李者亦自爲橋李派云今  
所傳者獨仁清公一派耳

可久公第二子爲齊仁高士三世祖也名仁清官  
名仁義號一山紹先世之業善治符籙祈禳然道  
行精潔人敬事之矣從畧賓湖來卜東城河龜蛇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四

道院側居焉編戶於圖爲五十戶籍也張氏之居  
濠上自一山始一山常

高皇帝在位宣召郡國高年有德行者朝京師  
面賜晏勞諭以訓定鄉里郡推一山往則躬受  
德音還矣鄉人稱一山公以處事誠以感人稱詔  
者意焉娶林氏名妙清一山生至順庚午卒洪武  
甲戌年六十五林年八十三合塋龜蛇廟側龜蛇  
之塋生其穴者一山也生子璇爲樹塘公乃故老  
傳一山爲朱將軍召神事甚奇元之季世有朱將

軍者擁甲鎮海上自雄也時元政衰亂據重兵者  
草菅刈平人無禁將軍遂陰蓄不軌漸萌芽矣獨  
躊躇天命所嚮未發也私曰盍聽諸神乎松故多  
巫尸之屬比扶鸞跳神率皆鬼其說以道吉凶先  
事蠱村夫野人而徵其酒食將軍召而問之期以  
致神神竟弗至也將軍怒皆繫之聞郡城有仁義  
張公者修行善符籙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兩郎中  
乘官舫趣府致之郎中俗呼將軍所役名也府乃  
強仁義公往公遂往倩設醮人滿香火者與俱并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五

兩郎中渡浦矣中途至葉謝鎮謂二使曰將軍召  
我問將乎曰然曰問將須先禳問所須曰朱砂筆  
札性醴也使者如其言遂設案陳祭焚符檄禳神  
於舟中抵暮入轅門門之士皆甲燈火焚焚類白  
晝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  
蓋將軍素嫺事其神以暗覲非望云乃命近侍飲  
公酒而所設筆札酒菓召將之儀粗具將軍出而  
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當是時將軍  
既陰移其指不洩而間雜他事以試其奇中乃片

絕出諸袖引燭焚於爐遂命公召將矣公置香盤  
神前今二人扶木鸞焚符咒畢頃之鸞運如疾風  
兩扶者不能支而鸞亦裂將軍亟命工繕鸞公呼  
曰神至矣繕弗及也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  
軍曰無須人我當神耳出其手覆爐上魁雄黥黑  
汗毛長寸許須臾手動筋節縮聚將軍亟欲易之  
公曰神馮焉未可易也而將軍亦已神魂駭亂後  
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賊而徵反耶赤而族毋妄  
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病某達魯花赤崇之亟齋薦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六

軍既心異張把失有符術能致神而又惶恐聽神  
言中其隱事欲以明日證驗之乃留公設醮度達  
魯花赤以遲其歸公偶出散步見大屋數間列戟  
後類牲牢氣色慘惡因數十輩號而額曰師活我  
師活我問之則所謂扶鸞跳神之屬也曰我輩誰  
鄉民鬪口食耳安能召神而乃責我召神召而不  
至繫焉或矣頂踵皆在師也公許之乃白於將軍  
曰此輩鋪啜瑣人而安能乞靈於神幸將軍赦之  
將軍曰吾固知此屬不能靈也無奈其脅脅馮身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七

可避也又一行曰而妻妊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  
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  
胡同知取汝消級可贈免泉傍觀者皆愕視吐舌  
擲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顧為遜語曰神  
寬我我寧妄念至此哉良久乃曰嗟手當我引兵  
征勦時所至廬舍士女望風竄矣獨一人隱於池  
塘巖石間射而燈之或云此達魯花赤也誤耳奈  
何崇哉獨妄之姪不言而且趨起曰胡同知取我  
願耶我先取同知頭於是置酒待公宿當提時將

狐祥神叢指禍福婦良民為奸利吾當盡付之海  
若耳公拜懇再四將軍色稍和乃曰吾為張把失  
解網於是數十輩皆鼠竄去幸得生矣是日既齋  
薦達魯花赤夫人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夫人生子  
下漏一刻則鏡鉦鼓吹從東方來劍戟排列前導  
喧聲震四野公從別室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前  
又一人騎踵而後各手一盤盤中卻一劍一而各  
以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結衣策馬入矣少間  
止聞堂中樂作宴飲懽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

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劍也而後一盤則白銀二大錠以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噴噴奇曰神前知事皆有驗而將軍晏駕張把失禮爲上客強留十日飲公懇求還遂贈厚幣仍遣兩郎中送之歸公歸而詣扶鸞跳神因彙得生還者皆持酒菓來謝曰非張公神術高我曹寧冀活也十世孫史官誦曰余讀南村輟耕錄載苗軍完者之亂吾松幾空城市焉五兵之禍烈矣哉今朱將軍逞海上其毒豈在完者下仁義公託於符呪今奸雄魄喪亂萌塞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八

絕神道設教厥功賴不偉哉吾攷家乘大司馬公紀其事言父貞孝先生嘗以此語人曰事雖虛無然百萬生靈安堵非細矣其後朱亦善終子孫至大司馬時尚存

四世而柳塘公卜築龜蛇道院之南環河爲帶名其處爲柳塘一曲因自號柳塘也柳塘名號字本中法名道和號冲妙守正凝和法師世其先業工修煉之術爲人僞儻尚氣節諸名人皆樂與之游當國初時懷道宗玄之士率依於鴻衣羽裳以遂

高尚乃當事亦往往物色其名行喜殊異徵用之永樂壬辰禮部檄航海往西洋葛榜刺等國按星槎勝覽載

太宗皇帝七年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樓船四十八號往海外西南夷諸國開讀賞賜宣示中朝威德聘海內有道行方術伎能之士與俱圖其島嶼形勢採記風壤物產草木氣候之變又十三年遣少監侯顯等使葛榜刺國宣詔書賜其國王王妃頭目以下榜塘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九

公之受徵往其是時也葛榜刺國爲西印度之地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一名察的可灣官船停焉柳塘公以病卒於其地官殿內葬其東門之左隅諸傳十年開讀同少監楊敏往徵不同然航海歲月頗久又中貴人孝使者非止一二輩則固無妨考信也柳塘公居常每囑曰吾子孫當今業儒爲諸生故今子孫皆業儒爲諸生云柳塘卒海外而葬其國鳳凰山左翼一太監指其地曰當今後世代有文人故後人應事應曰一派春從海上來

蓋指此矣柳塘公生至正己亥卒永樂癸巳年五十五娶陳氏名妙善先柳塘一年生後柳塘三年卒年五十九葬祖塋昭穴合衣冠墓焉子原璧是爲清逸散人

清逸公以孫尚書貴贈刑部尚書然其道號則凝靜志道法師也名原璧字廷拱法名慶祥初得野鶴先生祈禱秘訣後領嗣龍虎山符法清徒衆受牒爲仙鶴觀主觀地故置雅意弗樂也乃與東隱道人徐宗盛棲迹龜蛇道院後竟謝其徒歸樂林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十

泉依子孫祿養焉豫章盧御史篋志畧曰公性至孝立心公直重義而疎財親族歟不能葬者輒爲購給其遺孤孱無托者憐而教之成人蓋有隱德積行矣堂名三益名賢多咏歌之嘗書古人在心操行勤學務本之言於寢室以自警且以訓後人之爲宦者其德清行高終始不二真古考德君子也盧公又爲之銘曰坦平方寸夷地可耕裕手經史良田可營至今子孫幾三百年其以是爲樂地良田也已清逸公生洪武丙寅沒正統丁卯年

六十有一娶岳氏名慕貞年六十有二長子璠次理理讀詩習禮能詩歌譜稱純毅有操執處事不苟贊於徐卒無子

吾宗之鼻祖則定自靜庵府君大司馬孝廉二派所從出也其以科名顯亦自靜庵府君始然府君積行誼至高施於里耆長老言當歲大飢里閭中於疫戶相枕也病者多困藉席不能起府君每晨出輒置壺漿竿頭惟入病者戶餉之床又爲齊其湯飲以療病憐愈濠上數百家皆曰張公活我府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十一

君爲人善施而廉潔不苟取與當大司馬按察江右時安福令以覓繫獄大司馬雪而出之今具三百金屬其鄉人爲封君壽府君笑曰今即無罪雪之法固當豈任爲若德若其縱舍令其倖逃三尺而市爲恩吾且愧焉敢當此暮夜投哉固辭去弗受故至今尚以卻金扁其堂也二事一聞於父老一載之郡志而誌皆不詳府君諱璠字端玉靜庵其號沒而門人私謚爲貞孝先生宣德壬子薦於鄉明年以中乙榜授山東登州府黃縣學訓導滿

九載陞淮王府伴讀尋遷紀善會父母喪去再起復而大司馬以監察御史考滿例當封于是自陳棄職受御史封後累封至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也常自題曰辭職就封林下老人之子府君性至孝居喪哭奠哀毀故名其居曰終慕堂後乃又扁曰卻金堂云生天順甲申卒成化辛卯年六十八配吳氏名淑貞累封太夫人合葬龜蛇廟側祖塋子三長大司馬公鑒爲東派祖次鑒次即孝廉公鑒爲西派祖也鑒早卒不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十二

大宗系

繇貞孝先生而下長子爲大司馬莊懿公次子爲孝廉臨芳府君當貞孝公依濠上舊廬而居漸貴盛矣乃大司馬營其東臨芳公營其西並署門閭也繇是有東西二派矣莊懿公諱懿字廷器號簡庵年十九領正統辛酉鄉薦戊辰登進士累官至資德大夫參贊機務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諡莊懿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志曰公在正統末舉進士初命爲監察御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十三

北虜內寇舉 勅往畿輔河南山東清理馬政密雲謠言有不軌者公受密命往察且撫定之出按宣大有都御史子犯法公按其罪并劾其大罷之以宣府將佐多冗請分守獨石諸邊繼巡臨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散再命爲江西按察司副使風裁肅清史不敢欺三命爲按察使有贛州賊作亂公預捕獲功 賜金幣四命爲陝西布政使督運邊餉用不告乏五命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皆土築始堯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



七命爲左侍郎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公往勘  
皆得實八命爲尚書法意平恕侍 經筵讀進士  
卷 賜酒銀指錄會 朝廷遣中貴人歸因公與  
之察情可矜疑者奏釋若干人賜指錄羊酒九命  
加 太子太保以母喪去服闋

孝廟御極卽其家起之改南京參贊機務秩如故  
公以根本重地治尚簡靜兵民悅服蓋自筮仕以  
來歷三朝四十有六年更十 命年七十一而卒  
其始所樹立施按舉克自遂而終以厚重持之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前

弛不折老而不變可謂難矣公長髯偉幹襟量爽  
坦與人謙讓不事矯飾不以富貴加人人以是稱  
之生天順癸卯卒弘治癸丑六世從孫鶴曰以志  
所傳莊懿公立朝甚著然其寬仁有大度蓋天性  
也公初爲御史按行都干旄邁酒市市標櫻其冠  
冠墜焉公色弗動徐命拾冠看之而去諸長吏惶  
恐禁賣酒家侍戟門也公見之第諭曰自後昂而  
標無妨市者遣之出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  
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

給之曰而卽能且奪取尙書藤不能不辨謂兩臺  
於酒少年 踰當前導擊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  
酒既醒視之則尙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  
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惶傳呼尙書來則雙藤缺  
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遺之二事載何翰  
林叢說中爲刑部尙書有獄事須急報夜生秉燭  
趣吏治文書遲早朝奏也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公公曰悞耳趣再書  
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矣載沈荃湖螢照錄又漫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五

上父老嘗言隣人汪姓事莊懿莊簡二公皆可連  
也莊簡爲南張尙書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  
以大跡兩尙書憫焉曰無令吾里有貴而孫者  
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尙書德甚厚操豚蹄酒菓爲  
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尙書令  
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南張尙書介絕交際蓋  
先以性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  
有貧而孫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  
公曰爲邑賦從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

饒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白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南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鄉人也吾事皆志中不載然以此知莊懿公積德源流遠矣莊懿公配衛氏名壽真封夫人令葬龍塘車墩主穴二子景昱是爲東派也昱未婚早卒聘趙氏貞節載闕儀志中景爲長子則疑觴公也

疑觴公字仲服以胄子讀書成均然恬退不樂仕進矣未 詔例授福寧州判官而歸當莊懿公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七

刑部尚書時母吳太夫人年八十餘家居於晨曉上食視寢廬起居惟謹又善取其僮僕薪薪不墮家聲也生正統甲子卒弘治乙未年五十六配顧氏繼配盧氏而盧氏生子爰側室張氏生子遊監長子爰嫡子也然及家中落棄其世居而林墓以沒焉竟無子今之一派則豈裔也爲鶴沙公  
鶴沙公字啓雲以任子初仕都察院檢校遷照磨後除嫡母盧服改刑部再遷大名府通判爲人廉朴儒素而廉潔有守判大名時黃河決歲修堤費

金錢百萬有司或手其贏潤焉公一銀必籍弗染也其去官則以中貴人當 世廟符承天中貴人怙寵靈橫索奴視諸州郡吏公嘆曰吾豈戀升斗爲先人羞卒逢其怒誣以缺上供下御史幾陷不測遂飄然致其事焉恬仕進守官職所謂不愧莊懿聞孫者也生成化戊戌卒嘉靖癸亥年六十八而四子朝封朝桂朝雋朝奎雋早喪女四適徐文貞公其三也別見於歸志中

疑塘公字繩武鶴沙長子自疑觴兩世起胄子儒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七

業稍遷矣嘉塘公憤發讀書爲邑諸生即有名諸生間當是時聶貞襄公今華亭試士首擢少師徐文貞公公次第二並加器重也公少有外大父朱尚書家習賞侈矣顧謝絕華靡持檢素敦尚儒行迄能訓定子孫有坊表焉公爲人孝友慈受有大節父鶴沙判大名會 世廟南幸訛傳大名判以缺上供逮繫公亟往省夜宿黃河口水暴至幾溺焉同來者翼之出公謝曰我爲親來滅無恨不忍更累若也未幾水退俱免既屢試不第以仲子兵

部員外郎滿考就封如其官再遷湖廣布政司參議則又晉封參議橫金帶矣華亭自入國朝來由地恩服金緋者自周方伯而下僅三人而張氏自封都御史貞孝先生暨公兩膺焉里中修爲盛事然公高年恭讓不伐郡邑延爲鄉飲祭酒強一往後絕軌跡城市巾褐徒步田野間也長老徒往稱貞孝公封都御史時築蔬圃養魚會耆莫樂太平不交官府至公而風調宛然蓋吾張氏之處貴盛澹如其來舊矣生弘治己未卒萬曆己卯年八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七

十一配王恭人年七十八四子長震伯爲潭泉公次仲謙爲觀察受所公次觀叔爲冲玄公次季履爲少塘公太保陸文定公志曰予自知學聞郡中稱兩張公莊簡方介而莊懿博大校其後莊懿子孫多蕃衍云乃今觀於磊塘金諸子若孫皆長厚彬彬起文學未艾稱盛德者必昌後以予考論公家世有明徵哉有明徵哉

磊塘公大宗長派也自磊塘出凡四支而其第寶南公長子仲順爲兩懷公次子仲升爲玄朗公

支矣又其季弟錫維公三子仲晉仲豫仲恒而仲豫爲庠生天亦二支焉東派鶴沙金而後分允支也盛矣然當時稱滿儂高韻喜賓客善詩酒則有寶南公父子寶南公字繩芳少游太學已家居貧性孝友養父母終歲必備每誕辰上壽治供具飲諸觴者留連日夜觴者嘖嘖歎公能爲高堂歡不知其質衣貸隣家錢多也或親朋過從輒沽酒具鷄黍陶然暢洽然視其厨已連日無烟火矣公既安貧而人亦不知公之貧動引繩墨介然存守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七

比卒而屢空如故也徐文貞公銘之曰長春善於貧飲服有伴後人生正德丁卯卒嘉靖甲子年五十八矣配何氏別見關儀志中後公廿三年而卒長子兩懷公字士正爲人修髯白首凝重挺秀先是補諸生入太學以父喪罷業歲儲名酒百石日引客高飲客醉去公神檢益勝明日客至則哭忻忻迎也所居廣處修竹結構精雅圖書滿案當是時論名人皆雅愛慕公風流如何孔目元朗朱山人邦憲表比部履善孫漢陽允執其家學廷椿

與公爲白首交，觴咏惟適，襟韻穆然。所謂有陳仲  
援俗之標者也。陳君公繼儒謂之曰：『佛不必禮，金  
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  
必累五岳之嶺而坐嘯者，有城南之修竹、古廬，文  
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  
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  
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  
其爲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父老曰：『  
賓南公之後，有兩懷亦猶王氏之逸，少有豹奴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二十

生嘉靖戊子年，萬曆丙戌年五十九，子丑，大重，  
良貴，重冠，重亮，重九，而亮早卒，重元，字長卿，號五  
柳，爲武學生，修錫多雅，頗有文，年四十亦卒，有  
一子方啓，良貴初名龍光，字君射，號滄螺，青澗，增  
廣生子二，方俊，方傑，重冠守孝，前號端所，亦卒。  
重九字明之，號思雨，子二，方傳，方賢，方賢爲新  
庵詞玄朗，公字士南，爲諸生，入太學，亦以酒德自  
樂，與兄兩懷，公友愛，雖手居小飲，非兄弟造，膝不  
僵也。襟韻冲漠，有至性，一時人稱爲張氏，稽阮，年

七十一卒。子重熙，字釋春，郡庠增廣生，性善飲，能  
爲古文，詞晚年家漸落，賣文以自給。年六十一  
卒，竟無子，以從弟思雨子方賢嗣。今賓南公之後  
存四支也。

涇泉公字士龍，磊塘長子也。磊塘既力學，情發則  
延秦先生訓諸子，是時公文學獨進，年二十八始  
補郡庠生，然試輒奇矣。既兩子試諸生，高等則謝  
去，舊業爲人外峭直，而內寬和，議論引繩墨不少。  
假借家雖貧，不後於親弟，雖貴不改其素。宗黨咸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三十

敬憚之。公既修磊塘公之業，而訓其子孫至今，讀  
書守家業，無怙侈之習者，自公父子貽之也。晚節  
值觀察家居，諸兄弟流連笑飲，二十年何翰林叢  
說載公與觀察公兄弟六人出，必同載飲，必同席。  
時園名花必同游賞，凡祭吊或喪，必同赴，即觀察  
公亦白衣練巾，雜諸昆闕，未嘗以命服軒車徇往。  
蓋風俗之厚如此。自公兄弟而賢，吾松天倫樂事  
可多見哉。公生正德戊寅，卒萬曆庚寅，年七十三。  
配李氏，年八十餘卒。子五，重登，重任，重旦，重玉，重

宜重登字于善號斗城邑庠增廣生爲人有操執  
居常稱引法度教子弟有父風而理家節書無華  
侈蓋古長者典型也生嘉靖辛丑卒萬曆癸丑年  
七十三子二方著邦翼皆早卒而方著之子汝邴  
爲大宗之嫡長邦翼之子汝資汝資汝資爲上海  
庠生重任字于覺號斗樵以貢授高郵州訓導再  
遷宿松教諭有三子方宏邑庠生早卒方延府庠  
生方建中乙卯科鄉試 重旦字于養號思庵邑  
庠生四子方子庠生方東方新方永 重至字于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三

復號斗陽國子生選餘干縣縣丞子三方澄方洽  
方溥 重宣字于德號斗樵庠生年三十八卒而  
方新爲之嗣

自莊懿縣芳而下五世爲觀察水部兩公兄弟也  
觀察中嘉靖丙午科鄉試水部魁乙卯先後十年  
而同登已未丁士美榜進士又同二甲高第也由  
是城濠東西兩舊廬並華盛矣而當是時徐文貞  
公當國事觀察親姑爲文貞夫人會朝見兩公出  
班次揖文貞則分宜見而稱賀焉謂一時盛事也

然水部公落落負奇節而觀察溫克蘊藉可近文  
貞兩賢之當觀察初仕爲兵部職方郎遷武庫居  
七年大司馬楊襄毅爲文貞言武庫郎賢且積資  
久宜置津要地文貞以語公公不應謂兩粵人春  
秋高顯得補外便省視也遂奏議楚藩矣當文貞  
既罷相屬新鄭頗修故郡根株其親黨公以入覲  
偕一鄉人同是新鄭迎而問曰兩君與徐公戚乎  
鄉人趙趙諱非是而公曰徐公夫人家姑也新鄭  
改容謝公曰張先生真古君子徐公在事何久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三

聞公名即江陵爲文貞門人當公謁選與江陵同  
邸舍握手甚懽然公督餉至京師江陵友揭兩書  
柄公落落無私款以去太原王次肅公謂邇來政  
府宥密吁咈之地幾成千古戰場而公以善處  
亭新鄭江陵諸公間立朝標格係 兩朝祖德食  
風甚鉅云公爲治清靜和緩喜平反陰行其德慈  
因某年十二以奴傷人抵罪公謂宜坐奴且無責  
二不當處出之茶陵州守黃成樂能於官以饒領  
繫公言於當事者得無恙且請改席據江守據黃

治吳淞有功鄉人賴之遷江西副使閔二載止杖  
二人有朱孝廉胥重辟公解其繫參政雲南當黔  
國兄弟相構掠幾弄兵為難公移檄留都分別其  
事解之滇中猱伺間剽城邑公協力蕩勦境內清  
焉初公丁王恭人憂服闋以希塘公青年雅不樂  
仕而嚴命強之出起補山東京儲道晉按察使未  
幾希塘公計至遂終身志堅臥歸隱者三十餘年  
公為人孝友和厚靜重寡言笑居恒無他嗜好喜  
奕解音律客至默坐移日間出一語輒快其坐人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五

與兄弟友愛懷洽宴游出入非諸昆在坐不樂也  
布袍蔬食端居一室中廬舍簡樸薄田不誦數百  
畝老蒼頭楚楚門無鮮衣而橫者榜於坐曰善不  
可為何況惡富非所願不憂貧公為善若畏人知  
而引分止足不以貧自累蓋其德素可想見也初  
希塘公延泰先生訓其三子公少沉默類專愚一  
日課文中忽出奇語泰先生讀之大驚呼希塘賀  
曰仲慧什倍兩兒他年昂霄器此子矣而周貞靖  
先生亦一見奇許之曰是有風根神解者後竟如

兩先生言也公諱仲謙字士益初號後夔後更受  
所從子鶴叙其狀曰觀察公言不出口飲人以和  
而獨靜退自立不借熱於親貴察其進退蓋介然  
難犯矣水部公志氣凌厲見依阿不當意人如食  
道蛆必吐乃快而居官勤職事好與民便利有仁  
人之概焉分宗五世並高第起家盛哉公生嘉靖  
壬午卒萬曆丁未年八十有六配顧恭人先公

年卒子一重文字于約號存簡存簡公生長貴盛

性坦易好善克修先世之德有內助代其勞有子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三

五

讀書大其業屢絲曳縞終身焉久國子創授浙江

按察司經歷年 卒配陸孺人能操家業別見

閩儀志中子四方陽國子生方陞中庚子科廬天

鄉試方隆方陳而方隆卒方陽有四子汝貞汝贊

汝賓汝賢方隆有五子汝修汝信汝淪汝備汝側

方隆有二子汝彬汝棟貞之子肇玄修之子孟玄

冲玄公字士順希塘第三子為人遇事持重有幹

濟而性樂易好善又好獎與子弟當稱為諸生時

先太史力貧杜門宗黨往來寒暄都絕也而間有

誠獲豪而轅之者公與觀察獨器重謂是當大吾  
宗當是時爾慷慨自奮謂無忘兩大人知我也夫  
當係枝繁盛之勢而獎許一五服外落落難合之  
孱子弟此其意豈淺鮮哉陶靖節云同源分派念  
茲厥初於今知兩大人之意遠矣此意堪爲後世  
訓也公之行事未能志其詳然大畧方正似嘉塘  
溫和似觀察矣子四重華重芳重薦重茂重華字  
虞侯號晴陽邑庠生博學爲古文工行草書游京  
師張相國蕭大司馬聞其名引爲上客晴陽公爲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二六

人修髯宏幹譚吐驚其坐人又任俠好游不屑治  
生產以故歸而貧既病不復能游竟貧歿然讀其  
滄溟集吳趨諸稿亦吾張氏一鉅儒矣布衣而名  
動卿相彼固有所長非苟焉而已也今晴陽公不  
歿其所著述寧不斐然當世又何論吾宗哉子坊  
際方陟際府庠生 重芳字子實號復陽久補資  
太學今寓居金陵 重薦字子鶚號若冲邑庠生  
善爲古文子二方裕方積裕庠生 重茂字子夏  
號又玄邑庠生年二十九卒子三方培庠生今休

外姓一名杜士昌方彥府庠生方章少塘公字  
士行磊塘第四子由府庠入太學爲人清爽疎亮  
少嗜好而勤於治生徐文貞嘗謂磊塘公曰君家  
子弟以學行著者比比而爾儻能任事必季子矣  
然公歛散藏出稍饒給而敦誼好施修築祖墓刊  
布上世貞女遺事及名人咏歌又孤身走萬里外  
從觀察公宦於滇其於宗黨待舉火者相屬也抑  
可謂德誼君子矣子二重選國子生重選以國子  
選建昌縣主簿而重選子四方珍方玲方瑜方玠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三

重選子三方邑方蕃方萃

### 小宗系

史稱曰吾小宗也譜之法畧遠而詳近循循而疑  
疑吾於是譜五代特詳焉詳吾之所自出也噫注  
歿出處之際攷志狀無存焉其亦弗詳也耶矣  
小宗之派自聯芳府君始也府君韓鑒字廷儀舉  
成化順天戊子鄉試與兄大司馬並顯名故以聯  
芳號也當貞孝公析二子著時東西右屋數椽田  
數畝鋤犁耕器數具耳府君開創而爲堂爲寢廣

什陌教子孫業稍盛焉然性剛介特立又時囑強  
露圭角嘗榜於門曰舉人不倚尚書勢也尚書過  
而見之笑曰是真無倚我者即自倚因饒而尚書  
官于京輒貽書戒勉謂盛滿宜廉廩也府君頗約  
制修名行讀資自奮間積著擇人而任時家寢晏  
厚矣而又蚤夜課其兩孫讀兩孫晨起洗沐整衣  
冠問安寢趨出就塾琅琅讀府君又趣覆誦所讀  
書矣飯必兩孫在旁訓戒莊語娓娓兩孫竟席不  
取飯有過輒面召詰責至痛洗濯乃已府君爲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五

審因許密不苟趣合治家有繩尺取僅僕婦女斷  
斷如也端居一室不妄見一人出必龜十兆乃出  
暇則吟詩自娛而獨喜海內名人詩歌卷千里餘  
購而藏之家府君老而嗜學以狀頭自許嘗同高  
孝廉博上公車除夜次冊路河夢河干豎一旗金  
書狀元字府君頗心自喜遲明見一少年遂建河  
游問之知亦公車士也延而與之語竊公故縱橫  
有口少年唯唯謝惟謹別去知爲錦山費文憲  
公宏也是年文憲及第故藩院府君與文憲最

狀頭然府君行古道性介執不受人籠絡幾廢元  
福者以父中同府君榜文事府君然既貴與府  
君猶繩以年家子禮而會是年殿元且分校尚書  
士笑謂其故人曰是公且人試試而吾得推轂焉  
即不敢當北面其以年家子繩我我偶有客語呼  
公公詫曰孺子遂欲屈我夫人行竟罷歸弗試而  
未幾府君所訓兩孫聯登京闕榜府君年八十餘  
而終以不一第爲惟所謂修身齊家有執物詒厥  
孫課者也生正統壬戌卒嘉靖甲申年八十三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五

王氏諱淑端生正統甲子卒嘉靖甲戌年七十五  
合葬御史涇主穴府君有三子長草憲公暴疾卒  
河府君汴次則文學仲元且好草憲再世絕而仲  
元天放東河府君之派獨傳草憲公修文行著書  
法萬猶及見其所題朱書堂及廳事聯筆意遒勁  
似二沈學士當弘正間以藉資供奉起家者多起  
擢卿寺顯官次乃補郎直隸省禁近地草憲公雅  
志欲藉自奮起而年纔四十四以疾一子不嗣宗  
老至今惜之然聯芳公拓舍傍地荆門關皆草憲



佳父堂構也仲元年慧好學博博士弟千年十九而卒豈所謂摧苗落穎爾可傷惋者耶

東河府君爲聯芳第二子初名昇字仲輝後改名也以例得王府典膳府君樂易敦睦篤于濟物恬於勢利家人生計置不同也日對客浮白雅歌投壺年六十五而卒然宗老官府君實有天祿焉父聯芳公居積素封而子兩孝廉以科名顯當是時上腴水田數千畝海濱易茭地數千垧米千鍾花董之資千兩魚蝦廩給千鈞間有大孫役及訟理

寶日堂初集

八卷之十三

年

對簿乃第四子檢唐公經鏡經紀之校終府君世而不知有戶外事蓋所謂有天祿者也生成化丁亥卒嘉靖辛卯配唐孺人生成化戊子卒嘉靖壬辰年亦六十五子五松樹藩程隸獨標爲側室陳出自府君析五派而長子爲我曾大父奉訓府君次子樹宇以滋爲孝廉桂軒公桂軒公博學能文章與奉訓公兄弟友愛讀書勿撻不報寒暑太父聯芳公故奇愛兩孫擇使者校諸生試屈于作難騷論桂軒公熟讀離騷發明怨排不怒之指博綜

茲切擢第一以年少置第二遺金花彩幣送之歸當是時郡稱爲清河二玉也而奉訓公以己卯舉順天榜乃士午桂軒繼之又列名序皆競爽人盡以爲奇桂軒公試禮部不第益發憤讀書京師卒于邸年三十二一子炳號思桂年三十三卒無子繼從兄中山府君次子勳也體字以美東河第三子贊于楊年二十一而卒而楊氏以節聞奉訓公次子元焯爲嗣體字以香爲檢齋公東河第四子自幼儻有局幹大父以家政委之令郡與白牛

寶日堂初集

八卷之十三

年

塘之役里老計田賦舞出丁夫田發者爲對利賦不予檢齋公怒與之鬪里豪者反頌繫檢齋公檢齋公坐是下獄者八年然自是捐家貲亦幾數千矣以故兄弟折箸時檢齋公僅得十之五然當繫獄時聯芳公曰是爲家督察侮者非私聞比責初惜數千金而乃今成于市後後齋公析箸獨減意欲與伯兄訟乃指使弟慎齋公挾疏走京謂時奉訓府君以謁還需次京師慎齋公至則對奉訓公泣奉訓公故不解從者宿出其疏中得中奉訓公

仍納之巾筒中若弗知也者由是俱齋公與兄歡  
飲旬日而歸奉訓公既歸則再捐膏鼓田六頃白  
金三百兩以贍檢齋公松齋公由是別荆門第於  
北俞塘之原樹立家業以訓子孫也至今稱檢齋  
公有縣芳遠風云三子煉燦煥燦為日葵公稱鄰  
庠生守先業有準繩剛方特立人也沒而戒子孫  
無責人宿負然公亦以是故家落矣日葵公三子  
為嗣光庠生號後芳嗣聰號少葵嗣達號永淵後  
芳有四子重聲重俊重福重獻而承淵無子少葵

新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墓

柔善有三子而一子以寬繁於檢燦號涵冲為過  
庠生端雅有古風鶴猶見其髯引舊事訓子弟親  
親也居濠上晚年乃寄居塘湖鄉一子境天年七  
十三卒也煥號少華生一子肇基有子一子一子  
字以榮為俱齋公東河第五子松生張號富漢  
而飯稻于生計落落也出則從姬歌兒坐而船簫  
鼓為娛樂所折田一十七頃有奇中年嗽嗽疾  
喜代人跡跡輒費以故坐困然驟度路建老而好  
進遊難貧需相銳以食怡如也生弘治癸亥卒焉

曆壬午年八十子四長燧號雲峯次緯號南城次  
燭號少城次燧號少齋雲峯之子仲濂落魄夙而  
有子重顯少城公喜方有江湖志棄其家採藥山  
中數十年莫可踪矣子道異少齋公年七十子道  
豐道臨而獨南城公以貢仕顯南城公貧而好學  
嘗讀書墓舍膏火不給則以殘膏沃桐葉燃丙夜  
讀故水部青原公愛重之南城公雖于水部為從  
父然受水部學得覽其綜輯古文書而性亦昂藏  
自負偶嘗幼侍先太史免南城公來則先承史整  
贊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墓

本迎坐談歡洽既去則舉公經柩來讀書事屬  
也萬年十歲時稍習為文章公見而撫其頂出袖  
中兔穎三贈焉至今憶公真張者能以讀著樊子  
弟也公廩于庠二十五年既以明經入對校清陽  
縣學訓導除母憂再補武安甫蒞任而卒年五  
八子孫明泰明萃明復明濟明晉明而泰明為邑  
梓恂恂有士行竟卒有一子  
奉訓公含齋府君者東河第一子性豁達負奇而  
雅意在自奮發不欲藉父兄起聲勢其訓子弟亦

然與弟桂軒公讀書相友愛桂軒公散篤行恭讓  
不伐而府君偶儻高視闊步然大父聯芳並奇愛  
之當正嘉間兄弟並以文學入太學府君中乙卯  
順天鄉試第七十五而桂軒公尋舉壬午亦第七  
十五由是張氏科名雄郡中府君爲人負大節且  
好不肯依阿人所至皆有樹立然于仕進泊如也  
初仕通判吉安府善摘伏有治聲萬嘗聞之先太  
史曰府君明察強斷人也其判吉安治稱最焉狀  
頗著噫今伏無效矣猶依稱聞曾狀元羅狀元兩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三

家事蓋幼侍府君側府君能爲諸孫遺也贈狀元  
墓爲盜發無主名墓傍數十家坐誣繫矣府君獨  
廉得主者入盜室發其床下得髑髏如斗大盜叩  
頭伏云此曾狀元頭也由是數十家皆脫繫囚去  
羅狀元有女寡而凌于夫之族夫族故豪獵其積  
箸蕩焉而又構女以不測罪府君一訊即直之并  
還其所獵箸而罪夫族之豪者女制伏庭下索絀  
筆賦詩謝稱引家世興替之故敘寡獨流離之感  
詞旨悽惋府君尚出之篋中示諸孫也二事蓋亦

其大都美吉安地磽确而民多通賦府君實出清  
所征民間積逋萬石制高下有法賦足而民不  
疲督輓至京師大司農課最第一著甲今天下  
賦法當效吉安判尋賜宴勞業懸一卮官缺待  
美當足時夏州積文應公方貴重用事而相國故  
江右貴溪入相國之親來京師爲道吉安判賢相  
國思一見也遂以相國意致府君府君謝唯唯明  
日往相府刺府中上謁者摩集而相國又不時見  
賓客府君守臣幕乃歸既歸相國險門籍見吉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三

則來則賊門者明漫趨引入見也而府君以時安  
幕歸故竟僥再謁相國候日中不見而吉安判尋及  
羅由是補山東東平州知州甫任五月而解印綬  
去矣父老府君之去東平則以主事徐楚族徐  
楚者都水營徂徠泉源者也故事將泉使清沂州  
刺史體不相轄而以泉堤丁縣新屬相見不得備  
賓主禮府君蒞任東平過資泉所駐地不土爾俛  
者使者降之而又督泉所署曹縣學官資泉視州  
郡爲私幣捐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辱資泉狀

于是府君嘆曰嗟乎使山居得食誦讀教子孫樂  
爾爲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趨安可  
爲也念偶強規行不曲阿逢長官嗔而刻木吏動  
以文法繩倔強又安可爲也吾寧歸乃飄然歸上  
官留之不能得矣府君既歸教其孫水部公學二  
十年而水部公第進士督徂徠泉源迎者羅拜于  
庭府君冠帶出見官吏曰而今日得無有曹掾貴  
倨而舞文書者乎蓋自是府君始解頤掛冠時事  
矣府君家居簡兀寡交與嘗與吳石湖先生往來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三六

唱和足不入郡邑者四十年即鄉飲賓禮一往不  
再出也郡太守史公少時在京師與府君讀書同  
臥起及蒞郡侯來訪輒留具蔬飯話故舊竟不往  
府一報謁取泰簡公爲督學雅慕府君行誼高捐  
俸米餽之府君報一刺稱老朽拜謝而已府君官  
東平時嘗登泰山見石鐫中一老僧坐定府君遽  
拜問之老僧憐其念佛珠今數得數八十一已就  
爐拈片香授府君府君袖而至山下則黃金也府  
君老而好參同悟真諸書得長生誅飲食如壯夫

先沒之一年度新塋具棺鄉癢疾三日既葬命工  
圖其像覽畢謂工曰只領上當添鬚一二筆耳衣  
冠束帶坐正綫左手結菩提印一齒落掌中而逝  
平生所嗜攝神養氣之書則笑而焚之曰不欲誤  
汝曹也蓋府君剛果強立無倚藉不擾于名務不  
亂于生歟可謂存沒得其正矣生弘治庚戌卒隆  
慶壬申年八十一葬濠上主穴元配何氏繼配姚  
何安人生弘治辛亥卒正德甲戌年止二十四也  
生二子長元昌爲大父中山府君次元煒爲梁泉

三六

公又側室趙氏生子嘉昌爲太虛公兼泉公字  
漢出繼從父櫛嗣家業裕矣顧性汰不治生嘗傳  
人轉讓遊京師餽萬斛立盡又厚負進以歸宜鑒  
其伯兄而責之償也尋得達成長子繼祖往新南  
遷之年四十五卒矣四子繼祖紹祖續祖緝祖  
大父嘗記云繼祖奔訴涉千里脫父子成蓋孝義  
人也而竟早歿惜哉紹祖號青陽貧而賣卜以給  
然里中往問成敗事公拂策而斷之曰是後當發  
已而果然故里中莫不詫青陽公卜奇驗也以苦

聊歷辛年六十七子敏修時修而時修有二子繼祖成而骨煨於火緝祖號勝泉為人嗜酒真氣率而有子遜修太虛公字文處少多聞而齊給能爲文詞歌咏奉訓公以殿元期之嘗作白鵲表同學嘆其工絕也當是時奉訓公既年高憐愛其幼子而公亦藉富厚稍自汰補邑弟子輒數奇奉訓公卒而奴匿憤悅以避於是公就繁家落矣後遜子泖濱竟奇窮以終無子年四十六也而獨中山府君傳爲第一派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天

先大父中山府君字文中一字文善奉訓公第一子也歲喪母何安人曾大父聯芳公絕憐愛之性穎悟慧辨然恬遜而不伐試童子里社置高等矣時學使者試士卷不署名署其所坐號已按所收卷呼其號則諸生出而各署名署已卷乃定時連呼府君卷號府君遠巡不肯應同事者促其應則府君頰赤不能前也乃廢更署他卷府君爲人嗜淡樂善而不屑會計生進其於宗黨好施而踈財先是奉訓公既仕宦孝其上世遺出付府君奉

訓公既授著府君則謂一切支吾縣役以聽而曹無涸乃翁爲也而深居簡亢不肯以一刺干郡邑故里有大縣府君輒應從族有積逋田賦府君輒應賦又或子弟重負人子錢數千百緡府君輒代輸子錢數千百緡蓋更三十年遺著蕩然矣然府君性好遊嘗策馬走長安窮覽剏丘西山之勝已登泰山望大海觀日出處遂泮黃河下楊子江寄跡於金陵長干寺者垂十年而還是時好與其名山高僧游故輒悅殊進遂雅意飄然世外矣府君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三

中年喪孺人作鰥居十咏欲脫塵觀與泉石風月爲鄰而達於無生無歎無去無來之境長子水部公敘而藏之蓋自是府君所得深也府君家既落而水部公登高第捷書至第焚香告謝家廟蕭然闔戶而居田廬奴僕謝去若覓書十警懸之壁其一曰無受人進獻修祿官而詭縣官名田也其二曰無令吾門有怒馬鮮衣憑廝養爲穴窟者其三曰無以永冠通郡邑自潤而人畏苦手其四曰無令祿也橫於市而奸買竑之什一也其五曰無微

厚利無虧佃民其六曰無念舊仇以傷容德其七曰謹尺一慎姓名毋喪節而承羞也其八曰無遺稅課以勞里甲其九曰無忤於善良而悞於惡德無尊重富厚而侮辱困窮其十曰燕享有常且饒有數無恣殺而損慈也蓋晚年重錄以訓後人其手澤至今尚新矣府君嘗嘆曰吾本貧未能富吾本困約未能貴今欲後來者富能自貧貴能自賤常留餘地使富貴可加是吾訓子孫意耳再踰年而水部卒于官計至府君弗戚也蕭然闔戶如曩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四

時蓋府君達于榮枯而齊視得喪其亦有所本矣府君晚年惟端坐一室焚香讀佛書間有得則拈一偈或形之詩歌食蔬茹水嘗嚴寒曝日中未敢絮冒以葛陶陶然自樂於世無求也歲時祭冢家廟具水冠率子弟拜簾豆必潔或與衣治辦不廢矣府君既照心相虛妄之起滅覺法身空寂之往來精進勇猛默自懺悔切於夢寐嘗夢一僧語之曰爾先歆道尊者爾師控鶴禪師也又夢大士舒紫金色臂接引上座命與衆生說金剛經府君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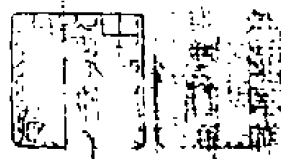
聲唱曰即此金剛經人人圓滿要知自心是佛不向外求只要志堅如金剛真性如金剛一念回機與佛無異到此方了四句偈也府君覺而嘆曰此乃幻人所夢安得正果若參正果自然無夢若作夢想便入六道輪迴去也因作偈自懺云習氣不消除邪魔入夢想苦海沉茫茫修行盡虛妄外空空諸有內空空諸無無既不着水月一輪孤府君之妙契禪乘也如此年七十二而卒生嘉靖己巳卒萬曆己卯府君卒三十年而子孫尚懸其十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三

四

誓於中堂壁以自勵也府君可謂明心悟道行好善福子孫者矣配李孺人生正德丁亥卒嘉靖辛亥年四十五子三烈即水部公勲爲側室陶出繼從弟炳後烈爲先太史公乃李孺人幼子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記

重修都城記 閣試

瀛洲亭記 館課

寶日齋記

絃歌樓紀會 附顧涇陽先生商語

露花齋記

學道堂記

修治邑門街衢記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目錄

一

筆花軒記

七月望夕潞河記飲

牛首山記

南京太僕寺卿林公祠堂記 代朱老師

蓋茅處記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周文恪公像贊

俞叔和像贊

蔡熙齋先生贊

箴

東華勸講箴 館課

君臣交儆箴 館課

意必固我四箴 有序

銘

衡鑑銘 有序

賦

萬壽無疆賦 閣試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目錄

二

瀛洲亭賦 館課

雜文

却巧文 館課

乞茅文 為蓋茅處作

謁胥田莊相國墓文

朔河伯文

先太史遺客紀履 十二卷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華亭張鶴世

記

重修都城記

皇帝三十有二年夏雨震電決旬時京師大水露  
壞民舍城九門圯者三百餘丈已乃浸圯及七百  
丈有奇城使者上其事時上方戢民居止蘇間  
架丁甯之稅惟城之役司空具以請閱三疏乃  
報可則命部臣某董正厥功招流集庸覽石畢輪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

臺臣省臣獎能禁偷各有經紀每明年某月某日  
功告成臣拜手而爲之記記曰惟文祖待邊守  
在四夷枕胡而城屹如于燕萬堞崇崇宅太馭輕  
暨于孫子戎馬之偪伏隍時有乃罔不增厚備圯  
以銷萌慎固肅皇之世葺彼隳圯歸靡門庭衛  
予是懲肆我皇敬勝張皇垣墉塗暨天營于康  
恒雨弗祥周廬以漂土脉以解峨峨萬雉或陷或  
摧惟帝念役大勞人爰亟于教寧民有幹止國  
有經始如父母之勞其子先飲食之徐服賈焉乃

召司空乃召司徒給其餼糧量其徒庸取于千錢  
夫使佚于殍民災不罷衆役能避荒將事之臣嘉  
仰懿恭勿亟于來稱事程能功今具修和會恭  
珉含鋪戴鍾式歌且春萬梓登登舉不涉年厥功  
釐如塌理圯更將作報成人飽而康墉峙而壯惟  
皇帝勤民康功先即佚使以心勞使以力權  
帝固圉衆心成城務壯其內乃壯其形緩度伊  
疾收厥末聖神作用威臨德悅南越北胡西羌  
東夷視厥所止千里邦畿皇哉皇哉千斯萬斯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

不可磨刻石記之

濟洲亭記

詞林地迥而職清故所居有清虛之目亭于池  
者曰瀛洲在微一亭之西祖訓寶墨奕奕相望  
吾有以知亭之設非直以清虛侈也聖人養人  
之意祈之大故蓄之必閒磨之精故處之必樂夫  
斯亭也非以樂而閒之與吾有感于用大之義蓋  
用大者不使困于物而清其神不使窮于事而充  
其力國家優異儒臣不令與諸曹之務而從容



亭館以供其文史筆札之適夫第今文史筆札是效則安所用優異爲惟是大者侍 天子清問同輔養啓沃調燮參贊宇宙在手格主不可以無誠經世不可以無識誠緊神識緊力兩者非清虛之地不足以養之嘗試登臨亭上見古木蘿戶清泉旁引紫氣連手簾幕冷風盪乎襟袖陰陽不侵於內萬物無營於外穆然思曠然覽倘亦有得于中而欲見于用者耶則濯于所適而不滓故光明力豫于所安而不苦故充實光明以對君充實以迓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

三

衡正已物正用大者如斯而已夫勿怠勿二有嚴有翼 祖訓且憑之也斯亭之設寧直以清虛修哉夫居之以清虛之地者 國家養人之意而不以其名侈者則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不然以盛世儒臣而第取唐學士之名爲榮華也則吾所不取故不爲流連光景之詞而書其說以爲記

### 寶日齋記

凡利益于已而寶之者衆人也無利益于已而寶之者衆人也今夫衣以溫體而寶綦組食

以望腹而寶珍膏穀之博塞衛公之鶴桓溫王武子之書画石崇之珊瑚金谷雖中庸之人有不解其故而樂之不厭者此衆人之衆人而已若充農之子寶粟也買豎之寶其殖也工之寶其規矩也儒者之寶其莠文也勞臣能士之寶其功名竹帛也如騶寶耳而離朱寶目然數者皆利益于已而寶之矣雖然衆人也衆人浮湛于數者之中而數力時日銷耗于數者而不能出其衆人之藩也此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

四

數寶之爲大患也吾所寶者衆人之日夫猶是日也愚者見其舊知者見其新今夫指今日之日而謂非昔日之日人不信也然昔日之日往矣不可指今日之爲昔日也如朝露然只一露耳何閱朝而草木之生意倍也則日之常新而非故也明矣吾於其中草木也日新而吾與俱焉草木受露而吾不受日則農賈儒術之通惠耳夫農賈儒術轉於日中而日新之然不知也所謂不可使知之若知之則農賈儒術之進步處皆靈性矣孔子天縱

之聖也然十五志學以後而立而不惑以至七十從心凡有進步定需十年是豈進化老不能盡人在日中磨鍊轉眼一番常生常新自然如此譬之草木聖人得氣全種子大故滋植成就亦大若吾人稟氣不全種子細故成就亦細然不可謂非共是種子共是朝露也婁江管先生為我言從心不踰矩非孔子到頭處若天假之八九十年須知更有妙境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余聞其言而爽然蓋好古敏求日新不已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五

聖人好學實是如此乃知本體真是活物以耳為體以目為新日一刻不轉運便是長夜漫漫本體一刻不滋息便是枯木不靈但此日人人自轉此體人人自新只落在農圃儒術作用裏便進趨先本真箇必格子如何透脫發生若在本體理會只農圃儒術件件都是活局日日都有滋進箇中滋味日新一日便是本體與日色同是不壞子夏之言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尤庸言此日不再得洵來日之為寶也未十五而

寶此日以至七十則為孔子大聖若役役于一身利益之事而不知銷耗其時日則同子衆人之衆人吁可畏哉扁其齋曰寶日而為之記

絃歌樓紀會

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謙會講諸公於虞山絃歌樓而今公耿侯為之主先是歲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既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六

清美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譚塵霏霽清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事尹子之至於斯也已又喜曰美哉南方之難難者興樂而止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時予亦觀其美焉則論於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健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公不能語於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咏譚游之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鮮也則猶之乎一堂之講



州州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予者曰孔子猶曰操則存存乃未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已茲乃曰無已可克將孔顏出於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樞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個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個初所言是本體與曰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記九

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為這只是本體的影子纔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絃絃歌樓之會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謂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予子試為我一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其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為客予語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為主人語之且主客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何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

絃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過之而成味孰非用章甕頭酒精精微微灑天撒地所在狼籍不少又何獨於茲樓乎津津而侈之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六識其與擊盤為日撚指為月者亦何以異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蔑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為我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記十

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於茲會也還着得個怠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絃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顏沛猶是是到處在勿忘勿助之間也到處在勿忘勿助之間是到處必有事也孔操顏克亦何加焉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德測如斯未審薦得個初宗旨不薦不得個初宗旨

皆須索爲我一轉語方許再登終歌樓也

露花齋記

草木之靈氣從本達於末而爲花造化之施于特木也則又從末而達於本故夫能受造化之施者物之本也今夫露閣朝而草木之色新焉人聞旦而生意之不新者未之有也故養心者有夜氣法焉夫以夜而覓夜氣猶以朝而覓朝花也非其滋本之術已夫人刻刻有夜氣焉即刻刻有生意也第使無爲撞撞而不寧者即當念無旦晝矣無爲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記十一

渙散而無歸者者即眼前無纏綿也靜與坐相連潛與元氣相遭而造化之潤澤乃歸於吾心潛涵濳濳之地而不覺日增其所無此之謂富有而足新吾友俞彥直築室于後園謝賓客讀書其中而廟之曰露花周室之隅植桂樹數十木以迎花氣而寄其洗心之意余惟花木晦于根而露以長養之君子藏于密而讀書析義理以滋溉之是以花受露而人心受日新之益者有其本也讀書之法無潤其源無窒其機無鉅鏡于厥初而衆于多岐

彼直以吾靜且專者當之潛而無求者以養其源而後吾之面目靈氣借聖賢語言道理以自現所謂得力處政不在書本反覆間也故從本而達於本則爲有德者必有言今文人之所爲英華滿天下者皆言也從末而達本則爲博學而反約博吾心自有之書以歸之吾心而益不在書也彥直坐此讀書其中自想此番激勵是真性命不屬意氣否能應事酬物過而即化不牽引忙亂否能於世界局面周旋一不起念否能於廣益之朋小慧自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記十一

喜之屬日減日遠不留着胸中否間一接見能不驟耳目手足以後否必有一段自了性命真精神而後開卷皆自得必有千金不以易驪翼大見地而後讀聖賢書皆可爲聖賢益余所爲花受露而人心受日新者退藏之本然也彥直於社中年最少而最警悟志于道其爲人和厚而風雅其爲文章出風氣之先今而聞吾退藏夜氣之說吾固知其必能靜而專潛而無求省交損事以受讀書之益者余既將北遊而適落齋之成遂以忠結之

題學道堂記語

嘗疑漆雕開吾斯未信斯從何處信得至于游學  
道數語乃知古人的有一段信得處方用得來若  
不能徹首徹尾用得來畢竟是他源頭上信不過  
也子游所信者學道率性之謂道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認得道字真樞柄在手如子游科只居文學  
今何嘗不妙於政事一件百件無所不可且看子  
游學道是何信受子游血從本之一字信過來本  
體箇箇和平只爲人血氣心知搖動耳血氣心知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七  
如水有波銷銘得來波源是水父子君臣夫婦兄  
弟朋友各有本性依此相與有何不和倚着血氣  
心知便平地起無限風波當境有許多邪戾天下  
自此錯綜紛亂便不太平其實五常上面不曾戾  
得一些特世人浮氣浮想自爲乖張耳子游信得  
到此便謂君子小人只是一道愛人易使只是一  
和其治武城但和其民而了無多事絃歌者和之  
也孔子曰成於樂古者樂正典樂以和其性而聖  
門鄙由之瑟以其不和至匡歌陳絃雖當顛沛患

難之際猶以聲氣離和銷銘磨過二三弟子可見  
治身治民聖賢一生得力全在和血脈和則無病  
風俗和則無事此大道之妙用也今人只須信受  
子游得力處本體各各躍然不須在絃歌上尋求  
絃歌誦讀是銷銘習氣的指南却又是指點本性  
的鞭影若默然于日用五常中認取自己本體若  
何爲和而吾心安若何爲戾而吾心不安日日刻  
刻動于所安無動于所不安便是文之以禮樂便  
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誦詩讀書都是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八  
有源之水滴滴歸宗若口誦手絃都爲耳目知見  
牽扯將去不思誦之絃之是誰作主日用了不能  
見便是百姓不知其于五常中雖到盡方自守還  
是外修邊幅不是洩靜風恬自己如何用得去天  
下如何得太平本之則無言游所歎藍陽教訓世  
俗從誦詩讀書指點下手從五倫達道說箇具學  
問五穀療飢藥石伐病依此認取各各本性和平  
出來此地薦紳父老百姓以五常爲樂體以絃誦  
爲食今公絃歌之德于無數也今日學道堂

一章公案願與虞山諸君子共信之

修治邑門街衢記

吾華亭瘠而醇墨者曰其骨易溜也媮者曰絲枲而難爲理廬陵郭公來蒞吾邑喟然歎曰賦役重而民粟不登于場今不受膏且子民肥也壯邑之務比于下部然民依耕織而謹婦其上寬徭止訟條緒易輯耳居三年政成化洽民用大和而公益從容委蛇爲邑人開便利事時有餘力邑譙門臨五父之衢環而居者比廬輻輳國中涂軌侵改舊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記十三

步公因火災不戒下令撤而新之還其官地之侵于民者豪強斂手刻日戒工萬民子來如營其家不日而成亭表軒舉塞門洞開廣場滌除九衢通明公又念輕刑以下訟係諸舍實偏處公廡之隅窄迫湫底蒸爲厲氣爰度幕廳南隙地廣開新舍以安彙俘役不勞民錢不損帑蠲其常廩以充經始于是父老告于太子賓客張子而記其蹟張子曰古者佚道之使勞一利百事就民安其在循吏具有故事不足爲公記惟是公飲水刻勵望者意

如意積積雪高寒偃人而恬愉樂易溫如暖日凡其思慮民事密察精繁姬衆禦奸幾焦毛髮鏡覽刃割悠然滿志夫真廉無聲色至靜無華異神暇力克如古羔羊君子謹其在公享若不足勞若有餘君然之間鉅細畢舉蓋其誠信足以載之故吾記公之大者曰君曰靜曰誠若夫邑門亭舍之事吾第書其年月日表公以餘力爲之今後來者攷公之德美有原本焉

筆花軒記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記十四

筆花五色入夢而文彩殊進蓋猶是文人腹笥繡口借夢境作鼓吹耶凡物有借而得之終非吾有若靈魚食神仙字尚令滿腹帶神仙氣彼蓋無借而腹果然也讀萬卷書胸中便吞吐八九雲夢是筆用決而風雨馳青烟冉冉從十指出食龍肉得真他衣寶珠而光照襟帶間惟其有之是以似芝靈氣日新無盡文章生生變化亦無盡寸管而翰千秋比于夢境誰真誰假尹玉沉而慧試坐筆花軒參取覺雲烟草樹刻刻供我筆端何須效江

仲通乞靈栩栩踈疎時尋生活也

七月望夕潑河記飲

母家穎川氏故上農也濱潑河而居曰古錢富村  
余記兒十歲時曾遊其地今堂構易矣而規摹尚  
彷彿偶以七月望夕過之垂楊數株流水一曲豆  
棚瓜蔓映帶蘿戶橘園橙圃漿若垂綬田飛青鳧  
潭望白龍床酒盈樽池鮮滿荷乾肉在梁抱卵在  
茵伏雌肥美蒸蔬芳潔炷下黃頭炊薪作供山俎  
短衿錯火調羹酒食風儲校頭無損夫婦電勉以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記 五

酬嘉賓弱子佐壺贊僭捧饌稚孫生膝舉觴開眉  
燒燭不給繼以紫火嚴更促坐懽呼喧雜時山雨  
欲來飄風入戶野聲四起隣室飄搖吾儕脫巾狂  
醉藏鉤呼盧引滿無算歸舟已屬四鼓渡頭雨歇  
月光微上扣船客與枕簟勝臙豈其夢耶尚可記  
也坡公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相但少吾輩清閒  
人耳亦不可謂非頃刻華胥也

牛首山記

金陵諸山皆面帝城也有城而昂然南嚮者其山

曰牛首窮其南際則祖堂一嶺蔽其前而獻花巖  
稍東出祖堂脊下北拱牛首若小北丘踟躕下席  
而對說法高座也山之景背藏而面現近繁抱而  
遠潭秀望其陰崇崇童阜也轉而陟山之陽則浮  
屠梵閣屬次棚綴見山態矣然其鋪列枕藉態亦  
易盡獨緣山左嶺走其前曰東西盤遙望山腰點  
綴如丹碧畫幃也于是山態乃秀而奇當予出南  
鳳臺門行可二十里遙聯山顛磊砢桀竄兩峯首  
尾攢吼霄上若犢背之負層鞍但其山中所有皆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記 六

隱蔽襟抱然其山形背闕而峙雙阜競舉勢若前  
導故東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道指雙峯名曰天  
闕今山僧抱山南闕處呼爲天闕非也亢石盤紆  
陟崗度阜當陽孔道躋其重階入弘覺寺門拾級  
而登白雲梯蒼松夾其旁松清噴壑寒香道人梯  
畔有大銀杏樹爲南唐時物目歇屐疲亦不及閒  
稍進則如來殿方丈禪堂後倚岩而闕者其近其  
一地藏閣開南窗山色平曠遠眺清舉與方丈前  
短牆彌望勢盡川陸兩縣其陽也關聖殿東臨浮



層閣戶從門隙內看浮屠影倒挂桌衣上微見樹影依稀塔際泉莫能解予曰此影中影也塔影夾樹影照地影落于地映門隙而入故倒挂耳余邸庭際有竹數竿日出照之影寫于地引鏡照地則竹影倒瀉鏡中是一驗矣東過坐方丈主僧往他方去村髡頗失達迎取火溫酒不能辦西躡級而上石磴盤曲兩崖覺業亂松在砂礫間至捨身崖有楚僧結茅基修崇閣崖下巨石倒懸欲墜復倚上穹下坎印若覆蓋東西兩壁都奇西則鑿壁就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記七

路蹠不納足猿接而升新閣再就下覽村麓田陌彌望行者如蟻在盤旋下折而入文殊洞洞坎空不能平立傍一室倚山而闕曰含虛檻外深崖千尺背負崇巒壁岸無階仰睇岩際疊石冠峯昂藏隱天不知更有最高處也小飲寒衣買勇而登更躋數峯則絕巔矣周望層嵐點若蟻垤俯瞰浮屠若簪下墜北則長江委練沐日浴月綴日縱眺寒吹凌人襟裾遺颺搖搖若浮恍疑出沒萬里白浪中也魏武望碣石而疑星漢在其裏乃知山奇水

既不分際際當其極處自不作上天下地觀耳座石畔蔽風處少頃便下循山腰入辟支佛洞洞前有閣方屬經始遂迤邐下松杉離離俯引看天巖然特山北一徑耳洞外一小潭曰昭明飲馬池亦不甚勝循山而下飯禪堂飯罷出循白雲梯過山門西折循嶺而南往祖堂寺也

南京太僕寺卿林公祠堂記

宋朱孝

古者有德則祭于鄉之社曰鄉先生蓋世之盛也其民多禮讓好德之風而居其鄉者有力行仁義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記八

之美是以愛厚歸譽之不已而尸祝以幾其美夫其義見之也必且象德而游行聞風而正志揚庶幾乎鄉先生之教此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迨其微也俗競而竟於力民競而康于義其間能施惠積仁以儀于鄉者寡矣即有出而齊民好惡是非難臧而不能統一又安所得沒世懷至德而不忘者哉是以井里缺典型之傳冠裳失傳老之教由此言之風俗盛衰之際可不審與三吳故厚俗也真薦紳先生率皆好行其德于鄉華亭太僕林

公歸田二十年宅身以平訓物以厚捐田三百畝以賑貧宗又以其百籍之學官佐邑子弟息也常延里中高才生借其子獎課之披卻導教長其聲光與人言諄諄引古法歲一再卹故舊之困獨者沒之日鄉人皆曰公古之遺德也先是公由中秘爲天子給事中其所論建皆鑒鑒副名實其居于鄉也視民所嚮利暨所畏苦及覆爲當事道之常力正御史大夫加田賦非是賦竟弗加而江南以安公沒而鄉人祠之宜也公雅意近浮屠頗多所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記 七

爲今 天子中和治平之世旌善別惡畫一勸懲紳黨古誼小人知向方公以國家名卿傳誨風教保惠其里社之父老子弟而父老平弟入公之堂拜瞻其遺像也以公之平疏其積以公之厚鎮其澆式而儀之如公在焉俗之日矣也在此舉矣夫追典型于既往繫人心于不朽以光 朝廷敦大之化者作祠之意若夫考引公德而飲鄉之人于道則記之者事也予與公同進士榜而于中秘時爲同舍游好最密祠成其子有麟來請記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記 十

蓋茅處記

遂敘公之德與吳俗之美以記之

城之南墅吾廬居焉徑寂而宜禪也百堞紫左群木蘿戶映以環溪錯以脩竹廣疇迷望雲物曠然纍纍古丘平出若髻有僧慧雲者紫栢老人舊弟子也率其二徒來就於旁定而無喧朴乃知足於是編竹爲椽誅茆當瓦一龕依於松栢燈火挂於蓬蘿雖震風凌雨未受夏屋之悵幃而夕秀朝雲已占蕭齋之景色一枝粗德半壁晏如量腹而一

錄千家度形而十年片物無取也我何有哉古  
之至人以三光爲戶牖故不煖桑樞四時爲庭除  
故不卑茨艸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鑿人工  
之能補苴特甚所以虛能生自無有室用况乎佛  
地雅似蓬居昔維摩十笏開基支公三賢構勝止  
以眼前作案不須物外本多豈必問金田於給孤  
飛玉繫於祇洹作塵外塵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  
園風敦禪悅數椽古屋栖已儉於鷓鴣四壁秋風  
趣更鏡於薜荔暇當選佛間亦觀空意不屬於騶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 三十一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館課

蓋聞亨屯消息之際古今所以覩文臣也在昔

康陵物豐而溢翠華好豫狐豕規疊迄于彌留統  
幾中絕時則新都楊公戢肘腋之禍本定禁庭之  
祕計送往事居厥功隆焉亦越 永陵神明光宅  
辨名正始義起尊親屬弛極而張簡在時亮爰有  
永嘉張公片言而定一本獨力而任天下厥議隆

焉至今考兩公之終始雖其同異互持亦皆因時  
奮會至于苦心亮節各有可言新都當綱紀浸假  
之朝非寬平不足以鎮危疑非委闕不足以冀大  
器誅君側而聲色不動兆大橫而日月以光則其  
道主于和婉步密永嘉采河魁勵精之始議優而  
克襄大事力銳而足副簡求勵制不虞于後非釐  
蠹靡微其前是則其道主于精明強果故並能集  
事熙載作主光輝若乃議禮紛紜幾同枘鑿或舊  
德滋深感道弓于 孝廟或哲命肇啓邇風木于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記 三十一

獻皇總之定策開于

慈旨則事情難以中爭確

斷本自 聖情則性天原無假借萬世而下推一

本者非規時持大義者非膠柱也况于追尊帝后

新都亦善于融通立廟稱宗永嘉更以爲非是二

公之維持調護心事可窺測哉抑嘗讀止蘇杭織

綺一疏歎楊公去就光明及攷當日章中官鎮守

緩壽寧侯之戮而信張公大帥足垂天壤若二公

者並置身利害毀譽之外而爲之故迹晦而節益

光功成而心獨苦易名曰忠不虛也贊曰

明明大寶皇建其極有日斯中有日斯是朕是維  
何亨屯幹蠱厥中維何雲感風和、武皇履滿軒  
憑干城肅皇正始兆應三靈展緒主華厥統主  
因誰爲攸往大人千典異曲同工卓哉二臣堂堂  
楊公深思宏慮無競惟人故事以制夷亂鋤姦定  
策置器情結一人義存萬世于禮不渝于心不二  
洵矣國老兩朝靡愧奕奕張公乃發千綱選會龍  
飛騰驤太平昌言排衆爰契聖明不繩諸古乃協  
諸心日月在躬乾坤在軸有犯而敢有斷而獨中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周文恪公像贊

寒嶺之松巖癘其高洪塘之波柱喪其清於惟先  
生惟堂非谷乃傲霜菴惟渭非涇乃合滄溟宅身  
以栗濟國以群作士以方澤物以溫大放厥詞而  
載其惻惻惻惻言不出口而中乎經綸其有用之

帛菽粟其不服之味玄酒太羹流膏猷光施  
于後昆於維先生喬嶽景星有像在堂我思古人  
俞叔和像贊

貌癯而莊服野而方神夷而昌器遠而藏穆穆者  
道耶何爲乎去聲色而型萬物何者儒耶何爲  
乎坐尸牖而規四方其與人也似太羹之味其自  
珍也比良玉之光口不挂是非而秉千秋之鑑羣  
不擇賢愚而存百鍊之剛吾不能繁其精神之所  
存第見餘緒于文章其品不得不烟霞其才不得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不明堂彼丹青何足以肖之蓋所謂君子人與何  
居而不臧者也

蔡默齋先生贊

玉爾躬粹乎以充其至德之豐冰爾心冽乎以凝  
其廉吏之貞屹而嶽其中立之卓霽而春其澤物  
之群噫嘻乎不仲于朝而仲于夷不豐於位而豐  
于施固以原本乎經術而發揚乎良知吾安測其  
所宗蓋蕪黃之侶而濂洛之師也耶

歲

東華勸講箴 節譯

臣聞聖人之學貴乎及時繼體之年先須養養積至精激勵哲命所以胎也日新又新軌行所以配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 國本緊重 日升斯年唐哲獨出于神明事機未勞子綜決學古有獲正係斯時臣近奉 聖諭以爲氣體清弱暫輟講牋夫神氣不強于惟席性命不益于燕嬉若夫親詩書近保傅益智養神道無踰此夫不聞借陰之指則稽古之志不休也不喻節性之樂則庸展之勤實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三

不聞也臣職備經席敬獻箴言不敢以規而以勸箴曰

天祚 皇錄誕開 元嗣萬國以貞一人之貳居象而有養在豫而能事譬璞之未追亦金之需殲何以追之有國有書何以彌之惟保惟師法道標乎藥石正士備乎刑儀朋解則更老之考論美牆則聖賢之精微故有常者學而難得者時孰自強而不聖孰自暇而不愚孰自下而不益孰自滿而不虧孰深居高貴而不侈敗孰隆師好問而不緝

熙就終始日新而猶不足乾一日耽樂而仍有餘可虞者未定之血氣可寶者不鑒之天機苦莫苦于中欲之阱樂莫樂于味道之疲勞莫勞于耳目之競逐逸其逸于圖史之清虛母曰質美而可恃豈不聞會稽之箭更資深入龍淵之刃磨礪以須母曰學成而可弛豈不聞百里之遙九十行半千仰之峻一簣功虧無曰今日暇而後日可補無曰來年學而今年且徐須知一曙之失終身不得須知十寒之久一暴有幾况萬幾尚不廢學而享成實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三

其可忽諸吾聞親賢養德遜志積躬疾以鍼愈山以壤崇吾聞勤乃精明勵乃強固戶樞不腐流水不靈嗚呼逸下可耽志不可雜學不可荒時不可歇昭昭勿怠冥冥勿嬉時求多聞念茲在茲豫茲震雷固我開基億千萬年永永保之小臣獻箴將美在斯

君臣交儆箴 節譯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曰惟臣隣天工代之大寶覓惠具瞻赫赫厥艱惟均罔不時克否泰則三光微

其殺祥敬淪則四海同其欣戚是以飛龍在天遇  
主于巷敦臨而口剛健納約而稱忠亮政莫簡于  
觀成道莫逸于任賢機莫異于沃心忠莫若于回  
天無爲者制治之體不欺者事君之先蕩蕩立極  
業業勅幾休休容衆寔寔臣時一德一心念茲在  
茲毋曰天高爰吉爰函惟我君臣儼顧諟而時亮  
工毋曰民微我仇我后惟我君臣懲獲舟而警駭  
朽我聞勤政惟此盈朝辨色非倦假寐非勞我聞  
勸學惟此講席指古訪道因事誨德奉先思孝郊

賓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其  
三

廟必親相惟辟公駿奔小心天戒克謹省歲察機  
卿士惟月脩輔無違勿謂業大而侈無益之費  
節壽以訓廉臣潛泊以明志勿謂居高而傾小  
之戒若朽蠹則府怨臣貝玉則召殃四方泥離誰  
貽之戚君軫如傷臣恥不獲三陽烽火誰謹其防  
君詰戎兵臣理封疆象刑之恤罔或不中天子以  
好生爲德百司以執法爲公典則之垂罔或不率  
監成憲而永無愆師典常而官不忒毋賢智窮下  
乃謂我聰毋微名激上而乃謂我忠無衆爲錫

而矜已之斷無身爲錚而讓人之功如衡如石帝  
王之極如矢如砥臣道之執故曰聖人慎乃位君  
子敬爾身罔失法度無貽愆謫曰仁明武曰清慎  
勤或先喜而後起或下濟而上行如四肢之應心  
而動如車輻之倚轂而征爲君定難不易惟臣難  
之綦安易之綦危繫若千鈞判若一絲敬之戒之  
明良共之史臣獻歲萬年鑒之

意必同我四箴

并序  
閔式

大觀動于靜乃若動之樞歸情于性則順情之極  
賓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其  
三

是以至人不却萬物故靜體得不空一心故本性  
化衆人反是故物萬而心亦多求其不多紛之甚  
已今世但知意必固我聖人所難不知衆人此心  
原來未有若從着念求絕已是索驥按圖若從無  
念求絕不免離堂竟室所以一中未嘗聖人率其  
本然君子觀其氣象動求靜而脩還性也夫月映  
于不波之水水受月也非月點水形現于無塵之  
鏡鏡受形也非形礙鏡聖體如是人自擾之若夫  
撓而能澄翳而能拭水鏡固在我矣斯亦學聖人

者與作四箴

人心如種亦名么荷發不依種懂懂實多妄乘真起其名曰意何思而思何慮而慮何以絕意曰惟其誠誠能順應意乃不生是意非無亦化而正譬種既真稗非其性微牙不察虞在斧柯養一之危因其所無意箴

人心衡物輕重之間物各自至我不爲先有其先之心爲必制信果害理適莫害事何以去必曰惟義主有主事來無主事始心既主一環應無窮譬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三

量錙銖匪臆惟中偏則生蔽定亦累虛勿將勿迎厥體空如必箴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住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維繫固則使然如輪斯肩如城斯堅何以釋固曰安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柁轉波波與柁逆妄認妄執芥蒂曷已握固虛衷解于無始固箴

心如大海物同一滴即滴即海何我何物孰分別是實惟我心內吟其性外吟其形何以克我曰惟

成已我盡我性人性盡矣混此大我小我自捐如水徧滿誰辨百川彼藩彼籬亦私亦利耶然大公充滿天地我箴

銘

衡鑑銘有序

萬物之亂也治之者亂之如能以物治物則物固將自治今有人挈于釣而不能揣于釣之實也從銖兩而不能揣銖兩之實也若使人能治物則于釣銖兩其實必程于提握者之手矣雖有離朱而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三

不自察其有睫真于物也好之溢其妍醜之溢其醜情動于內而形亂于外則離朱之目不任治也豈惟人不能治即聖人亦不能而物治以無心之物爲之衡以平其輕重爲之鑑以勝其妍醜物之來也各以其輕重取平而物已平各以其妍醜取辨而物已辨轉移變換從其自然而萬物治矣然則何以治物者曰人治天下者曰聖人曰衡設而人執之也鑑設而人扶之也執之則平拭之則清故謂治天下之聖人凡物能受而不能取也聖人

能取而不能予也故曰不有情能治天下之情不  
有形能治天下之形作衡銘銘曰

靜則一動則從握其紐觀厥理任權而不爲權使  
乃以齊物之紀衡銘

惟燭之蒙不及隅孟水之憾不辨鬚孰貞而明其  
中乃虛奮而騰之光有餘鑑銘

賦

萬壽無疆賦

皇帝執素象鎮黃中拱皇極廓帝紘春臺華胥六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賦三

合同風于今二十有七年登閼陟伊晉兮闡化  
齊乎羲軒遐圻風衍而需雲兮通句沐膏而浴淵  
初乎其不識不知者歟孔固而樂萬年也月維仲  
秋浹旬八辰玉露零兮宵碧金殿扇兮商清卿雲  
爛今天宇浮重輪朗兮八表澄素清玲輝旦莫張  
兮長春天得秋兮樂歲登聖得秋兮應乾靈爰紀  
玄鳥之奇稽華渚之徵曰維是辰誕我聖人也  
于時玉階風清彤庭景麗殿龍幄列鳳蓋樹綵旂  
建雲旆辰職迎平玉巖上駟佇平金駕天官從平

皇親受介乎瑤琨選清蹕之函風望皇旒而瞻

輶輪皇上乃麗左兮坐玉璫服山龍冠通天受

貞符於上穹奉丁辰而御景年于時義冠山峙垂

紳錫立貂蟬句膺鵠鷄就列環珞聲徹于丹墀纓

綬色映平綺疏頌高廟而稽首稱歡笑以三呼乃

有維城磐石肺腑帶礪玄乘黃充庭迤邐貢物

惟方酌醑以次又如畿甸疆圉之翰之屏星馳轂

奏大鍾南金惟不耗乎民力乃以媚茲一人又如

占風候潮之屬日月穴之倡開梧浮竹之苗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賦三

子前兒之裔閭庭溢闕襁負責贊于焉麗象胥而  
紀王會非勤遠而誨貪兮亦以紀夫山珍與海瑞  
其他般般之獸離離之禽馴馴其舞嘖嘖其音萬  
象孔間效茲百靈至于甘露瀼瀼瑞禾芄芃仙芝  
在圃屈軼在廷紛紛奕奕不可殫論固壽域之蒼  
藂兮章天符而驗帝文于是會朝既盈萬舞畢設  
皇歡既于燕濟蘭苞薦于時哲寶份陳兮席啟華  
鐘鐃兮觴洽冠屐忻忻而沾醉氓隸鼓舞而大嘏  
藩牧雀躍而酌醑雕題蹕蹕而腹低共食于仁



許之大德兮又奚啻夫山爲簪而海爲杓也於是  
羣公三事舉觴進于庭曰休哉乎 聖天子之選  
社也臣聞乾健不息而歲成聖人自強而光明道  
之久者保其精而壽其神壽之極者大其施而和  
其民故夫襲百祿而躋萬壽者皆無欲而清安靜  
而寧者也且夫元氣滲漉勾萌畢蘇咆爲暖風澤  
爲甘露此亦聖人之德也河魁兮天鏡在極  
神機掣電威靈此亦聖人之海籌也包荒納  
汙屏喜去怒 養性之度焉居高節壽不淫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三  
不濫有崆峒長生之則焉惟穆惟貞無色無聲有  
廣成治氣之經焉用能使玉符永而金微應七曜  
貞而三光正蓋一日二日者兢業而千年萬年者  
康寧與于時 天子瞿然戒滿穆然思盛竦呼祝  
之言應盈慶之論增美玉衡惕持金鏡曠乎恢止  
輦之度廓乎下蠲通之仁延敦誨之耆親不二之  
臣修煖閣之故事渙象闕之給音解霜飛之累繁  
還剝膚之涓人出朽蠹而贈九域別黃鼓而定一  
尊恢恢舜日蕩蕩堯春上光施乎往牒下靈應乎

後比千以歌我 明聖人之壽千古負絕者綿綿  
乎未有極也又奚俟乎岡陵之祝華封之稱也哉  
頌曰隆隆壽國暉帝極兮一人孔固萬民懌兮穆  
穆緝熙貞不息兮官分潤兮儼精一兮神之聽之  
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樂康兮  
瀛洲亭賦 館課  
夏哉邈邈乎白玉之堂紫薇之府金井涌醴泉以  
洗徑石瑤貝赤文而開戶於焉休息今乃亦沼而  
亦臺不作觀游兮故非園而非園有亭奕奕爰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三  
堂左欄以曲檻攏以疎簾匝以華池漱以清泉錦  
鱗濯戟其容與石龍噴沫而曉艇黛指兮鶴立而  
霄上古藤兮虬結而雲旋翻紅藥兮玉砌映碧梧  
兮朱軒草隨意而鋪綠花不語而解妍柳報春兮  
檣之畔鳥求友兮樹之顛物固會心而自遠今地  
亦迫絕而非偏夫誰錫之嘉名乃以比于瀛州之  
閣也若夫不歲而業聳乎天闕域則亨矣不丹而  
碧駢乎奎壁度則衷矣寬兮綽兮日月豐矣寂兮  
冥兮風景融矣金簡玉冊富弘壁與圖書千秋盈

石室矣纓綬夷猶蘭芷集矣彈琴咏歌應金石矣  
斯固三山之幻不足攀魂淵之渺不足懸漢東觀  
其未敝唐弘文而猶儉也若乃與密之區麗乎清  
虛大人所以滌性焉陰陽之極宅于正則神明所  
以造物焉蓋 聖祖握金鏡濯文明導中和執粹  
精苞監孕梅琢玉鑄金 成祖羅其纏宿 章后  
燦其金綸 英皇新其雲構 世廟勒其徽箴惟  
列聖之儲材于不貸今乃以畢集于此亭也于是  
著作之彥圖緯之儒息六月棲一枝博趣以飭茂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賦 五  
對以時朝市咀烟霞之味冠劍亭山澤之塵謝為  
記而陰陽弗鉅其內脫糠粃而得養弗瘁其纏等  
息棲今木石齊造化今鳶魚酒酒空空霽霽滌活  
其用物也如泉源之不竭希希夷夷雅雅魚魚其  
觀世也類鏡照之不疲此之謂得易之髓味道之  
腴欲辨而忘言獨解而自知者與是以東陽和東  
于四朝文達巷遇而抒忠長沙邊陽而濟變新都  
定策而鋤兇文襄師武而權奇永嘉造膝以鞠躬  
華亭安儲而繼志荊州履實而程功夫惟 二祖

八宗浸漑滋植而不有今乃以衙尸于瀛洲亭之  
功也歌曰側身今帝居超氛埃今清都思君子今  
穆穆有美亭今峩峩又歌曰有求我今亭之側何  
以報之今恬愉為則一念無營今四海充塞上有  
重華今下有高稷井可汲今亦可食此亭不朽今  
與王明受福而無極  
雜文  
却巧文 館課  
柳河東謫居愚溪之上自傷其愚而乞巧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文 五  
於帝于余謂帝子不賈靈于凡夫藉入凡  
夫之手即靈巧盡機械耳河東嗜巧故不  
能愚不能愚是以大困巧何乞焉為文以  
却之  
有澹然先生處無營之室游清靜之庭冷襟映月  
素風入雲於肯孟秋七夕睇雲物數繁星張鶴橋  
之茫茫歎一水之盈盈童子設脯陳酒于庭來告  
先生曰願有乞于天孫也先生曰何居乎童子告  
曰今夕天孫嬪于河之游暫駕人間施巧于下土

唯夫子道高而身不豐學博而用不充豈天巧之  
或齋題人謀之未工宜有乞焉以潤厥躬也先生  
曰嘻而謂天巧可乞耶人巧可益耶吾聞造化之  
區冥穆之主分定而居安貞而處不相肖也人各  
有其有不相借也物各取其取故鈍不能利拙不  
能工方不能圓抗不能達貧不能使之富否不能  
使之通鶴長鳬短顏天孔窮彼安能增益造化之  
毫厘而微造化以自豐也耶且爾亦知夫天孫之  
巧也黼黻天綵綜緯列星燦璇璣于支石濯雲錦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文五

于紫庭非杼非軸爲絲爲綸運自然之妙有象太  
極之精能非人功之所施故且乾坤而如新也爾  
乞其巧何爲者耶文瀟發于巧心則長卿之藻不  
傳于劣筆也畫復青于巧中則曲逆之謀不借於  
淺人也斷運斤于巧指則承風之技不記于拙匠  
也視析微于巧眇則離朱之察不假于瞽夫也辨  
炙轂于巧舌則儀秦之口不施于木強也貨流泉  
于巧取則陶倚之豐不貸于寒賤也割西子之面  
不能益嫫姆刈荃之芳不可以續野蒿也且吾聞

夫人生世間貴憑其真亡不可以爲有虛不可以  
爲盈假者不容據爲寔天者不能化爲人故金葉  
不花木豈不羽象人無情泉龍不雨彼且借靈于  
鵲鶴而就知夫造化之無所取也吾思生人何識  
何知冬裘夏葛混混蚩蚩方心爲守澹面自持辱  
不必辟榮不必居惟巧一途末世之疵繪雲畫月  
大雅以瀉陽施陰設靜言用違翻覆兩手血汗其  
指壁曉穴窺昧厥禍始僥縱僥橫毒于舌鋒脂枯  
澤歇自焚必烈繇此言之多巧多淫多巧多驟多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文五

巧多盲多巧多折多巧多吝多巧多竭非巧則然  
人則爲之世人所巧帝子所愚彼既愚此而寧與  
子爲故珠藏於腹守珠非工吾守吾寶不出匣中  
斷腕搜圖圖非吾有吾能握者兩袖其手嗟哉拙  
則營巧巧亦仍拙滔滔易窮江河日月何如樸愚  
澹情素節老氏亦云大巧若拙命撤脯酒清歌以  
醉歌曰嗟乎巧今人不傳下土有求今帝子何施  
焉彼昏昏兮詛鈍爲銘排天門兮扣雲烟吾練心  
于太清兮返天工之自然謝帝子兮寂無言童子

默然而退先生於是解發塞兌安其拙愚以容與  
乎清平之世

乞茅文 爲蓋茅處文

夫真爲幻住敝不新成悟法則饒儉雙融寄相而  
成虧互換懸茲茅蓋泊矣禪相山雨欲來不護朽  
枯之竹檻秋風吹動誰禁飄蕩之蓬簫遂使佛火  
濕耗耗蕭索一燈孤日月僧厨寒刺刺吏持半壁  
老烟霞迨歲月銷磨那問香爇精舍只風光荏苒  
誰憐還佛退場凡屬飯心寧無作念况易充羈尾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文 五  
之腹不必撒米鋪蓋豈難穩穩棲棲棲具在揆  
僧勺施則聚微而成伯茅亦合少而就多矣釋  
法寶同成一莖即佛身變現國東枝錫有龍應  
蓮種無邊證源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維天啓五年乙丑二月望某子賓客某官張錦將  
遊洞庭兩山阻胥口渡謁故吳相國胥王廟觀其  
鵲夷滅處而操雞酒爲文吊之其詞曰  
鴻忠魂兮怒濤埋震骨兮  
草莽草莽兮古

青青兮遠郊就鵲夷兮飄泊尚吳土兮逍遙片石  
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今歲寒不彫丈夫不  
輕一歎兮夙固順其所遭能嚮何仇慰父兄于九  
泉閭閻何德定君臣于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  
安于溝瀆迨其齒劒而沒忠不化于江湖亂自公  
而覆楚社慘王僚而定吳祧彼英雄舉事今抱沉  
幾而獨苦迫功成事就今矢忠赤而不搖宜其避  
難則身尊于九閼而酬恩則命輕于一毛嗟予人  
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捐白日而爲昭彼借漢以報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文 四

謁河伯文

自彭蠡而東直下呂梁數十里崩石突崖  
驚泉噴激至徐靈封益橫積沙化陸奔濤  
潰于土石之間錯牙相摩東如門立驚濤

文辭之

所往咫尺高下舟之下者臨深若墜仰者如升轉輻於山紫紫沸蕩連阡四所是日風大作舟人艤岸噤不敢渡余乃取辦香祝河之神戒舟人謹備篙舵以俟已風少舒浪亦平緩食頃而過三隘口既舟礙于沙葦滯汨汨迄安穩無恙以濟是夕余宿于土舍土人云舟敗于此者累累矣年來迄無問津者明日登舟舟人皆以余能徵神之靈余不敏敢忘神之錫敬具雞酒作

人奚知神之不爲利或謂河任神維德濟彼修其

嘉德而獨其志何虞乎神之不爾汝靈歟神哉雷湯湯呂梁之下爲屋爲谷噬而扼者月來于茲走也牛馬泊乎中流長年所賦款款之忱禱期畢鴻相告以默神其曰可膠就拊之汨就出之不爭不驚神之聽之將權使乎聖哲而慮徇乎匹文力抗于強能而順施手拙愚惟人不測我有餘思靈歟神哉古之至人履險如夷當其夷也適險視之惟此不疑彼通于神行乎風波不濡者存合天也德合神之吉神求其人魏吾非匹顧此耿耿報神

先太史道客紀履

門人曾元贊翰檢携其家封君小集索我贊咏余覽而凄然輒念我先太史一生青容遺履宛然在目遂紀十二景求能丹青者各圖其貌而乞言于名公以藏于家志痛也

讀書客

家世卻金道編粗具傳自奉訓水部公而下先太史受而讀之科頭垢而樂以終日古屋數椽在參天栢木下則太史讀書處也

弄筆容

宴坐端居拈題自課達于寒暑穎禿心枯蓋樂此不為疲矣積稿翰盈几席間藏以重襲輒自嘆曰吾享之千金

教子容

少年舉一子壯歲連舉二子程督長子徵畫夜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文

教二雛口授耳提貧不能行經師修斷壘欣欣父子呶唔不絕也終歲戒毋履及屏門外

弄孫容

長于孫後乃得孫夢橫渠先生來名之曰載徵赤肝玉屑親膝而嬉憐惜之餘抱而共飲

獨坐容

爰喪其夙年裁四九敵衾孤枕禹三十秋床壞缺而不支惟烟煤而不滌曲肱差樂寂寞無憂蓋其天性非關強忍矣

把酒容

酒趣自得不為醒傳尾鉅村膠陶然獨醉醉中擊酒壺而歌古人詩感慨長嘆曰酒不列劉伶墳上土也吟罷潸然同王山之頽矣

野行容

春花秋月泛步東臯流水小橋疎籬茅舍或班荆于委巷或話舊于老農葛巾楚楚貌悅而情真人喜封公親我也

荒園容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文

晚置一園直不滿十千一灣流水半畝苦竹草舍五六間菜樹二十株耳荒蒿茂草裁通人徑時提一壺坐水竹畔摘樹菓引滿浩歌月印前溪而沾沾醉歸也

僧寮容

水部墓旁隙地為蓋茅處老僧慧雲居之修竹草舍佛火長明几淨窓虛貝葉精好太史公過則彌月偕一二父老故舊說因緣證無生法恐也太史公沒而蓋茅處亦淪荒丘矣

墓田容

家世濠上祖墓離古廬纔數百武每晴日好風飯  
後輒徘徊墓側宿草孤柏落葉悲風黯然有寥我  
之嗟不覺涕無從而返也

疊石容

常于盆池累碎石爲小景層巒秀聳壘嶂連連即  
盈尺間有湘山九疑之勢

栽花容

讀書之暇性喜灌畦先大父所居舊舍有芍藥茶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四

文  
四

廢花數本太史植以曲欄更市草花灼灼蒼砌間  
花朝則必沽酒醉先大父而後酌花神也榜曰庭  
前花木思先澤架上詩書啓後人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山居時令有小敘

二六時令

春社素言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戲作庖經

論文三則

文觀三昧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文準選例

談文緒錄

紀

上賑恤災民矜釋詔獄紀 甲辰閏試

頌

郭汾陽大人頌有序 閏試

榜嚴二十五位菩薩圓通頌丙辰

柔遠頌

碑

明遠禪院放生橋碑文

少傅長垣李公神道碑代

邢臺今王君祠堂碑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雲陽重建關帝君祠碑

詒進階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原任蘇松參

將彭公神道碑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棠軒李公傳代蕭老師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都孝廉先生傳

太醫錢完初傳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雜著

華亭張翥世調甫著

山居時令

有小叙

夫隙駒易度蜩戰未休河清幾時黃金難就身不  
寄於物外物而我自閒樂不違其時乘時而樂自  
足住世故能出世息機纔是知機居不必廣履蓬  
簷口不必膏梁藪藿跡不必巖廊漁釣交不必王  
公乞兒第取我之自然豈口人而未可樂則生矣  
逝者如斯但情順而景生則光陰過客若景遷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一

情變則渣滓太空是以暫假化工權設時令眼前  
樂事不禁春夏秋冬箇裏生涯擲功名道德慎  
勿實諸所有自能行其所無橫成崑崙側放峰只此  
廬山真面目桃能紅柳能綠依然本地舊風光都  
謝却八千歲春秋安知老之將至猛提起十二時  
性命自然新而又新語不屬乎沈連義更同乎誠  
懼銘之寶日聊傲失時云爾

暮春

春今爲陽之進陽爲德開而弗闕霽而弗蔽弗闕

弗蔽陰漸遠也陰遠而陽未太進則其氣爲和之  
中暮春之月天地和氣之中也是以其物青葱而  
昭蘇其日月清朗而惠和其人皆飽然而舒忻忻  
然與鳴鳩乳燕而居此陽明之中正也君子之體  
不偏於陽而開霽之氣多無闕無蔽與萬物共之  
如燈照室如月在江如平水載舟而波浪不生故  
不私我而意轉恬不亢滯鬱抑而節轉和是以御  
物有制而無競因天地有宜而無戾命命酒酒不  
識不知其亦有陽德焉中正之氣也故取諸暮春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二

當暑

暑爲陽極然而陰伏焉候于內者自是以制斯暑  
人不知也故選於暑之流而炎燥無然幾見與  
熱之能焦山而鍊金耶凡造化固有自然者其無  
傷也明矣正以陰伏于地陽起于中而止其流故  
暑不能傷天地人物而受天地人物之陶鑄誠將  
陶鑄雖謂之大清涼可也君子之陽剛赫赫烈烈  
如矢忽張如霆忽行群疑銷而百執降若白日麗  
晴空而陰霾伏匿也然勝之不烈而先老不烈

意有天性者茹乎其間而不恣其吐之流是以力  
果而心和志銳而氣爭天地萬物常爲我游戲而  
無炎燥急迫之病是以謂之真能自強而不息此  
夫純陽之止于伏陰而能得其中正者也故取諸  
當暑

秋陽

凡氣肅而無陽以霽之則其氣必慘而無容秋令  
肅也而陽則烈陰不可以理物而借陽之烈也故  
草木皆果而無花無花氣之肅也果則其陽之內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三

結而爲實也是以萬物成於秋君子以之雪心而  
暴其德凡雪心者不取索也凡暴德者不居爭也  
潔無徒淨無群肅之象也周一身而不和于萬物  
是以爲刻爲激爲寒爲沍而君子霽之以陽汗不  
染潔潔亦不礙汗俗不沾淨淨亦不傷俗風霜而  
青天白日雷霆而景星慶雲大抵絕世間染着易  
絕心中夾蒂難所以仁義雙行生殺並用立身於  
光明正大而付物以水流花開到得物物醇然抱  
是通身潔白是君子肅殺中之陽春也故取諸秋

陽

歲寒

萬物不能違造化也造化之生大矣今指松栢之  
特秀而謂歲寒不能有其抵夫豈知歲寒之理者  
也夫陰氣極而爲寒寒極則純陽用事于內矣土  
上剝而下音也鳥獸生氄毛以自煖焉陽之藏于  
內者爲之也故百卉未嘗無萌芽而松栢不得自  
誇其凌霜雪凡受氣受質而屈伸於歲寒者皆物  
也惟君子得造化純陰中伏陽之用而屈伸乎萬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

物是以爲君子之正命何謂正命忙如是閒如是  
生如是死如是是大行如是窮居如是是天地剝落而  
吾不壞天地榮華而吾不有轉殺爲春變煖爲寒  
一切氣節功名皆依歲寒而見者德非君子之所  
以自樹夫然後漁樵不礙于卿相文明不改其潛  
龍是謂之大地陽春是謂之冰消成水君子之超  
然於萬物也如是故取諸歲寒

婁江管東溟先生謂余曰錫山顧涇凡見過以  
暮春當暑秋陽歲寒四令屬余發明余未及括

出印證而涇凡往矣君故了悟其爲我補足此  
段公案余謝唯唯會余北上留京師五年而先  
生長逝亦未及預先生也言念當日先輩提獎  
不覺潸然因記其末

二六時令

夫撒開兩手魚躍鸞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  
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位護持所以饑食困眠假  
借四人行住坐卧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  
作課勤行不息調氣養神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五

只此着衣喫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輪機云  
人知順人莫知順天養身養性亦復如是余嘗  
上見朱太復先生教我四正四餘之說忻然有感  
過西湖弟子錢孟玉精心修鍊之學津津爲我道  
十二時成課因廣其意著爲時令太復先生就洪  
鐘裏點丹孟玉立木爲空志學古法其於順天之  
意各有妙會因念人生當自愛其實調神御氣生  
長收藏九鼎一絲白駒過隙念之哉

辰

夙興未盥整衣襟坐明窗下調息服天氣進白湯  
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遍疎風清火明日去腦中  
熱盥漱畢早食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  
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宜  
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經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泛濫勿  
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嚙津  
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六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饑  
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少坐  
勿促胃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  
受虛故當饑節其滿未飽置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流覽時務事來須應過  
物來須識破勿畫卧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  
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  
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俚卽止吟誦浮  
白以王直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食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  
法卽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  
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十五

七

燈下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  
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卧必側身屈上一足  
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  
候起坐擁衾虛心靜守無爲而行約香一線固其  
命門精神自餘元氣乃盈醒而行之難老而長存  
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  
或俚側卧如弓氣亦周流不滯洩如勾萌勿折迎  
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床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  
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滯觴

案一室穴南牖八窓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

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

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十五

八

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灑多靈別二室一  
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曰制書部曰經  
部曰史部曰子部曰集部曰文部曰政部曰類部  
曰說部曰騷部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摩  
陳古爐鼎茶具一酒一壺古窰杯一具讀倦則浮  
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  
也

時花數本盛以瓦筒置碧紗窻下花氣襲簾幙間  
遍其前檻曰花棚

掩關晏坐非雅客不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靜坐當有二十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常榜於坐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隨境隨緣安閑快活此小安樂法也侗居士粘壁自課并以告夫讀書善養生者

春社素言

丁巳

少而壯如奔車追風過眼不及壯而老且冉冉焉倒海之流東莫止也吾甚懼之寸陰尺璧良有深理故古人耻修名之不立而悲行業之無見於時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九

嗟乎人生精強神王能幾何時孺色而慧如朝花含露能幾何時持梁刺肥無至家之謫寬然歲月能幾何時遇明師友論道指示相揚相規能幾何時無疾痛事變安坐飽筆墨能幾何時數者皆人生之大樂也習焉而視爲當然則轉以佐其澁放吾兄夫精神之溢而爲奔趨動作也吾兄夫孺色慧辨之驚於世故人事而莫之返也吾兄持梁刺肥之相矜於華腴而爲不實之厄也吾兄顯人貴游諛言相推小數相羈而引繩批根之浪爲歎也

吾兄安坐之素穀而食稗舍已南畝而畊鄰壑也嗟乎此數者又人生之大痛矣去其樂而卽其痛人情哉夫亦有大迷者存乎夫匠之塙輪之斲射之發俳優之傳奇小數也業而專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學之而能成若夫辯士之揣摩闢士之決勝於疆場文吏之積磨勸而程簿書立名立功無不皆然而況於士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勞不可以永休不甞靜不可以久動不磨戰不可以勝不人重淵不可以得驪頰之珠是故精神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十

可不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省交際捐除人事超謝淫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十日不得思之積月十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爲助姑布不必相體骨磨尹不必拂龜策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獨逞自信造化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見人之情從苦而甘從憤而樂神氣凝定則自覺讀書境界體寬升沉非譽如浮雲過影與我本身毫無關切小勝弗喜小挫弗怒其於人也曾好弗太曾笑

弗沮讀聖賢書能補聖賢所未及窮古今理能開  
古今所未有活活潑潑空空靈靈卽科名已是我  
長物文章亦是我借途何暇遲疑問人間世哉此  
所謂發舒志氣萬物不能牢籠者也夫男兒七尺  
蓋天蓋地既讀書識字明理義嘗學問何往不利  
何求不得何事不可爲何志不可就章縫當定名  
世之案與漂宜教撒揭之基昔韓魏公云今日受  
天子一顧問明日受宰相一獎語喪其所守者多  
矣夫天子宰相之溫顏好語且不可受而況其它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士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膺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  
善貧月俸所人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來  
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數量  
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韭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  
素食小奚奴經月不嘗肉味閒日謹閉門或無過  
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  
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俸錢所人略贏輒分之書  
賈貸其直之半而讀之賈人微利局礙不堪則傾  
囊而應大率囊索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士

沾沾齒頰不中情之聲何足引動我哉勘破此關  
便是自立男子朝必爲正士鄉必爲閭人不佞嘗  
記吾執友郝孝廉履臣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  
爲人亦由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蔑不工矣  
夫今日佔俸而習一先生之言者皆異日朱丹其  
轍而幹世濟物之草藁也故不佞敢爲社中告以  
精神志氣兩言爲社中勗時平時乎願我與同社  
交勸勉且要之白首無忘也春社長何謹書

得裹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適始爲譚經備以  
餽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  
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嚙千金于  
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沒  
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適而行之粗能自樂向  
令當日略有微逐妄想轉念墮落泊泊江河決坊  
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  
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  
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沒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十三

戲作庖經

粵稽古庖犧始畫八卦制厥五行食民于鮮爰作  
庖令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伊尹  
日色于水聲于水氣于水味于水湘之眊其睛也  
濯之眊其潤也聽之候其齊也節之需其溶也漉  
之取其澄也庖之令水功爲多伊尹曰水盈上而  
火齊下鬲而發之非陰非陽太陽中枯太陰膏不

生發者慎諸伊尹曰登于俎雪其几斗勺三浣于  
筐于筥無給勞薪薪勞者熒猛而味速速且薄蒸  
之以桑弗烈弗徐是惟木政伊尹曰惟鼎有實升  
其鮮錯刀之工巧奪天鼓刀必藏芒亦生光伊尹  
曰味無不通利用土土爲味王鳥獸魚鱉之肉腥  
而腴不可以爲君臣故草水之實配焉滌腥化腴  
冲而用之肉食十七菜食參之勿濫其節以爲佐  
使凡味無水不生無土不成是爲陰陽之和易牙  
曰烹之令備五行古庖犧氏制之後幾壞于貪饕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十四

氏昔者夏道下烹肉林不祥乃甬石于莘之野石  
負篆符四字伊氏讀之曰色曰味曰氣曰時澹者  
色之先也齊者味之先也芬者氣之先也聖者時  
之先也物之質膏而滌以滌滌于色而膏氣銷乃  
可受之以烹味無味齊爲味主損焉益焉隄其物  
性故曰珍有五齊變化惟宜鼻先口後厥惟馨馨  
則食性悅四時之氣物味從之春氣麗而和烹宜  
媚夏氣炎而厲烹宜爽秋氣肅而凜烹宜麗冬氣  
飲而藏烹宜豐媚戒濃爽戒薄麗戒雜豐戒肥適

于五時齊于五物合于五常既中既和游于太清而還于澹是爲庖令癸亥孟夏望後二日過汾河戲作于舟中

論文三則

乙卯

文章家宗趣論機論法總是繙出鴛鴦未許金針暗度耳根圓通說最初方便大抵皆從悟人余向來指示多矣若金針一着竊愧未能意亦有不能言者雖然言其無言可也爲述三則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十五

題中之情乃在字句寂卻之間語言諷詠之外題目到手閉目定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默誦題目數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文字若操筆時未見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纔出口已屬臭腐也

一看勢文章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峯巒層疊處布得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蓋點綴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章先於胸中打

得一勢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扼要爭奇或空中結撰成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體氣自然高妙也

一取程先華文體制科中程者字無虛設如高曾規矩的確不移其詳略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然有下句有前股自應有後股非特法度固然卽作者亦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每於神清氣定時將先華程墨細批細玩何處是起何處是伏何處是實何處是虛何處是轉摺何處是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十五

文觀三昧

今世言文章者百家且矣然皆窮文所至以暢其法未詳皇祖解經解始之意余慨江河之流塞源拔本准首朽嚴王三摩提作文觀三昧曰典曰顯曰淺嘻會得便至妙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於末劫中永不退轉是真莫負如來意也



典

書有二典周官有六典典常也言其常而可法也文章可法處只以其常百態捏造如空中狂華合眼即毀日星明白萬古為觀天地間豈能易此大常聖賢意緒自有一種脉絡聖賢口語自有一種本色不與他意中事便是性命縣罷不關他口頭語便是經傳騎枝王辰玉所云同類之物以觀貼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者是詞之典也沈造立云作文須設以身處其地體貼一段精神出來是意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七

之典也文不典則體輕如恭己無威百戰不拱不典則體蔓如葛藤攀附本根埋沒不典則體浮如假借什物索去仍空故為文須以聖賢意代聖賢以聖賢口代聖賢不漸豐詞不漸刻意題中所蘊皆題而出題中所無應題而止令觀者恍見立言之義此文便與聖經賢傳俱不朽然須平日體認六經爛熟流出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淺

鑽石取火火出石中謂是鑽火謂是鑽石若鑽

火者火是石體若鑽石者石是火廓石火雙見鑽鑿何有則知意為題體題是意廓廓不留礙體即現成鑽鑿到處意皆躍出如青蓮花即在佛面故曰其入深者其出必淺淺非皮膚之謂也特對觀深者下一藥石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者淺也蘇子曰詞至於能達而文不可勝用矣辭中之意心所存者口不能言若了然于心更能了然于口與手必其平日深思力索火候既到表裏洞達自覺此語與聖賢相通着不得一句學問自然無處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八

不是真學問所謂極深極淺若認淺作深便舍所當然尋求所以然已是離室覓室若認深作淺却把意中意埋真意把理中理掩正理海底珊瑚畢竟沉在何處此無論不宜耽取即如文章替聖賢傳神如何把他不斷血脉遮蔽埋滅畢竟是捕風捉影認賊為子自喜淵深翻成僻陋大抵看書既極研深作文自然平易無侵其體無離其廓具淺之妙矣

顯

文章有一真種子真光景下筆卽見此便是顯如  
湯煮餅生沉熟浮此顯便是人心不死之天理與  
夜氣相關今夫主司衡文者卽解褐風塵遠廬故  
業以至黃金橫帶鞅掌簿書但其所不入者語言  
鉅釘耳至于題中一點神理當體卽見如人久客  
遠方語以故土鄉井宛然乃至恹恹涉獵或倦病  
遇目亦原不昧故文須把吾神識體聖賢神情出  
來聖賢之神卽是讀吾文者之神吾却于肩輿下  
喚醒他故物驟讀吾文便如見我心肝面目十般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十九

文章選例

乙卯

昔人論詩有正變古詩徑叙情實去三百篇爲近  
而盛唐諸人似之如空中音水中月言有盡而意  
無窮正之始也文章正始難言矣質而無華清而  
無奇如元氣胚胎於亥而四時生意渾然備具此

等不應以聲色求之讀者固自不易然所謂彌孫  
支派遼遠政不容不追念鼻祖彷彿其形似也別  
爲正始

正始而下繼別爲宗傳其宗者約骨孫也渾成而  
無襞積正大而不纖奇寓寬局於莊嚴寄精味於  
澹漠咸陽宮闕細柳旌旗奕奕巍巍堂堂正正文  
章識此一派便滴滴歸源是謂正宗

正宗而下其流漸廣譬玄尊之於禮飲禮飲之於  
爾爵亦菽粟之於太牢太牢之於水陸也譬盛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二十

然富而不淫廣而不肆自是繩削中縱橫珠盤內  
旋轉開拓變化係乎才識亦絲涵養中來遂不入  
野狐乘謂之大家

大家之格溢矣然清濁不亂於眾流也統分而潤  
潰散而川亦巧亦奇亦靈亦變資性所近伏習因  
之蒼壁小磯摠吾家寶學者但入一門儘自成局  
所謂豬肉真飽何暮龍肝若離此說妙說玄摠是  
三年學爲也是謂名家

余憶隆萬辛壬間先輩沈道立先生依唐詩選法

刻名文品彙別爲四家其持格簡嚴用意良苦今  
四十年來人文彌盛來春花草非復收梗枯枝諸  
旦風光豈是殘煙剩雨第不化者東風之固不晚  
者晴空之體若識得此種意思卽枝梗烟雲盡是  
公案都用得着余故拈此四家以程諸篇實其作  
者腹思自得昔人云游魚銜鈎出重淵之深翰鳥  
嬰巖墜層雲之峻至寶在高深何必作萬丈梯航  
哉釣繳之妙一絲而已余言至此不覺洩露已盡  
諸同志者幸共商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二十一

談文緒錄

文要用亦要捨捨者如人斷四肢不復用之下筆  
自無經綫光景日新韓子曰憂憂乎陳言之務去  
也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此非文章定論也文辭  
得一是卽千金不以易蜩翼之重而況其他乎  
工於文者不專文也吟味嘯傲諸文之變高朋清  
賞盡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拓文  
之氣捐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蓄趙

謝非譽溫文之候宅心正大敦文之質

盛氣不可文懼其決也嬉笑不可文懼其佻也對  
俗人不可文懼其窒也酒後不可文懼其昏也饑  
太熟不可文懼其輕也興未至不可文懼其苦也  
養心如養丹窮理如伏卵認題如印沙摹古如蟬  
蛻布勢則須彌納芥子結構則芥子納須彌是謂  
閤闢變化無窮之門

文有先天曰雅曰秀文有稷天曰繁曰活

文鍊格格正而藏奇者元也可而合正者魁也鍊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一五

二十一

意意極深故淺者元也以淺證深者魁也鍊神神  
止而自行者元也行而欲止者魁也鍊氣氣和而  
常王者元也氣王而亦和者魁也鍊勢勢紆迴而  
直捷者元也奔決而砥防者魁也至于鍊色下矣  
鍊句抑下矣

紀頌

上賑恤災民

矜釋

詔獄紀 甲辰閱試

皇帝奠方立紀陳綱執照粹精式于九圍大小臣  
工罔不欽若薄海都圻爰矜爰寧生殖遂長于  
今三十有二年穆穆皇皇敬戒不顯物熾而豐  
征輓漸奢乃者瓊林之儲廣大山海之征輻輳  
簡書所權叢狐染指一二封疆小臣祇承于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帝休息壘市忠而徑情動

天之震疊繁械繫詔獄霜飛是時江淮罷困齊魯  
陳蔡之間民有菜色三輔以內赤地無烟五月  
京師恒雨輦下平陸成渠六月雨益靈民巢而  
棲置釜于床而憂都城摧塌者幾百餘丈室廬  
垣墻寢圯動以萬計是時

長陵雷火告災橫波漂石真閣煨燼松楸凋枯一  
望數里

皇帝曰咨惟天惟

祖宗全軀所覆畀余一人乃者霖潦不時困我赤

子又虞未悔于余衷而降禍于我

皇祖之寢園余一人痛悼切膚其敢戲

天之威以羞

祖宗之靈乃命曰惟司農掌萬民計若度支錢不  
給其貸諸太僕而賑之俾其其字乃寧于厥居  
曰我詔下賑筑困而兼并大家或冒恩澤其無  
謂其令御史核視之務歸我罷民曰民久困雨  
災其免都城間架二月及諸密戶之稅入者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二十四

時雨師戢虛天地消朗壘伍踴躍浴于舜日  
皇帝乃簡圖土之困下惟刑之恤重囚減等輕獄  
開釋或有以詔獄諸臣言者

上疑其揣上意故遲之未幾而以尺一之旨出諸  
臣于獄編爲民南冠釋桎繫之悲幽曇耀光明  
之照忠梗生氣善良和悅夫自昔殺三宥三堯  
仁廣大葉身靈禱湯德克寬乃若錫帑賑窮奠  
厥斁止畫周恭屋恩徧覆盆古之仁聖曷以加  
此且諸臣之忤于上也怒而繫之獨斷而舍之

薄削其戾以老其節徐救其辜以全其身蕩蕩  
平平仁義不勃猗猗休哉臣猶憶我

皇上曩時步禱郊壇發粟內帑豈繫臣工關說沛  
然獨行葢

聖性剛健不借德于羣力如此草莽小民或見權  
使四出妄揣

添官無意嘉惠盈庭衆多因而賈直詎識玄默作

用信于風雷不言而行彰我神武行且斥桑維  
之陰說消刺床之蠹蝕緩征權之繹駭旌匪躬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二十五

之寒直明堂而治海隅更始聖神之鴻潤湧乎

濠乎不其放哉臣謹拜手稽首而爲紀

郭汾陽大人頌有序

閻汝

唐有命世之佐曰汾陽王郭令公德足以暴衆謀  
足以制物含精心而應變乘絕質以設權旋轉皇  
輿亨屯拯蹶屬大曆政衰小人柄事懷恩豕心而  
內訌二虜黨逆而觀衆公以宿輔受事卽戎謨神  
明規遠圖度機事慮萬全謂不可以謀定謂不可  
以武競相其垂讎之勢投其必悔之會不坦坦則

戒心不輸不朶朶則異類不喻是以馳介使而有

信跨匹馬以和戎免介冑而當弓矢酌卮酒而定

盟誓轉冠爲用以夷攻夷回紇感悅吐蕃宵遁當

夫二虜合而涇陽圍也一矢加遺既虞衆寡按兵

不戰又慮剝床以天子重臣陷于虎口散其不可

解之黨輿倖不必效之功卽睎也危之迄臻厥成

疆圉晏然葢犯難斷于委身制變中于靈發謀成

繫于深識轉旋屬乎弘量四者旣備又以精誠之

實行之故夷狄服而中國安葢令公嘗解李光弼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二十六

之疑釋魚朝恩之忌以此忠實一念卽憐將逆豎

亦媿而懷之故有令公而小人服夷狄馴當時大

人之占兆于幾陷不虞耳若公者其亦可謂命世

之佐矣頌曰

惟唐中葉內圍不固胡尊其間狼羊居戶安史旣

殄厥有懷恩引類作狂闖我都門蠢蠢吐蕃合謀

回紇爲咄爲跳佐我誦賊虜衆如麻賊盟如城合

不可散衆不可征赫赫令公來整其疆是禦是震

涇水之陽上將伐謀爰相其機禦虜于虜合者繼

之弗介而馳人其帳中傳語其酋來者令公公曰  
爾胡爾無背恩寧負天子而虎狼是親公曰爾胡  
爾無反側亟剪爾類以報大德指天爲誓指河爲  
盟慷慨杯酒銷其甲兵胡亦有言彼狂我欺今者  
見公蓋前之爲胡亦有言我謝我過公來諭我公  
真我父始時回紇注矢相視今聽公言角崩捨地  
始時回紇猛噬如狼今聽公言弭耳如羊惟彼匪  
茹化爲倒戈惟彼長蛇化爲前驅蕃夷狼狽爰喪  
其鬼神解營空遺塞之北西戎踴躍觀歌載忻九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二十七

塞無虞一人以寧厥功非常匪謀匪力推心自公  
不欺爲式既乎蠻貉翼唐中興作配吉甫允矣大  
人

楞嚴二十五位菩薩圓通頌

丙辰

佛言選根皆應機語也萬行首楞嚴開眾妙之門  
只一圓通耳一門圓通門門具足同是證修寧復  
有順逆方便可說哉故曰歸元性無二又曰聖性  
無不通然則初心之人雖是宿因悟力亦隨眾聖  
各豎權義耳譬如釜飪炊飯和合水火或焚積草

或拾松枝散木竹頭廢椽敗葉種種入爨終不得  
謂飯本醜器火候水力乃有差別炊飯既熟爨具  
成灰佛入圓通亦復如是然則耳推本因雖謂和  
融二十四門妙真如性可也弘臺居士依經寫圖  
方便證人余謂居士任取一門作菩薩觀觀在居  
士不在菩薩居士是月眾聖是標而况此圖誰一  
誰二又誰分別至二十五於時有侗初道人者來  
游西湖頂禮是圖而爲作頌

僑陳那五比丘聲塵圓通古藤繞樹婆娑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二十八

蒲團坐其下鷄鹿在旁也

佛何閑哉鷄園鹿苑趺坐比丘聲來耳畔是聲住  
滅爲密爲圓古樹修藤爾則廓然

優波尼沙陀色塵圓通對白骨枯坐生畔花

石相鎖也

定不礙色云何厭離是色觀故空性如如我眼清  
淨紅花翠石得大摩尼當前白骨

香嚴童子香塵圓通跏趺坐合掌對枯木凡古

爐焚香裊裊有旃檀氣

鼻觸是鼻意覺是意離此二者寂然香氣微乎微乎木几蒲團煙滅灰飛在爾鼻端

藥王味塵圓通藉齒坐石几陳諸藥草金石手悅而嘗之

非草非木非金非石入于子口醍醐一滴水冷蜜甜舌則自喻嗟爾眾生食不知味

跋陀婆羅身塵圓通攬巾而浴於池

火亦是塵云何塵洗如江浴月月不沾水境空易了根空難知一輪千江人人浴池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二十九

摩訶迦葉法塵圓通結印坐樹葉上石几焚香誦經也

空諸所有徧知十方孰是色身而紫金光是色非色是身亦身視我彈指千劫一燈

何那律陀眼根圓通合眼趺坐累一鉢自隨蓋宿因飯施許支也

見見非見見所見者燈光日光兩義俱假豁然大寤青天日輪日酣睡漢曰有眼入

周利槃陀迦鼻眼圓通祖踞蒲團指鼻觀

息貌類鈍者

誰是利人一息千偈而我鈍師百日一句霎然放下只一息中雪消春水乃大神通

憍梵鉢提舌根圓通兩手按膝擬彈胡生仰面匝舌似嚼虛空也

仰面拊膝啞舌不言是三昧味在爾舌端非爾舌端清淨可求如人說梅口津自流

畢陵迦婆蹉身根圓通錫杖布囊草笠菅席叉手而坐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三十一

有身覺痛有覺覺身身既是假痛亦非真本覺圓明當身自在我聞祖師假借四大

須菩提意根圓通披衣端坐似定者手不可持口不可說是意觀意撼水撈月水影淫

月月光在潭委衣俛肩覺空之間舍利佛眼色識圓通袈裟緩步左手拈數珠

右手若有指者

辨色是識識空是圓開清明眼見晴空天眼手相和輪珠數起是一指端不可思議

臂賢菩薩耳聲識圓通散髮押蕉葉扇坐白

象鼻中啣蓮花

是大慈悲游戲國土白象六牙紅蓮一朶如母護  
子有喜無戚度無量人摩頂記之

孫陀羅難陀鼻息圓通深日虬髯鼻端放白

光衣帶間常有火氣

數息攝心駐心觀息兩俱浮火不名真定何云佛  
弟得大靈通鼻端琉璃在三七中

富樓那舌說識圓通趺坐方石結印坐旁有

寶目堂初集八卷之一五

三一

經一卷

手印是定口中有輪輪憑我轉定則汝聞誰謂辨  
才而開口說青天一雷萬寶齊發

優波離身觸識圓通披髮衲持珠端坐貌近

專寂

吾觀衆生不喜薰修如浮大海而喪其舟是披髮  
者身心無礙以諸勤苦得大自在

大目犍連意法識圓通披白袈裟鋪草而坐

如水有波波亦水體意起意滅共一水耳意識雙

寂入於神通如清瑩水在淤泥中

烏芻瑟摩火性圓通寂然跏坐羅以寶該

性滂火烈性空得慧一反覆手火光三昧元生火  
中卽火是空亦魚戲水亦鳥翻風

持地菩薩地性圓通左手擎鉢右拈數珠倚  
橋而坐

是法本乎誰不平者以爾平心一切俱捨捨非有  
爲亦非無爲瓦礫橋梁是第一機

月光童子水性圓通披草衣恍坐水晶宮也

寶目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三二

性海無邊虚空沍發法界色身渥中一沫沍沫爾  
無一大海水吾作是觀月光童子

琉璃法王子風性圓通幅巾趺坐風吹芭蕉

亦披其衣

風體不動來自虚空惟不受轉我乃轉風如轂運  
輪其轂不壞傳一妙心徧三千界

虚空藏空性圓通坐大圓鏡中琉璃光四微

也

卽鏡是珠誣珠者鏡光不礙身身不礙性身心世



界同於一空只此真空微塵國中

彌勒菩薩識性圓通嘻咲坦腹手持布袋踞

坐作慈容

前劫因名後劫因識兩因都指歡喜終日識性既

圓識塵不礙十方虛空入我布袋

大勢至法王子念性圓通披髮衣紫輪數珠

蒲團坐貌悅澤也

念不繫念謂佛在耶念即繫念謂佛在耶念本是

佛不作佛想是數顆珠即大龍象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十三

大士耳根圓通散髮持數珠右手結印坐竹

林下翠石蒼茵一琉璃椀盛楊枝水也

一根還元六用清淨無等等覺自聞聞性百千變

化只自在身楊枝一滴徧灑微塵

柔遠頌

大海之外東南夷屬以萬數窮際天地候風潮朝

貢陪臣以下有期會受事于職方者國不封委積

而迂之其蠻胡賈子出沒波濤惟利是求若船市

之得諫于有司及其沿邊往來而不可蹤跡者國

家亦且邪翼視之所不爲冠令者戒邊人毋得微

功實焉寧惟是建威銷萌令海師不爲蓋特示中

國廣大云中國二十石專師一方若並海諸國則

往來夷人交臂請命二十石擁護飲食之同于兒

子不得以威忌令不得以矯虔競惟海島烽候之

輩皆飄搖武猛巡徼所獲船爲首功械頭折脂累

累而至或情形不察草莽而禽獮之異時風汛不

戒鼓其鯨鯢我曲彼直不可爬梳其患顧小若皇

呈天朝不克惠來襲人於途好生是夷其患故大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四

自非二十石敦大廉貞仁武不殺持大體能斷制

則往往失中國廣大之意 皇帝在宥之三十年

重雍製歷文恬武戢歷嶼之長占風受事 濟土

許侯保釐于吾 又詩說禮勅循經古方嚴却顧

克廣德心視史

一年夏降人賈壯仔膏夷男女

二十餘人蓬蘽

支離其音來獻于庭匿其布

駕以陸梁請殉

用意師武侯重譯而覈之得

其情形蓋流熟

四他島貢于其王微師喜功徠

而奏之候曰噫吾聞夷平民者不祥矧 天子視

中山其猶穉子焉賊穉子傷慈母懷其謂我莫牧  
何且皇策其它則謝去其戎之長并獨請卒能以  
庶其武蘇解拳拑庇之休居風雨有蓋衣稟有次  
請于御史大夫轉疏於朝侯曰夷德不令我信未  
孚其以爲赤子其以爲龍蛇吾敢不恭諸則選之  
浦水上戎術戒嚴以待後命三月 天子報曰可  
其令授節還國侯乃大簡卒騎狗于前茅羽葆掃  
霓旌旂拂天蒙耳雲駭靈蓂雷吼推結文身之屬  
匍伏交戟延首元戎賊汗破膽論伏飛之精利觀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十五

技擊之標校畏而知懷其心孔固于是勳賞嚴  
經紀其行銀索充股牛酒醉飽爰命武幹迅騎  
精能之長駕驪揚驅乘傳而往諸夷人又手膜拜  
惟呼震地聞聞驚歎和氣充塞既行之工員會其  
國有自入貢還者訪問其事操幣來謁頌天朝  
之不殺謂太守之廉仁德施所竭暨于海外左程  
尸祝前見載功祝融有長壘之安斂人絕封豕之  
暴夫戢戢訓耕娛豫無疆孰與乎載生寧洋平海  
涸察爲天隱露苑寒帷弓若料華綬戎洞乎重青

擊蒙馮河疏截鎮浮孰與施德宣威雕題熙熙重  
所連烽表山裏河曷若天施蕩蕩遐萌其蕪夫克  
廉克仁克明克武而不聲諸詩歌是不考引侯德  
而塞中國之廣大也其門下士某再拜稽首而頌  
曰 帝式九耀于三十年有文斯新淮海之間及我  
吳淞厥波晏如選畀明翼以候來尸侯來于淞不  
飲不食凡民所祈不謁而獲下令若流錯國若磐  
不殘惟慈不施惟勅邦無狼羊邊無失鯨拊之靖  
之大我風聲旆旌旆裔夷爰厄于波烽烟所指鼓亦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十六

以屠繫繫械曳用俘于庭睢盱尹咀厥寶不期侯  
曰無戕天子好生暨之九譯察其頓叩指屈中山  
于王于賓哀哀窮夷之險于屯濯夷照寒緊我守  
臣惟我守臣無尸爾德謹 正之澤 帝  
曰俞哉善視靡貳乃諭乃止夷有休宇衣以縞布  
飽以廩米尸其肌膚相視笑語侯曰無玩俾瞽我  
武長戟大旂中野麻堵侯出視師桓桓其斧侯來  
饗夷考其誠枯肉勑鹿稽顙萬舞洋洋巨艦悠  
悠旆旌達于夷途循以赫靈大風惟和撫育

我旌遷運暨爾厥居厥德旁流品物載休品物載  
休惟天覆之油油惟天子仁乃侯之成惟天子極  
乃侯之式夷亦有言祝皇之紀後天罔墜惟公載  
祉福亮世世夷亦有言祝皇之壽與地永久惟公  
綿綿荷天之薦非私于公實毗于皇薄海內外罔  
有弗臧天佑我皇爰畀公于茲國夷威實垂衣治  
之

碑

明遠禪院放生橋碑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三七

佛言斷殺儒言好生皆從人物本體上提醒透露  
殺則殺殺無窮生則生生不已殺機一動天地化  
作血河生機一轉端由盡舍舍利所以聖人教世  
如水導源水源活故圓滿江河人心活故流通法  
界世多愚者請身驗之今人以手觸足足觸手亦  
不寧卽此不寧便加愛護自痛自覺體活故然若  
在瘡痺便不聯屬夫語人而曰瘡痺有不愜然者  
與嗟乎此第血肉殺子爾夫此殺子痛覺一念正  
是無始以來生靈性所發物物同之我未有身痛

不味不得認爲是我殺子是我痛性卽此不味生  
出天地山河蠢動諸物性性同活物物同生若此  
殺子更倍親切世有愚人恣殺物命只因分別念  
重不思蠢動同源譬如有人疾在偏枯自戕半體  
旣無痛性安有隱心此爲活人吾未之信夫生生  
殺殺殺殺生生前宿負而未償後含冤而相偏肉  
仍啖肉人還斃人陸沉不死之乾坤顛倒並生之  
萬物良可痛也誰之戚歟是以聖人勸呂曰時禮  
教無故不殺蓋謂中世殺機已動勢不能止權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三八

限制一路導其生息源頭使野有餘獸林有餘鳥  
澤有餘族民有餘情以此作用好生便是春臺化  
育若乃一隅所限豈得周徧十方但本性不殊二  
滴大海此是生機機影誰非一體津梁不得謂一  
粒小於須彌不得謂勺水檢於河漢惟願回光不  
昧販夫田頌皆有佛心若使機括一通庖鑊屠刀  
總能自見斯之功德應亦無邊潑河之東有朱家  
角類貨殖秦汭民滋以繁有老比丘性潮以願力  
勸衆修復明遠禪院於鎮之是山峙其西南右

環帶水水廣可二十丈復有比丘廣緣苦行精進  
斃橋巨其西隅其高連仰其廣五圍左亭右閣夾  
江相坐遠山表於湖涓長流來於天際余念之曰  
鉅矣哉茲鎮之勝也成之實難比丘舍財是諸所  
捨從何發根皆緣無始以來具大慈悲不爲受境  
流轉而此慈本如涓涓水漸成江河如大海體斟  
酌無量吾願導師以見在因緣作見在佛事廣勸  
衆生喜捨此河斷網禁罟則其國防凡諸鱗各有  
寧居暨於檀林宿鳥不驚販夫屠肆捐其傷殘洵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三九

油樂生以若以和夫都之所贈筆末再全泚幾何  
然是方人皆有活心焉吾不能使末盡棄離斷氣  
而時引其生機一路不至鄉邑皆爲瘞癘乎哉悲  
人此亦古聖人之教也茲橋也不既爲聖焉諸儒  
之航也與比丘喜余言以告大眾而修放生之會  
橋之成也余題其石曰明遠神院放生橋之碑

少傳長垣李公神道碑

今 皇上有大武功者三西平夏東破倭以有屬  
國西南平播郡縣其地四千里常是時 皇帝之

聖神威武變化烜灼千古則亦有具文武才先後  
禦侮之臣曰少傳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長垣李  
公公之功在遼連破虜以斷絕倭首尾而國家平  
以破倭其在平播則身率人將復其巢獻俘拓地  
結數十年難竟之局故公治行文章河渠兵戎之  
績赫然顯著于朝而獨於 主上武功夾輔爲多  
余按公以右僉都御史撫遼也時倭奴已蹂朝鮮  
窺中國而遼歲苦虜患會東虜卜彥西虜抄花搭  
克之屬合謀闖入公先檄大將軍一元匿掃兵鎮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一

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別將張  
廉等夜襲抄花營解石屯圍三虜皆猥猥引去屠  
無何虜復連犯公連破之擒其巢又大破之有達  
速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虜不敢犯遼陽登萊  
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楊應龍反橫州公  
受 尚方賜劍撫督川廣湖貴諸軍事至則南州  
飛練茶江已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其守臣  
堅壁壘固守而始爲文告緩賊疏請殺兵諸路而  
簡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帥各以兵至有衆二十

萬公分五監六帥以入道進討推官高折枝先以  
南川兵進據桑木帥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  
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帥劉挺進蔡江破三  
峒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  
帥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  
緒入崖門再捷牛水塘獲賊千餘而偏其後戶楚  
帥陳璘進偏橋掃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蹶青蛇畧  
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點帥重元鎮進烏江  
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氏圍帥李應祥亦招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一

夷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集海龍圍下而公以  
父憂奉 詔墨練視師責戰益急六月五日挺連  
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圍後遂入大城應龍自縊  
死檻其妻孥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虜二萬二千  
六百有奇殍獲無算賊既平條上善後十二事分  
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蓋于  
年夷壞謀于職方是役也公申令嚴肅訓督將帥  
密謀制勝出奇條變功成事定拮据開闢計畫深  
遠羣夷教寧殆百年僅見之伐也公弱冠爲嵩令

善休息民邑有礦奸民穿鑿相警殺或謂公不如  
採之官公弗許厚封固之而治其警殺者爲南京  
工部郎權蕪湖開柙狎蘆蠶舟車無關官稅充溢  
徒卽南京吏部務爲清簡交其名人肆力風雅其  
爲河南提學念事遷山東叅議皆稱學使者衡文  
體正士習勸學不倦中州齊魯諸儒生樂而推之  
至今不忘公旣成播功而歸終喪也 天子起公  
治河先是河臣創議開泲河功未就公疏因之便  
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歲漕數百萬無梗再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二

以艱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有整飭營務四  
十二事既秉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其營務疏畧  
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人之樂  
其心難散 不知有急君之義凡人必結其心乃  
可 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者  
其 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  
之根盡得及于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  
而軍容可習 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  
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怨少濫十一濫清則軍

士剝膚之災半載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書作夜思熟計其便幸賜裁察施行其防任邊將疏畧曰臣惟用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在臣部本正而未正自然之勢也臣惟是守 皇上之法俾海內將弁可以洞明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徵積閱及期而必遷營進蹤競而必黜才實可仗縱訪書盈篋而不行中未必有卽譽言日至而必損以推轂之事權歸 朝廷之威命使中外將弁專精神于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聖訓

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在將也事入防邊之宜入二疎皆文多不具職儲委之苦心憂國深計戎事治兵必優恤士伍用將必憐愛人才亦足以見公臨戎制勝之本矣公樞密大臣威望在華夷眷注在天子今天假元老以長扶王國將 朝廷之上藉公沉畧以肅紀綱藉公特重以平國論寧不於我 皇上聖神威武之治益有光顯哉而予亦倚公以綱繆補苴其萬一乃未幾而逝可痛也公諱某字子田別號霖霖其先系出隴

西其居大名之長垣自七世祖堽始堽三傳而至盱眙丞議之生繼古繼古生棟爲公大父繼古生贈兵部尚書某則公之父也自盱眙丞而下皆以公貴贈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登萬曆甲戌榜進士授高縣令歷官南京工部吏部郎河南山東提學僉事參議遂參政河南擢太僕卿右通政左僉都御史撫遼以功晉兵部右侍郎再陞保二級尋總督四省諸軍秩滿晉右都御史再以功進兵部尚書加少保起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掌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聖訓

兵部事一品秩滿加柱國以傳兼太子太保以萬曆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位得年五十有八卒之後朝廷論諸善後功進贈少師其以邊功贈一子爲錦衣五子世襲賜金帛其以播功再錄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賜白金一百兩驍衣二襲以一品考滿賜半酒鈔敘卒之日 天子哀悼輟朝贈大師予祭如創賜域某山之原公亦可謂榮名終始者矣公之生平別有志念交公久而爲國家痛公之亡輒論次其大者而爲之銘銘曰

軒有風后宜則虎臣名哲之生以昇聖人聖人伊  
何執德曜武選昇天工爲雷爲雨赫赫李公素心  
雄節思若泉流才如電掣遼水建牙出自 特簡  
抗其威稜逆行屠剪設伏曜奇摧堅保危再犁王  
庭張皇厥師醜藏于北威聲于南東征之功伐謀  
是參播華弗靖西川來告 帝曰汝來彼首肆暴  
賜汝斧鉞虎節熊旂往張予伐是誅是綏公拜稽  
首維往罔救秘書深機前箸是借徵師四遠師集  
于疆調于群師其帥惟良旣殲旣攻入道並剪破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十五

其間開度劉席捲公戒勿殺止截其魁繫其羣  
其屬纍纍乃俘于廟乃尸于市 帝曰汝嘉元名  
飲至公拜稽首 皇宥耆人洗滌秋霜長養春雲  
建其城郭開我周道爾田爾居官師有教遂生賤  
賤同於衣裳惟茲膚功銅柱載揚公歸自西于墓  
于廬天子念公宣房之虞公來治河河水湯湯以  
疏以鑿新渠洋洋人所作始公弗棄之其所未逮  
公則力爲旣登樞府爰戢禁旅去蠹去溫殛其疾  
苦遂究邦政飭法修戎選將任能群策畢庸公之

在朝德心克廣六軍惟呼名玉肅顯公之在朝大  
猷是經因其元氣以蓄于其靜而必爲寬而有制  
其所難者獨立不懼豈必功能 天子用公其勲  
其爵一其初終存有顯榮沒有贈卹 皇恩大矣  
不磨公德惟墓有石我則銘之凡百有位視公爲  
師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邢臺令王君大受字可仲號凡生蜀之合州人也  
少讀書有文章名喜負奇節庚子舉鄉試癸丑會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十六

試爲余本房第二人旣登第擬上書 天子慷慨  
論當世之事余微諷之曰車中新婦而借借驂母  
乃太早計君遂焚其草乃歸逾年授鉅鹿令當事  
器其能調治劇改邢臺令居官溪刻清冷而愛民  
月俸盡捐爲民興便利修橋治道浚隍築隄廢瘠  
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東匯爲大澤且鄰十里鄉  
邑南和任縣民皆設關或爲筒以導之溉其畝泉  
故邢水而利乃鄰受君因其下流創爲閘內別穿  
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幾萬頃十六村民皆

得新泉溉田歲大熟鄰邑士大夫爭之力然弗能  
奪也余以使事過那策馬往郊外二十里訪其置  
闢處村父老爲余指點建置啓閉蓄洩曲盡潛然  
悲之而村父老羅拜痛哭齊聲頌我王令君且曰  
令公爲民開水利然役不勞民財不費帑秋毫皆  
以俸入給之故令公垂索而歸歸死于道而不能  
葬言之更嗚咽也當令君經始時晝夜督治不日  
而閘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  
乎令弗亟而隣邑之旁撓且至閘又安能成而渠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七

又安能濬哉言已復痛哭余揮淚慰之曰而父老  
既已思令君令君茲不朽矣爾那不幾爲玉令君  
祠鄉哉父老乞余碑文記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濬  
天下然大都爲顯人潤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勞於  
民事而且死死而屏焉一子僅十齡豈世所瞻瞻  
而祠且記之抑令君我門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孫  
孫食君之德吾當書其畧以貽爾父老他日誅莠  
庇一椽于百泉河上爾父老率子弟每社時臘日  
伐鼓吹簫爲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爾子弟

按節而歌以來令君髮髯之魂也連記而作享祠  
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開我新田兮翼我新苗我  
田既熟兮我苗且穀長我子孫兮界我多福 吹  
我笙兮迎候車候車來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  
候馬候馬驟兮雲之下候登臺兮芬芬採芹兮薦  
尊桂酒兮盈尊候入坐兮式燕且喜醉我樂兮飽  
我黍樂我兒童兮惟我婦女 攀候駕兮淹留樂  
鐘鼓兮未收祠泉上兮候時來游讀我詔官兮萬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四八

歲千秋几我村民兮庇公之庥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並海而沙環而堞者廣不踰瓢也舟車食貨之所  
輻輳甲兵魚麗之所屯集比於通都屹然鎮焉堞  
北爲僧寮作湯飲以給行人之往來曰甘露亭亭  
供

大士像其左楹乃

健庵王先生祠亭初自先生也先生爲沙上甲族  
好修善果而專施隱德於民其茶僧如明者來自



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謹功課而修雲棲教焉  
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腴田以長住其香火  
使海壖爲鷲頭鷄林之寶地沙際有赤花青莖之  
精廬士女皈依風俗普化豈特莊嚴法寶點綴海  
若已哉自昔應真賢聖遊行世間作人福田功德  
施設現獅子身立袈裟院願力隨其智慧功行種  
乎前因遇物顯慈當身普利法施圓滿如日照空  
毫無所隔如潭印月毫無所漏於以舟楫衆生津  
梁行脚破堅化俗調伏顛迷繇其因地所成非復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五 四二

衆可思議吾觀世人辛苦鳩聚不捨圭撮貽之子  
孫認爲己有不思子孫究竟是天地間一衆生云  
何此厚彼薄分別太過譬如入看西廂不見南廂  
若是一室通觀入牕俱洞王摩詰捨宅爲院趙清  
獻晚年飯僧光華到今與佛輪同久先生形歸蓬  
地德在泮提孫爲通儒子則清吏豈曰入天小果  
哉

雲陽重建關帝君祠碑

無上之謂帝無能名之謂天心之精神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而天帝而聖者其

關帝君乎是故雲行雨施 帝君澤也白日青天  
帝君秉也日月照臨 帝君明也雷動電掣 帝  
君威也混茫閭闔 帝君時也變化上下 帝君  
靈也 帝之爲帝無不之也下土小人何得而稱  
諸佛氏之言曰皎於大乘則金湯也道家之言曰  
麗於玄武則樞衛也二乘曲說吾無取焉惟夫進  
協天而統天以位天尊超色界而無色以攝三界  
覆乎我 皇祖神宗之徽冊其得而尚也 神宗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五 五十

皇帝孝洽乎兩宮恩覃乎四海躋世仁壽垂五十  
年清明在宮與神叶其易曰王假有廟書曰明德  
惟馨繇此言之聖神玄感之際可易言哉自是衢  
叟巷兒簪纓紳綬靡不沐浴風雨煮蒿悽愴以至  
忠臣節士志氣如神不可度思洋洋如在所謂惟  
其有之者也太僕張君登 神祖末年進士筮仕  
山邑黥庶懷和既入中臺勅節屹立自以暑時以  
至別歷中外時與 帝君寤寐有厄必舒無美不  
助精感於氣靈結於形神之聽之不言而信於是

度地庀財鳩工稱構重樓寢殿棟宇鬼裁夾廊應  
門寫奕冊碧每歲時伏臘封羊豕潔粢醴考鐘鼓  
吹簫歌以樂神享而謁予請記其事余惟 帝德  
難名名之亦贅而竊聞 帝君之辭曰日在天之  
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用表冊以誦斯言也洞  
洞燭燭直提本心今千古聞之如燈照幽如雷破  
蟄爲臣知忠爲子思孝凡有血氣誰不尊親若然  
則太僕君神明其德非開寤寐固亦自有之矣夫  
嶧嶠廟貌寥寥我喪執與夫澹豫穆穆不見亦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五十一

庶旄翠旗四懸高張執與休德昭清人告其心嘉  
薦芳吉告祈靈饗曷若馮馮翼翼有孝有德承天  
之則是役也太僕君如在之恩其有寄焉者乎而  
曰 帝宮崇奉之爲報也是梓士益河操豚醢歲  
河濱田父之爲見矣吾不具論祠勑於某年月日  
成於某年月日而助其功者某某并得並書其狀  
碑陰記中余旣爲之記再爲歌詞三章以備其享  
解曰

中壇高高兮殿陰陰徽建宮兮開天門芝爲席

兮蘭爲茵兮 帝車兮眇氣蓋 帝之行兮羽  
旗紛駕赤虬兮驟玄雲極騁望兮縱橫勞我心  
兮忤忤八音競兮參差馨桂酒兮盈卮 帝德  
下兮鵲吉時顏如茶兮穆以愉 帝安甯兮薦  
蘭觴鐘鼓樂之兮靈閣康鴻祐庶兮邁延長共  
翊翊兮無能忘澹容與兮無言靈荒忽兮廻旋  
笙何爲兮典沸舞何爲兮踰躔惠帳何爲兮家  
寂士女何爲兮駢闐庇 帝庥嘉兮樂我婦子  
甘露湛湛兮雨我原田熙 帝載兮仁壽騰天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五十二

歌兮慶逢年

諸進階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原任蘓松泰  
將彭公神道碑

往余少時爲諸生蓋隸金山學籍也金山濱海而  
城周衛設馬叅戎大將軍鎮其地統領蘓松延海  
衛所提轄數百里之衆諸生即無預兵事而亦時  
能論諸將軍治兵大畧蓋至萬曆丙申丁酉間而  
鹽官彭公之績與其去官事可紀也公來治金山  
逾年耳其廉飭而綜核人皆頌之至其爲窮氓朽

骨爭尺寸地不忍委之河伯寧達大吏怒而飄然以終其身君子曰彭公仁人也宜有後又曰彭公才大也不避事而能任怨余今來京師交其孫水部君得讀其所自叙而喟然嘆曰彭公其學道人也讀書思奮發于科名而以一世官羈縻其志氣所至輒思樹立自見而行事不違其本心竟飄然遷世以老至于今子孫皆以清節勤德顯名于中朝而公又怡怡然享耆耇而今其終若公者儒家也兵家也而亦道家也道以養年其以酬國儒以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年三

傳世公之墓道不可以無書矣乃執筆而紀公之碑按彭氏世家譜其先錄開國功世指揮同知縣自晚松潮溪公而上皆安其官而至蠡湖公始大蠡湖公讀書爲諸生常募疾士破倭援父湖溪公于唐家灣旣服官負奇節自好而性峭直忤于時有子則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孔嘉先生即公也公始舞象輒志在四方鷹揚踔厲而顧折節爲儒窮經史能文章詩賦兼工書法有名諸生間當是時鄧端簡公一見奇之遂字以文旣屢細公車乃

奉親命受官勲府益精心兵術作講武一籌凡捷奇通甲綜緝精曉而又挽強破的曉曉計遂登已卯武科榜第八人久之統水師守乍浦禦寇于波設帳于海出入落際指揮晏如已董漕粟再治郡兵視衛篆皆著有功績然公以爲武人循資受事志氣落落不展非其好也丈夫讀盡天下書不能買用當世而第襲上世冠帶猶冀得一當報天子兄衛霍而弟李西平狄武襄安能酬報不以名實前而今人笑大冠長劒侮我哉濟不濟則命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年四

也知不知則人也屬我所可盡者無應焉而後可以委于命而聽于人如是則卷而懷之吾樂矣蓋公生平持論如此旣當事者累疏薦于朝則奉勅守禦浦口越四年晉中都副留守又二年遷關中都司稅司事又三年而遷分守蘇松參將駐金山逾年以濬河事件大中丞指授勅遂棄官歸其在浦口勸民平糶預出軍士多月廩以賑饑禁長年不得扼人于津渡所全活尤多遷五衛勦卒凡五百人廩而訓練之而陪都重鎮乃有兵又扼隘

爲開者四而城地盜賊不敢發又以其職議

高皇帝聖諭訓輯父老子弟埋瘞窮治惡少借  
勾攝幽繫人諸奸利事諸司無敢問守府勾人者  
笞奸僧校二佐客而平其衡量市乃不爭當是時  
安慶有劉汝周之亂當事議用兵公偵知其無能  
爲第以本境兵三面薄之而開一面設伏以俟其  
逸遂成擒其在中都總師入衛者二凡陞見辭俱  
兩賜宴一署司事一奉命大閱其在關中綜攬軍  
實多所條上得報可即行之後河治垣微積逋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五五

奸弁蒐羅鈐射之士考核部曲甲乙將吏上下不  
敢干以私乃其在金山也瀕海荒城戍守單而軍  
精竭公至即請加健卒數百人于阪城壘而轉郡  
城所輸米貯之倉豪猾不敢折閱而衛軍乃得食  
又移寶山汛船置之衛而時其汛期與浙洋期會  
爲聯絡勢至于月餉不染情市肆平易不擾軍悅  
而民懷無何而乃以潞河去矣蓋大中丞下檄濬  
城濠廣十八丈而沿濠多民居又多古墓公念湯  
池繫深不繫廣且存者廬沒者塚忍兩捐棄之遂

濬濠廣十二丈深加半以報而大中丞遣閩河者  
來謂不如格遂中白簡去先生去而自喜得解免  
于世網遂其初心也于上食高堂俯弄孫稚焚香  
讀書陶然詩酒或澆花栽竹或對客雅歌乃至策  
杖泛艇尋山水于武林姑蘇間已長子成進士爲  
名御史兩孫同登壬子榜乃長孫再成進士公八  
課諸兒孫書出爲登覽追逢泉石者迄八十有三  
年而定心廣志無怛以化蓋至是知公保全窮坵  
枯骨者其澤遠矣余嘗想國初專顯武功爵所與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五六

平定天下敢戰之臣大乃徵侯次亦授世官長孫  
孫於其食邑以故神明之徵收詩書修行誼貢天  
下之志憂社稷之事如近世祇定遠俞昨江萬鹿  
園諸公出則提兵講武爲大將軍處則濬濠憐恫  
若不勝水爲名儒通人者異代鵲起蓋其皆有來  
章學問不專以三寸管獵榮華而階世世澤起家  
戎行間力能達其志才能盡其用迨其功歟身藏  
則行高于古人而語妙乎天下然後知

高皇帝之培植世臣蓄積者厚也公之學道似度

園能任天下事如定遠其落落不肯合當世如肝  
江而皆有文章名氣蓋一世而不爲弄三寸管者  
所下至其恬修樂道抽身遠引澤隆于奕葉而享  
厚于大年則又非三公之比然世臣喬木社稷與  
其以公才兼文武而穀子翼孫使國家並得文武  
之用則公所以報

高皇帝福澤者寧有量也余以舊諸生爲史官宜  
撰次之以碑于道左銘曰

夾龍以飛爰大其世食海之隅昌而孫子武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五七

旣秩儒德斯興詎惟敦悅亦載廉貞於赫我公  
騰驤雲路隨何之文絳灌之武動如游刃疾若  
發機藏英雄畧讀聖賢書誰其守官惟旣厥事  
誰其守道而全厥志浮雲曠然吾好吾從魯人  
之鼎楚人之弓得全于天用報

天子忠貞世篤壽豈樂只我儀圖公竊比老彭

公阡鬱鬱槐陰滿庭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宗軒李公傳

代肅光師

公名長春字元甫其先楚人勝國末避亂居蜀之  
富順當 裕陵 茂陵間尚書公本以史官預修  
一統志 英廟實錄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史稱其  
人慷慨不爲詭行爲文平實類其人傳五世而有  
宗軒公蓋兩尚書云而尚書再世三世皆以進士  
官通顯于公爲祖父故富順之李氏貴盛聞天下  
公年二十以隆慶戊辰二甲進士第一人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編修克 肅皇帝實錄纂修官進修  
撰又會修 肅皇帝實錄進侍講以右春坊右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五八

允克經筵講官由左春坊左庶子進國子監祭酒  
尋乞改南京工部侍郎再改南京禮部侍郎再改  
禮部侍郎克 日講官滿三載考 賜贈庶尋晉  
尚書視事二年十四疏乞骸骨不許又五疏請展  
墓得 旨暫馳驛歸歸家十五年而卒 天子震  
悼加贈廕 賜祭葬如例當隆慶初文敘閣備一  
時魁奇湛博之士獨戊辰館職爲盛而皆內推公  
其廷對策華亭徐文貞公比爲今之賈誼而公之  
慷慨有大節每立朝量事所至昌言獨往又善納

約持大體不務口舌以激人主而忠惻藹然當世務徑直者多疑之而公性靜退于名位澹如也江陵相奪情議起言事者相踵杖于庭公與同館入太史抗疏力爭疏入大璫格弗奏而舉朝服詞林持議之正于是公亦尋奉母夫人還會持服家居而以甲申擢右諭德侍經筵講當是時天子方昕夕御講席進儒臣說詩書大義而公一日稱引蓼莪章以進反覆懇惻發于中心上意憫然而太宰楊公聽之泣下既遷祭酒貞教考度以身先賢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五十九

之而六館文物翕然及公爲禮部侍郎補日講官也是時天子修玄默御講寢穉公乃日採古帝王懿蹟爲箴以獻而又獨疏以請大畧言聖學期于日新格沃貴在朝夕祖宗之制經筵寒暑可輟而日講終歲靡停正以經筵體嚴不若日講情洽也今咫尺之牘不能飽數陳日隔之疎不能効感格今勸講諸臣冒名而鮮實臣竊懼焉疏入報聞而上故雅重公三載滿會尚書缺則又召羣臣進公尚書矣公既視事乃以國本爲任顧獨深

念倫序分明聖意原無他嚮特以名號未定之故廷臣過計漸成危激而上故憊憊其事不欲令言者借以爲功此殆不可以口舌効且處人主父子之間政宜委婉薰徹今思慈歸于人主而天性無纖芥可疑之端任事愛君道固如是先是公爲侍郎時具疏請下詔示冊立之期以消人疑慮其大指本此而上業許春初舉行及是公屢疏陳懇皆酌緩急而劑其平意主婉辭以感動天性冀以不爭之爭光昭聖德而一時號謫直者賢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六十

皆以公爲異多而直少矣公雖自信爲當然公視事持大體不肯而顧履實井井特屬意今甲先是諸藩王請封請婚皆關通中貴人無敢以私謁至其奚以秩宗爲絕不許而中貴人無敢以私謁至其所條奏學校文體風俗機祥皆有本末條理者爲今也公之去也則以失太宰歡而言者藉口則在建儲一事先是公以簡介寡交接太宰欲交公謝弗與會壬辰廷論相太宰遂引彙者建儲婉異不切直及他貢舉事損公而言者遂拾遺語速公去

公浩然曰語云好筵必散酌多乃亂夫我今乃可  
已矣遂力請歸既屢報不允則又乞假展墓五上  
疏得請給馳驛賜綵幣路費且趣期滿還 朝公  
遜志已決矣顧感 上眷厚又重爲國本計慮思  
以去國餘忠感動之遂申前請疏畧曰臣本無才  
可表無智可用落落穆穆臣忠甚孤 陛下聖明  
信任不撓三至而又賜假給驛恩並魚水臣惟明  
主寵臣用言爲大臣行其志榮于爵秩惟 皇上  
念大本不可久虛大信不可久棄乘此春和光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六十一

盛典思出于慈父誰敢以口舌微功權握于人主  
誰敢以臣下與力臣即不獲與誣日具議之盛田  
野有餘快焉蓋公之不忘震器也如此公既歸謝  
絕賓客交際訓子弟卹窮乏時時葛巾往來山水  
間視人世榮謝如閒雲過影而問及國家事則憂  
時感慨不覺聲疊口不言短長月旦而或聞朝庭  
進人材興政事教化當耶則喜浮面稍不當蹙額  
若負痛疚公亦可謂大臣在野憂勞其君者矣公  
去國五年而 天子下詔備禮儀冊立長子爲

皇太子命儒臣開閣日勸 東宮講由是 聖意  
明白而人心以安當是時臺使者五舉公人材宜  
備典軸吏部署上請者一海內望公旦夕相天下  
而公竟病肺不起年六十有三老成之大用未竟  
識者悲之公事兩淑人孝待孤弟友爲人直率坦  
夷慎取予好讀書老而不倦其他具狀中不能述  
者尚多也公以文章顯朝廷其著述進講錄南宮  
奏稿傳于世玉華洞逍遙遊諸稿藏于家贊曰老  
成人之用心也難言哉凡愛君者必激于事求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六十二

國者兼而有其名是以意不能獨伸而勢亦不能  
兩得其掣肘終在人國耳李先主當議建儲時璠  
以其憤發江陵者慷慨廷諍于先生何難顧獨委  
蛇其說意誠有獨至也及正名宜位當其候而先  
生受辱名去乃竟怡焉以自若夫先生之志固已  
酬矣成事之効後世寧謂口舌能動人主哉余視  
史某每致當代之事若愛君濟國吾手李先生王  
歎焉

郁孝廉先生傳

仰孝廉先生者松之華亭人也名伯純字履臣少  
受學于陸宗伯平泉先生先生嘗語門人曰郁子  
而孝廉是真孝廉已孝廉沒而採風者亦以是謂  
表其廬也嗟乎人不珍自名而珍于人所名故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夫居其位而能享其實以  
有其名者蓋亦世所難也已孝廉之先世積行仁  
義于鄉里里呼善行者爲佛子故至今人稱郁佛  
子有孫永嘉守山者以廉恪能其官嘗持議勿毀  
民廬舍忤時相意守戾于郡而弗能飲也郡之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本三

哀而贈之守子直卿謝弗納也孝廉爲直卿之傳  
子爲人端凝沉寂以古人自期性至寧靜古而瞻  
學其于激清獨行雖家澤蓋天慙也嘗歎曰仲尼  
之門不棄狷而世俗邇薄鮑焦枯槁去當其時會  
不應不爾可言東京王范輩反出阮手風韻未及  
哉又嘗語人曰書生解爲文章解爲人亦猶是也  
先定其草藁而後與焉蔑不工矣孝廉自其曆已  
郊舉于鄉凡十七年其被濯行名猶以爲書生草  
創時也而竟弗及真焉可歎也孝廉愛敬父母而

務其大先意所嚮調停導迎其情于富姓也事外  
寡母如其父母蓋三十年敬弗渝也而孝廉妻已  
先孝廉歿十八年故人皆以孝廉爲義孝廉終身  
不更娶坐一室古文圖書千卷而已日哦其中夜  
坐徹旦不寢也咀經探竊力殫于學食稱藿弗厭  
也其與人交視淵淵汎汎者去若浼郡邑之庭歲  
一再報謁刺不先不謂也孝廉蓋所謂激清獨行  
者而或者疑其苦孝廉曰吾政自甘之大凡苦者  
局踣經縛之名而甘之反也謝勞而約與脫繯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本四

白與夫其去彼而取此也等苦爾夫人生有父子  
兄弟以成類也有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德義  
理以檢性也而又裘足於蔽形蔬足于果腹是亦  
世之極樂而我生之所甘矣聞者愧而服甚哀孝  
廉有師爲老書生以困歿書生故奇孝廉即成名  
未嘗詞色假孝廉事益謹師歿力爲紀後事扶佐  
其孫子有成學有問業于孝廉者孝廉指授諄切  
文章俱有法度又時時引古誼慰勉務期後滋爲  
古人以故孝廉素寡交鄰今孝廉爲無厓之貌取



草泥輩即誘良矜愚以較彼命乎其要成則飽管耳稍或底礙不當意化規爲璣三尋之矛起千嶽古即孝廉何能自解故世不頌孝廉之善論而頌其能擇交張簡其一也孝廉疾而陸宗伯先生又十餘婆娑欬歔每對客言及則老人無涕而悲動顏面見者謂先生久閱榮謝未有戚懷若是者夫後彥陵夷老成永歎中流之懼豈私一孝廉也孝廉別號鳳谷子張子爲作哀鳳之吟曰鳳之生今高岡一蜚今失其凰銀羽今鷄栖中途今傍徨鳳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五

之翔今于何翩翩今復冥冥鸞輝今欲下高飛今羽毛謝鳳無侶今無離音離離今誰與和嗟一去今音斷絕傷寸有吾心折鳳谷子竟無子遺命子其弟之子其詩文有傳於人者張子將訪而編之曰孝廉集也

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郁復臣貌不及中人言恂恂不出口名聲不踰鄉國父老至今猶能數述郁孝廉有處治如爾豈幸有身後名即身後名亦何足重孝廉也夫

不爲孝廉重而竟以歸孝廉者何哉此余傳之所以作也

### 太醫錢完初傳

錢完初先生者杭之有道人也隱于醫不喜以醫名然其藝術高名重京師公卿間神宗皇帝聞而召試之補太醫令供奉聖濟殿一時名醫以方伎近上左右者皆溫克遜讓位官保而先生既自高其術骸體不肯下諸密地貴人遂出直乾清坤寧二宮未幾竟罷去既罷益捐破宦格時與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五 六

京師諸公卿游游輒稱布衣交又任使使氣落落穆穆嘗歎息謂朝士大夫重文法而輕性命安得有折腰盧扁能嚙需提藥囊趨王公大人門耶然公卿朝退輒枉車騎過錢先生門先生爲指示禁方如畫諸掌如某症某方出某冊子第幾卷第幾板以意增減殊有妙理旁及養生修煉之事問者意滿而去至其送迎未嘗踰諸戶也先生藥人病當疾生呼吸之際衆醫束手愕視輒斷曰是作法治當活如其言活矣江右張相公構疾且殆

神祖數遣院醫珍視莫敢下藥舉迎先生至一劑  
立起相國呼為聖醫盡移上賜御庖珍饈送以  
歸蓋其持論有曰古人因病立方如鎖鑰鑰若不  
明症候強病從方是為嘗試人生滅殺人實多以  
故遇危症有確見能活人如此其留京師素與溫  
陵福唐二相國善福唐初拜相賀者填門先生憐  
一刺稱名如平交得求款段走賀門者駭之先生  
弗覺也溫陵為大宗伯先生故其屬吏而相見岸  
然上坐不少遜或怪之先生曰宗伯公重性命耶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五

七

重官爵耶聞者詫其放而迂焉其仗義疎財急人  
于難立致千金而立散之雖垂橐歸里中弗悔也  
富萬曆庚辛間京師議論玄黃競起先生雖出入  
笑傲自如而鎮密養晦超然評論之外晚歸仍隱  
我君山中徜徉湖山然七十老矣而益不喜人間  
醫間乘其出游隨杖履請方則口答手判如流多  
所全活里中以爲神先生曰非吾能也吾于此到  
老不會耳子標鼎中辛酉浙江鄉試受業于余故  
傳之舊史氏張某曰秣陵焦太史有言吾與錢先

生言語語從書中來可謂大儒吾則知之曰錢二  
富日不喜言醫而世稱爲錢御醫究竟先生非醫  
也儒也東方之傲有其神原嘗之施有其俠黃叔  
度之晦有其知陶隱居之遜有其達醫則先生託  
而隱焉者也故先生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焦  
史君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七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志畧

大學士水簾滿公志畧

述

袁經畧先生家事述有序

先伯水部公述

梅花醉民述

先太史公述

兩弟志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先太孺人述

墓誌銘

贈資善大夫馬公墓誌銘

代葉陽師

假菴林公墓誌銘

瀛海耿公墓誌銘

額陽孫公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彭公暨配全堂人合葬墓誌銘

奉議大夫恒吾孫公墓誌銘

太僕李公層峯墓誌銘

徐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贈文林郎白石郭公墓誌銘

通政司經歷林仁甫妻徐氏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澄川李公墓誌銘

封太僕寺少卿馬公墓誌銘

墓表

文林郎陝西道御史毛公墓表

廣東道御史本素華公墓表

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杜太公誄

并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華亭張弼世

大學士水簾潘公志畧

本朝先輩相業推重我詞臣居多然近代最光顯者則有徐華亭之學術輔世高新鄭之獨立不回張江陵之忘身濟困其他率以博大靜重爲鉅公稱名實足矣乃其歷清華脩顧問榮名終始垂數十年此生平良有所守足以信人主而孚同朝未可以世俗功名之見論也大學士新昌潘公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一

嘉靖辛丑及第第二人授史職越十餘年而進侍讀又二年而晉南國子祭酒又七年服闋而補國子祭酒又三年而晉禮部吏部左右侍郎翰林學士掌院掌詹此皆當徐華亭公執政時未幾高新鄭相當隆慶間公以賜假還起南京禮部尚書再踰年改禮部尚書越年餘而公遂給驛歸也是時新鄭去而江陵相越六年戊寅而還公纂修會典總裁八年庚辰乞歸十年壬午江陵病薦公入閣而召起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乃竟以江陵薦爲

論者所阻而至今無能爲公一白其故者嗟乎事有幸不幸非各隨其時哉當華亭柄國時肅皇總攬精別親近儒臣學士大夫皆克自振於官方而華亭休休用賢絲綸重素儒講幄延敦謨先生以雍容鴻碩翱翔其間潤帝制而典啟沃宜也新鄭頗力于自任而未路稍喜尚輒異其門人故吏又爲引繩批根意先生必受其摧撻乃中立不阿飄然而去此固其先幾也江陵鑑功名核聲定聞具眼而叙人才程寔用而簡同謂以爲我綜覈既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二

具得一醇靜者守而勿失行之可久於是先生再起且入相而竟不得展素志以漢地則先生遭際使然未可遂以爲前事恭而末路泥也公忤于新鄭以不與新鄭同而其薦于江陵也則不獨江陵知公而公實能知江陵大丈夫知己應求即彼此不能相告語豈一時利鈍衆口是非能定哉當華亭罷相新鄭欲以遺詔悔用方士之說傾之而公在禮部救之力及周藩請絕府基自廣新鄭主之而公持不肯下謂府祿未給不下六十餘萬

必欲如請則以此抵代乃可新鄭不悅而其門人  
爲給事中者遂論公度不勝則又嗾其黨論公而  
公遂去公去而新鄭快江陵情也公貌靜重樂易  
而志存幹濟江陵在館下素稱知心江陵以天下  
爲任而才力足以有爲公又實心器重之故兩公  
最交惟公屢去而江陵情之不置江陵垂沒而遺  
疏舉公自代大都利濟國家沒齒無他腸若曰植  
其私黨圖身後富豈江陵赤心熱腸不避恩怨本  
指哉故公之生平不必白第白江陵所以薦公者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三

可也公家居常與其諸季道江陵事嘆息曰江陵  
肉未寒而人遂去枯而集苑也世寧復有江陵哉  
先朝開三大梁千古恨之江陵相而四夷稱貢外  
戚歛迹中官大增率奉職而不濫竿政事三疊之  
不開在 主少國疑時此雖 一人有慶而轉移  
默奪江陵妙用爲多夫大冒山爲洞賊所據其地  
連亘南頓汀漳四郡羅旁爲首蠻所據其地周廻  
約一千有餘里此皆在中國內負固擁挾古來防  
禦不服 皇帝以勿冲御極取而郡縣之倚非閣

臣贊畫廟謨力主必取總督大帥而下能效其力  
而禽獮其地哉夫任情越分小疵也啓土拓疆大  
績也嗟千千秋而後必有能知江陵者余考大冒  
山羅旁事俱在 神考萬曆初年高文襄邊畧亦  
載與殷總督士茂書間指方畧而當日如倦蒼之  
貢羅旁之平皆江陵在政府時高文襄亦借其石  
畫無異同總之新鄭江陵前幕用之誠後相整之  
具也其功皆可不朽公既不合新鄭其推服江陵  
回宜而其論江陵亦甚當於今朝士大夫亦漸思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四

江陵功且有爲之訟而請卹者矣例故謂公此事  
不必白白江陵而可也且公生平自有本末豈藉  
出入禁庭垂四十年 天子不加譴廷臣不加非  
一朝因故相之薦而遂指爲植黨沒盡其人品哉  
況乎故相之志行如古晁錯之流爲劉而不爲晁  
者其所稱許人又可知也舊居詞林後進深敢深  
譚先輩事獨謂近代如徐如高如張三先生皆賢  
相而公有合有不合然不合者固以見公之高亢  
而合者且以見公之苦心假令并此名而忌且畏

之是我詞臣中必無聲氣之應求人人居靜默而  
可嗟乎相道何時而共濟哉爾之伯父水部烈公  
乙卯典南闈所取第二人也而公孫別駕君志省  
慷慨有膽志與爾善遂于秦學士誌外更志而論  
之

袁經畧先生死事述有序

今

天子改元二載詔問遼西失事狀誅責逃帥自經  
撫大臣以下皆置干理於時臺臣有追訟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經畧袁公應泰死遼陽難者乃

詔下議卹久之袁公子孝廉楷從關中來伏

闕上其父臨難遺疏并白死事狀

天子憫焉下部議于贈祭葬并賜諡如故典於

是舉朝仰

上意特旌異封疆殉難之臣以激厲忠節云先是

袁公之殉遼陽也時監軍何廷魁沉妻女子

井而自縊死監軍崔儒秀下城與徐都司痛

飲對泣而縊死巡按御史張銓還坐署中屬

賊不屈而死事聞皆有殊卹而衆議獨以袁

公城陷爲死不償責又望風逃者藉口公收

降夷爲禍始流言播京師冀以自寬其罪責

而沒公之精忠大節嗟乎遼之潰豈緊朝夕

故哉當舊經畧解任時疏公自代而以死屬

公久矣公受其難而任其勞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之所安也夫愚于釣于一縷而咎引者

之喪其于釣嘗試其入于虎狼之穴而反咲

其受食之爲愚天下豈復有人心哉徐州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陳生應階者慷慨節俠人也從先生久賓於

遼幕城番陷先生命甲士衛之出其所記圖

城事皆按日而書事足傳信其辨降夷一事

甚詳當西虜嚴冬食盡逃入奴寨者奴輒撫

爲前鋒袁公恐奴勢且益張遂合衆議招納

降夷三千人給飲食典官兵雜屯瀋陽而諸

道將紛紛議起然二月間奴以千騎從三岔

兒進瀋陽賀世賢尤世功用降夷居前擊敗

之斬級四十有奇而降夷陷于陣者二十有

一人及瀋陽之陷監軍道委罪降夷也縛而  
謀加誅焉經畧集衆于都司堂解其縛視其  
背多重創乃罵縛者令歸其營而卽命將統  
往河西以釋衆疑比奴臨城而城無一降夷  
也事權之不一號令之不行人心之不固孤  
忠獨力而欲作死鬪之孤注其陷遼固宜而  
身亦殉之其事本末同于皎日而與降夷何  
與夫偷生之惡其獨死也害成者之解免于  
債事而務文致之也旁觀之好爲傳聲而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七

成人之美也天下事大機如此矣嗟乎袁  
公余乃次第陳生之日記而作袁先生死事  
述

泰昌元年庚申秋八月以永平兵備按察使袁先  
生應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月署  
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經畧遼東軍務是時舊經  
畧熊廷弼以人言求去而道將多異備極兩端遼  
陽人心不固久矣袁先生甫蒞任則賦于朝曰臣  
病則醫于遼死則葬于遼覽者悲其志而危之明

年天啓改元二月十三日奴賊犯奉集堡監軍道  
高出與參將張名世嬰城固守發滅虜炮擊之尋  
遁去三月十三日乙卯奴賊攻瀋陽監軍道高出  
屯黃山不進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之賊永芳  
遣二夷持書來招降賀帥斬二夷俾上火其書持  
鐵簡獨當南門外撲殺奴甚衆力罷退入南門賊  
從之城遂破世功死城下賀帥從西門遁走先是  
三日經畧得偵報分布各將騎角應援而大將姜  
弼朱萬良軍渾河外俱不戰獨川土兵將周世祿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八

等力戰兵半濟河敗賊白標又敗其黃標最後紫  
標賊圖川土兵三大將退走不敢賊盡殲焉而瀋  
陽遂危十五日丁巳敗報至遼陽經畧急催各路  
兵守遼時賀帥屯立木山當華夷之界衆議以賀  
降爲恐經畧手書自咎調度無方非戰之罪招至  
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遼城疑爲西虜遂舉烽  
賀帥駭而遁去第使人來云願得當以報也自彼  
遼城陷而世賢無所歸遂爲其衆所殺當經畧之  
收降夷也鈎司傳國出揭竿之力遂相左而是時

賊將至戰守事急經畧檄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并預支四月而人資

皇賞二金其虎旅軍則加月餉六錢以勵士氣餉司以藩陽逃死各半爲辭積貲未與而賊已至十七日已未經畧會各道將于署中議遣偵奴狀監軍高出對以昨偵得奴所殺傷盡人頭日以紅白綾裹尸去計旦夕且退語未脫口而賊渡渾河矣十八日庚申賊將至經畧同接道與遼陽士民等戰守皆曰開城以不戰而潰今欲守遼必須力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九

戰至日暮經畧乃軍容佩劍從東門引出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樓而各道有持令箭撤回所伏兵者于是賊徑渡太子河經畧益難爲計矣十九日辛酉賊至經畧捧

尚方劍趣諸將以下驍雄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南門出大戰教場軍士奮勇先登賊可萬餘秦凱從西門入是時朱萬良以不收藩陽經畧將斬之萬良乞贖罪自効寧死于賊遂深入敵陣而沒

是夜經畧宿軍中二十日壬戌昧爽傳令城中散米晨炊給戰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賊突犯其前經畧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扁城門如故訛傳賊已入城監軍高出牛維驪下城出走人心遂亂俄而賊又從西北隅板開泄水官兵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燒茅屋賊不能立乃解當是時賊結營東南堅壁無動時掠輜重糧食爲久駐困城計而以騎攻東門經畧趨東樓指示擊却之又以步攻小西門列候牌河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十

西岸縛草人于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竭我兵力而縱游兵掠人門板挑鉢實欲併橋夜渡城下經畧抽別隊兵增守西堞備之是時日一曠監軍已上城上而大將各離其伍矣會砲久燃而藥發城上兵士中火驚且亂然城門閉而賊亦不敢登城蓋至二十一日癸亥昧爽而城陷也當經畧夜禦賊于城東樓各官兵逃去且盡隻身提劍巡城上達曙力憊矣乃濯洗呼茶徐飲已命撤圍屏登以破甲并填火藥而身佩劍印縊于其間臨



從容草遺疏數行及作書別其老親命繕寫收  
本分給諸僕令得逃歸者上于朝而告于其親疏  
曰臣受命度遼之日見人心不固逆知遼事不可  
爲是以有葬遼之疏今奴賊攻遼十九日殺賊頗  
衆二十日固守二十一日力竭而死伏乞

聖明收拾人心爲恢復計臣臨死垂泣不知所云  
其告親書曰男不孝不能長侍老父罪也然念吾  
家世受國恩盟心已久今以城陷死矣願老父順  
養天和以終天年且貽督撫書屬之代奏而望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十一

固守廣寧山海爲後圖遂西向叩頭而縊時同經  
畧縊者內侄姚居秀遣之不去竟死僕人唐世名  
痛哭不肯去舉火焚樓而死嗟乎死難言哉先是  
熊公之爲經畧也一切軍需取給關內而袁公時  
爲永平轉輸接濟無餘力熊公以爲急公忘私無  
如袁公者而薦之自代然經畧以真寶濟國以寬  
大豫衆而成不勝其德權不配其位自司道驟秉  
節鉞其時昔受轄者連與齊肩而于寮偶中又暴  
起居其上以故相濟少而書成多且其所與其死

生者皆二三其德之人無死氣而有生心噓殘破  
之餘燼當方張之強賊視熊公之守遼抑又難矣  
熊公不免衆口而迄不成其捷伐之功公又安能  
謂停共事而共圖戰勝却敵之事哉嗟乎若公者  
死可矣死可矣陳生又爲予泣云經畧之于道將  
多掣肘也則又以吳天真事云吳天真者遼之妖  
人也倡邪教叛于巖岫初發兵遣參將麻承宣黃  
璽往却敗繼以大兵臨之遂就縛天真仍播妖言  
于獄曰此數日灾耳不久救且至經畧懼其搢人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十二

心遂梟示之而各道將欲獻俘奏功不得也遂恨  
經畧而事寧多與之左卒至于破遼而不救嗟乎  
忍言哉忍言哉昔張中丞之守睢陽也有許遠以  
主將爲之下而雷萬春南霁雲輩戮力齊心堅于  
鐵石至于殺愛妾享士卒而人知必死無叛志夫  
其義多矣而人心固猶不免城陷而身死何至今  
日而求倫于袁公然韓退之傳補張中丞也信其  
幕下皇甫嵩之言黜繼當日親見事至今中丞節  
凜凜陳生由萬死一生而筆袁公大節以告余余

不爲公傳誰復傳之者至其令河內鑿山引沁水灌田數十萬頃及備兵徐州上饒民圖借司農錢全活齊魯饑民數十萬其來永平自策應遼陽外修築邊牆用人庀材皆有條理則具載條議記事中今特著其死事大節如此陳生歸而祭公于其鄉雲龍山之巔其文曰先生之清獨清也先生之忠孤忠也先生之仁與三仁一仁也先生清矣饑骨可捐灰燼俱蕩而使與逃死之奸捆載暗度者共講投醪左矣先生忠矣老親不顧廻腸空碎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七

求與倫生之輩佳治預遣者同奮援梓梓矣先生仁矣從容決戰甘死如飴而望與揮涕忍死首鼠抱鼠之流共商殉難遠矣雖先生任事毋讓辭讓不辨功寧推人過則歸己而幽憂悲躬獨罹此患海內有心人能無私傷而共悼乎先生得死所樂不爲先生慟慟

國家二百五十餘年養士之報薄忠臣義士之氣短先生不死不足以激天下憤慨之義先生死而一激也然後

聖明赫怒誅問先逃破格用人重賞賞士以憤發中興安攘之烈誰謂先生輕一死哉其文激烈有生氣并載之

### 先伯水部公述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切絕穎敏曾大父奉訓公愛之教之學讀書好博綜玄覽有大志常預擬作狀元詩有書傳吳下三千里梅占皇州第一枝之句初號後鶴以鶴灘錢殿元自許鄉先進吳石湖作詩規之遂改號青原水部公爲舉業宏博組織兼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十四

旁通古文詞詩歌少年困諸生人莫能知獨與董宗伯傳策陳編修懿德蔡司馬汝賢衛文學之藩交生平驪四公者皆雅推水部公然水部公性剛介耻依人樹立每酒間感慨憤發輒放歌或雜漫罵坐客稍稍避避獨四公雖當醉罵終日不肯去此酒解輒又遜謝酒狂四公亦不爲怪其相信如此水部雖爲諸生然立身負奇節志伴古人嘗爲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忤於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

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茲自各三守  
子水部讀書攻苦或日晡未得食或終日竟不食  
乃誦讀怡然不輟以故先世遺書無不徧讀精專  
好古淵博宏廓冀大施用於時乙卯試南都中第  
二人已未試禮部中第四入莖兩魁其經爲尚書  
領袖云及入 廷對則發明君道臣勞之旨體國  
報君之義言頗激切當事者以其老進竟抑置二  
甲第六補工部都水司主事遂奏 詔督徂徠泉  
源當是時水部公氣節自負慷慨譚論當世事已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七五

稍露其稜角而徐文貞是次分宜爲相水部及親  
察公於文貞夫人爲從子兩登第仕於朝文貞方  
虞親黨貴感生分宜心而水部公同觀察一日謁  
文貞於朝房文貞留之飯酒間輒指摘時政侃直  
無諱忌又感憤發洩不能休文貞亟呼飯罷酒蓋  
水部志在拮据分宜奸而文貞滋懼雅意不欲令  
居禁近地矣然文貞故心 器重之水部公旣以  
宏博自奮思一窺金匱石室以舒舒其志氣而會  
是年罷館職弗試乃逡巡尚書郎雅非其志而益

自發憤視素一官如敝屣矣然水部居官苦節砥  
礪思根株積弊蠹修實事以稱上任使甫受事一  
月卽出相度南旺諸泉源處南旺所部故有七十  
二泉泉有官有夫有甲長顧泉老與諸左右吏胥  
爲好利上下相蒙隱部使者但以體貌自尊重不  
復歷山谷巡視諸泉堤諸泉存者裁通流水其廢  
者數十年泥沙沉淤不經開導卽縣官有巡堤使  
者名輒聽泉夫泉老靡廛餼不復以疏鑿流通爲  
職事水部公策馬巡堤如龍圖泉漂當山泉水消

涓僅可通則督其主者濬之其龍魚泉中有泉五  
十餘去汶水數里窪塞已久漸爲平沙公怒罷其  
泉官不職者擬草疏條其事宜於朝至馬房一泉  
密邇衡魚橋汶水輟之公詢其廢狀慨然曰是濬  
利也旣可廢將舊廢竟不可興耶督來夫開之十  
日而泉流通乃作詩紀之石其末句云督夫開泉  
泉卽通乃知功在須臾中願言後來繼今者任事  
皆與余心同蓋公之能勤其事以告後之人也如  
此公居官惟疏粥給朝夕凡魚薪津口之輸歲以

千計願皆領於巡泉者公指弗染也其往來關塞則立一手牌以便其上下戒弗得虐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纔七月而疾作卒於官邸卒之日幾無以爲殮向所草疏條巡泉事宜者尚留篋中覽者悲其志云水部自少爲諸生時卽以忠君孝親自矢贊伯夷諸葛武侯徐仲車文宋瑞以見志有曰弗變惟義弗死惟仁又曰匪孝易子非忠易臣當嘉靖壬子居母喪太息時事作罵雨歌乙卯冬入計偕楊忠愍公以論權相死西市公悲而吊之作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上

剛柔正氣歌其立朝卓犖侃侃思有樹立蓋平日所蓄積也而竟不展其志以致徐文貞公聞其沒而嘆曰惜哉此古所謂剛者恨未有人陶鑄之耳水部性至孝母孺人早沒終身哀慕形於詩歌先大父處士公作鰥居十詠命公題其後公敘述詳婉詞旨酸切先大父泫然不能讀嚴事姊友愛弟妹輒撫而泣追念母孺人也公生於嘉靖庚寅卒於庚申年纔三十有一故同年范太僕作詩哀之曰未及顏回天方過李賀年天付其材畀其志

而催折不竟其用然其志氣傲儻科名振拔則至今宗老道青原遺事洵可垂不朽訓子孫者也公所著有殷遺錄皇明億萬載紀錄及巡泉詩稿尚存配朱孺人食貧守制年七十餘終學使者以節孝旌之子一男一女一適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陸彥植外孫景朋舉南畿癸卯鄉試景畢以廕入國子能經紀母氏之家門剛直有父風而落魄謂生間耽詩嗜酒以貧死別有梅花醉民述然無子從子孫乃奉水部公祀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一六 一八

### 梅花醉民述

梅花醉民者余家長公世侯門也別號梅菴所居隣隙地植梅花數本穴其室題曰招梅而日吟詩其中又性嗜酒飲輒大醉卒之日手書謝親戚賓客而自署曰梅花醉民故以醉民傳也長公幼穎悟讀書能文章二十補衛諸生爲諸生者十八年竟謝去又二年乃復憤發試里社補邑諸生人皆以爲奇然長公故匏瓜一弟子員意弗屑也長公少故工舉子業已學詩卽工詩學書法又輒工

行草大字乃舉于業寢弗復治矣以故爲諸生輒  
大困嘗曰人生高視闊步酣放自適耳夫仰面看  
屋梁者書傳千秋萬歲者古人弗樂也又安能白  
首樊中呻其佔俾效能言之烏乎長公幼孤父水  
部宦薄矣母孺人細靡餼拊以售糲餐無膏飽乃  
性落落不喜會計生產或故舊賙給數十金盡付  
奴子手恣其出入卽立盡置不問而大約半畀之  
酒人至困厄無擔石窵竟日不煬若無帷蓋寒無  
襦引酒怡然嘯歌不輟也時親黨皆憂其貧難療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十九

乃長公自謂貧故不須療耳長公凡三娶其再娶  
王故善織青繰持嘗從容進曰君卽無妨豪飲第  
少裁它食指冗者我能維一奴一婢力作以奉母  
孺人菽水且佐君讀也長公曰咄兒婦之言而欲  
我們一錢輒汗下不肯出袖乎夫安在衡量緡策  
藪藪此此遂作守錢虜哉三婦皆先喪而竟無子  
或諷以子嗣者笑曰趙泉欲死葬陶家側令百年  
後作酒壚由此言之黃土吾曾玄矣夫安用子當  
是時長公終日不廢吟亦不輟飲竟年六十一而

以貧死也然長公性孝友篤於人倫爲人剛直能  
持大節卽力食不肯繼趨媚事人其與人交洞開  
胸臆酒中不快意輒肆口嫚罵稍解則又懼如平  
生都無所校其於包藏狙伺之事非特耻不爲往  
往嫉之如仇以故宗黨皆樂而就之人以爲詩則  
孟郊書則米顛酒則劉伯倫貧則黔婁債屬酒狂  
似益次公而方直不欺則又人倫中蘊桓公廉彭  
祖之流然終不若自署梅花醉民一言差近真千  
長公死而家四壁無長物獨出其詩歌數卷授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二十

甥陸九之生而瞎沒而飲具藉皆甥力也  
弟簞曰昔銜端木叔病無藥石之儲食滑笑其狂  
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何則道有所極固未  
可以物理論也令長公學對偶聲律以一伴世名  
積黃金滿籬長子孫以自累其又安能脫屣身也  
自標酒德脩然長嘯而往哉長公少先太史四歲  
讀書同臥起先太史愛重之然先太史引繩墨凜  
凜而長公頽然自放夫非道各有極者耶

先太史公述

旁哉太史公沒而年纔六十有四也其學術不試於時然其生平志行則已見喪予

天子之寵言是可述也先是孤孺甲辰試補館職

上軍東朝恩詔館職既實授例得以其秩榮其父毋于是庚戌授史官遂錫初命晉太史公如史官扶制詞有清德自知之爽太史公跪讀感泣曰嗟乎臣之先人修怙素之業即臣之兄仕通顯無敢易節焉草莽臣孤貧力學四十年守此硜硜者無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二十七

貽先人羞乃德音寵嘉之草莽臣死且不朽敬以扁之堂中孤孺是以述太史之清德而存其大也太史公爲處士中山公第三子以奉訓大先舍齋公爲大父以散官東河公爲曾大父而孝廉聯芳乃其高祖封右都御史贈尚書貞孝先生則第二派所從出之祖也自貞孝先生至太史公凡六世而上世詳貞孝志中不具載太史公生于世家然彌月而喪母孺人依保母而居父中山公家中落孤苦矣然幼年即嶄嶄露穎慧不肯遜

羣兒嬉曾大父奉訓公特憐愛之手書不自素對訓之學稍長負大志讀伯氏水部遺書輒以古人自勉每燈火誦讀達曙不休嘗是時李工部南涓先生見太史公勤學嘆曰此吾姊乳下兒乃其志一日千里月指錢布佐其讀太史公作書謝弗受日見父壑漸度可朝夕也會里社試童子南涓先生欲上其名郡邑太史公又固謝南涓先生更器重之蓋是時太史公方髫年其志氣不肯依藉人如此年十七補華亭諸生試輒居高等爲文章絕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二十二

制合度而澤於義理又神氣清朗無塵俗縹緲之習聲光籍籍起庠序間已補增廣生六試南都竟弗第然太史公習舉子業弗輟寒暑硤硤討定鉛槧刻畫雖沐且飯不畢也太史公治尚書家言晨起必課二三題經年積篋中文字幾幾千篇采其課孤孺也亦然以故郡中尚書家推太史公而孤孺自此遂以家學顯蓋五十年後補諸書沉酣筆墨饒忘食倦忘寐寒暑忘衰焉所謂讀書樂而安之者其不售于時命也太史公性狷介居家惟務

節蓄不爲酒食糜費及華綺炫耀之事布袍蔬食  
裁足飽煖間不至大困而吾母太孺人亦荆布操  
作不耻言貧終日閉門課讀且繼家人欣欣有自  
得之色雖觴酒豆肉不輕受惠于人先是太史公  
年二十而贅于太孺人家也外父陳翁好施善費  
家亦旋落居二年太孺人查枋如洗歸而大父亦  
以貧故不能析一箸太史公拮据自力支朝夕薪  
水焉而又時時飭漸瀾上大父食大父更傳念之  
謂世人憐愛少子何獨令此乳下兒獨自茹荼苦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三十三

也然太史公竟力貧終身全其苦節臣太史公中  
年喪太孺人孤衾獨枕幾四十年當太孺人沒時  
孺年十七未授室兩太孺人九歲兩兒則在襁褓  
中伶俜無依倍酸楚也太史公與孺共卧起坐讀  
輒丙夜東方未曙則又趨櫪衣起徧分糠羹啖兩  
女兩兒視其寒煖蓋代太孺人母者十五年櫛沐  
不時衣裳破碎無補紉終其身不蓄一婢也太史  
公教三子爲文章貧不能行經師修手畫口授皆  
盡其法度孺既登第而雋亦補邑弟子然其居常

讀書爲文章雖晚年益不倦人以爲有書癖太史  
公敬慕伯氏水部公酒酣輒吟誦其詩歌謂其博  
學負氣節可爲子孫訓而嚴事姊富家姑益富家  
姑年八十餘志量節行有古烈女風與水部公及  
太史同母李孺人出方正潔白亦相似故同氣愛  
重如此太史公落落與人交不爲寒暄態而獨善  
郁孝廉先生履臣履臣爲富家姑贅婿太史公樂  
其廉介故坐誥輒竟日莫逆然履臣高太史公文  
行輒欲一推轂于郡邑太史公峻顏色拒之謂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三四

濁淖吾生平也太史公既受 詔加封秩纔一御  
冠帶報謝郡邑大夫諸薦紳自後閉戶不肯見賓  
客徒步往來里閭間一二老蒼頭短衣楚楚客來  
輒謁應門間無人時人以爲大簡然鄉里皆樂而  
安之忘其里中有封公也都邑大夫舉鄉飲酒禮  
延爲上賓太史作書遜謝不肯一往日手抄錄古  
選詩唐人近體哀集古文數十卷歌咏娛樂嗜酒  
嗜田野遠眺舍旁有古墓樹蔭蔭如亭蓋蔭可蔽  
許太史公暇則提一壺酣飲其下後乃捐三十金

買一荒園果木數株竹百竿流水一溝而已日稍  
得其地差以爲樂薄田二百餘畝然大半爲諸生  
時日約腹裁力苦躬置所居先世古廬不飾一樣  
頽垣破屋蕭然自足常訓孤孺田輕施好奉古人  
戒之夫欲一介不取先須辨一介不與今人參贊  
慷慨好施名遠矣其立身坊表不能自救猶夢  
之哉然太史公遇親黨窮厄不援者又孰爲  
給不倦斯其爲情不他先史公與衆共難  
應字明和別號青溪晚形清癯衣冠古雅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

靖辛亥二月廿二日卒于萬曆甲寅九月廿八日  
封秩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配陳氏贈太孺人先太  
史公十七年卒子三孤孺居長娶陸氏封孺人次  
嘉娶早卒無子次雋府庠生天未聘女二長適太  
學生王廷鼎次適邑庠生俞廷壽孫男一人程孫  
女一人受尚寶司丞徐君元家子念祖聘不肯孤  
獨爲諸生貧不能養登第在史局留京師五年予  
假歸省侍不一年而太史公奄然辭世也祥不及  
其親雖百死易贖焉其仁人君子憐而賜之不朽

以紆後死者之痛泣血百拜謹述

### 兩弟志

余兩弟嘉字次調雋字幼訓太孺人生嘉十四年  
而舉嘉次年再舉雋也又二年而太孺人歿矣傷  
哉藐諸依二婦哺焉先是是年春先太史蓄聚館  
穀并需椿田廬金百五十有奇一夕奴胥其篋而  
去太孺人以憂死是時歲大饑先太史挾三男二  
女筑筑相吊也食指供不給焉乃兩兄并日而飽  
矣先太史性狷潔不隨世俗類仰親黨俱謝絕無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

升酒豆肉來往終日閉戶茹蔬水課余讀乃余頗  
志讀書每讀書暇則更提抱兩弟繞床走又暗稱  
搏黍餌之獨深念太孺人則淚蘊蘊不能禁也兩  
弟何知輒抱阿兄頸嚙耳余竊歎曰安得而兩難  
有頭角能識父母艱苦哉自後又四年而先太史  
迎師課兩弟讀乃兩弟俱善讀而幼訓齊敏日能  
誦千言次調微遜不及而先太史程督過嚴授書  
率各過其量矣勿謂又能徧讀先泰兩漢及唐宋  
諸大家文無慮數千篇先太史于是指示爲文章



乃二子輒又習文章也當是時次調性沉毅有操執而于讀誦良苦幼調早慧而性通達善變化乃恂恂不出口而又勤學喜討論與之語雖徹丙夜不倦故父兄皆以爲奇時余既授室山爲人譚經糊其口每得經師修沐歸則市酒鋪上先太史食遂挈弟妹環坐床頭出上食之餽食之食已輒與兩弟論文章法度古載籍故實或濡筆墨手抄錄諸古文書則兩弟侍案頭終夜不肯去而幼調憐我手龜輒起而代搽舩也幼調雖髫年乎然靜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二十七

重葭籍遇事有條理宗父老皆目爲遠大器而家人多愛敬之至癸卯幼調試里社高等補郡弟子員是年秋余尙南都明年甲辰余登第改館職歸京師而幼調以是冬死又明年乙巳余歸次調來迎舟中相持泣再逾年丁未而次調又死其死皆以咯血也傷哉太孺人連舉兩弟也色喜謂余曰自我爲汝家婦而辛苦也復何憾喜有而甫三子耳傷哉乃今竟一子矣當窮約時搏黍相哺濁酒殘肉相慰勞兄弟床頭懼笑竟成千古傷哉太孺

人死而吾父子兄弟哭太孺人兩弟死而先太史哭吾哭兩弟乃今吾一人耳而獨罹先太史之痛此吾所以益痛兩弟也悲者不可以款款悉者不可爲太息吾又安能形之于筆墨文字哉作兩弟志志吾痛也次調生于乙酉二月十五日卒于丁未四月初二日幼調生于丙戌十月初十日卒于甲辰十二月十四日次調年二十二娶蔣氏無子許之而適幼調年二十未聘云

先太孺人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二十八

太孺人生嘉靖癸丑距卒萬曆戊子年纔三十有六耳太孺人以隆慶壬申舉孤雛也沒之日孺生於世已十七歲二女長者九歲次者六歲最後舉孺又舉雋則孺焉三齡四齡耳太史公介貧家求援又歲大饑而戚獲挈囊金以遁太孺人尋臥病不起太史公携三兒兩女伶伶俜俜晨夕曳金屨而共膳尊潔潔幸以無填壑者父母辛苦至此極也痛哉何忍言憶太孺人之沒而孺與長妹匍匐伏哭床頭小妹方卧柴蒿中起衣敗絮而呱呱啼哀

定動伶人嘉在提抱憐視啼且憐憐則不知誰何  
問以孺則應曰嗚矣嗚矣太史公益悲泣曰兒謂  
孺此孺有天明時耶嗟乎孺中兒不知悲而母乃  
去之此兒之痛欲絕者也何忍言太孺人生於陳  
氏名族其家自雲愈公而下世耕居青蒲之琴村  
至儒官盤石翁讀書爲諸生能詩書法類鍾繇諸  
宜人力操作家事漸盛太孺人爲其第一女年十  
九而太史公爲翁贅婿是時翁苦訟又苦從役家  
中落矣而願梁鍾繇以飲食太史公乃翁長男與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

人訟而聞他費不貲則陰假太孺人幕中結語以  
之太孺人隱不忍言而素如流是時孺已生矣  
太史公挈孺人歸歸而家四壁立也太孺人顧書  
櫥旋以上食王父處士公而佐太史公保母發惟  
謹當是時處士公力貧卽憐愛太史公無量可所  
竊仰屋嘆而獨私享新婦孝敬能相其夫子請  
修身以無憂內顧云乃太史公試諸生輒高等名  
噴噴聞郡邑問以故行經師修者屢滿戶外太史  
公問一納其脯廩裁糲入口而井臼手操兒女哺

乳迄無一力以自給太孺人亦勞苦矣太孺人  
雖瘠乎然未嘗言貧每諸姪高會以一荆布雜坐  
珠玉統綢間怡然不屑意也瓶粟不充酒漿不給  
至一簪不得易餅餌啖兒女未嘗肯貸升勺于他  
姻鄰家孤孀雖七八歲時能心識之以故太史公  
孤介不肯倪仰人太孺人實能口約腹裁成其高  
斯不媿黠妻婦矣然太孺人故病瘵會戊子歲  
饑太史公携孤孀試南都太孺人病輟思孤孀泣  
歸而見則又泣無何瘵疾竟不起矣嗟乎太孺人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

與太史公共茶苦幾十七年孤孀尚未有室爾女  
兩男伶仃無爲哺啜者而竟遺棄藐諸孤孀遺痛  
哉太孺人沒又十七年而幼子雋補郡庠生是年  
癸卯孤孀中南都鄉試明年甲辰第進士再授館  
職又明年予假歸侍太史公越三年而還職授東  
官以 東朝覃恩得贈太孺人錫之初命又五年  
而太史公沒孤孀卜壤於南濠上祖墓直南二百  
武而奉勅命太孺人合葬夫平何不假太孺人年  
公孤孀畢此麻衣無抱恨于九泉也惟大君子

賜不朽于太史公并以嘉惠太孺人而勒之銘

墓誌銘

贈資善大夫馬公墓志銘

代葉剛卿

內江縣西南十里迴龍山之原曰故尚書馬公之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軍務卒于位所謂邊疆之臣勤其事而死者也 天子遣祭贈公兵部尚書廕一子如例而公所葬地爲馬城云其子士琦既十日葬而來乞余銘余備位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十一

而銘之公諱鳴鸞字君御號鳳麓其先扶風伏波將軍以勤勞征伐爲東京建武功臣至勝國時丁夏令蜀閬中避兵徙內江遂爲內江人閬中令四傳而有懷遠令子復懷遠令三傳而有貴州參政自然蓋參政以上至閬中令歷七世也而皆再遷顯參政生愷爲公之曾祖懷生武陵令升階爲公之祖武陵令以理學聞其治民強執有惠愛常奉祭藩田湖還之民又窮治其監奴不法者竟棄官歸生子魯卿進士爲雲南僉事公之父也武陵令

僉事皆以公一再秩滿封贈如公參政都御史官公弱冠第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進秩員外郎署郎中事遷湖廣僉事歷參議遷雲南副使備兵湖滄調湖廣尋遷陝西參政再遷按察使備兵寧夏河東已進右布政使備兵河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鄖陽六都軍務再起復巡撫宣府六載滿進副都御史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卒贈兵部尚書云公年十二武陵公歸山時卽携公讀書山中爲語聖賢之學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三十二

及舉于鄉受學趙文淵先生以故公年少時卽慨然有志以天下事自任卒奮功名定危亂輯和民人施於夷狄其學問有素也公爲人老成深重兩行事能必達其志其當事利害敢於盡言而籌畫必計久遠其以主事董杭州榷事能不畏豪猾而聽賈人疏河渠裁諸姦利故事賦編戶竹木以佐賓客者公至悉罷之其以湖廣僉事分巡河北也駐武陵時武陵藩暴百姓不減公大父時公械其瑞伏法而強藩懼曰是故強項令孫母令吾曹當

其法也五開爲梗幕府欲兵之公先徵論諸夷紳  
獻其魁而西人安其以參議分守湖南也衡永之  
間法斃而敵公法共亂不使者士伍股栗更始時  
猶苦增稅而譚公馳散其黨爲之減稅釐憲徯人  
謹曰公能生我其以副使備兵雲南也緬寇亂公  
生擒岳鳳父子斬俘共二千三百有奇招撫四萬  
六千有奇捷聞賜金紀叙又連城于順寧大侯間  
宿重兵以制其兩首之關其泰政湖廣調陝西也  
會有洮河之警故以公鎮隴未幾剿李以寧夏叛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三十三

督府徵公計事公畫三策謂宜遣將提兵直搗城  
下計渠魁原脅從乘其人心未服當有內變次則  
急遣驍將保靈州斷賊長驅路而督撫移鎮調度  
其中慎無觀望各鎮兵集使虜與賊合而我師老  
城下於是督府如公畫部署是時公亦遷按察使  
備兵寧夏而賊助虜寇入督府徵公治餉又徵公  
攝監軍張亮堡之捷諸將大制虜去而賊勢孤迄  
賊平所爲購其黨相攻殺自贖者公之籌畫爲多  
其以右布政使備兵河西也當剿李似擾之提安

反側修戰具濠河渠之湮于水灌者以便民耕計  
縛賊黨馬世傑以歸而虜中鄉導絕公既久勞師  
旅天子知公有膽識氣力乃進公右僉都御史  
撫治鄖陽公治謙愍賊吏法民安軍實具修好先  
彈劾而穆然以民生困疲爲憂常三疏請罷職事  
不報未幾以父憂去公去凡五年上又從田間  
起公巡撫宣府是時甲辰夏五路台吉入犯新河  
口邊人告急公至卽儲粟練兵修堡遠謀以示決  
戰因請革其歲賞五路懼盡歸其所掠請自贖又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三四

補進頻年歲貢馬數公因撫之而盡于障公之禦  
夷狄大率先中固有備禦奪其魄而制之及其馴  
伏則又撫之如平民不專用甲兵戰勝也其後總  
督時制班白二酋亦如其馴五路而二酋伏公之  
爲總督時也虜王數近塞下胡騎出沒獨石新平  
間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公盡罷去之曰奈何無  
虜而我自疲也第修明法令宣朝廷威信虜亦  
備備寢兵受款虜王死小酋應得封而阻于婚公  
策之曰首歸沮于素囊而託言爾長非稍賈也若

不婚而封首婦肯吐王印乎印歸首婦而封在上  
首是二王也上首王而市馬撫實當盡歸之在首  
婦必不甘心若歸之首婦則利在素囊上首又何  
利焉設起而爭是封事成而虜衆起未見其能戢  
諸部也夫副封者彼求我非我求彼也須待其婚  
成及虜衆保舉而後許之此謹始慮終之道慎無  
輕言封蓋余所越公之言者如此而公尋卒矣公  
卒而上首竟與首婦婚諸首具狀以請天子乃  
封上首爲王而諸部帖然公在邊疆能任事而必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十五

籌其終始柔戢戎狄威德遠聞而其謀國深憂則  
在撫卹時罷礦三疏余因志而得載其畧其一疏  
畧曰南陽文錯而礦夫烏集非若土著易束縛也  
其衆走利如鶩其人嘯聚而易變有如所得礦砂  
不盡輸之官一追詰而抗命起是亂之道也若令  
百姓自採則一峒之礦幾何所輸銀幾何夫謂民  
肯自捐其素而歲佐內帑百萬金臣以爲非人情  
也採者聚其徒而飲食之勢必求濟于遠近之居  
民而居民食有限爾迫于饑而攘奪之不免則齊

民盡盜也令民釋鋤耒而逐椎鑿叩嚙荒而本業  
耗何以爲生以趨利之愚人當有盡之礦脉也者  
不散來者不止卽官兵何以爲防藉日調兵而礦  
與兵皆非旬月可罷費不取于縣官荷戈者何以  
餉所在饑窘而往來差官之供應何以給臣未見  
其有良策也其二疏畧曰臣伏見南陽州縣土脉  
壞于掘挖役夫斃于土石礦頭困于包賠鬻男女  
賣田廬賄賂不及則雉經而死曩者歲殺陛下  
發帑金三十萬賑此一方而今以二三點筆之言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十六

陷之塗炭且採取入月進幾五千秋毫之入之隆  
下亦何藉此至于防守兵糧既不許取之于礦務  
腹旬月積欠入千餘兩脫巾之患寧獨役夫曩大  
官而毒厚于民怨積于兵願明主三思也其三疏  
畧曰自宵人以大工藉口而利事日新近又有虛  
稅焉稅之說陳奉人楚梁永入秦魯坤人鄧遠近  
洶洶商販吁嗟至于商洛漢沔之間自開採至今  
不聞取砂某峒銷金若干而第聞州邑坐派條鞭  
勒限追解夫聖旨原不加派小民而今之條鞭

加賦更甚茹荼之民何以堪此虐稅非必存貳焉  
稅非必有馬中增卿 命從者親集搜臂權奢驛  
動里井臣聞括民之財其心必傷彼且須更死  
則有奢鍾 與官兵敵耳土崩之勢既成 陛下  
雖取二二首 貴諸卿錄事亦何及蓋三疏而旨  
愈切直論者謂公造疆之臣也其計慮根本又如  
此昔伏波將軍征伐所過輒爲郡縣澤集淮源以  
利其民公憂國愛民直言極諫固非第以疆場功  
名見者也亦庶幾伏波功德矣公所著有督撫奏  
讀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王

議駁龍山堂諸集其論學則有 樂居 王 養德  
公生于嘉靖戊申某月日卒于萬曆庚戌某月日  
年六十八 三娶 氏封 夫人 子 康 生 壯 勵 志 勿  
銘者也銘曰馬氏之先 聖南 張子 爲 銘 北 有 趙  
伏波之績絕代無誰其繼者曰尚書尚書 肅 功 肅  
九區平滇平夏威名數臨邊疆生洗兵戈名 王 厥  
角來高呼 天子北顧樂無虞尚書太息憂民痛  
昔年三疏何動効爲扶赤子從區區功則偉矣德  
與俱成其孫子祿有餘高厚 錦江 塘 我 銘 其

幽永不磨

做卷林公墓志銘

屬者東夷訖遼塞台城推陷將軍壁死材官徵募  
擾天下水漕陸輓無停息當是時朝士大夫急則  
聚朝堂會議日中不決綏則循故事爲建自往往  
託空言不見施用兵老而財果殫夷氣日驕邊氣  
日索憂國者莫可誰何則庶幾山林耆耆抱經世  
志有方畧者借籌野獲以練當事之聽而做庵林  
公棄官家居錢塘江上垂十年乃憤慨考建夷種  
讀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王

落本末述當日強弱之概并款勦失宜之故與夷  
治兵調餉用夷制敵之法彙彙萬言其言朝無  
事則不必生事故萃夷兩安又祖制分剪其地面  
夷若自後合併使一而夷驕趙靖遠失計捕廷而  
董山誅李寧遠出其不意而王采縛蕞地議起而  
邊事壞車價減而夷心離南關城而夷虜合四內  
將無應援而兵事債兵貴土著餉宜屯田奇莫先  
于用間將莫妙于用新余讀其書而歎息以廟堂  
上不盡如公遠識深計爲恨而更慕公之讀書不

志國以著述當前等也乃余奉使事歸而公已先  
一年沒矣傷哉公自萬曆丙子舉進士于鄉一爲  
慶雲令權應天府推官再爲隆平令所至案已既  
行與民任事而忤于時其在慶雲當古鬲津瘠地  
民不耕乏食輒他徙公輯而勸之耕歲登乃倍勝  
襲嘗抗論稅璫所過地不宜令旁邑賄尉傳而民  
得藉有馬市并人境輒其鄉人勸車價而公直之  
臺臺以故事爲沮弗能奪而并遞去稅璫得黃旗  
橫行他境公度其至爲好語款洽而徵賦之喧唯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三上

唯謝約束其狐輩而境內輯然邑大燠天下令捕  
蝗者償之粟而蝗不害有屍骸于野而他不與矣  
揣其自他徙捕得生者名狀法一邑服其神廟其  
權南都李也京兆王方諸居而發并井有六舍  
湖故民業官折入之而民訟公籍以異民殺竟烈  
攝句曲令中考功議不屈而去其調隆平判獄其  
定撫有私屬不應而歸其歸也乃著書數十萬言  
以老當萬曆壬癸間陳文憲公昌言于朝以前代  
皆有史記而我明無正史乞開局纂修以傳信不

朽上報可而無何陳公去公喟然嘆曰豈謂名  
山之藏專俟石渠而廢明聖盛德不載及功臣世  
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也蓋爲草創以備代典于  
是披採九朝之故事爲帝紀爲世家列傳爲天文  
輿圖禮樂兵農鹽錢戶口藩漕四夷諸書臚列經  
制綜其條貫凡爲卷百五十有二其書藏于家今  
行世者獨建夷考一卷及應謚名臣考八卷而已  
公讀書志在世用其磊落敢爲之才自足發行有  
濟于時迨遭時不合而專心著作網羅文獻勒成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四

一家以俟千秋萬年之賞識至其通國大事則以  
披裘負薪之言思佐雲臺之一箸其苦心長計  
至老不衰夫令稱史不登最稱良史不列史官其  
亦可爲世道慨已余家居寧是議爲武林城中錢  
水壩以便輓輸其圖說具在可見施行其爲人直  
道不阿泊然無染而好行其德單之人皆曰此吾  
鄉之有道先生也嗟乎史道衰卓魯隱史學壞直  
胸有入倫頽陳郭謝公今死矣其不死者獨有著  
作數十萬言耳余不勝感歎而爲之志公諱之盛

字貞伯號傲庵世籍錢塘自元白雲公始其嚮太  
常卿崇善公明興之鼻祖也其徙仁和褚家塘昉  
自淳齊公自後分六派皆號素封而鶴峯公思爲  
公之祖清泉公文明爲公之父張太宜人爲公之  
母王孺人爲元配劉孺人爲繼配王結髮厲勤而  
佐讀劉世胄操儉而佐官別有傳公生自嘉靖辛  
亥正月七日距沒于萬曆庚申三月二日年七十  
六子六曰聘世曰振元曰啟世曰鳴世曰隆世曰  
堯世皆有文才而仲子振元從余游負志節竟先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四十一

公沒鳴世啟世亦先後公沒女三孫男四來東麓  
者聘世隆世也余既哭公仲子其忍又哭公銘曰  
強項逢嗔爰潔其身憂國如焚同于杞人泊然一  
室有椽其筆名山是宅千秋斯蹟公如龍焉欲躍  
而潛不達其年以行于田其光燭天我儀圖公亦  
亦有言樂莫樂兮無可欲貴莫貴兮有可傳吾切  
此銘公千秋萬歲其誰曰不然

瀛海耿公墓志銘

耿公諱楠字庭懷別號藍陽河間獻縣人也公今

于海虞虞之人至今思之稱爲耿令公講道于虞  
山之麓學者尊之曰藍陽先生去官歸而孝養其  
母孺子慕以沒其齒則里中之人傳其事稱曰耿  
孝子也常熟爲姑蘇屬邑古虞仲所封地故曰海  
虞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喜爲民興便利邑有  
尚湖故盜藪公布方畧邏船四面伏而身乘小舟  
泊湖中夜半群盜集而劫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  
株擒治其魁魁故豪于鹹橫海上負重俠名公誅  
滅其家里中黨豪者弗喜也乃公在官邑中竟無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四十二

盜初公獲盜未窮竟輒與士大夫講學書院中械  
盜跪庭下聽講論已引問其悔前事若何盜皆願  
願願更始公徐引去越數日卒痛杖之編爲鬼籍  
界之海濱磽确地令耕而自食又籍其名朔望時  
稽察之故盜感其更生而漸改步爲良民虞故水  
國水時利時害公下令按圖籍開濬修溝洫之導  
而責之田主者顧田主者皆貴人豪室但坐享佃  
戶供歲入不復問畝涇通塞何狀令下事抗不服  
公械責人家室僕于里門以傲骨抗令者而令乃



行水蓄洩不失時而歲收大稔邑人口縣名常熟  
真常熟也憶萬曆戊申東南郡邑大水城門往來  
以舟渡米價踴貴而常熟之民晏然蓋公出所儲  
官廩穀數千石平糶散之民間而民間遂忘米珠  
之苦也公之遠識而能再造邑人類如此公既內  
徵擬補諫職先暫授司馬職方郎而中浮語遽之  
去蓋公勞民事捕盜開水利時議者已嘆云邑民  
安而令公危矣虞故言子游之鄉公因其遺俗倡  
明其學術創爲學道堂弦歌樓又刻古今聖賢宗  
賢堂初集卷之十六

單三

像而人爲之贊挾其宗趣其與人語每曰我有十  
物名曰照妖鏡血戰刀一生抵當我不過其論  
務明諸心而以卽事卽物爲宗如象山先生所  
人情物理上用工夫是也然公自信頗真而太約  
絕人以必如我余間諷以贈語曰因物則聖宗執  
我則霸學公初讀我言而未許及來京師爲含沙  
所中則太息念余言謂公真愛我我今且從事此  
十年而乃可副公望也而未幾公尋歸矣公歸而  
奉事八十母時承歡笑繞膝下離邑城鄉落中有

地曰林村母孺人故姓林村以其宅名也公就其  
地築林臺奉母孺人時遊其上以慰其故土之思  
云及母孺人沒而公哀念不置負土廣其臺壟母  
像其中而自塑一跪像其傍基年甫成則譙親友  
三口譙畢之夕而公臥于臺下洞中明晨而公化  
矣相傳其事甚奇而父老以爲公報母志畢故捨  
其身以去是以爲耿孝子也嗟乎公之死寧獨爲  
公痛憶余在京師每抵掌談海內人物有幹濟氣  
力能濟世道者輒口實藍陽藍陽故輩下士大  
賢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單四

夫皆知公爲用世有學問實際者而公竟不及一  
措置以沒此其恨寧獨在公哉邑人悲鄉人悲吾  
黨之人悲而予悲何能已也據余所習聞而志之  
并爲之銘公之先世世戎籍至公而昌其耿氏春  
秋中不具述獨撮其大如此銘曰  
或躍于淵備龍德也泥而在田文明赫也學高而  
德博亦既厥澤也屯而不施井漂之不汲也吁嗟  
先生如亦斯銘如鑑斯光終不受割光忌太揚獨  
留精彩瀛海茫茫我銘其不朽之藏

顯陽孫公墓志銘

萬曆戊午春兵部職方員外郎孫公以使事還里其年十月晦卒于家明年葬于其邑冀野之原而右庶子華亭張鼎銘其墓從季公兵部尚書大學士愷陽先生之請也墓既事學士公于館下而因得交於公嘗讀公所爲詩歌而序之遂按其狀而爲之銘公名敬宗字叔倩別號顯陽其先世自湯陰徙高陽五世而至贈大學士公其生四子公行叔而學士公季也兄弟以學行相師公中萬曆辛酉進士初集八卷之十

聖事

郊科順天鄉試其官秩自署武備論選國子學錄歷遷工部都察院吏部司務轉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其享年自嘉靖癸丑月日生迄萬曆戊午月日卒年六十有六其著書及文章詩歌近百卷其孝友施于家其德誼行於鄉間其服官用世之概具學士公狀張子曰余按顯陽公蒞職方狀以觀今日之事蓋泫然不勝人材之感焉天下安危繫兵曹兵曹事理亂懸職方矣郎即副何公治事之井井也軍伍之踐更新故混冊籍相欺員徒于而應

廉者黜則存事後則烏有矣且又置馬匹濫發受公偵悉其頂補數其名實而頒芻餉焉其更番一一比奏如法無占冒也卽蜚語騰于途弗爲動班軍之至也部兵都護比猗魁爲窟穴懷金錢尾游手支吾名姓而已而漢餉且不貲公勾稽而露積劾之不少貸又干振鈴柝以靖輦下逮捕健兒并賊曹弁一脗竄則探丸竊發不可聞至彎弓躍馬都門外百里出沒鳴鉦行客日爲畏途公督捕兒諸弁先後廉得其主名盡掩捕之有盜私鑄印

寶日金初集八卷之十六

聖事

信竊內府錢瓦銅符不數日卽獲獲卽上其功還諸弁而遜不自居其殿最諸弁功罪人人服其忠平也而公之任輦下幾無盜京營故有卒若騎承平久半爲朝士大夫假去故卒寄空冊而馬力疲公受事請與聖省其步騎之卽蒙貴大家兒無敢有橫索一騎役一卒者故公之在部以訊盜連獲司馬掾叔達司馬怒阿卒不爲謝蓋管其職而不私阿如此今職方事事盡如昔矣寧得有一郎如公者哉然吾按公先是凡三領曹務也其在司空

受微緒治儲胥精估約裁費減十七其參臺務能  
歷橫櫟之乾沒而不以東濕累前人又議改折長  
蘆食益數百引塞其橫流以延商苦即議不盡行  
而省減過半其在銓幕修飾簡遠語不及餘書事  
與諸部郎游介然絕依比楮荆棘嘗賦署中古藤  
花以見志至其於人才疏濬植枯推輓名流常不  
令人知故一時諸大老皆曰孫君賢副駕部職方  
郎無如孫君宜當公爲武強謫時已戒諸生絕修  
脯日與考業論文吹吶純督皆有法式既入錄國  
朝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重刊

學捷高座講經橋門圖馳清風穆如也蓋公少沉  
博喜讀書爲古文詞日益奇且富行修名益高諸  
名公連拔爲異等入試圖棘而舉屢上春官竟不  
第而悲憤辭勃忠愛之氣時形于詩歌至其肅祖  
沈塞思于當世之務一發洩之而終身廉隅潔雪  
屹然有嶽立不阿之勢以故官方精心弘幹粹有  
正偶然也嗟乎公真可爲當世之人材也已

告余曰自吾兄沒而吾無師余亦泣

然曰額陽公沒而當世鮮人材之用其寧忍不銘

公公詩歌近杜其天性忠愛沉篤亦似之今百花  
碑存稿續稿余所叙也元配智宜人生三子鉉廉  
生鑑增生鏞廉生五孫之渭之渙之泮之瀚  
而之渭爲邑諸生卒餘不多載銘曰

鶴鳴棲芳何懷乎碧漢騰虹結芳何孤根而老幹  
物清則貴質厚而堅南山之松宮殿梁馬先生之  
決瀦水灌河先生之剏純鈎出屑載其全力盤錯  
游刃寂然藏刀詩囊書枕文章之道修詞立誠惟  
其有之待人而行我誦公詩我讀公書我銘公于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附八

千秋稱爲用世之鴻儒

銘

今 天子壬戌春三月吾年友方庶子彭君上疏  
乞歸省其父奉政公是時庶子有家問自南陽來  
發而讀之非奉政公手畫也庶子慘然謂予曰吾  
父平日皆手楷畫而今願倩書嗟病矣吾宜歸請  
于政府不許乃雪涕以告奏上允其歸當是時吾  
同舍以庶子思親而勇于去爲孝涉冬十月望而

奉政公計聞距歸省期六閱月矣吾同舍爲庶子  
悲又竊爲庶子慰乃庶子寓款來則又款款恨歸  
視之晚也既徵狀于太常梅長公而屬銘銘其墓  
鼎不敢辭按彭氏系本江右至其祖文劉避難東  
遷六傳而至懷維公以文章名梁楚間教授生徒  
遊於楚之均遂娶于均而生奉政公當是時奉政  
公且議婚于均而懷維更遊浙則又謝均而婚于  
浙是爲全宜人故浙產也奉政公少讀書而以兄  
訟繫故遷其業然業不竟儒而躬爲儒行力田孝  
賢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四九

弟嗜義而踈財性長者與人交忍辱而忘怨其于  
聲利泊如也初伯兄坐罪當死而逸令捕治急則  
父懷維公欲往公挺身詣令乞代令不可竟捕繫  
伯兄而伯兄從繫中議析箸則割度歸兄子而子  
其播曰吾以慰南冠懷也族子以非意于公公不  
較既悔謝恩待如初會歲稔而豪權羅自饒公廩  
不盈數十鍾出而倡之賤邑令以爲賢當是時公  
祿于邑而非其好至庶子補邑諸生乃罷操而力  
耕給食指晨夕課庶子讀至庶子登上第官翰林

而公廩廩持恭讓不伐也嘗就養一再遊羣下率  
決旬卽歸歸而古屋數椽門可羅雀農而植杖圃  
則灌畦每與田畋野老班荆話農歲入所餘率借  
親朋輩雅歌投壺呼盧判醉故人踴敵僑來者皆  
引爲上賓其豪貴軒車僂而過門者率閉戶謝去  
矣蓋公生平恬尚不以末路富貴變節如此全宜  
人十三而歸公卽能供養堂羞賓客肯手自爲豆  
觴而處婦如僮僕間和而有惠嘗收育李氏孤授  
之書比補諸生則爲娶婦里有古祠相傳歐陽  
賢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

先生讀書處祠故有先生像地矣宜人聞而函教  
創新之祠未新而宜人歿蓋其表章先哲具丈夫  
識也宜人卒則先奉政公八年奉政公夫婦齒皆  
強而能達于生死公嘗先作一桺時玩視爲病夫  
息宅宜人沒而藏之已又作一桺玩如常則又曰  
是我老人息宅也公化而藏焉視田植鹿草猶屬  
逍遙人世事矣夫行積于身而教修于家生無僂  
鄉閭而死則脩然樂歸其本宅古之至人得全于  
天者公夫婦實近之况族裔礪礪行名功施當世

者哉是宜銘公生嘉靖癸丑八月二十八日距卒年七十矣其封如子官凡三錫命也初檢討再諭德今爲右庶子秩奉政大夫焉宜人之自封孺人而一再贈也寵命皆如公宜人生嘉靖丁巳六月初十日卒萬曆甲寅二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八子二長凌霄登甲辰榜進士今爲右奉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娶段氏累封宜人凌雲爲騰李出娶陳氏女一孫男二孫女四以天啟 年 月 日合葬于順陽安家河北山之原銘曰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一

局爲乎公祖德也齊年爵也如子局爲乎公慶孝友爲政乃三錫命局爲乎公官寄而歸焉樂在其

中北原芊芊在河之陽萬年同藏惟鴻與光

明奉議大夫恒吾孫公墓誌銘  
禹城之鄉學者稱先生曰劉允良太史孫恒吾比部兩人少讀書同卧起相得也而並第甲辰榜恒吾同予游師門而允良在館下爲同舍富是時人呼爲東海雙鳳云允良爲人秀朗高逸如危冠道人而恒吾溫克沉懇和不流其肺腑映徹似水

品瓊瑯也允良喜吟詩好譚神仙而恒吾精吏治所至與民間便利惟惻惻不苛逢當世而世共推其賢萬曆戊午余徵國子司業入都而恒吾內召爲比部郎時相過從允良先以骨寒病死每相對言及輒泫然一夕余飲恒吾舍出魯酒麥飯食而甘美明日恒吾更以餉予予口占滑稽語稱謝恒吾讀而喜告家人謂予善戲詎旦人署治事而疾作強與歸則氣絕矣余急走哭而視其鼻端有刺痕詢之則痰氣決與中而惡氣以沒焉故也恒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二

吾初任臨汾知縣凡四年以母喪去再調蒲州又二年陞刑部四川司主事晉廣西司員外郎尋晉陝西司郎中其爲令廉仁而精敏予民不欺而民亦不敢犯其令其在刑部屢決大獄而舉嚴其公平汾麗于平陽郡郭宗與民雜處民好鬪而若通王賦公開荒田六萬畝以充賦而民未耕如兩捐俸煮粥用米三百餘擔而費不殺民間鎮民新于義後趙氏女淫而殺之沉于井公發其狀寘之法一邑稱以爲神固安地近輦下多中貴戚晚

里第公至肅然不敢干以私裁革創供縣官薪米  
歲省民間六百金修堤杆渾河水由溢堤且壞公  
立而中督夫修築而水平堤不爲民害因安民至  
今祠之其在刑曹鞠將作商人爲奸利者晝法不  
留時刻而請託不得行李中丞者家洛河修用皇  
木占倉端地被劾

詔下勘問狀公署四川司事窮治其豪奴李七置  
之法而原其弟李三節子李夢熊事遂解是時大  
司寇以公爲得法之平劉侍御光復按晉蹠大計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五十三

調公簡已侍御以直言下獄論死公館之乾燥地  
又除道疏棧以通來往而侍御安侍御愧當日失  
公而呼公爲君子公于植孤廠急自其天性故所  
至皆能濟人于難張教諭喪平陽公殮而還之同  
年任行人沒貲而多貸公倡義勸貸者焚其券而  
出金幣爲其子成婚禮楊掌科沒而里人訟之郡  
公洗白其子侄而安其母夫人張開府傳太常兩  
公有清名身後寢微公表而祀之學蓋公居鄉時  
雪伶人之冤而活數十人黃輅以食荒民還路氏

之宅捐三百金不問解孫操守藏失金之厄而操  
生視于其家其所爲濟入于難者生平不可枚舉  
故公喪車東還而鄉之人匍匐伏哭哀載道也余往  
年以使事過禹城訪其里居廬舍宛然而念允良  
以仙去公以宦沒低回者久之獨兩家子來見玉  
立起諸生間差可念耳余既序允良蟋蟀軒詩藁  
而公之子某卜日墓公于某鄉之原使來京師徵  
余銘公墓其狀則吾同館楊克之官磨撰也克之  
兄亦已物化覽之凄然遂次其事而爲之銘公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五十四

延長字 別號恒吾生于 年 月 日距卒  
于 年 月 日年 十有 配 氏 宜人孫  
氏當國初名正典者卜居黎去塞南故世稱塞南  
孫六傳而至公公父贈承德公名開先母 氏贈  
安人皆以公貴子 人 女 孫銘曰  
憶往事思吾友五升麥一壺酒暮賓主朝死生等  
夢覺誰幻真惟土有膏發其陳萬鍾之粟食萬人  
冬溫爲日秋爲春司寇之德勸貞氓藏諸萬載宜  
子孫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晉峯李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年友太僕寺少卿晉峯李公之墓也公  
諱時榮字元敷登萬曆丁未榜進士歷寧德莆田  
二邑今以治行高等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是時當神宗皇帝晚節邊境寢多事東夷訌開  
鐵遼瀋間名城屢陷塞上兵羸不能乘障而主客  
餉歲糜百萬餘主計仰屋無策公條便宜畧言兵  
餉之法不厭精誠今治兵者兼得問餉主餉者兼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五

得治兵自可首尾相應征勦有備朝論聽其言尋  
而按長蘆鹽政幾兩地改廣斥而民多豪倚中貴  
爲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姦蠹靡務凜凜又章數  
十上請宥言官請誅逃竄禁白蓮除蠹吏止荏苒  
皆得報可乃命公主餉事備遼時遼餉餽去如  
漏卮而郡縣征輓期不前瓶罍罄而庚癸呼公自  
昔抗疏時已腹盡其矣乃勾稽簿籍調劑飲散飛  
檄刻期會上募府如流水持籌攬轡威肅塞下矣  
旋以勞晉太僕少卿覃恩再贈公父母四品秩

而以予告歸是時天啓初政變大朝士大夫以  
氣類相高排擊異已鮮不可近中增乘之而窮黨  
禍起難繼瓊瑤下郡國者旁午而公時家居忽忽  
不樂顧時閉閣獨坐罕見賓客問對客杯酒笑  
穆然感慨類深念者入莫測其意也無何晨起  
門未闢而公逝矣同榜兄弟倉皇往視枕其幾  
之卒莫得其病狀余顧哭之慟曰古排擠者厚子  
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長背贈公  
率仳孤兒飄泊師塾筆耕糊口番二十年乃得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六

第何藉難也董恭人孀孀相依勸讀仕政朝榮侯  
謝宦邸分飛至於伯逝縣兒中郎有女執喪食淚  
子影重憐抱此苦衷其能久親至於無聊之決  
其情耶則又嘆曰未也棄公門人曾瞻慕其德  
蒲諸生也爲我道公治蒲如其治寧歎滿堂  
公今之卓太傅元魯山也公獨處大夫莫或  
嗟乎彼田野感憤無聊而一決者計畫無復之耳  
賢者曾誠自重其族以公治行與立朝風節  
豈自米著豈不思用其未足而顧有同於溝瀆之

行吾斷其不然抑世道交資賢人長往鷹鷂擊而  
驚鳳翔豺虎橫而群麟隱當其穆然深念時有隱  
憂焉夫公豈可以語人哉抑此亦可謂一歲生輕  
去就避世而無悶者也而吾又何慟于公按公先  
來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懷泉公父庠生贈  
太僕復菴公而上系皆無考三世皆單傳無蕃功  
之親可以續其系嘗之託而竟以兩外孫在抱者  
一名京孫一名蘭孫爲之嗣京孫長壻章君肇開  
子蘭孫次壻杜君元培子二女之歸兩壻者皆董  
賢堂初集八卷之十六 五十七

蔡人出也公生萬曆癸酉距卒天啓乙丑享年五  
十有三董蔡人生隆慶己巳距卒萬曆癸丑年四  
十有五今年丁卯臘月廿七日兩壻奉公暨蔡人  
喪合葬於神山之新阡且以侍郎杜公狀乞余銘  
余同公舉於鄉遂爲銘曰

孰離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隕而推之泰山鴻毛  
其華腴如其果不食蘭生于門其種不植豐予  
千秋裔於一手嗟我元敷其未歸於此

徐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在大格幸壬之際天子恭已闕人渴于社朝  
驚而民夷訖御史徐君卿伯奉其母楊孺人居京  
師時水西安夷反貴州圍會城三月不解城中食  
人而炊骨都御史王三善提援兵至城下賊散去  
顧設伏待遁以餌我師王公長驅直入其巢比師  
旋伏起遂沒于鹿廣河事聞朝議震動然幸阿嬰  
人意推擇督師大臣往不任軍事而諸素負威望  
著蠻夷問者以論違功罪忤當路指去官家居御  
史卿伯抗疏劾不任軍事者罪而稍語侵要人當  
賢目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五十八

路者遂側目視御史矣無何御史以憂出兩往奉  
母楊孺人僑居南京徐故黔黎流播者皆城北鄉  
石等輩第驚然皆各抱木鳩族而居既而資其  
其族于指沒園穰穰付不濟其而後孺人歸  
無歸僑居石頭旅邸素然無愠容已趣御史及  
受事而御史獄獄負大節不喜依阿當世議議  
時慷慨直陳利弊無忌諱當是時國末方東甌桂  
奴虜西南桂蠻夷而中朝士大夫尤挂門戶議論  
異同所嚮黨伐熾起尋出御史卿某已仍有詔還



臺而御史益自奮發。儒人許諱慰曰：兒惟無贖爾。職以負。君恩爾第于人無寡容，無垢惡，嚴而執法，峻斯處危世之道也。御史銜命督饒，漕蚤夜馳驅，河堤間暴露經歲，良苦。即廣陵京口，可便輓取，道不頭而未嘗一歸省親。孺人獨人顧欣欣焉。時慰勉之曰：兒誠敬乃職以答。君恩老人益加七箸無煩回顧也。逆璫竊國柄，毒流薦紳，狼璫旁午于道。二三君子沉于岸獄，齒骸狼籍，會御史適有南京畿之命，出持節治事，入銀魚，供菽水，不辱身。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不逢難，母子怡怡然。祿養未幾而孺人無病，逝矣。御史直節著朝廷，而卒飄然于壻禍海淵之日。蓋稟庭闈間慰勉素焉。故人謂御史能于而孺人能母，乃御史更流涕言曰：悲乎吾母之歸吾，贈公也。遭家中落，室無謫言，碎纒佐勤，以廣其業。故贈公戊子尋舉于鄉，已署教平原，將母薄宦，拊養以食。苜蓿充然，喪途南歸，間關蹄鞍，脫珥贈給，驛路無虞。原其成事，蓋忠臣也。奉事祖父之姑，上食必飭，升養其老母，蓄其幼子，曲中歡心，侍病姑于官邸。

湯欽親調說，綸手滌寒暑，晝夜無倦容。則孝子也。贈公捐館，舍獲諸孤，懷輓五男女，長男伯年纔十耳，未亡人謹尊食調，寒暑吉凶婚嫁，拮据並舉。又時課長男讀，寒燈吟哦，機杆相和，繩其放逸，剔以精勤。迄于有成，以報泉下慈母耶。抑嚴父也。吾母目不涉經史，而動中矩矱，居常無疾言暴怒，而獲獲革嚴事，不敢為非。身居閭閻，未嘗習當世事，而進退語默，訓定子弟，卓有先見。獨孀居年未三十，苦節凜凜，而以卿伯人仕，故既再膺恩錫，例不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六十

得受旌于朝。白下之楓，去黔江萬里，室廬煨燼，丘隴荆榛，而上一丘于秣陵，葬不得同。贈公之穴，悲乎此孤雛伯所為仰天而泣血也。幸乞銘于師，以紓其後來未歿之痛。余聞而傷焉。御史余所取士也，余既嘉其立朝直節，而又歎孺人之能訓勉，以成其子，遂為之銘。銘曰：黔筑枳棘，去天三百，冶城樂土，去天尺五。源源彭城，厥脉孔長。越河度淮，帝京之陽。合葬非古，同宮異室。魂氣所之，萬里一宅。既安既貞，同貞母之丘。蒼梧暮雲，勿淚千秋。

贈文林郎白石郭公墓誌銘

代

晉江縣有合葬林柄山之原者爲明贈文林郎白石郭公之墓公卒在嘉靖丙寅距生之歲甲申得年四十三其以乙巳合李孺人葬則爲萬曆某年月日以推官文林郎秩贈公者公之次子沅州守繼曾也公諱十家字志邁別號白石其先浙人始祖孟良從富陽徙于泉至白石公蓋七世也孟良有子曰居賢公爲臨武教諭高皇帝設賢良科詔天下歲省試舉十特達者于鄉而邑之有鄉賢曰堂初集卷之十六

六十一

薦自居賢始居賢公生坤坤生鍾鍾生易齋公殯以子貴贈官監察御史而南寧知府白峯公楠其子也于公爲祖公之父曰新坡公文煜母高氏有子六人公于倫次爲長子公生而豐體昂立頭角嶄嶄侔儔有志氣南寧公異之南寧公于世爲顯人諸顯人于大率鮮衣怒馬戴冠飛纓華靡相高公顧惻惻朴朴質經探淵十七試諸生高等矣已省試連困于是公喟然歎曰夫學猶稼也稼必食有不食焉然渠謂苗者無播哉乃挈二子統曾繼

曾讀書東山雲谷中究切文奧二子學成于時故時人爲之語曰累土慕崇數沃慕豐嗟乎白石公穰田而後啜其積也公天性孝友遇事有經紀待人信而仁新坡公當南寧謝世落矣顧獨憂及挈持內輯外圉然而夢錯細碎披卻中會罔有遺漏者公之力也故衆皆服公能宗黨有賢爭糾疑者必秉而聽之公公剔抉肝膽和其不平決其所殆人各仗公往必意滿郡新踰于島夷兵刺而鍾公視困者輒解之而資其殯不能葬者于是宗黨又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六十二

咸頌曰公仁人能生我公母高喪未殯而營于公身側火翼棺上勸衆爲慟乃競出棺于煇公痛毋養弗逮也顧歲厚輪果扁舅氏終其身新坡公之沒也南寧夫人年考益高公泣曰天乎忍令父也兒不卒繫吾代也父視其舍乎諸晨昏滲瀝益加愛謹姬有孫忘其兒之念也公雖長而諸弟皆與母公遇之畫著必平弗異也俗長子受貲必倍公不父厚昇公弗受也其篤于友愛如此夫公德誼固天性亦其所得于詩書力與諺云期年種穀

百年種德今公第微一命以自信而德積不高澤  
後無聞其又孰與劇耀蓄流發祥而廣志哉里中  
人又嘗歎李孺人賢云孺人爲典藉李公女家殷  
矣而好儉素事舅姑之父母孝謹如舅姑遇妯娌  
姑奴如其親姊妹起家以勤御下以莊施予有大  
體長養兒女愛而能訓以義公之好學仁信孝友  
成之者孺人也孺人以子貴贈生嘉靖癸未先白  
石十三年卒是爲甲寅享年三十二耳亦以今年  
月日葬公男子五人統曾庠生先卒繼曾沅州知  
府一室初集卷之十六 六三

通政司經歷林仁甫妻徐氏墓誌

蓋余爲諸生時與林太僕元子仁甫爲文章交當  
是時太僕先生以耆德大儒高提獎後進每解會  
論文功今必飭晨具粥糜午設羹飯暮陳酒漿課

必三日或五日間七月凡日某既具先生歸然至  
盟當席詳確可否已乃勞苦好飲食之更徐爲稱  
引舊事及指授文章法度聽者娓娓徹于子夜當  
是時諸君子筆墨之氣如虹或落筆千言或苦吟  
深夜熬火焚焚堂皇問中厨呼辦如泥水僮僕奔  
走勞問不絕傳聞每一舉社會賓友則仁甫二母  
膝淑人徐太孺人皆坐俸旦而元配徐孺人躬治  
滌瀝供文章客惟謹蓋余至今懷當日同社事而  
歎先輩之作人厚庭訓嚴而仁甫之門風固德高  
賢一室初集卷之十六 六四

且遠也徐孺人出自世家爲太師文貞公孫女太  
常公仰齋公之女年十八以歸仁甫當孺人未字  
時太師絕奇賞之曰此女當歸之德胤以昌其宗  
會太僕先生以黃門持節還里抗言于當路爲松  
民寢加賦一事文貞曰仁人也吾女當女其子既  
歸而事太僕先生膝淑人孝謹絕純綺習如寒家  
女也事徐太孺人如膝淑人太僕前所喜託宗訪  
而兩母皆慶得賢婦其治家井井銒內外有法其  
相夫子讀慰勉引古大義不獨以文章而又勉夫

子勤於官毋苟且家食負累世國恩也子顯年  
少補博士弟子員束冠綬而拜孺人孺人念太僕  
公兩母之不見也流涕嗚咽勗以前途迨仁甫北  
上補官銀臺會歲在己未新天子加恩中朝官  
得加孺人品秩冠服而孺人以八月九日逝矣距  
生之年戊寅纔四十有二耳傷哉仁甫泥涕告予  
曰子吾同社也先太僕當日讀子文以爲必可傳  
吾婦賢而能相吾以事親取友子知之不待今日  
且吾婦識明而知道理生無以爲榮沒亦思得文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五

而希願蚤卒顯爲邑庠生王憲副後賜公子元維  
婿也女三一字庠生莫儼臣一字庠生蔣爾輅一  
字庠生潘三才孫男三孫女一葬於曹家橋之新  
阡銘曰  
有樹其穀而餘其食顧曰帝師翁曰邦直有此  
其雄而哺其雛德門之胤相門之姝其滂如水  
厥德則肯飲之注之其原不已而字既光矣而  
子既昌矣以視吾銘於千秋萬年亦孔罔厥蕝  
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六 五十六

封奉政大夫澄川李公墓誌銘  
郡城東十里郊涇之原爲封奉政大夫李公之墓  
公卒在丁卯爲今天子登極之歲距生嘉靖  
子得年七十有六治喪三月而葬則爲是年仲夏  
之三日晉公奉政大夫者長子大理寺右少卿  
雲也初少卿仕諸城縣今滿考則封公文林郎已  
入爲臺御史則單公恩御史久之拜大理寺丞則  
又誥晉公爲大夫制詞凡三錫云張鶴曰志  
封公者率稱引其子名爵尊重易諛耳吾獨懼以

卿之節而高封公云公少故困儒業而課其子既  
子成名貴顯益修其儒行而訓以立朝居身其大  
節準準表著者皆公教也曩者 哲皇帝冲齡御  
世朝議擁起故相于家二三人乘時處高位願  
指言路排逐異已如秋風之卷葉及賢人去而中  
官已伺其弊而顯國柄羅織鍛鍊慘流薦紳少卿  
奉親家居屢被朝命不起而封公亦歎然勉其子  
養晦靜退寡交游絕賓客當是時士大夫惟無所  
見長則已耳稍露頭角嶄嶄不依阿浮沉則輕者

賢 堂初集 卷之十

本七

纓露章重者墮岸微其勛下新方獻謝幸苟免  
媒後福身名喪而親辱焉少卿獨恭讓鎮默不達  
怨怒不易素節徜徉於艾澗疇弟間可不謂高哉  
封公之訓子也爲令則勛以度右省身游物兩言  
爲御史巡方則勛以攬轡澄清勿索家累通訊問  
其受命將按浙也則以地隣難必勸勸罷其行蓋  
其佩服義理靜素爲寶其式穀學力厚也世人未  
獲半通之論而朝子策名榮顯作車上暴貴人後  
歌逐舞營歌宮囂里井矧子宦業無屬厭如決隄

泉不壅不止焉其誰能易以道義而不愧于官相  
時而出難進易退無辱其身以愛其親則公之所  
全于其子者更大故曰吾高少卿并以高封公乃  
吾聞公治家井井豐儉中度而有介性至德嘗還  
糴賈之金而歸滅奴之收佃粟輸額者族子需墓  
樹公不忍發給樹值而喻其勿翦又脫簪以贖隣  
翁里誤之罰捐厚貲以完故人之墓資遣適驛城  
旦冕而還之鄉其他好行其德不止一事蓋其所  
以開少卿又以身力行之也公之先世自洛徂杭

賢 堂初集 卷之十六

本八

其由上海王渡里徙華亭則自高祖晟始晟生秋  
田公杵爲公曾祖杵生鶴峯公靈爲公風鶴峯以  
明經選義烏訓封中憲大夫湖廣辰州府知府以  
長子按察使海樓公日章貴也次子春樓公日宣  
原于庠入國子有文行爲公父公其第三子母徐  
孺人生配金氏封太宜人四子長凌雲即大理寺  
右少卿凌霄選貢生次凌霍凌雲俱庠生而凌雲  
先卒孫七人長是椿次是棟俱庠生次是樞是樞  
是松是樞是椿是棟是松是樞是松是樞是松是樞

也余偕少卿幼試童子爲諸生甲辰同第南宮又同師門同志行先宗伯同公受朝恩銀魚相隨教兄弟愛而余嚴事公如執父故因少卿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移孝爲忠媚其君轉忠爲孝怡其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爲忠臣親爲孝子孰訓其子李公則然水長山高德人之阡

封太僕寺少卿馬公墓誌銘

萬曆辛亥十一月日太僕寺少卿馬公以其先太

僕

六

夫賓吾公狀來告其門人史官張鶴曰孤從聘自入仕二十年行役四方未嘗得一日事先大夫也丙午備位同曹以使事還里乃飭滲瀾朝夕馬南閱年而先大夫病又四年而病以成也傷哉先大夫讀書東修有志行試輒冠其曹乃五試弗第也廩于庠二十餘年需次且得一命又輒棄去晚築塲園娛賓客陶然適焉乃竟病枯困且歿年纔七十六耳是孤從聘所爲先大夫傷也然先大夫得徵天子綸命者三從聘筮仕青州秩滿先大夫

封文林郎青州府推官已爲江西道御史會

建儲官則又改封文林郎御史後從聘轉太僕

寺少卿當慈聖皇太后徽號單恩則又封中憲

大夫如從聘官其歿也例得予祭是先大夫之獲

寵於天子者厚也子史氏也又辱交於孤其爲

孤銘諸幽獨按狀馬氏其先山西朔州人文皇

帝徙戶口實三輔地有諱永者在徙中遂居真定

之靈壽靈壽之有馬自永始也永孤凡五而第四

子馴爲宿遷知縣四傳爲朝用于封公爲父封公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六

七

諱思選字升甫別號賓吾多聞好學爲邑弟子師

善行草法書性愿樸閒達當初封時廩次當貢

廷棄而就封錫怡如也雖以子貴絕不問戶外且

娛于花竹山水又坦東遇人撫謙不伐親友皆樂

從之游以故封公晚年日與故人飲酒娛樂而終

也封公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

日配鄭恭人先封公一年卒有三子長即太僕公

娶李氏封恭人次從政娶熊氏次生員從龍娶侯

氏繼娶蓋氏張氏女三孫男十一士昌士顯士德

士通俱生員餘俱勿曾孫七人爾嘗歎士抱奇志  
讀書行仁誼名不出于鄉澤不及於四國者多矣  
封公以高才生勤學問訓教其子成進士名聞  
天子三命皆有寵詞夫貽其德嗣與自有之者孰  
多且太僕公之爲推官也德澤在齊魯其爲御史  
也直聲在朝威德在三吳兩浙間今且爲國家重  
臣當大任展仁誼之效此非公教訓誰實貽之繁  
則太僕公德施名實皆公所爲生平不朽也爾爲  
諸生太僕公校士於吳實器許焉及來京師謁公  
賢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七  
于邸舍諄諄握手慰勞平生蓋爾之受知于公也  
庶幾國士遇矣非爾誰當爲封公銘銘曰  
一命而去其繡再命而冠多義如三命而列賜  
食爲大夫誰爲爲之上壽若水爰溉其厥積施  
若菌爰餉其口勤學而不贏其身豐其後之人  
知足而能自樂乃康於王之好爵衡水之曲恒  
山之南有原隆隆有樹芊芊我銘不磨于孫萬  
年  
墓表

文林郎陝西道御史毛公墓表 代  
萬曆癸巳之歲倭奴平秀吉江海外 天子閔東  
屬國出師收之戰於平壤碧蹄間疆吏以捷書聞  
朝臣稱賀御史毛公抗言曰我兵越萬里外勝驕  
且驕以驕兵當從寇危將不救宜亟勅將帥謹萬  
全無貽中國後憂大司馬覆如其議而王師尋以  
輕敵敗人服公慎重先見云是年廷臣疏請 儲  
位言數且激 上怒譴言者毛公時力疾則又草  
疏千餘言論國本所以安危故奏具且上太原相  
賢日堂初集卷之六 十七  
國止之謂震怒未解而御史重獲罪于國事未必  
有濟會有青二王竝受封上疏乃不果耶公疏上  
不果而毛公直聲侃侃振於朝庶幾手盡瘁而不  
忘君者公之爲御史也纔一年而所規畫邊疆事  
宜論舉將帥鑒鑒名實之必副嘗論治兵使者李  
材有征蠻功不得以註誤文致寘重典材得釋繫  
出當是時舉朝推公有確見不阿爲真御史先是  
公爲山陰今勸民之事而不求其名廉而能仁愛  
而有經紀民至今思慕如慈父母初下車邑值大

水已復大旱又大疫民聚而剽者索索起縣官故  
急稅監司惟徵入是問祈寬之不可無論蠲賑公  
首相廟俸勸民貸邑豪家競出賑粟應公公爲稠  
給糜藥各有法所全活萬計廉剽者王名械其渠  
六人而餘黨解散境以貼然當是時民不辦稅稅  
輒不前公爲定期會令自輸而徐稽其入即報簿  
後他邑公弗顧曰吾不願以罷民賈治賦名也蓋  
拮据役災圖利紆厄者凡三年所而民當游饑後  
公爲治一以安靜不擾爲務訓農桑節用殖財治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七十三

獄訟盜賊往反尋繹必求其實狀毋侵平民度原  
阜腴瘠高下之等籌算戶口強弱增損之數參伍  
精敏役書出而若公人剽其黨中者編氓幾忘更  
錄矣蓋又三年而邑大穰公即靜安其民而又懷  
慨任事創未有之利勾餘軍糧在數百里外民漕  
甚艱而軍給又苦紅腐公時權其直而易之銀又  
量出羨以當餼資民不罷輸而軍宿飽矣監司遂  
檄海上諸郡定爲例築麻溪壩外捕山鄭家山之  
堤以砥外潮沿江之民無爲魚者已又議開壩洩

內河水剗開束之紆迴而出與江水會度可灌田  
萬餘畝會公內召不果至今土人追公之畫以方  
古召南陽云六年而拜御史爲御史一年而病病  
以告請 天子爲予告歸歸甫及家而公竟不起  
予聞其子言公之精氣大抵耗於爲今時所謂盡  
瘁而不忘君者自爲天子膺民社已然抑其素所  
殖矣予嘗憶與公同舉鄉闈又同第進士居恒議  
論公每曰士欲自展布大者相天下小者宰一邑  
匪是即安步而取金紫吾甚愿焉當是時余業謂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七十四

公雅志在立功德以垂不朽既公爲今果能酬其  
言迫於今若邪之閭祠而祝者千秋也說者獨  
言公德侈而位約功施未也而年不特意若有嗇  
之者焉然以公所究名實爛於朝野藉今他齷齪  
者爲之即都九列壽百歲孰與仲多以此而言不  
朽乃真不朽者耳又又公子孫繩繩聯甲第讀  
遺書而竟餘緒者尚未可量哉公諱壽南字字徵  
別號仁山其先錄金華徙吳江自梧岡公而下凡  
五世皆農而醫至公考學憲六泉公衡登嘉靖癸



未榜進士爲浙太平令治行第一人爲比部郎抗  
疏救議大禮者其視獨學政嚴肅不苟趣舍獎借  
多名人人謂御史公不媿前人公有克肖子五人  
以殖舉於鄉以焯登今甲辰進士則予所取士也  
予旣與公同丙戌榜而又得以文章引薦公之子  
非予誰知公非公之功德爛於朝野誰爲使予言  
之而信者遂爲輯其卓然較著者題於墓道石而  
曰此明宰名御史毛公之所藏也來者庶其式焉  
廣東道御史本素華公墓表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今天子萬曆庚戌三月 詔吏部選擇郡闕史治  
行高等者入補給事中御史等官于時本素華公  
以商丘今選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特 詔闕下五  
閱月疏乞歸省其太孺人旣拜疏即行旣行 天  
子可其奏太孺人計聞於途越明年壬子十一月  
本素竟以哀毀卒於家士大夫皆謂本素賢而且  
材旣受 上知而不克竟其用以朝廷失一名御  
史爲恨本素自高第起家爲新鄭今有異聲調商  
丘今其謙謹德施于民可紀述者於爲今時獨多

鄭之人曰吾無能頌公也微公將能腴乎鈍能黜  
乎亭傳之車騎如織能肅清而絕壑溪乎能供億  
饒足而民不逋乎黃河之役賦丁夫二千人戶堪  
賦而帑堪支乎誰能行堤暴露應則輸庸迄事竣  
而民不加半緡乎寬而戍者誰洗豪而作奸者誰  
鋤乎學校誰復斌斌風俗誰復長厚乎公去而益  
念公生我也商之人曰吾商之患河什百鄭焉不  
保室廬寧保田疇諸楚原茅其望靡靡公核有籍  
蕪者治之布其懸今以均田賦勸耕流亡乃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

七六

赴者廩樹藝具有法式汗邪畢登澆流乃息獎進  
子弟豪猾有懲作典文事肅簡益清古稱召父載  
一載寧今惟華公我生我成兩邑之人其載于碑  
如此 天子簡畀爲侍從糾察之官宜也余與公  
同聯第又同第於師門交公最深得公生平獨詳  
公讀書博學旁搜而好湛深之思其與人交諄懇  
無外飾而市義若渴其爲人精嚴而不苛恭謹而  
不市名有局幹文藻而常存閑然之意其事親孝  
千里外言及必藉藉涕也其事長兄也友愛終其

身少受學于額涇陽先生涇陽先生挺高節倡明  
學術海內宗之爲論說余見公口不言性命學問  
而能見之以施之於民故余謂善學涇陽先生  
者無如公公之在郡下也與余舍相比是時國論  
紛紜士大夫各持所向爲聲氣之招而公獨稱詩  
論文鵠詠蕭然時人莫能窺其際余微察其意指  
蓋將修明實事爲國家渙萃破交養和平之福而  
竟不及一日立於朝此其痛寧獨在公也吁公之  
生平亦足以傳矣公諱玄稷字爾遐別號本業中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本 七十七

誄

杜太公誄 并序

吁嗟乎大雅不作古道誰傳後進之人服官無經  
術訓俗無人倫貽家無善澤如沒橫塘而忘其柱

入幽谷而不信有白日也吁嗟乎哲萎之痛實切  
我心杜太公者吾松鄉先生之可法式者也孝友  
嗜學舉于鄉教士於陵陽治民於肥子拂衣歸民  
久思而祀之澹澹德心樂善不倦鄉閭矜式宜其  
子孫德尊而年邵登於八家又四年而沒懷和長  
畢逸軌斯寧嗟哉乎卓今喪而吏道絕仲弓逝而  
俗教偷石氏之風尚存於堂構謝公之慟已結于  
山丘夫哀以德增文因情感世波易愴前哲難追  
況託契於蘭蓀倍鍾情於蒿斗敢憶遐慕載之素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本 七十八

旂誄曰

我義華宗派自淳源粵惟開國黃虞之先靈根  
所樹崇柯出焉喬樞漢季預表晉年爰自南遷  
肇厥隆構青龍之隅實惟華胄既氏其鄉亦大  
其居黃門之澤徵士之廬德音孔嘉載之郡書  
六世而還春之浦訓耕訓讀竹岡有杜厥岡  
崇崇厥浦湯湯載其清淑名德鄉翔於惟太公  
挺生夢卜早慧夙徵只珠萬斛既說詩書勉精  
勵操夜寐晨興探蠶味道亦控其願亦躡其轡

亦滲亦瀟動身致孝既載素德爰播芳名薦茲  
南國揚於帝京匪曰爾榮以表人倫人倫伊  
何廉貞靜簡道韻彌冲物嬰彌淺敦我直方愧  
茲醜觀敦備三物德施五宗曲成爲肅普濟爲  
弘衆食其和元禮仲弓雙屈而蜚宣文藻斧鑿  
庠春風冠縫化雨和而不同廉而能予平忿息  
爭開其愧恥綰篆穆如清風理矣倫教既洽巖  
邑是司膏梁枯萎芒刃寬解如傷若軫納陞有  
虞孰顧不伸孰吟不舒孰呼庚癸孰鬱困園孰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七

榮如錯如磨有孫璘璘爲圭爲瑜鑣聯皇路  
比天衢以怡高堂百歲是娛屈茲入裏闕四其  
餘寓形有歸還於太虛嗚呼哀哉敬述我公醇  
心亮節信必由衷貌無外悅載其渾敦以鎮羣  
物物競我恬物巧我拙物喧我靜物汗我潔處  
盈逾儉在有能闕惟其不居聲華斯烈緊公訓  
世琅琅數言載其家乘金石斯存末世之人委  
其故我蕩厥神情管管越祖農不服暗仕不服  
官婢拼奴杆厥緒莽然公有遠飛啓導後賢惟  
公之賢公試於先賢我初學紳佩敬鐫金德茲  
遠違德茲遠溯風玄壤白日黃泉嗚呼哀哉榮  
名不化德貌銷沉百年已矣末俗傷心一柱旣  
傾廻瀾易藉重淵不春哲人長夜親中之痛非  
爲臬下史歌薤里以先靈駕嗚呼哀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目錄

祭文

祭徐文貞公祠堂文

祭陸宗伯先生文

詞林令祭荆翁王相公文

爲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代楊修齡

祭楊文恪公館師文 同前

祭朱相國文

哭季弟幼調文 又慰季弟文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目錄

堂祭文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

華亭張爾世調甫著

祭徐文貞公祠堂文

嗟乎不朽者人不死者心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先生沒二十五年而鄉之人列祠而祀之論祀者曰功在國則祀也道在鄉則祀也鄉之人知先生之功而不知先生道在功知先生之遺而不知先生有功于道者大也國本既疑如器歆以公立其旁然而鎮之倫是以明君是以貞國是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

一

以寧世是以平居攝受遺洗乾坤而光日月令皇皇萬載有父子而有君臣者先生之功夫非先生之道耶良知一脉半信而疑信者半塗疑者譁之延平豫章之間振錄而建鼓者文成百年一日也當此時而信者信疑者亦信夫人心如水焉道源故活活爾放乎江海導之力也先生當日疏壅挾迷比于淪濟排泗矣故曰先生之道又先生之功蓋小子輩爲先生內子弟有年而窺先生之大也世人功業不根于道卽乾坤旋轉猶是簸弄精神

先生當人臣子之所難委圖曲中不激不依而默以光明大德歸之 兩朝聖人則非方寸地純白潔淨信而獨行者不能夫治世易治心難也經書石田也語言盡果也學富於千言用盡於一字學道之弊古今相襲先生體認躬行提豁聾瞶而精微作用變通闡關乃在二十年輪軸之地且與同異之際陰陽左右之間得易之用得道之權名世真儒光於千載故小子竊謂先生道在功效在道我 國家二百年來相業儒術如先生者真希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七 二

也先生之祀宜在功宗宜在樞柱鄉之俎豆夫亦鄉人之心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沼沚不及明信信者信其精神之存而爲對焉今鄉之人登先生堂也見其功而不識其道則以一宰相祀先生習其道而不識其功則又以學道之儒祀先生而迄未見先生之大皆不謂之明信故因奠而陳其詞以喻之於衆以酌之於先生夫精神不朽先生且鑒微言於藥醕也某小子輩不敢以家人之言莫又不能以國乘之言濂洛之言莫

而第以一念明信可羞於神明者莫夫先生之像堂堂皇皇先生之風優優洋洋我儀圖之亦往來之一觴千秋矧可射思尚饗

祭陸宗伯先生文

嗚呼先生位高而名厚德尊而年修夫亦足以已矣而悲之者將安所求惟恨其人之莫見當斯世之末流故于小子感一慟於千秋惟先生有無待之用有獨尊之標不藉衆人之爵以自貴不因衆人之譽以自高蓋衆人所不得不貴而成其貴亦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七 三

衆人所不得不高而成其高故先生之取於世者約而受於身者饒世人名爵如姬搏黍于奪嬰兒視其啼喜先生筮仕澹然而已似享太羹不食其味徐而冲兮味迺逾倍惟權鼓物試情於鑑一碎千金爰喪其魄先生遇焉傲然長揖語不啻同立必正色高嶺青松秀於孤特惟其孤特幽巖之癖靜觀世局進退虛舟彼蒙求我我則何求屹然來朝夔樂夷禮渙其小羣危言直志衆所徘徊先生

邑舉朝之逸老鄉之典刑獨懷清風淑我鄉人我

鄉之人訓于意良先生穆如不羣而尊扶潤探本  
滌情理性無煩何簡無垢何淨惟簡與淨超然證  
聖九十年來山壽其靜

帝念黃髮曰予不忘百年之瑞三朝之光不管於  
爵爲我止食不矜於名爲我訓恬匪壽其身壽我  
家邦几杖三錫貴以

寵章

天子養老仁義孔揚有老深居綠野之堂維而不  
知元氣旁皇歲行在巳爰歸其寄 天子曰咨元

寶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四

老斯邁司空佐藏秩宗佐祭施於無窮百年之謚

吁嗟先生進退動靜道結

聖明祿位名壽寵冠儒臣不朽者德莫挽者人獨  
哀中流一柱之傾惟其小子幸納師範夷其荒蕪  
教以名理辛壬之歲法言滿紙厲以終身文章節  
氣京華二載返其故園音徽如在涕瞻几筵非慟  
吾私胡不百年嗚呼哀哉

詞林合祭荆翁王相公文

嗚呼治室有垣治國有柄 神聖攬乾元臣佐命

佐命伊何秉德執權不私其身自任重焉於惟我

公直心諒節進不逢君退不徇物學術精能發爲

氣誼文章淳醲化爲經濟昔在戊寅政地滋僻公

扶言路直詞正色感慨徇往鴻蜚在冥六載東山

朝野所欽爰升揆軸乃簡 帝心惟時朝政勵精

執樞紐索既更相道委蛇公偕同升或都或吁亦

塞其違德美是扶言路漸伸少諷多直 聖德滋

隆奎鼎日積公則苦心用解衆訛開 帝之疑歸

於廊如公告于 帝防口如川川不可防導之使

寶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五

言公告于 帝核言以建程寔惟功摠之使一忠

懇之言深於流涕三四反覆去就之際既去旋召

宸眷彌隆公曰勿激事乃有功事所難言主器

分封公則轉圜遂挽 帝衷國本屹然不爭而定

爲國引咎一疏九開公在相位有識有力識惟用

獨力不衆細公在相位大用大機機權在我默不

可知開部一體爲國任事人謂我專我職如是賢

邪殊路爲君擇人人謂我私我本無心道行而留

不行而止來則雷動去則川逝丘壑之間垂十餘

年寤寐風雲蒲輪再宣 帝曰汝來汝度汝沈汝  
予黃髮謀國是望公拜稽首憐念老臣筋力枯  
泉石滄溪使輅在門安車在路玉鉉席虛元臣高  
臥中外喁喁司馬入洛計音忽來三台中落 帝  
心震悼蒼生涕零國無著蔡上表儀刑某等詞林  
後進雅服明德泰山其頽吾誰矜式臨風寫悼醺  
酒陳詞哲人夙昔羹牆之思道在黃扉功在青史  
九原可作惟公歆此

爲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代楊修齡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七

六

嗚呼陽明蝕而君子厄元氣薄而正人摧嗟皇路  
之驅馳恨吾公其焉如惟公砥行冰壺宅心霽月  
德則春融材則霆決其持論也引大義而執砥之  
平其與人也豁重襟而含鑑之別中立之概薄墻  
壁而不依獨創之局棄邊幅其如脫當治行之  
內徵借吾儕而待詔彈冠侍從之班振衣日月之  
表方將定國是而鎮人心渙小羣而培公道固非  
常人之優爲亦吾儕同事之有造也何一疾而奄  
忽甫握手而披相吊也耶吾儕交公風公慷慨瑣

琅其音聽之淚洒世人何知見利而爭舍理集蟻  
沒齒而腥百足爲扶有相臂杖失之則顛踣踣羅  
網亦有粵人氣俠自矜決於面墻波濤盡驚武諱  
機械託宿名理理亦有機翻爲禍始嗟嗟世波如  
此而已非公深憂誰念及此嗟嗟天地經歲不生  
一人幸而挺生推則何煩進賢之難如舟挽陸曾  
未及用而奔斯速嗚呼哀哉惟我同盟集此經年  
投分合契道義爲歡領袖如公先降訓焉嗚呼哀  
哉草木摧落鴻鴈在天寒途戒霜旅櫬荒烟寡妻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七

七

祭楊文恪公館師文

同銘

嗚呼有極則室有几人用馮國亦有之繫我正人  
正人穆穆如享太羹泊乎無味而至味以存蓋以  
持國家之體要養天下之太平故德則太和元氣  
而風則一世之清日惟吾師生有重望沒有榮名  
止水不波想橫塘之一柱消水成水見天地之陽

春惟昔 重華發策冠冕人文放乎厥詞爰振藻  
于蓬瀛既掌 帝制爲絲爲綸主器是磨爲玉爲  
金函冶鑄辟雍之俊化工接玉署之春惟 帝寵  
嘉秋宗往欽舉三禮之廢墜馮一念之寅清時因  
事而開忠亦落心而沃聖明師於此時渙衆羣于  
藩籬之不立執一是於意見之不生故按掌故必  
力肩公道之重挽靡薄又心扶國論之平恢恢乎  
無能之公其功大坦坦乎無名之德其德尊惟光  
明源千仞地而侃侃而出於戰兢深識藏于盛養而

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又

如用根于至誠當宁方倚師爲葵輿薦紳且奉師  
爲典型當爰立之垂卜固盈庭之所尊何造物之  
不弔而中夜隕其大星也耶嗚呼痛哉某等哭師  
非以師慟慟論道之無偶慟老成之屢凋慟國是  
之紛紜慟人心之久搖慟中流之喪其砥慟億載  
之夷其高惟生而關世道之重故沒益懼人風之  
澆而某等述師之門納師之履等生于成痛存于  
灰撫師几而官如愴國事而未已矢一慟于千秋  
尚深忘于漿醕師靈有知尚其歆舉嗚呼哀哉尚

饗

祭朱相國文

嗟乎古之介人不飲盜泉匹夫之操若何貴焉誰  
相天下而飲水者庖不克肉庭不旋馬維公清風  
百世所師志兼伊尹道邁伯夷進不營名退非激  
俗澹焉似水虎焉若谷世矜憤厲公尚清寧歸山  
廿載樂道飲醇世競抨擊公修靜正入相暮年危  
行言遜洛蜀之間是非競起公則無偏穆然而已  
日夷之際同異紛如公見其萌塞蒙去之道高志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九

潔榮辱不同乘時而出倦飛而還不愧而歸幾先  
之哲言維九鼎身輕一葉不負而君易贊之餘桑  
無入百宅儉一區公無節名而伴達比吻歎對揚  
靖共自矢公無學名而超濂洛正已無求衆影不  
特凡今名公得全者難獨立多懼黨同後難東山  
簪履綺結衣冠沒寧存順道春名完公則無憾而  
舉朝涕漣就扶清風孰砥狂瀾嗚呼哀哉某等儒  
林後進 講幄步趨里閭相搖典型是資瞻望凡  
筵列滿陳詞唁不以私長爲世悲嗚呼哀哉尚饗



饗

哭李弟幼調文 又恩李弟文

乙巳仲春晦之日余哭同年陳進士平邱舍歸而得里中報予弟幼調病殤馬僕人秘勿之告也越朔夕而聞於吾友俞叔和旅燈無光暗風入幕且痛且悒結於臆膈淚咽不下坐不寧席憑不寧几伏枕而慟內熱赤面恍恍夢中如衆矛攢迷而得醒口不得語嗟乎嗟乎吾弟真歟矣先是孟春之月余神先告忽忽若失不能持止嘗語同舍曰吾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一

豈有不祥之事耶何鬱鬱類落魄若此已而弟歎果以是月也痛哉燈下援筆爲文哭之  
吁嗟乎吾弟汝知所自生耶汝知所自天耶吾母凡九乳而汝次乃八汝生半年母苦乳即絕汝勿乳也汝之天法其以此勿乳故無祿母即世汝年歲餘依姬而起處嚴君乳飲水耳吾父子日炊半菽以哺汝養蔬不周安問肉味哉積此者十年籠布敗絮下簾上露我或寒夜真汝于懷而讀汝受大法無乃繫孩抱時嗟乎吾貧不能婚無以視

汝吾既婚家四壁立也儲書四方以糊其口屢欲挈汝俱嚴君勿許汝嫂氏或具滫瀡供嚴君必呼汝共食其餒然供弗能數也我從館殺歸以其背爲滫瀡供嚴君則又呼汝共食其餒然我有井臼所得不能豐汝簾布敗絮猶故也嗟乎我婚則又貧而無以視汝癸卯汝爲博士弟子我舉於鄉我樂汝有成而汝亦快我久鬱而信也我性澹甘布蔬如平時屬耗費又旁午貧不能支而北上我別汝時見汝衣布絮而寒起粟也慘焉解半衣而末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七

十一

汝叮嚀曰勉之丈夫寧終此饑寒耶我第進士僕南來起居汝則言汝衣布衣猶故也我喜汝能學我澹且不惜榮施於我顧女亦良苦矣嗟乎我成名於時而迄無以視汝迺今汝竟歟耶痛哉汝幼而慧八歲已盡讀論語孟子古文尚書十歲而能讀先秦兩漢及唐宋諸名家文數萬言我嘗見汝讀治安策展誦而午暗覆之也以其餘晷戲焉然以是慧故嚴君備求之晨夕誦不令休夫千里之

數十日而馳萬里其力必疲汝之大法其以是故

汝爲文清吟有興趣不喜隨時俗上下間不肯數  
數下筆我方憂汝器手不習而傷指也諄諄戒汝  
詎知汝神氣不堪再耗耶使者來言汝之病以郡  
方比士汝過工苦比試出而疾作其信然耶汝又  
欲并千里而萬里能無疲耶汝之天法微屢屢矣  
其能無歎耶嗚呼痛哉汝爲人仁孝溫良自其天  
性汝平生不肯私半園必以呈嚴君嘗與汝憤我  
母暴露所見風露榛莽我悲不能勝汝慟失聲不  
止汝半歲故未嘗識母面也憶癸卯元旦我與汝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七

一三

從嚴君飲伯父家祈色以占福汝一下得喜色者  
六衆方喜且愕而汝恬焉徐起掩之我從旁視汝  
輒自愧不若汝也歸與婦言之嘆汝後日成就當  
遠過我居京華南來人言我嚴君杜門布素不減  
襲昔我附信稟嚴君謂長男遇過其材恐不堪此  
大人積此德基異日受用當在雋弟此語汝亦曾  
見否汝之仁孝溫良而歎嚴君之清約積累以貽  
福於汝而汝竟歎嗚呼吾安能起汝而言之也痛  
哉去歲九月中汝寓書言一別千里相見未期我

報汝云我來半夏秋乞歸卜半畝地營母葬因築  
茅舍三間挈汝讀書其中以伸我風木之思而成  
汝學也暇則從嚴君步南郊野眺荒飲計此時相  
對樂未央耳汝即病猶能見我字耶汝不見而歎  
是我志不伸於汝也若其見之汝安能捨我而冥  
冥逝耶嗚呼痛哉汝病而我不得迎之醫汝歟而  
我不得歸之歟汝今一逝不可追矣弟兄姊妹五  
人聚首婚嫁離散生歿天涯別有會期歟無生日  
嗚呼痛哉我今羈旅歸未可必但志在葬母旋且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七

一三

乞身營地城隅以安吾母毋宅之傍即以安汝我  
不汝遠築室居之讀書其中汝之靈氣爲雨爲風  
爲雲爲虹旋繞我旁以相應和人之存亡不係重  
形精神所聚幽明一庭汝亦何憾我亦何悲嚴肅  
晚景汝寧我歸亦慰於懷樂其天年載飲載饌汝  
之冥冥亦相於茲嗚呼哀哉

余既爲文哭吾弟也念弟生於世淺儻然一往靡  
合于桑氏之義遂復作語以慰之噫成果願生寧  
可慰耶若其樂之寧待慰耶舒王有言惟其不是

生者之悲噫吁嗟乎幼調五尺非小成人非夭汝何所貪汝何所少吾思人生久視何爲以人閱世多閱多迷迷而不解百業從之瞽人瞽目瞎空狂華若合眼者瞎空亦無汝之一生諸業不起兀然而生杳然而逝謂汝舌業寂果鹽齏謂汝耳業蛙鳴鳥啼謂汝眼業文史圖書謂汝鼻業幽蘭當除謂汝身業夏綿冬絮謂汝意業無懷古初是諸業者脫然無有造物嗇汝其亦全汝人忌十成誰過丁汝且汝形尸如殫斯疏清風浮雲更何牽累若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一四

戀執綺汝生布葛若戀珍齊汝生藜藿若戀妻恩汝未有家若戀名韞汝未出世若戀利澤汝不治生是諸無戀得大清淨汝生於世如雁過江雁無踪跡江無雁影似此灑然亦可長冥或云人情如水刀不可揮計汝所念嚴親是依但汝既至此而寧用戀爲汝生行三幸有二兄汝心欲盡二兄知之毋逝廿年廣漠淒其汝今來歸慈魂相比汝所自盡吾亦不知冬盡所能以報父母存者沒者兩無憾矣吁嗟乎江水滔滔燕山茫茫彼竟氣既無

不之其亦時集于我之旁也耶

堂祭文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越廿六日丁巳不孝男某率孝婦陸氏孝孫男稷等擇於新正月初一日奉 勅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顯考青濠府君 勅贈太孺人顯妣溫惠陳氏之靈柩合葬于城南之新阡先於本月廿六日發引敢用特牲敬舉合祭而昭告於父親翰林府君母親太孺人之靈曰嗚呼痛哉我父生而養不隆于兼味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二

一五

母歿而材不稱於五金榮弗施於泉下祿弗逮其雙親筑筑獨于隻影車形有女雖嫁有孫未成極比長痛日夜淚零男所以晝惟一餐夜止一衾蕭條終歲辛苦半生沒齒無怨甘病甘貧念我父母且不享人世之樂男何人而忍切溫飽以自寧欲報罔極誓以身殉今者奉親之命卜吉高原前臨淵水後依祖墳累畚男所親視穴壙男所親營既安既固以受先靈男畢此大事苟切餘生有福則徵父母之庇而盡心報國無福則歸父母之側而

泉石終身惟吾父立身清介惟我母秉性惠溫種  
德弗享宜利後人男非薄弗克負荷惟願我父母  
安此吉壤而昌大其子孫一世百世乃有乃繁繼  
其清白守其典墳用衍我祖父之澤而不孝男之  
罪可以少逭於九京靈輅將啓寫此痛忱嗚呼哀  
哉尚饗

祭亡兄梅菴文

維萬曆丙辰十二月己丑十日辛丑伯兄邑庠生  
傅庵公卜葬父塋之昭位從弟某率男穉等以酒  
饗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十五

果牲醴祭於寔所而操戈奠之曰嗟乎吾兄物無  
常聚一瞬千秋何得何失陶朱黔婁相繼我祖父肅  
然素風兄安其常君子固窮嗟乎吾兄小年大年  
爲夕爲朝劉伶之春陶家之陶達人百年行滿其  
六老者何歌少者何哭嗟乎吾兄士性所尊非泥  
非陸吐不可吞銘不可曲以彼澳恣其直如矢視  
兄如龍視彼如鬼嗟乎吾兄業亦有婦鴻亦有妻  
推結而前其眉則齊吁彼三鳳厥羽先綴髮喪其  
辭而棲于中野嗟乎吾兄句則珠玉筆則龍蛇異

曲同工其書滿家惟德與言古稱不朽是爾曾玄  
以施厥後嗟乎吾兄在醒亦狂處貧若富別有儀  
檢非關尺度表侍兄側四十於今相視莫逆一室  
素心嗟乎吾兄墓門蕭蕭先子之原冤氣所之自  
日重泉逝者舍和生者淚漣瞻兄於像哭兄於墳  
哀哉尚饗

堂初集八卷之十七

十七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目錄

雜著

菽言 有序

敘篇

至治篇

造化篇

不已篇

無知篇

君子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目錄

一

樂在篇

保身篇

時哉篇

月令篇

先覺篇

擇術篇

辯名篇

論道篇

明鬼篇

格物論上

格物論中

格物論下

規矩篇上

規矩篇中

規矩篇下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目錄

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雜著

華亭張爾世撰

菽言 有叙

菽水事親孝乎然須知事親其實處卽菽水長物亦孝耳余歸山寂實兼失曩日糊口之業老親甘旨之不具獨念此身心一派庭除濯磨既久三十年來簞有所聞懼離其宗敢依志發明以求證于世家大人見而悅之曰是我志所存也命之曰菽言夫明其性而守身夫非盡人之子與余愧未能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一

抑亦以真實菽水相告也凡十四篇別叙篇爲

一篇

叙篇

惟王有種無爲而爲此民亦然有種制之民無種天無二日各協其辰萬象不忒作至治篇第十石馬不嘶木牛不耕積而運如人食生生可食也不可化也有物渾成如風鼓輪用之不動作造化篇第二

行不見家疲筋于途掘不見泉九仞面枯不覓其

始孰觀厥止老曰若存孔曰夕死作不已篇第三

聞寂誰聞見暗誰見矇者則明啞者則辨惟其有之是以失之聖人明民將以愚之作無知篇第四富人無粒乞兒有珠渾然一團齊於太虛太虛不有無上之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君子篇第五繫人無患枯則無權雀不驚兒彈者失焉糠粃竟舜父老孔顏我樂伊何瞻之在前作樂在篇第六雖朱愛眼不愛三光倘寶其指而不寶國方吾失寶泰山魅茫吾喪吾巧袖手指傷作保身篇第七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二

七

暗處非隱細視非微時乎時乎微隱幾希爲輪轉殺爲隄承機至人察焉千古須臾作時哉篇第八鵬不干飛而干潛龍不干天而干淵故雌爲以爲雄而後焉以爲先誰爲爲之有造化焉吾安測其所以然作月令篇第九

借光益育育不受光益之以燈盲不受燈非光非燈覺者在盲孰云聖知耳目時人作先覺篇第十傳機支持不以其影狐之禦寒不以其覺影者填

文也楚者損狐也斲之縫之乃失其初曹史之美  
達人賦焉作辨名篇第十一

取栗於田或得柶焉取寶於山或得硃焉栗也寶  
也惟爾取也其不取也貧且餒也作擇術篇第十

二

統可洗亦借之灰金可洗亦借之鹽洗有借也亦  
有待也無借而洗其洗日新逝者如斯聖人洗心  
作無過篇第十三

論而存六合之外以人言神況其內者聖人事  
寶日堂初集人卷之十八 三

神敬而遠之惟其不語矧可射思作明鬼篇第十  
四

### 至治篇

至治之世山不崩海無波騶陽絕亢伏陰翳滂民  
老死不識桁楊夜戶不閉晝道不拾也追呼之吏  
絕狗吠之聲稀婦子提壺穰田有喜耕夫釋耒販  
子去鰥其服也士其相慰誨曰道春臺之盛也齊  
歟夫庸知人心自治之爲真至治也與耕堯田而  
遇九年之水堯之民不樂也耕湯田而遇七年之

旱湯之民不樂也凡至治之樂依世而立天災人  
害皆得而奪之堯湯之不以九年七年而傷治也  
堯湯固自有至治者存也世依堯湯而立故爲格  
上下被四表萬邦惟懷萬邦惟慶若堯湯依世而  
立則九年七年之爲堯湯害也久矣人固有海晏  
河清而胸中盜賊蜂起耕田鑿井而無端之橫賦  
平地之風波有累劫不能破除者故莊子謂天之  
刑民又曰風波之民噫此豈至治之世所宜有也  
故舉朝雖治有一人不太平者共工之於重華是  
寶日堂初集人卷之十八 四

也天下雖治有一方不太平者有庖鬼方之類是  
也四肢百骸雖治有方寸地不太平者齊桓之見  
賦於扁鵲是也治亂世易治亂人難治亂形易治  
亂本難有治世而無亂人聖主不能得之於齊民  
有治形而無亂本父不能以保其子也何也治我  
自治之亂我自亂之所謂世依我以立我不依世  
以立也故十日淪沒洪水滔滔一念動播山嶽崩  
裂萬劫所聚起於眼下轉瞬不見蒙昧泰山生爲  
太平之民當享太平之福豈可向天空皎日自作

陰霾從浪靜風恬忽生鯨霧此之不治幾於辜負  
風光流連歲月自求枉結常爲亂民時哉時哉庸  
可失也然則如何自治曰能治其自治則治也故  
農者治農賈者治賈士治士工治藝吏治其吏宜  
治其官而人各自治矣未也吾不與聖賢爭加吾  
不與愚夫婦爭損吾不與萬物爭有知無知吾不  
與天地爭有爲無爲捐知見去伎倆而人又各自  
治矣人各自治則堯舜可長無治無治至治之極  
也故曰不識不知帝力何有吁生堯舜之世爲堯  
舜之民者無爲知識所誤而尋于亂也

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五

造化篇

生者不生化者不化不生者生生不化者化化萬  
物生矣而有盡也卽八千歲春秋乎其盡與朝菌  
何殊生者不生也花之化爲蜜也蜜矣然花味也  
麴之化爲酒也酒矣然麴汁也以其有化者存矣  
不化也鏡無形川無月也受形者鏡于受月者川  
矣故曰不生者生生形受于鏡而不礙鏡無形鏡  
體也月之升沉川受之也然不礙川川體無月也

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六

此不化之妙也故曰化化通乎此者可以窮天地  
之始天地生生之所生也化化之所化也天地無  
一日不生亦無一日不化然其生者竟不生也化  
者亦竟不化也生生化化不生不化故曰造化造  
化造其化也人造天地之化則曰所過者化惟其  
過化故能生生然則人亦無一日不生也亦無一日  
不化也春化而夏生秋化而冬生萬物開而落枯  
而榮無不化無不生也而何疑於人人於其中謂  
之曰新新者生也不化則故故則積而有物積而  
有物則礙新矣今日之積據爲有則來日之新不  
至也前念之積據爲有則後念之新不至也金天  
下之至寶也有之以爲利也然政如流水行於天  
下而後謂之生財若穰而積之亦陳陳而盡矣是  
以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焉乃其子竟富甲於  
齊也有之而能不積是化其有也而有愈多夫金  
亦有造化矣其不化則臭腐也其化之則神奇也  
故大陶朱公者是能化其金以造造化者也今夫  
名莫專於相位也權莫厚于操人之國也然進而



不退是據爲有也而辱不旋踵范雎蔡澤天下之至巧辨人也譁笑而得之談咲而去之當其去之日已忘其相位矣而范蔡以是老於秦故夫二子者能化其相位以終始者也今夫長生古今之所樂也而東方生嘲謔帝王以傲然於金馬然人主優納焉而竟老歿無患令如文成五利司馬遷之屬百爲身慮而形餘刀鑽久矣故夫東方生能化其生死以爲不生歿者也今夫形骸膚髮死而藏焉七寸爲棺槨稱是也而楊王孫者欲贏而葬以

寶日初集

卷之十八

七

下齊于螻蟻夫既已反其真雖金棺石槨何有焉而尚爲朽骨算不朽乎此王孫之所笑也故夫楊王孫者能化其骸骨以脩然于生死輪轉之外者也夫數子非至道者然而脫履渣滓幻弄天地則數子亦各有焉中庸之人夫婦之愚苟見其日新而不積則過而化者皆如是也唐堯化于唐故如天虞舜化于虞故從欽而無爲禹湯化而夏殷治伊尹化而放逐可以爲復政周公化而東征可以爲明農孔化而蔬水柄柄顏化而簞瓢自歌故孔

子嘗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化之道也然則人生日用一念不化丘山塵埃一息不化歷劫臭腐湯乎如太空之雲泊乎如過江之影百千不留一機常惺雖有蓋世伎倆非常功名探測悒微網古羅今前念覺不恭後念覺今日故不礙後日新爲飛魚躍逝者如斯活潑潑往往來來吾又安能窺度其造化之所始哉

不已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八

空而水而泡生幻也雲還空無雲矣泡還水無泡矣死幻也將遂無空耶無水耶曰空與水歷劫不改也特雲泡自爲有無耳然有有無無轉相代也空無一日不雲水無一日不泡是空與水之不已處又在雲泡見矣人於天地間雲泡也生可爲生死可爲死耶血肉形氣合而爲人血肉形氣散而仍在天地已復合而人矣已又散而在天地矣是生生死死皆幻也而常在者爲我之真空我之真水非有我我也生雲生泡者不得歸着則強名爲空爲水爲我也然則我亦無我名之不已此不已

在天地間又生天生地真命脉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先天不違後天奉時若論不違真是真空真水造命處然却又從何處見之曰只今日能見耳能聽口能話者皆是也愚夫愚婦饑食困眠者皆是也急須認取莫輕被世界瞞過譬如空一室之空一器之空天地之空誰不是空揔是雲所來徃之處譬如水井均杯盂涿澁江湖誰不是水揔是源所起滅之處世界山河眼前日用誰非不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亦只憑此機括雖謂生生實自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九

死死通變通換亦只在此眼前世界百姓日用之中第人不自知耳夫不知生幻而執以爲生就生處便添許多纏縛若不知死爲幻而執以爲死雖放下軀殼猶是斷滅偏見不入妙明若欲明了生生死死不生不死而竟不知生生死死不生不死者何在又是顧子失母尋花果而棄根莖三者皆謂之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若知之行處卽是著習處卽是察矣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又曰成而後已是一念戰兢惕勵了當歸結

話也余則曰死而不已惟其不已故夫子曰夕成可矣至人生不是生死不是死已而不已故無可無不可也此天命於穆之說與

### 無知篇

或曰百姓者日用不知者也然而有知焉聖人者無不知者也然而無知焉何也曰此變化之道也有知者不知若知其所不知則不謂之百姓矣無知者知之若干無知上求知也是無與知二體也二則礙矣此亦謂之百姓不謂之聖人何也知也實自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十

者變化而盡神焉神者知體也卽在百姓日用之中其他皆知識也百姓之所以終身不知者礙於知識而不依其知體知識在血肉精氣之內知體在血肉精氣之外血肉精氣礙人知者也目視而逐于視遂以目爲知色耳聽而逐于聽遂以耳爲知聲此知遂付于耳目矣乎則有耳有目者之大患也然視不以視視聽不以聽聽無視而視無聽而聽無知而知也此之謂神神者百姓之所有也在聖人則血肉精氣盡神在百姓則血肉精氣

盡知識知識如布列方格于面目間而填實之無  
一空虛可變化者是以終其身不知其不知正以  
其知故不知也聖人如谷如鏡如鏡如水呼而應  
叩而響物來而照月落而圓過而化存而神故謂  
之神然須知百姓日用盡神故曰知及之又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知之所及而竟亦無知此不可  
知之神也聖人與百姓同之百姓不能知故終于  
不知聖人無所知故無不知其實不能知與無所  
知同歸于無無二體也撥灰見火火在薪與其在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一 二

灰也奚以辯特然與未然耳一然之後滿世界皆  
灰矣未然之時灰盡世界火也火體無別而然不  
然偶別至于一灰之火變而然世界世界之灰盡  
還于一灰而火亦變化之極神之至矣此百姓與  
聖人無知之說也

君子篇

子赤子也人自墮地離於胞胎嬰兒孩矣則呼爲  
子以其純得父母之生氣也得道之人生于乾坤  
稱爲肖子以其純得乾坤之生氣也或推尊之者

因其姓而呼之爲子謂不得於赤子本分有添益  
減損人之至也孔子曾子有子是也君尊君也無  
上之義也稱天子曰君稱父曰家之嚴若而古之  
聖賢論述有德則必曰君子何也君尊無上而心  
曰天君體無上也無上之體自赤子初生時具此  
一點便能離於胞胎而遊於乾坤此體卽在目視  
耳聽手持足行之中爲天地根爲萬物命無知而  
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第人不識取耳識得無上  
之體則天地在手萬物在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二

息息皆本胎處處皆生氣超然無上而特尊故曰  
君子老子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之先  
君之君也無上之義也大凡天下之物能樊籠人  
而不使之出者以我不能處其外能催抑人而不  
使之前者以我不能據其上此皆耳目手足爲羣  
而天君不存世間爲忻爲厭爲驚爲懼爲豫爲悲  
淪亂其天君者大抵皆從手足耳目來也此種用  
事學力知見皆不能敵學力知見是勝之非主之  
也石之火不得傳于燈也機之漚不能當雨露也

究竟學力亦非知見亦非摠之一小人也何也夫其無上之體而與離於胞胎時大相遠也然君子者又能用耳目手足而尊其天君何也耳目手足皆臣道也有為之體也心君道也無為之體也心能為主則手足耳目變化靈異日用觸處無非妙明心借耳目手足而心益尊如臣下奔走稟仰以奉君而君益尊然君體本尊也第適得之爾若心不能為主則耳目手足皆代心為政而縱橫其權耳目手足亂而不成其面目為人故曰小人嗟乎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十三

人亦子也失子而人矣失無上之君而其人抑又小矣甚矣人之微而危也論語仲尼道德之書也而以君子始終之吁此論語尊孔子之意也

樂在篇

樂何在乎曰在赤子何也身外也心內也內無思外無著內與外當會合而為樂故赤子之樂天樂也若內有思外有著內之所思未必與外會外之所著反足以病內而苦甚矣故世所營營而求者皆人樂也天樂至樂人樂無樂樂不可以思慮知

見求也行而赴家家至則樂矣本自在家不必至更樂也飢而求飽樂在飽矣既曰飽飯何求焉此不求而為真飽樂之至也赤子者在家而安之終日飽飢而嬉焉無行無求而為樂者也若離家而求家俗不可安也則亡子爾去飢而求飽砂不能為飽也則餓夫矣世人之樂皆僞也砂也故赤子長忻忻而世人長戚戚吾嘗見赤子飽之則啼也已而順之則喜也喜境則喜啼境則啼啼喜兩無機而境故不礙也不礙境樂之至也外不見所著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十四

故內無送內不見所思故外無觸聖人者即身遺身即心遺心和合其內外而同于赤子蓋赤子有知也而無慮故樂在知赤子有能也而無學故樂在能若慮而知學而能赤子之知能亦不樂矣謂其有求也聖人者知無知能無能不學不慮渾身是赤子故樂在聖人聖人歷涉諸境而為身具喜怒哀樂而為心非能如赤子之漠然不識也而何以有赤子之樂曰遺其人樂故有其天樂也心日度萬物而能安乎其身身日交萬事而能安乎其

心從赤子一點之知能遍滿天地而若不有其身心者然是以合乎不學不慮之初而爲樂夫人身苦穴也人心苦蘖也卽堯舜之帝焉而苦洪荒禹稷之佐天下而苦饑苦溺湯膺淵文王翼翼孔子憂天下之不與易而顏氏苦孔之卓也皆苦也然以聖賢無礙之意觀之則亦赤子之啼爾其苦也陶陶然樂也聖賢無此苦亦不得爲樂蓋樂者生意也聖賢之苦皆生意也以天地萬物爲身以天地萬物爲心而後身心所不安處則苦焉此之謂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七五

天樂憂勤惕厲而無支離者也今人見嬉笑之爲樂而不知行墟墓之愀然悲者亦爲樂蓋墟墓之悲非悲也活活潑潑對境而出焉生生之意也若有不悲則其日用之生機絕矣人惟不能認取遂逐于世人之樂而不知有聖賢之苦因不知有赤子之樂夫赤子之樂世人不能見也墟墓之悲何思焉何慮焉夫赤子亦若是聖人亦若是樂亦若是而已凡樂爲生之種天地人皆依此種而生焉故以一生人曰大以一生大曰天一生二而生

人曰仁仁樂體也聖人渾身是赤子渾身是仁故曰樂莫大焉強恕而求仁近也此孟氏傳孔顏之樂脉也

### 保身篇

吾所大患爲吾有身此衆人之身也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此聖人之身也保衆人之身則雖不任怨惡不履死地究竟與節寒暑時饑飽盜陰陽之物以厚日奉者埒耳譬之器然篋而守之謹滕固扇而僅免一失也此守株之民也保聖人之身則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十六

然凡器守之于無用而聖人則用之以爲守夫用之以爲守者通天也萬物之謂也身之爲身者入于胞胎而名之也物之以耳目口鼻圍之以四肢筋骨而人之爲身亦大拘矣有物渾成先天地存爲天之命天有命人亦有命此命不在胞胎不在耳目口鼻不在四肢筋骨而在種種形色未分之先其落于形色則又在形色既分之內人能識得天命則耳目口鼻四肢筋骨謂之借亦謂之真踐形之人形色皆天性也若不能識天命則耳目口

鼻四肢筋骨謂之賊不謂之子老子所謂大患有  
身也聖人者識得天地此命也萬物此命也吾亦  
此命也爲天爲地爲萬物而其間忽然而爲我我  
之身非吾身也天地萬物之身也不得以共有落  
於胞胎之名而遂認爲身故嘗用其身以守其大  
身借耳目口鼻四肢筋力以官天地而鑄萬物夫  
其借也猶天之借四時五行萬物之借其知覺運  
動以各遂其生意也借之身非其保之身也借其  
有思有爲之身以保其無思無爲之天命故雖聖  
賢曰堂初集入卷之十八 十七

時哉篇

天曰時行地曰時至物曰時哉聖人曰時中時者  
神明之道也動靜不失時則道光明矣人生一動  
一靜無處非時也如輪轉然時無一刻停矣而人  
日逐于其中惟逐于其中而不與之送故謂之聖  
人其送焉者皆謂之凡民何也凡民逐于其中者  
也而不知所逐之爲時如以燈覓燈不知所覓之  
爲燈以眼覓眼不知所覓之爲眼也饑而命渴而  
飲冬而裘夏而葛陸而車水而舟皆時也而凡民  
以爲飲食裘葛舟車耳惟聖人則以爲時故順而  
行之堯曰若時舜曰惟時湯曰無時諫忘武曰時  
哉弗可失也此其時卽所謂飲食裘葛舟車之時  
也凡民有加於時之上故以肥甘加飲食以華靡  
加裘葛以雕飾加舟車以此一念而種種皆與時  
送以爲我能爲時也此凡民不知之大患也時者  
神無方易無體變化而新新之物富貴貧賤境卽  
爲時境不能確喜怒哀樂情卽爲時情不能方行  
住語默身卽爲時身不能執須知此皆時之奇影  
非時之真血脉也有真血脉者行乎去來之間生

生化化故新新莫之能固而亦莫之能達聖人  
卽於其寄影率其真血脉而行之故卽境卽情卽  
身而各不失其時是以其道光明凡時常新而人  
心多故也時常活而人心多死也不尋其所爲真  
血脉而馳思慮知見以求時時去已久也舟之行  
也岸移焉岸非岸也舟故舟也鴈橫空而落于江  
焉去耶江去耶時者若落于境情身則岸也鴈也  
其新新故故生生化化則所謂真血脉者舟也江  
也夫不睹不聞時乎時乎聖人之所不失也故曰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十九

戒懼曰慎獨或曰時無一刻停也若睹聞雙寂何  
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也日月歷天而不周也時  
之謂也天命之說與故曰洗心退藏于密又曰齋  
戒以神明其德則易之論時微矣

月令篇

四時十二月三月一令也一令者人身一小元運  
也人若能渾然一令之終始則逝者如斯之妙在  
我矣聖人律天時者也賢人學聖人之時而得其  
至者惟顏子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一

令也猶春則渾然春也夏則渾然夏也秋冬則渾  
然秋冬也四時各是仁四時總是仁也此元會運  
世流行不已之道也聖人之仁與乾同運顏子不  
人坤道而夫子克復只告以乾理正以其三月不  
違仁也然吾又嘗推論四時之令惟冬藏而善生  
天地間萬事萬物無不宜行冬令春華墜而焦金  
流也夏蒸蕩而蕭落始也至蕭落而浸浸有可加  
矣故冬者氣之聚根之晦而造化之復也故在一  
日則氣動於亥在一歲則陽生於冬之至人之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二

也要兒爲孩孩者子亥之交生氣所亭毒而成也  
故聚極之氣其散鬱勃晦極之根其花續紛所謂  
天地之心見於復也吾且以元會之運言之聖堯  
中央之猛猛而居也而後乃有軒轅之垂衣裳光  
之茅舜之華岳之崩且朕而後代湯武殺運濟昌  
世乃知有帝王之尊也降而漢唐遼更之運靡不  
皆然雖曰世變使然而要之留之餘者常可加則  
帝王之所不能違也吾嘗驗於人之家矣其祖先  
乘堅剝肥華靡馳騁相高者其子若孫未有不衰

且單者也若其悶悶朴朴足乎已無多求于人者耶問其後昌矣火宿于灰而光不用也傳之照于燈矣非下燈之能爲照也當其宿有照之用也若欲其不窮于照不沃之膏則宜仍宿之灰矣用極而仍養其用也置盂水而人酌之然必時注而又儉于酌可耳若水不再注而酌之多者先竭也周禮以時令爲政者也經之以天地二官緯之以春夏秋而下道之設施備矣其缺冬官也非缺也行于五官之中以爲冬令善藏該天地之節宣包春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王

夏秋之所宜而後一歲之大全如黃鍾之蒂子而元氣之胎亥也此建丑之義也吾所謂萬事萬物必注冬令而可者王之道也人之法冬令者宜何如曰靜曰約曰損靜止象也水止而燭鬚眉鏡止而定妍媸物不礙者我不有也約於言則文明矣約于身則光大矣約于耳目聲色則久視矣約于算計思維則心閑而慶餘矣約之爲利大也若夫我守雌而雄者化競我守黑而白者消鄙吝我不伐而功愈多我不苛取而人愈不疑此其所得又

孰與營逐者爭奢儉哉則又其損之益爾嗟乎心如種焉種發于春而斂于冬也善藏則無事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矣凡生人者盡生生惡可已者爲之也故曰行冬令者善藏而能生顏氏之子惟沉湎其斯以爲不達仁夫凡民日用而不

知仁者與

### 先覺篇

賀子曰先生者先醒也夫十人夢而一人醒則一人能醒十人矣猶一燈光明傳爲千百千萬燈光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三

明也夢之人亦醒之人也卽所夢處便是醒處如手反覆只一手耳燈體光明百千萬光明不分一燈之光明也而一燈既傳光滿天下亦復不增一燈之體可見一醒衆醒共是一醒一燈衆燈共是一燈然則安得以先後言邪曰聖人凡人本體無二但聖人全是本覺而凡人則有始覺始覺卽本覺然非本覺也以其終迷故耳人能覺其所不覺則始覺恍然始覺恍然則本覺現矣聖人無終迷故無始覺無始覺故全是本覺是謂先覺其實也



覺也然則何以覺之曰從不覺處覺之不覺之覺  
全覺也饑者之火乞者之珠一覺便是絕無擬議  
聖人以火喻饑須其自炊以珠喻乞須其自取自  
炊便飽自取便富却亦何嘗分聖人一粒米分聖  
人一顆珍珠也直至並飽並富無餘無不足乃是  
廓然明明德于天下雖然聖人不謂我能覺人也  
謂我能覺人便有我有人有覺有不覺分別甚多  
總是小覺不謂大覺若謂大覺無覺無不覺亦無  
先後可說聖人覺人專為眾人滌除人我之見而  
實曰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二三

擇術編

縱橫以口舌殺人者也農戰開塞以刀兵思算殺  
人者也殺人豈人心哉日屠一豬而不贏一豬之  
利也庖者割剝水陸之族而不能博主人之一彘

顯然以為利則屠滿肆爾以為長于味也則操刀  
而宰焉自古殺人之事未有無為而為者也無為  
而為者乃生人之事也即不肯無為而無為者多  
以其生人之心本心也有為而為殺人之事則宛  
轉委曲窮盡其伎倆而後已若無為而為生人之  
事其當念處宛轉委曲之意亦多本心同如此也  
不如此即不靈吾嘗晨出見寒而僞者亟歸呼僕  
人腋而起之提壺漿而灌焉戒家人徐徐毋墮灌  
之這其生氣也自察此時惟其生之不得是虞而  
實曰堂初集八卷之一八 二四

多為之方則吾以見宛轉委曲之真性也嗟乎此  
宛轉委曲者得非術乎故孟子謂之仁術而殺人  
者乃有兵術說術利術皆以宛轉委曲而為之雖  
然總一心也總一術也以之生人則生人之術以  
之殺人則殺人之術矣不轉於術而轉於一點起  
念之初有為無為是術之分頭路處也擇術者何  
為哉擇此而已矣凡術無為者有常而有為者無  
常蘇秦說秦連衡而不得乃變而言從商君以帝  
王之策位而不效遂修刑賞開變既有為便以所

爲者爲主而吾以其術從之則知術者也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惟人起念處慎取之

辯名篇

莊生曰名者實喪也又曰名者實之賓實實而名生乎是名實離也實實而名生乎是名實附也名實離非也名實附亦非也何也聖人無名也曰天名天地名地堯無能名而名堯舜必得其名而名舜孔子疾名之不稱而萬世名曰孔子古來豪傑功以功名節以節名德以德名文以文名藝以藝名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二五

名政以政名千古游於名之中而未有離也如魚有水然無名則枯也一世之乾坤脉絡人無論賢不肖其生意翕翕而鼓舞者皆名爲之繫也若之何其去名曰是因以有天地堯舜孔子論也若天地未開堯舜孔子未生則安所得名故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名實物也於本色無與也標指也於當體無與也今人墮地時只一人耳依親而有姓排行而有一二三之稱已呼之爲小名命之爲大名表而出之以字別之以號而人之名乃多端矣

終不若人之一字爲親切也切呼爲童子游黨序鄉國稱爲諸生爲孝廉入仕籍爲某官遷遷遞改而人之名又多端矣又終不若人之爲親切也文章道學氣節事功皆美物也惟其所有而名之不然者則謂之鄉人鄉人亦名也而人之名又多端矣然又不若人之爲親切也雖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父母胎時將何以名之父母未胎時將何以名之而此生人本體未嘗無也即欲有所屬名而不得而伏我象之以畫迷謂生天生地皆因此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八

二六

亦身乎標指屬養矣如是則天地之始光明潔白不着粘帶即天地人尚強名而安得於人之內而立名目乎又安得於強名之內分別表實實實之有異同乎故曰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天還天不復有地名也地還地不復有地名也人還人不復有人名也不於堯舜孔子之名見堯舜孔子而於未堯舜未有孔子者觀其所自始如是則名之爲贅旌標指也審矣此非涉論也名可名物不可名氏我至大故無名名小也象山所稱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刺城周先生嘗爲我言却超深於道予叩之先生曰其與溫謀逆私札者超自污以舒親愛耳人生以天性故寧自污其名以沒身而末世不察也然超政不願人察之若超者亦幾乎無名之意也

論過篇

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決而地過也然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三七

矣情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送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點且礙者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於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清淨此等總是習氣無碍本體猶空之有雲送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幾

不人於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質於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動礙動覺則無偏動亦無礙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新生如環不窮過卽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大鏡日照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洋生焉然翳與洋無過鏡水也不拭則翳矣不澄則洋矣拂翳得鏡清洋得水易簡直截過還無過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三八

明鬼篇

元天地間充滿無滲漏者元氣也元氣者行乎有形無形之中而不可知其可知者人心也人心動

則元氣有滲漏矣凡世俗所指爲鬼怪奇特者皆因元氣之漏而入焉者也伯有非能爲厲也鄭之人見爲厲則厲矣其以爲僞也能止之非僞能止也鄭人之心無厲故也厲生于人心之所不安而鬼出於庸衆之所信彼庸衆者非能知鬼之情狀謂何也或以喜奇而動於奇或以微先見而動於見其奇與先見之爲好也皆人心自爲鬼於鬼無與也逐衆而趨之齊聲而和之問其如何爲鬼不知也所謂人亦何用見鬼也嗟乎此人心之浮動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二十九

而散亂便以人心而入于鬼道是元氣鍼芒之漏也大抵陽明與陰濁各自有界限在一世則以清天白日爲陽明在一身則以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爲陽明今欲引昏靈於天日寄耳目手足于暗昧窈窕之游窺所謂身世皆暗而不生此亦天下之大患也曰然則鬼何爲而憑於人曰此其人吾所謂槁而不生者也如枯叢然枯則憑之矣凡鬼能憑於村愚一無知識之人而不能憑於知見巧故靈變百出之人此村愚者野人也野人元來只此

心合下一信便不復轉信于聖人則聖人信於鬼則鬼矣能鬼能聖信之力大也夫所謂憑之者信之也飾宮宇以居人而人居焉若叢薄中野祠荒榛不居狐兔則居鬼矣吾以爲所憑之人其亦以身爲鬼祠也然則無鬼乎曰聖人不言無也有人則有鬼也此又元氣陰陽對待之禮也聖人不言洋洋在上而言如在上左右不言祭神神在而言如神在不言絕去鬼神而言遠鬼神不言事鬼而言事人也此人生之所當自信而不疑者也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三

信其奇而信其常不信其先見而信其見在當行之事此大道之原而聖人之所宗也凡鬼神之理行乎天地總是元氣如水之行乎地中無地非是水無處非是鬼神故有天地之鬼神有物物之鬼神有一身之鬼神四時晝夜潮汐來往翕則爲陰散則爲陽此天地之鬼神也草木晦於根而鬯於花几兀盤盂用於動而置于靜此物物之鬼神也明而作夕而休語默行止通相循環此一身之鬼神也天地不違其候放天地位物物不失其時故

並育而不害人身動靜行止各依其常故大光明  
此所謂無漏之元氣也在人本念自信而已修吉  
怍凶斷不出此寧有禍始禍先之鬼哉且禍福之  
幾能引中人疊疊作善而不倦者政以其將然未  
然含蓄而不洩漏故也若憑村野無知之人而先  
道之使善者不奮發而惡者不戒狙於福而倖其  
至駭於禍而多方避焉造化幾無權而天下不治  
久矣嗟乎人只一心信在日用尋常使人聖道若  
信在禍先福始而不原其理使人鬼道末世治亂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之際可不懼哉

格物論上

何謂知曰因物有知何謂物曰因知有物因物有  
知知不在物也而知亦物因知有物物不為知也  
而物亦知何以明之人無知無知知體也非無知  
無物也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矣明鏡無形形  
未則光明顯矣故曰因物有知謂無知之體齊物  
而現也然影以水印無水則影亦不生成形以鏡照  
無鏡則形亦不現故曰因知有物物非物也吾知

所謂物也人生身心意都是昭昭靈靈徧滿天地  
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各具  
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一物各具一知知無知  
也其物物皆自我知之物無物也知無知故一知  
洞達毫無虧欠日用尋常感物圓滿當下即知當  
即致矣物無物故我所知處便是物便是知即  
用物物亦是知知不屬內物不屬外融通無礙  
故曰格物詩曰神之格思格神者亦神也書曰天  
詩平格格于皇天格天者亦天也此格之義也須  
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三三三

知明明德于天下喫緊本領只在此試看眼前誰  
不是物當下即見當下即知一知了知更有待  
否而此了知却便與物打成一片若欲就中細分  
為物為知了不可得而此時知體已知五更天明  
更不作子夜朦朧景色矣見席知坐知其為席而  
席之也見客知揖知其為客而客之也一知則無  
不格也一知即無不致也以物格物還于無物以  
物知物元於無知無物無知故曰格物亦不妨曰  
物格曰致知亦可曰知至此明明德於天下之妙

也所以大學獨於格致不言先而首在蓋當下融  
通渾合之義與聞之李先生曰格物則自無物無  
物則自無知遂開千古格致之經學被大學知止  
之關鍵今人不丁當下去尋箇知先自有物既已  
知物知亦不靈須知天地萬物只在目前昭昭靈  
不難當念便是明明德真種子於天下真血脉  
也既因水鏡之喻再爲轉一語曰止水涵月水月  
雙融明鏡照珠鏡珠兩顯認得真正光明更不須  
作水月鏡珠分別想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三三

格物論中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一知止止明德也天地  
萬物爲一體者也朱子訓致謂知之極處知極則  
止矣訓格謂物之極處物極則止矣知與物一止  
也致知者知止也格物者格止也自一物言之  
物有止自物物言之物物有止而此一物物物之  
止不得言分量不得言微妙而我本體良知遇之  
即通當念通處已自極到矣孟子所謂萬物皆備  
于我者知體也即止體也致知在格物謂知其體

物之體則知止矣致與格皆從止字衍出也止字  
又從至善衍出也至善則無不止矣若有未止則  
善不謂至也止則無不致無不格矣若有不致有  
不格則又不名爲止也至善之妙妙下纖悉畢備  
極到極精日用動靜應事接物至大至小誰不有  
箇至善豈非卽物而存只此至善便是一物現成  
物物完全的造化此妙理原不在物都是本體妙  
明中發現出來所以妙明廣大只在物則流通大  
字說明明德於天下自治國約到修身正心誠意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三四

而致知則一知止作本領矣第恐止字無所悟入  
善字無所着落則因上文物有本末物字而發明  
此知爲萬物咸備之知此止爲萬物咸備之止其  
實人生日用那一件不是明德新民中事而謂物  
非物有本末之物耶知通乎物而此知徹天徹地  
徹盡徹夜無處非物無處非知真正是明明德于  
天下也此居間拔灰見火以薪傳之火不傳薪誰  
見然薪若火既然卽薪是火不復爲薪物既能格  
卽物是知不復爲物故知止爲大學入門關鍵也

反殺總是明明德爾曰若然則致知爲了語矣何以有誠正修身向上着力處耶曰此所謂領路話頭也罕表而得領領表矣而卽表耶適堂與而得門戶門戶亦堂與矣而卽堂與耶物理無盡知其無盡便真知矣而盡其無盡者其卽此知耶其又不卽此知耶須知此知徹乎終身死而後已而後知誠正修身向上着力正無窮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乃入門總領之語而其他證修實地則在誠正修身內備道之非頂門一鍼向乞兒喚醒如意珠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三五

宗旨也

格物論下

佛氏之言無物也言空也有爲佛氏之言者曰精靈倚物性靈離物惟其離物故能用物予曰此非佛氏之言也吾孔子之言也佛氏能言離物而不能言用物惟不能言用物則并其離物亦非矣嗟乎用物之義乃格物之至精徹者也今天地物也萬物物也生生死死物也耳目口鼻四肢物也不識其性靈則皆物也雖窮極思議皆精靈之倚

物者也倚天地求位天地不位也倚萬物求育萬物不肖也倚生死而求不死死未見其朝聞而夕死可也倚耳目口鼻四肢而求天性且將失性而等于骸體也言倚相筌倚杖失則不能步須臾矣此精靈之爲物用也若識得凡物皆是性靈則此性靈已離于物矣物依性靈而有性靈不依物而有也性靈能主張物物不能主張性靈也故曰離物既能離物便能用物用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此格物之真血脉也凡謂之物皆有名有色方而實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三六

而與斯人也孔子直接堯舜湯武之血脉轉世而不轉于世矣故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皆能不倚天地萬物而用天地萬物者也故曰微服可以過宋結纆不可以死衛告老可以討賊一匡九合不可以尊周此倚物與離物之分與或疑曰離于物矣而言用物何居余曰子知其離而不知其用也并子之言離亦非也用者妙于離之謂也性靈爲主與物無于性靈用物物物聽命焉人於日用動靜須提出性靈于耳目口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人

三十七

鼻四肢之外而後宇宙萬物皆在吾手視耳目口鼻四肢同于爾爾而後乃節節俱活節節俱靈縱橫發揮無不如意此無物無我明明德于天下之真境也吾所謂格物者格此而已能格此則爲性靈爲良知爲止至善不能格此則爲精靈爲知識此倚物離物之大辨與或又曰此佛氏知幻離幻之旨也而何以通于儒者格物之義余曰佛氏物也儒者亦物也予能離佛離儒便能用佛用儒不然者分別佛儒亦是精靈于歸而求之性靈有餘

用也

### 規矩三篇

東林會上予直指當下之義史玉池先生許爲已語予曰學須辨箇但是而非又曰學問要有規矩予感其言而作規矩三篇

#### 規矩篇上

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下之形有形也方圓之可名者也其無名則上之形爾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生焉是以謂之器若夫不可名者不方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一人

三十八

而方不圓而圓而亦能爲之方爲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大道之妙也道之大原出於天易曰天則書曰天叙天秩言天之則天之叙天之秩非言則天叙天秩天而爲規矩也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閑邪也禮以節濫也信以禁欺也敏以警怠也此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以衆人執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治一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卽無病之本體焉故我能用物則無借於物矣我能治病則無病矣故



夫敬者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瀆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敬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實無名色故即敬即義即禮即信即敏而亦即規即矩凡規矩有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至者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規矩之不可名者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率其規矩之謂也而亦不可名是以命之曰庸所謂中庸之爲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一人

三二

德其至也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至也聖人規而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而實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爲規矩也焉之飛魚之躍洋洋在左右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山以之而霽水以之而平而皆歸于無聲無臭至也然飛則飛躍則躍鬼神則鬼神而天地山川且莫能違也不違其無聲無臭者也此所謂規矩也吾嘗論聖人之體同乎天故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矩而不可名四時行百

物生春不襟乎夏動不愛乎植而天行無一刻之不健也然率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睹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衆人不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器衆人亦器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道自聖人出也此衆人聖人規矩之別也雖然衆人聖人規矩一而已矣執之則衆人之規矩而寬乃若而失之率之則聖人之規矩而日用皆樂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八

日一

安焉故明于形上之道者可以言規矩可以言方圓之至也

### 規矩篇中

天下無一人不規矩無一處不規矩無一刻不規矩也而人不能知之愚夫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道之以規矩名也正爲高明賢智之人設也規矩從性而出則平平常常而天地古今莫能踰焉猶機必食湯必飲寒必裘而暑必葛也

離之則無以爲人特愚夫婦不靈未能神而用之  
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而矩以自託于  
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大道之方  
圓從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夫管  
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  
之什一也管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爲神農也皆  
春秋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  
於愚夫婦之心則不安凡愚夫婦之所安者皆規  
矩也其不安則非也數千者自以爲無方無圓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四二

我用之之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不  
出也故孔子小管仲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蚯蚓  
陳仲子顏白圭外告子而贊許行也聖賢指示規  
矩之意也以爲平平常常而行其所安則人人規  
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未  
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爲性則愚夫  
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  
之類是也故曰天圓而地方天無圓日月歷而不  
周也地無方山谷改而不變也人則天之方而則

其時行物生效地之圓而效其川流嶽峙也此皆  
愚夫婦當下可自信者着一知見不得也而實不  
能頃刻離之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也今人認取規  
矩只須從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自然而循之人人  
皆是處處皆然刻刻皆見兢兢業業一息不容少  
懈而後謂之聖人神人之徒其流通變化則又在  
人人處處刻刻見也此所謂真現矩若夫妄立知  
見自以爲離方圓而能爲方圓則管仲楊墨之流  
雖世所稱高明賢智乎是大道之賊也志于道者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四二

不可不深省也

規矩篇下

大聖大賢變化於規矩而不可測者也後之人指  
其變化而遂認以爲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  
人賢人之徒觀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爲聖  
賢信其在我而行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效  
之尤則其所爲主者已先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  
神妙之在聖賢者而誤天下萬世此聖賢之徒得  
規矩之正也今夫取六藝者非以其縱也以其

兵之奇變倏忽萬狀而寂然不動者鐘鼓之令也故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不可受而南子可見弑君之賊不共天下而佛脍公山之召可往也七十鑑受五十鑑受一介之不取子後車傳食而不爲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

欲無言而不可以詆天下萬世汲汲然反覆明白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四三

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於天下故子路爲善學孔子而萬章彭更爲善學孟氏也聖賢之不作幾千年矣吾安能效其造化在手而先毀棄其提防廉隅以流於小人之無忌憚是則聖賢之徒所懼也夫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於戒謹恐懼無忌憚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亦用規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于謹戒恐懼也若其似者自以爲用規而離于規自以爲用矩而離於矩任無不至之情以託于不拘之性

而究也爲小人之無忌憚此其間微乎微乎學術之所宜早辨然後知魯人柳下惠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八

四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雜著

言誠二篇 并序

蠱言

寶言

讀書勸燕居語

答門人請益語

山中雜言

生友答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論了生友之本

答會中輪迴生友問

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華亭張鶴世詞甫著

雜著

言誠二篇 并序

易稱辭家公論語稱詠言學果能靜深自得雖言語至纖橫時一截便住若其本體不靜一開口便是耳目知見用事耳目知見愈多浮氣愈有憑藉如既決之泉汎濫無已予性疎簡而勝于談論間有括囊之悔遂作蠱言寶言二篇以銘於座間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蠱言

飯甘而蠱茹乎哉茹而傷生知其蠱者吐則適已當其欲吐強之不嚙猶其欲嚙強亦不吐也人抑有蠱惟言之毒與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潰乎殆哉獨影而趨厥或營焉匪以告人其口喃喃嗟塗之人歟兮風而波焉芸芸之夢其聰育如適仍于中魂囁鬼吁彼夢之昏也誰叩而言諸萬物之來五臟若使闢其是非幻嗔幻喜博塞扶策送馬迎驢彼今之人幾夢而途哉人不動于口之

波而動於心之波口波聲心波泊清肅腹是口  
責以繼夜輪轉泡沸籍之不可惟其不籍積乃滋  
大故曰止跡以靜禁妄損思不思之極惟寂惟默  
拔其益本口毒乃釋作疊言

寶言

凡身以內庸人貴之人言無用則曰唯餘彼離于  
口哉人之委唾不處穢而處潔也離于口哉賤也  
出于口哉貴也言出于口而離于口庸人弗借聖  
人寶之吾惟彼多言者其以委賤人耶其以委衆

寶言初集八卷之十九

二

人耶與賢者語賢者具足耳入寶谷而數衆寶窮  
以不識胡盧退焉其與衆人乎狐貉曉東夫九門  
誇榜腹也彼非實享其美其安摯而告之人道聽  
塗說累迺甚矣嗟乎激之若矢萬夫莫住口之悠  
悠砥柱不收慎之哉寧我如瓶母我如傾如意之  
寶鑄而審之如其不審探囊肱之無令珠玉同于  
糞穢吉人之詞以審而貴作寶言

讀書躬燕居語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卽天是予豈世間帶笠披蓑  
農夫的詠量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卽予是文豈是路上奔奔波波勞人  
的胸次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看得自己是平治天  
下的人天下隨我而轉我不隨天下而轉此豈游  
事齊宣王辨士的口吻只因這聖賢實落自己信  
得過把柄在手直以一身關係造化用亦可藏亦

寶言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

可造化自有治亂于我身出處何關遇則正已正  
天下不過則讀書誨道以老造化且牢籠我不得  
何況君相故日用則海沸波騰舍則鑑空衡寂人  
惟自己看得大故能安命而侯時偶門人周侍御  
季候來謁坐譚及此錄以貽之并貽姜曾兩太史  
仲訥元贊

答門人請益語

少而專惡不善走趨其對書卷也若渴人之需  
飲也以此博一第則無奇方北海門人有請益

者因口述以貽之

余蓋十歲而學操筆爲舉子業時竊自擬一目作  
舞象語家大人惟而喜之曰是非孺子文也而猶  
孺子文也命之讀古文名家數萬言輒於簷者能  
解其一二又時取行之於文然茫茫濛濛爾指塵  
飯而求豎不如歸而飽攜膏也十三而能別白先  
輩所爲先資者甲之乙之傲然幾肆其口矣顧善  
摹擬而未工糊造其拙而殆者幾顛食生十五而  
操文謁郁孝廉先生先生博學而有矩矱則又進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四

之矩矱嘗記憶其言曰文須貴神識也先生呼余  
爲小爰而余亦謹事先生余少貧無師家大人晨  
夕課不令休經月趾不及戶外獨下帷以月計與  
許一出謁郁先生謁必竟日譚論每謁歸則經月  
意思若翻然新者夫先生蓋佐余厚矣十六而乃  
受知於姚江張喻齋師師嘆曰異日精進當爲名  
士無以青紫自多也余此時文稍擴充能就矩矱  
十七而游庠金山金山濱海而文陋或以爲厄于  
利名耳

竟指孺子爲不祥金矣宣痛未定杜門

之郁孝廉先生也計三年而所著述不下七百餘  
篇以是自喜沾沾謂粗能讀尚書耳十九試南都  
內養無當二十而能繕閱品第前人命中之言鉛  
朱彈摘不停批也如是者三年而文章矩矱益習  
顛竄華逐采同於爬膚刻舟索圖靡同印沙何則  
心不精則理不入見不廣大故變化之門戶未闢  
也至二十後而家大人功令稍緩室家乍親初念  
畧息甲午而內養再棄捐矣乃糊其口於四方館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五

後以賸瓶粟之罄而樂其踈放之就絕尺也積志  
因循晨講夕誦如是者十年于茲蓋余憶丁酉年  
南游凡四月而還其時文章摹擬錢王志大而力  
未充體格了然而書義多一塵之隔其爲文窘邊  
幅而味隣木棗故再不售成而文漸肆其欲育  
然如瓶水供花非無花氣畢竟水力不及花本耳  
已亥而惜歸消真然清真政何容易也凡清真一  
路瞭然于心瞭然于口與手而出之不借徑于支  
蔓代語故日消不須塗抹不須摘度比儗而言能

省其題之有故曰真然大要皆看書義來也書義之外更無一字可添設書義之內更無一字可放過會得其義其不放過者非字也皆義也嘿然相照乃是大透露滴滴歸源乃是大發揮東牽西引取肯此黃都是死摹板脫來不關聖賢血脉世人第從陳言內求神奇不知彼所據以爲神奇乃吾所鄙以爲臭腐若清真正是神奇耳神奇藏于書義之中而人不知乃向人口頭上說神說奇吁可歎也余自庚子力稍自苦而又真然骨力色澤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六

尚多爲苦力埋沒其時開口未能了然者多矣而數亦奇選歸而乃悟向之爲孟浪也於是肆力研精於書義精微之旨日與同社錢君復姚寧遠兄弟課二題往反參論必期了徹積日累月磨勘幾遍至癸卯危坐一小樓靜思不擾時拈七日以調習故物而乃稅駕筆墨之累頓自念盾鈍而力柔鈍故速悟之不能而苦費年月柔故慨張之不足而束於局陣其不堪錢王門下隸宜也然余故苦時之而尚就之力驚之而瞿失之其又何堪爲二

三兄弟誇誕哉抑生平所成就如飲水知冷暖不可忘也敢以告之相信者

山中雜言

人只一箇心知則靈靈昭昭當下即是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血肉包裹自爲方域道心盡是人心所以道心化爲人心危則累邪人心化爲道心微乎希夷

問如何人心化爲道心心知情識是衆僕供應主人而主人得衆僕益日安逸此先天無爲之體如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七

何道心化爲人心尋求道心便落心知情識主人却爲僕使此是後天有爲之法其實原無二心惟人自爲人人自爲道而已

一樂而俯仰泰然樂也卽墟墓之悲却不是悲亦是此生活活潑潑發生出悲亦是樂若對墟墓而不悲其人生機已絕其可悲孰大焉安得謂樂莫看樂是樂須知樂在悲

問如何是未見勾德如好色曰只爲人不自見已明德日遂在色上去楞嚴經上佛放無畏寶光現

相作呪提獎阿難莫作佛先佛呪着須知會境做  
主自呵自獎自救自解有個佛在若不現自己佛  
只管在摩登伽席上去了便與佛了不相聞一般  
此之謂酣睡漢

眼能見色分明不能見面親切既不認得自己頭  
面將自己頭面同于隔垣可見眼既爲根面則是  
塵根塵相適自不能照照所照者既不屬眼亦不  
屬面雖此眼上認取頭面離此頭面却開大眼不  
認得明察秋毫終是盲人瞎坐就有道而正  
賢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八

內自訟不自是也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自是  
也有不敢自信而真信出焉其實自是者只一心  
自證自反之謂無較問人是非也

善不必使人感但一念恰好者善也惡不必使人  
恨但一念過不去者惡也只此是爲己爲人之別  
聖醫學師皆可講學扁鵲司馬季主是也販夫屠  
肆皆可信道庖丁陶朱公是也故千古真道學不  
立門戶

人一生精神原發一生讀書學道之用只爲分散

在玩好上去了所以終日忙忙如勞薪轉軸無一  
刻之暇耳何曾見寡慾之人不有餘閒耶

天地間過一事恰有一箇自然對付道理依此應  
去不須費心費力精神透徹一時造化都在我手  
其實於此事自然處不增毫釐故曰無爲曰無事  
然却從一片真性得來憶得楊荆岩老師訓同  
館曰神禹豈別有神奇只是八年脩脩三過不人  
這是一段真精神却是千古神奇處也近日陳眉  
公有言曰救荒無奇策真心即奇策也余甚有味  
賢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九

其言

問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如何証據曰只看天熱百  
鳥焚天寒百鳥死此時理會自己寒熱何如和風  
朗月鳥鵲皆喜烈風惟雨游魚亦潛此時理會自  
己喜懼何如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衣有喪衿有  
疾真是天以萬物渾然一體無有二處會得此通  
身都是元氣故曰樂則生

全無廉節無福不謂奇窮喜譚人隱過及聞人有  
善而致疑者奇窮之數也其生氣枯槁特甚耳



本是南山松今爲官殿梁惟其僻隱南山纔可養  
全材以備官殿之用耳然既爲梁矣其能復作南  
山松耶可見無用化爲有用者物也若有用又化  
爲無用則惟人能之故曰不物于物乃知神龜曳  
尾牯牛自焚還爲不能變化者言耳子房赤松劉  
侯衡山不意兩公作用自別

窮土木而無厭者華堂柱栝也被重錮而防其汚  
染者文綺栢楊也出善言而惟恐人不聞作善事  
而惟恐人不見其爲栢楊栢栝也實多

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十

世間那一件事不被浮氣壞了只如作史褒貶過  
情奏疏言事過實用人而任非其才罰人而誦浮  
其罪一切善言善事流而不止都是爲氣所使故  
易稱艮者止義也止其浮則中道矣

近來學問得一要訣曰變化氣質孔子三戒自少  
至老只爲着血氣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  
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易泰之一卦聖人却於對定公事使發揮明白上

下只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  
心心扣人所謂交也

一友問放生余曰天下那一件不是生的只是生  
在天下不在我我要放得下纔放得萬物之生只  
如耳口鼻之欲我放得下便都與世間公共得  
來這箇還是小放生若見人一善事聞人一善言  
汲汲然引而成之以本人善放還本人這纔是放  
士放得下人與我同此生生也今人說放螻蟻魚  
特表樣耳須勘破此意便是渾身元氣也

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十一

爲他人出力亦要連他人事成後利害多算計過  
了自身性命自然拋下這便是回天手段若既要  
成他人事又有回顧自己意思在畢竟人我兩無  
成就讀刺客荆軻二傳自見

史道曰廉平詩道曰和平治天下曰太平可見于  
古晚不得一平字

聖人畏大人故見冕者必趨因其可敬而敬之於  
我何與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孟子藐大人故  
我何畏彼胸中有個我在便是賢人岩岩氣象

可見中庸自然道理著一些自己不得居不必窮谷深山好清閒便是簡不必杜門絕軌不忙亂便是仁不必輕財好施不見人過便是齊不必持戒絕葷隨分便是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困頓揀好人接遇不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已在事物鑪鑪中如何能鑪鑪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

孔子問禮老聃老子曰去子騷氣與子滔態騷氣滔態都是節文太多處添出來真正節文便是太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廿二

和元氣不騷不滔此是老聃精言禮處後人以爲箴砭尼父則非也他日仲尼傳顏子只是對禮復禮其原得統老子來

君子在國爲陽氣小人在國爲陰氣於人身亦然作事爲天下陽也爲一己陰也喜稱人善陽也喜攻人短陰也矜全頑薄陽也厭惡不肖陰也按事理持公論陽也逞己見夫口舌陰也能見也過規過必除陽也誦過遂非因循不決陰也扶陽抑陰日用靡處不有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嘗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

孔子用一樵字終日栖栖變易天下樵字縱橫變化天地牢籠不住故老子便指爲騷氣滔態顏子認得立字只一生陋巷簞瓢把得住信得過不露一些變化出來故孔子嘆曰如愚孔子是飛龍直是雲雨天下顏子是潛龍應時而發還隔造命一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

間只許他三月不違仁

隣家有喪哀聲達垣外余飲食自若也山妻聞而洒淚不止余輒罷食自咎曰我此時生機頓死與隔垣死者一般不若余室之活活潑潑通身元氣可見得吾輩讀書人只被道理太明白分別心太重便礙了多少生意

愚夫婦見機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潸潸下這滴清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人便笑以爲欲正是日用而不知

顏子死而聖人之脈絕顏子太段源頭認得清見得這箇是卓爾末由一片做去諸賢人在一支一節上做去都是學問却不是學問總括顏子發源大海而諸子則百谷耳

讀史看古人行事大眼目方開蓋古人行事並不在此相門面爭短長也只如鮑叔之知管仲仲件件是管仲病處却看他好處出來伍子胥伐楚申包胥復之相與可謂面各行其志各不相害曹孟德孫權公不允孤不得安之句則嘆曰權不欺孤

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十四

此等眼目誰人肯開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鑪鑄處素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痴漢後來作何結局

自有天地以來有是必有非有彼必有此有堯舜日月巢由有孔子自有沮溺樊狂原壤豈能一一

同得來只是兩邊各成其是而無礙只要真真便用得着到用得着處原無不同即理學家或言存心或言致知不須在鷺湖門面上再立門面須要吾講學的身上自得之便法法歸同

聖人說博學未嘗脫前人本子若言不靠典要詩書禮樂皆可矣矣說審問未嘗脫朋友講論若言耳聞不中用精一一貫授受皆可無言矣只是箇明辨處最有力

新籍是磨鏡的藥朋友是磨鏡的人明辨處受藥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十五

受磨者是大光明體故曰明諸心

包荒含垢可以當大受謂于利害得失境上容受得起非以同流合汙而藉口救世也故孟子曰在己未有能直人

賦設問答以文章為傀儡也功名之人逃性命以學問為桔槔也

一僧問真空頑空何如余曰真空有體而無名頑空有名而無體空無真頑有無名別

徐太守號生生主人好修淨業既泰雲栖將入山

忘更寄余三詩其入山口占曰五十餘年著鬼迷  
如何不識爭中機因緣未就君休咤今日回頭尚  
未遲舟居味曰學禪禪子沒生進任此扁舟度歲  
華家有彌陀心不得少風波處便爲家其六旬住  
山詩曰人年五十始知非老朽應知十一暮日日  
知非非不已只今惟有縮居宜余報以數語而和  
其口占三絕因附于後

生主主人什麼生還是真生還是不生若是真生  
風波到處都是靜中機也何風波裏成就因緣是  
半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十六

名回頭不然被境受轉只是頭何何以故真頭而  
是生生故若論真頭面是生便是境回頭不回  
也非不回頭實無可回公若從此薦取前固無非  
非亦即已若說縮居惟宜風波裏當有不宜處扁  
舟能離風波不能離水風波靜處却原是水風波  
動處也只是水請問扁舟何處安頓彌陀何處承  
當祇離煩惱是煩惱根知非非不已是是非根禪  
子生涯只在因眼饑食打得此中透徹即而施擔  
是功德禪定都是機緣入山避俗都是學土請看

一條大路撥清真正面目也敢以爲山中評唱之  
助奉酬口占曰浪說人迷共鬼迷迷愁緣竟箇靜中  
機元來靜處無從覓回箇頭來到覺遲 牛羊隊  
裏作生涯春夏秋冬任歲華但識如如心自在風  
塵何處不爲家 客問造化與知非暑往寒來共  
一春知行非時非即已行雲不繫樹相宜

鹿山僧靜方游于松以講法華誰許自異不久告  
歸余貽書以別之曰歸山之人雅志禪喜譬如幾  
兒說黃金樣耳而和尚開寶山以貧客能不自動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一九 一七

而心問者耶只今盡是世間人能不說世間法我  
與和尚改須從世間一一指點出來世無礙處便  
是道無礙處若於世上有智沒智宰官乞兒善種  
惡種稍有分別室滯縱然所信者是還屬偏執知  
見不是圓通妙明所以出世人廬廟山林都是演  
戲若於文墨名句亦是戲場曲本乃至和尚講經  
發壇評唱證道亦復如是譬如畫花飯頭雖則好  
有充饑政不在此自古道服着金屑必然成病刻  
以爲形雖免真痛只合和尚折舊登匡飄然不繫

所過者化虜幾近之但願和尚化其化者若止湖海飄蹤此中尚有箇世界在恐招尤取忌何處沒有生死事大不宜任氣稟知見隨行逐隊去也我輩一生須盡情放下尋箇赤條條實受用處此大懼喜大安樂前所云種子既真歷千百劫畢竟圓成者固不在東禪一利已也向承和尚詩文之贈屢有心語引而未發且如和尚明眼未度應有幾人故敢效其詳說以爲臨風之饒惟紀存之

生死答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十八

丁未初夏會稽陶師命予謁周海門先生于剡城先生臨別告予曰人須識箇了生處之本師聞而贊曰此學問喫緊語也歸而恨無得力處發明先生之教然藏心不忘焉秋八月過虞山書院論學見令公耿藍陽與邵茂才荅輪迴生處之問處有惑於藍陽之言因述數語呂相質而會中各呈所見徵言過舉既喜同志之明辨遂敢薦其商確昔人言學問須自勘乾坤不依師友然真師友之助不可誣也若曰只語言上

了生處自己性命畢竟何如則予且不禁戰懼

論了生死之本

何初曰人須生能成得成能生得方謂了生處之本自夫子言生處而後之言者獨孟子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言朝夕可見了生了處只在朝夕日用之間一了百了何不可成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也不說知死而但說知生正是自朝至夕日用尋常轉動處都是知生道理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一

理便都是知死道理此正是了生處話也孟子却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直要人成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曰養生不足呂當大事惟送死可呂當大事人若在服體心知上認個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曰了此一伴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殺子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伴大事是蓋入蓋地天地古今牢籠不得纔着生處上尋

便流轉不能透脫矣孟子此言正是夕成可矣之意令人若要聞道定要可呂夕成成得便是聞成不得便不是聞成得而生便是知生成不得而生却不是知生知之一字通乎晝夜生成而知所謂聞之妙也不聞道養生非生一聞道遂成非成孟子打破生成直指遂成作知生歸結論所謂傳夕成之真血脉也至人聞道只在知生若呂耳目口體活動爲生終是成爾若不呂耳目口體活動馬生却又如何通個生成名目既有名目便有知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

生著落處既是名目却又在此認個無鞭影的生理出來如花如果如枝如葉件件是生件件不是生却有一種生生妙處非花果枝葉所能見也故曰隱曰微曰不睹不聞曰未發在朝朝夕夕之間刻刻皆然處處皆是也此等不生常生之妙在思議力量之外故只日間曰知大凡所目然者不可目爲爲只一知便已了當也人須在親聽言動子臣弟友上認得親切爾一友曰如此說是聞道矣可呂成乎太史曰若信得過的可呂成爲臣成忠

爲子成孝成又何妨世界都是忠孝扶持便是我能生出世界如何可謂成如何不可呂成得今人貪生怖成皆緣信不過也卽如所疑如此便是聞道便可呂成否既呂聞道別有微妙又看得成又重大遂疑於不可之間却是於生處信不過只是血肉長存而不聞道此等心正要成他正是孟子所謂遂成嗟乎信得一刀兩段生成如風知生知成畢竟如是令公曰如是如是凡我同途悉當如是不如是者非孔門真弟子也凡在同會者請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一

各述所見目觀能如是不願先生有以教之

答會中輪迴生成問

耿令公曰夫輪迴生成久矣夫邵生茂齊之善疑也某也畧有言焉先生其目爲何如也倘初曰輪迴纏縛夢成醉生世人於此怕不疑爾茂齊呈出衆人疑團一一向令公剖破若會得只此茂齊言下已脫輪迴不必向十王討轉身也令公曰輪迴是耶非耶古人有不受輪迴轉者何爲耶倘初曰迷有輪迴悟無生成此先輩打破鉄門關話也然

從自己一一分出來何者爲生何者爲成何者爲生而成何者爲成而生若分得出便是轉輪迴若分不出便是輪迴轉令公曰如是如是願先生分明之也何初曰世人執輪而忘軸故輪轉聖人執軸而應輪故轉輪令公曰轉輪則無輪迴矣無輪迴則無生滅矣無生滅則了矣先生之言是也請言其軸何初曰生生滅滅生生如輪轉旋中有一軸是則爲性須知天地變化終古不壞只在於此若言有生有性無生無性輪既無軸輪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二

何能轉生機既變化工不需是諸凡夫永受淪滅令公曰如是久矣夫茂齊之善爲疑也如疑曾點漆雕開今生未信還要再來此理如何何初曰大聖大賢轉生滅不受生滅轉何故自己做得主宰便潛見君師信手可做此主宰非遠却在目前漆之斯便是刪述的派點之浴沂便是堯舜體段請從自己當下體貼出來莫向漆曾日後究竟生疑也令公曰如是如疑狂狷未能見在了段斷然再來此理如何何初曰狂不信何呂爲狂狷不信

何呂爲狷狂狷信處却是道狂狷完滿卽是中行不須再來原有結局所目君子終日乾乾成而後已聖人思狂思狷實是如此悅漆雕與曾點亦是如此不謂二子終身有盡頭休歇處也令公曰如是橋也嘗有言曰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次當下天禹惜寸陰孔子誨時習莫錯過莫錯過何初曰如今公之言真了段也令公曰如疑生人敏鈍不齊或敏者根于前生夙稟此理如何何初曰慧如利刀鈍則頑鉄頑鉄一磨其鋒則銳資有利鈍本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三

體自一若論資稟還逐形色去也了得本體只便知生不須前生不須再生令公曰如是然此友還有穀種之疑而未解也何初曰僕願有請也令公曰夫穀生種種復爲穀乃千父相繼之道非生滅遺乘之道何初曰穀種種穀生者其軸與如是如是令公曰如疑知生聞道可得聞乎此理如何何初曰知生可言卽可聞知生夫子不能言後人如何得聞若能自聞朝夕俱是道朝夕俱是聞朝夕俱可生朝夕俱可成令公曰如是如疑成後究竟

與神理所附麗此理如何個初日成後原無狀再求不足間生或附麗神理神理不附麗生或也令公曰如是個初日如茂齊說或歸何曰爲家先生却云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着落豈無家肯哉吾輩見在當生的有個家在莫向生或波浪裏作活計也令公曰如何個初日人不安于僑而安于家只今心頭識見種種照顧一身錯認這個便是良知這個便是全體這個是戒謹恐懼這個是存顧沒寧種子不具要起妄滅何成窮裏求生認血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十四

心做活終是僑居不是家寶若見今着落家當的有個自己受用實實落落的在連光景亦說不得也令公曰如是個初日若解生或做個權說輕輕展腹道在眼前若將來做個實話萬萬生永墮坑塹令公曰如是個初日先生說喜笑啼哭運轉有覺是生喜抵啼劍運止覺滅是成生或形也形生形或抱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者形而上之也超乎生或之外旨哉令公曰如何個初日形萬古常生形下一身都成元來無聲無臭是生

的名色象貌是成的不學不慮是生的安排思議是成的平平常常日用飲食是生的添設知見妄生分別是成的赤條條淪淪渺渺萬感萬應做我主宰是生的把握光景隨波逐浪是成的凡依軀殼而有者皆形下皆謂之成爲軀殼主而不依軀殼者是形上乃謂之生請再爲先生逐一點出令公曰豈敢個初日如何令公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愚人見其生偏故曰形上非生破其愚也智者見其生生最先生故曰形上常生進其智也愚人轉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十五

智智人轉道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個初欣然曰如是如是令公曰茂齊說忠孝亦是尋常若稍好名使氣又是百劫生或之本此理如何個初日會得忠孝尋常忠孝却用得着我做出忠孝不是忠孝做我若照顧忠孝名色恐是金玉屑着清明眼若有意過名又不是自然流出卽此恐便是生不能成也須看浮雲太虛氣象何如令公曰如是令公曰茂齊說真實工夫不在毀譽榮辱利害生或際尋求而在真能外形骸此理如何個初日設譬



生辱利害生歿一破百破所謂生能歿得不辭毀譽榮辱不碍利害生歿主張在我到處用得所謂歿能生得也知生之道斷不出此令公曰如是個初日先生說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已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孔顏貧而樂此理已自無言其敢重宣一韻語世人因有我生歿永不離萬物備于我我安能與之堯舜如浮雲孔顏樂如是于此得朝聞夕歿乃可矣令公避席曰如是如是個初日孫子亦說且石言怒哀樂處有個未發者在即知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九 三六

生而有未嘗生者又說吾師常授某一物日照妖鏡血戰刀時時用着這個物時時觀着這個物子桑兄未發一語已將了生歿一口咬破只是這個未發是何物作何觀只應子桑自見得未許他人妄饒舌也敢拈四韻呂質耿先生生歿是朝暮聞道只時時若能了處了舉目常在之照妖本無鏡血戰不惜刀能於用時觀未發亦非透顏子嘆卓甫孔子言不情只此個消息後人說不破我本無一物如何按與君若能觀得着大地盡陽春令公

如是如是令公曰陸羽明說堯舜之心至今在孔顏之樂迄今可尋堯舜孔顏未嘗歿也此理如何個初日心不在堯舜樂不在孔顏認取得都是無消滅的天性不認取便是有消滅的形色令公曰如是羽明說千古聖人只做得此生工夫何嘗爲歿後做工夫貌言視聽都是實地窮到此卽耳目口鼻不斷迭亦可此理如何個初日聖人如何做生時工夫工夫在我不在視聽言動若在視聽言動着力雖是形色聲都依形色而立工夫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九 三七

不中用若是呂我主張視聽言動將此形色都是我用神無思無爲萬感萬應目視耳聽天光煥發節節都窮所謂終日應而未嘗應這纔是於穆之命這纔是當生見在工夫堯舜孔顏了生歿如是令公曰如是如是令公少間又曰曩者徐廷葵說歷來說生說歿之疑而問也其善疑與謂夕歿而一了百了曾子歿而後已謂何夫子孳孳汲汲不知老之將至謂何何顏子聞道可歿而子痛其歿自役身舍生之於仁義不日生聞而呂歿聞何仁

人之壽如命之不立嚴牆遂聞道而可曰無成也  
某却告之曰欲反轉生成問爲道問何如夫曰道  
答生成則先生惜也顧竟其說個初曰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者道也道生天生地生人物生生不已  
而人得之曰生故曰道不遠人言無人而可已於  
道又曰道不可須臾離言無時而可已於道也曰  
道專屬之生則死遂無道乎未可也論道而曰第  
不生將生者作何主宰乎夫刻刻聞而有不聞者  
存是不聞者存於間刻刻見而有不見者存是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天

見者存於見即此不見不聞而存於見聞是尙何  
時何處可已乎所謂於穆不已之命者此也聞道  
之人直信天命直信不已看得血肉軀殼全用不  
着隨聞隨捨拾個血肉殼子非是捨箇真性命也  
故曰夕成可矣須知夕成非真成也若真性命在  
世間直可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如何便謂一聞便  
可了當而遂捨之且如捨其目而視視者不捨捨  
其耳而聽聽者不捨捨耳捨目夕成可也其視視  
聽聽者雖欲捨之而不得於穆之不已也若曰耳

目爲生而願斷送之只此斷送耳目處早已有個  
生死知見在是聞亦斷滅之聞道亦斷滅之道於  
生生處作何理會乃知聞道之人一了百了生成  
可脫自在中流但惟聞道之人却又有戒謹恐懼  
畢世不肯自己者在耿先生所謂真聞真修有謂  
他生成可矣是了生成成而後已生生成而  
不已是了生成只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夕成上  
較量聞道是真實話生成是樣子語曾子問道豈  
在啓手足時聖人五十知天命自後六七十豈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九

遂皆可成之年而了不汲汲於道且其所謂不知  
老之將至者何在也顏子卓爾聞道而孔子又惜  
之曰未見其止然則聞道可遂止耶乃知一息尚  
存不容少懈此千古聞道心法須破生成見者能  
了此也殺身舍生都是不被生成做主可以殺身  
亦可以爲仁者壽可以舍生亦可以不立嚴牆所  
謂聖人無成地全是我做得主要成便成要生便  
生此處無生無成亦生亦成只有個不靠見聞不  
着形色者在此之謂真聞道真修道應使升堂而

更得奔走惟命大將登壇而行伍進退寂然把柄在手生戚何不可哉予常有不已篇曰惟其不已故夫子曰夕可矣此天命於穆之說也令公默然個初日如何令公踈然曰初日廷葵說黑雲漠漠泥重重非一掃一潌之能得力先生却說黑雲掩日意不知有日污泥沒珠意不知有珠知之不容不掃不潌此理如何太陽一出而雲霧全清寶珠在眼而泥沙盡擲知即見日知即是日知即見珠知即是珠若說一掃一潌還是漠漠重重令

寶日堂初集卷之一九

廿

公曰知有日珠纔好掃潌非是不掃潌也個初日先生可謂有實地矣令公曰胡謂之說本體不了如何了得生死此理如何個初日要說本體只看說本體者是誰昭昭靈靈一些瞞賴不過不見得這個體終是跟着生死走令公曰莫問誰莫問誰冷爰由來只自知仲尼未與顏淵說何處堪憑了此機詞之謂之鄭重鄭重個初日於今可已無說乎令公曰未也言仲醇說生生不滅者便是惺惺不昧者故通乎生死晝夜者知也知得形骸血肉

知手却此理如何個初日息息不昧千古長存禪家謂之孤明吾儒指爲獨體血肉形骸那得干涉但此體要於日用上見得分明打破形骸還他形骸方許了生丁成昔陽明先生曰汝於旦晝間行不着習不察終日昏昏還是夢晝惟息有養靜有存天理常存惺惺無間纔是知書余亦曰能於形骸上丟得淨盡止是不生惟於形骸上順應無碍惺惺做主活潑流通有養不息纔是知生夢時是這清天明月覺來只是這清天明月碍本體是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十一

這形骸血肉獨露本體也只是這形骸血肉知此則生死兩無言矣令公曰如是嚴天池先生曰從來不生說甚麼成從來不滅說甚麼生最妙是肉團出入之心是不成不生的最妙是幻妄不實之身是不成不生的個初日生不是生成不是成能甚麼有生成生還是生成還是成說甚麼無生滅見得天性形色即是天性見不得天性形色只是形色若離形色而別求玄妙萬劫不了生成但須知會個天性主宰在耿先生點一中字便覺嚴先

生一番秘密案大光明也。今公疎然。侗初日最先  
生說不可須臾離之道。無待言。耿先生說堯舜畢  
竟道出個中字來。又曰。這中字須于自家心。上  
識取此理。如何無待言。千古不能言。欲無言。千聖  
仍有言。是處如何中的。有個中微的。有個微用我  
用得行。我行得天地我位得萬物。我育得這個不  
生不死的虞中孔中。都在我所。自肉團出入幻妄  
不實的都是這樣。竊異公。公曰。如是。嚴先生曰。如  
是。今公曰。翁兆吉說真實。貪生怖成者。必求了個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十二

生生不滅之本。又說着墮落見斷滅。見皆是生。成  
用事是誤認生。成爲我。非我之原。無生死。又說聖  
賢看得生。成事大。不敢虛生。虛成一番此理。如何  
侗初曰。生何可貪了得。生貪也。何妨。成何可怖。成  
了得。生實是可怖。只是認得無生。成的我親切。便  
一脚踢翻生。成案。任我遊戲。生。成裏我不受生。成  
轉這個生。儘可裁成。輔相。做堯舜事業。出來。只是  
做到裁成。輔相。完滿處。與這生。生的。不曾粘着。一  
毫。如何便可成。如何便不可成。這個與做立命立

得起。便不虛生。虛成矣。今公曰。如是。侗初曰。如程  
鉉吉言。正在日用庸德庸言上。透拿得定。此理如  
何。若說拿得此物。何在。若說未定。決有定者。耿先  
生直點個本體說。必知心性。天乃可修身。理會心  
性。天可透拿得否。兄只就日用理會。個庸沒安排  
沒思慮。開口轉身。靈光顯見。歷歷分明。這個是心  
。這個是性。這個是天。不須透拿。原自常定。錯認拿  
定。早失庸。今公曰。如是。今公曰。錢受之說。真正  
。榮傑欲了一大事。只爲成時。將得去者。計耳。成時

三十三

將得去。卽生時。用得着者。是也。此理如何。侗初曰。  
既已成。誰復將去。若不死何去。可將若要成時。將  
去。斷然生用不着。今公曰。如是。侗初曰。受之說。楞  
嚴諸佛出離生。成。皆曰。直心直者。無自欺之謂也。  
無自欺。則自知。自知。則知生。耿先生却說。直字中  
間。豈無委曲。諸相。元初直心。不易見。不易得。此理  
如何。阿難曰。思惟。故七徵俱不見。本心是阿難擬  
議處。已不直也。覓心非心。覓心之心。是元初直心。  
一難。卽疑轉難。轉疑何嘗不自知。何嘗自欺。得直

至唯此非汝心一句點破依然是覓心之心大  
明也故曰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敬曰當知生  
供養何如今公曰如是如瞿元和語無生亦是禪  
門話頭知生亦是儒家譚柄是異是同仲尼說個  
朝聞夕可可是真是假又說生者何生生也繫辭云  
生生之謂易又說易有太極其常告之曰能於自  
身中了然見得太極方是聞道個初曰禪門無話  
頭儒門無諱柄知得生亦自無生亦何同何異誰  
假誰真生生不已却是太極要見自身太極只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四

生生不已處見之日用常行視聽言動無一刻不  
生生生者可見而所曰生生不已者不可見不可  
見之謂道見不可見之謂聞道今公曰如是如王  
季和說聖人能使其精神常寂而不散常運而不  
歇此理如何何初曰若論精神當不得目前生亦  
精神行乎形色之中還是倚靠心竅形色而有此  
有始的便是有終的所曰有聚亦有散有聯亦有  
斷有聚亦有滅精神到處便是凝聚聯屬精猛精  
神不到處却又渙散斷滅矣恐精神二字還是影

名色也體取自身天性豈非古今不散無首無  
尾剛大不壞者耶今公悚然曰然則戴鳳伯說精  
神氣魄與自性靈性此理如何何初曰精神氣魄  
從天性源頭上發出來使不可磨滅精神氣魄都  
是靈性也一絲不碍是所過者化生天地萬物是  
所有者神即過即存化化神神吾曰爲了生亦之  
根戒謹恐懼不離這個一友問天地萬物如何生  
得何初曰周禮十二荒政民有荒而不爲害後世  
亦有常平救荒諸策真是補造化雨暘之不及只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五

此豈不是生天且如一塊頑地爲鋤犁曰耕之爲  
桔槔曰灌之水東而可引之西土瘠而可移之饒  
都是我性靈做出豈不是生地人落地時何何濛  
濛而教之曰詩書習之曰禮又聞之曰義理而後  
人乃入而於瓊這都是一性土做出豈不是生萬  
物可見吾輩天性的有個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在  
目日體取莫錯過也今公拜手稱謝曰如是如是  
李伯樵論道引無常迅速之言何初正色曰禪門  
無常迅速等語如吾儒云幾幾始待明日便不可

也癡禪以爲無常到來臘月三十夜誤人學問多矣令公曰如是如馮兩宗達子路所問成後有知無知此理如何何初曰昔在天衣山中侍陶石簪老師有一參禪者問形色去了天性何如師答曰待我成過方可對你說予私請其意師曰如今只說話的在令公曰如何是說話的在在口談論故名曰在知在口談論則知不談論亦在知成後有知無知之說亦復如是何初曰如是如是令公曰如張君可說知得到此須行得到此又說把從上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二六

聖賢分付到今事體貼得盡此理如何何初曰行處是真知行不到說不得個知字真知力行真是脫盡前人程途不關聖賢分付蓋天蓋地初個大觀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令公曰如是君可又舉月明簾外轉身難之句以喻既曉了生死仍于世間生處舉揚倡化令公曰禪家月明句渠意却不如此渠正是着了亦處之人但結果得一身便了何曾見達磨惠能出來治世也老之守一佛之生俱是如此不但許務莊列諸人而已堯舜之

却要用孔子之一語要貫通其間便有千里之差若中與一與空之爲萬象主而不離則未存異爾所以然者自性真體之明不啻明月之明雲來月掩雲去月是空是空是去月體自如形之與性亦復如是何初曰如是近日方直指過訪問曰金玉屑着眼畢竟是金玉外物元非眼有以善論性恐不如是善是性內有知有不善也說不得請公就眼上轉一着眼語予曰如人睨目使生狂華畧着眼便與木等光明有二可見眼有平常大光明暗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十九

三二七

目反病性有平常真本體着一善字亦病也令公見性之說請以此案足之令公曰平常大光明是本等眼平常大光明便是至善眼有善非善如着金玉屑眼無善至善如平常大光明眼大學云在止于至善平常大光明眼之謂也子車是子與的孝子伯安是子車的忠臣一家人莫作兩家話也何初曰如是如是張伯復說積寒凝水作冰寒退冰消作水何初曰冰凝冰消水體無二無二之體方是本體故不作生滅障既悟本體冰凝冰消無

非此水何妄何真亦不作心性障也令公曰如是  
教主顧涇陽先生曰不須多說欲生此心先須滅  
此身此身若不滅此心安得生何初曰如是令公  
曰如是何初曰吾人自生至死只是一點靈明變  
化運動太虛同體萬物爲游人一生有順逆得喪  
是非利害動靜閒忙刻刻俱有日日俱然但於此  
中獨提主宰既不擾亂又不斷滅能於得喪順逆  
閒忙等項立得起便於生處境上立得起能於此  
打得過便於生處關頭打得過王心奎先生曰此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八

之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令公曰如是何初曰生  
成兩頭開也開津出入盤結去來良難須知跳出  
兩頭是誰做主若做不得主終是盤結不過令公  
曰如是何初曰生則還他是個生處則還他是個  
成聖人並不作誰人語只要人自己了當得聖人  
說夕成可也原見得軀殼有個成在所以西銘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有生必有成有存必有沒亦  
是天地間常事若牽強說個長生不滅終是不關  
道的說話大抵聖人本是真說話吾人却没有真

工夫令公曰如是何初曰斷送形骸一番不是直  
待斷送盡了方纔活起來只看日用時刻那件不  
是形骸爲用只是不倚靠形骸起便是斷送得他  
時時斷送過了時時使用得來所謂刻刻滅刻刻  
生這真是還藏於密常惺惺法是生成了手得力  
處令公拜手稱謝曰如是如是張先生如是橋亦  
如是今此同途悉皆如是如是者是名孔門小弟  
子爲位育大事在後故如是者是名佛家大法王  
爲心性大事在今故學者果能信其在今而力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九

在後聖人去此不遙如或情其在後而溺其在今  
滅倫絕世之風恐或蹈之願各人點檢腹笥譬之  
拾得黑者放在一邊白者放在一邊但喫黑者甘  
美白足一飽其白者不妨兼而收之存宇宙間一  
味酸澁學問而已凡我同途須識此義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目錄

誥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象乾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沈潛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

南京刑部尚書李長庚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邦紀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目錄

父原任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馬子義

南京禮部右侍郎魏廣微三代諡命

父原任右僉都御史謚介肅魏允貞

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之采

祖父原任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崇古

巡撫山東右都御史趙彥

太常寺卿朱光祚

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

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政庭相并妻誥命

光祿寺卿饒位

光祿寺卿許維新

太僕寺少卿田生金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梅之煥

大理寺少卿張延登

大理寺右少卿韓光祐

太理寺右寺丞方大鎮

太僕寺少卿王遠宜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目錄

通政使司添注右通政許維新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道隆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曾楚卿

南京國子監司業葉燦

翰林院檢討孟紹虞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曹思誠

原任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蔣弘憲

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曹文衡

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沈弘業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范中彦

戶部陝西司郎中舒崇功

戶部陝西司主事朱之臣

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李鳴珂

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徐克讓

禮部祠祭司郎中陳玄藻

禮部祠祭清吏司添註主事董選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畢自肅

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體部儀制司主事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目錄 三

世美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惲厥初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俞彥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孫學詩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思敬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潘永澄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張春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張其孝

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朱大典

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項夢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目錄

四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誥勅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

朕惟統類總方銓時均政必有不二心之老以襄  
大有爲之成翼冲子則股肱正百官則柱石既襄  
祀典宜報功宗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清  
和在躬明誠格物無偏無黨蕩平作盛世之儀刑  
不競不絀中正得大人之體以歷邑令諫官而廉  
仁正直之素著追清卿部臬而禮樂刑政之兼修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至于玉几受終斧戾正始聲色不動而夾日以飛  
髮膚可捐而負隅而立舉朝倚泰山之重眇躬享  
南面之安爰自憲臺任之均統疏淹拔滯謹君子  
消長之典崇實華浮正王道清濁之路使黃髮皆  
在于位而白鬢盡充于庭剖異議以歸同渙小羣  
而成大由茲官方之時敘可占世道之日新因酬  
慈廟襄補之勞特沛家保衛之命茲授爾爲光  
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遠夷方証金華未平流離  
須循吏撫綏而廉愛不勝貪黷或伍惟雄材控馭

而精明不勝彌縫官無冗而必精勿濫觴下添設  
士有試而乃用無遷就于薦揚惟衡量不借于人  
而賢良盡收于國勉思弘濟以報寵光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象乾

安危注意元戎樹塞上之威儀文武兼資上卿總  
師中之節制既聲靈之赫濯詰爾戎兵宜思數之  
駢蕃貳公弘化式頒新命用表膚功爾光祿大夫  
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鎮行  
邊總督勦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王象乾天壽平格世篤忠貞厥歷中外者五十年  
馳驅安攘者廿二考誠與才合而有補國家爰在  
樂先而無貽君父自任天下之重起家食再掌中  
樞獨賢王事之勞爲國老遠行絕塞朕念四方之  
多事厝火將然須防五大之在邊迨天未而尚猷  
詢茲黃髮爲我代秉白旄而前慷慨請行崎嶇就  
鎮陳師殘壘風雷鼓捷伐之威設誓荒壇日月夾  
精忠之氣建牙以護諸將恩威並入毅中折箠而  
下羣夷懾縱悉歸掌上足兵兼以足食爲守亦預

爲攻持重如萬斛之舟密于潛地應機似六飛之馬下乃從天以至憤帥華心糗芻飽軍中之腹迄今騎軍盡魄於其新壁上之觀惟惟等待韜畧之六三遂廟勝壯甲兵之百萬倚爾鎖鑰捧東隅半壁之天作子爪牙扶北極重輪之日續既隆于上佐秩宜晉于孤卿是用加授爾爲少傅兼官如故於戲方今狼心未厭虎背難容今其貪漢物而乞憐尚且窮于綰布倘我茲宋事而示弱將誰護其金湯况尺寸地不可假人而數萬金尤宜慎許余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三

一人功何難于獨斷晉公之歸闕有期念元老勞不憚夫于襄吉甫之出車多日獨肩九鼎之重務圖萬世之安欽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沈淮

支大厦者必藉夫勁材濟洪流者式憑乎巨械惟爾力之克勝乃國事之無憂况茲廟儀之替襄宜記功宗而申寵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沈淮偉才命世宏畧濟時勳直如矢而遇事有爲凝定似山而獨立不懼苦心參軍國之計

兵農皆在其彀中正色持朝論之平理亂立分于言下虞隣居四都俞吁咈之相成周事作三疏附後先之有效僉曰德堪相而才堪將爾則勇無功而智無名顧此寒窘匪躬之懷能擴休休有容之度吐茹各得其大體進退歷問于小心祇一身肩危懼之衝今國家享和平之福既襄祀典宜沛殊綸言疏袞席之華特晉保衡之拜茲授爾爲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邊塵滋擾天戒孔嚴綱紀彌壞于羣賢名實日聽于故事爾惟開誠以貞百度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

秉德以調三光平權量而劑物債謹繩墨以正天下勿畏事而避事無遠怨以自疑蓋君臣無不殫之心則天下皆可爲之事益崇爾績永孚于休欽哉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

虞佐九官平水土者崇伯周卿六職領司空者毛公惟予冲人眷茲元老才優績懋當大任其裕如道貴身全歛神功于寂若宜頒異數以答殊勞爾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姚思仁三朝耆舊一代宗臣

廣大內之精微美無遺于竹頭木屑明察中之渾  
厚力不絀于錯節盤根器靜而堪鎮器神閑而能  
集事自輜軒繡斧而中外高其風節迨京卿部貳  
而南北想其儀刑屬予皇極興新倚爾上功克度  
長烏臺而執朕憲正鳩署而若予工求大木畢收  
輪菌離奇煥宸居津成暉飛鳥革郢匠之斤風獨  
運舜門之日月重開時紀每念舉盈予一人詢茲  
黃髮功成無虞物耗爾三載殫厥赤心朕舌地方  
高北斗之班股肱臣遠乞東山之臥宜酬功于任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五

右爰晉位乎保衡是用授爾爲資政大夫太子太  
保仍官如故錫之誥命夫進退不失其正爾已弗  
戀榮華而安危誰與之同予且無遺壽耆尚効郭  
侯之乃心王室暫返衡山無同巢父之弗樂堯天  
長留穎水勉終今譽永孚于休欽哉

南京刑部尚書李長庚

朕以軍興戒嚴邊人待哺特簡上卿專司筦著其  
有功高治東望重富民是惟勞臣膺我異數爾南  
京刑部尚書前戶部左侍郎專督遼餉李長庚候

畧壯猷亦誠玄度起家會府精心計不儲蓄歷長  
版曹諸故典于出納臬司岳伯政適秋春京尹臺  
卿憲兼文武惟東方之有警屬內藏之未充晉貳  
司農專籌餉務而爾遠觀海若近歷平傳更害具  
于胸中肯榮營于眼下事積而不亂法備而易行  
故得井賦田租方舟接軫橋易木馬金布泉流且  
爾非獨苦心兼有至德懸凋枯之勞人每尚寬大  
輯遷流之潰衆必用和調勸農積而靜不擾于度  
田勵職司而法必詳于獎善既仗飛勞之力宜崇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六

復履之階是用授爾爲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歲  
與烏合而民萃飄東郊正煩于申畫夷禾突而慶  
夫噓北鄙誰恃以救寧况石費三十鍾豈堪爾犬  
羊于戶外若地裏八百里奈何悉金縢爲長纓朕  
倚爾詰兵調食作犖下金湯卿寧止禁暴除奸司  
鎮京喉舌欽哉

敦詩悅禮之家爰生淑慧握籌爲懷之老有相業  
嘉既上卿列座于文昌真中解分榮并紫極爾南  
京刑部尚書李長庚之妻姚淑人楊氏德以婉容

女而曰士祥開麒麟閣綽有門風配作鳳凰毛修其官譽釜錡佐典養于祖上絲絨裏羔節于帷中至于守貴儆勤履豐寶儉當輪蹄間關之際王靜治而寬內憂屬衿肘仰屋之餘惜內言而定前著惟恤緯非一家之計故轉漕成天下之功茲特封爾爲夫人崇階增峻旣表虔于山河茂祉方來永依光于日月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邦紀

風雲玄感先朝隆舊學之臣日月重華當代識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七

刑之重惟師道光而克彰儒勅肆人爵貴而宜沛朝恩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邦紀氣含天粹學味道真體大雅以成文名蜚繡虎蹈中和之爲德養湛木雞粵自史官晉于宮局屬先皇求多聞于潛邸爾師臣臆直諫于承華非堯舜不陳于前于子孫尚亦有利兼以四司文柄得雋爲多獨領賢關作人斯盛風規端雅學者仰仰泰山志氣清明若生望爲霖雨晉貳秩宗之任仍參翰學之華將明禮樂以洽神人益備論思而若

左右人惟求舊恩亦駢新茲授爾爲通議大夫錫之詰命於戲無遺黃髮渺躬所以承家保茲冲人老成因之壽國尙其怡神寧靜行爲聖世之夔龍予以致用寅清不作盛時之巢許欽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

朕惟稽古正學師臣者帝沃心訓志作聖惟良執經崇更老之班典禮副寅清之任宜覃異數以寵

碩儒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

池鳳一毛海鵬萬里氣稟涵天之粹學殖味道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八

朕才誠舍而不爲自能有爲善信兼而可欲聽歸無秋臚譚作羣英之領袖兼開袖二酉之秘藏筆絲綸而含英咀華紀言動而闕疑傳信愷在神親師汝昌言董子稱引天入賈生通達國體屬予訪落繫爾開陳望以夾日而翊導道則乘時而益顯昭德塞違而言事必匡以正譚經誦史而夙宵匪懈其勞非堯舜不陳于前直發明正心誠意之學有謨謀人告于后兼旁通安內攘外之宜三載十茲一德是賴翰學升華于春暑儲端晉貳于秩

宗茲授爾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爾父子義名臣也以對揚朱盡之用畀之後人爾炳謨講臣也本步武一脉之傳翰之君父惟予日新有獲如鑑在銘爾益風動交修若金作礪勉終無窮之業用答滋至之休欽哉

父原任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周子義

世臣喬木作梁棟者一枝王國羽儀掌絲綸于累葉惟碩儒之挺出道在弓裘肆哲胤之蔚興功高啓沃爾原任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贈禮部尚書諡文恪加贈資德

賈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大夫周子義乃日講官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之父學闇而章器藏而大寬平高峻立朝靜德如山直諫恬夷履官闕心似水在東觀西清而若麟若鳳暨北雍南鎬而爲度爲儀秩首天卿望高玉署寶錄輯兩朝之史勞在編摩會典垂百世之程功收著作班昭撥席寧柎鑒于世而守甚貞儔炳文間開桃李之蹊而交則簡萬石君之家法閱世而昌三槐堂之流風至

子乃大爲子恪心而正事繁爾作法而詒謀聰當年易名晉秩已不朽于春秋茲爾子移孝以忠事陳情于旂幃用允所請特加贈爾爲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爾有不可奪之節而和平中正蘊藉乃爾之後昆爾當大有爲之時而靜退委蛇用儲于哲嗣蓋予嘉乃績爲尹陟爰晉保衡爾篤忠貞有君陳不負周相勉旃與數默揚庸功欽哉

南京禮部右侍郎魏廣微三代誥命

賈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十

廣而第俊秀人爵斯貴師道愈光爾南京禮部右侍郎魏廣微道惟正己學不爲人執節事君內省無愆于風夜推誠御衆外物莫得而親疎嚴嚴于尺孤於淡淡一泓秋水爲弓爲冶固已世德作求如砥如弦奚止父書能讀至于潤色皇猷弼諧王德朕求聞稽古如鑑在銘爾訓志恪心若金作礪達于樂故和而辨深于禮乃肅而文惟容臺地重手鐫京故卿月俗輝于講席秉寅清正直而亮采資潛泊寧靜以緇先舊學斯隆新綸宜沛是用授

爾爲通議大夫勲資治尹錫之誥命夫爾父以位  
直靜退陪都屬其舊游惟爾以忠亮奮庸典秩亦  
非久任惟是故府熟綜手舊典朕常用讀書之人  
靜局曠覽手時宜爾益儲調燮之具孝姬前美忠  
答王麻欽哉

父原任右僉都御史諡介肅魏允貞

霜臺舊德節鎮元樞儀刑時切于朕心風範克傳  
于爾後既沛謨臣之異數宜頌世德之殊褒爾資  
政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諡介肅魏允貞勲節  
舊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

十一

致君赤誠醫國司郡刑而法清蠹賊執臺簡而氣  
肅豺狼有謀入告一人身輕去國之葉據古不朽  
當世望重吾道之南冷署一官陪京推爲華嶽難  
關九鼎絕塞倚作長城至于修卒乘而士馬飽騰  
廣儲胥而堡屯殷富瘠已而肥甲士節用以佐軍  
興犯狐鼠之鋒而舉朝並高其節褻貂璫之魄而  
神聖亦諒其忠大約清爲百世之師故任以天下  
之重既廉貞奕世不替乃儒碩繼美而興是用加  
贈爾階爲資德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皇路濶而難

清股肝衡先世之柱石國勢弱而靡振朕拊髀昔  
日之金湯尚倚後昆以終前業爾其永孚于休欽  
哉

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之采

朕軫念邊陲瞻焉西顧思得于襄之南仲城彼朔  
方惟茲世篤之君牙績乃舊服既奏膚功于塞上  
宜申寵命于師中爾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兵部右  
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之采家傳忠孝德秉  
舊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

十二

廉威珪璋標清譽于西曹樽俎運勝謀于樞軸追  
襲秦關之魏更分玉塞之廉足食而能足兵善守  
而兼善戰爰升獨坐用昇專征而爾當松套環伺  
之餘值軍民交困之會哺士卒如嬰兒黎虜人于  
掌股計深吞膺剛不吐而柔不茹機燭列眉叛則  
誅而服則撫遂使受降城下牧馬風清賀蘭山前  
舞雩雲集惟熊罷不二心之臣宜鍾鼓有一朝之  
養晉陟祈父爲王爪牙擢疏中樞作予柱石茲授  
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正已曰征兵豈由

予得已止戈爲武夫亦予以勿追矧今烽火頻驚  
潢池載弄欲管何奴之項背先興赤子之瘡痍爾  
既握中樞以張皇六國尚其調元氣以真安九塞  
視乃烈祖承孚于休欽哉

祖父原任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崇古

世臣服勞王家文武作萬邦之憲烈祖詒謀孫子  
安攘宣奕世之光念舊績久紀于太常宜新恩再  
崇于稱廟爾原任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崇古乃廵撫寧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三

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王之采之  
祖父任天下之大人安社稷之元老眼明而氣不  
餒膽大而心不疑億昔呼韓叩關繫爾龍圖保塞  
弄胡雛操縱掌上料點虜顛倒目中但令中行說  
不在何奴不必飛將軍空勞塞外中國操籌而使  
非同漢代金縢外夷貪創而來盡是天朝玉帛萬  
里喜烽煙之蕩息百年慶桑土之綢繆既而蒐乘  
龍荒飛芻雁塞繕胡越爲家之城郭修天河既洗  
甲兵當皇祖實庇其麻而予一人永膺多福

乃開遺緒再昇開孫賜履齊標召公之後有虎在  
壇接武荀氏之種皆能是用贈爾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錫之詔命丹書可誓式崇象海之班朱紱重  
加永作先河之祀

廵撫山東右都御史趙彥

武以止戈雷霆宣其雨露征惟正已兵甲化而桑  
麻表東海者膚功握中樞者上佐旣大猷之克壯  
宜佑命之自申爾廵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  
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加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古

御史趙彥學充其識才裕於誠持節耀采于往驛  
握筭勵精于錢穀器博則原無近用才大而宜有  
遠施興河西作股肱臣控塞上類雲中守晉司藩  
千代北旋作牧于中州爰專征而制海隅遶獨坐  
而鎮岱嶽宣條布惠若江海之潤丘原守險固圉  
譬虎豹之衛黎蒸屬東土之妖氛倏熾實中朝之  
殺運未除而爾勁氣不懼夫危險沉幾靡亂于料  
禁伐先謀而聯將士爲爪牙戰必克而殲渠魁于  
掌股露布騰而捷槍盡掃靈旗指而京觀成封豕



名在麟閣之圖慶資彰虎旅之盛茲仍授爵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齊魯自多故以來舉朝頗思夫曲突潢池經暫息而後人心又類于處堂豈知多事之國事後而生計愈艱譬如有病之人病已而精神日削以爾忠貞奮其志勇瘡痍未起宜牧梁肉之功桑土粗安尚賴保障之力務完元氣以壯國靈欽哉

太常寺卿朱光祚

朕方定九儀而稽中德諧八音以宣太和其有寅

寅日堂初集

卷之二

五

清頤臣文之禮樂俾領郊廟以和神人秩望既高覃典斯備爾太常寺卿朱光祚道履黃中守舍自責進退知聖人之意兢緣合君子之宜兩試花封散春光于甘露四衡冰署澄秋鏡于靈波已擢容臺類甘菽水迨起邁軸爰貳棘平致身已際乎依光將母彌勤于愛日若乃明而用晦風雨有不已之鳴磨且益堅雪霜無可變之色朕嘉爾渭清一泓對越神祇且伏爾壁立孤峯羽儀朝宁而爾來古今之變考制依經應天地之和流音合雅爾于

惟朝望是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勳資治尹錫之誥命於戲爾故銓臣亦識臣也簡以通用貞百度謹爲不測之藩籬明而允乃孚衆情豈有難平之局案惟世途日競于偏諛故國論遂失其蕩平既老成然諸時宜尚中正力扶王路川需崇界以竟爾施欽哉

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

豐錫舊都衣冠原廟必有寅清之佐以洽神人必

寅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六

有端亮之臣以肅禮樂嘉茲德選宜渙恩褒爾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清標似玉直道如絃海邑山城兩奏花封之茂與儀垣法掖並持梧省之丰裁風雨有不已之鳴雪霜無可變之色雅望愈高于數馬清資允重乎登壇而爾金盈有孚稷將能贊九儀不忒既从夜之惟寅六樂克諧宜神明之來格是用覃恩授爾階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陪京故府典秩清司舊典可稽廣該通之學術靜觀自遠裕寧定之經綸倘能奏格無言寧止祭則受

福欽哉

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并妻誥命夫卒乘修而中國壯皇儀肅而天子尊朕飭牧圉用詰禁旅惟茲大正實長僕從籍我忠良獨予葵憲既配同臺之位望宜覃卿月之恩輝爾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政術周通道心遠曉資神理而能斷花封兩地春膏應物務而常沉冰鏡一庭秋水山公之啓事凡七相士超牝牡之倫伯夷之典秩有三柔遠修黃朱之貢以爾清通寅直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七

之望昇之出入起居之司蓋將正羣僕而正君不獨思無邪而思馬而爾素矢清忠益揮動慎秉心自遠坐蕃駟牝三千考牧斯成益飭天閑十二養周丘之八駿騰汗赤于九邊調舜馭之五龍馴驪黃于六轡望既高于無數業將大其有爲茲以覃恩授爾爲中人夫錫之誥命夫牧馬者去其害馬養民者去其蠹民爾既忠著交修佐予聰明齊聖尚其勞宣獨生爲我旌別保釐豈惟光同伯之篇行且被康侯之錫欽哉

駘駕駟馬方宣執轡之勞主饋藻蘋肅念結縭之配追蘭儀而既逸昇之檢以方隆爾贈恭人卣氏乃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之元親溫惠性生淑貞天植十六而嫁表勤德于緒機九十其儀勵潛心于刊布伺白頭之色笑茂閣供甘漿黃卷之風雲短榮作苦鞠躬盡瘁丁年未覩鴻儀勉同心沒齒猶存燕傲瞻爾禮報之舊尚餘報佩之盟茲用贈爾爲淑人女德何患乎無年內勞益微于有報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夫摶德茂故學而立其名內屏飭故仕而遂其清貳此顯顯宜加榮敘爾封恭人張氏乃太僕寺卿管京營少卿事耿庭栢之繼配宦族爾貞德門作配坤貞居後相夫子不減其儀其順承前御家人克敦其好歡時勤于懷教養堂之愛日彌長清其矢手懸魚官舍之冰堂益潔臣于動秉衡鑒光贊塞洞室惟有助而國事可營內既無憂而情忠自竭是用封爾爲淑人式嘉數馬之勤爾飭聞勅之

光祿寺卿饒位

朕惟君之玉食典于上卿恭將飭飭配而節滿饒  
修宴饗而謹名數既得清忠之老伴居調鼎之司  
宜有殊褒用酬碩德爾光祿寺卿饒位勤節孤標  
清風遠度本文章而經世讀有用之書蹈繩墨以  
修身行不欺之事宰赤縣而春生花野操白簡而  
秋泮蘭臺一持百粵之旄再秉六條之鏡迨衡文  
南國播雅化于諸生乃不變東方起積業于八代  
猛似水而龍利彌盛直如弦而身業已輕露一塵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七

而去國已三十年自初命而還朝更八九轉符卿  
既遷歸秩秩寺乃長庖司一德調羹朕非勞以進  
豆直書揚輝而亦劑其酸醎博宜索而無經之費  
必裁修故實而非時之食不薦俾予中正惟乃攸  
歲茲授爲中大夫錫之誥命夫佐陽者嘗宰夫因  
之修膳事食荒而美良臣所以獻至尊爾惟秉憲  
用苦作人用甘行且淡以藏身和而燮國用培元  
氣光輔太平無負朕圖任舊人之意欽哉  
望真庖卿贊燮和而司玉鼎祁祁淑媛襄饋祀而

潔采筐既美德助予無儀宜沛恩光于有慶爾光  
祿寺卿饒位妻封恭人劉氏雍肅令儀幽貞淑德  
曳其花縣廉每助于懸魚聽鑰蘭臺勤更案平鳴  
鳳池志可調明水潔心不愧素蘋守其輪而不濫  
爲清安于拙而無才是德養壽母承顏聚順垂百  
年佐上卿樂道安貧三十載茲特封爾爲淑人祇  
承綸綍之華益謹祔祭之度

光祿寺卿許維新

萬方玉食在予一人九鼎宣調惟茲上宰必愛君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三

寵錫爾光祿寺卿許維新峻揭霞標清凌氷柱讀  
書得溼人之意通古今而能折其衷守已合君子  
之宜知進退而不失其正歷官中外更任旬宣而  
能心存愛民應物有操刃之利志盟許國獨力同  
砥柱之堅寧卷而慘不求通于變寒有座卽去非  
歲器而待沽惟爾望重白駒而朕歡詢黃髮起佐  
大官之政再掌納言之班吾之上卿領其宰職而  
德博飭供豆端其誠而有恒檢稽溫觴敏于事而

兼適愛君而論羹膾腹非子口之爲其憂時而茹  
苦嘗辛絕世味之不樂國人皆高其素尚朕心彌  
重其孤貞茲授爾爲中大夫加陞戶部右侍郎錫  
之詩命夫古亦有言老臣在國如玉在山爾遊廟  
堂既生光輝于朝宁其在林壑仍留風采于日邊  
夫侍食先嘗君餼爾旣已修膳宰之儀美芹必薦  
至尊爾無容効野人之獻尚圖求任遺老於以壽  
我國家欽哉

太僕寺少卿田生金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主

朕飭皇儀于天廡修卒乘于邊圉蓋以表法駕之  
尊謹軍旅之修睦惟大正實長僕從旣簡吉人宜  
頌崇秋爾太僕寺少卿田生金大器難負清襟獨  
騷懷史轡之道直而不阿播鄭僑之仁寬而有制  
司郡憲而錫江春爾領臺班則繡斧秋霜語不近  
苛料先幾而多中事惟從實知有利而必爲盡職  
賑荒而學嶺蒙安裁俱折稅而江隅載德於身秋  
毫不染所至氓隸見恩簡自宿賢充茲閭職而  
德潤良而比騷參舜馭能調五龍心秉塞以致馳

掌魯郊坐著千駟潔非馬癖春遊無怠于行馳相  
得天機神鑑何勞于市駿茲以覃恩授爾爲中憲  
大夫錫之詩命夫君旣不貴肥馬蓋爲養民而牧  
人有戒敗羣以方害政邇者種駟濫賂于寄養而  
依譚法敝于羣生乃汗血未騰九邊何裨中國且  
驥黃不充六御空耗天閑爾何以核公而惠私且  
將寬民而富國能修馬政卽廣民功欽哉

翰林院從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梅之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主

直舊臣文之禮樂鴻儀克備象胥是同秩望旣高  
崇典斯昇爾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梅  
之煥學本傳家才堪華國始儲英于蓬苑尋執簡  
于樞扉直道而行慷慨靡依乎世路虛舟以往堪  
蕩不涉于風波屏聲色以忘機養其作用履險危  
而順命車有據當蒞臨越則草偃風行衡魯而  
春草雨化內徵重朕古之寄晉扶華玉瑞之官禮  
院取其清班詞垣仍其舊地而爾考材必慎端章  
甫以承遠人課業淵精謹諳言而通王命不獨朝

聘享多儀于玉帛亦且車書大一統于華夷是惟  
寅清助我文德茲以覃恩授爾爲中憲大夫錫之  
詔命夫以爾直臣居之清地涉事久而定觀若鏡  
居心澹而道味似水旣不爲而可有爲自臨事而  
行無事勉需大受益勵前途欽哉

古之名卿作求女史嚴司譯者重寅直助鳴環者  
推肅雍勉以同心令而並貴爾翰林院提督四夷  
館太常寺少卿楊之煥妻封孺人蔡氏毓英望族  
優嫜名儒引圖史以錫聞嬰瑟滌澗而供色養間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夜易雞旦裏素業于燃藜視草戒牛衣佐經綸于  
補衮在燕居而不廢箴儆爲詞彥爲謏臣當象服  
爾編教儉勤佐文章佐政事勝九儀之咸秩望重  
曲臺嘉四德之齊徽恩疏內壺茲以覃恩封爾爲  
恭人程韓承三錫之光穆木衍二南之慶

大理寺左少卿張延登

朕思聖王畫象何擇非人廷尉稱平惟良折獄旣  
謏臣任祥刑之重宜上卿覃衣錫之榮爾大理寺  
左少卿張延登偉才濟世勁節匡時兩試花封散

芾棠之雨露載司枹掖著蒲軼之風稜有謀入告  
于君所學必行諸已直如絃而信道藩籬不設于  
胸中堅匪石而沉幾波浪自平于局外凡所糾彈  
護君子不阿邪類暨諸建白憂君國非爲身名片  
言能定世爲一士不隨人熱朕服在厥初人惟求  
舊惟爾正直忠厚爲本作我明清平允之司起家  
食而儀羽朝端不獨愛書之密克參卿貳而折衷  
國是寧直比律之簡孚晉爾月卿用酬天牧茲授  
爾階爲中順大夫錫之詔命於戲當今世情重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國典輕使庶政日壞于姑息孰獨虛而高明畏今  
天子亦窮其好生顧何以司冠敬而周服長壽民  
壽國何以士師允而虞風動惟畏惟明佑我嘉師  
尚賴良佐欽哉

朕酬庸朝頒褒表閭儀惟茲聽棘之臣爰邇結褵  
之配無忘帝廟有辟并珈爾贈孺人王氏乃大理  
寺左少卿張延登之妻族尚貞德門淑配敬事  
特勤于錡釜素風勵勵于綦屨至于業贊青藜雞  
窓戒旦孝隆白髮遐齡生春胡不百年瞻茲一德

定國下門高大都嗟室有遺梧釋之風采方新徒  
張庭餘初案茲贈爾爲恭人再承休命于明庭永  
貴光華于幽隧

夫以諤諤之臣而哀矜折獄必有祁祁之配而敬  
佐求生蓋勸直而廣仁宜衆勞而疏寵爾封孺人  
盧氏乃大理寺左少卿張延登之繼妻出自儒閥  
慨于貞臣克踵前徽潔醴羹而廣孝力操中範勞  
乳哺而推慈花齋醴冷而束緼從官悟省風清而  
執燈佐筆至于豐而能淡于以光贊播刑敬不忘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三

大理寺右少卿韓光祜

夫準夫立而周官盛廷尉平而漢道昌何擇非人  
惟良折獄既配棘臺之位望宜覃卿月之恩輝爾  
大理寺右少卿韓光祜風標嶽立學識淵淳直非  
矜節而勁可匡時清不近名而風世師世既秉法  
衡于南國放司衮職于北扉愛君而犯乃勿欺憂  
必有中熱心能保全君子赤膽不阿比時

流命汝納言攸箴罔伏爲予常伯臧扶無大惟此  
正直忠厚之良俾作明清平允之佐而爾惟宅心  
坦蕩故平法無苛且伏念畏勤故齊民有要聽五  
辭而固空棟靜作天牧乃以相民提三尺而吹角  
建牙惠嘉師兼之壽國茲已擢爾官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矣特以覃恩授爾階爲中憲大  
夫功之誥命於戲功疑重而罪疑輕朝廷好生之  
德賞貴信而罰貴必臣子執法之公爾方秉鉞而  
制南州獨坐而清天下既賴穆刑之敬忌民以永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三

詞欽哉

大理寺右寺丞方大鎮

朕聞刑斯無刑聖王因之畫象辟以止辟廷尉所  
以稱平何擇非人惟明克允既得忠信之長宜覃  
寵錫之光爾大理寺右寺丞方大鎮學術淵微風  
德寧潛進退知聖人之意競緣合君子之宜筮仕  
平官頌無冤于聽棘晉司臺憲歌且止于行聽風  
必有不已之鳴明而用聯雪霜無可變之色磨且

蓋堅起自山中擢參卿寺而爾後經識獄執法平  
亭朕欲求生爾能破累千牘之羅織予惟勿有爾  
尤矜旦夕命之頗危明請本節卿行不獨愛書之  
審克中正根于性命寧直比律之簡乎且正王國  
羽儀允矣朝廷任石茲授爾為奉政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當今功過淆于三尺玉石亂其五辭既欲  
功疑重而罪疑輕又恐寬小人而苛君子要使法  
歸畫一而天子尊自然令行如流而海內治穆刑  
惟謹畢命用休欽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七

太僕寺少卿王遠宜

僕臣正厥后賴有位以弼翼聖主得賢臣思無邪  
而思馬賡惟大正爰畀吉人既望乎乎駟臺宜寵  
申乎卿月爾太僕寺少卿王遠宜方廉溫厚通練  
精詳濟東首咏其甘棠柱下游推乎貞相振風稜  
于南北持霜斧于陽秋疾徐相朝政之所宜識時  
務者在俊傑茹吐由中立而不倚扶元氣者歸正  
人朕愼簡僕僚俾克耳目而爾清凜寒水馬如羊  
而非甘栗逾溫玉驥比德而稱良致騅北之三千

去其害馬飭天閑之十二佐我飛龍命曰遵隱之  
老成人實則市駿之良司牧茲以覃恩授爾為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古之正士蓋執轡而箠今  
之大夫第數馬以對朕惟聰明齊聖賴羣僕侍御  
之臣爾且出入起居效秉心寒淵之助用騁修途  
于逸足以隆大畀于輕車欽哉

通政使司添註右通政許維新

朕聖謚說乃命納言閑伏攸箴繁爾喉舌非忠清  
孰修其補告非亮直孰疏其潰壅是惟信臣宜頒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七

寵命具官某勳節孤標赤誠玄度山為鎮世之定  
風是起儒之清道德忠信以修身文章政事其餘  
力自州牧歷郎署之寄縣句宜更方面之司節凜  
冰壺才游芒汭字民則萬家春煖肅部則六幕風  
清爰嘉其難進易退之操特優以一歲三遷之法  
而爾如茲不改直詞砥議論之衝匪石難移正色  
鎮朝堂之列用加綸綍爰樹羽儀茲特授爾為通  
政使司添註右通政乃授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惟清可以濟世而或者以清為劇惟直可以成

物而或者以直爲迂夫濟世之清無近名而直以  
之直不好激朕倚爾清以匡時難仗爾直以整朝  
綱惟爾懋茲不止以司舌重爾也欽哉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道隆

朕方登進清流簡畀遣直藉其勁節以破詭隨獎  
其靜退而激浮競惟茲宿碩宜霑恩光爾通政司  
添註右通政劉道隆澄清似水凝定如山鳴琴與  
檀乎廣陵簪筆望高于京洛據古不阿當世不合  
則去而合則留有獻人告一人寧逆于心無遜于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七

志念予烈祖師汝昌言抗疏殿爭砥狂瀾而扶一  
枉拂永林通拔赤幟而遠衆蓋節不近名量能  
經遠朕加其難進而易退故予以再歲而三遷而  
爾因伏攸箴克修播告爲予喉舌佐我聰明宜報  
典之維新未用人之求舊茲授爾爲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盛庭之藩籬未割邊塞之烽火時驚  
惟材誠合而國論可平必瞻智鏡而時舉用濟爾  
歷事三朝閱之詳熟矣尚懋茲一德佇我隆畀焉  
欽哉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檢討曾楚卿

朕慎簡儒彥胥貳官僚蓋將資扶日以重翰亦且  
期補天而五色騰惟良史宜沛殊恩爾右春坊右  
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曾楚卿清標秀骨內美修能  
冰壺志潔而讀典墳之五三玉潤氣合而吞雲夢  
之八九絕讎洗空羣馬眼無留良完才力解全牛  
芒有餘利以至絲綸草制蘇軾綽有奇才若乃殿  
陛記言馬遷固多直筆仍兼史秩不獨詞賦稱翰  
林主人載領官銜抑且獻箴作承華侍從茲特授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三

南京國子監司業葉燦

虎闥齒胄道重人師錫京辟雍教先樂正旣已得  
正人之選宜令霑稽古之榮爾南京國子監司業  
葉燦中秘鴻儒西清碩彥明二帝三王之道讀九  
丘八索之書編摩擅譽于三長品騰羅賢于一日



惟南國作人之地重西序訓習之司而爾身爲律  
度動有準繩守白貴之文明教本德修于內履黃  
裳之元吉師模道在其中是用授爾爲承德郎錫  
之誥命於戲人皆侍教而興天則不言而信惟爾  
精神所嚮即不倦之勞來在多士風尚所趨乃默  
成之絃誦勉弘陶鑄以裕經綸欽哉

翰林院檢討孟紹虞父孟楠

世學如世田耕道則獲種德循種樹澆本則豐況  
碩儒學以兼修循吏廉而能惠于焉燕翼宜沛鴻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三

繪爾原任直隸河間府興濟縣知縣孟楠乃翰林  
院檢討孟紹虞之父誼高鄉里學重儒林升經明  
行修之科身先立教居文學政事之地道以愛人  
秉鐸而壁水風高鳴琴而花封春萬好行君子之  
德剝儒俸以療饑民獨持吏道之平減官輸而甦  
疲邑爲兆人父所居愛而所去思作葛天民致身  
時而收身早四壁蕭蕭風雨冰壺揚玉署之芬滿  
簾桂種圖書黃卷耀青藜之業吏績未褒于上計  
高恩宜渥于重封茲封爾爲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錫之勅命秩高金馬用光經學之傳爵列木天式  
表廉吏之節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曹思誠

天官上大夫提一鑑以宗九流清譽途而牧百職  
自非公忠不在此選有能其職時嘉乃功爾吏部  
文選清吏司郎中曹思誠才通以練力定而沉錦  
邑操刀銓闈握鏡而能以無私正品流之凌雜以  
有王定政局之紛紜夾袋風生嚴華競而不爽賢  
關日啓量小大以兼收惟居身在清白之中故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三

士于驪黃之外朕慨天網稽六典以遵才爾典人  
倫羅羣英而濟國茲以覃恩授爾爲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夫統均之地理亂所開消離轉于無形朝  
廷收蕩蕩之福樹梗梓子有用國家成濟濟之休  
惟爾作令而廉平是以銓材而清直小羣旣湛大  
受有期益廣靜觀以襄邦治欽哉

原任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蔣弘憲

朕方激揚朝品褒表清流乃有通儒而作幹臣徇  
士而兼勞吏沒身未膺厥寵有子復能其官世業

有徵國章載渙爾原任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將弘憲介氣孤標赤誠玄度砥節少成其簡淡讀書有志于聖賢真孝廉不愧科名古儒師雅堪俎豆既以橋門模範入司版部儲胥而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資賑卹隨車之甘雨策塞茹蔬輕舍洗停宿之溫觴孤潛鼠伏至于司樞纖塵不滓報課歲額具克修賑修築而河伯不能爲災議因議更而勞人永享其利蓋忠惟報國病骨于當官而廉不近名留空橐于歸路爾子不忍微已恩而沒爾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五

之本色朕亦且追前事而表爾之苦心是用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歲爲臣不易鞠躬尚有典型有子良難速肖永言穆頌懋嘉舊績祗服新綸欽哉

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曹文衡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天下之粟輸于輦下檢其給受每資心計之良核其儲胥尤藉著籌之長宜覃恩渥以獎清勤爾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曹文衡弘局敏材清門令緒持平棘寺執量版曹而爾勤

以居身精以檢下治絲必理當假雜而制精飲水知清處脂膏而無染會計務求其當爰芻蕘不敢不多聚米富于京坻三年餘九年之蓄唱籌來如流水百概嚴一漏之防既長郎開川加寵秩茲以覃恩授爾階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先王制用至于三十年之戒後世補苴乃有不終日之計入者狹而下苦盈出者濶而下苦縮既求望腹于邊人且以佐急于百姓大畫小諮惟平惟實朕寧止以錢穀吏待爾懋哉懋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五

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沈弘業

朕以帑藏未克邊人望哺特咨民部借箸爲籌惟忠廉能節濫觴惟儒術能諧莞鑰既稱妙選宜沛明綸爾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沈弘業操履公方風規沉遠選于造士薊門生桃李之春風俾作端師壁水溥著莪之化雨爰參錢穀之幕遂領儲胥之班而爾自意勤公焦神營職惟關無處膏之潤莞儲頌飲水之清運深心而絕耗蠹之源握善籌而中盈虛之數是惟儒者之寬大乃濟精明固知

儲蓄之恆弘能饒幹濟是用授爾階爲奉政大夫  
錫之誥命夫今之財源實堪廉廩謂在土而府庫  
屢空云在下而百姓貧饑重以潢池四起津液幾  
何兼之戎馬生郊輓輸誰辦豈中飽之不可問而  
泉源之未易開尚借富民之籌以展濟國之畧欽  
哉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范中彥

朕以邊陲多故國藏未充南顧江淮惻然儲賦而  
司筦之臣殫其心計給受有方是惟國楨宜加顯  
寶曰堂初集卷之二十 三五

錫爾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范中彥敏資遠器  
茂德通材拔自廷掄佐參版務領淮南之度府綜  
江北之儲胥而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謹筦鑰而  
惟靜綜其大清城社而不科瑣其凡雖秋毫計析  
而政美無訛乃春日愛流而法平若概佐予庸賦  
倚爾廉勤茲以覃恩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今天下流儒載道調食計拙于量沙嘯聚當關轉  
漕勢同于扼吭惟淮海之咽喉不礙將輦轂之漕  
計亦未尚借濟國之需永展富民之畧欽哉

戶部陝西司郎中舒崇功

夫府有六而土穀修政有八而食貨重朕念時繇  
慎選計郎冀得廉勤之臣以副節愛之任能其職  
者吾寵畀焉爾戶部陝西司郎中舒崇功神襟凝  
定器量冲深上第升華左藏展采而爾本文章  
政事博人能濟精明資德性爲經綸滌泊和饒幹  
濟地膏而心自遠不言絕耗靈之源局瑣而力彌  
開善算中盈虛之數是惟心計佐我國藏茲以覃  
恩授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魏文歲餘積儲  
寶曰堂初集卷之二十 三五

戶部陝西司主事朱之臣

聚天下之粟于軍下給受良難餘九年之蓄于三  
年儲胥尤重必忠廉能謹筦鑰必心計能握籌籌  
有能其官宜覃恩陞爾戶部陝西司主事朱之臣  
風規沉遠操履公方上第蜚英方州騰茂執法不

而官況似水教人無倦而師道如山旋分建武之憲符晉領版司之廉箸而爾以永衡之清白洗滌脂膏以法地之生成愛惜錢穀唱籌來如流水城社畢清聚米富于京坻雀鼠無耗佐予邦計緊爾良臣茲用授爾為承德郎錫之勅命夫國家膏血半糜四夷倉廩補苴不支終日爾司其入當念民力而歛不苛爾筦其出宜惜國津而散不溢寧獨會計當而概量平衍且六府修而三事治勉茲功實助我富民欽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手

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李鳴珂

地官諸屬分掌邦賦蓋其借前籌而充帑藏核浮濫而哺邊人朕特以體樂之士任焉有能其官是用申錫爾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李鳴珂器觀通明材資敏茂望高孝秀名重賢書千家生桃李之風麗文昌于阿閣半壁起煙霞之色採和璧于鮪堂爰參幕于寅清雍容俎豆肆分曹于錢穀掌握儲胥而爾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善筭諸盈虛之數深心絕耗蠹之源恢其糾而錄爾悉窮其

料而秋毫務析是惟儒者之效寬大而濟精明乃知能臣之施俎豆而兼兵食郎爾既正寵秩宜加茲授爾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今天下蒸黎頓罷帑藏空虛潢池起而額辦難捐戎馬生而邊輪告急念脂膏易竭惟散不溢乃歛不苛爾津液幾何母入者狹而出者濶惟清惟慎乃一乃公朕不獨規爾心計也欽哉

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徐克讓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奏

朕軫念民膏倘焉國計思得六府修而三事治必須會計當而料量平惟茲籌籌之臣特簡廉修之吏有能其職宜錫申褒爾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徐克讓器識闊深風猷峻練賢科擢秀巖邑栽花一試隨効而兩地見思三年有成而四封歌慕遂入循良之異等徵為典計之上流而能廉以持身精于檢下握筭諸盈虛之數周防絕耗蠹之源析秋毫而不料瑣其凡窮升勺而能恢張其綱以爾撫字之惠心調物力以爾精辦之通識核國藏惟是泉源賴茲心計茲以覃思授爾為承德郎錫之

勅命於戲國家財賦整焉邊輸何賴東南民力竭  
矣額辦誰供無收鉢兩而散泥沙惟節則裕無出  
侵漁而入朽蠹惟慎乃平朕不事倚爾爲錢穀之  
司爾益當報我以積貯之策欽哉

禮部祠祭司郎中陳玄藻

朕肇興殷禮稱秩元祀謹茲夙夜圖大宗伯之司  
辨厥名物乃下大夫之事有其克舉宜沛殊恩具  
官某直哉惟清溫然而栗持節耀牲騁之采掄材  
搜神駿之奇爰穆寶門晉諸禮典而爾三祀具飭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三五

用修上下之和九儀不愆以正邦國之位蓋已珪  
璋具清廟之器寧直簋耳充有司之存茲授爾階  
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祠部地近司清而望  
高水暑古之太任類騶此途蓋以其清閑在躬之  
基裕遠大自致之用譬鏡寂而照不眩如水澹而  
味愈長勉勵肅修以廣後効欽哉

禮部祠祭清吏司添註主事董暹

中和之極已建秩元祀者無文俎豆之事常聞贊  
明禮者必肅既得寅清之選宜隆殷禮之聚爾禮

部祠祭司添註主事董暹金閨射策錦邑烹鮮簞  
仕宛陵何去思而留愛載更劍水廉來暮而興歌  
迨司銓軸于爾都風高衡鑒爰典儀容于春部望  
重珪璋飭三祀而修上下之和定九儀而正邦國  
之位蓋官况濬焉似水處水暑而彌清故本心直  
矣如弦對明神而加惕吾從先進郊廟社稷之必  
親汝作秩宗名物器數之惟謹是用授爾階爲承  
德郎錫之勅命於戲一再令而俱稱爲父十九年  
而尚老爲郎惟康爲用大之基而靜則致遠之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

爾既饒于嗜昔尚當勉于肅途世間無濬泊外之  
功名國家重寧定後之經濟行需大畀以竟厥施  
欽哉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畢自肅

朕嘉會方新式稽天敘爰飭五禮用賓四夷必簡  
廉修之臣以增章甫之重是惟妙選宜沛殊恩爾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畢自肅風儀秀特器識恢  
明奏草明光裁花馮翊弘幹能足兵足餉深心饒  
濟國濟民潔清不厭煩苛強直偏行寬大溫然而

栗簡之俎豆之司直哉惟清寄以會同之事而  
有金鋪寶瑟之度有冰絃玉鐺之操到處風生朝  
聘往來享多儀于玉帛滿城春屬車書禮樂示一  
統于華夷大儀小儀之不愆吾從先進五惇五庸  
之克舉汝作秩宗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  
勅命於戲夫爾廉吏也位司清則儲澄澹以致用  
且幹臣也居仙閣則能養靜定以匡時策爾前途  
以需大受勉茲良季母遜難兄欽哉

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禮部儀制司主事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

世美

鳳閣高華璫頭秘密贊絲綸者俊彥資載筆者清  
流宜酬近勞用普巾錫爾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  
禮部儀制司主事王世美風標穎秀器韻端恭箕  
裘擅譽于一毛翰墨蜚聲于奕葉通轡軒于絕域  
考支派于天潢簪筆而記御屏左圖右史修樂而  
宣王命入絳出綸爰襄事于鼎湖遂依光于臚日  
惟勤惟慎對揚居筆墨之先在朝在官供奉出丹  
鉛之外禮樂吾從大先進寅清汝作乎秩宗是惟

吉人宜頒寵錫茲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夫爾  
世其家猷升茲華貫毋恃地望而溺于簡毋侈門  
風而歸于靡立德立名善繼善述以贊襄予左右  
予且有厚畀焉欽哉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惲厥初

朕惟惲部之職恭掌公車飾輿衛而修皇儀核通  
傳而調馬力非明駁不足以消萌非介持不足以  
裁濫能其官者吾寵畀之爾兵部車駕清吏司員  
外郎惲厥初風格峻整識度淵停閑俗恬軒風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

山川視諸其掌持衡閣棘驛驅騶與盡入彀中爰  
晉郎閣聿司馬乘而爾能精心組練強執簡稽符  
繙不濫于四方銜轡時調于六御至于沉先開務  
著籌九塞之情形敏以當機手畫四征之利害先  
贊既隆于圻父恩酬宜沛于戎帷是用授爾爲奉  
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方今內弛于旣而士馬天  
府之不供外苦于徇而釋羣民間之時有倘事事  
按兵故實將人人去其好私馬力既餘國威亦振  
於以緝熙九伐不其休歟欽哉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俞彥

朕惟皇人威儀戒先與衛民間馬力飭在部傳夏  
官卿屬有專司下大大實綜其務銷萌裁濫識力  
恭需孰能其官以歸宿望爾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俞彥學兼忠孝品具清和繡虎名重于洛中屠龍  
技高于輦下三公不易其養日一第於我如浮雲  
供薪水者十六年樂煙霞而幾半世國論難其邁  
退朝廷簡在戎帷乃晉郎班聿司馬乘而爾寧靜  
中本饒強執符繻不濫于四方澹泊內資裕精詳

對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

銜轡時調于六御謹鎖鑰于輦轂克詰戎其真金  
湯于苞桑慎固封守指縱何難于九塞張皇可寄  
乎四征是惟素心之人作我戮力之佐茲授爾爲  
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人惟無忘所生而後可  
以報君父人惟不愛官爵而後爲能急國家朕方  
思圻父若保登進郎官爾無言疑是馬曹不譚功  
實用需大受以竟厥施欽哉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孫學詩

朕簡推將殺諮決戎機大司馬董六師之威下大

夫襄九圻之事修能克奉盛典宜敷爾兵部職方  
清吏司員外郎孫學詩清不近名學求有用橫經  
東海諸生牛在門領鐸北均多士井入其室既  
贊秋宗之壽旋參銓敘之班進圖說則鄭監門籌  
進塞則是家令登高能賦遇事敢言借爾詩書禮  
樂之良以贊董正張皇之務而爾整肅都旬悲飭  
干括襄圻父之爪牙謹國門之鎖鑰茲用覃恩授  
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屬者東氣正熾西訐未  
寧洋飄未真于畿南鳥集易譯于輦下圖諸未兆

對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

繫爾慎防勉副前籌用裨申重欽哉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思敬

惟明克允象以典刑何擇非人惟良折獄既得忠  
貞之胤允稱慈惠之師宜渙明綸以酬良吏爾刑  
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思敬鳳池一毛鹿鳴上選  
青雲由其獨步爲箕爲素赤縣界以專城稱父稱  
母既綰邑符于京兆旋分獄篆于鴻司而爾家學  
爛于引經折衷比律才華長于飾治平反爰書既  
伏念乎得情允求生于論報辟以止辟朕方哀矜

庶獄之不幸刑期無刑爾且視乃烈祖而無怠茲  
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夫爾昔爲慈母今爲法  
官且以世臣長我王國弼嘉師以祥刑一人有慶  
寧好生于風動時乃之休欽哉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潘永澄

朕惟畫象而治天下何擇非人齊禮以康兆民惟  
良折獄况此廉明之長允稱慈惠之師宜渙明綸  
以酬良吏爾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潘永澄器  
識端凝風猷弘雋讀書能通世務爲政不尚虛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十五

當夫綰綬三刀運斤一割而膏雨其河流比潤壺  
水同濟水長清蔽召帝稱郡循良歌曹風作民父  
母簡之州伯昇以祥刑而爾旣明而清亦勤以畏  
不獨引大義能折衷比律亦且本至仁而平反爰  
書朕方嘉存庶獄之不幸辟以止辟爾則伏念要  
囚之丕嚴刑期無刑茲以覃恩授爾階爲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爲律爲令奉國法乃以尊朝廷  
疑重疑輕畏高明必至虛焚獨爾旣民牧而作天  
牧惠我嘉師朕藉正人而立準人壽茲王國欽哉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張春

古之司寇亦稱準人夫準以象平也平心則聽公  
平氣則聽靜故朕簡廉能之長以領其司有能厥  
官宜加寵錫爾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張春敏識  
卓有沉幾清操兼饒弘幹占西京之桂籍領東海  
之花封野有歸鴻疲民普霑其體悍巾無冠虎蒙  
爵共備其威明長揖歸庭高節邁駟城一矢拂衣  
就養清風留棠縣萬家衆舉其賢俾作鎬京之蘇  
冠予嘉乃德徵爲法地之阜陶惟爾平以無冤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

四十六

人有不忍人之色矜而弗喜執法存不盡法之心  
慰我好生賴茲獨教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  
之勅命夫今日政壞姑息而國典不尊恩臨好生  
而民情不服若令法遵畫一將三尺柄于星懸自  
然今下如流何四方不歸風動期爾提衡國憲寧  
獨惠我嘉師欽哉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張其孝

朕惟式敬爾獄明刑期于無刑何擇非人民牧乃  
作天牧旣得廉仁之選宜宣綸索之褒爾刑部貴



州清吏司主事張其孝風襟溫粹才識茂明擢自  
賢書試于吏譜而爾思宜五袴清稟四知援薤灑  
湛露于花封樹棠貴春暉于棣萼以爾慈惠之長  
家學能飾爰書以爾忠信之良才猷能決比律拔  
自循良之等遂升亭嶽之曹而爾明清單辭哀矜  
庶獄能讀書者讀律小大必中用守道者守官威  
富用訖既求生于論報惠我嘉師更伏念乎得情  
作民元命茲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法以  
止暴而舞法爲好經以斷獄而泥經滋害今采民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朱大典

惟明克允爰資慈惠之師何擇非人必求忠信之  
士國今旣當夫更始朝恩宜渙以惟新爾刑部山  
東清吏司員外郎朱大典載其潔清雅有體望選  
于造士 溪生桃李之春風俾作端師壁水溥著  
義之化而朕多其文學能飾爰書取其引經能決

比律而爾哀矜庶獄明清單辭私戎獄而世弁屬  
霑清占後而周廬備肅凡參大小將吏之獄悉持  
輕重出入之平方當報政之期復際覃恩之慶茲  
授爾爲奉訓大夫錫之誥命夫刑官古稱準人而  
典獄惟作天牧準以象平牧以象生也惟平惟生  
而側以成焉萬事繫爾爲督繩萬物稽爾爲陽春  
矣勉茲今德用邁相我國家朕不止以三尺吏待  
爾也欽哉

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項夢原

朕思象服畫冠以治天下道德齊禮以康兆民慎  
簡哲人敬爾由獄旣得明清之選宜宣綸袞之褒  
爾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項夢原學術精深詞  
華綸麗人倫妙選甲第上流簪仕雲司惟作天牧  
而爾拙文章之餘緒潤飾爰書引經義之精詳折  
衷比律允求生于論報更伏念于得情旣明而清  
亦勤以畏極德不愧烈祖活人媲美難兄惠我嘉  
師稱爲良士茲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  
刑期無刑士帥允而虞風動辟以上辟司寇敬而

周脉長爾尚益廣我好生之施我寧直倚爲祥刑  
之吏欽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諸勅

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陸之祺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張泰階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醇儒

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陸懷玉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徐在中父徐子方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趙天賜

工部虞衡司添註員外郎馬明瑞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大理寺左評事王廷泰

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并妻父諸命

吏科給事中薛文周

戶科給事中羅尚忠

禮科給事中熊奮渭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

兵科給事中沈應時

山東道監察御史馬鳴世

陝西道監察御史沈猶龍

浙江道監察御史陸獻明

山西道監察御史錢士貴

廣東道監察御史李玄

浙江道監察御史鍾舉

山西道監察御史吳鈺

山西道御史樊尚燦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特

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大任

山西布政使司河東道右布政使兼按察司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食事李應魁

山西布政使劉遵憲

分守山東濟南道按察司副使吳賜

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邵應

禮

山東按察司永平兵備道食事張春

廣東布政使司分巡海南道右叅政兼按察

司食事兼攝學政魏成忠

山東濟寧州知州董則喻

河南內陽府通判吳紹志

浙江溫州府瑞安縣知縣康元穗

山西澤州陽城縣知縣張文運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田景新

四川夔州府建始縣知縣劉世寧

直隸徽州府黟縣知縣趙三極

原任湖廣武昌府大冶縣知縣楊方盛

華亭縣知縣郭如闇

武英殿書侍中書舍人吳之雅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三

光祿寺天官署署丞李吐華

光祿寺掌醢署署丞陸啓濛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夢弼

東城兵馬指揮使司副指揮周一元

延慶府前經歷王應舉

追贈遼東苑事經歷袁應泰兵部尚書諡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詩勅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陸之祺

水衡職事在川澤梁間其于佐漕疏泉脉而濟國  
喉是惟敏而集于事者吾龍光所界也爾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陸之祺郁郁藻思惻惻冲度擢英春  
第文譽擅乎雕龍展采冬官政績優丁祛蠹一塵  
莫染主養而不整地之毛百度惟貞庀材而能惜  
國之耗董茲漕務界以臬司慎啓閉而悉平疏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二

來其通濟舳舻飛輓佐習習之橋烏倉廩陳因借  
源源之流水利既存于濟國功已高于富民是用  
覃恩授爾階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爾以茂年  
而諸泉隄以文才而習轉運其于崇作之務料入  
而綜其日慎出而考其成勿濫勿墜以宣以節汝  
平土予日望焉欽哉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張泰階

乃者經營朝位修治園陵葦石庀材將作是寄必  
簡清勤之士以克採辦之司拮据是圖龍光宜界

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張泰階謂度端良夙  
猷敏邵以子大夫高第筮仕秋官既分冬部而爾  
以平三尺之心飭材綜務以活萬人之念率作程  
功非惟民自以不冤亦且事集于無情洛汭紀贈  
書之績寢園錫鏐幣之褒採石督苦于輓轡鑿山  
心勞于手畫用民力而兼惜物力場大工而必核  
衆工是惟幹國之猷綽有濟時之具茲授爾爲奉  
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古來朝廷興作原非得已  
功不使鬼必在役人顧何以征不殫于應聲何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惠善存乎民力調公私而不易審贏縮而良難爾  
司空之一職既修將經國之遠途可到勉茲功實  
簡界方隆欽哉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醇儒

乃者園陵之役鳩工庀材將作方興錢貨殫竭必  
廉貞者能清竄必弘濟者能息民特簡循良宜加  
申錫爾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張醇儒清操雅度  
朗識沉幾擢自賢科試于巖邑而能廉同茹檠敏  
若運斤花野春融沅水耀桑麻之日槐庭霜靜桃

源清雞犬之聲吏最上聞朝評會屬惟勸工程事  
之署簡節用愛人之良而能率作檢稽飭材綜務  
資其明斷程工百度惟貞砥厥素心處賦一塵不  
染世濟美而若予工時頒恩而嘉乃績是用授爾  
爲承德郎錫之勅命夫爾父素稱能吏亦治奉衡  
爾惟世厥官而象賢故能諧汝職而佐國但期惠  
善存乎民力務令征不憚于應聲簡界方隆勉茲  
功實欽哉

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陸懷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譬若予山林川澤之政用助宜氣資生阜至于御  
需軍實罔不是給惠善存乎民力征不殫于應聲  
汝作朕虞宜有嘉錫爾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  
陸懷玉清操雅度則識英資軒對蜚英冬曹展采  
而能飭材綜務率作檢稽程工百度惟貞絲遇楚  
而輒理處賦一塵不染竄無穴之可藏至于洛汭  
位成璽書紀績園陵舉吉鏐幣褒勞流子母以爲  
泉陶陰陽而作冶轉異物盡爲用物開利源兼析  
耗原是惟幹國之猷綽有經時之具茲覃恩授爾

階奉直大夫錫之詰命今天下物力絀矣官中于指吏緣爲奸直出不考其成料入不綜其目大征大繕節縮良難爲炭爲爐草生不易以爾介勤佐我蕃蓄利民濟國何遠不臻欽哉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徐在中父徐子方

朕綜核功實褒表廉勤聽將作之偶聲嘉嚴庭之高誼宜申寵錫以酬穀詒爾徐子方乃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徐在中之父性植清和力敦孝友吏習爲吏大雅不以儒名丞不負丞小心而成宦業

寶日堂御集

四

色不形于喜怒溫溫集木之恭人行有合乎準繩德德萬實之君子一官秋冷獨留市樹之陰百里春生爰啓蘭枝之秀速宵時動殺于環蟻亢宗喜借種于棣棠毓是鳳毛登于鳩署茲贈爾爲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服我明綸以光幽壤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趙天賜

國家將作方興錢貨殫竭庀材程用爰藉繕郎必康貞能肅靈源惟弘幹乃調民力不有循吏譬若予工爾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趙天賜清慎提身

精詳任事當其筦符花縣畱菱棠陰而能回天性予父子兄弟之間急民瘼于水旱癘疫之日康威則錫奸卻耗德化則表節修文朕嘉其節用而愛人遂擢以勸工而程事而爾綜務惟謹稽檢必周蠶無穴之可藏絲遇焚而輒理至于二陵襄役竹頭木屑皆可寬以便民九廟鳩工瓦礫泥沙盡能節而裕國綽有濟時之具是惟幹國之損茲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歲物從地出用財能不傷財工必役人動衆何以息衆要使官不中于指則

寶日堂御集

五

吏不緣爲奸爾既請吏事而考土木之成自能肅官常而裕助勸之衆勉茲功實以副簡求欽哉

工部虞衡司添註員外郎馬明瑞

朕惟異物無好利用物無濫損御需而給軍實苑工材而修造備惟虞衡掌故實司綜辦焉清靈以康核實以勸調民以惠三者而若予工吾所能畀也爾工部虞衡司添註員外郎馬明瑞清操弘幹朗識沉機奮跡賢科揚徽教鐸經政能通世務宅心不尚虛名三刀著績春覃河北清西五馬襄勞澤

被東齊南楚廣樹藝而蒸民乃粒訓耕鑿而旱歲  
有秋僉稱循吏之能特簡虞曹之任而爾處胥不  
潤盡瘁忘勞商鏡格外而力不疲賦羨額中而事  
已辦凡攻金攻皮務稽實用修塞上之甲兵卽寸  
帛寸絲幾費苦心救域中之凍殍工焉有賴汝作  
朕虞茲仍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物從  
地出用財能不傷財工必役人動衆何以息衆要  
使事事循名責實便能轉縮爲盈由其念念憂國  
愛民庶幾寓強于富爾尚益修一官行且作我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六

事茂茲功實簡畀方隆欽哉

大理寺左評事王廷恭

朕思古者畫冠而治象刑惟明惟廷尉平敬爾由  
獄既得聽棘之選宜覃錫衮之褒爾大理寺左評  
事王廷恭文章綺采經術精微高第上流青年妙  
選擢自賢良之對作予亭諭之司而爾文學能飾  
爰書引經善決比律哀矜庶獄明清單辭朕欲求  
生而爾簡孚于論報予惟勿宥而爾伏念乎得情  
功疑重而罪疑輕有倫有要而爲律而後爲令勿

畏勿休惠我嘉師稱爲良士茲授爾爲文林郎錫  
之勅命夫稱平乃立準人典獄惟作天牧欲守其  
三尺今天子不窮于好生必其一成俾勸勞盡  
歸于風動長我王國時乃之休朕不止以法官待  
爾也欽哉

吏科給事中章九儒并妻父誥命

朕重臺諫之臣必簡廉明之吏蓋以其無欲不阿  
于世路以其能幹克定乎朝紛雖危言而朕必容  
在直節而朕彌重欲鼓敢言之氣宜申直道之褒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七

爾吏科給事中章九儒性定而能識人偷心平而  
善持公論礪然不滓屹矣無解誠憲鮮而競練惟  
登擢補衆而諷直有中卓然獨並執天下之公是  
非穆爾深思計朝廷之大利害據其吐言之敢決  
腰骨何傷念爾忝慮之沉幾批鱗非過致茲臣節  
綽有父風茲以覃恩授爾階爲續任郎錫之勅命  
夫爾父臺臣也能特立以塞皇胤爾諫臣也且昌  
言以迪朕躬爾惟畧小事而啓沃君心持大體而  
登進賢士於以竟爾廉能之業用爾他日安懷之

猷欽哉

廉吏秉貞必有清泊之配直臣進譴每資問夜之  
賢敘爾內功宜加榮錫爾封孺人鍾氏乃吏科給  
事中章允儒之妻珩璜稟範圖史揚芬持荼不易  
華溫秉德終持澹泊養堂愛日時勤嘏菽之歡官  
舍生永克相懸魚之節問夜交成于雞旦直言靡  
阻于牛衣室惟有助而國事可營內既無憂而精  
忠自竭爾夫飲雲間之勺水萬口惟騰砥朝宁之  
狂瀾羣邪屏息爾之力也朕用嘉焉是用仍封爾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八

爲孺人氏嘉梧掖之勤彌錄芝蘭之慶

父

廉以開廉邇清風于吏譜直能繼直稽譴節于朝  
常君得濟美之臣父有重光之于宜隆國典以答  
家麻爾贈階通奉大夫原任雲南左布政使章邦  
翰仁心惠下勸節臣素主經界而平賦湖陽民歌  
慈母錫溫觴而慰荒江浙人頌海王直言抗卿家  
而不阿賦無加于屋市勸氣遇中璫而彌銳篆不  
及于牛羊鋤豪齊魯之鄉人謂埋輪有力管轄金

碧之地翻嗟叱馭無年爾子出爲茂宰所去見恩  
人列梧垣其言有中爰念世臣之詒穀特頒晉秩  
之殊褒茲贈爾爲正奉大夫錫之詰命爾子秉直  
不阿以報國也爾其今聞不朽以食報乎

吏科給事中薛文周

興王賞諫盛世旌廉國之譴臣必資介吏其無欲  
可以致主其有守可以繩邪惟遘簡之得入宜寵  
褒之申錫爾吏科給事中薛文周嶽峙孤標冰浴  
素節起邑栽花之宰爲朝勳章之臣而能直道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九

行勿欺有犯照人則爲秦鏡賢奸洞悉于胸中醫  
國則以齊扁治亂並分于言下至于列眉陳事殿  
爭虎而仍和抗顏引裾朝鳴鳳而稱瑞原其滿腔  
忠膽祗憑垂彙清風一介不取諸人堯舜君民之  
可樂萬鍾何加于我官室妻妾之無營王章尚有  
其妻爾且牛衣無婦黔婁未嘗入仕爾仍騎省長  
貧似此孤清宜加覃渥是用改授爾爲徵仕郎錫  
之勅命於戲廉頑起懦伯夷典巢許同清守誠深  
堅汲黯雖貴育不過天下知爾爲清白吏朕方倚



爾為社稷臣服我新綸益貞末路欽哉

戶科給事中羅尚忠

朕開門明目爰重司言博選廉能登于禁闥而地垣綜國家之經掌天下之計其于主德官方民生國課例得繩舉有能其職宜沛殊恩爾戶科給事中羅尚忠以子大夫高第入循良吏異等東湖春膏比潤德載口碑星渚冰舉同清恩流棠蔭遂乃簡在青蒲授茲白簡而能正己正人無私無競宅心恕而砥行貞風采和而精神肅列眉陳事既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十

効轍下之駒平氣引爭亦何傷殿上之虎言必有中即識運以沉幾犯乃勿欺正直總歸忠厚是惟邦直為朕良臣茲用改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勅命夫謙臣不沾小名而存大體正士不恃勝氣而明本心第今謬謬見之局中何須擾擾爭于事外方今公如洞澤弘無蓋藏西北虜患未寧東南民力已竭欲強食而何緣足食擬富國而嗜能裕民為我直言爾惟精計欽哉

禮科給事中熊奮渭

興王賞諫昭德塞違盛世求言遠聰明目必正色

而後能決事必立誠而後能致君是惟良臣宜加申錫爾禮科給事中熊奮渭山岳孤高之品珪璋特達之資上第蜚英名封報最愛自循良之異等擢之瑣闥之上流而爾清能勵物正以繩選急大節而不沾小名明末心而不負勝氣抨擊照人為鏡白筆凌霜指陳賢國有方丹心映日氣何傷于殿虎天下事非議一家節不折于轅駒社稷憂無貽天子惟茲古拾遺之氣節遂為正朝廷之羽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是用改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勅命夫惟諫官與宰相等言行而道亦行然今天子與正人親人重則言益重爭時事不若格君心攻小人尤宜讓君子惟爾在國則為元氣而予倚爾以勸太平欽哉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

夫有目不以私視故四目明有耳不以私聽故四聰達惟朕聰明之職寄于諫臣其有急大節而不沾小名明本心而不務勝氣是予耳目之良也寵章昇焉爾刑科給事中沈惟炳直方自守貞獨不

羣出司三輔名區修明治譜入侍九重近聞練習  
刑章至于慷慨陳詞公忠致主立是非之界倡正  
論爲指南當理亂之衝驅諛言于界北照人爲鏡  
而熱心之保全者多賢國有方而赤膽之挽回者  
大蓋凡直諫多揮霍其風采而爾深心獨慎重其  
轉移爲我良臣實惟國寶是用授爾爲役仕郎錫  
之勅命於戲夫今日疆場多事僉曰國無其人議  
論易紛豈是尊無定主但令臣無比而民無搖不  
必問河北之盜至如招不來而麾不去自當寢淮  
黃日堂制集卷之二十一

兵科給事中沈應時

予達汝弼天子是而諫官非有犯弗欺君子依而  
小人畏惟古拾遺之選須名司諫之臣宜錫褒崇  
以來忠諫爾兵科給事中沈應時直哉惟清淵乎  
似道仁孝自根天性急父呼而脫展一官廉貞雅  
質生平却人熱而守林四畏是以月筆散匡廬之

雨露而赤心感椿陞之風雲公忠結主而不孤積  
平心纔能矢口慷慨陳辭而非激有諸已乃以告  
君靜綜世局而雅鎮其紛紜獨照時哲而默銷其  
同異和氣無妨殿上之虎直聲不効膝下之駒惟  
學問先去其偏諉故謀猷盡歸于正直是用授爾  
爲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方今言路弘開勝心競  
逐事爲國而支節漸遠反其知國是之所歸見緣  
人而營壘益堅祗能累人才之俱盡惟平客氣以  
明本心自能運神膽而舉大計作朕耳目比于股  
肱欽哉

山東道監察御史馬鳴世

大器猶規矩準繩後治人而先自治貞臣如青天  
白日出諸口必信諸心用對主麻宜膺國命爾山  
東道監察御史馬鳴世上第蜚聲名封奏最亮都  
之棠勿剪齊之口重開遠在辟臺事司風憲而  
爾文明含于靜定強斷濟以清貞丹心揭日月而  
行白華凜風霜其榮殿虎爭而非絲情激路馳避  
而不屬風稜益持大體而協中行故犯勿欺而言

有中是誠正色立誠之佐不燒直言極諫之司茲以厚恩授爾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歲夫今日之患羣才雜用則皆惟艱國論多端一尊莫定爾尚覈名實以責官方之效提準繩以肅朝廷之權便四海蕩平無虞而余一人聲色不動不其休歟欽哉

陝西道監察御史沈猶龍

御史補朝廷以先王德疏通便苦以軫民虞察奸良而惜人材論當世而持大體有能其職旌以褒

寶書堂初集

十一

書爾陝西道監察御史沈猶龍超儒林鶚飛軒對起邑莪花之案為朝勳華之臣爾能強直不達廉公有度補袞矢盟予傾聽回天抗節于批鱗人皆懼而已不驚衆方置而獨自定涉材品則照人之鏡商理亂則醫國之方夫惟不得已而有言名高終非所願是以盡吾心而無諱利害皇恤其他予既陰用爾謀是以顯顯厥寵茲改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歲夫平心直枉爾將為國準繩解慍回枯爾且為時風雨惟大器後治人而必先

自治惟正人務樹德而不專樹威用憲有邦以然元氣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陸獻明

御史檢齊霜憲弘長風猷必清直能肅紀綱必忠愿可備耳目惟慈德選宜需殊恩爾浙江道監察御史陸獻明守峻道夷心平氣直勵冰廉于花廳播日諄于棠陰平田析黃舌之爭沉幾先物均派甦繭絲之苦敷政以寬惟吏民同聲謂之不煩乃臺郎缺則選諸所表而爾宜朝正色遇事敢言議

寶書堂初集

五

紛而靜折其求舉競而先立平大為予滿軼報爾絲綸茲用覃恩仍授爾東林郎錫之諸命於歲難清者國意易逐者世波秋風擊而寧長鷹鵠歲寒凋而彌高松栢爾惟性不徇物益矢獨念于不欺學非近名彌勵孤標于無黨用信君父以和朝廷欽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錢士貴

御史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惟其直道而行是以不仁者遠繫我邦直宜資寵章爾山西道監察御史

錢士貴方正褻躬惠和澤物學不欺于暗室潔比  
凝氷才自裕于盤根利同遊刃愛自花封之茂異  
徵爲柱下之惠文而爾直以繩違清能勵物門墻  
峻而壇宇寬風采高而波浪靜無偏無黨正色而  
自具陽秋能吐能茹立誠而不信風而有謹言皆  
入吾耳無阿曲盡知乃心是用仍授爾階文林郎  
錫之誥命於戲四海紀綱一入耳目無近名而生  
事惟責實則事事修無駕氣以繩人必推誠而人  
人服在爾在國則爲元氣而予倚爾以致太平欽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廣東道監察御史李玄

朕慎選諸臣聽懷循吏其有守可以執憲其無私  
可以糾邪達聞得人寵渥宜節爾廣東道監察御  
史李玄永澄素節嶷峙高標製錦譽洽于三河彈  
冠光侔乎九陛不依世而獨立惟直已以正人殿  
爭虎而忠愛雋然路避驄而風稜儼若有謀必告  
予一人既明目而達聰無比可徇凡百爾皆于心  
而和氣既襄我平康正直之治宜張爾塞達補闕

之臣茲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  
今豺狼充塞中外未寧國是混淆官方雜亂擊其  
醜正爲朕堯羊燭其奸欺作予秦鏡使國家得清  
白吏之用而緊爾有安社稷之功不其庶歟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帥衆

臺察之臣剖奸良以肅朝綱疏便苦而廣主聽其  
持論無依違而陳奏有綱要得是臣者朕甚嘉焉  
爾浙江道監察御史帥衆清德在躬明誠格物邑  
人爭欲以爲父所居愛而所去思舉朝共仰其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入合則留而道則去當予求賢之勅屬爾極諫之  
時有中而言爾則寧甘夫賜玦勿欺而犯朕亦何  
怒乎批鱗奏向日而明主有光軼當堦而佞士無  
色既沛終朝之霽日旋挽一騎之清風綽綽乎進  
退有餘藹藹乎君臣相信是惟殊典宜畀良臣茲  
以覃恩授爾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寄耳目于一  
人則不得伺舉朝之顏面作準繩于天下則不得  
逞一己之威稜爾惟溫爲日而靜爲山自能直如  
弦而平如水操此攬轡以展澄清之器不獨折檻

而答賸蕩之恩欽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桂

御史一人耳日四海紀綱必介勁者臨事而不撓必堅明者在衆而能決故肱用正色之臣以勵分秩之寵爾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桂器資高亮行業茂明文瀾傾廣陵之濤政澤藹閩海之日忽聞呼於父母遂投檄于監司逮冰聲再振于滌山爰霜簡聿持于栢府而爾清能勵物正以繩違剛明消擊斷之威動直著檢繩之實化同異而除荆棘議

寶日堂勅集

十六

論爲之太清調剛柔而振善綱紀綱是異肅蓋惟直已以正大是異舉而登大允爲藩軼宜報絲綸茲以覃恩仍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夫文章所以潤身而能夫者必事提其體要清節所以砥世而善清者每人樂其寬平養平心而行赤心則君必格養氣而扶正氣則國必昌朕異日爾爾作股肱也爾其慎對揚哉

山西道御史樊尚燦

古人稱御史法官也而太和爲氣言官也而至心

爲內夫貞憲而扶元氣直繩而對主休是曰誠臣

朕嘉寵錫爾山西道御史樊尚燦學文惟博藏器則深不食武昌之魚餐水比潔獨爾漢廣之希愛日同溫爰自名封人司臺憲而爾亮直不撓廉公有度剛明足資其擊斷清肅咸愛其平繩保聖躬圖其濟勿欺而犯定國是于舌端固內地飭邊關有中而言置私憂于度外持獨見而先立乎大賞羣賢而靜綜其衡是惟直言極諫之臣養我蕩平正直之福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寶日堂勅集

十六

戲惟我祖宗之時綱目皆振法會發行亦惟臺察之官準繩是式化異同則議論清調剛柔則國事濟毋附上而急下毋犯弱而違強爾今折檻朝端行且携帶天下勉爾寵眷服我訓詞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待

御史言官也貴謹而忠法官也宜威而肅是惟正直之選必以忠厚爲基故吾慎選清修端重之吏而克之有能其官宜中厥寵爾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待才通而練器定以凝愛人同春日之溫執

法凜秋霜之肅佐郡憲而司丹筆散雨露于雲間  
選辟臺而薦赤忱際風雲于日下靜綜世局而和  
平雅鎮其紛紜獨照時材而愛惜默銷其同異殿  
虎爭而益然和氣路馳避而穆矣清風錄其犯乃  
勿欺是以言必有中惟爾規矩準繩之大器爲我  
格心正事之端臣茲用改授爾爲文林郎錫之  
勅命夫勝氣易競而難明者必心小名可沽而宜  
存者大體但無生支節于事外而事事可責其修  
明第令輪肝膽于言先而言言皆資其共濟用信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二十一

三

君父以利朝廷予于爾是賴欽哉

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大任

御史準繩之官也準正而物取衡繩直而器受則  
故慎簡正人俾克厥選既得邦直宜沛寵章以嘉  
司直爾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大任德隅深遠材量  
醇明製錦技試于畿南佐軍興而甦殘歲操劄譽  
騰乎冀北簡民譽而作國栢爰擢臺端資其獻替  
而爾靜能鎮躁清以激貪思周天下而不求稱譽  
于苛纖計叶時宜而不惜名高千耳目至于丹心

映日白筆凌霜扶正氣于朝端樹風聲于海內春  
寒乎匪躬之節脫脫乎勿欺之誠使予有正直之  
臣信爾爲清白之吏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  
之勅命於戲時風甚薄國步方艱有一事即生一  
事之異同誰調既濟之水火有一人自有一人之  
本末孰捐不剖之藩籬欲蕩平並効于國家惟忠  
赤畢輸于君父勉服明命益勵初心欽哉

山西布政使司河東道右布政使兼按察司

僉事李應龍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二十一

三

河以東土沃而民實然惟吏飲水則可鳴絃而治  
事有備而存政廣不驚進察吏除戎于方岳勢臣  
是賴朕錄舊績用勉新功有能其官宜加寵爵爾  
山西布政使司河東道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  
李應龍器溫而介才練以沉讀中秘有用之書志  
存經世言內臺可行之事道在致君領朱轡則中  
土春生藩紫塞而西河霜肅功既高于露布酒泉  
之鎖鑰無虞威已振乎天聲河內之金湯可倚爾  
爾教罕操廟筭之勝綏靖出帷籌之餘非特大羊

可折箠以笞亦且鴻雁直安枕而臥四郊俗幸望  
畢公之保釐六幕風清褒常家之觀察茲特授爾  
爲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念河內吾股肱郡既  
富庶則輦轂安而平陽爲帝王都必恬愉乃遣微  
靜惟是作諸侯型治若孟水之肖方圓總萬幕指  
麾似元氣之轉生殺常調兵食無替恩威欽哉

山西布政使劉遵憲

塞上羣關坤重龍圖陰實金湯之府壯猷藉  
岳之臣旣彰義烈之勳聖受重賴應報爾整飭大  
綱左衛籌遠其籌山西承宣署職同布政使  
兼按察司副使劉遵憲正能合變康以生威仁聲  
洋溢乎花封才望羽翼乎粉署領朱幡而晉漸東  
海恩留舊轍之碑藩紫墜而燕振而河積紀重門  
之柱惟番虜錯採之地當蛇豕奔突之衝來則禦  
之兵非待已而爾能戰期必克俄決定謀職勝人  
掌股之餘得將士爪牙之用永川畏谷直揚而京  
觀成封古戍荒城長驅而靈旗改色肅清北地飛  
名已振乎傳教尚在雲中坐鎮更雄千頃牧爰佩

符于左轄用答膚功仍專臬于右藩行觀茂績草  
恩式屆懋賞宜崇茲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分  
於戲養癰護疾國家事誤在邊臣肝食宵衣余一  
人愛惟黠虜尊中國自有大體修守而戰修戰而  
和制外夷不事虛名撫窮則勸勸窮則撫必封疆  
有備措內地而雅席其瘡痍斯鎖鑰無虞控外夷  
而輟苦其項背爾尚殫行指縱廣布信威服是絲  
綸光于鍾鼎欽哉

分守山東濟南道按察司副使吳賜

朕惟河濟隴區海東直鎮資彈壓者憲吏藉保障  
者臬臣旣需壯猷宜覃朝錫爾分守山東濟南道  
按察司副使吳賜宏才偉度介節貞標威以惠而  
生威德兼才而濟變棘亭初試器卓爾而不羣版  
務載綜操矚然其不滓迨分牧于中土春滿樹棠  
爰秉憲于浙東風行儼草久孚衆望再昇要區屬  
俗興未奠其金湯潢池之警暫息乃濟郡甫離于  
塗炭中野之羽猶飛惟爾旬宣爲予撫輯旣端形  
以表吏墨正于繩且順流而令民絃調于瑟解其

邪黨藥代病而食救饑戰彼流移雨潤枯而風吹  
梓功高名翰寵渥朝章茲以覃恩授爾爲中憲大  
夫錫之誥命夫東海邇來多故在位者皆以爲虞  
至濟河今日救寧處堂者遂忘其慮豈知潰瘍而  
血肉皆我元氣况鋤蔓而蓬蒿亦有勾萌爾惟益  
懋保釐沛西郊之甘雨予且行加賜履表東海之  
大風欽哉

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邵應  
頌

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邵應頌

朕惟貴筑僻在西南襟帶番夷苗夷跋扈服靡  
常惟清貞者能建威銷萌必靜正者乃安民懷寇  
宜覃寵秩慰我勞臣爾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  
使司右叅議邵應頌介性孤標赤誠亮識愛民則  
可捐膚髮潔已則不染絲毫簋豆花封歷更版署  
保民若子而豪強必擊置身于禍福利害之先憂  
國如家而筦鑰時嚴任事得剛柔對練之用既興  
防風之郡彌敷就日之恩守三尺峯逢長吏之填  
立片言遂折積年之獄一麾故國夷然靜德如山

三年鬼方漠矣澹情似水副常察之觀察衣耶大  
幕風清泰畢公之保釐黔巫萬家春盎固圉既懋  
前而善後馭遠不屈力而屈心俾鵲鳴悒悒好音  
而鋤穢徧于殊俗庶幾文武爲憲允矣屏翰雅良  
茲仍授爾爲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蠻方之匪  
側難安中國之志圖未建尙力贊三苗之教俾萬  
姓咸慰望于泰離庶遠揚六詔之威予一人豈忘  
功于桑扈用紆宵旰行昇節旄欽哉

山東按察司承事兵備道僉事張春

貴州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邵應頌

榆塞嚴關北塞重地內真神廟之顯外扼全遼之  
衝惟此宏模式資文武宜加榮錫以勵憲屏爾山  
東按察司承事兵備道僉事張春起自賢科施于  
清政維城展采播兩地之春聲楊署詳刑凜一庭  
之秋肅器能任天下之重凝定內具有經綸風則  
同古人之清澹泊中自饒幹濟特超常格異以要  
區惟盧龍當塞上金湯而召虎領淪東屏翰善邊  
保塞料虜人于掌股之餘飭武詰戎收將士爲爪  
牙之用中下而旌旗改色恩風而素亦更生茂績



方新軍綸式被茲用授爾為奉政大夫錫之詩命  
於嚴惟恐如為邊塞憂喪玄菟八百里實迷帥談  
國家事沒赤子鉅萬人況引夷近地而駐久不歸  
且致我內疲而慮深叵測爾事關同室患在利權  
安逃民而何奴之項背可答濟軍實而危關之鎖  
鑰乃固常調兵食無替恩威於以襄我輔樞慰寧  
宵旰欽哉

廣東布政使司分巡海南道右叅政兼按察

司僉事兼攝學政魏成忠

聖旨欽此

三

朕惟專機陳摺天南重鎮雄偉倚藩而作憲控蠻海  
以宣威惟我惺惺實堪膺使宜覃朝寵以勵壯猷  
爾廣東布政使司分巡海南道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魏成忠才兼濟德廉以生威帝愛日于西江  
布陽春于東海爰自循吏入為望郎除戎器而核  
方輿飭島乘而修邊事手畫四征之利害指麾收  
虎旅三千著籌九塞之情形振掌壯綸關百二惟  
爾贊七兵而不效遂屏百粵以分符而能緩靖荒  
黎教寧番澳其無遺鐵馭馳承直折筭以省野不

鳴呼飛鴻雁直安枕而臥清琴素鶴而雨佳境幽  
緩帶輕裘而霜生海島一方有賴萬里無虞茲用  
覃恩授爾為中大夫錫之詩命於嚴海國多瘡痍  
方易動必其青苗滿黎峒乃堪致饜戮于波臣但  
今白雉獻越裳不必揚鯢帆于影國無忘兵事綏  
我遠氓欽哉

山東濟寧州知州董則賢

任東海名城也控國漕之襟喉當南北之走集輯

舉國困非特一方之倚故吾選良教以撫之其有

聖旨欽此

三

殊能宜加寵異爾山東濟寧州知州董則賢讀書  
能通世務為政不尚虛名擇良賢科試于嚴邑剛  
百鍊而鋒不投版而折而懷愈良音雨等潤于河  
流春光長留于淮樹乃升茂宰獨領方州惟此濟  
西扼于河上以肅衙濶視之地兼輪蹄供億之衝  
而隔調制軍與諸藩獨瘠惟料乃行撫字利國而  
兼愛民處那移搜括而百姓晏如絕私派羨餘而  
一塵不滓若乃由河達海効灌輸之苦心以至自  
腹及邊棄飽騰之大計非獨能吏實為勞臣茲特

授爾階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廣運者烽火頻驚潢池載弄豈中土化爲戰地念迷民皆吾蒼生昔渤海今下而抱鼓不鳴馮琦教行而寇偷自解爾爲刺史宜懋乃功朕方勞爾重書不次加擢汝其祗服朕命益勵官成欽哉

河南南陽府通判吳紹志

二千石我股肱也而丞贊郡符安小民于田里宜教化于四封有能底績朝廷昇旌典以風之况世祿之胄卓有樞樹者乎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紹志以名水哲繼繩既參幕于西曹乃分兼示中土而能廉貞自氣幹濟多方別駕有清風宜香情聞如冰南陽不可問訟庭氣冷如霜屬城借表才方嚴端佐資成于肅諸賢聲茂著祖烈克克茲授爾爲承德郎錫之誥命夫取材鄧林枝多秀也搜玉玄圃璞多奇也爾旣以銀臺之胃起家兼以名城之伴著績備懷深而光席止將竟爾材以綏我郡人焉懋哉懋哉

浙江溫州府瑞慶縣知縣康元德

朕勵政方新播德伊始最愛民而重令其有良吏人爭欲爲父而嘉績上聞于朝者朕不惜褒賚以風天下爾浙江溫州府瑞安縣知縣康元德通材練識雅韻清標擢雋南宮展庸東浙而爾體仁之民庭訓通天地萬物爲一身佩學道之前聞播禮樂

絃歌于四境守一介之不苟施不爲而裕如春融鄰里人負日以知暄雷靜庭槐草隨風而悉偃武塘方思借寇桐江輒又歌廉薦書口碑達于朝聽茲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爾以發矟之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初効操刀出絕塵之足試馳百里而能膏月而可萬民見思充爾志操以勵成績永爲家學之光不獨吏治之最朕且下徵書擢爾爲耳目寄欽哉

山西澤州陽城縣知縣張文運

朕嘉意元元思洽于理惟太行之間陽城實稱巖邑其民樸嗇而務本然深谷嘯聚撫馭良難樂典廉仁共茲保乂爾山西澤州陽城縣知縣張文運英標卓識粹縝通才早雋賢科屢司壯邑而能束身砥礪一意撫循日鑒萌心風斤應手釐剔樹百

年之畫利器新發于硯清修貽萬室之安儼堤獨  
茹其槩鞭蒲而行拔薤梓鼓不鳴保赤而濟烹鮮  
飛未集民安吏習既已駕熟而馭剛吐柔茹無  
俟改絃而張瑟朕詢其狀人皆爾賢茲授爾爲文  
林郎錫之勅命夫試割于邑譬猶試馳于坂修途  
肇于初服利民乃以匡君爾益圖製錦之成功我  
則有補衮之顯擢欽哉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田景新

朕愛人而重吏亦惟是廉仁之長廣教化美風俗  
實事堂初集入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以興太平之路其有屬在巖邑而吏績奏聞我甚  
嘉焉爾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田景新長材游  
刃潔操凜凜自矜制科試之宰割而能撫摩勤于  
節愛振創運以精誠除案牘之夙奸風清豪猾肅  
閭閻之新澤日起瘡痍至于桴鼓息鳴人皆賣劍  
買犢飛鴻來集寓已飯稻羹魚咆乃官評達于朝  
聽是用授爾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百鍊新試于發  
矧千里初騰其逸足諳民瘼者知國體通政務者  
辨朝經惟爾克秉克仁朕將寄耳寄目勉終今聞

以副簡求欽哉

四川夔州府建始縣知縣劉世寧

朕軫念民岩諮詢吏事旣賢弘化期在寧人矧茲  
夔府孤城實係錦江下邑地偏民瘠保惠良難宜  
有旌書以褒最績爾四川夔州府建始縣知縣劉  
世寧文能飾治道以愛人桂籍升華花城製錦奏  
割任新安之劇駕輕就蜀道之難而能心存濟物  
政善宜人以鞭蒲行拔薤之威一庭秋肅用保赤  
爲烹鮮之理四野春溫催科政拙而賦自登撫字  
實事堂初集入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直隸徽州府黟縣知縣趙三極

大江以南多輿邑而黟在新安萬山中其民逐求  
而矜氣必得賢令以噢咻之一教化美風俗比于

儒秀之區斯亦賢明之効已爾直隸徽州府黟縣知縣趙三極令器瑋璋英材干莫賢關擢萬民社展庸而爾敏若運斤廉同茹檠厚四民之業蒞是興謐搜六案之奸豪猾斂跡春融花野人皆負日之貽霜靜庭槐化悉隨風而偃薦書列最聲實茂聞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沃土民逸而董其勤瘠土民勞而恤其生黔民貨居則沃而服賈則勞梁肉刃芒吐茹在爾永終今譽益厚厥施朕於爾且下璽書徵焉欽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原任湖廣武昌府大冶縣知縣楊方盛

朕惟山城險錯其風念勤罕知文律易為奸欺必蕩滌乃克整齊惟板刷能濟長育瞻茲良吏惠我疲人爾湖廣武昌府大冶縣知縣楊方盛高第升華名封綰綬奏割未盡其用盤根聊試其長而能介守一水法懸三尺宛保民而若子凜去蠹其如位驅狐不貸于社憑剪棘彌清平市糴易謗詈之謠而為歌謠別有轉移借採尤之輩以緝荏蒨益檢操縱蓋淬勵雄芒利若太阿之劍而展張弩力

強于繁弱之弓甘小邑而不羨雄區歷艱途而克勤末路以此才兼乎德可占直有其忠是用授爾為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如爾治行且徵為耳目風憲之臣矣言路宜敢而中而法吏以威行慈爾愛君如惜民則雖直絕而不為憤激爾執法兼布德則雖清肅而不陷煩苛勉服斯言以需大用欽哉

華亭縣知縣郭如閻

朕愛人而重吏惟東南北縣民力難調嘉興循良共圖休養其有修身服官廩廉惠聲中共寶吾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能尊顯之爾華亭縣知縣郭如閻通才敏識遠抱醇衷器對軒庭譽揚風彩分符莆邑澤沛鴻膏六年兩依兩舍而漸老其才百里載試雲間而益大其用惟爾廉明潔淨體恤宜民入鏡即尺頌保嬰蒞官而庭無囂喧念巖邑之賦重寓撫字于催科憐瘠土之民彫濟精明以渾厚吏呼不怒民餘新較新絲圖籍常空市無佩牛佩犢政成鸞鳳節比羔羊是用授爾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夫爾原素淡于官不獨已習為吏無可欲而能為我廣宏

鉅有不爲而能爲我鎮懾紛惟吏治貴實不患無名而成功厚終宜如鏡始益殫厥心以需大用予且以耳目寄汝欽哉

武英殿帶俸中書舍人吳之雅

天近高華雅重揚芬之產地勝秘審式資載筆之英用普明綸以酬清列爾武英殿辦事中書科帶俸中書舍人吳之雅高門令器天路達材采翰墨之芳華紹箕裘之素業而願違風木志阻雲霄迨啓秀于軒揮遂依光于日月供奉在丹鉛之外對

寶日堂朝集人卷之二十一

三四

揚居華屋遠光萬石之觀損體守其雖原嘗離好施而奉祿爲恭是難吉人宜領恩寵茲授爾爲贊壯郎錫之勅命夫以爾離興深而特矜願秋清而望華也清則毋獨行簡率則毋獨于靡立德立名善述善作此乃勉勵乃事以唱後福懋哉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吐華

惟粹玉食美設太官厥有益梅實司調鼎既得敏慎之選宜覃臚蕩之恩爾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吐華性資積茂才識通明造自賢關克茲宰路必

慎有敦于四豆清修交勵于五紘饋陳允飭行庭課核不靡廩餼精勤克著恩渥用敷茲以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撤膳揚輝古宰官職也若其飭酒漿佐饋祀第曰甘于予口豈朕指哉爾其益淬初忱于趨事以光我訓詞

光祿寺掌醢署署丞陸啓濛

朕惟天子玉食之官調鹽梅而司鼎醢誠得儒行上流門風骨體者克之是曰俊臣宜加申錫爾光祿寺掌醢署署丞陸啓濛器識明通風標雋上蘭

寶日堂朝集人卷之二十一

三五

庭擢秀呈苞彩于一毛并冰蜚英散筆花于五色亦既康于周庠豈微榮于湯聘爰自橋門之彥克茲宰路之司而爾清修交勵于五紘懿慎有敦于四豆飭宴享必謹揚解節允濫毫無染指不獨甘于予口實以克敬爾身茲以覃恩授爾爲徵仕郎錫之勅命夫爾祖壯猷已名高于開府爾父直節尚用奮于瑣垣惟爾庖庖臣爲予近職倘精一心而營厥事如調五味而進之君服我明綸光于祖考欽哉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夢弼

萬方玉食爰重天庖九鼎調羹分司宰職自非敏慎之良不登華近之選宜加中錫用酬上功爾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李夢弼氣度粹和才猷雋爽名家子門風克紹高才生文譽茂騰爰自橋門克茲宰路勵五紘而脂膩不染謹四豆而饋祀克羞分籌力任夫怨勞課實心精于節縮清勤克著恩渥用敷茲以覃恩授爾為徵仕郎錫之勅命夫膳事祕囑予腹而庖餼宜惜民膏上宜索而苦濫觴玉寶曰堂初集人卷之二十一 三

東城兵馬指揮使司副指揮周一元

古監門之職戢奸理枉肅清邦畿令之分隸五城佐直指運省者是也有能其職恩章錫焉爾東城兵馬指揮使司副指揮周一元以賢父式穀濟難兄世美而西序楊芬于藻芹東垣司警于鈴析片言而矜折似三尺時察奉公抱鼓不鳴于筆下而東風清緒永絕跡于通途而市廛惠洽為良司

馬有助行馳是用覃恩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夫五方之衆雜治郊圻豪猾依竊而難鋤奸宄憑城而為梗欲安善良須懲奸尤既潔已操宜察吏姦爾惟慎此一命一官行且達于四聰四目朕將採使者綜覈以需再命欽哉

延慶左衛經歷王應舉

居庸護神京之背其環衛實當要衝故世其武者統之而參以文吏之習于法者夫亦仗其紆良籌贊畫諾文柔武奮而邊庭壯焉有能其官宜加褒賞爾延慶左衛經歷王應舉敬慎程躬勤勞集事操馭三軍鼓舞勾稽百靈肅清嚴約束而諸規繩礪無修而顯幹局中于賞律載在課書用授爾階為徵仕郎錫之勅命夫官人若器立賢無方朕不難破資格以敘賢材爾益當勉建樹而圖後効欽哉

追贈遼東成事經畧表應泰兵部尚書請

皇帝制曰雲雷之塞光日月者精忠天地風塵壯  
河山者正氣身捐而義不愧力盡而心已安矣  
宜頒幽貞是報爾原任經畧遼東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應泰嶽時風標淵宏經濟  
壯志以天下爲任不避險艱熱心惟王國是圖無  
辭盤錯惟狡奴爲邊塞憂三十載蓄憤含毒實重  
臣誤國家事六七輩議疾養癰當習款而盡撤其  
防卒不能殲之掌上迫扼要而莫爲之備抑且甘  
墮其彀中兵民騷動而忍死偷生將士彌縫而喜  
逃懼戰議論日煩而隳任事之氣節制不一而分  
便宜之權以此久散之人心當彼方張之勁虜而  
爾擢自節鉞遂總專征統玄菟七百里戎莽之場  
提赤手十八萬揚腹之衆背城尚收夫三捷乘障  
莫禦其九攻奮臂力起瘡痍嚼齒誓吞羶羯至于  
仰天拜闕從容陳就歿之詞閉閣投綬慷慨伏捐  
生之義付熱心于烈燭委俠骨于荒臺城亡與亡  
吾輩吾事自古豪傑罔難責以成敗而于今封疆

尤宜論其成生爰下殉事之旌特晉中權之秩茲  
加贈爾爲兵部尚書錫之誥命於戲朕于遼敗重  
歎才難叩國航海之徒何無一人義士載寶輦金  
之輩豈逃三尺嚴刑詎知事雖敗而效殉事尚光  
在朝廷况手賊將亡而厲滅賊仍功歸社稷爾靈  
不昧服我褒給歆哉

寶日堂先進舊聞序

夫風消影歇境逝人移習見之塵都無可據差有未謝之機暨乎獨往之神每從性地流寫人間似可恃爲榜樣而朔閏往昔微言特行零落無傳僅僅得之野叟山樵之口相聞以爲佳話此亦鄉井之所悲也吾吳世稱文獻而淞泖之間尤多奇蹟漸靡以往創變日新君子惧焉吾師侗初先生十年之內蒐討見聞凡諸先輩片言偶動苟足取程無不錄而藏之如聚珠寶者久之積成光采是亦

寶日堂初集

序

不行之盛事矣嗟乎晚俗多飲名場不海深頂隨之就與先民滌遠朗率直還本性存心妙用聞見幾除在庸夫小儒未嘗不迂鈍目之而一往蘊藉顧獨常在使千秋而下拾其冷風者猶見滌肺腸而開耳目以此較較意味果孰饒乎世間墨卿久成諛種看前墓下有類鑲空先生此集上自名卿鉅公下迄布衣婦孺尋幽剔渺正使寂寞之餘忽有生色低徊展玩豈曰備一時之覽觀亦足壯爲善之孤膽已旅暑煩蒸時從師席披讀數條不煩

懷水常有涼氣敬題數語以志繫性云爾己未夏五月門人周宗建謹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華亭張鶴世詞補纂輯

先進舊聞

高皇初倣宋制置殿閣學士然止備顧問撰文詞時參機務非若今權重也秩不過五品吾鄉海上全公思誠洪武初以耆儒召爲文華殿大學士兼中允賜勅致仕有懷材抱德肩志古人之褒神武草昧相得始終當時若全公者亦奇矣故吾鄉稱兩大學士謂公與文貞公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二

國初開進士科吾松登第自任勉之先生始勉之父爲養素先生悖重貞慤望重一鄉嘗言曰士無問窮通當審進退毋同流合汙以爲適毋矯時干譽以爲高循分守道惟日孜孜而已放于位至參政嘗誡之曰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也

任參政勉之字近思知番陽縣今有不便者或爲匿名書詆之下今俾勿壞曰告我以過是忠於我也後詆者潛自踐去邑有婦新寡訴夫兄

育已先生刊其背曰餒而歿事極小喪節而生事極大後婦守節終其身當高皇帝臨御之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符而得以全歸當時已無幾矣若享耄耄保榮名而安故里以考終者吾郡任參政先生一人也故先生門有二石碣曰科名及第恩榮始終至今尚存

國初何義士名潤當吳元年錢鶴皋作亂知縣馮榮被執太守苟玉真逃之野遇害潤往歿所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三

二

太守骸函而哭奠之使還葬焉又身嬰敵鋒脫知縣榮於歿府屬入印皆失潤出私財購而納諸官居民老幼不能避難者悉爲置邑後堂供其宿食及葛指揮率兵來討叛則具羊酒犒於郊既又率父老拜徐丞相於龍井莊謝其全活之恩使當時無潤者松萬民俱罹鋒鏑矣是以稱爲何義士也

余家三世祖一山公官名仁義爲黃冠隱於神術有潛德余記其爲朱將軍召神事甚奇元之季

世有朱將軍者擁甲鎮海上自雄也時元政衰  
亂據重兵者草菅刈平人無禁將軍遂陰蓄不  
軌漸萌芽矣獨躊躇大命所嚮未發也私曰盍  
聽諸神乎松故多巫尸之屬凡扶鸞跳神率皆  
鬼其說以道吉凶先事盡村夫野人而徵其酒  
食將軍召而問之期以致神神竟弗至也將軍  
怒皆禁之間郡城有仁義張公心修行善符籙  
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兩郎中乘官舫趣所致之  
郎中俗呼將軍所役名也府乃強仁義公往公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時將軍既陰秘其情不洩而問雜他事以試其  
奇中乃片紙出諸袖引燭聚於臚遂命公召將  
矣公置香盤神前今二人扶木鸞焚符呪畢頌  
之鸞運如疾風雨扶者不能支而鸞亦裂將軍  
亟命工繕鸞公呼曰神至矣繕弗及也速具紙  
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曰無須人我當神耳出  
其手覆爐上魁雄黥黑汗毛長寸許須臾手動  
筋節縮栗將軍亟欲易之公曰神憑焉未可易  
也而將軍亦已神鬼駭亂倏執筆大書一行曰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遂往倩談醺人滿香火者與俱并兩郎中渡浦  
矣中途至葉鎮鎮謂二使曰將軍召我商將乎  
曰然曰問將須先禳問所須曰朱砂筆札性醴  
也使者如其言遂設案陳祭焚香檄禳神於舟  
中抵暮入轅門門之士皆甲燈火熒熒類白晝  
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  
蓋將軍素媚事其神以暗覲非望云乃命近侍  
飲公酒而所設筆札酒菓召將之儀羅具將軍  
出而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何神決之當是

朱海賊而欲反耶赤而族毋妄動其二行則曰  
而妻病某達魯花赤祟之亟齋薦可避也又一  
行曰而妾妊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皆將軍  
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胡同知  
取汝首級可賄免衆傍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  
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顧爲遜語曰神寬  
我我寧妄念至此哉良久乃曰嗟乎當我引兵  
征勦時所至廬舍士女望風竄矣獨一人隱於  
池塘巖石間射而殪之或云此達魯花赤也誤

耳奈何祟哉獨妾之妊不言而且趨起曰胡同知取我頭耶我先取同知頭於是置酒待公宿當是時將軍既心異張把失有符術能致神而又惶恐聽神言中其隱事欲以明日證驗之乃留公設醮度達魯花亦以遲其歸公偶出散步見大屋數間列戟校類狴牢氣色慘惡囚數十輩號而籲曰師活我師活我問之則所謂扶鸞跳神之屬也曰我輩誰鄉民圖口實耳安能召神而乃責我召神召而不至繫焉歟矣頂踵皆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

在師也公許之乃白於將軍曰此輩餽暖瑣人而安能乞靈於神幸將軍赦之將軍曰吾固知此屬不能靈也無奈其嘯昔馮身孤群神叢指禍福婦良民爲奸利吾當盡付之海若耳公拜懇再四將軍色稍和乃曰吾爲張把失解網於是數十輩皆鼠竄去幸得生矣是日既齋薦達魯花赤夫人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失人生子下漏一刻則鏡鈕鼓吹從東方來劍戟排列前導喧聲震四野公從別室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

前又一人騎踵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詔一劍二而各以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少間止聞堂中樂作宴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劍也而後一盤則白銀二大錠以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嘖嘖奇曰神前知事皆有驗而將軍宴犒張把失禮爲上客強留十日飲公懇求還遂贈厚幣仍遣兩郎中送之歸公歸而諸扶鸞跳神囚累得生還者皆持酒菓來謝曰非張公神術高我曹寧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

冀活也十世孫史官稱曰余讀南村輟耕錄載苗軍完者之亂吾松幾空城市焉五兵之禍烈矣哉今朱將軍逞海上其毒豈在完者下仁義公託於符呪今奸雄鬼喪亂萌塞絕神道設教厥功顧不偉哉吾考家乘大司馬公紀其事言父貞孝先生嘗以此語人曰事雖虛無然百萬生靈安堵非細矣其後朱亦善終子孫至大司馬尚存

楊士奇沈學士碑文曰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

德輝號竹庭元末時爲郡史嘗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考諱易字翼之修辭著書敦倫致養人號苦節先生生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案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朴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尤精於書以江陵楊公薦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

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入分尤高古

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七

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奎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

善書皆官之近侍弟榮爲春坊庶子子藻爲中

書舍人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寵遇莫加爲文章

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

正對由典藉累陞至侍講學士公事親孝與弟

榮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

苟附別號自樂先生年七十有八卒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密令

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枝方門人俞山月俞今此

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婿嫌其同姓遂改爲余  
今余氏子姓繁衍二百人山月名允方氏之嬰  
杵也

永樂間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錢存善與  
焉其弟汝明詣使者言老母賴兄終養緩期實  
我罪我當行存善曰我主家事罪在我且弟老  
母愛子我當行兄弟爭行大慟使者對之亦感  
泣驗籍竟以存善行汝明送至姑蘇會宥免兄  
弟俱還鄉人兩高其義後汝明以子溥貴贈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八

讀學士

葉宗行夏忠靖所薦也夏公治水吾松宗行與張  
賓賜建議濬范家浜引黃浦水歸於海夏從之  
水患果息因薦宗行知錢塘縣有清聲多善政  
薦賓賜爲戶部主事陞員外賓賜居官不受錢  
仕後一以救貧恤孤爲事人至今稱之

葉宗行爲錢塘令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訴  
者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耶吾爲若驗之蛇返  
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鼠焉乃肆主人利其金

而埋此遂伏法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履腰石挂枕下乃被里中人殺而沉者亦伏於法故世稱葉錢塘能理冤鬼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藩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簍新歎息携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爲錢塘一葉清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七

張莊簡公定庵先生悅在刑部時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敢提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賢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提法應忘矣數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

費文憲記張莊簡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欲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忿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

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

張莊簡公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奔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張莊簡公督浙江學政始以鄉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爲動而士皆帖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一

服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獨延公賓上坐子弟間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陸龍車太史稱其才足以斷而養之以慈德足以容而居之以敬介特而不可干從容而不絕物非虛美也

張莊簡公敦崇儉素嘗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飯儉約通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罄雖新親不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省奢侈而可久亦

將免頌勞以安生潘恭定公論之曰昔魏劉邵志人物以平澹清節爲最貴平澹無味則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今觀莊簡公矜矜以清約自持而卒之建樹顯赫爲時名臣此非其操歟彼縱耳目口鼻之欲侈官室輿馬之奉而誇矜勢利罔能以制度自坊名隕身辱亦何益矣此先輩砥俗至言也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十一

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齊莊簡也曹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

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天下竈遂成衆又大詔公亦如故干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蓋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庵右顏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旣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千三世傳而賢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十二

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郭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與不可及也

張莊簡公致仕家居端重嚴介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今獨莊懿干姓繁衍郡中稱爲名族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

濠上父老嘗言隣人汪姓事里有汪姓家固貧落

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今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南張尚書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覩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白金一兩酬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十三

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鄉人也

張莊簡公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蘿江之稱也兩公與爲老隣肅章服拜之耨老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修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余家大司馬莊懿公諱荃號簡庵所謂東張尚書

是也筮仕即授御史按山東初到臨清出行香于旄過酒市市標櫻其冠冠堅焉公色弗動徐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禁賣酒家待戟門公見之第諭曰自後昂而標無妨市者遣之出

莊懿公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旣醉衆給之日而即能且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於酒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一四

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歿乃自反接長跽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東則雙藤缺一美公見蹙者問故仍收其藤遺之

莊懿公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題吏治文書遲早朝奏也夜半書旣就吏袖拂燭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夙公曰僕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矣

顧純今以正知高安縣中門內有神樹云能爲禍福吏民賽禱襍庭下長吏莫敢禁純至日吾往

安得爾命伐之諫者旁午不聽已伐果有變日  
其本在爾盡劉之乃止自是縣中畏服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  
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諍曰  
置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慟  
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佐之行但  
曰温州人竟不問名姓而去

陳祭酒詢字汝同爲人峭直慷慨酒酣耳熱輒對  
客道其不平人有過而語不少貸故在翰林時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十五

常忤權貴外謫同年梁編修誣誣諸家流日陳  
汝同立心厚而有案性孤子女河既也詢問而  
諾焉及謫卒力經紀其家嫁其女得松士黃瑜  
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所謂奴者復在陸  
者不愧也

陳祭酒忤王振請安陸州同知同僚饒之或倡爲  
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  
之陳學士循玉羣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  
車連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教云通字三箇口

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至陳云  
羣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黠直直直焉往而不三  
黠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太史道南贊之曰秉  
德惟恒履險不傾

蔣給事性中字用和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  
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  
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  
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  
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十六

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裡去  
蔣給事曾因公差泊舟江渚有一官船繼至相並  
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圓桶官隨  
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  
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  
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  
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番凌風  
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  
是日開船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



此神來告之耳

蔣給事躬耕養母杜門却掃不以私干人迹撫周  
文襄甚重之每往謁公公設蔬食相款竟日終  
不報謁

蔣給事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  
嬰寶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  
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蔣給事公在京燕客已十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  
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懼哭遂止之數日喪去乃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十七

召客也

唐公珣知福州府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沱  
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潘臬公  
曰未成婦而見姑婦可乎竟先之任

廣富林曹氏三先生而定庵先生最著長九峯名  
泰字時和次名節字時中後以字行即定庵先  
生也又次爲十峯名時信字季若三兄弟皆有  
詩才酬唱爲樂而時信有子玉山名志有孝行  
志之子完孫儔曾孫憲皆舉於鄉嘗聞定庵于

居旦謁先祠畢即往問安仲兄退而集諸弟侄  
諄諄戒以守法行善以此知其敦詩書訓子孫  
能長其世德者也

定庵先生縣刑曹郎出會憲雲南單車馳任風紀  
肅然晉浙江海道副使有豪猾駕餘腥捕魚海  
中爲奸利監司伺莫誰何公按治置之法豪者  
思中之而公已飄然乞養歸矣歸而飭家政嚴  
祭祀訓子孫怡如也或問公年甫強仕何解綬  
魯耶公曰讀書幸成進士微勞以報朝廷歸耕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一八

以養父母吾事已畢他復何言所謂明哲保身  
知幾君子也先輩父老有言曰曹先生戴笠而  
農挾策而儒冠進賢而居然強官矣不逮人而  
高不近人而俗真吾鄉典刑著矣

曹定庵公時中居母喪既葬結廬墓左茹蔬三年  
不見一客有一白鳩巢於廬紫芝數本產於庭  
鄉人欲聞諸有司公稽顙謝曰夫孝庸行也而  
以爲希飾不可伯仲四人而獨余稱不可身未  
仕無毫髮報君而以茫昧事妄君又不可鄉人

固請之公曰苟如此僕當終身守此廬是絕余仕進也乃寢

曹公閉戶掃軌甘貧自守與周比鄰顧宗伯清相善每集分韻作詩不譚俗務晚歲集耆老十四人每月爲安者會每會必北向拜君而後坐求孫宗伯承恩爲文記之致書曰吾儕老矣老者志欲求安吾幸與二三君子遭時盛明謝絕人事携朋命侶用締斯會一觴一詠逍遙餘年是誠可謂安矣吾子其謂時所賜也至於禮以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三十一

十九

相防欲以相戒德以相稽則又吾老者所求自安而無媿者故以安者名會其盛酒食徵歌舞修輿從非安也必戒之鄉里自是皆爲雅會莫敢有犯公戒者

曹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後來太守吳公銳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曹公鄰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聖書公名於牓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童歸以告公徐曰是人習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地速往謝彼無勞若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小遷則幅巾筒屨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扁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直入牀上之公不手曰若休矣候我童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燭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惡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

聯自解寫生魂銷止

顧宗伯畧召入京其年天寒頗肆曹公語宗伯曰老子不如教奈何宗伯曰公愛不致則請纒之使天寒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公門公使然召入榜以檣樓曰若父是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濫肆如是吾於若父行也不戒若是不若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天寒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

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公貸米百石又力勸諸

大夫行賑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親黨招飲皆  
不赴曰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設日食亦止蔬  
食候歲稔始如常

曹定庵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詠書壁間此反  
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  
後某犯罪當落職曹特釋之及歸某持二百金  
爲謝公却之益至五百公怒曰吾惜汝才耳豈  
有私耶竟不受

曹公年八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殮罷往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一

片時日此時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  
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將終時郡守孔公  
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太  
人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  
垂沒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手書答云  
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  
卒前之一日書於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  
冥風雷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

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蕭衣  
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曹定庵公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雷飯後從  
客談笑時留問曰賢輩何字林對云字茂春公  
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庵乎子  
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  
也

曹定庵先生八月十五誕日正德壬申壽八十一

李西涯寄詩壽之云八十一回秋月圓自是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二

歲必壽有六書幾回秋月圓也詩幸已先生壽  
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旬卒人謂詩識

李文正公寄壽定庵八十九詩登軸適顧文僖公  
以學士歸遂寄各歸後期而定庵即世不及  
見余從年詩其明年壽社合更年八十九題秋  
月圓紅藕纖纖映藕卷烏紗會不愧青天三裏  
海岳通傳壽八回鱸魚上錦筵獨拜尊前細有  
日客星今到五湖邊文僖公哭之詩云公昔還  
山我出山我歸今已厭人間名高白傳身仍健

詩比陶翁意更閒鄉里後生遵楷範廟堂諸老  
問容顏玉屏西面青榮列時有游入拂蘇班誦  
二詩益令人動高山之仰矣

張京兆養恬公黼少貧有至性嘗躬耕以養父母  
及登第爲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酗酒  
忤母兄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  
囚理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  
懲而遣之後母子如初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  
類公之至性真能錫類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三

張京兆嘗歎曰讀書易做官難故每有疑獄必焚  
香祝天至忘寢食致政歸茅簷故廬泊然布素  
人不知爲貴人也平生慕趙閱道司馬君實之  
爲人因明月自題曰明月照我懷我心如明月  
我心無轉移明月自圓缺其襟懷清映可念也  
黃憲副西坡公明居官奉法爲循吏歸家不殖生  
產老而貧終家於龍華原水涯之上太守孔公  
輔同郡寮往弔之但見頽垣敝廬烟雲蒼莽門  
無閑閤淒然太息而返

顧憲副耐庵公誦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  
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卧室中一  
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  
肅衣冠迎之坐譚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  
提床擁被坐聽其自至卧室但曰老夫抱病不  
得送迎謁者慙而去矣

周比部北野公名琬字鳴玉以郎中致仕父與字  
廷泰解兄登第爲翰林編修世通顯矣公以刑  
部郎致仕田不滿數頃室廬最敝閒情滿漣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四

戲稱爲百解先生謂一切嗜好與公如經索解  
散也嗟乎人白首而不能野者多矣所傳有周  
氏世鳴集孫文簡公銘之曰彼捷而趨吾寧  
迂彼赫而耀吾抱吾拙松竹滿疎晴雲卷舒優  
游林泉古人爲徒嗟乎吾恨不得起而執鞭焉  
周北野歸隱郭外一榻蕭然日玩周易卦課詩  
一首字數幅歲以爲常

劉瑾擅政附者驟致通顯北野獨不往瑾故不平  
每問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操而不與人睫中

耶公逐乞身

有直指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笠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先生也

憲副曹公時中少宗伯顧公清家居與北野文酒往來無間一日曹公過顧公處曰吾讀穠學士過清虛堂詩兩腋習然風舉特邀公和之顧公亦躍然曰此際寧可無北野因相與泛小艇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二

二五

公齋各和蘇詩數首和畢公設魚羹肉麵二味相酌至夜分始別去顧公嘗性余山渚湖必約公偕往數日與山僧蔬食絕不攜酒肉先達雅尚如此

北野晚歲儉薄不克朝夕郡邑庠生合辭請於當道謂公廉潔宜蒙賑卹有司乃歲遺公米百斛郡守善化熊侯每公暇必造公以酒榼肴羞自隨相與談論竟日公不添設一味亦未嘗往報謁病時熊侯袖白金二十兩遺之比卒其歛具

實藉焉

憲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會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二

二六

顧文僖公東江翁清字士廉爲諸生時有富室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其立志如此居翰林時鄉人張文冕附逆瑾用事公絕不肯枉一刺或諷之高位叱曰吾足可輕動乎進侍讀與修孝廟實錄大學士焦芳欲誣彭文思以附李孜省得進公曰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強中官蔣琮誣逐臺諫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貪異觸其黨莫敢涉筆公盡載其實有欲節畧者公不爲

勳實錄成瑾所之矯詔追論會典事降編修尋  
調南京兵部郎也常教內書堂不令生徒與子  
弟相接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汚况近之  
乎所謂沉實善修儉儉傲馬不受世之氛垢者  
也

顧東江先生以南都解元會試舉第二當廷對時  
吳甯庵學士掌卷或告公一謁可得第一公歎  
曰若今作呈身高第豈仕道耶

東江先生幼時從張友蘭先生學後受經於任孝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二二

友先生二公竝愛重之後顯貴作祠於超果僧  
舍歲時奉祀其祭詞曰葉落糞本學成資師某  
也不才敢忘所有可謂周於義矣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述  
所過風物感慨而勉同志以策勵之意今讀其  
書慷慨激烈洵今人交道所無也書載於左  
清頃首初八日濟川橋別後晚至洙涇將起別  
拱辰因醉爲舟人所悞黎明已過興塔矣橋首  
望松樓竟怏怏而去泊姑蘇濟瓜步曾有書寄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二人

列位并愛疏先生不知達否經揚乃一大都會  
朱簾十里昔人之言真不我誣自此而北垂揚  
夾岸猶可想見煬帝南遊之勝而萃襄陳公經  
營之績於是爲偉矣歷孟城寶應抵淮陰臧舟  
漂母祠下思見所謂長大帶劒釣於城下者而  
不可得而又以爲際此承平雖得此人亦無所  
用之慷慨徘徊久之然後得去絕淮而上乃見  
所聞呂梁徐州二洪者兩山翼岸汴泗諸水自  
彭城北合流而南出其間扼於石不得肆逞驅  
電掣奔騰洶湧之勢尤有奇於金山之下者惜  
不得與以群共觀爲歉耳過此以北舍舟而車  
戲馬歌風二臺南北相望興亡仁暴之跡往往  
父老猶能言之宿濟寧經汶上費公所欲逃季  
孫之地孤城寂然下臨迥野東平而上赤地彌  
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  
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  
尤多車行二十里頃刻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  
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

借兼值而暇猶且不堪若緣後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今窮寒近陰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屑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雖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窓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漸愧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九

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之所以厚我之意而暇雖契濶之私固有不足言者若其言之僭易則幸體其出於一念之真而不加誚焉僕不勝惓惓千里至囑文僂公纔脫諸生爲帝京遊而襟袍若此殆未可以經生眼界論者也

東江先生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旦著不得

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與方成得一個可又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子孫至今懸之

顧東江公初入京謁衛宣城伯衛亦松人也時已謝病角巾私第有年矣是日冠帶而出坐定熟視東江曰聞君與錢狀元游今年必高中矣錢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雜兩角頭富兒勿與往來門外花園中勿往飲酒東江知其有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十

也敬聽之其後士夫敗官往往坐此顧東江清以解元會魁登第李相國西涯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江初往謁時簡未選館職莊簡意教留之吏部語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君在我部亦好東江曰某是個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君但照書本上行幾會見錯了亦可謂名信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十日來莫惟約舊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

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集作爲業家  
顧沮辱學雖不逮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  
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  
豆薦一魚二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雛  
來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大紙書之祭學鶴雛  
坐待令主人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  
附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出前輩舉動其  
真率簡質類如此

東江居喪既祥後鶴雛來訪東江雷飯惟殺一雞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早買魚肉三四品而時鶴雛已有酒滿長見眉  
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雛思食黃蛭時深夜  
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規子行遂往扣門取  
數升煮食至夜半而去

東江先生一飲必昏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酒  
則於手背旁一垢忍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導  
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徐存齋先生一飲亦必  
百杯亦起且不竟坐杯中不剩餘瀝此皆德未  
蓋深於酒德者也顧文信公戒子孫曰通宵出

飲清朝卧此是人家百獎生真格言也姚大參  
華楚生平召客及赴席必抵暮而散或有強留  
者則笑曰決不給燭

許僉憲一庵公璘以成化進士歷行人御史按察  
食事有疆力劾去貪冒不法縣令甚多然公歸  
而一似遽女安貧守分處之宴如上海鄭尹思  
齋聞公清貧以二十金爲餽公以無交却不受  
也聞之故老張見心先生云公晚年住東門門  
前有空地一段賃開竹木行日徵鷄子數枚以  
自給每夕陽在戶則見公爲帽布袍楚楚行游  
屢肆問蕭然古朴老叟也年八十而終  
布政夏止軒公寅好文學能窮覽世務以諸葛武  
侯范文正自期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  
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  
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  
於政本嘗有三可惜之言曰此生不學一可惜  
也此日間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至  
今爲士大夫藥石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憲副沈東老霽夏公止軒婿也少有異質夏公器  
重之妻以女授之春秋學公讀書止軒樓中每  
至五更止軒在樓下以杖擊樓板催起讀書如  
是五年學大進登甲科爲名臣翁婿夾普照寺  
而居寺左右各建一坊曰永清玉潔爲此  
沈東老爲南道御史巡視江北將至全椒三里即  
有沿途而訴者公默數而目識之至院訴者隨  
入公問若何處人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談何事  
曰有冤有牒乎曰無有公叱之使起忽不見急  
竇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三三

索不獲公因訪得十年前有觀景勝者爲夢所  
害乃揣知景下爲小祥半爲羊隨正弟羅大某  
稱神

沈東老入歲時錢文通來過撫其頭戲曰孰謂嘖  
生能作對公應聲曰焉知小祥會吟詩文通嘆  
曰梁棟材也夏止軒公既納之東床疾革遺言  
沈子公必大成東樓書俱付與之可讀也

沈東老在南臺有建議甚著直聲先授行人時主  
格君心之非疏不報及寢濠將謀不軌屢抗疏

言乞斷大義除大逆以安社稷留中未幾難作  
嬖人朱彬誘上遊幸疏懇回鑒乞斬彬以謝天  
下聞者吐舌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  
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番船  
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  
風紀何以訓也簡衛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改黔  
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  
曰此閩物也即今投諸水

竇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二 三四

沈東老爲福建憲副有姪往候一月烹二雞公曰  
吾居清苦每以奢侈爲戒今不設賓不祀先而  
好奢靡詎不爲吾累乎即遣歸

張太守約齋公絃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  
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木綿  
花躬自鋤耨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  
田間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  
出見其人觀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上海沈通政公祿以匠籍居京師中鄉舉配張淑

人 昭聖皇太后親姑也 昭聖父壽寧侯鑾  
歲貢生家貧沈夫婦恒助焉選 后時衣飾  
費皆出自沈 后甚德之每會試輒望其捷不  
果數對 孝廟稱惜然未嘗先爲之地沈後選  
通政司經歷一日 內批陞通政叅議科道有  
言非例 孝廟即寢不行滿九載始陞又九年  
陞通政又三年陞通政使卒贈禮部侍郎祭葬  
廕子入監皆舊典也夫以 帝后至尊不肯一  
撓公法乃沈公自致功名亦足多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三五

錢狀元鶴灘公福字與謙會試入京師祭酒謝公  
鐸命之游李文正公門初贊見偶有以司馬溫  
公像求文正贊者即命公代筆公信筆書曰公  
之在朝板蕒連茹公之在野青苗變法公之再  
相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文正大加快  
賞云不惟溫公出處事業括盡而宋朝治亂興  
衰亦盡在數語中也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揚遣使迎公越暮不赴  
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

陵濤冀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  
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李西涯雅重錢鶴灘才錢將入會場李曰有一論  
題可撰一稿稿既具李大稱賞曰此作當冠南  
宮及貳場果是此題李問錢記得前作否錢曰  
已忘之李不懌即索觀與前一字不同而較更  
勝李大喜果中第一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  
鄒氏自稱錢狀元師托以他往使履一叩彼信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三六

禮之張廷相歎未終通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  
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  
即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  
迎之公執禮甚謹側生談笑至盡醉而終畧無  
可疑之色

顧東江先生作錢與謙墓記云余少與與謙及今  
郡學生沈悅惟馨游志同而氣合相責以道誼  
居嘗慷慨謂吾三人者異時入翰林則以年迹  
爲作傳皆笑而諾之時相傳以爲戲後鶴灘沒

惟營爲之狀而東江記之云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鶴灘家隨所須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贈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贈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嘆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尚書文簡公承恩號毅齋初試居館職即捐介讀書爲人坦朴不歸不知老以爲簡傲而得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七

世廟喜其誠謹遷轉召用多出御筆由中允陞南掌院學士上一日視朝顧近侍曰東班何久不見稀鬢中允也遂遷補講筵

孫文簡公爲史官輯歷代人君善惡之迹各述一詩共得六十首上之世廟有旨嘉納賜名鑒古韻語史官小臣乃蒙聖主採擇如此君仁臣直亦先朝盛事已

孫文簡公立朝時肅皇在齋宮奉玄宰相皆黃冠以從文簡獨不肯徐文貞密語其僕曰如翁

不從將他詞臣從者非耶且君命也豈亦爲之文簡竟不屈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界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通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二事皆古之厚道也

孫文簡公幼而穎四歲即能屬對一齋吳公與公父雪岑公善公侍側以紅燭試破即應聲曰色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八

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公喜曰此是清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也遂以愛女字之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正家規頗多其畧曰爲吾後人者生于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儘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村居先生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子曰易云家人嗃  
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婢  
僕不得各遂其私未免悔厲然分定情安門庭  
雍肅吉孰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  
家終吝矣

張東海公弼生平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每  
發之詩文及草書狂翰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  
之國購為異寶為兵部郎以直道出知南安暨  
梅嶺渠橫浦定後道踐更之側民立生祠祀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九

也有人過祠堂題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  
章止潤身滿地棠陰遺愛在忌公人是愛公人  
東海張先生守南安時各郡收兵議賞武夫悍卒  
乃惟賴得侯墨妙而過客亦往往以是罷誅求  
焉幾以筆劄佐郡費類此

東海張公以兵部職方時後府護月過人四出行  
不如法見者辟易公舉懸牙示之曰若欲知我  
乎我武庫張某也時濟南尹恭簡當路禮絕百  
僚公引其裾曰冢宰公耶又數以直言忤大司

馬當路積不能平故出之遠郡人多惜之而公  
自得也

嘗讀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  
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  
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  
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  
貴休忘著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  
祖消況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  
苦一兄支世業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王無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十

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羅燦有言曰張東海之出守南安嘗有書抵余道  
其禁淫祀省民錢數事且詢余舊論消弭異端  
之說議甚正也今觀其南行稌與所以語其子  
弘至者謂其方事經術不必留意詩草又述其  
考訓教諸孫以古人事業使之耳熟末簡又勉  
之以直道遜詞戒之以權門利路其始終一出  
於正尤可敬也

張東海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將入覲轅

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書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老必畱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上海談侍郎倫 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藍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四一

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英宗每見忠肅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退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侍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及其卒也記之別室夫忠肅薦公於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憾於忠肅且沒身祀之不息即瞿公客能無愧歟張賓山電以布衣入都善書受知世廟官至禮

侍一日張在上前作書上亦提其案觀之見張所用柴心筆問曰此筆佳否對曰臣用此筆頗便又問曰每枝價幾許對曰二分又問曰卿家尚有幾枝對曰止十枝今用其一尚存其九上顧內侍曰可將銀一錢入分至張電家取筆來須臾至果九枝與張言合

沈方伯西津公思廉毅士也任四川左轄閣老楊石齋當國宗黨戚獲暴橫公輒禁治入覲囊無他物謁楊止餽四扇楊不受尋罷歸賃房以居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四二

初公往蜀貸其同年董大理三十金及歸貧不能償別立一子錢券期三年償也董檢賢舉對使焚之所謂不飲錦江白水者矣董聞之董朗洲第進士其父南田翁謝旗扁入府皂衣小帽行庭恭禮太守黃公潤待一茶並飲而謝繼府及華亭上海令皆朗洲同年也南田以廉以自居不往一見三公來亦不出迎也劉瑾微時擊傷一小豎病歿擬絞事下法司上海談郎中詔華亭朱郎中恩任刑部辦出之時

武宗在位逆瑾入侍有寵後專政談陞山東副使已亡子方數歲瑾每念之未有以報浦東談葵庵侍郎倫子上舍東石修土物至京目談爲叔謁瑾瑾大悅厚待之許以美官東石兄瑾所爲多不法甫三日即遁歸瑾徧求之弗獲不二半瑾敗誅人皆服東石知幾勇決縉紳不及云東海公仲子弘宣字時措號後樂以進士爲南道御史歷官副使爲治以愛民爲本黜邪崇正摧強扶善興學勸農緯有東海遺風也在南道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三

執法忤權要因謫新州判再遷知河縣除盜於新賑饑於河平反於滇所活者千人在廣西以征徭冠勞苦卒於官人以爲克遵東海翁登第所訓誡詩也

東海公季子弘至字時行號龍山登進士爲麻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常忤逆瑾幾爲所黜後以吏科都致仕家居喜著述詩文清麗書善行草蓋勁節文章能步武翁矣故老稱其有經濟才而不竟其用可列文章傳也

李觀察秋崖公希顏字原復弘治癸丑春狀第一居官剖決如流而有定守位至兩司所居但先世舊廬不飾一樣逆瑾用事天下來朝官皆上謁公獨不往蓋始終全節人也

曹僉憲錦溪公閑字宗孝弘治進士爲沙縣令治行第一爲南道御史抗公疏劾瑾瑞杖幾厥落職瑾許起爲廣西僉憲引疾而歸爲人篤實恬靜有守居家勵志於學居官勵志於政司民牧而課最當言路而見節掛冠之日不干郡邑不寶日堂初集不卷之三

四四

授鄉鄰蕭然杜門以自老其德業可紀者與張僉憲順撫公宣字德輝弘治進士爲鄱陽令治修而政和爲人剛直廉潔無惡而愛民在鄱陽以不善逢郡守調別邑既改令喙復與鳳守忤部怪而議黜矣適王陽明伯驛至擢考功有於泉宰楊遂庵曰主事歸家君數言喙今賢奈何序之遂遵知州轉僉憲竟與遂撫中丞不合遂署老疾下考而歸然公實壯年也郡邑志稱公剛明正直不阿諛顯貴惟恐失意於鄉民云張

予日嘗聞故老言弘治中人物敦本尚實立身  
居官卓有坊表如秋崖錦溪順拙諸公一時號  
稱論文講學之友然皆黜名氣節相砥礪行著  
於邦家而志存乎民物其樹立檢點老而不衰  
蓋淳龐之老風氣所聚於此可以觀世運也余  
考之先世破麓殘簡中特記之

胡都憲湖南公岳字仲申年近四十入邑庠第正  
德甲戌進士歷官巡撫江西爲人有氣節高度  
而明快亮爽議論無蕪蓄任事不擇險易故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二

四五

任皆有成績而功名顯也當四川寇亂公當分  
巡川南道會病議更川西公奮然曰人固有疾  
必川南耶立起入其山夷其道二百里募敢死  
士斷其走路而勦之誅老降者若干人攝事松  
藩川重地也積儲養士精甲仗繕營堡諸夷警  
焉在福建雪無辜按賊吏臬司無滯政也江右  
吏巧文而輕犯法公善勾籍伺察吏不能欺既  
拜中丞乃爲書授羣吏汰冗費更役法視產出  
錢役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增減上下楚蜀

市本材建廟吏盜官錢更賦民視民間所植飾  
以黃封曰今若有輪京師民厚賄乃免公窮治  
楚人乃安又歲大饑疏請減輸全活甚衆若公  
者宜力任事所謂方而地股肱臣也

郁水軒公山字子靜爲溫州守廉恪不畏彊禦時  
永嘉相居家欲毀民廬舍廣第宅公持不可相  
公忤焉相公與公同年也時內旨召相公公出  
郭門餞都亭吏白宜速餞不許會相公中途病  
不能赴召歸公特往迎於都亭慰問疾皆人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三

四六

爲得大體以疾卒於官永嘉士大夫歎曰太守  
剛而能柔嚴自治而寬治民一方之召杜也郁  
之先多善行里呼有善行者爲佛子故至今相  
傳稱爲郁佛子若孝廉伯純其文孫云

李儒字宗文號宜散正德辛未中會試病不廷對  
甲戌始第進士年且四十餘矣見時事不可意  
遂謝病歸居家又十年於世已澹然矣因號宜  
散以見志嘉靖初 詔獎用恬退公名在列於  
是選建寧司理攝郡守事一切利害悉力處分

人以爲真太守也擢南京禮曹主事歸家行李  
惟破竹籠殘書數卷而已三年陞刑部郎中決  
於去遂請歸家於泗涇之上鑿池種樹且給  
其身焉嘗訓諸子曰士君子立身寧屈志於有  
道不可假顏色於無恥吾謀生計拙辛勤積累  
三十餘年得薄田以給汝輩聊可讀書教子資  
無弗足祖產所入第以供祀葺塋及贍族之食  
不能婚嫁者庶溥吾先人之惠至貧毋墜斯業  
也公真大璞渾金晦而弗耀稱林壑之美焉

讀田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四七

陸文裕公嚴山翁深素性剛介爲國守節業太司  
馬荆山王公任子講書不到公責之荆山不覺  
公作書辯論荆山不能屈也觀山西學政一佳  
父爲令所笞無罪下獄喊生上訴直指趙趙荒  
入今言杖生下之獄公與趙言改喊非其罪以  
乎不共之讐也不能爲復怨反欲黜之可乎趙  
不從遂抗疏相訐有 旨差勘直指外調今爲  
民而公復職一時服公之正也時武定侯有寵  
公親之呼爲跋扈將軍

陸文裕爲祭酒時克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而奏  
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纂者 陛  
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  
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請授山  
西提學副使時進講伊尹耕於有莘章文裕用  
陶俎欲速意以刺張桂故也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吾愛幸  
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  
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讀田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四八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業不從觀此  
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國朝惟三品京堂丁憂請告在家者特召起用餘  
悉自給文赴部補任陞儼山爲國子司業秩六  
品丁憂釋服不肯赴部曰吾師儒之官豈可自  
卑求用彼不用我我有長往山林而已時儼山  
望重不數月起補原職後遂爲例  
文裕自山西學憲入爲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世廟南狩承天命公掌行在翰林院印作行



御筆塗去侍讀二字故嚴分宜贈詩云行朝特  
視詞林篆 御筆親題學士名後致政一日  
上思公問侍臣張邦奇陸深孰優侍臣言陸處  
過於張上曰我記得會爲祭酒挂蓐害他方有  
意起用而公已卒矣

吾家貞孝公爲人善施而廉潔不苟取與當大司  
馬按察江右時安福令以冤繫獄大司馬雪而  
出之今具三百金屬其鄉人爲封君壽公笑曰  
今即無罪雪之法固常豈任爲若德若其縱舍  
賢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四九

今其倖遇三尺而市爲恩吾且愧焉敢當此墓  
夜投戟固謝去弗受故至今尚以邵金扁其堂  
也

吾家邵金堂一名終慕堂貞孝先生遭父喪廬墓  
三年每上食輒跪伏地而哭三年一日也終喪  
作一堂名終慕志不忘親之意云

邵金堂不鋪磚蓋土階也後莊懿公貴時有司欲  
以輕錢罰鋪其人自訴貧苦莊懿子疑舫公慨  
然釋之反爲營解焉至今余家廳事未曾鋪磚

也

邵金堂舊有四箴先大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  
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  
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濬而長  
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  
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  
津貴矯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

賢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五十

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  
黨廣東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  
歌舞奢譙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  
傷財者滿而訕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  
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  
勞怨管窺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壽而大  
惜身者羶而細

余家莊懿公至尚書田止傍基六十畝南鄉三十畝不及百畝也先是貞孝先生訓曰吾家無厚產經史是良田至今子孫耕此良田焉

吾家鼻祖貞孝先生號靜庵積行誼至高施於里黨歲當大饑里黨中於疫戶相枕也病者多困蓐席不能起先生每晨出輒置壺漿竿頭推入病者戶餉之床又爲劑其湯飲以療病輒愈淺上數百家皆曰張公活我也

余曾祖合齋公當嘉靖倭變七圍入團曹涇村諸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五一

海濱者勿避亂入城而城門開閉不時填壘饑餓公所居環東城當路口作大竈煮粥以飽竄者時附郭之家十室九空而公獨勞身濟衆未嘗入城倭亦不能害清議服之合齋公貞孝先生之二派曾孫也

合齋公爲東平州知州與部使小忤即賦詩掛冠歸閉戶讀書種畦鋤蘭輯家人毋令盈滿其門榜書淵明句云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其廳事聯云於事無心風過樹於心無事月行

空靜坐一室二十年人罕見其面年八十一營葬事畢刻期安坐而化

家奉訓合齋公爲人負大節自好不肯依阿人所至皆有樹立然於仕進泊如也父老言公之去東平不兩月則以主事徐楚故徐楚者都水督徂徠泉源者也故事督泉使者於州刺史體不相轄而以泉堤丁繇所屬相見不得備賓主體府君蒞任東平過督泉所之地不上謁使者使者怪之而又督泉所置曹掾率皆貴倨視州郡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五二

爲私帑稍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謬詩萬狀於是府君歎曰嗟乎使山君得食誦讀教子孫樂爾爲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趨安可爲也念偶強規行不曲阿達長官嗔而刻木吏動以文法繩徧強又安可爲也吾寧歸乃飄然歸上官留之不能得矣府君既歸教其孫水部公學二十年而水部公第進士督徂徠泉源迎者羅拜於庭府君冠帶出見官吏曰而今日得無有曹掾貴倨而舞文書者乎蓋自是府

君始解願掛冠時事矣

吾祖中山公富長子水部公登高第捷書至第焚香告謝家廟肅然闔戶而居田廬奴僕謝去若燒書十警懸之壁其一曰無受人進獻侈畝官而詭縣官名田也其二曰無令吾門有怒馬鮮衣憑廩養爲穴窟者其三曰無以衣冠通郡邑自潤而人畏苦乎其四曰無令隸也橫於市而奸賈豎之什一也其五曰無徵厚利無剝佃戶其六曰無念舊仇以傷容德其七日謹尺一慎

續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三

姓名毋喪節而承羞也其八曰無通稅課以勞里甲其九曰無忤於善良而悞於惡德無尊重富厚而侮辱困窮其十曰燕享有常豆觴有數無恣殺而損慈也蓋晚年重錄以訓後人題曰十決不其手澤至今尚新矣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讀書好博綜玄覽立身負奇節志倅古人嘗爲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貞惟直惟其然故無忤於德不能詭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

故無愧於天蓋自名三守子

水部公督徂徠泉源居官惟蔬粥給朝夕凡魚薪津口之輸歲以千計額皆領於巡泉者公指弗染也其往來關津則立一手牌以便其上下戒弗得糜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

徐文貞公自叙相業之大者見於示其子尚寶瑛一書今見世經堂續集 汝書來傳道荆石先生云云夫鳳盤相公欲以吾所行之事載諸國史而荆石又以見論此皆爲我計不朽用意至

續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四

厚吾亦豈不欲仰託名筆期有聞於後來乃我前日所以不答相公今所以仍不告荆石者誠有難於言及有所不忍言耳蓋自來宰相與庶官不同非有專職可指而論觀陳平之對漢文史官之贊房杜可見也 國朝閣臣 世宗嘗以爲無相名有相道吾濫竽內閣十七年來政者六年上以敬長結知 世宗於凡所怒所疑頗能有所轉移故解下以硯硯之節寧士類雖當嚴氏黜貨之後頗能變貪爲廉易仕路之汙

濁以爲清白中以誠正服宦戚頗能使不敢縱肆侵擾諸司內以謙虛接九卿臺諫頗能使各修其職無所撓阻外以恩禮懷邊帥頗能使盡力戰守虜雖間犯封疆旋即退遁此等事見於擬票自壬戌五月至戊辰秋間是詔勅如嘉靖遺詔隆慶奏對今集中所載是之問可考見者特十二三耳其意氣相感詞色相投促席相謀畫與夫投機應會潛消密運幸有少濟者即吾已自不能盡記今又何能一一形諸紙筆哉此所謂不能言者也吾

非憮然不知感亦非敢岸然不應一詞耳王大夫不相知者慎勿以此告之徐文貞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肅宗皇帝密諭云汝之所對數以褒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已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欲二氏各一御至

之真基且目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  
以聞本日申時奉 諭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  
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病內虛  
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已煉此又絕  
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  
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歌云大道不離夫與  
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患  
非止病後失膝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  
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  
恭捧讀 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  
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正言也身中已  
煉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  
惟 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  
於忘情急流難於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焚入水  
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榔梅歌之二云所以惟  
玄聖能行之也蒙 諭左患有乘害者仍資符  
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剛等  
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紫之至謹具題以聞

本日亥時奉 答汝問中剛等書符其有驗並  
無一奇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  
不睦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篆無  
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咏爲上道法  
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畧可耳太上戒  
律初不同釋彼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第一  
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厘失斤悞怕人汝  
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於春芳常例  
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 答諭臣恭  
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  
特道士哉翰林官之於文章中書官之於字太  
醫院之於醫皆此類耳蒙諭仙妙第一難臣以  
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難而慎持  
之庶可免厘失斤悞也蒙 諭可語於春芳常  
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遵俟春芳  
明早來領 諭語之謹具題以聞嘉靖四十三  
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 密汝以我密諭切  
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侍內侍未宜

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  
二恙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寶即金丹也  
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  
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時  
因得彼真氣遂通健已安七分多天恩可不深  
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害命之具他每名日修補  
何會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 諭以事關  
聖躬具謝茲又奉 密諭荷蒙 皇上俯鑒下  
情臣益不勝感幸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五九

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厘 皇上以仙行求  
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  
豈可以並論哉臣曾蒙賜諭云仙人鐵心厘失  
斤候怕人臣固已仰知 皇上之於仙修有真  
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以聞右皆  
肅皇帝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不刻文集中  
味語意 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  
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爲文貞贊玄  
不知公之苦心如此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於堂下徐  
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遞貢譁於堂下徐公  
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  
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  
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  
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章  
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對曰此句出  
楊子雲法言上公即於堂上應聲云本道不韋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六十

科第早未會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  
大服

徐文貞會試夢着欄衫講大學之道章既醒曰此  
下第入太學光景也是年捷南宮入翰林後時  
首揆值穆廟初御經筵文貞進講正大學之道  
一節上聽罷亟稱曰還是這者秀才則欄衫之  
夢亦巧矣

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未世廟欽  
錫蟒衣一襲付僧圓寶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

宿雲華誤縮官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  
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  
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仍於衲之表云解組  
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  
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買鑽  
山門同一風流也

徐文貞公送一曉章出門不敢登與文貞曰陸之  
與水之舟等耳君從陸來不肯登與倘乘舟來  
顧又不肯登舟豈能站水面上揖遜耶晚章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一

奉命

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侍御南江公奉大行差  
官同時歸里相攜而謁先達蔣少參肅庵公校尉  
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曉  
與文貞獨飲與不現蔣公贊謂南江公曰徐行  
數步固佳公亦肅客謝不敢候蔣公入門而別  
二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

徐文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  
而女奴抱公窺簪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

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考宣平績  
還道括蒼賴公復興而墜其下沉際峭石較立  
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從容  
下卒不哀思復公又嘗寘公於古剎讀書剎故  
多懸僧苦之公宿而倦不出思復公補承寧都  
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  
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對  
曰君居止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因  
丁祭携公宿明倫堂時方五歲思復公偶出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二

對日明倫堂上宿公問曰今天子所居是何名  
思復公曰皇極殿是也公即曰皇極殿前朝  
文貞公故居近城西隅渚水曰少湖嘗讀書其館  
自號曰少湖當公拜首括日少湖水忽作五色  
涌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癸未元旦朔地震  
疑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虞於大臣耶于何益  
遂竟

徐文貞公當國按院陳公文峯建青宮本師坊止編  
之日按君率屬北面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藏

公挺然而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  
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  
然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華亭張爾世調所纂輯

先進舊聞

顧恭政豫齋公七十外分祈家產命諸子月供錢  
百文預懸書室徐文貞於豫齋少同學也豫齋  
歸嘗訪豫齋曰一飯公猶可備今日一饒何如  
豫齋指壁間錢曰若爾公何須費千錢是使我  
無十日之資矣文貞乃辭去後文貞亮豫齋使  
兩兒扶往弔不哭第熟視像曰公去我隨來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可謂達生而任真

徐文貞遺命殮時止用布素全開屬事欲入觀者  
無得欄阻不用陰豫玉器納棺中其處遂矣  
徐文貞為浙江提學不悅於張文忠為江西提學  
不悅於夏文憲蓋不能堪其私憾也為部伯時  
見居於李古克趙周江蓋雖位為轉也入相深  
忌於嚴介溪蓋世宗不專寵於嚴也又忌於  
袁元孝高中玄蓋欲捷其機也穆宗時有不  
樂於羣閣蓋不得逞其志也致仕後太倉王尚

書鄧洲公世貞以文壽公七十不以為榮而反  
為難蓋深知公之心其實錄也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消蘆也又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  
彜是何義徐文貞對曰彜是有恒之義蒲蘆是  
長生之物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第一題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次題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壽與試官以問以肅  
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為己任下文云何對曰必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得其名必得其壽

肅皇大悅時以為名對必  
徐文貞探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盡  
其志無思之身可以遠謗  
徐文貞公督學江右一士居劣等調飭之士曰為  
文章太難每歲平則呈具某樣書應爾者願又  
好平文貞曰爾奈何不自信而信主司為自信  
宜乎即主司奇寧平也若自信宜奇即主司平  
寧奇也今爾全無張主而平奇一聽主司果爾  
在治世則為君子將亂世即為小人耶其人默

然

周貞靖先生思兼字叔夜別號萊峯好學儉身安貧樂道生平終始一轍而學有實用故居官所止皆有聲績蓋得力在性命也故老稱公無日不檢其身無日不檢其過不惟忘貴亦且忘高真實錄矣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周叔夜會湖廣按察司事有將軍五人席藩封恣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三

爲奸利糾集下頓探九殺人莫敢誰何先生蒞事得其奸狀縛其黨置之獄五將軍遂臂匕首而入先生伴爲揖因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下適爲此曹索耶將軍計沮而退先生條其罪御史大夫馳奏聞上奉詔即訊竟置高墻所奪田宅子女悉還之民一方鼓舞叔夜在林下七年足跡不入官府歲饑食指不給終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遊吳越諸山嘯咏自若終不令人知嘗養病南禪寺鄉人有

市賈買米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見其人歸之

周叔夜大父尉與國先生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却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奇之

周叔夜知山東平度州故獨敵歲屢被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亟下今日收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今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籃餐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大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四

昇行民皆僮呼迎曰吾父東吾民更生矣叔夜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夜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適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其家巨側此生好論之曰若輩遇我非爲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沈太僕鳳峯先生體字舜臣爲寧波守有惠政高曠明爽詩文妙天下也其堂中有春帖云身以兒童闢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恕人之意遇兒

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  
稍暇則粘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  
之思凡燕席中有戲劇即按拍節奏有不叶則  
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  
到門壽登八十常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陸宗伯平泉公樹聲少貧時手一經爲樂家諸力  
作者惡而奪其經命從耕公亦黽勉從耕爲產  
刺其足內自傷而猶私讀誦不輟族子偶過以  
課業示公公方偕衆播立從播所構一目示族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五

子族子驚而走頌志梅公曰吾家千里駒公終  
何不自愛惜急宜縱之學志梅公猶難之會贈  
賦入城携公守舍隣有王塾師者宿儒也公聞  
其講而悅之請於志梅公就學志梅公講之盡  
所著田間示見諸學子觀其狀竊歎笑之公不  
爲意志梅公請王師立試之文拔廷次驚而語  
志梅公曰吾從軍有若兒吾亦寧能長北面若  
兒公幸自廣

陸公平泉爲編修惟錢關孤立一日偕詞林入講

公宜衆服吉公獨青衆問故公曰不知分宜日  
屬之又分宜宅金菊猶紛衆以事至爭相爭身  
取色笑公遂巡獨後謂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  
聞者解頤余嘗讀之曰高嶺青松秀於孤特惟  
其孤特出巖之癖

同節有爲冢宰不禮者奉許分宜所分宜曰公等  
日僕僕全埃中取固固宜倘如林與吉閉戶寒  
交彼橫者何施

平泉爲國子祭酒有生閭閻兄具單詞公麾之兄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六

請之力公曰若今猶得自主吾爲政若忍自戕  
其手足乎遲之旬餘兄弟各泣涕請罪致睦有  
加焉

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衆論從爲伏臘日  
朝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况廟祀平泉曰伯爵  
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禮闈屆期平泉訓知江陵欲私其子而以公能塞  
羣望者遂勃然欲歸時有進語於公者曰今非  
昔相公稍委蛇禮闈柄軸在幾夕間且江陵意

固爲公同事公心惡其人怒而曰過翁二十年  
出山爲門墻釣輻地耶行矣吾家雖尊無恙遂  
浩然請歸余嘗讀之曰世人名爵如姬博黍子  
奪嬰兒試其啼喜先生於仕澹然而已似享太  
羹不貪其味徐而冲吟味乃逾倍

平泉公會試時王公華爲太守王夢見城隍庭下  
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陸公之外父  
李秀才問之曰汝婿平日何爲夜夢如此可異  
也李對曰只是不苟已而遂報會榜第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七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船  
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舊  
衣小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更  
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尚遲初服亦不引見俾  
臨送封君奉奉云云

平泉爲諸生時家貧也今朱公廉其貧數贈以錢  
金堅謝不受則諫使居間也大姓知今君重客  
也有所祈願大重貲佐膏火公悉峻拒之學子  
有從游半載以他故歸者却其贄其家強之曰

我不終若事乃受若直是貨我也卒不取

平泉丁酉爲督學首錄應鄉試值部使者行學詢  
郡邑科試首舉士校官倉卒目平泉出應已復  
名呼之平泉卒不動既退朱公亟邀叩之平泉  
謝言彼偶問非欲見也朱公嘆賞云非吾所及  
昔宋時南宮第一人廷唱過三人許出自陳即  
歸上第范蜀公獨不肯出後咸相戒以出陳爲  
恥子殆此意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八

平泉以庶吉士起補官先見座主張文毅公語次  
文毅忽問謁內閣有贊乎謝無有張公吾此故  
事我假若二幣往可也平泉遂巡謝不欲公正  
色曰固哉若謂若以二幣營官閣臣遂以爲  
售若官乎吾直謂禮不可廢耳平泉唯唯強時  
歸明日竟空手見不贊也復持幣還公公微知  
之亦竟不聞

陸文定初改庶常丁憂起復先謁座主張龍湖張  
曰子性素簡嚴公未必喜館中殊難望也惟王  
客司主事頗相宜文定曰莫非王臣耶此亦過

矣旦日張謁嚴東樓曰林子已到不知尊翁何以相見否東樓曰家君每稱其賢即具題留館中矣旋補編修一日分宜延館中諸公飯梁太史忽然煩躁分宜訊之同席者對曰梁檢討因拜客未完故焦躁耳分宜曰汝同年林與吉不曾拜客亦無人怪他

平泉以庶吉士乞歸會荆川唐公於京口建舟至丹陽謁宋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蹀躞庭下荆川公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待如此拜

寶田堂初集卷之三

七

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平泉曰此何類於陳少陽蓋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公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語荆川其訪陳氏子孫而別

平泉爲史官時會方嚴朝禁公甫退食傳言開朝雨吏掖而趨殆不屬端同官素不悅公者微言曰公夙負有養何倉皇乃爾公曰此君命也我何愛竭愛若移此足以後權門則萬萬不敢違著辭以示同志

陸公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荆川先生方以禦侮爲淮揚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歸復遇荆川先生於淮揚先生相顧歎曰公已得請告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教書陸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及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陸平泉先生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公已趨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知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老

寶田堂初集卷之三

十

先生實有病他道是爲家忘國的人而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字

陸平泉爲禮部尚書時正當江陵執政後江陵不平安喪平泉公亦不遺弔

陸平泉以禮書引疾將出蘇張江陵往候別陸天寒公帶煖耳出戶江陵先自去其煖耳平泉曰某到去不得竟帶煖耳與江陵揖

陸文定公平泉爲史官不肯預青詞執政者聞以其一嘗公公謝曰方治家問未暇也執政者知

不可犯而止

平泉子彥章已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  
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  
驅權門乃吾子也滄泊靜退此吾四字家藏兒  
謹佩之足矣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歎服不  
置

平泉貞教造士人人多於精神勝膝中故華亭丞  
某若廉節其子肄業國學公獨垂青曰若知我  
待汝意乎若父故清白吏也人言清白吏無以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十一

遺子孫由今觀之若父所遺若者多矣故說者  
謂公取善詳而悼故周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若游琴  
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於  
貧漢自傳王夷甫曰不意所蓄物耳

陸文定謂客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  
小逆旅也看來造化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  
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  
已盡客曰不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

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數年亦有  
此理此又聖賢脩德立命之說也文定笑而點  
首

陸平泉九旬之外每遇佳風日即乘幾子縱觀街  
市子孫扶掖家僮簇擁飄飄乎仙也隨觀者百  
千人一日坐門首有老者熟視請問老爺何道  
致此上壽公第云日食龍眼當有效老者曰食  
人何能得此公親以一掬昇之

陸宗伯樹聲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十二

爲鼓吹以著述爲文編以誦讀爲蓄會以記朋  
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  
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席自  
吳長史石湖公樓字舜初爲人清執不俛仰肩臆  
爲惠州理海豐令舉而受勅帖直指勢治事如  
故公露檄逐之忤直指意坐遷長史致仕歸隱  
東郊闢自得園豆棚瓜落楊柳數株而已有司  
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誤以公名報者今不  
察懸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爲官豈堪爲

役今大稅諸先生謝先生終不見也明辰僅望  
門報一刺而已長老言先生慤慤君子也秉實  
若虛學殖若貧

高祠部南洲公士性孝友孤詣湛冥初仕明州理  
與直指議事不合徑薨然出太守強之謝弗謝  
擢吏部主事念親老轉乞南曹得禮部尋致政  
歸養親課兒昆弟訢洽郡邑物色之不得也還  
勝西墅爲瑤潭之居逍遙其中不入城市者三  
十年卒余近過高祠部所居瑤潭者見其養魚  
寶山堂初集卷之三

種竹果木週環隙則蔬圃兩樓樹不剝弘嚴惟  
九峯巨北翠若列屏焉亦先生疎養幽寂之致  
也惟其不求備於物是以能鱗然終身焉  
蔡司馬龍陽公汝賢爲人靜約而嘖古爲給事冲  
疆執深計出司藩臬歷蜀閩廣浙十六年而建  
節粵西進雷都右司馬滿秩以歸歸之日慨然  
歎曰吾流浪積歲鄉俗風氣頓非曩時吾合杜  
門久矣遂深自閉絕以儉自居而訓其子人皆  
服公簡也然公自方伯歸捐俸橐以贍諸昆弟

暨親黨故舊人需徧焉二十年孤矣不設一縛  
今之世先生可以風矣斯古篤厚君子也

蔡公龍陽由浙轄還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  
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爲  
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入  
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  
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分  
意

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  
寶山堂初集卷之三

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兩江上有賣鰓魚者  
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驚曰此時魚價  
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儉家業者也棄不  
食

錢太守午江公師周學雅有少名譽雖光澤脫漚  
而能自力於詩歌其於世計澹如也雖數歷仕  
五馬而不樂駕寵網嘗賦詩曰鼓瑟莫教行處  
錯急須三徑掃茅堂旋乞歸日扶扁舟游峯洲  
間初宦裝載不過囊衣而喜忘歸詠至末矣盡

不火矣寄女倩而居然對客談論陶然終日有  
諷之後事者笑曰幾見水漂太守年八十九卒  
或曰先生楊王孫流也以其達生余曰達生可  
以長年

莫布政中江公如忠性至孝靜退嗜義初權部滄  
即移族養父母其督學貴州也夜憂母病亟泣  
涕告歸當夏相國言中諫疾公時為禮部郎獨  
慷慨經紀其歛且操文哭之包御史節以中貴  
人構杖於庭瀕歿竟瘞之而甦於是公仕於朝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十五

且靜退半丘園矣隆慶改元遊召屢轉浙藩歸  
然乞歸湛致博古而肆極於文阿吟咏幾費癡  
食讀書老而不倦書法遒麗神氣至吟海內  
中江先生也張子曰凡游藝必端緒以端緒連  
莫先生書法妙天下乃莫先生運筆如畫而書  
亦重矣先生居鄉有靜德父老至今呼為佛布  
政云此亦吳音中大丘碑也先生有子是龍宇  
雲卿能古文詞書亦適媚為園林之美是龍後  
以字行

何孔目元朗良俊曰予每見中江莫先生未嘗不  
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儒乃唐荆  
川寄公東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  
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  
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  
者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為有益之書但若可以  
資文詞者其為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好詩亦  
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  
零星薄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十六

適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見予良書中所携書  
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為志  
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  
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服也以與子良  
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而晤時更有論  
也夫以讀書如中江先生尚謂舟中所携書多  
非緊要前輩不肯輕易放過入如此  
莫中江先生語客曰淵明大吹深巷中鷄鳴桑樹  
頭摹寫鄉村景色真千古絕唱某舊有一聯頗



亦可意客請之日啄屋鷄已下趨花蜂未還

袁長史太冲公廩徵性奇爽儁屬出言若流不暇使人詞達於口然其天才峻貌學量沉博人亦敬而推之其仕而顯且再如左走坂下不復上者勢也然公内外仕所至卓有樹立傳於人在刑部能犯肅皇帝怒論救王職方不當歿黃州盜據柴山公以貳守潛師夜蹙之拓其地二百里立黃安縣及相唐府王方冲也馭諸校豪武者不得為奸利又廉其閭之詐王疏私陳請

寶堂初集卷之三

十七

者公有奇能而仕不究其用乃歸而詩文基酒以寄憤發市廛野服班荆聞草取意所快盡為忘年又時褐衣楚楚往來吳越佳山水間或不知其為太冲先生也張子曰人才實難用之則大行不用則龍潛也若先生者又龍潛而魚服者歟權其立意蓋亦鯁齷斯世者也

袁太冲垂髫時乃翁與山率公往候楊給諫麟山於東園麟山素奇太冲之才特烹一鷄享之後太冲年八十餘酌東園談及此事潸潸淚下

林太僕弘齋公景陽為人敦慈有德於鄉雅負翁

鑒而喜獎後進余為諸生時公過訪茅與吳郡聯文社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粥糜既就坐僕客具必親閱凡三命題期以酉刻畢既畢則引大觥酌社客欵坐密語皆稱引古道往事細慰勉教五品酒五行能飲者不禁陪坐歡道深夜無倦客當是時里中年少皆嚴憚公奈何以文事程量人余時深念先輩鼓舞成就厚意寧可負也公嘗笑語社中曰諸君幸勉旃終當青

寶堂初集卷之三

十八

雲不朽老未第克供給官耳是會年來登第者累疊也而先生墓木已拱至今為之潸然林太僕歸田二十年捐田三百畝以賑貧宗族有困陳佐學宮子弟一巡撫係公則爭護津貼公極言非是會巡撫徵為新公適加巡撫建縣問曰永司加職獨不可加乎公曰寒則宜加熱則宜減巡撫議乃寢

林太僕為給事中冊封楚藩王燕公侵人以吳蜀爭荆州制進公正色起曰今日主上神聖海內

宴無大王祇服明德不宜根及戰事王侯空謝之

潘學憲喬齊公允哲字伯明泰定公長子也為人  
滌塵疏穢甘自損約所至官者能聲居家雖藉  
世資然不事家人產也麗衣菲食人有屬公者  
問者必嚴却之至里有冤狀必雪之不令其人  
知戊子歲大饑公至絕炊或言家有某蒼頭饒  
厚公曰彼即盈非我授可無故而攫之耶卒之  
日邑人皆為流涕并旆所過父老爭捧竹掛紙  
寶日堂初集人卷之三十一

錢其土自公會建墓所凡二十餘里  
潘舊齊公一日乘肩輿出與大儒偶一在途生  
逐與而嚴罵之抵舍不置也已入廳事數聲  
而法及關日學師聞之事狂生來請罪遂去  
時釋未會謝也也事得潘齊公而後其孫潘  
學師送之出故里懷子第以告潘齊公其孫  
羞欲死

世廟時吾松四忠諫馮侍御南江公思包侍御蒙  
泉公節董宗伯似海公傳贊楊給事坤齊公允

繩馮後未減戍雷州包戍湟中卒董戍南中後  
錄用獨楊公論戍西市漢人云犯上于主其罪  
可赦奪件權臣罪在不測信哉然至今吾松四  
公與日月爭光也時又有龔侍御全山公愷亦  
以論馬市事受廷杖幾死仍復職

馮御史恩當嘉靖中彗星見東井公疏劾張孚敬  
汪鑑方獻夫為根本腹心門庭三害上怒逮  
下詔獄適汪鑑還太宰以例會審南關門汪今  
被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強項  
寶日堂初集人卷之三十一

觀者噴噴歎曰是御史觀膝鐵口鐵膽鐵骨相  
傳為四鐵御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  
得減戍

馮南江論劾權貴罪戍其子勅齊年十四哭  
安街舉其水與訴之方公過勅齊亦舉與泣訴  
方公曰汝父今何在勅齊曰朝廷欲殺一諫臣  
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南江為南侍御巡視上江會世廟遣內相設  
熊齊雲巖南江亦往行香拜畢內相以長柄香

楚付之南江南江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  
不同遂不受衆服南江一時權變之妙

包蒙泉侍御字元達與弟孝並進士有名爲御史  
風裁峻肅 獻陵中官廖彬侍寵而橫庄戶倚  
勢爲民害公至部按其實置之法并疏劾之反  
爲中傷遂戍澄中十三年而卒

蒙泉性至孝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  
家人輒胡盧以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  
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老親無恙勿以他事貽吾憂也

楊給事公抑齋字翼少楊氏祖父皆剛直而疏不  
節尤高張橫厲慷慨方諒當倭寇江南海寧事不  
能勸平而第飲賭媚上以進其責公上疏指斥  
苞苴侵及時宰遂切齒之會巡視光祿勳素惡  
胡晉冒破之罪而晉誣以謗竊邀下獄比干罵  
父律時相甘心焉遂棄市刑時黑霧四塞也  
楊翼少爲兵科給事中坐科視事徐相國弟同鄉  
陟少與公習直入科中請問公叱曰若不聞祖

宗制無故至利者則趾豈得以相公弟壞法遂  
去即當參論相國親率往謝久之始解

翼少居里有郡佐峻行嚴朴公貸其棧棧曰家有  
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入朝時郡侯方廉送別  
言已素無宦情公曰侯蓋深於宦情者不然子  
子干旌胡不趨高人韻士而趨姚醫士門耶姚  
醫士徐司空姻家也方大愧公自言我目如馳  
電能開不能閉口如火澆能吐不能含氣有餘  
也夫寒暑雖正氣元則爲害矣竟以直言及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楊抑齋之歿西市也以忤時宰故不放馮南江之  
得緩歿以建昌侯之獄歲不決囚然張永嘉實  
營飲之馮蓋勅永嘉者也論者以四諫臣爲奸  
名夫奸名者必竊取美名以圖富貴利建未有  
捐棄性命以求名者此如武士血戰疆場以身  
殉難而反責其輕進寡謀者一類也

董宗伯幼海公傳策少負大志爲刑部主事與張  
公弼吳公時來同上疏劾分宜奸狀 上怒下  
詔獄問誰主使五毒備至歷指幾折幸不戾成

南寧時按廣者爲分宜私人公帶大朝戎服跪  
長鎗跪於舟大呼曰軍人董某見按院趨迎之  
幾墮水

董侍郎爲人清介而待族人有意嘗指腴田三百  
畝贍族每歲清明會族祭墓畢設宴會飲貴者  
富者分胙賤者貧者分米又以餘米贍墳種歲  
時助貧者吉凶之事

朱太尊泰庵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  
謫戍家居公時加問候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三十三

二三

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太計幼海適起爲  
考功主事時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  
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先生意  
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即往矣隨謁喪  
貞具道朱公當雷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  
曰無論其他即其加厚學生不畏老先生足知  
其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  
幼海具復太宰朱遂留用

上陵執政遣使致書於董幼海要公函出蓋名爲

需用公實欲招公入黨也公呼使者至榻前示  
以病狀不報書而遣之以此竟與江陵忤

董少宗伯幼海爲人剛方峭直待家奴過峻有犯  
必杖杖以百計多疾者萬曆己卯春董憂郡隍  
以綱單其頭而惡之至五月初七日羣奴入其  
室共戕之時討賊甚急徐文貞公語其兩弟曰  
一昭彰則卹典不可得矣莫若隱其故求兩臺  
疏請而以他事置諸奴於死而反掌耳兩弟不  
能從遂使宗伯公直節不蒙祭葬豈不可惜

寶日堂初集入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馮楊二公皆有孝子馮孝子上書請代父竟免父  
於死而身亦得不死楊孝子不忍見父死先死  
之而父亦不免焉二者未可以幸不幸論也嗟  
乎臣死忠子死孝若兩家父子死相與不救可  
矣

馮孝子勅齊公名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詔下  
獄考問論殊死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  
人至京太孺人擊登聞鼓願代兒上弗聽也孝  
子刺臂血上書曰臣父懸罪萬死念臣祖母吳

已八十餘臣父歿臣祖母亦歿臣寧得不哀惟  
願陛下置臣於辟而赦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  
心臣死不傷陛下法 上手其奏統殿者三命  
中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未減戍雷陽也  
楊孝子名應祈父抑齋公以奸人誣奏下獄論歿  
迫冬矣孝子葛衣楚楚號長安市幸貴人能援  
手赦者弗得也 世廟晚年喜長生凡獻瑞異  
物則悅孝子乃走窮山絕崖中覓靈芝數本欲  
獻上冀以緩父歿亦弗果獻而竟以匍匐積困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三五

七日不穀歿長安舍抑齋公亦以是年九月晦  
棄西市矣夫不願歿於父歿之後而先捐軀以  
瞑其目者是孝子所爲獨伸志於九原也  
兄弟之同胞舉進士有直節者曰楊氏包氏龔氏  
楊憲副伯玉瑞爲工部郎抗貴戚張氏疏其撓  
法掄治家奴數十人爲光祿丞裁損子驚忤中  
貴人罰跪午門挺挺奇男子也其仲弟琛爲考  
功郎有風裁季弟璉舉鄉薦以道韻勝人稱爲  
三王云蓋皆磊落終始無瑕疵矣

包蒙泉侍御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爲平貴  
誣謫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爲南道御史有  
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風霜一天  
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  
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  
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  
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  
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首  
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三十六

子語次于朝夕匍匐跪末頭其兄亦爲涕泣求  
解必絕某甲不與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  
宜乳兩名御史也  
龔方川公情爲禮科給事中其弟全山公體爲御  
史兩公並風裁峻絕也方川在禮垣值歲歲軍  
興北胡南粵諸道赤白業旁午又歲數失稔公  
首疏飭邊防預儲蓄蠲南北額外之徵均兵餉  
以蘇偏累復疏止詔取太倉銀兩省中推公敢  
言後以勘伊庶人不法事件當路謫外全山論

咸寧侯仇鸞馬市首署疏杖闕下得不效已按  
粵西僚屬肅清尋列靖江王不法狀疏止大征  
粵寇爲當事者忌出參議山東兄弟雖俱不能  
安於臺諫然其直聲相伯仲矣

吾松多讀書善譚論無如何孔目良俊其風流瀟  
灑恬於仕進則有何禮部良傳兩先生伯仲也  
孔目公字元朗號柘湖少嗜學極博而負才數  
奇以貢謁選授南京翰林孔目尋乞歸益厭俗  
治芳園精舍掃軌讀書傲然不屑一世士獨與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三

二三博雅同志品臨千古其論著卓然至今人  
編習之有四友齋叢說何氏語林行於世四友  
者維摩詰莊生白樂天與公爲四也

禮部公字叔皮號大楚嘉靖癸丑進士官南祠部  
主事歷正郎乞歸兄弟聯席講教古今慨然莫  
逆也喜著述獨善病不能竟其志然多傳其夫  
人宋代成事當公一日沉疴若絕家人意公必  
成夫人遂自縊於祠堂越宿而公蘇詫曰夫人  
何在我夢夫人來代我我乃還耳今夫人何在

亟索之則在祠堂夾室公慟幾絕誓不更娶兄  
勉蓄一婢生一子奉宋夫人祀也

宋南野琛爲御史時有風裁還家家有牛常蹊柳  
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詆毀君君勅家  
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  
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  
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廢之哉呼牧牛兒鞭之  
數十俊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  
父老大慚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三

楊瑞字伯玉工部奉使過里時喻時爲松江守張  
廷欽之喻雅有外好賜優人一卮與共飲公厲  
聲曰此豈侯度耶恐不可以示民喻失色

伯玉爲光祿寺丞武宗好養書眉鳥每日於寺  
索子鵲腦作鳥食日用鵲數十頭公對中官言  
今天下民窮財盡焉能很籍用物若此大如捐  
哉武宗怒遣使詰責公因服跪午門外固爭  
劉瑾又使使詈公窮措大何不知事機若此公  
面斥之瑾甚怒詔謫公隰州同知

顧光祿治字公名正心憫吾松後重往役者輒破  
家歲出母金四萬累十年得十萬買義田四萬  
餘以贍役人至今人需其惠也顧東江爲其父  
座師曾孫貧甚不能守其居公乃捐二百五十  
金買其房仍令其曾孫居之後曾孫復賣他姓  
公亦不問也

張王屋先生之象字元超傳學善詞賦性恬澹而  
淫於書家藏鴻卷而衆無惜后然好覃思觀作  
者之意所著述甚富也貌不勝衣而慷慨勁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九

獨立物表衆漸泉幕賦庭鶴以見志有那堪銀  
羽何鷄羣之句當事者怒遂罷歸又憤時俗趨  
炎熱乃反傳咸意著叩頭垂賦寓意云蓋先輩  
博雅中持正拔俗者也其孫齊顏亦清遠有時  
名

徐長谷先生獻忠字伯臣學博才高日讀書盈寸  
以鄉舉爲奉化令解經歸沈酣賦詩尤長於賦  
如集中布賦一篇憫松人愁苦能令循吏讀之  
酸鼻也又有重紫岡宜陽好學工古文詞并錄

校勘老而不倦尤尚行說與弟旭友愛鄉人重  
之數公皆一時才人聯社唱和每集會則竟日  
品題金石楊推古今按拍雅歌陶然觴咏至今  
風物流韻想見當日鄉下名也

刑侍御子應雅慕張王屋觀風入吳趣駕就訪阿  
導及門張方卧病家人京辭公已直人楊前矣  
藥盞茶鑪狼籍滿前問張所欲張曰老人無他  
嗜惟嗜丘園因出所著賣書買山詩相示云不  
恨空囊賣索無尚餘書卷當青跌余今自喜專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一

丘壑覽得天成一蓋圖公稱歎微邑今贈買山  
錢

松郡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孟人  
所逼欲鬻其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  
慨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耶吾不忍兄  
汝夫婦生別也贈以三十千拂衣登舟不告姓  
氏而去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闕  
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舊時

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  
冠服錦繡闊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  
儒衣儒冠問公貴善吳公服善俱有古人風  
徐主事三善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  
黥汚亦可占養

吾鄉近來給紳多躋上壽陸文定公年九十有七  
茂以加矣蔡溟陽太守九十顧豫齋大參八十  
九王留庵明府八十入滿恭定公吳貞石太守  
入十七徐文貞公馮南江廷尉沈鳳峯岡卿入  
寶田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三二

十一馮勅齋京兆入十五董漸川廷評入十二  
袁太冲國相余伯受所憲使入十四若八十以  
內者不可枚舉聞歲星臨吳分想當如此  
吾郡大僚得諡者十人王公鍾諡傳敘錢公溥諡  
文通張公悅諡莊簡先大司馬鑒諡莊懿顧公  
清諡文偉陸公深諡文裕孫公承恩諡文簡徐  
公階諡文貞潘公思諡恭定陸公樹聲諡文定  
萬曆丙午以來廟堂議欲補諡吾松楊公允繩  
唐公文獻俱有諡尚候旨也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入石  
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  
黃山谷言男女緣累僕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  
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貝葉  
士大夫不可不知

何元朗云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訟  
獄之繁多錢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屬雜山積  
波委日勤職業猶懼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  
時進見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  
寶田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三二

朝廷委任之重况華亭鄉官今已五倍於前矣  
使府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資  
妨耶

吾郡江河在府治東南月河在府治西南其橋曰  
日月河通出狀元前已驗之鶴灘公矣萬曆甲  
申若民來思義建議重開兩渡唐老師抑所中  
曹元玉庚子許太尊繩齋公復濬城中支河辛  
丑張瀛海大魁天下

吾松任尚書首李公至則次錢公溥終南太宰進



階一品諡文通次張公鑒任太子少保南兵書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懿次張公悅由南兵書加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次張公駿由諸勅房加禮書致仕次朱公恩終南禮書次顧公清終南禮書諡文僖次孫公承恩由禮書學士致仕贈太子太保諡文簡次張公電由諸勅房贈工書次潘公思由刑書改左都御史進階一品諡恭定次陸公樹聲任禮書學士致仕加太子少保諡文定又唐公珣任右都御史總

寶山堂初集

卷之二十三

三三

督兩廣與尚書同品秩又金公獻民任兵書致仕居綿州張公文憲由詔勅房工書致仕居京卿聞公贈任南刑書致仕居任丘三公原籍皆上海人凡十五人云

弘治間有王西園先生字九萬名一鵬高曠清散有晉人標格詩宗大曆字學趙文敏尤妙署書繪山水寫竹天機警發氣韻生動以貢授奉順學訓致仕歸卜居涪湖西韻高不近俗偶入城泊舟瑯湖之濱索書畫者踵至舟幾不能容客

嘯傲八十餘卒時又有王鶴坡先生良佐居華亭之涿涇弘治舉於鄉與錢狀元並名呼爲二鶴長於七言近體壯浪弘厲七言古風則頓挫激昂信筆可四五百言倡酬同里者有成龍淵韶張一桂見孫文簡公合爲三詩翁集於時有韻味岑先生曦弔衡雲山有野人月黑偷金盃山鬼天寒泣夜蘿之句教公皆以書爲業以硯爲田安貧自得真出世之風流哉

寶山堂初集

卷之二十三

三四

近代有徐益孫與偕范叔子濂皆超然高士也與偕游國子有汪洋之致人呼爲黃叔度後竟焚稿不復出居家惟讀書養母而已范叔子性簡元而博學著空明子捷耳抄二書幾以賣鬻當路者擬其刻然其書至今人猶能禮之也簡公並能詩有自稱之趣張子曰驪袍樹面長錦柳楊幽咽中宮商之節及墮子貼面得之稱係其翼爪爬其腹而張之使鳴其聲嗷然輒止不足聽矣夫士處人帷幕門牆之下而作爲聲歌以應人之求亦係係爬腹之音也吾觀西園先生

以下皆以能詩名彼曠曠然漠漠然寧求實音  
於人世哉夫人處仕宦其歌不長吾松所以風  
雅在山林也

吾松有兩孝廉余嘗傳之曰古之循者寧可無生  
不爲不屑孝背衆之所趣無自傷其所願故有  
踽踽之歎而不悔者其二孝廉之謂也世俗不  
成人之美則詆其儉於村庸知村之能誤人者  
多矣夫村莫難於自御其情若此者其亦可謂  
能御情者也就如鮑焦齊餓者甘於自枯彼當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三五

有見爾既能見必能甘何苦也且今後世猶知  
有一介之義其於末流寧無補歟  
楊孝廉有爲字後可儒雅喜詩酒而不善治生濱  
海而居不入城市至暮年所有衣服書籍盡鬻  
以供朝夕終不能繼然杖頭偶餘數百錢則携  
一壺一菜往坐菜花田中鰲豚竟日至明日屢  
空不問也或不能殮孝廉張齊顏爲文求賻於  
薦紳而葬之其詞曰廉件陳仲貧過原恩生平  
惟守一縑家業空餘四壁足絕公署當道至不

識其姓名高第窮村交游莫得聖其顏色寧甘  
冰餓特恥于求生之年常并日而餐歟之日至  
墓棺而殮又况天乎不弔終絕伯道之孤室附  
未亡堪憐黔婁之婦凡我同類誰不關情擬捐  
厚賻之資以儲薄葬之備讀者哀之

郁孝廉伯純字履臣陞平泉先生嘗器重之曰是  
真孝廉也孝廉沒而採風者亦以是語表其廬  
爲人端毅沉寂以古人自期性至孝好古而嗜  
學嘗曰書生爲人亦爲文也先定草萊而後真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三六  
焉工矣余嘗謂孝廉後漢行名猶以爲書生草  
創時而竟弗及真可故也孝廉愛敬父母而事  
外寡母如其父母孝慈兼已先歿廿七年終喪  
不更娶生一室危衣冠讀書其中夜坐徹旦不  
寢也與人交真懇而謹有禮顧慕後進然視  
涸涸者去若鵠焉鄉邑之庭歲時得鴈鴈生平  
不輕以一刺先人輩激清獨行類天性矣時同  
儕者謂其苦孝廉歟曰吾自甘之夫人生有父  
子兄弟以成類也有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

德義理以松性也而又未足於蔽形蔬足於果  
腹是人世之極樂而我生之所甘矣聞者愧而  
服其言孝廉庚陸平泉先生年八十餘聞之發  
姿歎歎者竟日蓋傷後彥之陵夷也

統衣而黠也何如完而禡者與玉卮之漏也不如  
陶尊之無缺士能不事王侯資稿薄樂山林蔬  
布以沒其齒斯亦賢者之所尚已吾松逸民史  
莫能傳也以近代所聞有兩布衣

張布衣昉字元昇號友蓮力貧嗜學而不暇於勞

讀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

利董幼游宗伯慕其人幣微之竟不納即時訪  
問亦不報謁也居南郭之微廬日政曉果終日  
焉友人延之酒亦時往惟見鼓必卻避嘗曰鄭  
風棲梧樹而可執驥柳徑不幾清潭郭子長郭  
能娶婦市其君娶焉婦冰其蕭然池縣潮罵  
因太困一僮力作日得粟直以供朝夕後僅  
復疾昉足數不良於行陳眉公假黃冠吳明谷  
耳房居之告之陸大行假歲致康焉諸黃冠雅  
重昉日致酒餉昉床上拱手謝云冥報以相期

昉善詩有題画一絕云挈壺坐釣秋江滿清酒  
容易得魚難世間好物不在大三尺鱸魚腹上  
竿昉沒黃冠手子貧不能葬陸大行經紀其喪  
葬之祖墓

孫布衣得原字本脚號雁洲當是時雁洲居北俞  
塘友蓮居城南濠相慕也名亦相絮而友蓮不  
與雁洲見雁洲以書通輒稱曰神交先生然友  
蓮詩學李杜雁洲詩學蘇黃常唱和不相瑕疵  
雁洲游通廣時來長者車而友蓮閉戶不通賓

讀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

客雁洲病足不任行出乘一白驢帶少年戲呼  
之曰騎木驢雁洲佯不聞也者已而呼不置雁  
洲曰徐下驢揖少年者再曰某自甘徒步以  
足不任乘此君何曾過之深敢請其罪少年羞  
而匿市中以以此稱雁洲長者雁洲性甚孝者  
而嬰孺慕也工隸書灑灑有山水致家居一椽  
隙地半畝皆種草花紅英的的籬落間題其居  
曰衡門之下馮允敏先生稱昉爲上隱得原爲  
中隱皆吾松與丘壑人所爲計身後名者並疎

哉

古人傳獨行謂其孤絕行一意不與世俗共類仰引絕蹈墨以扶助風俗然世人多笑而迂之夫立身之難言也久矣寧方毋圓寧執毋通坊世如坊潰堤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也吾記聞然明德者二人曰謝社師張博士

謝社師名諱字一默里稱古執先生

爲館師歲餽米三十斛自束修外即縑一錢亦固却不受也晨而入館三商而歸五年如一日

續市堂初集

卷之三

危坐阜比上倦不飲側暑不裸袒弟子殷事之若神積供具無過一盞一茗曰余以養服濕數日吾豈可以羹酒訓隱人過誰不欲聞且不近賓客戲謔語客無敢蹴及於館者請謝隱隱師大節過人時督學與南江公厚有績錄入序者以五十金求先生道地謝曰主人幸以子師我我可不教之道義而營此暮夜役耶故當時呼爲謝古執先生也先生後有姚四山先生爲童

子師初到館見其家僮毆母大怒曰余寧餓死豈可餓口於不孝之家亟告歸主人苦其僕請罪始留

張博士思敬號老伯以貢爲學博士生平有篤行不受人一錢外家許析著令百金遺其女公曰此許氏資一世拮据不能享而吾無故安享其百金耶立命妻還之季父給事公有門人來典南試密緘一紙來呈給事給事子尚勿獨公赴棘闈給事密以授公公曰古人一介不取况實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十

科名不翅一介耶即俸而得之何以列籍紳謝不受給事笑曰吾子真聖人耶故里中稱爲張聖人也司教陽信署邑篆無染衣緹袍穿幾摩肘令衆長春重之爲製服一襲却不受改諭知臬戒諸生無得以修脯進日以道義訓督不倦蓋叔世之胡安定也先生嘗語人曰財以非分得則盜賊聞石也官以非道拜則優孟絳灌也後郡縣舉鄉飲大賓堅謝不肯出乃核其事蓋躬行君子矣

王將軍子奇金山衛押使也事父母至孝母有疾疾子奇吞其痰母即愈癆卒三年苦呪冬忘絮夏忘扇也忌口泣祭如初喪總戎閩中所產荔枝等物絕不啗口曰吾親所未食也常行海遇大風嘆曰吾心無風波神明終不以風波戕我若王將軍真介冑而魁然峙者耶

高處士承順途遇大風舟幾覆公權父叩頭額天哀泣風忽定迨歸舍則烏夷亂海上公居郊外倉皇奉父奔郡城倖遇寇露刃向父公以身擁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藏叩頭流血請代冠亦義之曰爲孝子巧若衆猶掠以前驅濟河水勢甚漲公極力肩父幾不能濟寇引手援之登岸遂釋以去

率亭小民周應文以父患心疾醫禱無效乃齊告

大士一日忽剖開胸五六寸探正寸恩歡淚如

起香幣數獻乃入海不溺顯靈位於縣里近縣

林鎮坐石自如不覺痛楚牙牙湖渠先因母病

乞藥大士得方憐而與之歸以奉父父病隨愈

考國初松有張榮一者母楊病劇榮一禱天剖

腹取肝以進母啖之即愈事聞詔旌其門繪像城隍廟也

徐御醫樞在宣宗朝被寵遇厚院使香歸展墓

上親賦詩送之子彪亦爲御醫一日景皇帝

問藥性遲速彪對曰藥性猶人性也等者千日

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曰須固元氣

所謂以醫諫者也

岐黃先輩推二人名家曰沈虛明王節之兩人並

擅絕技然相得其驥也郡中有疑疾求虛明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則必曰須王節之同治節之亦云須虛明到議

下藥相讓不專利也虛明謹厚不伐每至大武

家家人抱兒女出一一診畢人付之藥無倦容

貧家延之亦必往病既療不索謝十藥蠲善治

疳虛明四拜稱師受其方後編于治後其葬之

節之爲人亦類此柳河東傳宋清謂其賣藥不

近於市人若沈王兩君皆可傳也節之有子一

鳳一鵬皆爲名醫而一鵬號起雲以醫俠聞於

郡中

郡太守子病延沈虛明視脉太守夫人諄諄告以子病之由沈若不聞也守訝其不應沈對曰夫

人是對明府說醫生悉知矣可謂得體

王起雲醫術高輕財而任俠嘗言吾借豪富之重酬濟貧窶之不給所施藥於不報者其勝記也

孝廉楊回山止一子方歲週暑月旦暮啼不乳

亟召王視之王曰從我則生否則不可救也然

須以百金壽我楊謹奉教王乃於堂中盡石灰

一團置兒其中屏去乳母兒初甚啼移時睡去

寶一堂初集

卷之三

聖三

王宗香需飲侯其覺以藥一丸投之隨瘳處其

金而去或問曰子何術而神若是王曰乳母甚

肥天又暑兒愈哭則乳母愈擁抱不忍釋中熱

太甚所以啼不乳我俾之哭散熱氣即愈矣石

灰盡悶醒後投刺不過假以藥謝耳此所謂術

也聞者鼓掌

沈虛明幼科獨步一貴公生一子將之官沈送之

囑曰公子出痘切莫用藥上痘不必用藥下痘

用藥亦無功中痘須藥扶持然未必得人則不

如不藥之爲愈也既而貴公之子出痘不藥竟

愈王起雲亦嘗語人曰稚子有恙勿輕服藥此

要訣也嗟乎善醫者不以人試藥善兵者不以

人試敵善治者不以人試官千古達見哉

近年吾松有二烈婦許三妻某氏僑居西湖庄三

無賴好飲博而家無升斗之儲與一博徒狎私

約以妻事之利其需朝夕也言之妻妻毅然受

色不從然三赤貧不能改行而博徒者多方誘

三求歡一日三與博徒操雞酒至家令其妻供

寶一堂初集

卷之三

聖四

其妻徐爲之具已呼妻同酌妻卻不往已三與

博徒睨而相笑漸有逼妻意矣妻度無奈何引

刀自刺其心血射如注而氣博徒與三皆正法

而氏祀於烈婦祠

陳氏庠生張士震繼室也歸張纔及年而夫沒翁

姑父母憐其年幼難守陳氏忿然而起朝夕憑

夫棺而號痛楚徹旁人號十數日竟不食而死

郡邑薦紳皆拜而弔之葬天馬山之西麓太守

張九德題其墓石曰女中夷齊又題其祠中曰

女中張許並祠許氏祠

吾松貞節固多然無如我家族表趙貞女趙女者  
莊懿公次子昱所聘也錦衣趙指揮女未婚而  
昱卒趙矢志守節莊懿以母喪歸起爲刑部尚  
書感趙之能守遺術夫人省之趙請於父母從  
姑歸依姑以居終身衣素不御色服其父母歸  
祖查皆用白木年五十五郡守劉公奏旌其門  
扁曰趙女貞節以別於既婚者顧文僖學士議  
稱婦則未成婦道稱女則既遠於家以爲賢者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四

之過錢鶴灘修撰奮筆與辨凡數百言以宋太  
學生守節爲比作詩數首未終爲錢絕筆入憤  
是錢而謂顧立論之苛

沈清婦吳氏與隣姬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  
即吾子弗聞也後何還去夫婦相繼歎久無音  
信吳病革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金與之  
曰此若母所寄今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  
去

陸潤玉之女名娟自少穎異授以書史輒記憶不

忘長於詩有案其父送行許者父不在爲代作  
云津亭楊柳碧毵毵人醉東風酒半酣萬點落  
花舟一葉戴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責之自是吟  
咏絕不及門外事後歸馬龍姑亡事舅孝舅沒  
托以二女乃置淨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既終  
始復夫室無出爲夫買妾生一子將卒以所作  
稿悉焚之曰非婦人事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四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倭變志

總敘

紀兵

紀捷

紀殲渠

紀周防

十德傳

十勲傳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十忠傳

十節傳

僧兵

狼兵

鹽丁

遣祀

三太學

四辨士

兩孝子

三乞兒

三腐儒

二忿詬

一酒徒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華亭張鶴世調用者

倭變志總敘

史簡曰松之難松之遺老能道之郡邑之故牒薦紳學士之論著見于他集可傳也故紀于松獨詳然按之籌海編及海防考諸書其日月頗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人不能傳耶吾寧信其目擊者焉夫蘇浙隣也事相唇齒者存焉然畧矣嗟乎松烏知有兵閭爲盜數浙開禍先狡夷與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乙

豪民市于內地而劫端不可制矣閩嶠之浙角之窮寇漂蕩無歸而流劫之禍中于松白亦在原白骨在野戰則無卒乘守則無杆櫓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今海波無警垂六十年矣而東南人口不言兵其幸也耶次其月日而紀之以戒伏隍也

史簡曰松無兵烏能戰鄉民潰而奔賊鋒所被如芟麻焉客兵能戰而不諳于形也故不能當賊謫然賊衆多有從其真倭易盡爾捷于境內者

吾得而述焉其以境外捷而能解松禍者亦書也敗而書以求御戎之無術云

史簡曰十德民所祝也坐籌宣力出自寬衣緩帶者難矣十勲疆場之勞臣也于城哉十忠捐軀而殉事者忠魂俠骨至今在九峯三泖間十節孱女子耳而著大節于流離奔竄中卽烈丈夫何加焉天地正氣不銷沉久矣不得于鬚眉而得于笄褕傷哉辨人之能成事也髡而勇市而俠者之克有濟也鄉曲之奮發義勇也販豎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三

依戰功而忘其身也孝子之篤于性而能感異類也皆可紀也且以徵用人非一塗云嗟乎此一郡事也然而兵革成敗之故于古若斯矣述往事儆將來斯亦作史者之指也

紀兵

倭訐于浙自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始而吾松之受兵劇于癸丑之三月先是王直烈港之敗大將俞大猷覆其巢賊餘黨流突蘇松掠嘉定之寶山而兵遂及于松當是時倭既不滿百而百戶

宗元爵馮舉率所部與賊遇殺一人賊奮鬪二百戶死之遂據楊氏宅飽掠旬日去明年癸丑二月廿七日倭三十五人泊船五圍殺金山衛百戶王忠遂沿海劫于杭三月初二日猝有三百十六倭于青村所焦墩登岸時承平久沿海民不習兵而越海孤寇鋒甚銳百戶王河藐賊數寡率隊長陳九等倉卒出禦戈未交百戶隊長受刃矣餘即潰復死數人自後無敢言禦賊者而任其縱橫海上皆賊壘矣月餘後往金山衛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至乍浦遇浙兵擒勦之閏三月賊首蕭顯等由浙而至寶山登岸掠兵儲吳公調發鎮江民兵二百及本縣快手三百餘委劉通判統領時兵皆烏合又江南人柔軟望風駭散四月戰于十九保連賓華橋大敗死傷甚衆統兵官沉于水際菰葦中一晝夜僅免時上海未城知縣俞顯科遁走掠于市去而復來五月初七日賊兵與水兵相遇于高昌渡接戰浦中我兵亦不利米幾賊千餘從太平寺入市市民潰恣其掠取海

上清艘俱焚焉十二日賊復約海口周浦兩道共三百餘舸入寇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統兵巷戰俱陷賊伏民兵死者過半邑里爲墟二十七日賊復至督府遣鎮撫吳賢接戰于黃泥浜賢復陷自後浦東沿海二百里新舊倭絡繹無虛日矣六月二十七日倭二百餘駕三海船泊上海北官前黎指揮鵬舉胡鎮撫賢禦之鵬舉洩劍賢死焉而賊遂焚縣治殺掠吏民甚慘治劫周庄擬賜庄諸鎮當事者以上海無城難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四

守遂伺賊間議版築數月而城完撫按專設海防道自此始而以六合知縣董邦政領之三十三年甲寅正月十八日賊首蕭顯駕七巨舟舉二百餘突入吳淞夜泊宋家港時崇禎兵船四十號泊東浦東岸平明戰于浦復大敗顯遂登岸遇上海東門外穴民樓居而賊城中董會事嬰城固守以神鎗手備新城墟處賊當之輒斃二月六日賊解去董會事遑捕丞劉東陽兵追之衆見賊即潰東陽死之會兵飽會事任環

統民兵三百傭兵八十來援賊船泊黃浦沿吳淞江南者相望環迫巢之十五里橋賊敢南奔再追敗之于習家墳時顯據史家浜爲巢二月衆將盧鏜率兵二千追搗焚其舟悉奪所掠輜重時賊首陳義以問人城期內應有徐道人者議而密啓擒之驗其左股有痣卽戮之餘皆遁于浙三月中各路賊期于黃浦出海會大風雨船皆覆乃復登岸分據周浦下沙新場川沙未城結果作久居計賊首陳東蕭顯徐海分據柘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五

林作犄角海濱無地非倭巢時南漕所城圯未葺賊擁衆襲之哨官李府挺身獨戰死焉守禦官徐學夔坐失接絕煙火者半月乃調把總婁宇收散亡募民壯時協守把總陳習諳鎗法選壯勇得三百人晝夜訓練賊分道劫掠賊伴不能應接或三四十或五六十呼吸間勦殺之不損一兵賊以此畏婁宇兵不敢縱橫掠也三月二十七日有八漁舟揚帆追一倭船自滌關焚船直抵松南門倭止九十餘人燒新造大海

船十隻及南倉糧三廩大小民房四百餘家千戶童元戰死南倉塲後群倭轉掠金陵慘戮無算而仍殲于蘇州木瀆者吾松土兵力也四月初五日倭五百人由上海陸道逼松東門掌教韓崇福射死二酋賊縱火城外三晝夜不絕城中大震時男婦擁東關城下以萬計守者閉勿納吳節推時來坐城門盡入之賊始至四月十一日倭八百人泊大船小橫潦涇分劫男婦奔溺死者六百餘人秀南橋至小倉橋廬舍焚殆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六

盡而泖東西各鎮慘不可勝五月初一日倭七百餘人從南門列隊抵西門長橋道四酋逼城城上礮中其二酋死又土兵斃一酋倭退入白龍潭寺殺數百人而分兵流劫久札上橫潦涇馮中舍家當倭焚劫西門時任兵憲統民兵出戰從辰至午無轉戰地連發矢賊應弦死者數人賊雖無退勢然漸解去公回顧從者纔數戰計城門開賊且掩其後乃持戈躍馬衝之賊披靡不敢追城上觀者壯而危之已至莫家衝入

由白龍潭北門進也是時城中民大疫而賊等盤據柘林爲巢窟連結二百里如老鸛嘴七八圍之間皆其部落屯聚地間分一支自青浦白鶴港而北出太倉間分一支自劉家河入趙崑山而奸民復投爲嚮導分劫沿塘民殆盡至七月初調河朔兵至而盧鏜等與賊戰川沙中賊伏敗方士丁千斤馬八百死焉八月初八日少替僧兵應募至操鐵棍擊賊賊立仆而一賊伴死及亦亦之遂清九月十七日柘林賊攻青村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四 七

所城牽所虜鄉民臨濠呼立斬以懼城中城中人股栗而一壯士被獲將受刃跳而踰濠須臾度城堞問其何以入于堞曰吾目不見有城也賊作梯級以門爲梯將內薄登城意在東南角入又遣一鄉人書來索布帛千疋金銀千兩爲購衆置不答賊大呼城下索回書城上矢石交下而去相持至十日晨見賊驅鄉民舁雲梯雜包攜迤邐護塘間來者約二千餘人揭帳爲旗隊而進至城西南隅分布四門爲游兵二隊

往復城下于東南角吹海螺則四邊齊進督鄉民豎雲梯三乘高出雉堞五六尺軍士以胡叉迎之俟其登梯推之賊手左挽牌右舞刀礮梯不給城上矢石雨下傷者半千戶陳元思一矢中賊喉遂斃乃退去軍有裸坐堞頭發砲石者一名康四一名戴桃皆傷于賊矢礮間一賊衣紅乘驢徇護塘而行于戶陳元思弟陳元思以鉛鏡置堞間熟視之舉火即仆群賊乃剖其首密埋土中我兵取以號令其大如斗是日賊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四 八

復分川沙柘林去時城中火藥俱盡日三請救不至賴軍士死守城得以全至十月初八賊憤城不下且多傷有二十四賊詐從西南來作疲殘狀守禦指揮徐承宗于戶葉緒倉卒出兵應之賊見即佯走兵追之賊設兩伏一從鹽倉廟一從民家竹林中突出截殺統兵官迤退入城而官兵二百殺溺幾盡十二月初五雪竟晝夜賊潛至以絮蒙首涉濠復置衣矛端加冠其上作人狀運堞際試無覺者遂舁梯倚城而上吹

螺縱火鼓譟砍南門入居民爭踰北門出賊揮  
刃若刈管積骸成丘縱火徹曉擄金帛子女去  
三日後民稍集號泣拾煨燼賊突從南門至竄  
者死北門如前城月餘無人烟後調兵復守禦  
然空城賊弗顧矣或曰是夜賊俘門者伯而令  
呼城下門者挽之上則賊也遂陷是年十一月  
總兵湯克寬與賊戰洩敗績時兵始交衆緒  
果相持自卯至酉克寬以謁直指離所部遂大  
潰乙卯二月初六日郡城訛言倭至男婦蟻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九

翼日乃定而是時知府方公廉募沿海有力富  
豪召募民壯扼賊聽各自衛有功者以賞格上  
請時有上舍喬鎗等募鄉兵禦賊屢有斬獲功  
二月十八賊百餘人自桐鄉劫回經青村所僞  
作攻城勢把總金漢千戶陳元恩上舍盛際時  
統兵出賊見兵氣銳即遁追之斬首四十餘顆  
餘望東北去明日由南匯所而北參將婁宇督  
兵呼吸擒勦不逸一賊海上兵聲大振矣三月  
初七倭賊三四千自海邊來圍上海縣董食事

發兵迎之戰于浦東陸氏園我兵奔北至浦濱  
多溺死賊有衣紅乘白馬舞刀衝擊氣甚銳海  
防兵陳瑞挺戈獨闢竟斬之賊懼而退瑞口銜  
賊首截浦而溺城上觀者皆壯之僉事立署爲  
千長三十四年四月柘林新至賊攻金山衛守  
者發矢石禦之解去既再至犬猷敗之俘斬二  
百五月廿八倭奴六百人于南潯劫擄至王江  
涇總兵俞大猷參將宗禮統官兵狼兵分兩翼  
夾擊之賊遁斬二百五級是月倭八百餘人從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

松往蘇參將周藩把總婁宇追至唐行倭伏民  
舍突出襲擊藩赴水死兵民死者千人一鎮若  
沸五月二十八日倭寇三百餘自南潯突至葉  
謝總兵湯克寬與都同知文奎解守備明道迎  
戰浦中賊死三十餘人東岸倭渡水來戰俱溺  
千浦遂大勝改名其地爲得勝港時上見倭  
久未平遣侍郎趙文華視師兼祀海寇壘環海  
濱不可祀築壇祀千得勝港大會官兵旣文華  
與總督尚書議出兵不合劾之上怒逮總督

論死七月以侍郎楊宜代總督僉都御史曹邦輔專督軍情與賊遇于上海東溝大捷日暮收兵賊遁周浦巢去七月大守方廉使謀投毒賊巢井中賊死者千人八月賊五十四人川沙登岸由吳門直逼留都城下二把總統所部兵出戰不利死之賊復往歙州還至東堤由栗水而東擒一老人鄉導引至太湖之木瀆鎮時南淮所選鋒精健都御史曹公調至二百名出遇賊併力勦殺之領厚賞歸七月柘林賊出洋參將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盧鏜備倭王沛武生朱先追擊賊于柘林海塘擒殺六十八人時賊病疫死傷過半總督楊宜浙江提督御史胡宗憲調發水陸官兵分布設伏賊窮促作遁計出洋遭颶風溺官兵追之復回柘林尚存九十八艘登陸走者欲往川沙爲嘉定縣丞張潮及上海兵會勦滅之所存柘林賊焚舟示無去意僅存十二艘于沙外胡公料其必走遣備倭王沛等設伏伺之賊果乘潮遁追及金山海洋盡犁其舟脫者定海兵遇之入

月十七八聞賊首徐海復出柘林移據陶宅四散掠官兵未敢勦至十月趙文華會浙直軍門合勦陶宅寇總兵俞大猷劉顯僉事董邦正陣于東總兵盧鏜統浙兵僧兵陣于南同備五色號服左有有天兵二字期十三日卯時炮發並遣兩總兵藐賊不滿于計易與乃先十二日進兵曹周二公留青村所會大猷劉顯率千戶陳元恩等爲前鋒時天細雨前兵將至賊巢後兵猶隔運鹽河未渡董僉事怒其後方令截千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劉良等耳俄頃兵潰倒戈聲震若傾萬屋僉事隔河亦遁俞大猷驅兵與賊對壘賊止數人迎敵我兵追之佯走遇一小橋止可容單騎我兵越橋而追賊黨蕭蕭中突起中截之後兵即奔賊掩殺以千計統兵官僅身免至晚賊擄敗兵號服兵器藏焉明日浙兵僧兵自南下不知先期已敗賊作我兵裝收所委銳箭隱巢中僧兵前隊直至巢門賊銃炮俱發僧兵甚銳輪棍前進賊遇即仆須臾斃數賊賊衣我兵服色器械

繞出兵後鼓噪瀾殺僧兵猶呼後兵進而賊刃已及遂死將遺劍先期乃投計于賊悲夫時總制被劾去浙軍門兼而代之十月總督遣游擊將軍曹克新副使任環揭川沙賊巢擊敗之餘黨走清水窪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揭周浦賊巢大敗之先是總督潘令武生胡巨朱光等設伏賊巢約縱火爲號希程與克新雪夜襲之巨等縱火焚寺賊驚亂伏起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周浦賊遁出吳淞江副使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三

王崇古總兵俞大猷追擊大敗之俘斬二百七十三十五年丙辰二月賊首徐海復巢柘林陳東自新塲來與之合三月賊據蔡廟堡叅政任環叅將喬基等四面擊大破之時新至賊一支自南匯登犯叅政任環敗之叅將婁宇又敗之俘斬甚衆總督胡宗憲會浙直兵進搗陶宅寇大敗之賊多巢死遁出漂缺外洋婁宇與把總王應麟復敗之于九團洋俘斬踰百新至賊自青村焚舟登陸把總王應麟敗之賊匿民房舍

兵大攻之賊突走不得去遂悉新之董邦正追擊新賊于沈莊賊百餘皆就俘賊入吳淞江總兵俞大猷與把總楊尚英劉堂等設伏海口賊至伏發沉其舟十三斬首二百五十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艘自吳淞入上海通判劉本學署縣邑緝紳及諸生詣劉貸帑銀二千兩爲賞費募敢死士分守賊進攻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佯退至十八午夜窺西南隅地曠梯而登守城夫楊細覺之大呼餘衆驚起賊刺劍墮城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衆亦并堞推墮磚石雨下賊受傷退去曉見濠中有衣浮起撈得死倭六十七人以涉濠遇潮故溺十九日五更乘潮南下直抵閩行守浦兵皆逃散二十日晨倭船由斜塘往蘇爲吳江水兵衝殺乃轉掠郡城西關煙火七晝夜不絕視癸丑四月屯德至二十七日解去六月初七闔桐鄉倭駕千艘東下由朱涇泊呂巷四出如張腰松隱等鎗擊斬一卒六月新安衛百戶帥印與賊戰于青村獲勝港死之時海上土兵頗精

倭來者頻失利去者又爲海中飛艦所擊無生還者董僉事戮生擒倭四十二人暴屍右文街至三十八年已未賊據崇明三沙爲官兵所截七月遁往揚州而松之倭始絕

### 紀捷

史鶴口松無捷其戰于松者皆小捷而大劔陶宅之搗劔而周浦捷沐漚之戰劔而葉謝捷馬家渡之戰劔而白沙灣捷陶宅以趙文華喜功敗以諸將違節制誤師期敗而周浦以曹督撫能以

寶日室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用謀入賊中勝以曹克新雪夜直搗勝朱涇之敗以湯克寬臨陣棄師而葉謝之勝亦以湯克寬奮勇力闢馬家渡僧兵以官兵不接應而敗而白沙灣以僧兵衝鋒勝然亦以喜進失備傷四僧故號令嚴人心一設奇用伏勝道也知進而不知退則中于伏左犄而右不角則債于孤將不稟成命而進止無定晝則首尾不相應而敵得乘其所不備此敗道也嗟乎勝負之故即吾松戰事可攷鑒焉今其勝境內者別見不重

載載其捷境外而或解松難或僧松力其利害本未與松相繫者曰張尚書經王江涇之捷曰任僉憲環陸涇壩之捷曰曹督撫邦輔橫涇之捷而金塘山之捷擒辛五郎則皆梟柘林爲害于松者也

嘉靖甲寅五月庚午總督尚書張經破賊兵于王江涇先是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偵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枝

寶日室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軍民洶洶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見師分遣參將盧鎰等水陸擊之鎰統保靖兵鄒繼芳統東蘭等州兵前後王江涇爲中哨俞文猷統承順兵從泖湖間道至平望爲邀截湯克寬統水兵伏鶯燈河爲枝翼保靖宣慰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初戰不利再戰賊之賊是走平望大猷以承順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大潰共擒斬首功一千八百有奇由是數百餘賊奔歸柘林東南用兵此爲第一功



也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寇千餘人流突李塔  
漚張莊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叢居  
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壩離城十里而近兵  
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  
級妻水為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歸柘林是  
捷也撫巡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妻門以  
東達于陸涇壩我衆達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  
父對敵所不捐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  
奮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四 十七

夾擊遂收全功云

嘉靖乙卯秋八月倭賊自象山登岸突至南東贊  
安定門管兵出禦之望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將  
及卒數百人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孝  
陵既而賊走無錫而南追及于蘇州之游墅賊  
氣益驕曹公與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  
林懋舉知縣卞世耀把總婁宇策之曰賊師深  
矣地形兵力為彼所窺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謂

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錫也歸且合柘林之  
黨引而來金陵亦海上之危邑矣奈何其可縱  
哉乃分授信地以崇古邦正宇率指揮張大綱  
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過敵先登為正兵懋舉世  
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護郡城南阨賊衝為  
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為奇兵  
度賊走太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  
十往來探哨為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  
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

讀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四

十八

毋拾道士皆股慄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  
斬二十七人餘走楊山進至靈巖奪民船欲走  
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前馬  
橋匿一民令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道伏田  
禾中不能得車梁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又草  
露未動乃令衆大呼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  
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綱手刃數人方盡死之  
始賊欲自無錫尋徑常熟往合柘林巢劫二人  
前導常熟在無錫北二人紿而南且道辟行人

日賊至矣報官兵賊已陷絕地速來可盡擒也賊比敗恨二人嚮而割之惜二人之姓字不傳倭巢松地最久其掠子女玉帛率飽載而出洋而浙兵伏飛艦海上大抵犂其舟不得渡遂還巢示久居無去意而松禍益慘夫令窮寇歸既不得住又不安譬閉虎室中啞人必甚然寇飽往往無生還者海上邀擊力也宿寇辛五郎者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業宗滿業麻輩同巢柘林爲難于乍浦桐鄉間勢甚猛矣胡少保欲滅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既徐海受命擒其所忌陳東麻葉輩而遣其所懼以歸倭島五郎與馬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受檄時方對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客莫測其意鏜自乘福船令諸將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潛泊少選大船賊金塘之麓賊皆登懸鏜知其爲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應言

日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一家之義乃倭語也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吳總督爺招安放回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籍之謂五郎曰汝既爲軍門所還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梳篋而哨船蜩集鏜問之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大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

驚請下哨船與衆夾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不見五郎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臥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臥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後獻俘告廟

紀殲渠

自兩倭使爭坐相攻殺而市舶罷奸商得主番貨而負其責又投貴官家扼番人番人盤踞不去間爲盜乃貴官家又令官兵逐之番人怨而董

海不逞之徒如王直徐海者得借橫海上矣王直歛入任俠多畧常出禁物市西洋諸國夷人信之直既習于海以其殺人姓王人稱徽王因部署其黨據薛摩州之松浦津而爲閩浙遁逃藪是時徐海者少爲杭州虎跑寺僧代領其叔徐碧漢之衆雄海上潛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而其黨陳東輔之又倭奴惟薩摩人最喜寇遂引之入雙嶼港吞食濱海村聚矣富是時直不欲負叛逆名顧託言夷寇偷而陰主其事閩浙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一

撫朱公統督兵勦雙嶼據險築寨而還而直收餘燼巢烈港并殺海賊陳思時勢益大而海上寇悉受直節制且獻殺思盼功求市官弗許而盜海益甚統竟督兵出大洋勦之幾擒直而閩地豪右與賊比輩書誘統置殺統遂仰藥死而官司畏船主豪右莫禁矣至嘉靖癸丑而俞大猷搗烈港直大敗以火箭矣圖去而餘黨徐海陳東遂各據部下萬人破乍浦據爲穴又結巢于松之柘村當是時白茅橫道城墩憑陵屋

廬燒蕩平田蕪廢民不堪命者五六年而殺河朔將宗禮霍貫逮于梟林圖巡撫阮公鶚于相鄉督撫胡少保莫能救也會有詔諭日本王督府知盍橫在直與海而直與海皆可以賂遂設利餌囚使使潛諷直與海直遣養子毛海峯款定海關謝罪督府厚待酋許以事成爲海上市舶主而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怖且感海亦遣使至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明日復來言海願爲幕府死而督府待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二

初凡數往復而海遂受命矣是時東爲擅竿百計攻桐鄉城而海罷圖道崇德而西而阮公圖解督府又道入說海擊吳淞江賊以自効而海麾下數沮海以督府幣重而言其弗可聽督府患之乃又遣入說海誘縛葉麻獻幕府而部曲遂離心于海又以簪珥遣海兩侍女綠珠翠翹兩侍女日夜勸海縛陳東而督府又出葉麻囚中令許爲書于東約圖海書故陰洩于海而海遂厚賂薩摩王弟請東爲書記縛以獻自葉麻

陳東縛而海勢孤矣而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而督府又遣人促之欲海來一見以報天子海聽其計約以八月二日入謁而先期帥其黨數百人冒而入平湖城時少保與督視提督直指三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欲少保而未之識謀目示之則又面少保稽首呼死罪少保下堂摩海頂慰諭之而出然四公惡其狡不除恐爲後患海亦知耳目非是陰收陳東餘黨而少保又遣使往解之遂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四

二三

求舍使地乃聽其自擇以西沈庄居陳黨而居海東沈庄則又出東四中令詐爲書遣其黨謂海且約官兵來勦若輩東黨疑而夜伏卒偵之海果竊兩侍女走幕府自託而陳黨遂纂兩侍女過海所罵等死耳若何陷我爲預而關海中預大亂明日官兵四面薄之少保環甲直入會風烈縱火焚之而海沉于河死官兵俘兩侍女前而問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也初王直坐遣諸島寇而東南未嘗聞直來胡少保先聞使報

州牧其母妻及子而至是出之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以諭日本遣生員蔣洲陳可願行而爲授計于兩人令誘之出此兩人至五島遇王濬道以移諭事濬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倭王者令渠傳諭足矣明日直出見洲等權督左旌旌旗服色擬王者坐論鄉曲酒食方洽爲道總督胡公意直自謂爲國驅盜非爲盜也兩人曰足下糾島夷割中土而坐分南獲何異昏夜掘畧以臨人池而曰我爲君養魚者哉直語塞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四

二四

人則又道中國兵力強盛鯨鯢戈矛雲屯雨注非一島可能抗顏行而總督推心置人厥館穀足下壽母妻兒甚厚何不棄授立功以自贖宜默然而竊喜母妻無恙乃番蔣洲在島以宣諭別因爲名而令其親信葉宗滿王汝賢王濬同陳可願回但云成功之後惟願進貢開市而已少保姑從其請疏上許之少保又遣葉宗滿韓勦舟山零寇有功受犒賞而王濬笑曰吾父至常販黃金印如斗大而此何足貴哉時徐海寇

東而甚急少保又謀之王澈等以觀其意而澈  
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遂與葉宗滿開  
洋去是年徐海亦就擒而少保秘其事委遇葉  
宗滿兄弟反王汝賢倍優厚時對將吏曰直非  
反計無聊耳一見我便得釋而直聞之遂決策  
渡海少保以俞大猷先扼直于烈港乃移之金  
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鏜先與王澈從事舟山  
同飲食素厚直遂不疑惟日聚群倭礪兵亦伐  
竹木爲開市計且索其妻子弟求官封也 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五

下詔曰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  
詞胡宗憲可相機擒剿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  
奉 詔秘不宜而先馳至寧波調將設伏又以  
夏正爲死間諭其往見單門而身與王澈葉宗  
滿同臥帳中而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  
澈等竊視驚怖少保爲可夢語含糊云我欲活  
汝汝不奉休怨我澈漏之于直少保使其子刺  
血寓直書又從其請遣王澈攝其軍直遂籠軍  
門而執赴獄議爰書汝當棄市遂得 旨斬直

寧波市而王汝賢葉宗滿俱逃遠克軍時三十  
六年十一月也

### 紀周防

東南瀕海而郡西襟湖泖北枕大江者吾松境也  
當承平時墟里滿雞犬耕鑿盡桑麻耳安知兵  
革險要哉倭變起而鯁鯁講海防矣說者謂防  
于海安防于陸危而防海有二出海會哨毋使  
入港是爲禦海洋沿塘距守毋便登陸是謂固  
海岸兩者防漸近禍漸通矣微人不戒而令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六

蹈瑕以登陣于原勢且處于城謀而守何瑕特  
而角山我輟其藩故坐自困也夫瀕海之信地  
重矣而吳淞實總水陸而扼蘇松之喉吳淞而  
南爲川沙又南爲南匯自南匯而西爲青村又  
西爲柘林又西爲金山相去各六十里耳聲援  
通而首尾應而金山聯乍浦通于浙何大壑先  
生有言曰今日之海防但能復 祖宗之舊制  
即一言而功過半矣竊怪 高皇帝時未嘗倭  
夷犯界也而何其備周且密若是豈非 聖人

至誠前知百世無弊者耶即以松江一郡沿海計之西南抵浙江乍浦千戶所界東北抵蘇州吳淞千戶所界中間二百五十里而遙耳由乍浦而東五十里爲金山衛內有四所而設總督揚州等處備倭都指揮治其中自衛迄東百餘里有守禦南漚嘴千戶所又迄東七十里而爲吳淞千戶所其二所之中相去遠者如金山起至青松中間又有胡家港堡有蔡廟港堡每堡額設官軍六十員名而又每歲于腹裏衛所調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七

撥官軍三百員名二月來九月去謂之貼守每衛所各有戰船教習水戰沿海每六里築一墩撥一軍朝夕瞭望每見外洋船隻往來即舉火相屬互相傳報如果係倭夷犯界即整軍駕艦出與迎敵一倭登岸即以失機治罪紀律既明官軍莫不用命雖無事之時每歲將領率兵于近岸各山島間巡邏一二番謂之搜山亡命者不得以爲巢穴是以百八十年來島夷絕跡餽之念各沙無囁聚之徒東南晏然得盡力于耕

織以供國家太平之賦者皆 祖宗精神命脉

之所貫通也後有淺識者見海上無事而官軍日惟坐食以爲此備皆虛設而此等皆冗食也冗兵也冗費也繇是各衛所之船皆賣而買馬矣沿海衛分之軍撥令運糧矣各堡貼守之軍撤去不用矣各衛所官軍倉糧任從糧長侵欺而軍士有一二年無糧者矣士氣既消武備盡弛雖存衛所之空名糊紙爲盔削木爲刀近同見戲數十年來猶幸島夷未知此中之虛實厝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二八

火積薪向以爲安邇年匪夫無賴囁聚海島糾引倭夷以爲先聲潛圖叛亂初犯浙江至嘉靖三十一年偶一船止四十餘人隨風飄至上海縣寶山地方登岸土人不知猶以爲漁船也意欲逐其人而取其貨賊即手刃百戶一人土民數十人燒劫近船民居數十家徜徉而去不見有禦之者去年既犯上海嘉定然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受禍卽已慘矣今年浙中之備漸修而賊知此間虛甚遂大舉入寇衆不下萬人三吳

之地盡遭荼毒屠戮之慘流汚之厚田不得耕  
而國稅將墮奸宄乘機竊發衛應其憂有不可  
言者愚以爲今日之事宜莫先于各訪 祖宗  
備倭之制盡復其舊而于各衛所慎選將領調  
補精兵于要害處添置把總各堡復貼守之卒  
沿海練水戰之船墩臺嚴炸礮之警如瞭望外  
洋有船將至某處則某處官軍出與迎戰某處  
策應諸將領官各有分地必不使賊人得以登  
岸如賊從某處逸入者所在官軍即以軍法從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四

二九

事如此則衛所墩堡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血  
脉聯絡我軍之氣百倍而賊無所容其足矣按  
此紀國初制也後嘉靖中置鎮守江南副總兵  
于吳淞節制將領置蘇松參將于金山團練諸  
軍而劉河吳淞川沙柘林有四把總扼要害之  
地增兵扎守馬官備而政弛兵設而餉絀東南  
邊事大畧可知矣修明 高皇之制度有裨乎  
十德傳

承平而黃金橫帶專城郭稱尊重者可勝數哉

陽九之會蠻夷之疽食浸淫邊壘之羽書日聞  
哲者馳驚懷者袖手斯亦官師得失之林也夫  
疆場受事而刀筆之文墨深重舉事一不當則  
軍書隨其後其幸而功成則忌者之口益鴟張  
而往往與敗將同請室古人所以歎立功難也  
然要非性忠義設籌戮力危一身以貽百萬  
人之安其疇能圖之克有濟焉故自蔡公而下蒞  
吾松土有保障之德者皆可紀也凡十人餘附  
見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四

三十

蔡可臬公克廉操江都御史也癸丑倭奴突至太  
倉州城下而城無備時公駐蘇州星馳入州城  
躬乘堞冒矢石督將士固守飛礮擊殺賊三十  
餘人賊乃去又聞上海周浦倭猖獗亟調兵趨  
之當是時海氓儲蓄掠盡老幼尸枕于原村原  
百里絕烟火幸公慷慨起難調度有方徵集得  
人誅逐僅相半也或曰公嘗用鄧人陳可願爲  
幕客計欲行間離賊黨而不果後胡總督用其  
謀以成功若公者可謂臨事當人先居功在人

後者矣

張督府半洲公經閩人南京兵部尚書也先是督兵廣南有感惠朝議調廣南無土兵勦倭遂特命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松江而經故臨事疎緩如永平且稍自貴重會趙文華來督視惠其不受願指又與論出兵不合乃疏經縱寇糜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其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塞責上怒逮下獄而是時經已督各路兵及狼土兵擊賊于王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三一

渥大捷文華匿其捷書不上竟論死科臣爭救不能得遂棄西市然經之語文華曰賊狡且衆今檄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一挫何可支也須待其畢集而圖之後狼兵先出果敗于塘棲張子曰敗老傳張尚書督兵海上不肯出一兵擊賊時方太守製米糕分給官兵呈樣督府文武官別帳下尚書別無指縱第云好糕好糕而已此其文致太過余考福州志載少司空新城方公嘗言吾守松江張總制

所不禮也然其用兵御將帥備要害實所長云王江涇之捷或以爲胡少保宗憲公然星馳入蘇州分遣諸將卒用所調永保諸狼土兵犄角而蹙之斬首幾及二千伊誰力也果若趙文華微倖一搗巢以新集之兵嘗試東南事堪再俟哉文華貪黷固不足論或云胡少保時爲御史附文華而傾李天寵蹊田奪牛即他日殲徐海擒汪直功固不可湮滅而竟以糜軍興金錢論死詔獄夫報復各有數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二

曹東村公邦輔督撫都御史也治兵夜宿城上與士卒同臥起東溝之戰公親率將士衝鋒而進士殊死鬪殺賊幾盡會日暮收兵賊宵遁去乙卯秋倭五十三人自浙流劫南都尋還奔許墅關歷八郡轉戰三千餘里無機師能一當者而勢且還趙海上與陶宅倭合公督各部兵四面蹙之橫涇一戰斬首十九級再戰盡殲焉當時論東南討賊功爲第一捷書奏不及總督楊宜而趙文華又惠已不與遂曠宜論公并及書奏



將重僉事廷議弗是也後以夾勦陶宅兵潰効  
否不協力明年竟誣奏逮戍一時嗟嘆所謂功  
罪倒置憂寧獨在倭哉徐文貞公言于朝曰曹  
督撫撤兵滅賊紆主上之憂雪南都之耻去  
腹背之敵安遠邇之心士大夫皆詫爲奇功而  
今反功爲罪以媚督察楊公譽望之損不亦宜  
乎

胡總督梅林公宗憲徽人浙江巡撫兼理直隸軍  
務浙直中倭六七年更總督數人費金錢動鉅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三三

萬迄無成功公奉命授計遣將或勦之內地  
或邀之海外倭生還者少矣其擒徐海誘王直  
功尤奇論者謂其誘賊用辯友間用諜厚賊妻  
子而招其來餌賊女色而蠱其聽散賊爪牙以  
孤其勢至賊黨內亂而從中滅之縱橫顛倒妙  
算出奇東南數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遣力也抑  
公可謂社稷臣矣而以橫賞賜竟受乾沒名下  
獄仰藥死悲夫張子曰兵死地間奇術也非捐  
數十萬金亦安能令人走死地而設奇術必中

哉且功不成而爲財漏卮何如成功而享太平  
貫朽寧可勝校耶豪傑舉事固未可爲尋常文  
墨道也

御史周觀所公如斗餘姚人也壬子按蘇松臨敵  
有膽畧治民多惠政倭亂與曹軍門親薄賊巢  
督戰賊退後民苦兵火不聊生公持疏全蠲一  
歲田租民籲天祝之矣其每事調停督撫軍民  
甚多後以提學陞巡撫士民至思爲之祠也

御史尚公維持汝寧人丁巳來按部時倭寇初通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三四

去衆洶洶虞其復至公乘單車行海上選三千  
人分布要害飭諸將領無忘備乃復詢賊所巢  
窟曰柘林其窪而積水深爲賊舟易泊者曰川  
沙典版築城之城工設處便宜有法不以累民  
間選兵儲粟招集流移爲屹然海壖兩巨鎮也  
自倭亂後野無完土國賦告急公奏留漕米萬  
石賑之而民不苦飢其惠政與周公並不朽矣  
任兵憲環潞安人也先任蘇州府同知癸丑倭寇  
東南公練民兵躬介胄策馬與力戰嘗徧身書

姓名曰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之公治兵日夜暴露草野中與士卒同寢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之死常與賊戰敗追幾及公中之創庖者徐珮手搏賊以免公珮竟死既守太倉勞于兵發疽聞賊至暴瘡出海破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已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旗輒駭日瘦官來矣咸遁去擢山東僉事備兵蘇松甲寅賊犯蘇民爭走保城門鎗不得入公亟命啓門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三三

之活數十萬人明日以計敗賊于葑門乙卯復大敗賊斬首六十餘經進副使賜金綺予世祿時丁母趙孺人憂以兵事起復公公晝出治戎夜歸則衰經終夜孺慕泣明年倭平乞終制報可仍陞叅政未幾竟以哀毀雞骨支床卒詔贈光祿卿張子曰公戰則死勇喪則死哀蓋忠孝其天性哉乃知大節大功能垂宇宙者不虧其性也夫溫嶠趙苞之不堪爲忠臣也從古恨之矣

僉事邦政陽信人初以貢任大令知縣以廉勇聞倭入寇撫按奏陞海防食事駐上海甲寅正月賊首蕭顯駕七巨艦率衆夜泊上海瞰城中公用神鎗手應賊賊不敢近乙卯正月統兵搗川沙窪敗之賊死者五百餘丙辰三月同任公環擊新倭于界嘴大賊一日新賊十之七明日復戰殲焉賊自金山登陸流至西麓公進戰賊敗走匿法昌寺公用火攻盡平之又追擊新庄敗于沈庄賊百餘人皆就戮公于東南戰功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三六

多而先是曹軍門橫渥之捷公與妻叅將守有功督撫楊宜慎已不與并勅公遽節制時徐文貞公在朝言曰今多事之日未聞推轂一敢戰者而先論去一二立功之人如國事何兵部擬提問公而竟賴以全徐公力也後以清水窪之捷詔送部擬陞四品秩擢用焉

知府方公廉新城人長材廣度弘濟時艱辛亥來守松郡繕城增埧浚濠隄不久倭至募兵調餉應之整暇城賴以安一日坐堂方視事忽訛傳

倭入城隸胥皆駭走公徐出府門呼與迎之至西門乃定還責詭者神色不動也上海先無城頻受慘掠公伺賊間城之不數月工成又募鄉民結團練統之里中豪富者使人自爲戰設計行毒賊中賊死毒者千人故老追道遺事猶曰微公幾半無郡也士民思建祠與按院周公址祀後遷都御史巡撫江南

吳悟齋公時來仙居人郡節推也甲寅下車倭犯郡城公奉臺檄監軍與方公躬乘城死守城賴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七

以安公治兵多沉計而號令嚴肅狼土兵過吳門稿不時大譟及至松督撫屬公徐備公就潮上寺閒曠地立營堡先令土官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而次第犒馬一軍無譁也客兵故獷而剽即不異寇公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徇于郊弗戢者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擾人一芥督府張尚書家丁取人一緣公鞭之數十張怒諫公公不爲動明年寇猝至時城雨久而崩西南隅數丈公盡撤屯戊第以箭弩手數十人扼

其衝撫按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兩公謝不及內後民薄城苦蓋而居公防火攻亟慘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杆修城者卒且股慄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役以所識柵材各還爲民屋賊聲言欲犯南都督撫問計于公公曰決太湖水斷松陵道隨選精銳水兵守之賊能飛渡耶賊果繇嘉興抵千里湖水漲不得渡堤前後阻官兵賊窘而相蹂我兵遮擊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此王江涇大捷迄以殲倭公之本謀也父老曰倭之逼郡城也時城下士女擁而呼門者鑰弗啓也公坐城上令大開門男女分隊而入人盡寇乃至或曰不虞奸謀乎曰吾寧以一官保之且無民城誰與守也于是擇城中隙地舍之而啓小關便輪薪穀因歸舟出其囊藏以踞疫氣蓋所全活死者千萬人矣故至今宜尸後吳公不忘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八

地判韓公崇福北產也有臂力能挽強命中甲寅  
教授于松時倭犯境城守無備而登埤者及于  
博士學官公分城而守賊魚貫擁盾進一賊跳  
躍城下公跨堞持滿射之一發而賊措再進再  
發中賊股三發又中賊而賊輒斃遂引去一時  
詫公章縫師而三矢解圍城尋擢郡倅奉檄率  
兵經畧海上後以遇巨寇降其歸巢爲大兵聲  
援竟擒賊盡其黨璽書褒美賜金帛有差也蓋  
公之顯名以善射矣而是時有府同知都公文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三九

奎羅公拱辰 文奎祥符人善騎射嘗與任兵  
憲湯總兵戍于南沙吳淞江得勝港再破之  
寶山直指上其功陞俸一級拱辰爲平人爲松  
陽令禦賊有功奉檄來授松以功陞浙江備兵  
僉事後降再遷松江海防同知統兵海上有勞  
加運司同知銜仍治兵也丙辰上海倭倅至臨  
城而城新造守備卑弱時常州通判劉公本學  
來署縣鄭薦紳請貸庫金二千兩爲犒費督兵  
晝地分守賊環攻十日城中有備竟保無事故

上海至今頌署縣事劉公云張子曰自島夷江  
而海上鄉無完堡居無蓋藏數公出萬死一生  
運謀于槍櫓之中戮力于危城困壘之下得非  
天生其人救此一方百萬氓者耶然當時 肅  
皇靈爽顯赫賞罰明決檻車不貸于重臣金幣  
不給于備禪死事之卹朝聞夕下軍書之核洞  
于觀火其造膝密謀計從言聽或別白以存公  
道或洗濯以全器使鼓舞磨礪文貞之力爲多  
功歸社稷澤及桑梓所謂松人能成松事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四十

余既傳十德蓋傷當日之事云故復論之曰自嵩  
父子怡權文華扶寵出督江南師而賄德章矣  
尙書經吝商軍興費受縱騎逮誅督撫邦輔以  
不能讓奇功中白簡戍至胡少保乃醇酒煖罵  
而揮之四千金謂不予則無以飽其望而生得  
失子之則無名而已有所弗甘也然而猶之賄  
矢其于嵩父子泰之令爲我用亦賄也嗟乎大  
將立功于外而借賄賂以結權貴之援豈正法  
哉然而少保功高亦以橫費不免焉不賄則身

危而功不成賄則幸成功而受惡名以死疆場之臣難言哉蓋千古蹈斯弊也當日科臣楊允繩嘗慷慨上疏曰近來督府之臣落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于任內有所題請開送揭帖則又伴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頗深榮名美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數遂不貲然此等饋送銀兩在省取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有司既爲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司自知非法接受亦有覲顏既入牢籠實難展布使在平時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而況在軍伍之時哉則其玩愒陵夷蔑法悞事亦奚怪也且官司媚賄督撫皆取具于民近來督撫之交代頻煩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苛其不肯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椎膚剝髓即今江南四野爲墟赤地千里區區子遺待盡之民尚猶日苦拮据侵剝之患臣恐民窮盜起災知

終極異日國家隱憂不止于海島之間已也伏望皇上勅問部大臣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剗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則澄源平倭之要道也余從實錄中檢出記之以爲萬世居廟堂籌邊事者之戒

十勲傳

夫用兵救人大將事也然將道難言哉壯往者寡慮而失情形專勇者媚功而忍坐視便將無法債將無恩紀賊東而兵西馳象左而我右嚮耳

心同其覆敗而後已夫民望師如望雨焉恐一蹶以重塗其肝腦嗟乎武夫力而戰諸原非忠勇識量具者不能有成事也作十勲傳傳其有戰功于松者

盧鍾金山副總兵也先爲徐州參將壬子島夷入寇受命總戎兼制浙直設奇殲賊所向必克而戰功于漸尤多其用計誘王直公力也余見金山西指揮者取其家故牒記鍾救金山衛城事時倭數百人猝薄金山城下作進攻狀城上人

乘堞熟視不能下矢石皇皇頃刻破矣俄有大將率兵從東南方來鎗也隊伍整肅遙避薄賊陣陣以長蛇陣待之兵既接一倭躍而前鎗撫其旁一健卒曰吾兒當向前報國健卒應曰啗遂擁藤牌舞刀而入立斬一倭已又連斫二倭群倭競前健卒死矣而鎗兵乘勢衝擊群倭大敗當是時城上人伐鼓譟譟動天地兩陣塵沙蔽天不辨咫尺惟聞刀棚相磨聲良久塵始定而賊救死扶傷追追北數十里乃凱旋入城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四三

父老持牛酒迎勞謝再造恩也至今衛中父老猶記處州藤牌手云又故藤稱鎗為將與士卒同甘苦得行陣心展夕軍士未暮食鎗弗飯營于野軍士舍次炊汲未具鎗勿耗帳中息也蓋大將方畧多類此矣鎗多戰功弗勝記記其勞于松者云

俞大猷泉州衛人金山副總兵也先是參戎浙江擊倭海上有功幾殲王直于烈港矣而倭寇東南巢吾松之柘林盤二萬新舊盤結不可討乃

擢公南直隸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張公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擄河船四傍逸板藏兵器其中舟行湖港間迎賊之來而尾其去間縱擊之斬獲頗多時柘林賊多而客兵赴徵未至趙文華未視師則促張公戰張公堅守便宜勿遽戰也趙怒劾之然而狼兵先出遇賊者卒不利後張公竟命公將保順兵迎賊至平望與永定兵分路合戰斬首三千餘級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四四

文華匿其功狀置張公于戮無何賊屯于陸金壩公伏船兵河中賊渡壩將盡濟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巢幾空初公守金山嘗論柘林用兵十難聞于相國徐文貞文貞松人宜諷松戰事也而分宜以公不白已為恨遂達擊公公僅免坐落職而丙辰以廷議起公鎮守浙直總兵于是克賊于吳淞口再敗賊于定海舟山大都東南殺賊萬計而藉樓船為多張子曰世傳俞大將軍以爭王直不當招海市不宜許忤胡少保

而論死逮于獄其援而出之者陸武惠公炳力云乃武惠真俠烈也哉武惠出千金懸大將軍難也五鼓而入嚴府中見分宜父子于睡起久伸問再拜告侍即曰吾齋而卜謂早見侍即必得所請也謂以解命師故侍即初不許既乃許之則又因侍即再拜告太師曰吾齋而卜謂早見太師必得所請也爲命師請命太師亦不得已許之而公出亟呼命使人謁侍即已謁太師庭中數十叩頭而起嚴父子色憐之而大將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四

四五

活矣或曰文貞惜命公封又諡其勇于松也蓋借力武惠云乃武惠真俠烈也哉

湯克寬金山衛副總兵也父慶平海寇王良留鎮京口更十餘年而倭難起克寬來鎮金山父子俱稱驍將云常圍倭于獨山民家火攻殲其衆又以舟師擊倭于高家嘴焚其舟生擒倭十四人癸丑四月倭自崑山爛路港直搗松江南門克寬拒却之乙卯五月集謝鎮之戰與賊戰獲中賊殺三十餘人又三十人渡海而溺遂大捷

以得勝名其港然克寬世將頗驕與賊戰互有勝負常論下獄立功免王元美云湯將軍通錄而少壯往其戰功大畧可核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四

四六

韓璽都司也常與董僉事共居兵間所至皆有克敵功癸丑六月初四日陸戰敗賊于白沙灣先是浙兵破倭巢于馬跡山賊無所藏匿突走松並海諸鄉落拆爲巢四出行劫傷人命如草菅而備倭官軍閉城縮首不敢出一息南涯嘴一帶地方溝壑縱橫蘆葦蔽塞賊反爲主而我爲客又輕捷善聞發謫百出勢莫相當時督撫委璽總率各路兵及少林僧兵百人視賊出沒以圖便宜六月四日進兵破其三艦焚之十一日遣鎮江太平二路兵駐六團僧兵繼之十三日部署白沙灣遂與賊遇賊爲長蛇陣前耀百旗旗魚貫而前有紅衣巨人爲先鋒僧兵輪棍擊之賊散走斬戮百餘而四僧以輕追陷伏死然亦陸戰第一捷也鄉老諸兵事者言賊之技難羅飛舞充長于陸故勝于陸者以此爲首功云

遊擊將軍車梁閩人學射應武舉不中遇寇警請  
効軍前爲人多機變而性勤慎爲督府親兵時  
民兵新募委之練習時當小敵輒克每遇零賊  
或數人或一二十人截殺有功權授百戶歷轉  
遊擊梁能與士卒同甘苦犒賞必以給部下其  
得衆心有大將風至料敵必中未嘗墮賊伏也  
後立功于閩官叅將蔭一子百戶馬初梁浮游  
未知名眇一目以賣虛爲業旅食于松市市人  
淺鮮之後以功遂橫金擁鵲印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四七

遊擊將軍曹克新嘉靖乙卯總督楊宜檄同任兵  
憲統川兵攻川沙賊大敗之燬其巢賊遁至吳  
淞所克新督舟師襲之斬獲大半餘黨走清窪  
又搗周浦賊巢先令人入巢設伏約縱火爲號  
克新督川兵乘雪夜襲之伏兵縱火焚寺賊驚  
亂四面伏起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  
叅將楊尚英鎮海衛千戶也猿臂善射長七尺餘  
虬鬚燕頤屬倭亂海上尚英起行間水陸大小  
數十戰多有功積級累數千以蘇松叅將爲浙

直副總兵常敗吳淞口賊于海洋羣其舟六十  
俘斬三百有奇也故世稱楊將軍閩達曉智而  
明于水

把總宴宇嘉靖甲寅歲正月賊首蕭顯擁衆數千  
分據周浦下沙新場川沙而陳東徐海分據柘  
林時南漕所城圯壞賊白日襲破焚掠殆盡公  
收散亡募勇壯與陳習晝夜訓練賊分道出  
掠戮力勦殺屢立戰功賊見宴把總兵即畏遁  
不敢橫也後官至叅將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四八

陳習蘇州衛鎮撫也遷署南漕所印時士不習戰  
不識標鎗擊刺之法倭挾雙刃兩臂開使約長  
二丈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入土  
客兵見之輒潰習蒞本所即以獨得標鎗法旦  
暮與士卒練習不三月人人熟習遂稱長技屢  
立奇功如四十八倭蹂兩京流劫至蘇南漕兵  
進至木潰再戰而盡殲之皆習演標鎗之效也  
解明遇通泰叅將也嘗與董邦政擊劉家河賊敗  
之既賊據吳淞城爲巢明道襲敗之斬首百餘



賊首三大王六大王殲焉自倭寇難來克捷誠  
得自明道之戰始也

張子曰余傳十勲蓋傷當日多敗道云先是寇從  
瀕海馬跡諸山越浙而來土人怨浙不能遏其  
上流致蔓延剽吾土乃浙又以軍餉不繼求  
助于蘇松而莫之應居不救齒幾同秦越敗一  
官兵遇賊未陣先亂木格闕先奔其扶創輿尸  
歸者亦疲箭鏃皆着耳背望塵覓喪枕尸沮澤  
主將斬之莫禁安用旗鼓敗二其分信地而苟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四九

且悞避者且日寇在浦東宜進保浦西寇犯郊  
外宜堅守城內幸已無虞以人資敵四肢廢而  
求衛腹心右手螫而偏護右臂敗三蘇松久安  
忘戰寇至必藉客兵而帥各據功兵各自保或  
來自齊或來自楚或自南粵或自蜀江或土或  
苗人懷去就齊兵不能救楚粵卒不能應蜀不  
圖已功但幸人禍敗四如此即韓白不能運其  
籌而數公血戰郊原躬冒白刃即勝負相半安  
能所嚮無敵而賊聞勝寒始跳梁授首不可謂

非師武臣力也夫扞大患者非三家之謀濟大  
功者非斗臂之器械心于城豈可以尋常論哉  
語曰天下危注意將信哉其貴得人也

### 卜忠傳

倭之蹂吾松也覆軍殺將其忠憤殉兵革者吾曷  
勝書哉身胥草野而名滅無考信抑烈士浙痛  
也野史所存麗眉者老所稱說畧有闕焉意聞  
而弗傳其亦終無聞也已故錄其爵里戰功顯  
著者作十忠傳其微莫詳者附見之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五十

宗百戶 元爵馮百戶舉皆吳淞巡徵也嘉靖壬  
子夏倭船飄至寶山人不羸百然饑疫矣當是  
時海上備兵衰弱而士皆不習戰兩百戶猝與  
賊遇率所部前而鬪格殺一人賊眾揮刃進部  
卒潰不支而兩百戶死賊乃據楊氏宅掠數日  
奪漁舟去自是迷人寇無寧歲也其時有隊長  
屈倫亦死

王河青村所百戶也壬子寶山之變饑餓縱掠得  
志出海去而沿海恬若無事不修戰備甲乘癸

丑三月二日倭三十六人于青村所焦墩登岸  
百戶河以賊數寡率隊長陳九等禦之賊既越  
海入必死地舞刀奮擊我兵未及鬪而百戶創  
死矣隊長亦死之復殺數人餘衆皆潰而聞三  
月十九保連華賓橋之戰統兵官沉于水際僅  
免鎮江民兵隊長陳寶死之

武指揮尚文鎮海衛人也以操江檄同建平縣丞  
宋鰲統所部駐海上賊逼縣治尚文率家兵禦  
之出東門遇賊遊兵輒敗之乘勝進攻賊伏西

寶一室初集人卷之二十四

五一

蔓笠橋水傍尚文遇以利刃斷馬足馬驟向文  
死焉宋縣丞亦巷戰于縣橋陷賊伏中死越旬  
日賊復至縣督撫遣吳鎮撫賢接戰于黃泥浜  
賢亦陷死父老言督撫暨撫按臨三死事表其  
祭哭甚哀曰汝三人得死所矣不知吾輩若何  
耳一軍感泣先是賊自浙西流突過金山至天  
妃宮浙兵指揮黎鵬舉與鎮撫吳賢禦之鵬舉  
被創賢死焉而賊遂衝縣市則是吳賢吳賢而  
鎮撫先後死也

劉東陽上海捕丞也甲寅邑城新築賊首蕭顯駕  
七巨舟逼東門外穴樓壁以瞰城中城不覆者  
一髮矣而董僉事力築之稍解圍去僉事遣丞  
兵躡之兵故孱見賊輒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  
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能兵而檄之兵且遇歸  
寇忌也故至今言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云

童元青村所副百戶也因破城帶罪征勦拓林賊  
繇蕭塘渡浦至府城南門之倉場時方造十戰  
艘賊至元逆戰賊先匿戰艘從背突出攻元元

寶一室初集人卷之二十四

五十二

死之戰躬亦被燼矣時同戰死者有巡檢李叢  
祿或曰叢祿死于壘塘

孫省祭鎧山哀甘州人也善騎射多膂力俗呼爲  
孫奮子扶貲商吳越間甲寅倭挾松郡瀕海募  
府募武勇敢戰之士而鎧願輸已資助兵餉且  
戮力滅賊當事者奇而收之募手卮酒相勞也  
會官軍方陣而任兵憲先登被重圍鎧往疾馳  
入脫任于難鎧于是益自奮使人還書牾其家  
益募故所推結里中兒爲之翼率多嚮應而鎧

氣亦倍有輕賊心居無何賊從郭西燒民廬循石湖橋去鎗率數輩蹙之越橋而戰會援絕還及橋半渡遇伏鎗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矛四集矣遂死後軍與其屍歸飲而道路多爲泣下鎗所佩雙刀衆人莫能持舉而鎗輪運如飛是時有二勇士曰丁千斤馬八百俱以力名川沙之戰大將中賊伏敗歸二勇士死焉或云丁千斤即丁爵也鳳陽人以義投敵官力舉千斤二子俱武徙善關甲寅歲應募至松率客兵二

百人出哨遇賊于趙家溝爵買勇自喜戒二子勿前舉鎗鞭連搥三賊一賊伴死爵下馬斬其級賊奮力斷爵臂二子赴救以所乘馬負之而還踰夕死嗟乎若數人者其慷慨赴義憤不及謀者耶然此輩燕齊間驍勇騎射馳突令御以善將審勢料敵而用其長寧至以七尺軀蹈死地也

李府南漚哨官也倭薄城下城中危急矣府挺身出闕新獲甚多是夜賊劫城守軍睡府覺而

亦賊不得登然火光中賊物色之矣明日出戰賊注目以爲銳擊之殲千軍官爲立忠勇廟焉而李進士尚家乘載其先有李三兒者勇而善戰倭攻城時連殺賊數十人倭恨將甘心焉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堞間大呼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群倭取鳥銃七門熱視齊發三兒竟斃于堞明日城中人覓貌類三兒者呼呼堞間倭若不聞也與李府斃于鳥銃事相近尚家年十六能上三兒死事狀千直指輩卹祠

云

周藩遊擊將軍也乙卯五月五日王江涇敢倭入百餘人北渡浦從松往蘇藩追之至唐行鎮倭伏民房窺軍半渡出擊藩赴水死而兵民死者千人是年九月浙直官兵會擊閩宅之寇指揮邵鼎姚泓生員于岳陷陣殺賊賊大敗乘勝進攻賊死守其巢乘高刺下三人皆死丙辰正月恭將尚允紹擊賊于四橋死之時賊首陳東據新塲爲巢寇盜充斥而允紹好鮮衣精鎗先士

卒倭物色之故及于難師印新安衛百戶也丙辰六月帥廣兵追賊至青村得勝港兵潰力戰而死

楊錕上海城夫也倭攻城不克待退暮夜以竹梯倚城躍而登錕大呼賊上城賊截錕錕墜壓梯并賊墮焉守城人皆驚起礮石雨下賊傷遁去沒于潮者六十餘人而城始全至今城上祠楊錕也

史寓曰孔子稱戰陣無勇非孝也志士滿整吾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

慨焉余年十歲時家有主爰老僕故守城卒也道倭寇逼城下事歷歷猶能記之當童元戰于南倉塲郡將嬰城固守倉卒不能具兵器至以梨園甲杖揚威雉堞間焚殿倉燬戰艘烟火連日夜束手而已幸韓通判一矢中賊而賊乃去師百戶之陷葉謝孫省祭之死石湖橋皆以無策應故又云葉謝之戰僧兵已斬九級邵兵嫉之紿之使前而莫爲應遂身死而軍潰焉家洪之戰民兵方與賊鬪而邵兵鳴金賊遂乘之死

者大半當時士心懔懔如此夫賞罰無紀駕馭無術策應無備第令忠勇數輩慷慨以身嘗而委肉餓虎之蹊悲夫且當日大帥奉簡書專征伐而失事見報喋不敢戮一敗將潰卒今潰卒生而忠者死是我所以吊忠冤而太息也嗟乎前事可以鑒矣

### 十節傳

嘉靖甲寅之變鄉邑罹鋒刃者幾萬家其貞婦烈女就死不汚辱者往往在田陌閭閻節奇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

名湏殆不可指數也傷哉偶檢梅倭山人西樓雜記得烈而死者凡十人遂作十節傳

張氏文學韓洪謨似松嬰也似松居郡東閭甲寅倭來攻郡城入其家洪謨具儒衣冠擊曲迎之欲勸以好生勿殺語未脫口倭亦斷其臂矣氏號而赴被執子女號救其母俱死焉越二日里中收歛見氏左膊已受三刃尚堅執下體衣不解也怒勃勃如生云父老曰烈而慘未有如韓氏一門者也而是時東郭有老儒陸野塘其妻

氏亦不屈節死故人爲之咏曰青血流天地  
丹心照古今野塘巖下士一月遂知名蓋傷其  
妻以節死而野塘至今傳也

陶氏南門四十保居民應奎女貧未嫁年二十二  
矣倭至與其母奔避賊及之遂沉于河母挽之  
出荅云兒不能顧父母遂入深淵以死而其隣  
女張氏爲桶匠張經女聞陶死氏嘆曰嗟乎得  
死矣既寇入其家亦投河死焉

王氏爰文學世勲妻也居八保業謝鎮甲寅夏寇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四 五七

經鎮夫婦奉其母偕弟妹同載而逃賊邀之于  
浦氏語其小姑曰我兩人義不可辱挽袂而投  
于河世勲與弟皆逼害獨其母存也

趙氏泗涇居民李之業妻甲寅五月寇至家人逃  
散氏獨南走抵官涇橋賊追之度不免赴水水  
淺不死賊塞衣逼焉氏瞋目大罵死

張氏浦南化城菴居民譚三妻甲寅四月出奔避  
賊賊追及欲淫之執不從受刃于水涯之間

浦南朱氏二女文學明補妹居八保寇臨境父兄

犖之逃抵瓜涇塘爲賊追追與婢秋香連結投  
河死越三日父獲三屍于沙岡口手猶不解焉  
秋香張姓

焦氏文學朱煥妻居浦南七保與家人逃寇至黃  
浦爲賊追逃煥獨扶其母逃焦被執與子婦唐  
相率投河賊怒亂刃死焉二子懋信懋謙奔及  
亦死

張氏泗涇卑族也寇至其夫張仲珍逃氏爲賊得  
不辱而死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四 五八

陸氏婦七寶鎮居民陸台蘭妻賊至出奔爲賊所  
逼投橋下以死

史官鵬曰余傳十節後後有聞焉當其倭臨難  
抗五兵殘賊體凜凜九死靡奪者且無暇商度  
義理豈留意身後名先簡冊耶夫爲其名美而  
死之則義理之分別大明而計較利害重輕掣  
肘彌甚又安能須臾就義烈烈如歸哉士見危  
授命蹈白刃不悔者世人多樂道其事然而千  
百年不能著一二何也豈名之不足維持人耶

婦人女子不依名節義理而直依其本性故有  
百折不可回之全氣然則名不能入女子而乃  
以誤丈夫嗟乎行丈夫之疑而女子也行女子  
之信而丈夫矣烈不烈之名吾何論焉或曰傳  
其名以風世也

### 狼兵

客兵惟廣西狼兵最悍曰田州瓦氏兵曰東蘭  
地南丹歸順等州兵應調而來者五千名又有  
宣慰司土兵三日保靖彭蓋臣兵曰永順彭翼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五九

南兵曰容勇田九霄兵而獨瓦氏并其孫累岑  
大壽大祿先至督府張經以瓦氏兵配總兵俞  
大猷屯金山衛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游  
擊鄒繼芳屯閩行以歸順兵及募至思兵慶東  
東莞打手配參將湯克寬屯乍浦令相機戰守  
而永順保靖兵以四月二十日至會集倭四千  
餘突犯嘉興參將盧鏗督保靖兵援嘉興俞大  
猷督永順諸狼兵兵繇泖河間道趙手里抵賊  
歸路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遂斬賊一千

九百九十有奇而土兵之力爲多當狼兵先至  
時衆新集沮澤險阻多未開督府雅不輕以一  
旅金注而郡大夫父老實苦倭殘酷不能悉須  
史輒嗟嘆奈何安坐武帳中置萬里來矯捷輩  
糜餉餉噤不令發一矢也而狼兵故貪利覘倭  
賞鉅萬可攫而有摩拳思當一戰是時夷情故  
譟大抵設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忽  
馳出兵後即勁卒不能展其技擊督府始令先  
嘗之戰頗不利群倭圍瓦氏數匝殺其家丁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六一

人及頭目鍾富瓦氏披髮舞刀往來突陣中所  
乘馬尾駢爲倭拔幾盡浴血奮鬪而出馬上大  
呼曰好將官好將官蓋憤當日諸將擁甲不前  
救也夫集鄉兵爲嚮導合浙兵爲應援主客相  
錯而後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鬪力哉攻  
須有待耳且日後平望之披業見效矣而權貴  
人竟以是中督府督府遠而狼土兵散無統緒  
之人又曰是實溢暴而貽我慶室也于是缺缺  
無功而去然振貴人駕罪狀于督府謂瓦氏憤

不出兵自言千里時糗糧來而袖手無尺寸  
何以歸見鄉里故 上特諭禮部曰瓦氏効勞  
被沮特情銀三十兩幣三表裏以旌其勤後狼  
兵部署法七人爲伍伍相爲命四人擊刺一人  
剖級所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敵一伍  
爭放若沒一人必斬一伍其伍之于一隊亦然  
戰沒受上賞臨陣摧敵雖不獲級亦受上賞斬  
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  
人領之其兵可死而不可敗故十出而九勝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六

督府經徵鎮廣狼兵實服其威名故檄而來經  
既緩騎去而周琬楊宜章卒莫能用也

僧兵

僧兵係山東應募者其徒衆少即習兵曰大造化  
月空天池一舟玉田太虛性空東明古泉大用  
碧溪等四十名皆稱少林僧俱持鐵棍長七尺  
重三十觔運轉便捷如竹杖驍勇雄傑官兵每  
臨陣輒用爲前鋒

嘉靖癸丑六月官兵擊倭于南匯僧兵四人死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六

時倭方駐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僧兵  
百人禦之大戰斬賊百餘賊隊有巨人穿紅衣  
舞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偏視諸僧皆失色  
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連拒之兵始交智  
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  
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  
倭應手蹙矣群賊皆跪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  
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徹堂一峯真元者乘勝  
追斬其級爲賊所乘被殺或云倭奔匿民舍伏  
壁間四僧輪棍入呼曰賊快出受死倭笑從壁  
後出斫之俱遇害是日幾大勝而四僧兵不免  
則以貪經不設備故也甲寅二月官兵戰葉謝  
馬家浜諸地僧兵衝鋒頗多斬獲倭兵不繼且  
不識地理遂前進陷于敵大有西堂天移古峯  
二十一僧皆死之乙卯十月提督諸公合浙直  
諸路兵進剿陶宅倭僧兵剛隊直至巢門輪棍  
進破敵遇者即仆頃刻斃數倭倭說將先一日  
所敗我兵服色器抵扮作我兵忽繞出其後鼓

譯混殺僧兵不知猶呼後兵接進而倭刃已及身遂大呼皇天而死者若干人僮尸滿田間見者無不流涕也悲夫將帥不知用其而驅猛士爲賊所乘吾松之敗衄大抵縣此矣後僧兵骨官爲立石塔瘞于佘山

鹽丁

海上莫勦于鹽丁蓋其人以鬻販爲業所謂弛刑徒亡命是也此謂國家不用即作賊杆文網用之即兵矣吾松曹涇故多販鹽輩往年倭寇嘗

寶書堂初集八卷之二十四

六三

過其里見家有鹽包遂笑勿犯而去蓋倭嘗爲鹽丁所逼遁于海中小山鹽艘聞之數置焚其舟絕其粒賊甚窘通他倭船至乃脫去自是犬創矣故當時議者謂宜擇豪富爲募服者後得部憲丁圍營本鎮以杆賊長驛云余猶憶幼時在外大父家見崑山潘秀才圓山者昂藏武健人也時已老矣而猶矍鑠諱禦倭事後余漸長外大父能述其詳云潘秀才圓山當倭亂時所收拾鹽場販夫凡百餘人同其飲食居處引爲

寶書堂初集八卷之二十四

六四

親兵圓山善舞大刀其部下皆驍悍乘亂思功名自奮督府曹公邦輔愛而置之帳下與同臥起然圓山率諸販夫日徇于郊野中喜勦零賊不喜對大陣一日有販夫爲乞見裝入賊地見賊會飲酒食羅列所攜黃白器備具販夫衣不蓋肘襖而前作倭狀又遠望不敢近賊賊手招之販夫亦以手作怕刀狀賊握手示無他意販夫乃匍匐往舌舐其肉吸其漿盡而去告秀才曰某所有賊聚飲可襲也且其黃白器多可獲

而有秀才乃持大刀率二十人往至其地群倭駭散秀才領酒肉飽二十人而收其黃白器倭而群倭四面合圍吹海螺每一吹進一步勢漸逼秀才大呼曰取我大刀來東向一掃而盡二倭遂令三十人出圍而身爲殿時群倭素聞秀才名不敢逼秀才乃從容去行路且半偶遣一解首兄乃秀才曰得無令賊喧耶旋循舊路拾之歸倭亦退避竟弗追自後鹽丁屢斬倭級受上賞而秀才以積功級軍門欲官之將受聘矣



會育升以他事縛而杖于廳者百秀才遂決意  
不就官督府問其故但曰書生無官以免辱也  
再三強之不從督府乃朱書一券給之曰祇此  
賞銀一萬兩後秀才既老且衰矣猶出督府書  
以示人道當日事云

遣祀

古者有大事則禱祀山川後也矧 肅皇帝奉玄

威以洗滌島氛海若有不效靈者哉松父老嘗

言是年倭船每出海颶風大作百艘全覆海上

讀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四

六五

被國而潮忽錄淩淩其倭國錄大顯黥黑而

悍者卒汨沒于陸壑間數十輩若天譴之矣

非 齋官虔禱應耶先是三十四年甲寅五月

上諭禮部朕受上天明命君主華夷東南數

上有督臣不忠鸞勾北虜既誘經結南倭又作

是隣哉之義耶茲仰叩 玄威告于 太廟

二社稷神祇壇 先聖即日行于是明年丁巳

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旨祭告海神先年文

華來江南有督視之 命至吾松以與總督爭

一公署有隙文華又囚狼土兵至頗故連戰數  
捷焉首功而總督不從既勅之棄市而又會

蘇浙兵以勦陶宅寇仍朕躬至是遂以 祀海

兼督視來既至松而海濱寇縱橫其巢柵星布

蹤跡往來出沒如織督察不能望洋將等也太

守方廉乃為壇于春申浦上得勝港是日血牛

馬大會文武將吏戎朕陪列三軍艘申執戈戰

樓船旗幟蔽天躍日侍郎文華乃登壇宣 止

命讀祝文以祭海之神其畧曰夷起東方通遼

讀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四

六六

猖狂戕我東人傷我稼穡自丑逾寅今已卯

天子震怒遣祀有勅有文龍章有禮秩秩有

鬼有神神不可測期佑王師元功是即殄橫

殄神功有賴海宇肅清神德維大是時將士

躍有敵愾氣而島夷亦漸知海上兵勁思望海

而遁不復如前橫行矣然文華佑寵為分宜承

牙而來既陷一總督及浙撫于死而又劾督

撫檻車徵其聲勢頗懾東南吏而惟賄德是聞

東南苦祀海使者不減海夷所謂以亂止亂其

去幾何也史稱曰國家軍興之際當有事而省  
官夫遣一使而郡邑兵革不暇治賴且力疲于  
供帳廩餉不暇給又且財盡于逢迎官評顛倒  
是非將士莫必其命此際寧堪再擾也慎之哉  
已事可鑒也

三太學

倭之變蹂海上諸鄉鎮慘矣穴于柘林穴于陶宅  
穴于乍浦而遙遷出掠近地群倭每日雞鳴起  
蟻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扶厨晨

寶日室初集卷之二十四

六八

視今日却某處某島張某爲隊隊不過三寸以  
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收援  
亦有二三人一隊者其倭每隊不一二輩舞刀  
橫行人望之股慄引頸受刃矣薄暮仍返其巢  
是時太守方廉令沿海居民聽其募壯丁自衛  
或遇賊格殺之官具功令視軍兵臨陣斬獲賞  
于時川沙喬太學鐘募鄉兵四百且出已賞輸  
官爲築城鄉人賴之喬故素封而又有勞兵關  
性不善干人見巡行御史或應對失恭敬而諸

寶日室初集卷之二十四

六八

將思中之御史怒杖之庭下竟憤死至今土人  
言之爲流涕也新場有盛太學清時募兵二百  
皆海上販鹽精悍之士號盛家兵有家人盛康  
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格辣胡每飲酒  
傾一石即赴敵嘗單騎入倭陣殺三酋而歸一  
時斬獲頗多後清時錄功宜爵百戶辭以太學  
資選北城兵馬轉山東青州府判致仕矣而清  
太學元募兵三百當時邀零賊出劫往往擊而  
殺之然元先期死功無表見官亦不紀其績也  
嗟乎倭竄入海濱而海濱民不知聞望風先潰  
而長驅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殺知却立而  
竟可不死且直前格鬪而可以取首功者耶故  
爲桑梓禦亂計莫若團聚鄉保人自爲兵然非  
豪富有大力者孰能治牛酒厚餉而號令之耶  
故海東三太學者可紀也賞不酬勞悲夫聞其  
時又有新場倪太學行頭閭廩生亦拉團鄉兵  
禦賊云張子曰余讀徐長谷先生喬君墓志而  
傷心焉其言曰今世武弁習于玩弛其視死甚

重而出身犯難乃屬之鄉井無職事之人輒又  
蹈瑕伺隙而中傷之嗟乎其不堪哉此而後朝  
食宜也當倭夷寇東海上時棧泊川沙窪而巢  
于柘林乃柘林以東滕谷附匯溝澮鉤聯雖黃  
蹻超距材卒遇賊莫聘也而一時徵諸諸郡國  
善技擊者若南楚之飛標青齊之戈鉞處之狼  
筦定武之射鴈皆有材官厥張之能一入其境  
而肘腋輒廢地利不習而用失其長故也團結  
土兵之議自喬太學倡始而遂身先任其事布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六九

從其所親技習其所便明約束厚資遺廣間諜  
而斬賊無虛日寇巢不自安而轉徙平潮不可  
謂非土兵敢戰力歟撫按上其績 欽授冠帶  
再受白金文綺之賜而本兵議起家授之官乃  
竟有疾視中其旁者而辱以憤死功名之際難  
居哉夫士樹素封而偶起田舍將就公車徵斯  
亦古今所通忌矣三太學雖有幸不幸然余不  
具論第攷論其槩爲團結土兵著功狀如此

三辨士

譚言微中可以解紛士能憑三寸舌蹈不測之淵

投會導竅排難息兵所謂賢于十萬師者可尚  
也以余所聞吾松說陶宅群倭出境往舊巢則  
有蔡忠恕忠恕閩人也號玄谷流于松亦不詳  
其何來官募其謀于賊諭賊往巢出海忠恕請  
行先遣其家伴閩人往賊巢伴鄉語漳泉人聞  
其鄉人也出與之語其人爲好語曰軍門使我  
蔡蔡公來欲與汝酋長會話允則刻日而至遂  
往通之賊首陳東許明日午時相會備米四十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七十

包枯魚十包如期遣人運于翁姓民家與賊與  
話送之蔡忠恕先至入坐令人諭賊釋兵罷入  
見如諭而入踣路于地爲作禮狀諭其黨于此  
非久安地今軍門欲開汝生路不若仍往柘林  
舊巢假汝艘縱汝出海去毋客死他鄉也賊竟  
唯唯受魚米越二日仍往舊巢而陶宅安  
華錦上海人徐太史子先言幼時常識其人自言  
受胡少保命爲徐海謀事甚悉當是時有贊畫  
周述學者爲胡公謀遣問使說徐海歸順而奉

錦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海後海尋悔中變欲殺錦而錦以譚笑利辯得脫竟擒海云余考海防書載華童董與錦音類而又作華童而今遂不復知有華錦矣豈錦名不傳耶抑別有童華耶或云童華通事也當徐海圍桐鄉胡少保在挾無他兵可遣援乃與中書羅龍文謀欲用間以紆時急而華適至遂詣海所勸海歸軍門稱功圖顯榮海固唯唯而陰與華曰柰費倭人金且數萬何華曰易耳胡公大度更立功豈直數

萬金已耶海遂投降降券于華而解桐鄉圍去既而兵逼塘棲華馳問則曰倭人金無償也華曰挾兵要重賞謂款何第出海而須厚賞擒之海乃退屯李港而遣其弟洪來質後陳東麻葉既擒滿海勢孤旋中悔陰為死間計則童華與羅龍文又往且諷使入見龍文宿其營中安寢海以足躡之曰此虎穴何酣睡也龍文曰我為爾百口且不顧爾乃心持兩端耶海曰聞趙必欲殺我柰何曰此趙公初意而今則否矣且欲為

爾題封爵專提一旅捍海上寇爾可無一往見耶我京官且胡公戚也爾弟入見我質爾管中海遂刻日往後出而趙起語龍文曰諸軍門非忘情于吾者吾禍終不免也官兵既四集海偵知之欲謀拒自全而華又往解之海怒而迎華曰吾以前言而結怨諸倭今吾既降而復徵兵漸逼何耶此左右轉乏將殺之華大笑不止海曰爾何言華曰吾笑爾不識人耳軍門為爾備陳黨故兵壁于郊爾柰何生心乎海問計乃教

之請沈庄居陳黨而以東倭自居後四黨相仇殺賊至于滅者童華力也張子曰余初見華記蔡忠惠繫松故事華鑄繫松人也因德胡總督所使說王直者有義洲陳可願王人王直者賊之魁柘林賊如陳東徐明山皆其黨誅直而群倭以次授首矣故并記二人蔣洲陳可願軍波生員也當嘉靖癸丑上海周滿諸倭猖獗都御史克廉以可願為募客計欲行間以離其黨士民疑為誤用奸細遂止後可願歸問竟與

洲捧檄使海外誘擒汪宜收游說之功云先是  
海商汪直以要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寇而身  
爲調度沿海殘破無寧歲總督胡宗憲奏遣使  
宣諭日本國王令其禁戢島夷實欲行間賺睦  
致王直也 廷議是之乃令布政司爲檄宣布  
德音募能使者蔣洲陳可願請行于是以市舶  
提舉服色克正副使以往渡海至其國五島地  
方偶遇賊養子毛海峯在焉兩人以移諭事告  
之遂引見直諭以朝廷遣使之意及軍門招徠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七

之心直爲感德然雅不欲國王知也謂兩人曰  
夷意在求互市而已既 朝廷有命吾黨爲若  
圖之國君辱不能令諸島須歷各島諭之亂可  
彌也遣毛海峯輩送可願回而留洲在島數月  
海峯來實伺中國虛實及當事待直意若何耳  
而總督故示以厚待意准令立功報効而爲之  
奏請賞賚優厚海峯還報直始挺身來謂市舶  
可通而身爲諸島夷盟主然猶挾倭數千而觀  
望海上兩閱月洲與可願反覆說之又誘感其

黨始入見軍門于寧波而生致之斬之市俾首  
京師自此海上少戢矣然御史趙孔昭劾洲專  
命往使不達其國謂爲直黨惡論死詔獄巡視  
軍情即中唐順之謂不赦蔣洲將來必以使絕  
域爲諱而阻宜力報效之心復奏釋之二人者  
其膽力宏辯再造江南可尸祝也故記三辯士  
兩孝子

居恒而論孝庸常人事耳吏不墨而女不濡寧云  
奇節哉然習所豫喪所殆中人之情如是故論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七

忠孝而要之于死白丹之際見天故也怵然內  
而喪于外吾島稱焉夫兩兒戲于沙上虎至見  
不懼而虎亦不傷心不動故也若兩孝子者不  
惜一死以丐父命而竟兩脫于虎口豈天相之  
耶抑其心不動故悍寇不得而傷之也夫由吾  
性矣雖蠻貊亦可格焉誰謂誠不能動物哉紀  
兩孝子

李孝子安祥上海沙岡望族也倭巢柘林出掠沙  
岡而驅孝子父以去孝子挾身尋父于賊中然

私念我往萬一失賊意即受亦無悔奈吾父何  
循訪隣父老曾沒于賊還者或告之曰賊喜近  
書生而不喜言書字謂書與翰音近也或又告  
之曰嘻扶巢而覓父易得耳奈賊鋒布野將無  
虞叵測哉孝子收淚謝曰見安之矣且無父兄  
寧能獨生遂僞服抵賊巢賊誰何之則曰我識  
字人父被掠故以身贖也賊酋見而喜得其父  
名于俘籍中亟出之令父子相見且爲設美飲  
食而父痛其子目萬死來輒涕泣不食孝子願  
賣日堂初集不卷之十 七五

加七箸跪而勸父食酋長睨而益敬之居數日  
令其黨以一令箭先護其父歸而孝子留賊所  
爲之登記所齒掠玉帛數又之厚贈孝子而還  
之也孝子原于邑庠學使者取卷其門曰至  
孝感夷後以隆慶改元恩貢選登己卯榜鄉薦  
知滄州子凌孫皆列科名也孝子號見汀  
高處士承順少有至往居母喪時踰絕復蘇小祥  
猶瘠甚及禫而不近酒肉父轉漕京師適危疾  
孝子晝夜禱于神父忽夢大士投刀圭而疾瘳

歸途遇大風公擁父叩船顛天風忽定倭夷亂  
海上郊居倉皇奉父奔郡城猝遇寇露刃向父  
公以身擁蔽叩頭流血請代寇亦義之曰爲孝  
子丐若死猶掠以前驅濟河水勢漲公極力肩  
父幾不能濟寇引手援之登岸遂釋以去也夫  
動神明止風波息彊暴至矣哉其孝思不匱者  
乎而相傳倭焚郡東閘時見三節張氏門閭泉  
方舉火一倭搖手曰好人家勿火也然則島夷  
亦慕義有至性矣

賣日堂初集不卷之十 七六

三丐兒

丐者張二即莫知其所自始善泅伏水中能月餘  
不食又躡捷善走死地甲寅倭亂應募方太守  
令調賊數挾利器泗水遇賊舟鑿其底沉之又  
時入巢偵其情形且斬倭首以獻太守頒銀牌  
犒之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  
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  
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愁慘色後方守  
隄府江南訪之得之寺中仰藍祠下召令領犒

金仍笑不受與飲食則忻然謝而去竟其解其  
誰何人也夫出萬死中排大難成事而長嘯謝  
富貴弗居豈東海貧兒中有魯連先生其人耶  
嗟乎人生能着幾兩展得日一飽酒肉足矣意  
二即因別有深情也

穆一即朱夫亦松之市乞者一即能以五色粉墨  
塗其面漆身爲癩行乞賊巢中賊或設飲食一  
即遠望睥睨賊招之則搖手作怕死狀賊亦舉  
手作勿殺狀招之來啖以酒食一即既酒飽乃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七

旬前去盡知賊在某所寡何如某地西顧俄  
襲擊也聞之官官兵乃往殲之又與朱夫惟事  
夜潛入賊巢納毒于井取井旁磚石爲號賊飲  
井水不即死惟瞠目不語者瘰狀土人遇賊者  
告賊疑井有毒勿飲更汲飲溪中以故中毒不  
甚深三四日或幸無恙矣毒恐太急即死則不  
食少緩可中毒多也然而賊亦問以是多死焉  
此兩人者皆能用詭以銷賊焰不可謂無益于  
數萬兵也故曰戰勝于謀則乞兒屠夫皆可以

備行陣

三腐儒

古之敦龐今之專愚也然執其所見雖生死不能  
易之夫士固有稱先生引義理蹈咫尺不苟且  
屑越者涉危地如游康莊屠其不幸不能樹亮  
節名稱不朽奇也要其始終一行寧正而斃無  
詭而完即古烈士之不二心何加焉而世俗姍  
笑之悲夫迷三腐儒

張盈隅先生唐行鎮老儒也倭掠唐行居民里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七八

實家人呼曰倭至矣時盈隅方端坐課其孫讀  
讀已未覆誦也徐令琅琅覆誦聽之畢家人呼  
愈急曰倭且來速往避屋廬且受焚也盈隅乃  
入祠堂崇盤托奉神主會天雨地汗泥則又驅  
展兩手擎祠主甚謹鶴步而出倭見大笑反退  
舍任其所往既倭去仍返主于家

東門韓文學洪謨號似松爲人好古衣冠非法不  
言非禮不動倭逼東門城外民各東西竄洪謨  
戒家人無輕動吾且勸諭暴客爲良善勿好殺

也顧章縫服出門迎之克倭鋒甚銳刈人如草  
管洪謨擊曲奸謂曰若奈何慘殺傷天和語未  
脫口倭揮刃斷其腰囚入其室妻子皆被殺妻  
執節見十烈傳所謂東海黃公持赤刀符咒降  
虎虎食其肉狼藉道上去者也

青村一叟陳姓者亦老儒倭夜破南城入居民爭  
北門出島獸竄矣叟獨整衣冠端坐中堂不動  
倭入叟睜目叱之遂受刃于坐惜失記其姓名然  
亦可謂不徑質方征君子也張子曰古人稱好

賢一室初集

卷之二十四

學近乎智靈後世學問之士倘能居簞而食金  
以自託于智多豈學不由生質耶大質有其學  
則聖人無死地矣然而必死者正也城陷而商  
召家人為兒子行冠禮屋山草創朝廷旦夕垂  
海澳而日晡未學勸講彼墜死地而安且定故  
履之若平時夫舍三宿備嘗此其能不脫生  
一矣生輩遂指為腐豈非以其質固然  
雖然當日攘攘逃生者後竟何濟而後知  
備死可也不死可也

二念語

郡西有一老隸卒與其隣譚而語鄰故擔夫豪也  
隸既豪於隸諸隸從之據夫亦豪于擔諸擔夫  
群赴焉然兩家並隣于秀南橋泉隣解之盛氣  
弗下也隸之徒曰我僑供事郡堂皇而么麼汗  
血廩養乞升合米活者何能為擔之屬曰我輩  
雄於市久矣唯唯謀一殺呵牛馬走不幾淮陰  
市之屠哉一日分隊而期于秀南橋上隸之徒  
東北據之徒西北兩家各面證其曲直狀其屬  
實日室初集

卷之二十四

八十

各蜂起戟手而佐舌鋒儀有從北來者呼曰倭  
至矣聞語初聞不聞也已又見喘而奔者曰倭  
至矣聞辨如昔既有帶刃傷而匍匐至者纔屬  
息曰倭已殺人蔽野矣兩家之徒駭而走其老  
隸與擔夫尚言某事是誰曲直某事是誰短長  
而不承竟刺刺不罷語未脫口倭至隸之臂斷  
擔亦受刃于地下其徒竄而避者倭四面掩殺  
之是日屍填城外烟火絕沿路者數日幸任兵  
憲力戰而城完郡史氏曰隸若擔之爭也泉各



附其豪以末雄耳何知仁義腰臂分處血肉淋漓而羣黨亦逃一死不可得嗟乎誰爲雄哉

一酒徒

長橋南一賣酒翁每酤其清美者于人而甕底濁醪則貯之別甕漉其粕而澄之滿則舉甕敗之如引大斗一日甕頭濁醪盈矣翁方提甕出路橋上將快飲有人從後呼曰倭來矣且避翁徐飲自若曰倭來無妨也既又有人呼曰橋已在後翁舉甕而曰縱令倭來也我須盡此一罇倭

雙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四

八

從後揮刃截爲兩段上截二手尚擎一甕唇向甕口衆倭大笑嗟乎偏嗜之癖能亡其身此豈可爲醒者傳耶夫嗜功者戮于功嗜官者敗于官嗜黨死于黨狂藥之中人寧獨一酒翁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華亭張鶴世調甫纂輯

遼夷畧叙言

余自庚申十一月歸途撰次遼夷畧記其種落住牧及市賞諸處蓋得之周中丞毓陽全遼圖底本中頗詳而核今者遼瀋新陷朝議紛紛無定畫甚有欲棄河西而守山海者夫河西棄而山海安能守此不待智者知之也竊私嘆國家纔失一隅之地動輒四顧張皇便思縮地自固別無他策此其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一

病在我先自弱視奴太强我先失中國之勢而遂視奴爲不可制之敵國不知奴於衆夷中不過彈丸之一種耳操縱而顛倒之線索原在我中國之手晁家令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技也請就遼夷畧中考論之夫從來夷無定主犬羊相噬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虎墩兔慈爲西虜帝然累歲思邀我貢市王爵如倦客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自坐視奴帝遼陽斷其市貢之利乎且以寧前而具鞏蘭泰之一種凡八枝共四十酋而領市

賞則高臺興水縣二堡也以廣寧錦義而論之其土蠻慈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也其鑿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酋而領市賞則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種凡三枝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鬼麻一種凡五枝小反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參委正一枝市賞亦鎮遠關耿耿反青青反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市賞亦大康堡也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共十八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二

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把伴一種入於泰寧凡二枝共十六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泰寧諸夷虎喇赤一種五枝長男遠把亥一枝凡二十二酋直廣寧海州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也其次男秒花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餘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至萬曆四十三年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西自廣寧東至遼陽境外遊牧絡繹是虜亦以木市爲命矣至於虎喇第四男伯兒一種凡五枝共六十餘酋對遼瀋開鐵正北

而市賞俱在新安關今沒於奴則伯要兒部下六十餘酋之市賞絕矣惟福餘夷弱而久不入市海西南北關夷爲奴所併而不開市則今日每年數十萬兩市賞固諸酋所戀戀而不能捨者也諸酋利吾市賞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鍋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馬牛氍毹非與我市則無所售然則遼陽一帶寔西虜所資以爲生料西虜亦決不利我失遼陽而令奴得之也今伯要兒已無市賞之利而思逐奴矣抄花亦且爲我守黃泥窪以拒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奴矣誰謂西虜肯令奴得土地而已失市賞哉挑之使鬪亦彼各自爲其私情所必至也今日惟有此一着可使矣動而我靜夷勞而我逸我修備修守而徐乘其敝寬民力定人心以爲恢復之計若夫海蓋諸逃民在海島中者皆我百姓決宜安插各島中設官以統之令山東爲之接濟使安插共守以相機會爲復海蓋之後圖移咨朝鮮整兵以援其東境而通貢道又見奸細藏于兵部提堂中恐此輩埋伏伺隙者不少託何神叢意將何爲危

哉危哉當事者不得賸賸如夢余是以刻遼夷畧而借題數言以告寔心爲國者採而行之若夫捐廣寧與虜而守山海者亡國危君父之言也思之心悸股慄更有言所難盡者先見早防是在赤心大老刻刻留意如對大敵可耳近見中州藩臬諸臣棄官而逃則又惴惴寒心細思今日之勢苟非微九廟神靈同護社稷誰復有拋命擔當捷衛我聖人者暗想其堪痛哭何暇冠在門而室中日日諄語也時天啓改元辛酉孟夏日題于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五

四

書舫中

遼夷畧

軍遼前屯諸處踞塞外者曰朵顏其酋曰韋蘭赤八子自長子影克而下二曰董狐狸三曰獐鬼四曰都令滿都不賴五曰兀魯斯漢六曰猛肯大七日隸毛兔八曰阿只孛羅影克頗忠實能約束其部夷先是兀魯斯漢長禿爲邊患影克對漢使言願漢關吏伺其索賞關下幸速除之無敢怨其後土蠻首難影克爲其耳目竟被兵死生三子長曰

貴英又名長昂卽專難屢犯屢撫不能如影克之  
世矣生長子伯洪次子猱暈大伯洪大物故而  
五子存曰哈喇木什曰耳周什曰文布刺麻曰速  
卜得曰達旦猱暈大存而有長子胡喇亥次子刀  
兒吉計七枝而擁兵約五千影克之次子曰耿奴  
故而有子曰鱗金他不能曰孛只他不能兩枝之  
兵約二千影克之三子曰杜龍一枝之兵約一千  
蓋影克一派凡十枝而控弦之騎不下八千人也  
董狐狸連結族黨數入寇旋叩頭乞哀就撫賞矣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五  
而反覆如初有九子長曰伯言莫賴一名伯彥孛  
來入寇死關下次曰把來氣曰把來都曰鱗回大  
曰以把兒曰一那赤曰把塔兒曰明暗那木曰老  
思計董狐狸之派九枝而約兵二千餘騎不能當  
影克之子孫四分之一也猱鬼一名長禿數犯邊  
後邊人生致之以長昂叩關求贖免然旋盟旋背  
矣當是時中國悔不用阿兄影克言先殺之爲快  
猱鬼二子曰打木曰打火而兵亦千餘則又孫于  
董狐狸諸子矣都令滿都不賴三子長曰兀魯伯

戶故而有三子曰阿哈賽曰阿只布而擁騎約二  
千次曰兀魯孩厥故而有四子曰伯言兀曰伯戶  
曰伯亥曰伯托約兵二千餘三男曰老撒擁騎亦  
千餘滿都不賴凡八枝而騎卒亦千餘人矣兀魯  
厥漢初依兄影克受漢撫賞然後背恩入前屯爲  
患故而長子曰土只他不能次子曰孛收凡二枝  
而約兵千餘則又孫于猱鬼二子也猛盲大故而  
有三子曰哈木戶曰那木賴曰那木賽驤毛鬼之  
子曰板大兒曰阿主戶而五枝之兵數來考想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六  
似諸派之強也阿只孛羅之子曰伯牙兒曰伯言  
大而兵約五百餘騎豈長子先出者強而諸子後  
起者弱耶然總是一部去寧前中後左右塞四五  
百里其撫賞也由高臺興水縣二堡焉故率三衛  
世受冠帶稱臣歲入貢加賞資作我藩籬爲塞外  
耳目如傳報有驗焉邊吏得首功者擬遷秩視漢  
吏矣然自長昂董狐狸反覆以來大率西就賞而  
東寇掠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要  
挾無厭而國門外寇如雲矣余出塞問近日遼中

虜情土人曰夷性役而實利我賞青年大入邊歲苦之然每入亦輒不利去今以總市賞漸罕息矣而時小入爲寇情我其捕而殺之則以爲殺屬夷及邊將責問而彼此相權避不肯吐實此其所爲叛服靡常者又其因東事而擁衆挾賞時時有之則在

朝廷威信道將權畧能駕馭耳然總不出一撫賞羈縻也余過前屯有賓副將軍承武者通敏有機變人也其撫屬夷坐之堂下好飲食之論以効款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五

七

護邊受上鶴不然且誅殺諸夷脫帽稽顙唯唯其曰夷人重信我先之以信便可保他無變更只如許之牛斷不易之以羊許之以賞斷不少更易若絕其實予斷不輕與之而大抵褒獎與進之意居多又時示之以不測玩之如掌上雛今其不仰飲食于我不可得此撫夷之道也余聽其言乃知忠信可行蠻貊非浪語耳彼弁流解此意便堪作上將矣

自寧前而東我邊地漸廣則廣寧錦義諸堡矣羅

塞外者皆朵顏諸部也其酋曰土蠻慈號者王子九子自長男扯臣慈而下曰委正黃台吉曰額參台吉曰鎖迷台吉曰反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官兒大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兒寨台吉今諸酋皆虎墩兔慈約束之牧地直廣寧去寨十餘里而市賞皆廣寧鎮遠關扯臣慈之長男曰莽骨連台吉即虎墩兔慈之父也二子一爲慈約束諸部而次日抄兔黃台吉兎弟約兵三萬餘騎矣次男曰毛起炭存而有一子曰脫脫亥其騎亦有正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五

八

千此莽骨連之派爲得盛而制諸部也虜中稱慈如稱帝委正故二子長伯言次伯言大而約兵三千餘額參台吉故僅一千曰召克太絕矣額迷之子長麥力根次哈失亦據騎二子餘反青之子二日字賴日黃台吉俱在而字賴二子長扯扯台吉次張台吉黃台吉一子曰噶兒罵台吉亦據兵約二千餘騎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曰阿脫約兵千騎耳其莽官兒尙存而有子曰伯言兎亦約兵千餘廣卜言太存有子三子長色今次撰赤三把兒兒

而兵數亦與琵琶同系阿兒寨存生子四日扯扯  
阿敗日王兒寨日拱革日班台擁騎三千餘而視  
奏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失計土蠻之派凡二  
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惑惑兵不下三萬而合諸酋  
兵又殺二萬是以爲土蠻之種強也

按土蠻故胡元裔其父日打來孫土蠻頗強自負  
爲俺答君長而俺答先入貢封王爵意獨戀戀枕  
之以兵二十年恐喝寨上竟不可得老而厭兵死  
矣猶缺缺日他豈不漢子而求老婆乎以故諸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五 九

分部驚然起大率爲扶封貢也然而俺答子孫至  
今長王胡中則亦護邊之明効矣直廣寧西北而  
牧難邊約七百餘里市賞亦由鎮遠關老其酋日  
毀塔必故而生十子日腦毛太黃台吉日以兒鄧  
日扯臣台吉日青把都兒日速克赤把兒見日卜  
言兔思扯赤台吉日額兒得你丑庫冠日阿民台  
吉其第十子曰拱兔者對錦州西北邊五百里而  
牧其市賞在錦州大福堡馬腦毛大姑爲前門機  
夷後以冠建故扶市廣寧關下邊人竟弗許腦毛

大之長男日桑阿兒次日絡關而控弦之騎幾七  
八千以兒鄧故而三子曰麥力根亥青日宰桑台  
吉日桑阿兒寨而控弦之騎五千扯臣之子日卜  
言亥兒日赤勞亥日大成台吉日色令而控弦之  
騎三千若青把都兒故而三子曰亥青日漆木日  
把刺四氣速克赤把兔故而三子曰把兔兒阿敗  
日宰桑日石計兔卜言兔故而四子曰耿耿台吉  
日隱克日門克日果木三部各擁騎二千其必扯  
赤故生三千日花台吉日汪台吉日漆度麥千騎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五 十

耳而額兒得你丑庫兒亦三子曰汪台吉刺麻台  
吉日額關安兒其阿民台吉在止一千日班青兒  
二部約騎兵各二千餘獨拱兔一枝近錦州邊者  
五子長以兒度赤次刺入四氣三色令四果木五  
刺麻而約兵五千也蓋毀塔必十枝凡三十二派  
而廣毛大拱兔爲強

離廣寧西北邊八百餘里而牧從鎮遠關市賞者  
有大委正一枝大委正爲打來孫第四子嘗佐土  
蠻快我封貢而邊吏弗予大委正故而長男阿惠

以入犯右屯中神鎗死城下次男昂惠台吉三男  
墨力台吉其兵騎無考然大約今爲孱弱不似大  
委正時矣

離義州正北過千餘里住牧而市賞仍由鎮遠關  
則有克石炭一枝克炭爲率只第五子數爲寧前

惠而封貢生三子長男扯臣黃台吉次男捨刺

台吉三男討討敗台吉三子各有二男蓋六派也

扯臣生長子扯扯簡次男章克兒捨刺生長子即

索次子脫力打刺漢討討敗生長子姑什次子木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五 十一

素而三部擁兵騎約七八千按先朝土蠻諸夷部

屢犯挾賞而當事大臣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

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也前輩謀國慮

遠矣至于今何遼人之不習兵而設防奔走無虛

日哉

鬼麻之挾有五其派十有四直義州大康等堡四

百里而牧從大康領市賞者長男都令小友青也

直義州西北過五百里而牧從鎮遠入市賞者次

男額參委正也額參即乃蠻正戚家路大定大茂

等堡四百里而牧仍從大康領市賞者三男昂

台吉四男青友青五男石保赤丑庫兒也鬼麻故

而五男獨石保赤北庫在耳都令之子二日率爾

即打刺漢台吉日色令台吉有騎約五千餘乃蠻

七子日專難即把鬼兒日占太即莫力根日漆度

參即黃把鬼兒日紗鬼台吉日那木赤台吉日色

台吉日脫越台吉有騎亦約五千餘歌歌止一子

日昂暈台吉兵亦僅正百餘青友青之子三日千

里台吉日土計台吉日放漢台吉兵亦約正六百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五 十二

餘而石保亦止一子曰額參大兒台吉兵亦僅五

百餘大約都令乃蠻二派稍強而皆奉約束于虎

墩鬼慈也

離廣寧鎮靜鎮邊鎮遠等堡三百餘里而牧其市

賞仍由鎮遠者有五路即台吉牧生七子曰扯

勞亥日花台吉日逞吉兒日把敗日瓜兒鬼日宰

賽日委正而七子分爲十八派其帶甲控弦者大

約滿萬而獨馬少不便鳴鏑而馳也扯勞亥之子

四日民暗台吉日討討亥日鎮儒日桑阿兒寨花

言之子二日莽哈大日莽官兒大逞吉兒之子  
六日苦賽日土妹日苦參得兒日卜艾日民艾日  
卜言兒把敗之子二日那言晚骨日打來台吉瓜  
鬼兒之子一日卜言台吉宰賽之子一日卜言大  
台吉委正之子二日嘴兒罵阿大台吉

采顏衛夷酋有把伴者先年捨至紗花營配紗花  
妹公吉阿亥爲妻遂依泰寧而居受其驅使其牧  
地在廣寧東北離鎮靜鎮安等堡三百餘里而市  
資由鎮遠開居久之把伴死有二男長花大次李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十三

兒敗俱死花大之子四長煖赤次伯言鬼三伯言  
他不能四伯大李兒敗之子三長莽金兒次敖毛  
鬼三孩四煖赤存生三子日伯青鬼日奴兒木日  
色忒兒伯言他不能存生一子日毛起炭蓋花大  
四子而分四派也莽金兒幾矣而敖毛鬼孩四俱  
存敖毛鬼四子日專鬼日莽官兒大日莽惠日黃  
官兒孩四二子日色令日夜不收是爲李兒敗之  
派凡六也夫把伴一枝雖屬紗花調度而仍係采  
夷種其不屬泰寧諸夷明矣故不列于泰寧夷

中

泰寧衛之夷酋日虎喇哈赤故矣而生五子曰速  
把亥日紗花日歹青即伯要兒日委正日兀班其  
直廣寧鎮遠鎮寧鎮武西平海州東昌東勝邊四  
百餘里而牧由鎮遠市賞者速把亥諸種也虎喇  
哈赤之先大父魁猛嘉靖中嘗入我刺梨山至  
速把亥益標杆擾邊上無虛歲後以入寇鎮夷堡  
爲叅將李平胡射死斬其級死時尚披戴盔甲臂  
手級大如斗也速把亥有三子長卜言鬼無子次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十四

卜言顧有三子其三男把鬼兒有七子焉二枝分  
爲十派也卜言鬼一名柏彥務胡人名多訛昔也  
卜言鬼傷父死與其弟把鬼兒枕戈飲血而思蹂  
塞上以相當後塞上禦之歲苦矣而把鬼兒以鎮  
武堡箭傷竟死其死之者重將軍一元也卜言顧  
三子曰都令即額參台吉日額木素即即矮要世  
日古路不四把鬼兒之七子日額伯華打黃台  
吉次日阿把鬼兒三日榜什台吉四日色特兒五  
日卜鬼兒六日昂阿七日昂奴而都令之子二長



毛起炭次抄四乞額木素之子一日搜四古路不  
四之子一日串木素凡四派皆卜言額之種額伯  
華打之子三曰色令曰速木兒曰翻弄阿把兒見  
之子一曰色令傍什之子一日翻開色特兒之子  
二曰矮要世曰把慶卜兔兒之子一日噶兒馬昂  
阿之子二曰阿兒塔什曰那木兒昂奴之子二曰  
撒鷄曰色利凡十二派皆把兒之種諸夷部約  
擁騎萬五千而皆受調度于抄花

其宜鎮武西平東昌東勝長靜長安長勇平廣諸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十五

堡而牧從鎮遠關入市賞者抄花諸種也自萬曆  
乙卯遼陽長安堡開木市而廣寧鎮遠以東遼陽  
以西塞外諸夷落往來遊牧無禁矣抄花一名抄  
哈一名抄花隆萬間與妹夫花大為黨而國報其  
兄速把亥之仇歲苦我遼然亦屢劄受傷幸免捕  
誅耳而至今抄花諸種為強抄花生九子長襖入

次曰把敗三日額參四曰刺八時氣五日天

楠木度七日卜塔什利八日本卜太九

瓜又分為二十六強矣漢八反青

之子三曰色令曰骨令曰我兒者兒把敗之子八  
曰桑阿兒賽曰噶兒馬什曰色令曰夕業曰夕失  
曰悶太曰倒兒計曰昂阿額參之子四曰色令曰  
夜不收曰伴兔木曰翻開刺八時氣之子三曰虎  
必按刺麻曰古路木時氣曰于計世反安兒之子  
三日長昂阿曰打敗曰把氣端木度之子一日滿  
都失利木卜太之子一日毛起炭囊奴之子三日  
以克昂阿曰把漢昂阿曰額力兔昂阿是皆抄花  
之種也今抄花尚在而計其諸部落兵蓋萬五千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十六

騎馬

直遼瀋平虜正北四百餘里而牧者虎刺赤第三  
男及青即伯要兒諸子也其牧地名猪兒苦周一  
帶直瀋陽鐵嶺六百餘里而牧市賞仍入開原新  
安關者抄花第四男委正諸子也其牧地名岳落  
一帶直開鐵西北七百餘里而牧仍入新安關市  
賞者抄花第五男凡班諸子也其地名古路半升  
戶兒大漢把都樓子然夷性狡矣時款時服寧有  
哉伯要兒故而生五子長子者卜兒亥也生八

子曰莽骨兒大曰得固華兒曰哈兒寨曰卜塔利  
刀日所南日長連曰莽骨連曰莽骨而共約兵三  
千餘騎次子者耳只華也故而生四子長曰領難  
次日卜塔利力三日領寧四日賴卜哈共約兵千  
餘騎耳三子者老思也故而生三子長曰卜塔赤  
有騎千餘次日反安兒有騎五百餘三日伯安兒  
亦有騎五百餘老思三男總二千騎矣四子者卜  
兒罕骨也故而生二子曰把拜台州曰火把台州  
約兵千餘騎五子者額參大也生四子曰領速曰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十七

百餘五男小耳只華生二子曰果木台吉州曰反  
安台吉六男伯信故生一子曰朱身七男果兩屯  
生一千曰三模兒而亦約兵四百餘八男火把台  
州故而生一千曰抄花約兵三百餘九男把禿男  
亦約兵三百餘十男奴台生一子曰昂草台吉而  
約兵三百餘委正之次男脫卜戶者故而生二子  
長李羅大次打刺漢台州約兵四百餘委正之三  
男脫退故而生一子曰反青亦約兵三百餘委正  
之四男小老思者亦約兵四百餘蓋委正四男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十八

那兔日那速戶日撒哈兒而約兵千餘騎計伯要  
兒之種凡五枝分二十一派而時焉遼瀋間患苦  
矣委正故而生四子長以鄧兒次脫卜戶三脫退  
四小老思以鄧兒故有十子長日捨刺把敗而有  
三子曰果兔兒日把什漢日刺把什擁兵千餘也  
次男哈刺把拜故而有五子曰刺伴日刺什氣日

什伯兔日反青日桑阿寨而擁兵亦約千餘騎三  
男紐難生二子曰得勒華兔日色棒四男紐兔有  
二子曰阿卜大台吉州曰我速告利而擁兵各五

分二十三派矣兀班故而生二子曰莽兔日伯言  
兒莽兔之子七日莽骨大日比領兔日伯洪大日  
刺把什日刺把太日所宰日色崩伯言兒以入犯  
高平被傷死而其子宰賽生三子于萬曆己未秋  
七月為奴酋所獲其長男青台州次男瓜兒兔三  
男海來兔有兵一萬五千騎強矣而不虞奴之乘  
其後也至今奴質以餌其部落云

福餘衛之夷今弱矣當萬曆丁亥戊子間勾西虜  
為開鐵患亦中國一疥癬也乃竟為西虜所殘弱

而避居混同江江離開原邊千餘里其久不赴新安關領市賞積弱不振之故也先是夷酋生三子長往四兒次撒巾三錦只卜阿往四兒故而有子恍惚太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奈曰卜敖而約兵千餘騎也撒巾故而有子生卜兒炭亦擁兵千騎馬錦只卜阿故而有子主兒者阿故生一子曰土門二約兵三千餘騎夫恍惚太土門二皆曩日引緩免伯言兒爲邊患者然總其部纔五千非附會西虜烏能狼突而竄塞上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海西夷曰北關曰南關北關酋曰祝孔華塔魯木衛都督僉事也故而生二子長曰台出襲祖職次日捏你哈皆故而台出生二子曰逞加奴仰加奴二子皆役引西虜爲邊患被剿死而逞加奴有三子其長子卜寨搶建州被殺卜寨之長男則白羊骨襲祖職者也其次男卜兒罕骨在一子牙木台州皆住野黑寨離開原鎮北關五十餘里耳以逞仰二酋大創故弭耳受戎索由北關貢市領賞焉且倚我卵翼以抗奴我開原失而北關因陷于奴

乃我亦失一外藩而奴更竄也建議者以爲借開原以拒奴然不思逞仰二奴昔日何狀而能一百金之不爲肘腋患耶譚何容易也按北關仇南關而猛骨字羅遂非就建夷羅網人皆謂滅南關者建州而不知滅南關者北關也南關滅建州強強北關于是漸弱相攜未已棄弱隣而來強寇詎非逞仰那卜四酋爲謀之不滅哉然則滅北關者非建州而亦北關之自滅也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

那林字羅妙次男金台失領兄兵生一子得勒韋台州仰奴三男曰賽必免四曰阿力木皆故矣五日土木免故生一子曰拙古六台州而金台失殺之故仰奴之後獨有金台失與白羊谷分爲二寨也在台住寨住亦去鎮北關五十里今竄沒于奴或云金台失殺其五弟之子而又不和于叔白羊骨遂各相稍而迄千同滅乃知借開原之說未可爲石畫也

海關之夷酋速黑忒塔山前衛左都督也故面生

一子長曰王忠襲祖職次日克失音辰王忠故而  
二子汪古羅汪古六皆故克失音辰之子王台襲  
職焉生六子長曰虎兒罕次日三馬禿三日往失  
四曰那木台五日康古六六曰猛骨李羅虎兒罕  
故一子反商爲北關所殺三馬禿故子王把太內  
附爲廣寧指揮改名王盡忠生二子長王國勳次  
王元勳往失故生三子長阿敏亦內附爲指揮名  
王盡安次伯微爲奴酋所殺三宰桑內附爲力木  
山把總陣故那木台召乃康古六子曰古莫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一

台州皆歿于奴而猛骨李羅襲祖職陞龍虎將軍  
然與北關僑隙爲奴酋計所愚戀內妻而去其兵  
柄卒以出歿長子吾兒忽奔奴秦之爲婿次子克  
把庫內附廣寧爲王世忠南關之地遂墟王忠王  
台皆忠于本朝其子雖減于奴而後裔居中國  
附塞上襲冠帶者爲多樹其黨類使自成一部落  
恢復祖宗故地亦中國一藩籬也

奴酋既誘殺猛酋收其勅書部落北關寨廢而  
奴酋得強于是建州之禍乃烈矣按奴住牧在寧

官塔紅岩子等寨其通貢由撫順關其部夷從撫  
順清河驍陽等處隨便互市自吞併王兀堂誘殺  
猛骨李羅而東自鎮江長莫北抵開原威遠凡八  
百六十里與遼都柄逼也其兵不下五萬餘古云  
女直滿萬勢不可制况今日哉奴之祖曰佟教場  
建州衛左都督僉事也生佟他夫有二子曰奴兒  
哈赤速兒哈赤他夫死于亂陣而奴兒陞授龍虎  
將軍有七子長男曰洪把禿里爲奴殺矣而一子  
曰阿古奴之次男曰貴英把禿里三日忙哈大四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二

日黃台住五日把卜太六曰阿卜台七日把卜海  
速兒爲兄奴兒四殺而二子曰禿龍曰阿哈今皆  
爲奴兒管兵其養戍禾突之患者以封號勅書  
太隆而自後以遠人不設備而好生事故漸激其  
內犯及撫順清河之陷勢如破竹而將帥不能協  
心慎盡經界無駕馭紀律遂一敗沒而不可救至  
今我海內而卒難爲力也嗟乎非奴之強中國自  
弱耳夫趙營平之畫西羌日以臣愚計遼之十年  
今日之事十年果足了奴乎哉

寶日堂初集卷三十五

山中讀書印

學庸

大學只是簡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於天下者止至善也知此之謂知止脩此之謂修身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定靜安即誠正修也慮而得即齊治平也知止爲始明明德于天下之始也故曰事有終始修身爲本明明德于天下之本也故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一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所以先致知也物有本末所以在格物也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于天下終始本末如環無端此聖經渾渾完備之文讀者不應拘執字義破碎分衍也  
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只在一欲字見于古大人發願弘大學者須發此弘願當念即是聖人其功夫全在格物通得萬物皆備于我之物則豁然光明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然明明德于天下矣誠正修格物也齊治平格物也此物既爲萬物皆備

於我之物則此身即是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故曰修身爲本即格物致知之義也

致知在格物一了百了須在致知尋源何必向格物理會○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明鏡無形形來則光明顯人生身心意都是昭昭靈靈備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自我知之一知洞達有何虧欠即所謂致也特以知體虛寂日用尋常間感物而即圓滿似影赴水似形赴鏡當下即見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二

當下即知似此即知即物物亦是知故曰知至曰格物再轉一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鏡照珠鏡珠兩顯

吾人照管一身變化萬物只是個知體不昧耳此正所謂明德只此明德明之于天下此即格諸格物所謂致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點知體在我而不在家國天下故曰物有本末修身爲本知此本者爲知之至也知至與明德知本與知止只有名色原無兩件以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

與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則致一知則格如格  
致至知日中天萬物咸備止體如此故致知格物  
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  
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煩磨拭須  
防塵染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  
于此試想人生除却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  
身沒有家國天下展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  
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妙  
用若不依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三

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  
惡兩字而下文修齊治平段段都在好惡上體驗  
也知此理者可以讀古本大學

無所不用其極極在何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新不已則極矣新民新命皆自新新不已也來

大畏民志格物也此謂知本知物有本末之本也  
物格而後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正是釋格物致知直捷痛快不須蛇足好惡起  
念處是意好惡第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

欺便不誠此第一念便是獨君子慎獨好好好好  
色惡如惡惡臭無轉念也小人不慎獨而獨根未  
絕故欲掩即欺其惡欲著即欺其好而肺肝露矣  
所以君子慎獨有十目十手之嚴不若小人之甘  
自欺而喪其獨根也慎獨而心廣矣體胖矣誠中  
形外此之謂自慊矣誠意之真景象如此自欺者  
能乎故君子必誠其意先儒以此章為人鬼關然  
細思好好色惡惡臭當念即生當念即快不須擬  
議不須思維無擬議思維便不入欺路即修身齊

實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家治國平天下誰不從此好惡發根依此真念隨  
處快足豈非慎獨誠意爲一部大學樞紐乎  
念憶好樂憂患恐懼即好惡也身之所着即是心  
之所遷若慎獨之初即誠中之體廓然順應有而  
不有則心正而身無不修矣親聽飲食說不得修  
身是概舉之耳然則正心發源乎誠意

親愛賤惡哀矜傲惰亦好惡也好惡說到身上來  
便與家國天下相接辟則知不致物不格而不能  
明明德于天下矣夫好知美惡知惡不爲情便不

爲物蔽者亦自誠意來也

修身只言好惡言國家天下之閒通處也治國則言孝弟慈平天下則言老老幼幼恤孤皆提修身之關鍵言之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好惡之通于家則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其通于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即好好色惡惡臭之一點真好惡而治國平天下也此正所謂格物致知之真脉絡也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五

平天下說絮矩絮矩說平其惡所惡乎則所好乎而天下平矣然有兩件大事曰理財曰用人而理財又係乎用人理財而勿奢民財貨平其好惡也用人而進賢退不賢乎其好惡也講生財之大道而無悞于聚歛之小人亦平其好惡也得衆則得失衆則失善則得不善則失忠信則得驕泰則失夫善與忠信之能得衆者豈有他哉不過存此老老幼幼恤孤之真心而無失吾好惡誠意之初而已

大學八條曰次第歷然中庸一中和階級頓茲大學言道中庸言性也

中庸一書單提個天命之諸性是子思直指源頭處性不可言而率可言率不能言而修可言其率處修處皆性也曰所不親所不聞曰隱微曰獨曰未發曰中曰不二曰閒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曰篤恭曰不大曰無聲無蓋皆是性皆是天命也命是命根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則依然未發矣篤恭而平天下則依所無聲無臭矣彌六合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六

處直要窮到退藏于密處纔是歸根復命學問性與教相對一部中庸節節皆教也而性在其中率處即是修處也不着事隨萬事不着物順萬物不着情應萬情非有非無活活潑潑自在流出這箇就是發皆中節非道而何道既屬當人便有當人實地故戒懼慎獨乃是率性真把柄着力于無着力之中是之謂修修處即是教也

朱子說箇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只日用二字解率性甚真切了當友人問如何

日用是道曰日用之依於性不依耳目知見者道也大凡人生即有耳目知見日用處件件都是不曾性上做出來就是日用在性上做出來自己却不能自見只爲耳目知見礙了這耳目知見是得人的口逐滾滾無不是這個用事臣勝于君僕勝于主自將自迎自私自利如何通得天地萬物爲一身若是此一點真性做出來的便是生天生地生萬物根本故曰大通然在日用上自見耳此道不倚靠耳目知見元來活潑潑在人日用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七

常之中童子捧茶可以見性童僕之往來可以言中謂其不着耳目知見也所謂親聞親見俱融獨而無偶者正指此也人只爲憑耳目憑知見便有真主宰而不自覺有真血脈而不自尋物于形色只在身上轉如何通得若遺其耳目忘其知見形色盡是天性用事便是未發之中便是中節之和而道在是矣昔人論王種無爲臣種有爲夫惟無爲是以爲道之真種子也○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正解率性以下則解有道矣修道者修之

以合于天命也天命者所不親所不聞獨是也慎獨君子惺存渾是天命故天地位萬物育

凡視聽順應俱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視聽有起滅天性無起滅故所不親是謂見性所不聞是謂聞性如春光只在紅紫而紅紫當不得春光無處不有無處可尋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也此之謂獨君子之慎以此

問戒謹恐偶便落轍聞如何爲慎曰言慎率在言率慎在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八

問先儒每說敬以持之此意云何曰此敬字乃本體名目也聖賢學問只是因其固然行所無事添一些意思不得便如堯開闢舜揖遜湯武征誅偶孔制禮作樂轍環循天下也只是因其固然其於日用分上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曾添得一些若人識得此本體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頃刻變化隨我自在中流出便是戒謹恐懼若是胸中放不下意思安排總是犯手既犯手定有歇手時節不

是循環不息無終始的天性大槩漢設的人如在



遺塗不知誰處是路遇得指點提起脚跟便是路上人拘束放不下的人休手足四肢添箇恭敬休人我光景起箇嚴憚如人負千鈞物行大路負重而氣亦衰未有不歇脚消停者究竟亦同渙散所以云敬只是惺惺主宰時時刻刻在我對青天而不愧聞雷霆而不驚從此體取自然工夫到處用得便是千古聖賢大機大用真血脉學者爲己爲人真路頭也

既說有個喜怒哀樂發矣發而中節有個未發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九

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中在和內見也大本者達道之大本也本妙于無達妙于有有者非有無者非無不可須臾離之道如是發而皆中節加不得個已字發如其本發而中和致矣天命之初體也人人有個致中和人人有個位天地育萬物不得專言帝王神聖事

或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

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爲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謂之中哉朱子此論已開後人悟門久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十

橫者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一道理耳一盡而後竟何以曰中湯何以言恒文何以言止孔子何以言仁曾子子思何以言獨言誠孟子何以言善明道何以言識仁象山何以言先立乎其大陽明子何以言良知至今世上人着衣吃飯日日受用不知中是何物一是何名將聖賢權說都做死機透頭認影陸海浮沉乃知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上機尼父下開子與直從九天下覽盡出個廬山真面目

問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如何證據曰只看天熱百鳥熱天寒百鳥寒此時理會自己寒熱何如和風朗月鳥鵲皆喜烈風怪雨游魚亦潛此時理會自己喜懼何如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哀有喪矜有疾真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無有二處會得此通身都是元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斷非証語

一友問天地萬物如何生得曰周禮十二荒政民有荒而不爲害後世亦有常平救荒諸策真是補賢曰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造化雨暘之不及只此豈不是生天且如一塊頑地爲鋤犁以耕之爲桔槔以灌之水東而可引之西土瘠而可移之饒都是我性靈做出豈不是生地人落地時個個濛濛而教之以詩書習之以禮文開之以理義而後人乃八面玲瓏這都是一性上做出豈不是生萬物可見吾輩天性的有個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在

堯舜授受一中而已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此仲尼于中字下一註脚也是謂祖

述堯舜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游魚忘却水爲性命自心本聖甘作凡夫是個飲食不知

不明由于子不行不行由于不明聖人說個我知之矣因聖人知之衆人不知故曰鮮能知味

大智本空無所不受隱惡揚善同在虛空無礙中執其兩端如物在握提放由我用中于民用在我中在民似鏡照物照原依物鏡體何與

如何是得一善一是一中之一所不親所不聞是

寶自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三

未發時消息謂之獨謂之一他人多在情識里尋求顏子獨在天性上透悟到手便用自無歇手民鮮能而唯聖者能夫婦之不肖可與能而聖人有不能故曰中庸不可能嗟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和不流便是中中不肖便是和中和合一是性體可見這強是天性上帶來的天性安得有變

殺人須放咽喉上着刀爲學須提心體入微處用力故曰強哉矯只君子也是南北的人但不落在

南北風氣裏便是君子之強

看來中庸不可能都是賢智壞了世上惟名根最難掃盡名原是情量中所有賢智之人于此畧一粘帶便于本分外添許多造作若遵道而行既平常常常無名可還便覺滋味泊然自生退侮須知聖人弗爲處弗能已津津然如着衣吃飯頃刻不離只是一個名心掃盡潛而不飛

費瀾六合也發也隱藏于密也未發也費處都是隱率性處都是天命也子思極力要指點天命而實日堂初集入卷之二十六

三

無可說只得就費一形容之夫婦知而聖人有不知夫婦能而聖人有不能其有不知有不能處似隱然而只謂之費不謂之隱隱不可以知能言也不知不能處是隱與知與能處亦是隱也語太語小語上下皆不可執着惟不可執着故無之非是其實可語者近而夫婦極于天地天地夫婦之外都無可語也不可語隱矣費而隱矣妙哉道也至矣

道無所不在在夫婦聖人天地在子臣弟友在富

貴賤夷狄患難在父母兄弟在鬼神在聖帝明王制禮作樂在九經在三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瀾綸參贊種種皆是然都是個發而中節都是個人道都是個日章其中有個一有個誠有箇性有箇於穆不二有箇溥博淵泉有個篤恭不顯這便是個未發是個天道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天命也佛氏所謂衆相現而本體不動羣鶴發而起處無心情量難窮思議路絕其夫道之謂乎然則子思之言道也精矣

實日堂初集入卷之二十六

十四

道即是人人即是道離却當人道遠千里以人爲道如以柯伐柯終隔二物故楊慈湖曰爲道如僕柯終不近道因其爲之是以遠之

人識人纔識道耳目口鼻非是人見聞覺知衆是人即子臣弟友是個入倫不是個當人若論當人我一齊大家在平常日用裏無思無爲現成自在庸人不著不察聖人惟日學學

太素者造之始也性也率性則素位而行矣起念不依本性則願外矣性者人富貴而不淫人貧賤

而不亂入夷狄患難而不驚天不能造我榮枯人不能司我順逆廓然平易坦然高明君子所爲造天地萬物爲大身者也故曰反求諸其身

或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曰深造自得此得同乎曰既曰自得寧有不同且道人生除却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有深造處耶即境都是學問見在都是隱微直從此際輕輕脫脫信得過用得着膽壯神活方是深造方是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也把柄在我惟我所置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如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不自得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個失來相對他連得亦非得矣

君子自得只在戒謹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體常健故無爲君子常惺故無事也

道不可言而可言其寓鬼神道之寓也贊鬼神正贊道也天地間無處不是鬼神無處非是道豈真有鬼神哉祭祀亦一端耳鳥之飛魚之躍鬼神之洋洋皆道也體物不遺處有箇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便是誠

問達孝曰須知泉之始達達必有源放手四海只在源頭上聖人之孝發源孩提與衆人一般只源頭清不清便有聖凡差別耳享祀廟祭都是硬殼子不是達孝命脉處其寔一點命脉行乎其間會得此點菽粟飲水都是這個市井途人都可做個武周故中庸把事或如生事亡如存兩句點真源頭出來又說個所以事帝所以祀先明得此義人

人可以治國置不是個達孝

問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聖人之孝何以分別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六

曰舜都在性體上至武周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無天道真是無爲之體武周因性作儀便以有爲合無爲無爲者天體故曰大有爲合無爲不免在世界上做去了故曰達所以堯舜性之湯武身之

人道敏政仁者人也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一即是誠誠爲天道誠之爲人道所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以人道合天道全在勉強兢擇上到得愚必明柔必強纔是其人合纔可行文武之政聖人不

在方冊上論政却在哀公當身上指點出來故曰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聖人說博學未嘗脫前人本子若言不靠典要詩  
書禮樂皆可仄矣說審問未嘗脫朋友講論若言  
耳聞不中用精一一貫授受皆可無言矣只是個  
明辨處最有力

經籍是磨鏡的樂朋友是磨鏡的人明辨處受業  
受磨者是大光明體故曰明辨之者明諸心也

性無可擇如何有擇性無可執如何有執擇善而

實曰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七

固執識得本來真種子更無餘事只須時時保守  
此正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玩一而字須知  
功力在擇上

如何是博學今人所謂學者非學也哀了凡云學  
只是明自家本然之善要尋這箇頭腦不拘一路  
不執一說隨時隨處無不用力

明辨處種子到手功夫自然朴實不露一些精采  
故曰篤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都是方便法  
門到得明強方便都用不着故曰無病仍除藥還

家莫同程

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異名只是同源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兩路總歸一路楞嚴經上  
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註云即寂而照曰妙  
明即照而寂曰明妙即此意也

何謂至無聲無臭至也何謂盡天地萬物為一體  
盡也誠即性也誠至而性渾然全矣有何不盡盡  
性即是盡人性盡物性也譬如和合諸香麝一塵  
具足象氣沐浴大海拘微滴用匝百川無不有乃

寶曰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八

無際之虛空無不照乃無塵之淨境此盡性之義  
也○性生天生地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萬  
物依我性而立我性不依天地萬物而立故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人須要識得個誠體性體無假之  
謂誠有此誠故性用不淪于空寂無礙之謂性有  
此性故誠境不滯于思為

致中和真政曲無二致也曲體者即中體即性體  
即誠體也隱處微處獨處謂之曲不親不附天命  
之性何其曲乎曲固能有其誠言誠而化在是矣

形著動變皆誠也皆致也天地位萬物育一形著動變而已一致曲而已因無生有曰形著動變從有入無曰化能化者誠之至也此至誠之所爲能盡其性也然則何以爲其次曰盡性以致曲爲大也何謂曲曰火在石中擊石傳火何謂化曰火出石盡灰飛煙滅

治亂運也者龜數也四體形也灾祥乘運而見復兆偶數而生形神依身而立總謂之人不謂之天若論先天却有個至誠之道在善不善先知者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元

之於顧祥妖孽香龜四體之先也先知是性中之知性中之知轉旋天地而無功熟變化萬物而無聲色故曰至誠如神謂至誠前知之道如鬼神之有有無無而泰三才贊兩間者以此也

盡性即盡人物之性上盡自成自道只在成物上成何以故性無二故誠之所以自成自道即物之所以成始成終同一天命之性所以成物盡變處乃是成已完滿處故曰時措之宜時者德性中成物妙用也○誠如人一身然何謂仁一身之血脉

元氣也何謂知一處痛癢滿身皆知血脉元氣之覺處也仁知俱誠之別名

天地不二見之于河嶽日星昆蟲草木日發生而無盡者天地之不已也若以於穆爲不已則天地之生體寂矣至誠不息見之於博厚高明悠久變化而無窮者至誠之不已也若以不顯爲不已則至誠之妙用掩矣蓋發乃是未發盡人物乃是盡性成物乃爲自成從來本體未有不見之作用者此中庸之所爲善言天命之性也○既無虛假自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子

無間斷如何是假如何是真有人爲的是假無人爲的是真有倚靠的是假無倚靠的是真一切見聞知識多是人爲都屬倚靠若天命之性思爲不着邊際都無如環無端通乎晝夜安得有間斷時耶曰久曰微曰博厚高明悠久只是一個無間斷也

天道人道總是堯舜以來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生天生地生物然須措得便輕輪參贊行得便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所以行之須待其人其人者聖人

也聖人之性與聖人之道如水凝水合一無二水  
水渾化到處流行上下治亂都是性道月流之處  
這性中一點靈光朗然獨照隨物賦形拈起便用  
不煩思議不待湊泊渾然一天命之初楊子雲所  
謂明明煌煌旁喝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正此  
意也保身者保天地萬物之大身○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眼前日用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天就  
發育即是峻極也物非草木昆蟲天非蒼蒼漠漠  
須知洋洋優優兩段都是形容語三千三百不過  
寶口堂初集 卷之十六 三

指點其發育峻極耳

徐文貞公學則辨曰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  
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  
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而問學  
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直捷了當一破爲  
湖異同之惑然其說本之鄉先生沈東老東老又  
得之魏莊渠○人性物性都是已性何其廣大也  
然其中人情物理却有個細微曲折處絲毫不盡  
參漏已多故曰盡精微注分中極細者乃極大極

粗者乃極精者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先要識得  
極高明人道的纔是真中庸夫子不得中行而思  
狂狷復痛絕鄉愿之流則所謂中庸者可思也甲  
辰會試一舉子云道中庸而不極高明則爲無非  
利之鄉愿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爲無忌憚之小  
人雖不中其言却有理○四方風動謂之興遯世  
不悔謂之默

聖人不能違時孔子處三同之世不從夏殷而從  
周行其時也時中時措聖人之道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六

三

三重德位時也須重一德故曰本諸身本諸身則  
制度有源天地鬼神尤聖後聖無弗同矣天下萬  
世之人心亦無弗同矣是以爲永譽之君子而王  
天下也

小德大德總是一德此德生天生地生聖人天地  
以此持載覆幬以此錯行代明以此並育並行不  
害不悖天地之大皆德之爲也仲尼無大以天地  
之大爲大故曰律曰幾天地之德即仲尼之德故  
仲尼之大即天地之大也德者何天命之謂性是

也大哉仲尼中庸之爲德其至矣

元氣惟含藏故四時畢備聖性惟深靜故五德俱全當春而春當秋而秋藏極而發也時仁則仁時義則義靜極而生也所謂未發之中其中也時故曰時出蓋從淵泉發根也○窮天際地過化存神有情之族屬惡知避而欲知趨無覺之昆蟲寒必潛而蟄必出並在靈心化育誰非性量生成如衆沬競注而江河不流似萬籟紛吹而橐籥自寂天功莫喻性妙難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凡有倚是見聞覺知無倚是聰明睿知有倚是假無倚是真實不虛所謂固也註下個實字見得固聰明睿知即是至誠也惟至誠能知之惟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耳蓋至誠乃天德非人爲也與上章都是贊詞

引尚氣之詩贊嘆一個閑引潛伏之詩贊嘆一個不見引屋漏之詩贊嘆個不言不動引靡爭之詩贊嘆個不賞不怒引不顯之詩贊嘆個篤恭引皇矣之詩贊嘆個不大引蒸民之詩贊嘆個無聲無

臭用引詩體作結局直是發明未發之中天命之謂性也

無聲無臭天命之初闢然篤恭未發之體然戒謹恐懼却是位育實地內省不疚却是平天下真把柄可見至誠至聖與天命合一處不是無根

鼻忘於風舌忘于水聖人忘於淡諸臭有謝而風無謝也諸味有盡而水無盡也故曰淡而不厭至人資潛潛者性命之精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無聲無臭之妙也○也須實也須怒也須聲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也○無聲無臭微乎微乎大哉天也大哉聖也斯其至矣

孔子渾渾說個性相近而子思直指天命之謂性蓋天命之性在人功夫作用間功夫依性故無依着作用依性則非鋪張滴歸宗源源合派通天徹地都是性量就人生日用飲食各各有箇天命在無思無爲自然而然情識道斷思識路絕子思之教人也微乎淵哉



今世病講學者非也天下豈可有一人不學學豈可一日不講只要就會講當下認取天命之性余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候人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寂虛也若說靜候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人生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光燦燦

並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慮下于與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一人件件皆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皂隸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三

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慮下于與隸講學當下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 論語

聖賢千言萬語說學字不破此學體則洞洞義則寂寂覺則惺惺用則蕩蕩其通於人也如聲度重垣而不礙其藏于密也如花開空谷而無言與時既不相離習亦元非着力只覺處如行見家一步前一步如饑得食一口甜一口耳○學則有悅樂

而無慍三乎字參差咏嘆直是指點學中快活真景象

習字從羽便日朱子云鳥數飛須知羽而飛是鳥之生生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本活潑與鳥俱飛與魚俱躍鳥不飛不悅魚不躍不悅人心不靜習不悅也

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孝弟如何孝弟為仁之本曰仁在未生以前無思無為一落於為人而仁有為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養真念便生意充滿故曰其為仁之本要離會講箇為人為仁字

巧言令色原是要好一邊但有德之直聲站之也都是無思無為一片滾出着一要好念頭便於自然本體去之千里故楊慈湖曰仁人之心也滿則失之

為人謀而不忠如何省嘗聞有一先輩人問曰公自想亦有私否答曰那得無私吾兄子病一夕十起退而安寢如故吾子病吾不性觀然竟夕不寐

也何謂無私此亦為人謀之微密証據也

不重皆因不忠信主忠信正是重處擇交省過是扶持主宰的

澆薄之民如亡子久離鄉井若邊人指點故鄉景色便想歸來故曰民德歸厚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曰要曉得害道在居食得道也在居食只是日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孜孜汲汲一刻不肯遲緩姑待則就此不求安不求飽正是敏於事也不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安飽而敏於事其中幾微有箇內外賓主之辨在若以居食害道而着一毫澹薄意思便將箇澹薄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功夫便為外為賓若直食自飽自居自安而吾泊然無心其間只時時刻刻是箇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必有事時學問此則為為主要從此處點點細動然惟親近有道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件把我事去質問他而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大事隨處印証隨處反照

有道與我只此本體心解默契打做一片纔是敘  
事真學問好學真境界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是聖人直指本體話頭因貧便  
說箇樂因富便說箇禮總只是一箇子貢若見得  
此本體便直下自信受不須牽扯切磋琢磨來比  
擬矣蓋切磋琢磨是着功上說話不是直見本  
體說話也夫子只爲他有箇聞一知二對待此擬  
在故曰始可與言詩已矣已者止於言詩未可與  
言道也告往知來即是對待推測之謂可見人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三

貧富只是這箇富亦有樂貧亦有禮本無騎兩何  
須看無無者既無何用磨琢認取本體得大快活  
自在若執持知見枉費一生精力心境終未脫然  
無碍也此是學問真正源頭故於此章標出  
燭之明能冒一室則一室照日之明能冒天下則  
天下照我之知能冒人之知則人皆入我照矣老  
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夫人之知皆不足以冒我  
則我貴矣故君子患不知人  
郭象註莊子曰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萬物之上哉

夫子曰爲政以德曰無爲而治曰篤恭而天下平  
要想舉八元誅四凶封山洛川事事勤勞却有個  
寂然不動處是爲帝道

思無邪邪者第二念也今人山歌里謠都依當念  
當境說出略加執點便失本情便是邪然則三百  
篇不傳於學士之口而傳於里巷田夫久矣○春  
草生花於不見之處當春而花非爲炫色也秋蟲  
幽吟於不聞之境當秋而吟非求賞音也故全天  
於聲氣之中而造妙於工拙之外此亦思無邪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三

義也

問何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百花不一味而馨  
醪之成一蜜五方不同俗而君醪之成一善花入  
於蜂之室則味不得自制其性俗競於君之禮則  
民不得自安其習即齊禮都是德也

志學是種子也下得真種子根苗花果日生日新  
人心盡然何況聖人聖人不遺向學人指點新新  
光景初非自敘年譜也

問耳順曰耳不性聲處聲自來耳邊若決江河沛

然莫禦空空如也故先輩曰伯夷耳不聽惡聲尚  
有箇聲在

規爲圓矩爲方聖人如何說不踰矩學道之人說  
方而易碍碍則其方不能守故指其率性自然處  
而示之曰規若聖人變化活潑之極得圓之妙斷  
仍還于方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此終日與言之回當其言時默然愚人迫其既  
退追想他相對之時覺他儘足發明絕不類愚人  
可見夫子一時與回遇全不在語言面貌間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三

愚是妙悟開口不在舌頭上也空是實體本性原  
無一絲也不空則不能愚不愚則不能發易曰默  
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童子問觀其所由余曰人有能學做一好事者無  
有能學發一好念者心猶種地念猶苗也無此種  
則無此苗

人不安於脩而安于寧聖人不遇指點人認得自  
家耳察其所安何與考校人事

有故便生新一新便是故妙明無量原是如此逆

者如斯不舍晝夜理會他源頭從何處來從何處  
養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理會他本根從何處滋息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時習法便是溫  
故法

海中有比目魚各一目游則兩鱗相比而成視故  
曰比比者倚附之象周者兼覆之象也如晤言一  
室矣若芝蘭而存以無所爲之心未嘗不兼覆即  
大廷廣衆延納收攬有懷一甘臨要譽之念不失  
爲倚附易曰同人於門周也同人於宗比也君子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三

將萬間廣厦庇人決不寄居人廊廡下  
不思原不是學不學原不是思真學中有思真思  
中有學

目視耳聽夏葛冬裘誰人不同如何能異異於愚  
夫愚婦則異矣異中之異易見異中之端難知毫  
幾千里攻之不可不蚤攻則其害自息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息息不昧千古長存釋  
家謂之孤明吾儒指爲獨體既不倚靠聞見亦不  
假借思惟當下即照更無轉念故曰是知

子張多聞多見其學有近于千祿聖人教以慎餘  
二字直從心體上掃病根故曰祿在其中其實何  
關祿事○凡論語所記子張學千祿子路終身誦  
之南容三復白圭都不是實話

子張十世可知一問問得甚奇異聖人百世可知  
一答答得甚平常可見世界是有主的世界隨他  
因革損益脫不得箇禮字

見義不爲如石火電光倏起倏滅只如乍見孺子  
入井而側怵見義也不能保四海則不爲矣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五

不受見義也不能辨萬鍾則不爲矣此等全是天  
性上不帶得剛勇來

簣桴土鼓禮本自儉哀痛慘怛禮本自威奮自儉  
出易從威來豈不足禮之本註中却多一轉

陶元亮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素之爲禮  
真禮也禮可爲而素不可爲故曰禮後乎子夏心  
動已在素以爲絢一問

有言說處非意之精微也問神之說禘可言耶故  
聖人只說箇知知則其默然會心處血脉源頭自

然相接其於天下只在眼前更有何說可舉聖人  
之言禘也微乎

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聖人信心信口說禮說知何等自然何等  
直捷

易泰之一卦聖人却於對定公發揮明白上下只  
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心心  
相入所謂交也故曰君使臣臣事君

管仲之器小哉一語是千古和天下定案君子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器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功寂若過眼浮雲有何聲  
色功勳可受驅遣只因管子功名發根不在性地  
上便爲功名所用楊子雲說大器猶規矩準繩還  
是功名之見

太師樂官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辭其降想像其  
自然節奏耳樂在性靈不可言而可知只如他人  
聽古樂隱几也聖人聽之不覺其描寫變化若此  
矣

昔人云蛙鳴可當鼓吹斗酒可聽黃鵠牛鐸諧黃

鏡花刀中桑林天地間無非是樂何必咸英韶漢  
哉執九奏而論樂去知字真景速矣

儀封人見透千古在沮溺丈人之上傳註只謂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還就世上際遇論耳封人  
本鐸一語却在千萬世提聲振聾大機括點破當  
日以顏之道大莫容賜之擬得邦家尚未說透此  
關得封人一言便如雷鳴天下

不擇而不處是蚩蚩之民一覺便轉擇而不處是  
好徑之民永斷歸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安仁利仁入約樂而不癡如污泥不樂紅蓮故曰

聖人除心不除境

志仁無惡本論也去欲還理權法也

無欲無惡綿綿若存既斷凡情亦絕道念是之爲

仁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友人問朝聞夕死之義余爲拈論學數語記之○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言  
朝言夕可見了生了死只在朝夕日用之間一了  
了了何不可死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也不說知死

死在說知生正是自朝至夕日用尋常轉動處都

是知生道理便都是知死道理此正是了生或話  
也今人若要聞道定要可以夕死或得便是聞或  
不得便不是聞或得而生便是知生或不得而生  
却不是知生知之一字過乎晝夜生或而知所謂  
聞之妙也至人聞道只在知生若以耳目口體活  
動爲生終是死爾若不以耳目口體活動爲生却  
又如何透箇生或名目既有名目便有知生着落  
處既是名目却又在此認箇無鞭影的生理出果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如花如果如枝如葉件件是生件件不是生却有  
一種生生妙處非花果枝葉所能見也故曰隱曰  
微曰不睹不聞曰未發在朝朝夕夕之間刻刻皆  
然處處皆是也此等不生常生之妙在見識力量  
之外故只曰聞曰知

學人讀書須識箇源頭源頭既清便不爲名句所  
轉第一要處過一番方法得來莊子曰形同如槁  
木而心固如灰又曰哀莫大乎心死而人灰次  
之然則心欲灰又欲活矣夫灰者灰其安心活者

活其靈心也妄心對境遷流游魂百變政須一刀兩段靈心虛妙內守六通四關實同魚躍鸞飛不從此兩處着眼一生滾滾在泥沙波浪裏

人須生能成得成能生得方謂之聞道了生或毀譽榮辱利害生或一破百破所謂生能成得不辭毀譽榮辱不碍利害生或主張在我到處用得所謂成能生得

聞道之人直信天命直信不已看得血肉軀殼全用不着隨聞隨捨拾個血肉殼子非是拾個真性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命也故曰夕成可矣須知夕成非真成也夕成可矣是了生或成而後已是了生或成而不已是了生或只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夕成上較量聞道是真實話生或是樣子話

形上萬古常生形下一身都成元來無聲無臭是生的名色象貌是成的不學不慮是生的安排思議是成的平平常常日用飲食是生的添設知見妄生分別是成的赤條條渾渾淪淪靈妙萬感萬應做我主宰是生的把從光景隨波逐浪是成的凡依

軀殼而有者皆形下皆謂之成爲軀殼主是形上乃謂之生

聖人如何做生時工夫工夫在我不在耳目口體若在耳目口體着力雖是屏色禁聲都依形色而立工夫俱不中用若是我主張耳目口體將此形色都是我神無思無爲萬感萬應目視耳聽天光煥發節節都靈所謂終日應而未嘗應這纔是於穆之命這纔是當生見在工夫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三八

爲仁者壽可以舍生亦可以不立巖壑所謂聖人無成地全是我做得主要成便成要生便生此處無生無成亦生亦成只有個不靠見聞不着形色者在此之謂真聞道

道本無奇特然直須另具一副大胸襟大眼界人方堪與語山谷云世人病件件可醫只是俗念不可醫恥惡在惡食之人俗既難醫何堪論道無適無莫正是義之與比若說比義便是道莫義無名相如何可正方圓變化到處恰好註云有道

以主之則有主之道能主之心於義字已隔

千

孔子問禮者聃老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淫態驕氣淫態都是節文太多處添出來真正節文便是太和元氣不驕不淫此最老聃精言禮處後人以爲箴砭尼父則非也孔子所謂能以禮讓爲國亦此意

聖人說一貫不曾有言曾子說忠恕不曾有解曾子自悟門人自迷如兩飽相對飢者在旁空勞讚歎○看來天下忠恕之人何處通不去曾子實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到此亦是既飽之後把一碗飯與門人吃只是飽後光景門人竟說不出也

思省是我性靈做主賢不賢都是情境

爲天地惜財爲世間惜福爲此生惜光陰爲一身

惜言語刻刻臨深履薄隨分安土敦仁不是寶善

一已正是有箇大機大用意思在故曰以約失之

者鮮

忠臣不怕辱良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

善無功耳

纏繞不足爲傷而刑戮又所宜免聖人之權衡人也何如哉學者省此可得立身法

形上之謂道形下之謂器夫子語賜曰汝器蓋欲進之形上之道耳而賜遂以何器問畢竟在形下處討消息故夫子姑以瑚璉答之今其求於器之外當有進步亦即與汝弗如之意也

聖賢用世多要自己拿得出來信不道便拿不出只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信手使用隨即便答此是真信處漆雕開被聖人一遍便說出真話來此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即景學問真種子聖人如何不悅故昔人頌曰心地寥寥掃捫時自家痛痒自家知直將痛痒從人說笑殺含糊體面儒學者不消在斯字信字上強解

不知其仁不知其仁難道三子這樣才具不是仁

難道三子這樣才具便是仁若忠與未如焉得仁

清矣未知焉得仁夫子認得仁字真不輕置一語

也故曰罕言仁

子貢不及顏子要他自悟如通身汗下一般直把



平日見聞知解撮下纔合箇顛子如愚真面目夫子如何替他說得故只將女與回也教愈點動他他既跳不出聞見知解箇子只就他不如輕輕下個不了語令其言下尋思必有恍然處若一說破便千古沒滋味

聖門勇如子路而夫子尚曰不見剛則此剛之品關係甚大申根如何當得來根也慾句只是爲申根解耳其實聖人思剛自有深意在

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知性體也天道也子貢曰不可得而聞則固已聞性與天道矣張無垢曰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苟繫背與兄難曰若言立象以盡意非通於意外者也係辭焉以盡言非言乎係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係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門人周季侯作不念舊惡題自疏有曰不念舊惡原無實錄止就他心境上摹出怨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摹出此聖人追想之言若必說到改與感

上正未免有心矣又曰舊字如飛影馳輪忽焉過去之解若季侯者可謂得書意者矣

微生高畧要周族人便是不直巧今畧加粉飾隱怨畧過含容便非本心便是可恥此是聖人就隱微打動人處若說兩項是小人險人則恥者何必聖人與左丘明耶

聖賢總是一箇公共天下念頭平居相對躍然而出程子曰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有甚妨礙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三

老安少懷朋友信聖人說來只是隨物付與眼前平易事永嘉集曰利他不善自益未聞劉孝標曰生萬物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怒是心之用境通是心之生機人如何斷絕得不遷不貳如醜形人鏡而鏡不留形微風撼水而風不礙水若言怒甲移乙知之復行似非可比顏子境界幽溪鹿過苔還綠深樹雲來鳥不知此等本體非深於學者能乎

葆光而藏草瓢陋巷應機而出禮樂爲邦顏子不

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不著一書不病其於文章若謂性命安頓處不在外邊種徑之事故曰

回也好學今也則亡顏子歟而聖人之學絕

人不堪其憂憂箇甚麼回也不改其樂樂箇甚麼

此樂人人具足只爭改與不改耳東坡詩云我求

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須知陋巷憂中樂是學顏子之所學又識明華樂

處憂是志伊尹之所志

儒安得有小人儒畧涉信果便入理理聖人爲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夏發樂正如此若侈世強作爲已爲人分別者猶

是訓詁美學也

風塵捷徑中决無好步履交際寒喧内决無好

品聖賢取人寧拘無隨寧落落無容容也

軌道其動也直人之生也是大哉乾元之始着不

得一毫人力着一毫人力便是閑去閑求直亦是

閑龍溪云直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纔

入於閑應機處覺不神

知好樂只是一件特就中第其境界耳一着不是

滿盤俱非○須理會三之字

箇中精微之極非人見聞知解易得參透所謂雲

駛月運舟行岸移恍惚成迷漂人邪見故第一着

是尋覓真種子最難所以學須知之纔能好之○

知不是頓悟之謂頓悟者悟候也未到本體即是

功夫定須功夫先依本體此處一錯總費精神

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可有不可

從井救人從來無此痴人只是見得仁者有個窮

處要尋絕處逢生法昔有一衆禪者問曰譬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

人口咬樹藤兩手掖兩懸塵百丈下面有人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應他喪身亡命若不答他

辜負了他來問意却是如何禪師答曰請你在未

咬樹時節問

堯舜一病正是仁一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默非默於口識非不仁心若識以心便有心口相

語處不默矣心中自有默然者在言思路斷妙明

豁然到此爲學誨人安能容已

魚活故游于水心活故游于藝魚不活則浮心不

活則玩物而喪志也故游藝正是休仁妙處

不憤不啓聖人惓惓教人只要人自得體段付與所語吾口裡說來不中女用者是也○凡教人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他悟門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心體神妙處臨事而懼是寂不動也好謀而成感遂通也孔子將孔顏心學點化子路只爲他胸中礙一勇字故理會不得

聖人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面目在齊聞韶而三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四三

月不知肉味其精神自有與舜文相通處若心一於是而不及乎它還是淺人語○聖人胸中先具一舜文一觸而豁然開闢如飢得食如渴得飲能領其趣而別其味不能道其趣而贊其味也

求仁得仁如何謂只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點點驗過無絲毫倚着無絲毫虧欠纔謂得仁所以夷齊遷國只爲天性上見得真切又不輕鄙一友如投淵立槁之所爲兄弟飄然遷之首陽怡怡同餓以畢其願似此所謂從容就義也夫從容則非

源頭先有明白者鮮不爲生或二相所轉矣故夫子說他無怨須知千古忠臣烈士殺身捨生要從此處鍾錘得過蓋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爲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視爲尋常殺粟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須定要殞生也不須定要速死殞生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於吾無欲源頭絕無干預若必須捨生成仁便有箇生或死在念仁靠着生或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豈不問象山道吾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達刀便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四四

斷遇錢便銷而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充滿轉生或而不爲生或轉纔是箇了當學問豈不是得仁

樂在其中是聖人用境處無生無窮無達無動無靜都是這箇既無富貴想亦不作不義見游戲活潑涉而不礙浮雲自住太虛自空只憑飢食困眠此際初無餘事淵乎妙哉

詩書執禮聖人何常日日挂口頭只是聖人開口處總是詩書執禮耳吳無障先生論此題亦曰嗟

云好曲唱不得三過若聖人日日辭詩說禮豈不  
扯淡

今人只說爲學却不曉得爲人聖人曰其爲人曰  
爲之不厭看他一生情樂只在爲人上世人不爲  
故曰衆人聖人爲之則曰聖人

聖人行處人人能行聖人與處人人不受只爲他  
語言上尋求不會從日用間領取所以然而議之  
天何言哉此意自顏子如愚而下無人會得

多聞而擇是甚麼擇多見而識是甚麼識擇識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吾知體此知光明不必更有求知處故曰知之

仁如未中實一探便着又如主人翁一喚便知故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與人歌千載上一唱三嘆耳至今生意尚留世  
間如和風快日披挹不盡乃知記者點綴聖人心  
事只是借景耳

孔子心法顏氏得其深而最知顏氏者曾子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真能點出虛空之象

興立成原是在我若我無與機何取三百我無立

爲何藉儀文我無一片渾成本性何取音樂要知  
三者都是借耳却有箇靈明觸動處

民可使由之相安於粗也不可便知之相忘于精  
也相安于粗則人之嗜慾易足相忘于精則人之  
生意無窮

才屬觀美便是其餘一念爲才所動并其餘亦用  
不着故曰收斂聰明還造化總無才美亦周公

篤信的人又要好學圓融而不拘執也守戒的人  
又要善道中正而不偏枯也所以能危不入亂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居有道見無道隱此都從學力道力來不然便屬  
可恥

父老堯舜錙銖禹稷此中尚有箇天下在王摩詰  
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  
如喬林曠手能窺其際哉○這章與下大哉耳都  
是孔夫子自描堯舜禹處

聖人贊堯舜後便稱禹德難道只在非飲食三件  
就三件恰好處有無限精微在故首尾說箇禹吾  
無間然矣有贊嘆不盡意註中豐儉適宜止從題

何未解耳

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民無能名焉達巷黨人却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尊之極矣孔子也不說箇大也不說箇博也不說箇名只就平常技藝事自己爲度一番是無之非學無之非名處此際冲漠意思非言能傳故只須在子間之謂門弟子七個字上想

余在館職時開試意必因我四箴吾師朱文懿公批其可與論學今載之以作書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四元

人心如種亦名么荷發不依種懂懂實多妄乘真起其名口意何思而思何慮而慮何以絕意曰惟其誠誠能順應意乃不生是意非無亦化而正譬種既真種非其性微芽不察虞在芥柯養一之危因其所無

人心衡物輕重之間物各自至我不爲先有其先之心爲必制信果害理適其害事何以去必曰惟義主有主事本無主事始心既主一環應無窮譬量錙銖匪臆惟中偏則生蔽定亦累虛勿將勿迎

原體空如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任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推繫因則使然如輪斯倚如城斯堅何以釋因曰安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旋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蒂局已握固虛衷解于無始

心如大海物同一滴即滴即海何我何物孰分別是實惟我心內吟其性外吟其形何以克我曰惟成已我盡我性人性盡矣混此大我小我自捐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五

水徧滿誰辨百川彼藩彼籬亦私亦利廓然大公充滿天地

匡人其如予何夫子全然不畏奈何言子畏于匡故曰聖人無疾也

鏡無相而相現江無影而月來風入寂而千喁鐘受擊而響徹全體無故全體有也隨問隨叩叩不由我隨叩隨竭我亦不留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畏大人故見見者必趨因其可敬而敬之于我何與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孟子範大人故

曰我何畏彼胸中有個我在便是賢人岩岩象

卓爾一見原是實見微從末山直信得文也不是禮也不是教無所施才無可竭善誘竭才都是借境博文約禮亦是強名言思路絕妙哉妙哉

問川上曰言者伏羲之作卦也觀象可也取物取身皆是也然而皆不是也至于劃然一畫則天地萬物鳥獸與身之所不能盡者而於無描畫中強爲描兩畢竟箇中非言語所能傳矣所以聖人曰時習之知之好之樂之而不言所習所知所好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季一

樂者謂何也不可言也漆雕開則曰吾斯子貢則曰其斯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須知在川言川聖人眼前都是亦伏羲先天畫卦意也如見鳶嘆鳶見魚嘆魚只鳶魚便有至妙至妙不可窮言者存故曰斯而又曰如斯逝往也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回須知黃河發源處即其歸宿處無頭無尾無終無始無晝無夜只一往而不舍便是生生日新真光景真血脉矣此即孟子所

言所過者化也凡人眼前日用一瞬即過過則化

而不積不積則日新日生而不已矣潮去而復潮來也春去而夏來秋去而冬來凡生機皆去其陳而新生焉故曰過日不舍吾人學問須能往而後能來往者時時見其新不留其舊也故曰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聖人實會得眼前都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活潑潑游戲光景遂於川上偶一洩露之是以爲聖人之時時非晝夜之謂也往與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脉真光景存焉悟此可以言不舍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季一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此觀止得止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於此觀逝得逝言止逝在止言逝止在逝性如是命如是道如是

問如何是未見好德如好色曰只爲人不自見已明德把全副精神日逐在色上去撈羅纏上佛教無畏寶光現相作咒提獎阿難莫作佛先佛咒看須知當境做主自呵自獎自救自解有個佛在若不現自己佛只管在摩登伽席上去了便與佛了不相聞一般此之謂酣睡此雖佛書亦可

譬如爲山若先說進後說止便是強弩之末無得勢惟先說止隨後說個進裏而復起絕而復生有無限鼓舞人意思在

饒他聰明發見地不無起滅縱然才氣鼓舞願力亦有興衰如愚者見易吾才即默識者爲之不能不倚語言嚮往安得復有脩時耶

富人吃食無餽而貧兒吃食無好相從來世眼如此纏抱不恥直透這箇關世相牢籠不得

棠棣之華是寄興語未之思也是翻案法聖人遇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五

着人該警醒處便要當體指點一番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中流一舵仲尼迅雷風烈必變把得舵牢故大舜兢兢業業仲尼樂在其中古來聖人戰兢即自在自在即戰兢會得此意便可有天下而不與人磨涅而不化

### 論語下

鏡合鏡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照絕對待則無擬議矣回也悅不在言夫子亦言於無言遺言而無言者傳也又何助哉

知生是通乎晝夜而知昔陽明先生曰汝於旦晝間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遇是夢豈惟息有養時有存天理常存惺惺無間纔是知書余曰能於形骸上丟得淨盡止是不生惟于形骸上順應無碍惺惺做主活潑流通存養不息纔是知生

顏愚曾魯皆從本體含葆中來所以未晦于根道藏于簡

聖人空空無知也顏子屢空如愚也子貢屢中多

聞見也多聞見者貨殖也億也億則不能空矣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屢中于空中于空則亦空之漸也道如覆盂本空無有以示射者或舉諸物或言無有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不若明了本空者默然無言但既料得無有一發覆便是故聖門近回者賜也○性無天道不可得而聞多學而識之然非與則固已臆而屢中矣

從來印板刷來模子脫出不是神明妙用善人憑性地發揮不依典要不傍程途豈非天資第一流人乎神而明之本深深造此際火候蓋難言之所

以天分人工要在兼到

曾點四子論志當日四子只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粧點伎倆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再一問便覺他胸中走作若是顏子曾子自然直下承當決不再問三子討箇高下矣偶與薛玄臺先生論及先生曰他說個異乎三子者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由他說撰見得三子肚裏撰出來便非當下本等說話也余曰自三子言之則志自曾點言之則撰實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六

孟子

也然自曾點視之則撰自夫子視之亦志矣故曰各言其志夫子後來只說三子爲國爲邦絕不把曾點再與較量此意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爲相却都是春風沂水夫子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性地風光所以曾點只叫做一箇狂不曾用得着

同克復曰此章是渾成一片學問字字皆圓妙虛

活也已者形色之已禮即天性也仁也聖人因說已字是借形色發明矣所以說箇禮對貼形色指示也克勝也形色是我勝不得的但要本體爲主不要遷形色爲主能主宰得形色是謂克已只此得主宰是謂復禮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形色不碍天性自來非既去而還之謂也此便是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聖人論仁大槪言一一者一聲爆破之意天下歸仁正是克已復禮爲仁也可見仁只在我形色上尋箇主宰實曰堂初集八卷之三十六

孟子

離我形色別無主宰可做別無本體可認專離此即由人也以我而同天地萬物便爲仁本有我依天地萬物而立者也故曰由人乎哉聖人說此已是無形無性無我無天下豈出箇個渾渾成成全體出來告顏子如人元氣畢降生成此個完全人矣識得是真人便要與他點面真所謂三年不點睛點則飛去四勿是點破爲仁真面目也視聽言動件件皆已用事人若轉眼爲盲動如何爲仁也誰不得所以說由已已着不得所以說克已其實



能主宰已便視聽言動都是仁若爲已所用便說聽言動都是非禮非禮勿視那能當前勿視者視矣而視視者何物有視視者存則雖視而能勝其視非禮自勿視矣只此便是即視即禮不作已與禮分別相看形色日日用而天性日日用而形色爲天性用而天性盡化其形色此是通天地萬物真命脉處顏子請事實見得易簡直截無有一絲支離擬議此等光景便有喟然嘆的意思在所以爲顏氏獨得其傳

寶印堂初集

卷七

人心觸之不動便是虛空妙明光照萬里浸潤膚受乃眼前發許情態最易動心處于此不行是人情自關我性自空豈不是明豈不是遠故曰體寂若太虛用照同白日

重覆浸潤三句最有意義蓋一時不行止可謂明到底不行方可謂遠

聖人不諱兵食只要民信後世不求民信便屬富強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千古生歿立案如山信

得過一刀兩斷

問百姓足曰治國猶種樹也欲榮其上必溉其下下枯而上則焦矣君上而民下只一樹也

若說行之無倦則氣力強幹未必根性地而出若說居之以忠則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變惟居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也此爲純王之道

是間非達是則真是非則真非猶殺種不可爲釋釋種不可爲殺也

寶印堂初集

卷七

質直而好義直是人之生也直是人真性命處一切學問義理都從此商量如先築基方議營造須是質直功夫纔有著落世人只說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却將質直二字撇下將所觀所察所慮者何事落在鄉愿窠臼這便是間

天下大仁原是大智做的仁人大機大用動變在手卻從智出智分別處方能鼓舞天下也賞罰不明取舍不定賢不肖混立于朝千古不能治天下可見仁智原是一件說不得相成

不可則止非是忍然之謂近有作者云異以需其  
自悟然以啓其回心此正是善道方法也

凡日用可見處都是文與朋友應接言動周旋刻  
刻處處有箇粲然者在兩就其粲然中有真切不  
容自己處如血脉在四肢如春光在紅紫生生不  
斷這箇是仁故曰矧伊人兮不求友生須知生我  
者友也

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竭力承當更  
有何事若說請益已自倦矣故只下一轉語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堯

仲弓居敬行簡故夫子與他論政只是一簡如先  
有司赦小過何等簡要但舉所知而衆人舉舉何  
等不煩然却自己要個知處爲政要省事又要省  
心也

一友問舉爾所知余爲咨嘆曰古之舉士嗜吝師  
錫惟恐不知其人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知  
其人也煩簡關乎世變矣

聖人以正名技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  
卻是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賢初非

諛語

庶而富富而教萬古經綸只在車上答問

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爲邦百年善人之久道也

定公論興喪只求之言聖人論興喪却在爲君上  
指點故曰不可以若是其幾曰不幾乎都是警醒  
爲人君當身處

看來人只是一箇恥孝弟都從有恥來必信必果  
皆存恥人也今之從政者大都無恥之流故不足  
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李

聖人列士品一廉恥二孝弟三忠信至於鄙從政  
曰斗筭而不商甚矣理理似比斗筭更小然理石  
石質雖小而不受變斗筭竹質柔而易韋脫而易  
淪成之於人毀之於人貽之即盈傾之即虛根本  
節日都無所樹徒以薄材供世奔走故曰何足  
士元是大酒養的人切切惻惻不過渾成圖西朋  
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肖物而付平分分別處易  
見無分別處難知

我民七年只七年內有精神作用在善人與百姓

相和相信雖即戎亦可故曰善人積日精治不

人積日積亂

人在殺之外做箇潔白光明有何難事只是在殺裏頭安身素富貴行平富貴到處用得纔是

也難

以不行求仁即此不行之心便是克伐怨欲何等煩難若不難情欲直見本體如陽春動而水消成水此謂無功之功豈不是仁故羅近溪一生得力句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正是此意

必有言必有勇要看個必有二字無言亦言無勇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李

亦勇也若有言有勇既有矣便不必有德不必有仁

智廉勇藝恰好處便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樂如

衆花釀蜜成蜜則無花衆味調羹成羹則無味故

張子韶曰須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中造化名

薦賢爲國是美事况以家臣而引之同仕公室非

其大公無我者能乎因公叔文子有此事故贊之

曰可以爲文其寔不在文字上作解也

何謂君子上達曰欲窮最高處更上一層樓上無

盡達亦無盡捨得腳下一步便上得向前

善不必使人感但一念恰好者善也惡不必使人

恨但一念過不去者惡也只此是爲己爲人別

處伯玉與聖人真氣味千里往來彼此都是不言

而論其間使命亦是借景寫過未能一言通着便

如知己而承嘆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所謂使手使

手者是也

不夢不懼不惑原是夫子自寫心得之言說無能

說自道其無能都是夢語

寶日堂初集

卷之六

空

魚鳥本無機因咬漁者之機而教之機人心本無

詐因億逆者之詐而生其詐故億逆忘而先覺矣

非先覺其詐與不信也覺之先而自無詐不信也

是庶幾太古之風也

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在下學○下學從不怨尤

始

不知不可爲而爲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

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聖人也諸葛武侯曰

即不伐賊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此

處真有挽回造化手段長門一語亦是聖人知  
血肉之已自利自私日日走作在外如病憊憊人  
一處痿痺全身不貫是真指缺也天地萬物一體  
之已廓然渾然念念都從內守如陽春一脉周徧  
世界而此世界都是陽春橐籥豈不是敬豈不是  
修可見人若不識真已于大胞與內起分別無吟  
域中生藩籬這箇便是不敬若見得通天下為一  
身處無間隔便是有主宰不差別便是有操存非  
敬以持之乃敬以通之也故曰安人安百姓即此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空

而是

對曾子言是單提宗旨對子貢說是遡流窮源要  
知然非與亦是子貢恍然處故夫子一語道破  
帝道無爲無爲者自然也管子曰心不爲九竅九  
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子之賞爲非  
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  
此爲無爲之義也

言行從忠信爲發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而有  
故參前倚衡刻刻皆然處處皆見此是自然本體

功夫必如此纔與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夫然後  
行

如何以利器喻爲仁人含仁種當念常生如鋒鏑  
爲器原有利體器借鋒刃于磨礪仁借變化于型  
範即此事友處都是仁生機流動處

聖賢處世但有迷怨法無衆悅法只一薄責於人  
豈不是怨施但求之人便是衆悅求之已便是迷  
怨

義即性體也廓然順應無思無爲行出成總是一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空

性如幹生枝總是一樹若不依此義行處都是曲  
謹出處都是足恭信處都是小信他總局面周徧  
氣象圓成還是個硜硜小人不根性地安得謂之  
君子○此君子全身圖画也猶云得我皮得我骨  
得我髓只是一完全身也

名者衆人所同好也即聖賢亦安能自異但世俗  
之名非名也聖賢之名真名也今之學者爲人非  
好名之患而好名不真之患也真而聖賢矣故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辭達而已矣達有個本在惟有本故達而能止也

論師見余曰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育人階席  
聖人明白指點出來只爲人不肯信受耳其實師  
見見階見席原不在眼見不在眼故仍是師見做  
主聖人不遇相他今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主方  
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聖人日用應酬都是妙道如水銀珠如千江月人  
識得是道便是無行不與

問如何是求志達道曰道爲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達如源泉之達達於四海天地萬物海也好善如  
不及惡不善如探湯源也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  
執持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是想  
他尚有個善惡分別相在未離己身上着力恐他  
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此  
輩根基人也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  
完滿我一人分量的當求的時節便有好善而共  
還天下於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  
意念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如時至氣行

序也茂條達矣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通於  
時宜便是沉溺枯槁蓋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  
大抵類沉溺枯槁只爲不得義不變通方圓差別  
在毫釐間而爲天下爲一身即從此分矣惟求志  
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之於天地萬物  
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蓋好善惡惡只謂之好惡  
不謂之道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大而覺好惡之爲  
小也故夫子曰見曰未見須知伊尹任天下在一  
介道義上辨得極分明則學者要明明德于天下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還須從真實好惡着力只當念要見得天德王道  
合一的本體則在求志時認取耳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此是孔  
子待陽貨法○貨如鬼幻舞白日孔子如晴空過  
陰靈○時其亡原是適當其亡之時耳聖人何必  
焉若孟子說亦微其下便涉作用不離聖人在  
雖不善人原有善性須知陽貨也要見孔子如懷  
寶迷邦之識也知聖人有寶在

聖人說性相近較孟子說性善覺渾融蓋聖人尚

說習前之性孟子却說習中之性子思說天命之謂性是在習前說率性之謂道則在習中矣人生墮地纔動知覺便是習知愛知敬都是習始也試看父母未生前如何所以曰相近若註云氣質則何啻添萬丈魔

高景逸問聖門求仁顏子是沉潜的如何聖人在視聽言動上告他子張是務外人却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答曰總是仁體通天下爲一身的顏子功夫渾成聖人從天性上點出形色子張功夫高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七

大聖人從作用上究竟本體其定萬物一體源頭初無二也

六言六蔽蔽即在言字見美德無可言言都是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之或問予欲無言性天不可得而聞如何曰聖人定是無言學人寔是無聞無論聖人即如吾人月朗光景相對神情相觸一得于心定是描画不得急起疾書已離所得本意十之六七矣蓋所得本意原不可以言語傳也言且不得况聞之耶

心無所用便是放心心有所用便是費心放心皆散而外馳靈心活潑而中欵雖博奕之攜賢亦猶扶冊者之亡羊也

孔子用一權字終日栖栖變易天下權字縱橫變化天下牢籠不住故老子便指爲矯氣淫態顏子認得立字只一生陋巷單瓢把得住信得過不露一些變化出來故孔子嘆曰如愚孔子是飛能真是雲雨天下顏子是潛龍應時而發還隔造命一間故夫子自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六

九年之水生堯非堯有九年之水也天以七年之旱生湯非湯有七年之旱也天以春秋戰國生孔孟非孔孟有春秋戰國不可爲之天下也知此便可與言造命

逸民不同總是離世離世世在世何可離聖人即世而離世故曰知其不可而爲又曰無可無不可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始何終而分本末先後但在聖人即謂之精義入神在門人小子即謂之下學故程子曰只者所以然如何子夏子游多

Z1=1.7  
2016.76)



ZW 21181868824972

未嘗明白下學而上達一句只爲他在語言教法  
上尋求耳若認得天性又何同異之紛紛耶  
王不掩瑕人不以瑕而賤玉于石鏡不掩翳人不  
以翳而貴鑑于鏡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貴小  
人於君子君子之過真而小人之無過偽也

文武之道未墜地仲尼只是學文武子貢却說他  
焉不學何常師是形容聖學圓妙處○江水印月  
而月在江孟水受月而月在孟月無大小不應作  
江水孟水看賢不賢之識亦如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六

充